

第三十四回

狄义士掘金还主贪乡约婪物消灾(1)

身世百年中，泛泛飘蓬。床头堆积总成空。惟有达观知止足，清白家风。可笑嗜财翁，心有钱虫。营营征逐意忡忡。觅缝寻头钻鸭子，不放些松。

----- 右调《浪淘沙》

那求仙学佛的人虽说下苦修行，要紧处先在戒那酒、色、财、气。这四件之内，莫把那财字看做第三，戒戒处还当看做第一！我见世上的人为那酒色气还有勉强忍得住的，一犯着个财字，把那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且都丢一边。人生最要紧的是那性命，往往人为了这财便就不顾了性命，且莫说管那遗万年，千人咒骂。若是这财，丧了良心，涂抹了面孔，如果求得他来，便也只图目下的快活，不管那人品节概的高低，倒也罢了。谁知这件财字的东西忒煞作怪，冥漠之中差了一个财神掌管，你那命限八字之中该有几千几万，你就要推却一分也推却不去；你那命里边不是你应得之物，你就要强求分厘毫忽，他也不肯叫你招来；你就勉强求了他来，他不是挑拨那病鬼来缠他，乘机逃在那医人家去，或是勾引孽神琐碎，他好投充势 435

要之家，叫你分文不剩，空落一身狼狈。

当初尉迟敬德^①在那隋末的时候，还做那打铁的匠人，空负了满肚的英雄，时运不来，且要受那凄凉落拓。一日五更起来，生了炉火，正要打铁，只见一个人长身阔膀，黑面虬髯，好似西洋贾胡一般，走来要尉迟敬德配一把锁匙。尉迟敬德认了他一认，问说：“我侧近边曾不见有你这人，若是外来的远人，如何得来的恁蚤？”那人说道：“我是财神，掌管天下人的财帛；因失落了库上钥匙，烦你配就。”尉迟敬德说道：“我如此一条猛汉，这样贫困，在此打铁为生，口也糊他不足。你既系财神，何不相济？”财神说道：“你是大富大贵的人，但时还未至。我见与你看守一库铜钱。你若要用，约得若干济事，你可写个支帖交我，我明日送到这村东柳树下堆垛，你五更去取便得。”尉迟敬德取过一张纸来，正待要写。那神说道：“帖上不必书名，你只写鄂公支钱若干即是。”尉迟敬德问说：“你可以与我多少？”神说：“脱不了是你应得之物，多少任意。”尉迟敬德说：“我只取三百万。”写完帖，交与了那神，作别而去。次夜五更，尉迟敬德起来，走到村东柳树底下，只见山也似的一大堆钱。尉迟敬德每边肩上自己抗了二三十吊，走到家里，叫起四邻八舍同去与他抗钱。内中有乘机窃取的，或是缠在腰里，或是藏在袖中，那钱都变了青竹蛇儿，乱钻乱咬；也有偷了家去的，都变成了蛇，自己走到敬德家中。惟其成了活钱，所以连看守也是不必修的。敬德得了这股财帛，才有力量辅佐唐太宗东荡西除，做了元勋世胄，封了鄂公，赐了先隋的一库铜钱。开库查点，按了库中旧册，刚刚的少了三百万。又掀到册的后面，当日敬德写的张票都在上边。

^①尉迟敬德：名恭，唐初大将，被封为鄂国公。所述故事见于《逸史》。

看官听到此处，你说这财帛岂可强求？所以古来达人义士，看得那仁

义就似泰山般重、看得财物就如粪土般轻,不肯蒙面丧心,寡廉鲜耻,害理伤天,苟求那不义的财帛。至于遇着甚么失落的遗金,这是那人一家性命相关,身家所系,得了他的未必成用,断是人祸天灾。人到这个关头,确乎要拿出主意,不要错了念头,说“可以无取,可以取”的乱念,务必要做那江夏的冯商^①。若说常有人家起楼盖屋,穿井打墙,成窖的掘出金银钱钞,这其实又无失主,不知何年何月何代何朝迷留到此,这倒可以取用无妨,不叫是伤廉犯义。

有那样廉士,不肯苟求:

管宁合华歆^②锄地,锄出一锭金子。管宁只当是瓦砾一般,正眼也不曾看,用锄拨过一边。华歆后来锄着,用手拾起,看是金子,然后撩在一边。旁人就看定了他两人的品行。果然华歆后来附了曹操,杀伏皇后,废汉献帝;管宁清风高节,浊世不污。

一个羊裘翁,五月热天,没有衣裳穿得,着了一领破羊皮袄,打柴度日。路上一锭遗金,有一个高人走过,把那锭金子踢一踢,叫那羊裘翁拾了去用。羊裘翁说:“你曾见五月里穿羊裘的人是肯拾人金子的么?”他的意思说道,既是肯拾金子的人,实是无所不为、蝇营狗苟的了;既是无所不为、蝇营狗苟,这五荒六月,断然就有纱衫、纱裤、纱服、纱裙、纱鞋、纱袜的穿了,何消还着了羊皮打柴受苦哩?

这都还是须眉男子、烈气的丈夫,不足为异。还有那妇人之中,大有不凡识见:

一个李尚书名字叫是李景让,两个弟弟,一个叫是李景温,一

① 冯商:古戏曲中人物。有盛德,生子冯京,连中“三元”。明人戏曲《三元记》、《天锡福》等都演这个故事。

② 管宁合华歆:皆三国魏人。事见《世说新语》。

个叫是李景庄。三个小的时候,死了父亲。他的母亲还在中年以下,守了

三个儿子过日，家事甚是萧条。一年夏里连雨，濯倒两堵高墙。止了雨，叫人整理，墙脚掘出一只船来，船中满满的都是铜钱，请了那李夫人去看。夫人说道：“这是上天怜我母子孤寡，以此相周；但系地中掘出，所用无名，终是不义。若上天见怜孤寡，三子见在读书，使各自成名，把此钱作为后日俸禄。”仍叫人依旧掩埋，上面垒了墙界。后来果然李景让做到尚书，景温、景庄官居方面。

看官听说，你道我说许多话头作甚？如今要单表狄员外掘藏还金的事情。

却说狄员外与薛教授合请了程乐字教他两家子弟，在他间壁新买的一所闲空地盖造书舍，俱已盖完。狄员外看了人在那里打扫，恰好正冲书房门口一株玫瑰花，半枯不活的。狄员外说：“这株朽坏的花木不宜正冲了书房，移到他井池边去，日日浇灌，或者还有生机。”叫人掘到根下，只听的旁然一声，掘将起来，原来是一个小小的沙坛，坛内满满的都是铜钱，钱下边又是大小块锭不等的银子。

狄员外道：“早教杨春自己掘得，这房基也不消卖了。我想人谋不如天算。那一年发水，家家都被了水患，偏我得了许真君的护佑，家财房屋一些也没曾冲去。受了这样的护持，还不做那好人，图那不义之财作甚？我这有饭吃的人家，得这点子东西也显不出甚么富；若是杨春这穷鬼得了，这个就是他富家哩。使了不上八两银子买了这地铺，刚刚的才五六个月，得这望外的浮财，一定不好。”主意拿定不要他的，使人叫了杨春来到。

杨春说：“狄官人，我听见人说你在地铺子上掘了些东西，你使人叫了我来，莫非分些与我么？”狄员外领了他看，说道：“这不够

你方便的么？”杨春说：“有了这些，自然方便，但我那里有这造化？这株玫瑰花是我种的，我难道没刨这地？却怎么掘他不着，偏是狄官人你就掘着了？可见这是你的造化。”狄员外说：“这原是你的地，铺里东西，你自拿去买几亩地，过日子去。那年水不冲我的，就是龙天看顾，还希图这个做甚？”杨春道：“你说的甚么话！我一个钱卖己你，清早写了文书，后晌就是你的物业，你掘几千几万，也就不与我相干了。况且文书写的明白，土上土下尽系买主。如今待了这许多时，连房子也都盖了，掘出东西，叫我拿去，也没有这理。你老人家有仁义，为我的穷，你分几吊钱己我，我替你老人家念佛；你一个钱不分己我，这是本等，我也只好说我没造化罢了，也没有怨你老人家的事体。”狄员外道：“这东西是我自己掘出来的，又没有外人看见，我藏过了不说，谁人晓得？我既叫你来，这是我真心与你，我决意不要的，你快些收拾了回去。”

杨春只是求分，狄员外只是全与。杨春说道：“我这一个穷人，骤得了这许多银钱，就是无灾，一定有祸，不如你这有福气的得了去，些微分点与我，倒是安稳的营生。”狄员外道：“你得了这个，就是造化到了，那里就担架不起？你得了这个，只是往好处里想，行好事，感激天老爷，神灵自然就保护你了。你若只往不好处想：‘我曾问某人借二升粮食，他不给我；曾问人借件衣裳，他没应承，我如今怎么也有了钱！’指望就要堵人家嘴，穿好的、吃好的，这可就是你说的那话，没灾也有祸了。”杨春道：“你老人家教诲的极是！只是我怎好都拿了去？也要消受。”

狄员外就叫掘地的那个觅汉：“你就与他抬去。”又对杨春说：“这是他掘出来的。你待谢他些甚么，这却在你，这个我不拦阻。”杨春方才与狄员外叩头作谢，说道：“如今世上的人，谁是你老人家

这心！人只说是天爷偏心，那年发水留下的，都是几家方便主子。我掐着指头儿算，那留下的，都不是小主子们歪哩。象你老人家这心肠，天爷怎么不保护？”狄员外说：“你得了这点子东西，白日黑夜的谨慎。如今咱这里人都极眼浅，不知有多少气不上的哩！还有一件：那乡约秦继楼合李云庵，这两个歪人，他也只怕要琐碎你。你可招架着他。”杨春道：“大官人，你说的极是！我仔细着就是。”

那个觅汉寻了绳杠，络住那坛，合杨春抬到家去。杨春的母亲合他媳妇见抬了一个坛去，说道：“怎么？叫了你去，分与了一坛酒么？”杨春说：“可不忒么？叫我说着没极奈何①的，给了我一坛薄酒来了。”二人抬到屋里，他娘合媳妇子方才知是银钱，说：“他掘了多少？就分这些给你？”杨春说：“就只这个，都给咱来了。”拿了一个小蕓蓼，倒在里面，也只好有二三十来吊的钱，二百两多银子罢了。

杨春拿了七八拿钱放在那觅汉袖里，又拣了两块够十来两的银子与那觅汉。那汉又自己在蕓蓼里拿了又够十来两的两块，说：“这直当的②买二亩地种。你给我的那点子，当的什么事？”说着，往外就跑。杨春往外赶着说道：“你怎么就去了？沽一壶咱吃钟！”觅汉说：“大官人还等着我做甚么哩，改日扰你罢。”家去回了狄员外的话。

狄员外道：“他分了些给你？”觅汉说：“给了我七八拿钱，够十来两银子。叫我又自己拿了他两块，也够十来两。”把那银子钱都倒在地下，数得钱是二千五百三十四文，银子共秤了二十一两四钱。狄员外说：“便宜你这狗头！这就是你一生过日子的本儿。你

① 没极奈何：亦作“没及奈何”，即“无可奈何”。

② 直当的：即“值当的”，值。拿来，我替你收着，到了你手里就打伙子①胡做，也罢，把那钱的零头儿给了你罢。”那觅汉彼时喜喜欢欢的谢过去了。

再说杨春得了这些物件，倒也狠命的听那狄员外的教训，着实的谨慎。但小人家的过活，浅房浅屋的去处，家里又有两个不知好歹的孩子，摇地里对了人家告讼，说他家有一坛银钱。那日觅汉与他抬了回家，多有人看见；又兼狄家的觅汉伙伴不曾分得银钱的，心里气他不过，到处去彰扬，不止他本村扬说的一天一地，就是邻庄外县都当了一件异事传说。一个说成十个，瞎话说是真言。果不然动了那二位乡约的樨心，使人与他说道：“如今朝廷因年岁饥荒，到处要人捐赈。杨春是甚么人！掘了这几十万的金银，不报了官，却都入了私己。每人分与我们千把两便罢，不然，我们具呈报县，大家不得！”

杨春听见，慌做了一团，悄悄的去与狄员外商议。狄员外道：“我说这两个不是好人，果不其然！论我倒也合他两人相知。他如今待吃肉哩，就是他老子一巴掌打了他的碗，他待依哩？你若说输个己，给他些什么，少了又拿不住他，多了这又是‘大年五更呵粘粥，不如不年下’了。且是一个降了，大家都要指望。要不，你只推我，你说：‘我得的是甚么，你只问狄宾梁去。’你叫他问我，我自会有话答对他。”

乡约等不见杨春回话，又叫人传了话来，说：“你叫他到城里去打听这大爷的性儿。只听见乡约放个屁，他流水就说‘好香，好香’，往鼻子里抽不迭的。我申着你掘了一万，你就认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两，只怕这一两也还要你认。你叫他仔细寻思，别要后悔！”

①打伙子：大伙儿一起。杨春道：“我的个地铺子已是卖出去够半年了，从那些年俺爹手里埋了一小坛子钱，迷胡了寻不着，上在卖契里边讲过，掘着了，仍还原主。昨日狄官人移玫瑰花寻着，还了我，脱不了那坛子合钱都见在。要是几千几万，可也要屋盛他；我除了这两间草房，还有甚么四房八疙拉①哩？要说叫我摆个东道请他二位吃三杯，我这倒还也擎架的起；成千家开口，甚么土拉块么？”来传话的人把他的话回了乡约。那乡约说

道：“你叫他长话短说。若说每人一千，就是唬虎^②他的话。我听的他实得了三四十吊钱，够二百多两银子。叫他每人送俺五十两，这是银子，合俺平分；那钱叫他自家得了罢。若再不依，这就叫他休怪了。”

杨春听见，又去与狄员外商议，狄员外沉思了一会，说：“这事按下。这两个人，你就打发了去，后边还有人挟制，不如他的意思，毕竟还要到官，如今爽利合他决绝了罢。”杨春说：“他打哩真个申到县里，那官按着葫芦捩子儿，可怎么处？”狄员外说：“你昨日说这钱是你爹埋下的，文书上写的明白。这话回的他好，你往外不拘到那里都依着这话答对就好。”

杨春听了这话回去，自家先到了秦继楼[家]，说：“你要紧费[心]，那年俺爹埋了罐子钱，迷胡了寻不着。昨日卖这地铺子，文书上写的明白，狄官人移玫瑰花掘出来，还了我，这都是仗赖二位约长的洪福。我明日治一根菜儿，家里也没去处，就在前头庙里请二位约长吃三钟。要肯光降，我就好预备。我还没去见李约长哩。”秦继楼说：“你没要紧费这们大事做甚么？留着添上好使。俺吃你两钟酒，堵着赖子，还开的口哩？你得的你爹的钱，又没得了

① 疙拉：音晃，墙角，亦作“贬拉子”。

② 唬虎：“唬”同“嚇”，“虎”同“唬”，“唬虎”即“嚇唬”。

人的，罢呀待怎么！只是这们大事，俺不敢不报，这大爷的耳朵长多着哩！你请李云庵，请与不请，他去与不去，我可不好管的，你可别为我费事。我倒〔不〕为没工夫，实是不敢枉法骗人酒食。”杨春说：“你老人家是个约正，我不与你讲通了可，怎么去合李约长说？”秦继楼说：“你只管合他说去，怕什么的？各人的主意不同。打哩他有没甚么话说，我没的好合你为仇？落得河水不洗船哩。”杨春说：“我再去见李约长，看他有甚么话，我再回来。”

杨春又到了李云庵家，李云庵说：“贵人踏贱地呀！可是喜你平地就得这万两的财帛。流水买地，我替你分种地去。”杨春说：“甚么万两的财帛？坏块么？万两财帛！那狄官人怕银子咬手，他不留下，都给了我？我治了根素菜，明日在前头庙里曲待二位约长到那里吃三杯。我刚才到了秦约长那里，他说他没有主意，单等着你老人家口里的话。你老人家只吐了口，肯去光降，他没有不去的。”李云庵说：“你看这秦继楼的混话！他倒是约正，倒说等着我！你会做好人，把恶人推给我做。我合你实说：他合我算计来，开口每人问你要五十两，实望你一共四十两银子也就罢了。你要不依，俺申到县里，就完了俺乡约的事了，只看你的造化。大爷信你的话，说这是你爹埋的，不问你要，也是有的；按着葫芦抠子儿，这也是一定住的事。一似这摆酒的话不消提。”

杨春领了一肚子闷气回去，仍去合狄员外商议。狄员外说：“你去了，我又寻思，百动不如一静的。叫他弄到官儿手里，没等见官，那差人先说你掘了银钱，肯你一个够。官说你得不止这个，掐着一五一十的要。你没的给他，刑拷起来，也是有的。要不然，你出些甚么给他也罢，难得只叫乡约堵住颗子不言语，别的旁人也怕他再有闲话。那乡约为自己，他自然的照管他。可知得多少

打发的下来？”杨春说：“刚才李云庵的口气，说要两个共指望四十两银子。”狄员外说：“这就有掂量了，看来三十两银打发下他来了。要是这个，还得我到跟前替你处处^①。你家去，爽俐狠狠给他三十两，打发他个喜欢。你去拿了银子来，我着人请他两个到我家里合他讲话。”杨春流水回去取银。狄员外还差了前日的觅汉李九强去请二位乡约来家讲话。

李九强先到秦继楼家，说：“主人家请到家中说话。”秦继楼问：“待合俺说甚么？”李九强说：“怕不的是为杨春的事哩。”秦继楼说：“你主人家怕钱压的手慌么？一万多银子都平白地干给了人，是风是气哩？”李九强说：“主人家也不是风、也不是气，只说那一年发水没冲了，凡百往那好处走，补报天老爷。”秦继楼说：“既是自家不希罕，我给他一少半，把一半给了官，也落个名声。”李九强说：“多少哩！浑同^②一小沙坛子钱，没多些银子，有个百十两罢了。”秦继楼道：“你知不到，多着哩！”李九强道：“我掘出来的，我合他送去，我倒不知道哩？我合他送到家，他还给了我两吊三四百钱，够十两多银子。”秦继楼说：“走，我合你去。”李九强说：“我还去请李约长哩。”秦继楼说：“我合你就过他家去罢。”二人同到了李云庵家。秦继楼说：“狄宾梁叫人请咱，不知合咱说什么，咱到他那里。”又说：“李九强，你先去。我听说你家新烧了酒，俺去扰三钟。”李九强道：“也罢，我先往家里说去。”

狄员外叫家里定下菜，留他们酒饭，狄员外娘子说：“没廉耻砍头的们，不看咱一点体面！别人家的钱，给他酒吃饭吃哩！”狄员外

① 处处：“处”字作为方言在本书中的基本意义为“办”，此处为斡旋的意思。

② 浑同：类似“浑身、浑深”，意为“反正，就那么”。

“这们的钱，他不使几个，没的干做乡约捱板子么？”说着，秦继楼合李云庵都到了，让进作了揖，坐下。狄员外开口说：“杨春屡次央我在二位跟前说分上，我说：‘这干分上说不得的。’我没理他。他刚才又来皮缠，我说：‘你肯依我破费些，我替你管；你要一毛不拔，这我就不好管的。’我叫他家去处些什么去了。二位凡事看我的分上，将就他，不合他一般见识罢。”秦继楼说：“宾梁有甚么分付，俺没有不依的；可是这一年家，大事小节，不知仗赖多少，正没的补报哩。”说着，杨春也就到了，狄员外问说：“取来了没？是那数儿？”杨春说：“是。”狄员外接过来看了一眼，又自己拿到后边秤了一秤，高高的不少，拿出来说道：“三十两薄礼，二位买件衣裳穿罢。本等该叫他多送，他得的原也不多，只是看薄面。”

李云庵只是看秦继楼，秦继楼说：“既是宾梁分付了，屁也不许再放！论起理来，看着宾梁的体面，一厘也不该要；只是这乡约的苦，宾梁是知道的，这们的钱不使几个，只是喝风了。”狄员外又说：“还有一事奉央：再有甚么人说闲话，可要仗赖二位的力量压伏哩。”秦继楼道：“好宾梁，何用分付！’要人钱财，与人消灾。’没的只管自己使了钱，就不管别的了？”狄员外一面叫人揩桌子端菜。秦继楼说：“没的好真个取扰不成？”狄员外说：“实告，早有这个意思好预备；这是这一会儿起的意思，可是一些什么没有，新烧酒三杯。”秦继楼说：“这酒烧的，不沾早①(2)些？”狄员外说：“这是几瓮尝酒醇子，那几日狠暖和，我怕他过了，开开，还正好。”

正说，一面四碟小菜，四碟案酒，四碟油果，斟上烧酒。二位乡约不惟与狄员外叙说家常，且是合杨春亦甚亲热，说：“合令兄极是

①沾早：嫌早。

第三十四回

相厚。令兄待我，就如待自己的儿女一般，俺可也没敢错待令兄，就如待奉自己娘老子一般。你若先说令兄来可，俺也没有这些闲屁，也不消又劳宾梁费这些事。”(3)

杨春又要次日奉请，又请狄员外陪。这倒是李云庵说道：“罢，俺既是看了你令兄的分上，这就是了。咱这里小人口面多，俺摇旗打鼓的吃了你的酒，再有人撒骚放屁的，俺不便出头管你。”狄员外道：“云庵说的有理，你有心不在近里，改日有日子哩。”一面说话，一面上了两碗摊鸡蛋、两碗腊肉、两碗干豆角、一尾大鲜鱼、两碗韭菜①豆腐、两碗煎的藕、两碗肉觥②、鸡汤、锅饼、大米薄豆子，吃了个醉饱。

杨春先辞了回家，秦继楼说：“俺这几两银子，俺没使着杨春的，这明白是宾梁给了俺几两银子。俺也想来，这白拾的银子，只许他使么？俺当乡约，白日黑夜的耽惊受怕，为甚么来？”狄员外说：“这使他几两银子也不差。我那起初掘着，心里想待要舍在那庙里，或是济贫；我想，这也无为，既是他的地铺子刨的(4)，还给了他罢。看来也不多的帐。李九强得了他够两吊多钱，十来两多银子，这刚才又去了三十，剩的也看得见了。要后有甚么人的闲话，你二位给他招架招架，这就安稳了。”两个亦别了回去。

后来那小人妒忌的嘴，怎能杜得没有人说话？果然亏了两个乡约出头与他拦护，人也就敢怒而不敢言。他倚托了两个乡约成了相知，又有狄员外凡百照管，那得的银钱，从此也就敢拿出来使用，买了四十亩好地，盖了紧凑凑的一块草房。他一向有些好与

① 诲：“绘”的谐音。

② 肉鲜：B本作“鲜”。鲜本指加工过的鱼类食品，亦泛指腌制物。《梦梁录·肉铺》有“鹅鲜、旋鲜、寸金鲜”等。

博，所以把一个小小过活弄得一空，连一点空地铺也都卖吊。他合该造化来到，手上就如生了丁疮一般，平日那些赌友，知他得了白财，千方百计的哄他，他如生定了根，八个金刚也抬他不动。就是那觅汉李九强得了那两吊钱，二十多两银子，也成了个过活。虽说是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毕竟还得那贵人提掇起，才是运通时。

【校记】

(1)焚物消灾：刻本“回目”皆作“恐吓渔财”。

(2)沾早：B本作“沾早”。

C3JC本此处为第十叶末，挖去最末五字“杨春又要次”，加一“终”字。缺以下文字（A、B本13,14叶共24行）。

(4)刨的：B本作“地的”。

第三十五回

无行生赖墙争馆明县令理枉伸冤

瞿唐栈道，剑阁羊肠，从来险路应嗟。蜂针似箭，畏尾如枪，恼人声恶乌鸦。鬼城会含沙①。豺虎相为暴，野寺黎罔。此般异类，这样穷奇②，岂愁他。

惟有一种凶邪，宫墙托迹，诵读名家。负蜗据器③，时时扰乱官衙。生事强争差。捏无情啮语，费嘴磨牙。等得神明法吏，方杀两头蛇。

——右调《望海潮》

却说往日与人做先生的人，毕竟要那学富道高，具那胸中的抱负，可以任人叩之不穷，问之即对；也还不止于学问上可以为师，最要有德、有行、有气节、有人品，成一个模范，叫那学生们取法看样。学生们里边有富厚的，便多送些束修，供备先生，就如那子弟们孝

① 鬼城会含沙：《诗经·小雅·何人斯》：“为鬼为城。”城，形状如鳖，三足，一名射工，常躲在水中，会含沙射人。

② 穷奇：凶恶之人。参见第一百回注①。

③ 负蜗据器：负蜗，凭借险要地势抵抗。出于《孟子·尽心下》：“有众■逐虎，虎负蜗，莫之敢樱。”据器，手里执有武器。

顺父兄一般，收他的不以为过；有那家里寒^①的，实实的办不起束修，我又不曾使了本钱，便白教他成器，有何妨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见这师徒的情分也不是可以薄得的。

但如今的先生就如今日做官的心肠一样。往时做官的原为“致君泽民”，如今做官的不过是为“剥民肥己”，所以不得于君，不觉便自热中。往日的先生原为“继往开来”，如今做先生的不过是为“学钱糊口”，所以束修送不到，就如那州县官恨那纳粮不起的百姓一般；学生另择了先生，就如那将官处那叛逃的兵士一样。若是果真有些教法，果然有些功劳，这也还气他得过，却是一毫也没有帐算。

不止一个先生为然，个个先生大约如此。不似那南边的先生，真真实实的背书，真真看了字教你背，还要连三连五的带号，背了还要看着你当面默写。写字真真看你一笔一画，不许你潦草，写得不好的，逐个与你改正，写一个就要认一个。讲书的时节，发出自己的性灵，立了章旨，分了节意，有不明白的，就把那人情世故体贴了譬喻与你，务要把这节书发透明白才罢。讲完了，任你多少徒弟，各人摆出自己的识见，大家辩难，果有甚么卓识，不难舍己从人。凡是会课，先生必定先要自做一首程文，又要把众学生的文字随了他本人的才调与他删改，又还要寻一首极好的刊文与他们印正。这样日渐月磨，循序化诲，及门的弟子，怎得不是成才？怎得不发科发第？所以这南边的士子尽都是先生人力的工夫。北人见那南人的文字另是一段虚灵，学问另是一般颖秀，都说是那名山秀水，地灵人杰，所以中这样文人；从古以来，再没有一个晓得这北人

^①寒：寒素，贫困。

的天资颖异，大过于南方，真真不愧于生知。

看官自想：我这话不是过激的言语。北边每一乡科，每省也中七八十个举人；每一会场，一省也成二三十中了进士，比那南方也没有甚么争差。那南方中的举人进士不知费了先生多少陶成、多少指点，铁杵磨针，才成正果；这北方中的举人进士，何尝有那先生的一点功劳，一些成就？全是靠了自己的八字，生成是个贵人；有几个淹贯的文人，毕竟前生是个宿学悟性，绝不由人。若把这样北人换他到南方去，叫那南方的先生象弄糊狱一般的教导，你想，这伙异人岂不个个都是孙行者七十二变化的神通？若把那南人换到北边，被北方先生的赚误，这伙凡人岂不个个都是猪八戒只有攘饭的伎俩？这分明不是自己的人工不到，却说甚么南北异宜？

当日明水有一个先生，姓汪，名字叫是汪为露，号叫是汪澄宇，倒也补了个增广生员。他的父亲在日，也是个学究秀才，教了一生的寡学。谁知这北边教学的固是“无功受禄”，却也还要“运气亨通”；这老儿教了一世书，不曾教成一个秀才。有几个自己挺拔可以进得学的，只为先生时运驳杂，财乡不旺，你就一连十数遍进道，休想蹒那泮水池^①边。辞了下去，从了别的先生，今日才去从起，明日遇着考试，高高的就是一个生员，成五成十的银子谢了那新教的先生。

后来这个老先生宾了天，汪为露进了学，袭了他令尊大人的宝座，谁知把他父亲的蹭蹬都转了他的亨通，学生们阵阵的都来从学。凡是别人家的书堂，有那积年不进的老童，你只来跟了他，遇考就进，再不用第二次出考的事。凡值科岁两考，成百金家收那谢礼。人再不说他邪运好，财神旺相，四下传扬开去，都说他是第一

^①泮水池：古代府、州、县学又称泮宫，泮宫外筑有水池，叫泮池。因为只有秀才才有资格到学宫读书，所以中了秀才又称入泮。

个有教法的明师，倍①了旧日的先生，都来趁他的好运。他即教学起家，买田置屋。起先讲书的时节，也还自己关了门，读那讲章；看课的时节，也还胡批乱抹，写那不相干的批语。后来师怠于财成，连那关门读讲章的功夫都挪了去求田问舍，成半月不读那讲章，连那胡批乱抹也就捉笔如椽，成一两会的学课尘封在那案上，不与学生发落。

只因手里有了钱钞，不止于管家，且添了放利，收长落，放钱债，合了人摇会。你道这几件事岂是容易做的？这都要脚奔波、足不沾地的勾当，岂是教书人所为？失了魂的一般东磕西撞，打听■甚么货贱，该拿银子收下；甚么货贵，该去寻经纪来发脱。买那贱货，便要与人争行相竞；卖那贵货，未免就有赊欠等情，自要递呈告状。有那穷人败子，都来几两几十两的取。取钱的时候，花甜蜜嘴，讲过按月按时，十来分重的利钱，不劳一些费力，定了时刻，自己送上门来。头一两个月果然不肯爽信，真真的自家送到。喜得那汪为露对他妻子说道：“有银子不该买地，费了人工，利钱且又淡薄，只该放债。这十分重的利息，不消费一些人力，按着日子送来，那里还有这样摆钱的生意？”叫他妻子看小菜，留那送利钱的人吃酒，有留他不坐的，便是两杯头脑②。到了第二三个月上，有那样好的，过五六日、七八日自己还送到，其余的也要人上他们去催讨，然后付与来人。渐渐的那自己送来之事，这是绝无未有的了。至于上门催讨得来的，十无一二，未免要劳动汪相公大驾亲征，又渐渐的烦劳汪相公文星坐守；又甚至于兴词告状，把那县门只当了自

① 倍：即“背”。

② 头脑：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凡冬月客到，以肉及杂味置大碗中，注热酒递客，名曰‘头脑酒’，盖以避寒风也。”

家的居室，一月三十日，倒有二十日出入衙门。

凡有人家起会，都要插在里边。既有会友，就多了交际。今日与李四温居，明日与张三庆寿；今日赵甲请去尝酒，明日钱乙请去看花。若说在书

第三十五回

房静坐片刻的工夫，这是那梦想之所不到。但只是端午、中秋、重阳、冬至与夫年下这五大节的节仪，春、夏、秋、冬这一年四季的学况，上在考成，你要少他一分，他赶到你门上足足也骂十顿。有那学生的父兄，略略知些好歹，嫌憎先生荒废了子弟的学业，掇了桌凳，推个事故辞回家去，他却与你抵死为仇，赖那学生，说他骑了头口，撞见先生不肯下来；又说他在人面前怎样破败；又说还欠几季束修不完。自己采打了学生，还要叫他父兄亲来赔礼。又说他倚了新先生的势力，又去征伐那新去从学的先生。

且是更有那不长进的行止。有几亩坟地与一个刘乡宦的地相邻，他把树都在自己地上促边促岸的种了。后来成了大树，一边长到刘家地内，他便也就种到那树根之旁。刘乡宦也绝不与他较量。后来越发种出那树的外边。刘家看庄的人与他讲理，说道：“你树侵了我的地，已是不顺理了，你却又种出树外。”他说：“我当初种树的时节，你家是肯教我不留余地种在促边的么？”看庄人告诉刘乡宦。刘乡宦说道：“不幸才与这样人为邻，你可奈得他何？你只依他耕到的所在立了石至^①罢了。”看庄人叫石匠凿了两根石柱。正在那里埋，他恰好在乡，说碍了他行犁，不许埋那石柱。

一个侯小槐开个小小药铺，与他相邻。他把侯小槐的一堵界墙作了自己的，后面盖了五间披厦。侯小槐也不敢与他争强。过了几年，说那墙后面还有他的基址，要垒一条夹道，领了一阵秀才

^①石至：表示四至的界石。徒弟，等县公下学行香，拿了一呈子跪将过去，说侯小槐侵他的地基。县官接了呈子，问说：“后面跪的诸生是做甚的？”他说：“都是门徒，为公愤故来相伴生员的。”县官说：“若有理的事，一夔足矣”^①，何庸公愤？”“回去出了票，齐人听审。

侯小槐也递了诉状，说他的房子住了两世，汪秀才新买的，只问他的卖主果然墙是谁的。县官问说：“汪生员买的时候，这所是在屋是墙？”侯小槐说：“从来是墙，汪生员买到手里，才起上了屋。”县官说道：“侯小

槐，你把他的房基画出我看。”侯小槐在那地上用手画道：“他那房子原是一座北房，一座南房，一座西房；如今他方盖上了一座披厦。这后墙是小人自己的界墙。”

汪为露说：“这墙是生员的，墙后还有一步的地基，文书明白。他欺生员新到，故此丧了良心图赖。”县公笑道：“你把这墙拆了，坐出东边一步去，盖一座深大的东房，做了四合的爻象，委实也好。这也怪不得你起这个念头，我也该作成你这件好事，只是那侯小槐不肯依。”汪为露说：“若尊师断了，他怎敢不依？”县官道：“你这个也说得是。”指着自己的心道：“可奈他又不依！你那些徒弟今在那里？”汪为露说：“都在外面，一个也不少。”县官说：“怎么都不进来抱公愤？”汪为露说：“因遵宗师的法度，不敢进来。待生员出去叫他们去。”县官说：“也不消去叫。”拿起笔来，在那审单上面写道：

审得生员汪为露，三年前买屋一所，与侯小槐为邻。汪有北屋、南屋、西屋，而独东无东房，以东房之地隘也。私将侯小

①一夔足矣：夔，传说中的神兽名。古书有“如夔一足”，有人解释说它只有一只脚。后来鲁哀公问孔子，孔子回答说：“这种说法不对，这句话是说夔这种东西有一个就够了，不是说它只有一只脚。”见《吕氏春秋》。

第三十五槐之西壁以为后墙，上盖东厦三间，以成四合之象。见侯小槐 日久不言，先发箝制，不特认墙为己物，且诬墙东尚有余地。 果尔，汪生未住之先，不知已经几人几世，留此缺陷以待亡赖 生之妄求哉？妇人孺子，谁其信之？无行劣生，法应申黜，姑 行学责二十五板，押将厦屋拆去，原墙退还侯小槐收领。再若 不梭，岁考开送劣简。余俱免供。

县官写完，说道：“我已判断了。我读你听。”汪为露方才垂首 丧气，禀道：“既蒙宗师明断，生员也不敢再言。只求叫他依旧借 墙，免拆这厦屋罢。”县官说：“借墙与你盖屋，原是为情；你今呈告 到官，这情字讲不得，全要论法了。况你这样歪人，谁还敢再与你 缠帐？我劝你快快的拆了那房，把墙退与他去。若抗断不服，目下 岁考的行简，一个也就是你！我明白开送，不是瞒人。饶你罚米 罢！出去！”叫原差：“押到学里戒飭过，拆完了房，取了侯小槐的领 状同来回话。”出到大门外边，汪为露还擂拳拢袖要打那侯小槐，又 嗔那些徒弟不帮了他出力。差人说道：“他上边又没有拿话丁你， 是大爷自己断的，你打他则甚？我是好话，相公，你莫要后悔！”

那徒弟里边都七嘴八舌发作那个侯小槐。独有一个宗昭，字 光伯，也是个名士，只问说：“县公怎样断了？”差人拿出那审单来 看。宗光伯看了点头说：“有理的事慢讲，不必动粗。”都同了汪为 露到了学里。

学师升了明伦堂，看了县公的亲笔审语，叫门子抬过凳来，要 照数的戒飭。这却得了那徒弟们的大力，再三央恳。那学官方才 准了免责，说道：“你却要出一两谢礼与那县里的公差，好央他去回 话。”公差说道：“这个却不敢受，只说是师爷看了众位相公的情面， 454

曾戒饬就是了。”学师道：“瞒上不瞒下的，你何苦来？等他不谢 你一两银，凭你怎么回话，我也不好怪你了。”出到外面，汪为露一 个钱也不肯与那差人，只看那些徒弟。那些徒弟又众目只看那先 生。内中有一个金亮公说道：“我们见在的十二个人，每人拿出一 钱来，把一两谢原差，把二钱与学里门子。我有银在此，出了去，你 们攒了还我。”汪为露道：“劳动陪也罢了，怎好又叫你们出银？”虚 谦了一谦，看着金亮公秤出一两二钱银子，打点了差人门子开去。

差人又押了去交墙，汪为露撒赖道：“这要叫我拆房，我只是合 他对命，把毛持的罄净，啃了鼻子抠眼！我就自家照不过你，我还 有许多徒弟，断不输与这光棍奴才！”又是宗光伯悄悄的说道：“先生既是还问他借墙，合他好说，这失口骂他，他岂没个火星？这事 就难讲了。”他听了崇光伯的话方不做声。各人且回家去。

侯小槐因受了•他一肚猷气，气出一场病来，卧床不起。差人又 催他拆房。侯小槐又病的不省人事。汪为露揉了揉头，脱了光脊梁，躺在侯小槐门前的臭泥沟内，浑身上下，头发胡须，眼耳鼻舌，都是 粪泥染透，口里贤骂那侯小槐。后来必定不肯拆房。他平日假妆 了老成，把那眼亩瞅了鼻子，口里说着蛮不蛮、倍不停的官话，做作 那道学的娥腔：自从这一遭丢德，被人窥见了肺肝。

谁知他还寿一件的隐恶：每到了定更以后，悄悄的走到那住邻 街屋的小姓冬家，听人家梆声①。一日，听到一个屠户人家两口子 正在那里行房。他听得高兴，不觉的咳嗽了一声。屠户穿了衣裳，开出门来，他已跑得老远，赶他不上，罢了。谁知他第二日又去听 他，那屠子却不曾云雨，觉得外面有人响动，知道是又有人听他，悄

①听梆声：即“听房”，在人新婚之夜偷听新房内的响动，原是闹新房的 一项，除此则被认为不道德的下流行为。

悄的把他媳妇子身上捏了捏，故意又要干事。媳妇故意先妆不肯，后来方肯依从。媳妇子自己故意着实淫声浪语起来。屠户悄悄的穿了衣裳，着了可脚的鞋，拿了那打猪的挺杖，三不知开出门来，撞了个满怀，拿出那缚猪的手段，一手掀翻，用那挺杖从脊梁打到脚后跟，打得爬了回，惊出来许多邻舍家来。有认得是汪为露的，都说：“汪相公，你平日那等老诚，又教着这们些徒弟，却干这个营生！”次日，屠户写状子要到提学道里去告他。央了许多的人再三央求，方才歇了。

旧时的徒弟宗昭中了举。迎举人那一日，汪为露先走到他家等候。宗举人的父亲宗杰只道他为徒弟中举喜欢，煞实地陪了他酒饭。等到宗昭迎了回来，布政司差吏送了八十两两锭坊银，他取过一锭看了一会，放在袖中，说道：“这也是我教徒弟中举一场，作谢礼罢了。”众人也还只道他是作戏。他老了脸，坐了首位，赴了席，点了一本《四德记》，同众人散了席，袖了一锭四十两的元宝，说了一声“多谢”，拱了一拱手，佯长而去。真是“千人打罕，万人称奇。”宗昭原是寒素之家，中了举，百务齐作的时候，去了这四十两银，弄得手里掣襟露肘，没钱使，极得眼里插柴①一般。

到了十月，要收拾上京会试，百方措处，那里得有盘缠。喜得提学道开了一个新恩，说这新中的春元都是他嫡亲的门人，许每人说一个寄学的秀才，约有一百二三十两之得，以为会试之资。这汪为露自己去兜揽了一个，封起了一百二十两银，逼住了宗昭，定要他与提学去讲。最苦是宗昭自己先定了一个，封起的银子，陆续把他用了许多，只得再三央告那先生，说：“师弟之情就如父子一样；

①眼里插柴：形容一刻也等不得。

生微幸了一步，报恩的日子正长。如今且只当济助一般，万一会试再有前进，这一发是先生的玉成。”他把那头摇得落的一般，那里肯听！后来见央得紧了，越发说出大不好听的话来，他说：“甚么年成！今日不知明日的事！你知道后来有你有我？既中了举，你还可别处腾挪，这个当是你作兴我的罢了。”

宗昭见了他拿定主意，再说也徒有变脸而已，没办法，只得应承。但这秀才的恩典，除了不得罢了，但他自己那一个封起的银子，使动了一半，却要凑足了退还与他，那里得又有？只得再去央他，只当问他借五六十两银子的一般，添了还人。他大撒起赖来，发作说道：“我看你断不肯慨然做个人情叫我知感，你将来必定人也做不着、鬼也做不着才罢。我实对你说：你若把这个秀才，或是临时开了你自己的那个名字上去，或是与我弄不停当，你也休想要去会试，我合你到京中棋盘街上，礼部门前，我出上这个老秀才，你出上你的小举人，我们大家当了！”唬得宗昭流水陪罪不迭，闭了口跑回家。他父亲把几亩水田典了与人，又揭了重利钱债，除还了人，剩下的打发儿子上京。可的又不中进士，揭了晓，落第回来。

这汪为露常常的绰揽了分上，自己收了银钱，不管事体顺理不顺理，麻蚯丁腿①一般，逼住了教宗昭写书。被那府县把一个少年举子看做了个极没行止的顽皮，那知道都是汪为露干的勾当。后来越发替宗昭刊了图书，凡有公事，也不来与宗昭通会，自己竟写了宗昭的伪札，恐怕那官府不允，写得都是不伦之语，文理又甚不通；也常有触怒了官府，把那下书的打几板子，连宗昭做梦一般，那里晓得！

①麻蚯丁腿：麻蚰，亦作“马鳖”、“蚂蚯”，水蛭的土名，有吸盘，能紧叮人体不放而吸血。

第三十五回

渐渐的宗昭风声大是不雅，巡按有个动本参论的声口。亏不尽宗昭的姑

夫骆所闻在按院书吏，禀说：“这宗昭是书吏内侄，年纪才十八九岁，是个少年有德的举人。外边做的这些事件，宗昭闻也不闻，都是他先生汪为露干的勾当。”按院方才歇了。宗昭晓得这话，收拾了行李书籍，辞了府县，往他河南座师家里，同了他的公子读书。后来中了进士，仍旧被他所累，一个小小的行人^①，与了个不谨闲住。宗昭往河南去后汪为露还写了他的假书，与一件人命关说，被县官查将出来，几乎把一个秀才问坏，从此方才洗了那一双贼手。

其实家里有了钱钞，身子又没了工夫，把误赚人家子弟的这件阴鹭勾当不干，也自罢了，他却贪得者无厌。教了狄员外的儿子狄希陈整整五年，节里不算，五四二十，使了二十两束修。他娘叫他认字，单单只记得“天上明星滴溜溜转”一句。见狄希陈不来上学，另请了程乐宇坐馆，对了人面前发作，要在路上截打狄宾梁父子，要截打程乐宇。又说薛教授也不该合狄家伙请先生，有子弟只该送与他教。狄宾梁是个不识字的长者，看长的好人，不因那儿子不跟他读书，便绝了来往；只除了修仪不送，其余寻常的馈遗，该请的酒席，都照旧合他往来。他虽是一肚的不平，没有可寻的衅隙。就是薛教授皓然了须眉，衣冠言动就合个古人一般，也便不好把他殴打。看来罗嘎程乐宇是真。

一日，程乐宇放了晚学回家，这汪为露领了他的儿子小猷宝，雇了两个光棍朱国器、冯子用，伏在路上，待程乐宇走过，一把采翻，众人齐上，把一个德行之儒做了个胯下之客，打得鼻青眼肿。恐怕程乐宇告状，他先起了五更跑到绣江县里递了无影虚呈，翻说

^① 行人：明代行人司的官职。

程乐字纠人抢夺。程乐字也随即赴县递呈。

县官验得他面目俱有重伤，又久晓得汪为露的行止，都准了呈子，差了快手拘人。攒出他几个党羽：一个龙见田，一个周于东，一个周于西，一个景成，就中取事，要与他讲和。程乐字起先不允。众人叫汪为露出了三两贿赂，备了一桌东道，央出无耻的教官闵善请了程乐字去，确要与他处。程乐字作难，闵教官煞实做起对来。程乐字畏势，准了和息，投文见官。汪为露与景成抬了“和息牌”上去。县官头一个叫上程英才去，问说：“你情愿和息么？”程英才说：“生员被打得这般重伤，岂愿和息？迫于众势，不敢不从。”周于东一千人众齐说：“你在外面已是讲和停妥，方来和息；见了尊师，却又说这般反覆。”县官说道：“你们党恶，倚恶要盟，倚众胁迫，怎倒是他反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一个秀才被人打得这般伤重，倒不同仇，还出来与人和息！”周于东等辩说：“若是平人百姓殴辱了斯文，生员们岂无公愤？但二生互殴，所以诸生只得与他调停。”

县官说：“小献宝，朱国器，冯子用，都上来！这三个奴才都是秀才么？”周于东等说道：“这小献宝就是汪生员的儿子。朱国器的父亲也是生员。”县官道：“你说秀才的儿子就可以打得秀才，难道知县的儿子就可以打知县、教官的儿子可以打教官么？把这小献宝这三个光棍拿下去，使大板子打！”喝了数，五板一换，每人三十板，取枷上来，写道：“枷号通衢，殴打生员群虎一名某人示众，两个月满放。”汪为露罚砖五万，送学修尊经阁应用。龙见田、周于东、周于西、景成押学，每人戒饬二十板。原差押汪为露在原旧行殴处所同众与程相公陪礼。

发落了出去，将到二门，县官又把一干人犯叫回，问说：“汪为露，你前年占住那侯小槐的墙基，拆了退与他不曾？”他流水答应

道：“自从尊师断过，生员即刻拆还与他了。”县官说：“你一千人且 在西边略站一站。”拔了一枝签，差了一个皂隶：“快叫侯小槐回话！ 如侯小槐不在，叫他妻子来亦可。”

差人去不多会，叫了侯小槐来。县官问说：“他退还了墙不 曾？”侯小槐只是磕头。汪为露在傍叫他说道：“我出去就退还与 你，可回话。”县官说：“你还不曾退还与他么？”问侯小槐：“你那领 状是谁写的？”侯小槐道：“小人也未写领状。他从问了出去，只到 了大门外边，就要将人持毛搗髻，百般辱骂。他那些徒弟们也都上 前凌辱，亏了宗举人拦救住了。小人受了这口怨气，即时害了夹气 伤寒，三个月才起床，不知谁人写的领状，小人不知。”汪为露说：“你同了众人情愿借墙与我，你对了老爷又是这般说话。”

县公叫原差，该房叫察号簿，县官说：“不消查号，原差是刘 宦。”叫了一会，回话：“刘宦出差去了。”县官说：“你图赖人的地基， 本应问罪；你既抗断，连这五万砖也不问你要罢！出去！”他晓得不 罚他的砖是要送他劣行，免了冠，苦死哀缠。又是他许多徒弟再四 央求，方才仍旧罚了五万砖，又加了三万，方才叫人押了拆那墙西 盖的厦屋，还了侯小槐的原墙。刘宦差回，尖尖打了十五个老板。 也着实的不直^①那个闵教官，大计^②赠了一个“贪”字。汪为露才觉 得没趣。可见：

半截汉子好做，为人莫太刚强；若是见机不早，终来撞倒 南墙。

① 不直：不认同，鄙视。疑是“不齿”在方言里的音转。

② 大计：明代考察地方官员政绩的制度名。凡被考核为“贪”者，都要 受革职处分。

第三十六回

沈节妇操心守志晁孝子到股疗亲

凶门孽贯已将盈，转祸为亨赖女英。广出腴田明族子，多将嘉谷济苍生。

义方开塾儿知孝，慈静宜家妾有贞。偶尔违和聊作楚，虚空保护有神明。

人间的妇女，有那丈夫亡后，肯守不肯守，全要凭他自己的心肠。只有本人甘心守节，立志不回的，或被人逼迫，或听人解劝，回 转了初心，还嫁了人去；再没有本人不愿守节，你那旁边的人拦得 住他。你就拦住了他的身子，也断乎拦不住他的心肠，倒也只听他 本人自便为妙。

有那等妇人心口如一，不愿守节，开口明白说道：“守节事难，与其有始无终，不若慎终于始。”明明白白没有子女，更是不消说 得。若有子女，把来交付了公婆，或是交付了伯叔，又不把他产业 带去，自己静静的嫁了人家；那局外旁人就有多口的，也只好说的 一声：“某家妇人见有子女，不肯守节，嫁人去了。”也再讲不出别的 是非。这是那样上等的好人，虽不与夫家立甚么气节，也不曾败坏 了丈夫的门风。

又有一等有儿有女，家事又尽可过活，心里极待嫁人，口里不 肯说出，定要坐一个不好的名目与人。有翁姑的，便说翁姑因兀子 身故，把媳妇看做外人，凡百偏心，衣食都不照管。或有大伯小叔 的，就说那姻姓怎样难为，伯叔护了自己的妻妾，欺侮孤孀。还有 那上没了翁姑，中间又无伯叔，

第三十六回

放着身长力大、亲生破肚(1)的儿子，体贴勤顺的媳妇，只要自己嫁人，还要忍了心说那儿子忤逆，媳妇不贤，寻事讨口牙。家里嚷骂，还怕没有凭据，拿首帕愿了头，穿了领布衫，跪到稠人闹市，称说儿子合媳妇不孝，要到官府送他，围了许多人留劝回来。一连弄上几次，方才说道：“儿子媳妇不孝，家里存身不住，没奈何只得嫁人了，逃命求生！”卷了细软东西，留下些食抗①物件，自己守着新夫，团圆快活，致得那儿子媳妇一世做不得人。这样的也还要算他是第二等好人。

再有那一样捶拉邪货，心里边即与那打圈的猪、走草的狗、起骡的驴马②一样，口里说着那王道的假言，不管甚么丈夫的门风，与他挣一项“绿头巾”的封赠；又不管甚么儿子的体面，与他荫“忘八羔子”，四个字的衔名。就与那征舒的母亲③一样，又与卫灵公家的南子④一般。儿子又不好管他，旁人又只管耻笑他，又比了那唐朝武太后的旧例，明目张胆的横行。天地又扶助了他作恶，保佑他淫兴不衰，长命百岁，致使儿女们真是“豆腐吊在灰窝，吹掸不得！”

这三样是人家大老婆干的勾当。还有那等人家姬妾，更是稀奇。男子汉多有那宠妾弃妻的人，难道他不晓得妻是不该弃的、妾

① 窳抗：粗重，亦作“貿康”

② 打圈，走草，起骡：都指发情。

③ 征舒的母亲：名夏姬，春秋时陈国大臣夏御叔的妻子，淫荡无行。

④ 南子：春秋时卫灵公的夫人，名声很坏。

不应宠的？当不得那做妾的人刚刚授了这个官职，不由得做此官便会行此礼，在汉子跟前虚头奉承，假妆老实，故作勤俭，哄得那昏君老者就是狄希陈认字一般，“天上明星滴溜溜的转”。汉子要与他耍耍，妆腔捏诀：

“我身上不大自在，我又这会子怕见如此，我又怕劳了你的身体。”哄得汉子牢牢的信他是志诚老实的妇人，一些也不防闲。他却背后踢天弄井。又是《两世姻缘记》上说道：用那血点烧酒，哄那老垂。听见有那嫁了人的寡妇、养了汉的女人，他偏千淫万捶、斧剁刀披，扯了淡，信口咒骂。

昏君老者不防他灯台不照自己，却喜他是正气的女人；观他耻笑别人，他后来断不如此。敬他就是神明，信他就如金石，爱他就如珍宝，事奉他就如父母。看得那结发正妻即是仇人寇敌，恨不得立时消化，让他这爱妾为王。看得那正出子女，无异冤家债主，只愿死亡都尽，叫他爱妾另自生儿。再不想自己七老八十的个棺材植子，他那身强火盛的妖精，却是恋你那些好处？不揣自己的力量，与他枕头上誓海盟山，订那终身不二的迂话。这样痴老，你百般的奉承，淳淳的叫他与你守节，他难道好说：“你这话，我是决不依的！你死了，我必要嫁人；再不然，也须养汉。”就是傻瓜呆子也断乎说不出口，只得说道：“你且放心，这样嫁人养汉的歪事，岂是吃人饭做出来的？我是断乎不的^①。就是万分极处，井上没有盖子，家中又有麻绳，宁可死了，也不做这不长进的勾当！倒只是你的大老婆不肯容我，你那儿子们问我要你遗下的东西，你死去又与我做不的主！”哭哭啼啼的不住。

有那正经的男子，晓得那正妻不是这般的毒货，儿子们不是歪

^①不的：不行，不好。

第三十六回

人，凭他激聒，不要理他；有那等没正经的昏人，当真信以为真，与他千方百计防御那正经的妻子，还有写了遗嘱，把他收执，日后任他所为，不许那儿子说他。他有了这个丹书铁券，天地也是不怕的了，也不消等他甚么日后，只要你把腿一伸，他就把翅膀一晾，他当初骂别人的那些事件，他一件件都要扮演了出来。若是家里大老婆还在，这也还容易好处：或是叫他娘家领去，或是做主教他嫁人，他手里的东西，也不要留下他的，与他拿了出去，这就叫是“破财脱祸”。只是那没有大老婆的人家，在那大儿子们手里。若是那儿子们都是不顾体面的光棍，这事也又好处。只怕上面没嫡妻，儿子们又都是戴头识脸的人物，家中留了这等没主管的野蜂，拿了那死昏君的乱命，真真学那武墨的作为，儿子们也只好白瞪了眼睛干看。世上又没有甚么纲纪风化的官员与人除害，到了官手里，象撮弄珊瑚一样，叫他做把戏他看。这样的事，万分中形容不出一二分来，天下多有如此，今古亦略相同。

奉劝那有姬妾的官人，把那恩爱毕竟要留些与自己的嫡妻，把那情义留些与自己家的儿子，断不可做得十分绝义。若是有那大见识的人，约得自己要升天的时节，打发了他们出门，然后自己发驾，这是上等。其次倒先写了遗嘱与那儿子，托他好好从厚发嫁，不得留在家中作孽。后日那姬妾们果然有真心守志的，儿子们断不是那狗彘，赶他定要嫁人；若是他作起孽来，可以执了父亲的遗嘱，容人措处，不许他自己零碎嫁人。所以说那嫁与不嫁，倒只凭那本人为妙，旁人不要强他。

只因要说晁家春莺守节故事，不觉引出这许多的话来。这春莺原是一个裁缝的女儿。那裁缝叫是沈善乐，原是江西人，在武城成衣生理。因与武城县官做了一套大红岔丝员领，县官央人十二月二十

464 四日方从南京使了十七两银子连补子买得回来，要赶出来新节穿着，叫了沈裁去裁。县官因自己心爱的衣服，亲自看他下剪。

那沈裁他便没得落去，不过下剪的时候不十分扯紧，松松的下剪罢了。

但看了这般猩血红的好尺头，不曾一些得手，怎肯便自干休？狠命的喷了水，把熨斗着力的熨开，定要得他些油水。但这红约丝只是宜做女鞋，但那女鞋极小也得三寸，连脱缝便得三寸五分。他便把那四叶身、一叶大衿共足足偷了一尺七寸；二尺二寸的大袖，替他小了三寸，又共偷了尺半有零；后边摆上，每边替他打下二寸阔的一条；每只袖又都替他短了三寸；下狠要把熨斗熨的长添，却又在那大襟前面熨黄了碗大的一块。二十六日做起，直等到二十九日晚上方才催完交进。

次日元旦，县官拜过了牌，脱了朝服，要换了红员领各庙行香。门子抖将开来与官穿在身上，底下的道袍长得拖出来了半截。两只手往外伸，露出半截臂来。看看袖子刚得一尺九寸，两个摆裂开了半尺，道袍全全的露出外边。一个元辰五鼓的时候，大吉大利，把一个大爷气得做声不出，叫差人快拿裁缝；一面且穿了旧时的吉服，各庙里行过了香。回到县里，那裁缝还不曾拿到，只得退了回衙，家中拜岁饮酒。

外面传梆报说：“裁缝拿到。”他夫人问说：“这新年初一，为甚的拿裁缝？”县官把那员领的事情对了夫人告讼，一面叫人取那员领进去，穿上与夫人看。大家俱笑将起来，倒把那一肚皮的气恼笑退了八分。夫人问说：“衣服已做坏了，你拿他来却要怎生发落？”县官说：“且打四十板子，赔了员领，再赶他出境。”夫人说道：“新年新节，人家还要买物放生。你只当听我个分上，不要打他，也不要赶他出境，只叫他赔这员领罢了。”县官道：“夫人的分上倒也该听， 465

只是气他不过。”夫人说道：“这样小人，你把手略略的一拍就放他过去了，有甚么气他不过？”

夫人做了主张，叫人把这套员领发出与他，叫他把做坏的员领比样押着他火速赔来。家人到传桶边分付，他还有许多的分理。家人说道：“你还要强辩！适间不是夫人再三与你讨饶，四十个大板，赶逐你出境哩！你还不快些赔来，定要惹打！”他拿了这套做坏的员领走到家中，也过不出甚么好年，低了头纳闷。

他想出一个法来：恩县有一位乡宦，姓公，名亮，号燮寰，兵部车驾司员外，养病在家，身長刚得三尺，短短的两根手臂。这沈裁原也曾答应过他，记得他是正月初七生日。他把员领底下爽利截短了一尺有零，从新做过，照了公乡宦的身材，做了一套齐整吉服，又寻一副上好的白鹃金补缀在上面。又办了几样食品，赶初七早晨，走到公家门上，说：“闻得公爷有起官的喜信，特地做了一套吉服，特来驾寿，兼报升官。”

门上人传了进去。这公乡宦原是宦情极浓的人，当他的生日报他起官，又送吉服，着实的喜欢。叫那沈裁进去，他把一个红毡包托了那套员领，看了甚是齐整，又有几品精致食物，喜得公乡宦极其优待，留住了两日，足足的送了二十两纹银，打发他吃饭起身。

他却不往家来，拿了这银子竟上临清，要买南京红约丝赔那县官的员领。走到段店，看中了表里两匹，讲定了十六两银；往袖中取银包，那里有甚银子！从道袍一条大缝直透着肉的布衫，方知是过浮桥的时节被人割了缙去，只落得叫了一声“好苦”！红段也不曾买成，当吊了那穿的道袍，做了路资，就如那焦文用赔了人银子回去的一般。

差人又正来催逼。幸得县官上东昌临清与府道拜节事忙，夫

人又时时的解劝。差人因是熟识的裁缝，也还不十分作贱。两口子算计把这一股财帛没了，还那里再有这股总财赔得起这套员领？若是拷打一顿，免了这赔，倒也把命去挨罢了。但拷打了依旧又赔，这却再有甚么方法？

正苦没处理会，恰好一个人拿了一只天鹅绒皮，插了草走过。他叫到跟前，看那个皮又大又有绒头，够做两个帽套的材料，讲做了四钱银子买了，又到段铺里面买了几尺镜面白绫，唤了一个毛毛匠，做了两项极冠冕的帽套。他想到那乡宦胡翰林冬间故了，有两个公子甚不晓得世务，每日戴那貂鼠帽套惯的，这丁忧怎好戴得？春初又甚寒冷。他倚了平日的主顾，甜言蜜语，送这两项天鹅绒帽套与他。那两位胡公子戴惯了帽套，偏又春寒得异样，一个做了个白布面白绫里的幅巾，一个做了个表里布的围领脖。正苦那不齐整，一见了这雪白厚毛的暖耳，喜不自胜，每人五两银奉酬，酒饭还是分外。

他有了些物，也解了一半愁烦；但此外便再没有一些方法。差人渐渐的催促紧将上来，无可奈何，只得把自己一个十一岁的女儿喜姐卖了完官。叫了媒婆老魏、老邹领到人家去卖，足足要银七两。领了几家，出到四两的便是上等的足数，再也不添上去。适值晁夫人要买个使女随任，晁夫人看得中意，先出四两，添到五两，媒钱在外。讲允肯了，媒婆叫他父母收银立约。

临别的时节，母子扯了痛哭，不肯分离。他母亲嘱咐道：“你既卖在人家，比不得在自己爹娘手里，务要听奶奶指使；若不听教道，要打要骂，做娘的便管你不着！梳头洗面，务要学好。第一不要偷馋抹嘴，第二不要松放了脚。你若听说听道，我常来看你；如你不肯争气，我也只当舍你一般。”真是哭得千人堕泪！连那晁夫人也眼泪汪汪，问说：“你等难舍难离，年成又不是甚么不好，有甚急事卖他？”

这裁缝婆子不说自己老公可恶，只说：“与县官做了一套员领，县官性

子乔，嫌员领做得不好，立了限要赔，得银十六两才够。恩 县乡宦公爷济助了二十两，拿到临清去买段子，浮桥上被人割了。昨日又蒙胡爷家二位相公助了十两，还少一半，没办法，只得卖了孩子赔了他。”晁夫人说：

“既是胡相公助了十两，难道那做坏的员领卖不出一半钱来？何须卖这孩子？”他说：“那做的员领又不发出，分外还要另赔。”晁夫人道：“阿弥陀佛！酷刻这穷汉的东西，叫人卖儿卖女的！你有了十两，又是这卖孩子的五两，这才十五两了。你说得十六两才够，别的哩？”沈裁婆子道：“有了这个，还要得二两才够搅缠的。昨临清讲住的一套大红云盆就是十六两，这来往的盘缠、衬摆纱补子，二两还不够，上下还差着二两哩。”晁夫人说：“你这二两可往那里操兑①？”他说：“到家里看，还有几件破衣裳，几件破烂家伙，都损拆了添上。”

晁夫人甚是惨伤，叫他吃饭。临去，晁夫人说：“也罢，我再给你二两银，完成了这件事罢，省得你又别处腾挪。”那妇人千恩万谢，与晁夫人念佛不了。晁夫人又道：“你放心自去，我不是作践人家孩子的人。你得闲就来看，我也不问。看这孩子爽利利的，一定也不溺床，我另给他做被子盖。”

那妇人拿了银子去了。晁夫人摩弄着他，哄他吃饭，又给他果子吃，黑夜叫他在炕脚头睡，叫他起来溺尿。扎括的红绢夹袄，绿绢裙子，家常的绿布小棉袄，青布棉裤，绛蓝布棉背心子，青布棉翰鞋，青绸子脑搭，打扮的好不干净！又不叫做甚大活。带到华亭，又到通州，回到家长了一十六岁，越发出跳②得一个好人。晁知

① 操兑：筹措。

② 出跳：即“出挑”，亦作“出條”。州要收他为妾，从新又叫了他爹娘来到，与了他十二两财礼。做了妆新的衣服，打了首饰上头。沈裁缝两口子也就来往。

晁知州不在了，沈裁缝两口子极有个叫他女儿嫁人家的意思。知道女儿有了五个月身孕，方才没好做声。到冬里生了儿子，晁夫人把他女儿看得似珍宝一般，又便不好开口。意思要等他满了晁知州的孝，再慢慢的与晁夫人讲。

到了三年，晁知州将待脱服，晁夫人一来也为他生了儿子，二则又为他脱服，到正三月天气，与春莺做了一套石青绉纱衫、一套枝红拱纱衫、一套水红湖罗衫、一套玄色冰纱衫，穿了一条珠箍，打了一双金珠拼珠、一副小金七凤、许多小金折枝花、四个金戒指、一副四两重的银镯；也与小和尚做的一领栗子色偏衫、缨纱瓢帽、红段子僧鞋、黄绢小褂子；奶子也做了衣裳；丫头养娘、家人合家人媳妇，也都有那脱服的赏赐。

到了三年的忌日，请了真空寺智虚长老做满孝的道场。各门的亲戚，晁思才这班内外族人，沈裁的一家子，都送了脱服礼来。后晌散斋管待，完了醮事，春莺换了色衣，打扮的娇娇滴滴个美人，从头都见了礼，大家方散。

待了一月，沈裁的婆子拿了一盒樱桃、半盒子碾转①、半盒子菟豆，来看晁夫人，再三谢前日打扰。坐了许久，与晁夫人说道：“有一件事特来与奶奶商议，也不是强定奶奶必然要做，我也不曾与喜姐说知，该与不该，只在奶奶与闺女娘儿两个自己的主意。人家有那缺少儿女无米无柴的，也都还要守志，何况闺女守着奶奶这等恩养，跟前守着哥哥，住着花落天官的房子，穿的吃的是那样的享用，可放着那

①碾转：将未全熟的麦子带穗煮熟搓粒，磨制而成的条状食品。些不该守？但只是年纪太小，今年整才二十岁了，往后的日子长着哩。奶奶合他商议，他的主意看是怎么，省得他后日抱怨娘老子。”

春莺道：“我见你端着两个盒子来，只道你说甚么好话，原来是说这

个！你已是把我卖了两番钱使用了，没的你又卖第三番么？这是三四年里头供备的你肥虱了，只怕我另嫁人去，别人家没有似这样供备你的！奶奶有了年纪，哥哥这们一点子，叫我嫁了人去，你这话是风是傻？”他娘说道：“你看么！我没说叫奶奶合你商议么？我也没曾逼住叫你嫁。这是做娘老子来尽你①的话。你自己愿意守志，没的倒不是好？从此说定，往后就再不消提了。”

晁夫人说道：“你娘也该有这一尽。他知道你心里是怎么？万一你心里不愿住下，不趁着这年小合你说，到有了年纪又迟了。你既说不嫁，这是你看长。我六七十的人了，能待几年？守着孩子，这们的大物业，你受用的日子长着哩。这不今年你二十岁了？破着我再替你当四五年家，你浑身也历练的好了，交付给你，也叫我闲二年，自在自在。”

说话中间，小和尚拿着他奶母子的一只鞋，飞也似的跑了来。奶子蹣着一只脚，割蹬②着赶。晁夫人说：“你是怎么？”奶子说：“我刚在那里缠缠脚，哥哥拿着我一只鞋跑了来了。”小和尚拿着鞋，把手逼在脊梁后头，扑在晁夫人怀里，把那鞋照着他奶子一擦，说：“娘，你看俺妈妈的‘运粮船’呃！”惹的一家子呱呱的大笑。又问晁夫人要了几点子纱罗，叫他沈姐与他做“豆姑娘”。春莺说：“我不做，我待嫁人家去哩。”小和尚又跑到晁夫人怀里问说：“俺沈姐说他要嫁人家去哩。怎么是嫁人家？”晁夫人说：“他嫌咱没饭给他吃，又嗔你叫他做这个

① 尽你：“提出但凭你主张”的意思。

② 割蹬：屈起一条腿，仅用另一只脚，蹦蹦前进

那个的，不在咱家，另往人家去哩。”小和尚地下打滚，说：“我不要 他往人家去，我去打那人家！”晁夫人说：“你起来，别要打滚。等他真 个要去，我合你说，你可打那人家去。”小和尚从此以后，凡遇吃饭，就 问说：“娘，给沈姐饭吃了没有？看他又要嫁人家。”晁夫人道：“咱往 后只是给他饭吃，你再休题了。这嫁人家可不是好话。”小和尚说：“这不是好话么？”谁知他极有记性，果然从此以后就便再也不说，也 就再不叫他扎媳妇、剪人儿诸般的琐碎。沈裁两口子合晁夫人、春莺 自此都相安无事，再也不题此事。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春莺年长三十岁，晁夫人七十四岁，小和 尚长了十四岁。留了头发，变了个唇红齿白的好齐整学生，读书甚 是聪明，做的文章有了五六分的光景，定了姜副使的老生女儿①。

这年二月尽边，晁夫人因雍山庄上盖房上梁，季春江请晁夫人 出去看看，原算计不两日就回，穿的也还是棉衣。不料到了庄上，天气暴热起来，又没带得夹袄，只得脱了棉衣，光穿着两个绵绸衫 子，感冒了风寒，着实病将起来。捎信到城，春莺叫了人合尹三嫂 说了，即时锁了门，叫晁书、晁凤两个媳妇子好生看着，同了尹三 嫂、小和尚即刻奔出乡去。晁夫人甚是沉重。春莺和小和尚万分 着忙，请人调理。到了七日，发表不出汗来，只是极躁。

小和尚想道：“我听的人说：‘父母有病，医药治不好的，儿女们 把手臂上的肉割下来熬了汤灌了下去就好。’这叫是‘割股救亲’。 娘病得如此沉重，或者使那股汤灌下，必定就有汗出。又听得说：‘这割股不可令父母知道。如知道了，更反不好。’”算计往那里下 手，又寻下了刀疮药并扎缚的布绢，拿了一把风快的裁刀，要到那

①老生女儿：即老生闺女，晚年所生的女儿。

第三十六回

场园里边一座土地庙内，那里僻静无人，可以动手。

走到庙前开进门去，只见地下一折帖子，拾起来看，上面写道：“汝母不过十二日浮灾，今晚三更出汗。孝子不必割股，反使母悲痛。”小和尚见了这帖，想道：“这个事是我自己心里举念，再没有人知，如何有此帖在地？只怕是土地显神，也不可知。既说今夜三更出汗，不免再等这半日。”神前磕了头，许说：“母亲好了，神前挂袍，吃三年长素。”许毕，袖了刀子回家。

晁夫人越发跑躁得异常，春莺、尹三嫂、小和尚三人不住的悲啼。一连七夜，眼也不曾得合。看看二更将尽，晁夫人躁得见神见鬼。交了三更，躁出一身冷汗，晁夫人渐渐安稳，昏昏的睡熟了去。三个着己的人轮班看守。直到次早日出醒来，想吃蜜水，呷了两三口。停了一会，想要粥吃，又吃了一钟米汤。一日一日，渐渐到了十二日，果然好了。又将息了几日，恐家中没人，扎挣着都进了城。小和尚方与母亲说知土地庙显灵，要去挂袍。晁夫人都与他置办完备，亦即吃了素。

晁夫人待要不依他吃，他又对神前许过的；依了他吃素，心里又甚是疼爱得紧，也甚觉难为。小和尚又取出那帖子来看，止剩了一张空纸，并没有一些字迹。晁夫人说：“你等黑了灯下看，一定有字。”果然真真的字在上面，众人看了，甚是希奇。可见：

孝顺既有天知，忤逆岂无神鉴？恶人急急回头，莫待灾来悔忏！

【校记】

(1) 破肚：B、C本作“被肚”。

第三十七回

连春元论文择婿孙兰姬爱俊招郎

愚夫择配论田庄，计量牛羊合困仓。那怕暗聋兼跛瞬^①，只图首饰与衣裳。

豪杰定人惟骨相，英雄论世只文章。谁知倚市风尘女，尚识儁中拔俊郎。

人家的子弟，固是有上智下愚的品格，毕竟由于性习的甚多。若教他身子亲近的都是些好人，眼耳闻见的都是些好话，即是那火炮一样，你没有人去点他的药线，他那一肚子的火药也毕竟响不出来。即如那新城县里有一个大家，他上世的时候，凡是生下儿女，雇了奶子看养。那大人家深宅大院，如海一般，那奶母抱着娃娃，怎得出到外面？及至娃娃长到五六岁的时候，就送到家塾里边，早晚俱由家中便门出入，直到考童生的时候，方才出到街头，乍然见了驴马牛羊，还不认得是甚么物件。这样的教法，怎得不把那举人、进士科科不四五个与他中去？且是出来的子弟，那市井嚣浮的习气一些也不曾染在身上，所以又都忠厚善良，全不见有甚么贵介凌岸态度。

^①跛瞬：双腿不能行走之人。

后来人家富贵的久了，大地的淳庞之气都不肯敛藏，做父兄的便也没有这等的严教，那做子弟的也便不肯遵你这般拘束。如今虽然也还不曾

第三十七回

断了书香，只是不象先年这样蝉联甲第。到了那大司马手里，一个十一二岁的儿子说他是该袭锦衣的人，便与他做了一顶小暖轿，选了八个小轿夫，做了一把小黄伞，终日叫他抬了街上行走，出拜府县。你道这样童子心肠，当如此的世故，教他葆摄初心，还要照依他家上世人品，能与不能？

这狄希陈读书的本事不会，除了这一件，其余的心性就如生猿野鹿一般。先时跟了那汪为露这等一个无赖的先生，又看了许多青出于蓝的同类，除了母亲有些家教，那父亲又甚溺爱不明，已是不成了个赤子。幸得另换了这程乐宇，一来程乐宇的为人不似那汪为露的没天理，还有些教法；二件也当不起那狄宾梁夫妇的管待，不得不尽力的教他。把那铁杵磨针，《四书》上面也就认得了许多字。出一个“雨过山增翠”，他也能对“风来水作花”；出一个“子见南子，子路不悦^①”的题，他也能破“圣人慕少艾^②，贤者戒之在色焉”；看了人家的柬帖样子，也能照了式与他父亲写拜帖、写请启。只是有些悖晦处：人家送窗禽四翼的，他看了人家的礼帖，说窗禽不是鸡，定问那送礼的来人要甚么禽鸟；定说四翼不是两只，决是二双。如这等事不止一件。

狄宾梁见儿子长了学问，极其欢喜。他母亲又说亏了他择师教子，所以得到这一步的工夫。提学道行文岁考，各州县出了告示考试童生。狄宾梁也要叫儿子出去观场。程英才道：“他还心地不

① 子见南子，子路不悦：语出《论语·雍也》。

② 少艾：年轻美貌的女子。《孟子·万章上》有“知好色，则慕少艾”句。

明，不成文理，出考不得。遇着那忠厚的县官还好，若是遇着个风力^①的官府，把卷子贴将出来，提那先生究责，不当耍处。”狄宾梁说：“他薛家的舅子、相家的表弟，比他都小两岁，俱已出考，偏他躲在家里，岂不羞人？没奈何，只得叫他出来去走走。”程乐宇道：“且再商量。”与狄宾梁别了。

薛如卞与相于廷说道：“我们同学读书，我们都出去考，只留他在家，委实体面也不好看。脱不了府县虽然编号，是任人坐的，我们两个每人管他一篇，也到不得贴出提先生的田地。我们再与先生商议，看是如何。”禀知了程乐宇，程乐宇道：“这却甚好，只是你两个这一番出考，我们都要指望你进学，你却不可为了别人耽误了自己的正事。”薛如卞道：“这等长天，难道三篇怕也做不完的？每人替他做一篇，不为难事。”程乐宇准了他，投卷听候县里考试。

薛如卞入籍不久，童生中要攻他冒籍，势甚汹汹。程乐宇的妻兄连举人，叫是连才，常到程乐宇书房，看得薛如卞清秀聪明，甚有爱敬之意，家中有一个小他两岁的女儿，久要许他为妇，也只恐他家去，所以不曾开口，只背后与程乐宇说了几遭。这连春元的儿子连城璧，是县学廪生，程乐宇这几个徒弟托他出保；连城璧见薛如卞有人攻他冒籍，虽不好当面拒绝了姑夫，回家与他父亲连才商议。连春元想道：“这保他不妨。他已经入籍当差，赤历^②上有他父亲纳粮实户的名字，怕人怎的！就与宗师讲明，也是不怕！我原要把你妹子许他，惟恐他家去，他若进学在此，这便回去不成，可以招他为婿，倒也是个门楣。不然，爽利许过了亲，可以出头照管。”

① 风力：有权势、有魄力、敢任事。

② 赤历：即“赤历簿”，亦称“条鞭赤历书”。明、清省级财政机关稽核各地官府钱粮的册簿。

叫人去请了程乐宇来家商议此事，程乐宇甚是赞成。

连春元的夫人要自己看过方好。程乐宇道：“这事不难，我叫他送结状来与内侄，嫂嫂你相看就是了。”程乐宇回到书房叫薛如卞，说道：“外边攻冒籍的甚紧，连赵完又〔有〕不肯出保的意思，我再三央他，你可将这结状送到他家。”薛如卞拿了结状走到连家，门上人通报了，说叫请他到后面书房里去。进入中门，连春元的夫妇他也不曾回避，薛如卞作了揖。连夫人故意问说：“这是谁家的学生？”连春元道：“是薛家的，见从程姑夫念书，如今要出考哩。”叫他坐了吃茶。伸出两只雪白的长长尖手，声音圆满，相貌端方，齿白唇红，发才及额，紫花布大袖道袍，红鞋净袜。连赵完出来相见，他留了结状。连春元自进书房，取了一柄诗扇，一匣香墨，送他出来。他作揖称谢，甚有矩度。连夫人亦甚喜欢，就托了程乐宇作伐。薛教授喜不自胜，择日下定，不必烦讲。薛如卞有了这等苗实的保结，那些千百年取不中的老童，也便不敢攻讦。

县官点完名进去，四个人都坐成了一处。出下题来：一个《论语》题是“从者见之”，一个《孟子》题是“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薛如卞先与狄希陈做了头篇，相于廷也先与狄希陈做了二篇，方才做自己的文字。薛如兼才得十二岁，他也不管长、不管短，拿了一管笔飏飏的写起，不一顿饭时，起完了草稿，就要誉真。薛如卞说：“这天色甚早，你不要忙，待我与你看看，再誉不迟。”他那里肯等，霎时间上完了真^①，刚好巳牌时候，头一个递上卷去。县官看了这等一个俊俊的光头，揭开卷子，满满的一卷子字，又是头一个交卷。求那县官面试。县官把他的卷子齐头看

①上真：誉正。

一遍，笑道：“你今年几岁了？”回说：“十二岁了。”县官笑说：“你这篇文章还早哩！回去用心读书，到十四岁出来考，我取你。”这薛如兼只是胡缠，县官说：“我出一对考你罢：‘大器贵在晚成。’”他对：“长才屈于短驭。”县官笑道：“你对还取得，取了你罢！你去旧位上坐在那边等，再有几人交卷，放你出去。”

等了一会，狄希陈也抄完了卷子，送上去面试。虽也不是幼童，却也是个标致披发。《论语》破题道：“从者为之将命，鉴其诚而已。”《孟子》破题：“齐妇丑其夫，而齐人不自丑焉。”县官把那第二个破题圈了，以下的文字单点到底，卷面上写了个“可”字。又等了二三十个交卷的，狄希陈与薛如兼都头一牌放了出去，都是县官面试取中，欢喜的跳了回家。

薛如卞等了相于廷一齐完了，上去交卷。两个都方一十四岁，新才留发，清清秀秀的一对学生，跪了求县官面试。县官把那两通卷子都齐头看了，都圈点了许多，都在卷面上发了个大圈，问说：“两个都几岁了？”回说：“都是十四岁了。”又问：“先生是谁？”回说：“是程英才。”问说：“你两个是同窗么？”回说：“是。”县官说：“回家快去读书，这一次是要进的了。”两个谢了县官，领了照出的牌，开门放出。各家父兄接着，都说蒙县官面试取中。天还甚早，程乐字叫他吃了饭，写出那考的文章，都比那窗下的更加鲜艳；程乐字把去与连春元父子看，甚是称赏。

大家估那两人的文字，程乐字与连赵完说：“薛如卞在十名里，相于廷在十名外。”连春元说：“这两个都在十名里。相于廷在前，薛女婿在后。”程乐字又把狄希陈的文字也叫他誉了出来，把与连春元看，连春元说：“这卷子也取的不远。据头一篇只是必取，若第二篇只怕还不出二十名去。”程乐字笑道：“头一篇是薛女婿做的，477第二篇是相学生做的。”

过了十数日，县里发出案来，共取了二百一十二名。相于廷第四，薛如卞第九，都在覆试之数；狄希陈第二十一名，薛如兼第一百九十名。四个全全取出，各家俱甚喜欢。

连春元夸他认得文章，见了程乐字，说：“薛如卞合相于廷必然高进。”连夫人取笑说道：“薛家女婿进了，只是少了姑夫的一分谢礼，难道好受侄女女婿的么？”连春元道：“女婿进了学，咱还该另一分礼谢他姑夫哩。”程乐字道：“岂止这个，那做媒的礼没的好不送么？”

不两日，县里造了册，要送府学考。因四个都尚年幼无知，乍到府城，放心不下，还央程先生押了他们同去，米面吃食等物都是狄员外办的。济南府东门里鹊华桥东，有连春元亲戚的房子，问他借了做下处。一行师徒五人，又狄周、薛三槐、相家的小厮随童、连家拨了家人毕进跟随薛如卞、厨子尤聪，共是十人。清早都在狄家吃了早饭，各家的父兄并连春元父子都到狄家看着送他们起身。狄希陈问他娘要银子，好到府里买什么。他娘给了他四两银子，他嫌少，使性子，又问他爹要。他爹又给了他六两，叫他买书纸笔墨，别要分外胡使。

明水到府不足百里，早发晚到。次日，礼房投了文，听候考试的日期尚早，程先生要拘住他们在下处读书。这班后生，外州下县的人，又生在乡村之内，乍到了省城，就如上在天上的一般，怎拘束得住？先生道：“我就管住你的身子，你那心已外驰，也是不中用的，凭你外边走走，畅畅文机。只是不可生事，往别处胡走。”

这四个人得了这道赦书，“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从鹊华桥发脚，由黑虎庙到了贡院里边，毕进指着前后看了一遍。又到了府学里边看了铁牛山，从守道门前四牌坊到了布政司里面，由布 478

司大街各家书铺里看过书，去出西门，到跑突泉上顽耍了一大会，方才回步。

狄希陈走在跑突泉西边一所花园前，扯开裤小解。谁知那亭子栏干前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髻头闺女，生得也甚是齐整，穿的也甚济楚。见了狄希陈在那里溺尿，那闺女朝了庭内说道：“娘，你来看！不知谁家的学生朝了我溺尿！”只见里面走出一个半老女人来说道：“好读书的小相公！人家这么大闺女在此，你却抽出粪子①来对着溺尿！”唬的狄希陈尿也不曾溺完，夹了半泡，提了裤子就跑，羞的绯红的脸，赶上薛如卞等说道：“您也不等我一等，刚才差一点儿没惹下了祸！一个大髻头闺女在那西边亭子上，看不曾看见，朝着他溺了一泡尿，惹的，他娘怪说不是的。这要被 he 打几下子，那里告了官去！”大家问说：“有多大的闺女？”狄希陈说：“髻起头了，标致多着哩！穿的也极齐整。”

毕进道：“这里谁家有这齐整闺女？待我回去看看。”毕进跑去，不多一会，回来说：“是两个唱的。”薛如卞说：“唱的也敢嗔人么？”狄希陈说：“瞎话！谁家有这们唱的！髻着头，打着鬚髻，带着坠子，是好人家的个闺女！”毕进问说：“狄大哥，你见的是那穿蜜合罗的？”狄希陈说：“就是。”毕进说：“那就是个唱的。”狄希陈说：“咱都回去看看可是唱的不是。”

一班学生都走到跟前，缩住了脚，站着往里瞧。那个半老女人说道：“那位溺尿的相公照着闺女溺尿罢了，还敢回来看人？都请进来吃茶。”这班学生待要进去，又都怕羞不敢进去；待不进去，却又舍不得离了他门。你推我让，正在那里逡巡，可是那个穿蜜合的

①粪子：山东地区称雄性动物的生殖器叫粪子。

小姐却到跟前，猛可的将狄希陈一手扯，一边说道：“你对着我溺了尿去，我倒罢了，你又上门来看人！”一边往家就拉。狄希陈往外就挣，唬的薛如卞、相于廷怪嚷，叫人上前。毕进笑道：“他合狄大哥顽哩，进去歇歇凉走。”拉到屋里板凳上坐下，端上茶来吃了，又切了个瓜来。有吃一块的，有做假不吃的。

那个闺女拿着一块瓜，往狄希陈口里填，说：“怎么来，上门子怪人！溺尿唬着你来么？原来还没梳槐的个相公，就唬他这们一跳。”打伙子(1)顽了一会，方才起身。那个闺女也送出门来，又对狄希陈说：“呃！你极了尿，可再来这里溺罢，我可不噤了。”同来到了江家池上，吃了凉粉、烧饼，进西门回下处。路上嘱咐，叫薛如兼休对先生胡说往唱的家去。

程乐宇见了他们，问说：“从何处回来？”回说：“走到了跑突泉上，又往江家池吃凉粉、烧饼。”狄周看得程乐宇说到凉粉烧饼的跟前，有个ngn国的咽唾沫之情，遂问那主人家借了一个盒子、一个《赤壁赋》大磁碗，自己跑到江家池上，下了两碗凉粉，拾①了十个烧饼，悄悄的端到下处，定了四碟小菜，与程乐宇做了晌饭。程乐宇甚喜狄周最可人意。四个学生也吃了午饭，读了半日书。

次日，又禀了先生，要到千佛寺去。出了南门，拾的烧饼，下处拿的腊肉蒜苔，先到了下院，歇了一会，才到山上，都在尘飞不到上面吃了带去的饼肉。过了正午，方才下山。又在教场将台上顽了半会，从王府门口回到下处，仍又吃了些米饭，天也渐次晚了。

次早，向先生给了假，要到湖上，叫狄周五荤铺里买了一个十五格攒盒，自己带的酒；叫毕进先去定了一只船，在学道门首上船，

①拾：买。

沿湖里游玩。到在北极庙台上顽了半日，从新又下了船，在学道前五荤铺内拾的烧饼、大米水饭、粉皮合菜、黄瓜调面筋，吃得响饱，要撑到西湖里去。

只见先有两只船，也在那里游湖，船上也脱不了都是听考的童生。船上都有呼的妓者，内中正有那个穿蜜合罗衫的闺女，换了一件翠蓝小衫，白纱连裙。那船正与狄希陈的船往来擦过，把狄希陈身上略捏了一把，笑道：“你怎么不再去我家溺尿哩？”狄希陈羞得不曾做声。倒是那个闺女对着他那船上的人告诉，大家乱笑。后晌在学道门口下船的时候，恰好又都同在那里上岸。临别后，彼此都甚留情。原来从那日狄希陈在他家吃茶回来，心里着实有个留恋之意。一来怕羞，二来自己偷去，又怕先生查考，心里真是千般摩拟，万回辗转，寻思不出一个好计，想道：“没有别法，只是夯干罢了。”

次日，众人又出去到那杂货铺内闲看，他在那人丛里面转了一个人背，一溜风跑到那前日溺尿的所在，只见门前一个人牵着一匹马在那里等候。狄希陈想道：“苦哉！门口有马，一定里边有人在内，我却怎好进去？且是许多亲戚都在城里，万一里面的是个熟人，不好看相。”在那门前走来走去的象转灯一般。却好一个卖菜的趸过，有一个小丫头出来买菜，狄希陈认是那前日撮茶的丫头。那丫头看了狄希陈也笑，买了两把菜进去。

不多一时，只见那个闺女手里挽着头发，头上勒着绊头带子，身上穿着一件小生纱大襟褂子，底下又着一条月白秋罗裤、白花膝裤，高底小小红鞋，跑将出来，正见狄希陈在那里张望，用手把狄希陈招呼前去，说道：“你这腔儿疼杀人！”一只手挽发，一只手扯着狄希陈到他卧房，说：“床上坐着，等着我梳头。”狄希陈说：“你猜我姓甚么？”那闺女说：“我猜你是狄家的傻孩子！”狄希陈说：“跷蹊！你怎么就知道

我姓狄？”那闺女说：“我是神仙，你那心里，我都猜的是是的，希罕这姓猜不着！”狄希陈说：“你猜我这心里待怎么？”那闺女说：“我猜你待要欺心，又没那胆，是呀不是？”狄希陈不言语，只是笑。

那闺女说：“你也猜我姓甚么？”狄希陈想了一想——看见他房里贴着一幅画，上面写道：“为孙兰姬写”，想道：“这孙兰姬一定就是他。”一说道：“我怎么猜不着？只是不说。”那闺女道：“你怎么就不说？我只是叫你说。”

两个斗着嘴，那闺女可也梳完了头，盆里洗了手，使手巾擦了，走到狄希陈跟前，把狄希陈搂到怀里问道：“你说不说？”狄希陈忙应：“我说！我说！你是孙兰姬。”那闺女又问道：“你怎么知道？”狄希陈说：“那画上不是么？”

两个绕圈子，那外边牵马的催说：“梳完了头不曾？等的久了。咱走罢。”那闺女说：“不好！不好！快着！快着！我奶奶①我这孩子待去哩！，，关了房门，要合狄希陈上阵。

谁知那闺女虽也不是那冲锋陷阵的名将，却也还见过阵来。那狄希陈还是一个“齐东的外甥”，没等披挂上马，口里连叫“舅舅”不迭。才一交锋，败了阵就跑。那闺女笑道：“哥儿，我且饶你去着，改日你壮壮胆再来。”又亲了个嘴，说道：“我的小哥！你可是我替你梳梳的，你可别忘了我！”

那闺女待要留他吃饭，外边那牵马的又催。两个吃了两杯寡酒，送出狄希陈行了，他方上了马，也进城来。狄希陈头里走，他骑着马后面慢跟，却好都是同路。见着狄希陈进去，知道是他的下处。

狄希陈到了家，他们还没回来哩。程乐字问说：“他三个哩？”狄

第三十七回

①奶奶：此处是“奶孩子”的奶，即喂奶。这里是打趣。

希陈知他三人未回，甚是得计，说道：“到了布政司街上，被人挤散了，再没找着他们。我在书铺里看了会子书，等不见他们，我就来了。”哄过了先生。从此以后，得空就去，也有五六次的光景。

府里挨次考到绣江县，外边商议停当，四人还是连号，薛如卞专管薛如兼，相于廷专管狄希陈。程乐宇说：“你两个全以自家要紧，不要误了正事。他两个不过意思罢了，脱不了到道里饶不得进，还要提先生，追究出代笔的情节，不是顽处。”

那日济南府却在贡院里考，《论语》题：“文不在兹乎？”《孟子》题是：“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相于廷道：“一个题目做两篇，毕竟得两个主意才好。”他说那“文不在兹乎”不是夫子自信，却是夫子自疑，破题就是：“文值其变，圣人亦自疑也。”第二个题说不是叫齐王自行王政，是教他辅周天子的王政，留明堂还天子，破道：“王政可辅，王迹正可存也。”他把这两个偏锋主意信手拈了两篇，递与狄希陈誉录，他却慢慢的自己推敲。薛如卞先把自己的文字做完，方才把薛如兼的文字替他删改了。

狄希陈早早的递了卷子，头一牌就出去了，家里的人都还不曾接着。他看见没人，正中其计，兔子般窜到孙兰姬家。适值孙兰姬正在家里，流水做饭与他吃了，到了房中，合他做了些事件。说道：“今日考过，明日便要回家。”两人甚难割舍。闻得绣江县一案要调省城，倘缘法不断，府案取得有名，再来进道，这倒有许久的相处，但不知因缘何如。恐怕先生查考，只得辞回下处，说着晚上还使人与他送礼。正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别断肠人。”回到下处，又将言语支吾过了，都把考的文章写了出来。

程乐宇看了薛如卞、相于廷的文字，许说还是十名之内。看了狄希陈的，笑说：“这差了书旨，定是不取的了。”又看了薛如兼的说 483

第三十七回

道：“你面试不曾？”他说：“官不在堂上，没有面试。”程乐宇说：“若是当面交卷，看见是个孩子，倒也可取。可惜了！”打发都吃了饭，果然家里的头口都来迎接。

众人因在府城住了二十多日，听说家去，都甚喜欢。惟有狄希陈听说家去，倒似吊了魂的一般，灯下秤了二两银子，把自己的一个旧汗巾包了，放在床头，起了个五更，悄悄的拿了银子，推说往街上出恭，一阵风跑到西门上。刚刚的开了城门，急忙到了那闺女家内。可恨那个闺女傍晚的时节被人接了进城，不在家里。他垂首丧气把那汗巾银子留与了他的母亲。要留他吃饭，他急忙不肯住下，又覆翻身跑了回来。走到贡院门口，正撞见孙兰姬骑了马，一个人牵了，送他回去。知他才从家里空来，好生难过。一个大街上，有甚么事做？只好下了马，对面站着，扯了手，说了几句可怜人的话，俱流了几点伤情的眼泪。孙兰姬从头上拔一枝金耳挖与了他，狄希陈方打发孙兰姬上了马。

狄希陈更自难为。回到下外，大家方才起来梳洗。狄周已是与他收拾完了行李，只等他不见回来。他说：“撞见郡王们进朝，站着看了一会。只说后边还有来的，谁想只有那过去的一位，叫我空等了这们一日。”大家都吃完了饭，备上了头口，交付那借用的家伙，赏了那看房子的人三钱银子。一行人众出了东门，望东行走，倒也是：

鞭敲金繇响，齐唱凯歌回。独有含情子，回头泪满腮。

【校记】

（1）一跳打伙子：B本作“一碓仔伙子。”

第三十八回

连举人拟题入彀狄学生唾手游庠

谁把莲花妆俊颊？前身应是龙阳。披眉绿发映红妆。面傅何郎粉
(1)，裾留荀令香。

直此美人应掷果①，何烦韩柳文章？蓝袍冉冉入宫墙。宋朝②来
艺圃，弥子③在胶庠。

----- 右调《临江仙》

却说程乐宇领着四个徒弟、五个仆人，从济南回家。相于廷、薛如卞兄弟离了父母二十多日，乍得回家，又因先生许说文字甚佳，可取十名之内，一路上喜地欢天，恨不得一步跨到家内。惟有狄希陈眉头不展，笑语俱无。到了龙山，大家住下吃饭，撒活头口，独他连饭也不吃。狄周怕他身上不好，摸他头上不热，方才放心。程乐宇疑心因是说他文章不好，故此着恼，遂说：“你今才十六岁，正是读书的时节，没有都一箭上垛罢？你若奋力读书，这能待几个

① 掷果：晋潘岳，字安仁，俗称潘安，貌美。《世说新语》上说，潘岳每次外出，路上遇见的妇女都很羡慕他，纷纷投之以果。

② 宋朝：春秋时宋国公子，因美貌受到卫国夫人宣姜的宠幸。

③ 弥子：即弥子瑕，春秋时人。因貌美受宠于卫灵公，被封为大夫。
月不科考哩？你十七进学，还是掐出水来的小秀才哩！你愁甚么！放着饭不吃？倒只怕你过了这一会，你又不愁了，依旧仍不读书。他两个这一遭又都进了，可再没有人合你同考。童生场里没有人照管，这才可恼哩！”
这程乐宇劝的话句句都是正经，但只不曾说着他的心事。吃完饭，上了路，

赶日酉时到了家,各人都回本家去了。

连春元先到了程乐字家,却好薛教授也来看望程乐字,彼此叙礼作揖。连春元问程乐字道:“四位高徒的文字想都得意,有写出来的么?”程乐字说:“都有写出的。薛大学生合相学生的只怕也还不出十名去;薛二学生的他没得面试,那在取不取之间;狄学生的把书旨差了,这是没有指望的。”连春元说:“怎么差了?四个同窗都齐齐的进道才好哩。叫他们把写出的文字都送来我看看。”

次早,程乐字领着四位徒弟都到了连春元家,各人都拿着文字递与连春元看。连春元虽然妆着有养^①,不免先把薛如卞的文字看了,说道:“文字做得好。”其次又看相于廷的,也说道:“这文字比县卷还沉细。”又看了狄希陈的,没言语,只笑。又看了薛如兼的,说:“这也好,定是取的。”看过,都递与连赵完看。看完了,连春元问说:“你看这四位的文章何如?”连赵完说:“姑夫评品的不差。”连春元说:“那三卷评的也是。依我看,狄学生的这文字要取第二。”连赵完笑,没有言语。连春元说:“你笑,是不信么?你合姑夫敢与我赌些甚么?”连赵完合程乐字说:“只怕童生文字论才气,说是小学生的文章,取了也是有的。取第二或者未必。”连春元说:“你爷儿两个敢合我赌,若取在第三,也算我输。”连赵完说:“爹说这取第二的意思是怎么?我不省的。”连春元说:“我为甚么先泄了这机,你

①养:涵养。

赌便罢了。”连赵完对着程乐宇道：“姑夫合爹赌下，姑夫输了，我合姑夫伙着；爹输了，是自家出。”连春元说：“同着四位学生，狄学生取在第三以下，我输一两；若取第二，您爷儿两个伙出一两东道。就是咱这七个，还请上薛亲家、狄亲家、相亲家共十人，吃个合家欢乐。”程乐宇说：“极好！就是如此。”连春元道：“还有一说：若狄学生取了案首，也还是我输。”程乐宇道：“若取了第一，这还算哥赢。”连春元说：“岂有此理！这还算眼色么？若取了第一，只估第二，我出二两。狄学生家去流水读书，打点进道。”薛如卞见了连夫人出来，都起身作辞。连春元留吃早饭，方才放行。连春元拟了十个经题、十个《四书》题，叫他四个料理进道。

学道兖州考完回到省下，发了吊牌，果然绣江一案吊到省城济南府。拆了号，有人报来：薛如卞第一，狄希陈第二，相于廷还是第四，薛如兼第十九。各家从厚打发报喜的人，都各管待酒饭。倒不说一个书房四个学生出考，全全的取出可喜，只服连春元的眼色怎么一点不差。程乐宇喜道：“我服他好眼力，卖亩地也输这五钱银子(2)！”

大家见了连春元，问说：“怎么就必定第二，果然就一些不差，却是怎说？”连春元说：“这也易见。童生里面有如此见识，又有才气，待取案首，终是偏锋，毕竟取一个纯正的冠军；不是第二是甚么？况又不是悖谬。其实匡人围的甚紧，吉凶未料，夫子且说大话？说自疑，极有理。《孟子》题，上头见有周天子，却叫齐王行王政，坐明堂？如今这一圆成极好。快把输的银子送来给我置办东道，吃了好往府里考去。”算定第三日起身，还是前日那十个人，一个不少；也还是那下处，狄员外家备的食用。

狄希陈下了头口，转转眼就不见了，谁知三脚两步已跑到孙兰姬家里。孙兰姬被人接了出去，没在家里。狄希陈偷了娘的一匹 487

绵绸送了他。老鸭子留他吃饭，没住。回来假说外头溺尿，撞见旧同窗刘毛，合他说了这会话。薛如卞说：“你这瞎话！咱来时，刘毛还在家里没起身，你合刘毛的魂灵说话来？你背着俺干的不知甚么营生！”相于廷说：“也只是偷买点子东西抹抹嘴。”打伙子说着，买了见成饭来吃了。

程乐字说：“这同不的那一遭。这是紧溜子里，都着实读书，不许再出去闲走。况府里的景致，你们已都看过了，有本事进了学，可有日子顽哩。”程乐字也因要岁考，扯头的先读起书来，徒弟们怎好不读？狄希陈惟有起五更推出去解手，往孙兰姬家赶热被窝。先生查考他，自家又会支吾，狄周又与他盖抹，从未败露。

连城璧因在他丈人华尚书家住，不同下处，来看程乐字，留吃了饭，送出门来，恰好孙兰姬骑着马往东去。狄希陈看见他揭眼罩，恐怕孙兰姬叫他，流水挤眼。孙兰姬把他看了一眼，过去了。相于廷到了后边，说：“刚才过去的不是那喷你溺尿的他么？”狄希陈说：“那是他！这一个有年纪了。”相于廷说：“亏了他那日让你吃瓜，你还不认得他哩！”

说话中间，毕进从学道门口来，说：“咱县里通还没有投文，一象①还早哩。”连春元叫人送了吃用之物：腊肉、响皮肉、羊羔酒、米、面、炒的碁子②、焦饼，又拟了六个经题、六个《四书》题来，叫学生打点。

一连在下处住了十九日，方考绣江的童生。至日，起了五更，连赵完③也来到下处，好往道里认保。吃完了饭，放过了头炮，一齐才往道门口去，挨次点名而入。

① 一象：好象◎

② 碁子：一种菱形小块的面食。

这学道里是要认号坐的，一些不许紊乱，狄希陈第二个就点着他坐了“玄”字八号。他头进来的时候，程英才嘱咐他说：“天下的事定不得，

或者再合他两个撞在一堆也是有的，或是这拟的题目撞着也是有的，这就是造化到了！要是撞不见他们，再题目不省得，这就是不好的机会，宁可告了病出来，千万休要胡说。你是第二，查出来不是顽的！”所以他坐在号里望他两个邻号，就如“辰勾盼月”一样。

薛如卞头一个已是坐到远处，第四相于廷坐了“地”字七号；看着薛如兼，学道叫另拿桌子，合一伙光头孩子都在堂上公座旁边坐。弄得个狄希陈四顾无朋，单单只在打点的二十六个题目里面妄想撞岁^①，想是这会心里或者也且不想孙兰姬了！

点完了名，学道下来自己看着封门，站堂吏拿上书去出题，旁边府里礼房过在长柄牌上。《四书》题：“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狄希陈看了题目，就是见了孙兰姬也没有这样欢喜！原来这个题目，连春元在上面发了五个圈，又拟了一首文字单与狄希陈读，把“斯”字当做“齐”字看，好完成与府卷一样偏锋；又亏不尽程乐字管着，读了默，默了读，他一字不改誉在卷上。有了头篇做主，只不知经题何如。

稍刻，又拿下牌来叫童生看题。狄希陈看那《诗经》题目，是：“宛在水中央”。他肚里说道：“感谢皇天，恰好正着！”此题上面，连春元也是五圈。狄希陈又一字不改誉在卷上。依了先生分付，后面也写了草稿。心里得意，把那卷上的字虽然写得不好，却也清楚，无有涂抹。写完，头一个交卷。

^①撞岁：即“撞太岁”。迷信认为撞着太岁所在的方位便倒霉，引申为碰运气。

第三十八回

宗师把那卷子看了，问道：“你府考取在那里？”回说：“取在第二。”问说：“是甚么题？”回说：“‘文不在兹乎？’”宗师说：“破题怎样破？”回说：“文值其衰，圣人亦自疑也。”“第二题哩？”回说：“第二题：‘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宗师说：“破题哩？”回说：“王政可辅，王迹正可存也。”宗师问说：“你先生是谁？”回说：“是程英才。”宗师问说：“这书是你先生这等讲与你的么？”狄希陈心里想道：“这问的意思不好，是要提先生了。”回说：“这不是先生讲的，是个举人连才讲的主意。”宗师又问：“你今年几岁了？”他又想道：“我说得小些，打时也还好将就。若说是十六岁，便就打得多了；若说十四岁，这头发又太长些。”回说：“十五岁了。”宗师说：“你这样小年纪，文章怎就带老气？准你入学。出去。”随把卷面上边一点。领了照出的牌，等了三十个人，头一牌放出6天还未午，东西望了一望，不见有接的家人，青衣也不及脱换，放开两脚，金命水命的箭也似跑到孙兰姬家。

恰好孙兰姬正在家里，料他今日必定要到他家，定了小菜，做了四碗嘎饭，包了扁食，专在那里等他，流水的打发他吃了。他还嫌肚子不饱，又与孙兰姬房中梯己吃了一个小面，方才又回到学道门口，只见狄周一班管家，连程先生、连赵完都在那里等候。他过去相见了，先生问说：“你几时出来了？”他说：“出来也有老大一会了，因在此等他们一等，所以还不曾回去。刚才面试，已蒙宗师取准入学。”又把宗师问答的说话说了一遍，大家都甚是欢喜。

接次薛如兼、再次相于廷、又次薛如卞都已出尽，都说是面试，都蒙宗师取准。宗师见他们俊秀幼童，都问他们先生是谁。他们都回说是从程先生读书。师徒们并连赵完满面生花，回到下处，大家吃了酒饭。天气还早，先生叫他各人都写出文章看了。家中头

口接到，程先生要次早打发四个学生回去。只有薛如兼想他母亲，流水答应，

又甚喜欢，那三个大的都说：“且不回家，要在此陪侍先生，直等先生考过，方才一同回去。”程乐宇道：“这也有理。你们来考，我都陪着你们。岂有先生在此，你们都丢下我家去？也无此理。薛如兼还小，叫他同薛三槐先去罢。”

各人都写了喜信家去，又将写出的文字寄与连春元看。从此，先生不曾考过，到是个忙人，学生到做了散诞神仙。小孩子们父母没有家教，多与了他的银钱，胡买乱买，镇日街头闲荡。狄希陈每每与他们同走出门，只是千方百计转眼就不见了，都是在孙兰姬家鬼混。却也古怪，从来老鸨子是填不满的坑，娼妇是活活的骗贼，不知怎样，这鸨子与孙兰姬自来不曾骗他甚么。他间或与他两把银子，都还问了又问，恐他瞒了爹娘偷出来的。

一连十余日，程先生尚无考信，绣江的童生倒抬出卷来拆号，取了三十八名。第一是相于廷，第三是薛如卞，第七是狄希陈，第十六是薛如兼，四个全全排在案上。报到下处，喜得程乐宇抓耳挠腮，连赵完也来下处道喜。报喜的又都报到各人家去。各家都差了人来省下打银花、买红、做蓝衫、定儒巾靴绦、买南菜等物，各自匆忙。

又过了两日，方考绣江县生员。狄希陈四个同窗，各出了分资，叫厨子尤聪办了两桌齐整酒席，与程先生、连赵完两个接场。狄希陈这一日天还未午就从孙兰姬家辞了回来，说要与先生接场。于是三个徒弟全全的都在学道门前伺候，等接先生合连赵完出道。恰好汪为露考了出来，狄希陈过去作了揖，汪为露道：“你这进学，甚得了我五年教导的工夫，你要比程先生加倍的谢我便罢，如不然，你就休想要做秀才！你比宗昭何如？他中了举，我还奈何的他躲到河南去了。只怕你没有个座师在河南！你合你父亲商议，休听程英才的主谋，看误了你的事！”发作了一顿，去了。

又顿了一会，却好程乐宇合连赵完一同出来，三个小新秀才接着，邀连赵完同程先生都到下处。连赵完要辞他丈人，华府里又有人来接。因程先

第三十八回

生揮掇，方才换了衣裳，同了程先生回去赴席。狄希陈说撞见了汪先生，述了那说的话，程乐宇道：“只怕我也还不好受谢哩，他就索谢！”连赵完道：“此等没头脸的人，你合他讲甚么理！不消等他开口，也备个酌中的礼谢他，或者他也就没了说了。你要不然，他也鬼混得叫你成不的。”说话之间，汤饭上完，连赵完辞了回他丈人家去。学道挂出牌来，叫考过的诸生都听候发落，不许私回；如发落不到者，除名为民。

程先生考过无事，也便不在下处闲坐，或是去寻朋友，或是朋友寻他，未免也在各处闲串。一日，同了朋友也走到孙兰姬家内。那日孙兰姬有人接他，刚要出门，因狄希陈走到，留恋住了，不曾去得。适值这伙朋友又来，狄希陈张见内中有他先生，躲在卧房里。孙兰姬将房门扣了，用锁锁住。内中一个郑就吾发作道：“我们来到，你且不来接我们，且连忙锁门，莫非我们是贼，怕我们偷了你的东西不成？你快快的开了门便罢，不然，我把这门两脚踢下来！”

孙兰姬笑容可掬的说道：“我刚才正待出门，换下的破衣烂裳都在床上堆着哩，怕你们看见，拆了我的架子。倒不怕你偷我的东西，我只怕你看我的东西哩。”众人说：“他说的是实话，你待往他屋里去做甚么？”那郑就吾不依，就待使脚跺门，一片声叫小厮，持毛、砸家伙。众人都劝他，说：“咱原为散闷来这里走走，你可没要紧的生气。咱要来了几遭，他认得咱，连忙锁了门，这就是他的不是；咱一遭也没来，人生面不熟的，怎么怪他锁门？或者里头有人，也是不可知的。咱往江家池吃凉粉去罢。”扯着郑就吾往外去了。

孙兰姬往外赶着说道：“茶待顿熟，请吃杯茶去！跑不迭的待 怎么？”程乐宇说：“你还待出门，过日闲着再来扰茶罢。”拱拱手散了。程乐宇路上说道：“这郑就吾极不知趣，这几个喜洽和气的姐 儿，也亏你放的下脸来哩！”郑就吾说：“你不知道。见咱进去，且不 出来接咱，慌不迭的且锁门，这不讷人么？”程乐宇说：“也不是怕咱 看他的破衣烂裳，情管屋里有人正做着甚么，咱去冲开了。你没见 他那颜色都黄黄的，待了半会子才变过来？”

再说郑就吾们去了，孙兰姬开门进去看了一眼，不见狄希陈的 影儿，问说：“你在那里哩？”他才从床底下伸出头来，问说：“都去了 不曾？唬杀我了！”孙兰姬拍着胯骨怪笑：“怎么来，唬的这们样的？没有胆子，你别来怎么？”狄希陈说：“这里头有俺先生，当顽哩！”孙 兰姬把他扯到跟前，替他身上担括了土，又替他梳了梳头，说道：“好儿，学里去罢。还知道怕先生！早背了书来家吃饭。”两个顽了 一会，各自散了。

待了几日，绣江县生员也拆了号，连赵完是一等第十三，程乐 宇是一等第十一。新秀才也都覆试过了，狄希陈第七，该拨县学。 他因恋着孙兰姬，悄悄的覆试过了，故意落在后边，等薛如卞三个 都出去了，他才交卷，递出一张呈来，愿改府学，宗师轻易易的准 了。后来倒下案去，薛如卞、相于廷两个县学，狄希陈、薛如兼两个 府学。都说府学不便，狄员外合薛教授商议要写呈子，叫他两个递 呈改学，又说：“狄姐夫第七，原该拨县学的，今想是误拨了府学，这 再没有不准的。”捎了信来。

谁知这府学原是他自己递呈改的，怎还又敢递呈？左支右吾 的不肯去递。只得薛如兼自己递了呈，说他年小，来往路远，父母 不放心，愿改县学。宗师慨然依了。这狄希陈先生也没奈他何。

493 别人都回到家去，单单只剩下他在府里等候送学。先生回去，同窗 又都不在，他却一些也不消顾忌，每日起来就到孙兰姬家缠帐，连 夜晚也不回来，叫狄周合尤厨子整夜的等。

第三十八回

再说狄员外两口子见儿子进了学，喜不自胜。后来别的三个都回到家，送学之日，各家好不热闹，只有他家这一日清门静户。还亏 不尽女婿薛如兼进了，这日也还披红作贺，往县里奔驰，还可消遣。狄希陈在府里送过了学，学官领着参见院道，学中升堂画卯。过了几 日，别人都告了假回家，偏生他不肯回家。狄周再三的催促，那里肯 听？家中来了两三遍头口，只推学府琐碎，要送过了束修方准放回。狄员外备了学官的礼，两斋各自五两银，鞋袜尺头在外。学官欢喜， 收了。从此也绝不升堂，绝不画卯。他依旧又不回去。

一日，家中又叫了头口来接，家中亲友合他丈人薛教授都刻期 等他回去作贺，叫了鼓乐，家中摆了酒席。狄周这里与他收拾了行李，催他起身，算定这日走七十里，宿了龙山；次日走三十里，早到 便于迎贺。谁知他三不知没有影了。狄周遥地里寻，那里有他的 影响？忽然想道：“他这向专常出去，近日多常是整夜不回，必定是 在那个娼妇家里。这一定没有别处，必定在那跑突泉西向日溺尿 的所在，待我去那里寻他。”

狄周悄悄地走将进去，不当不正与他撞了个满怀。狄周说道：“你这干的甚么营生？下处行李都备上了，家里摆下了好多少酒 席，城里都下来多少亲戚，等着明日晌午贺，你却跑了这里来了， 这极躁不杀人么？你这位大姐可也不是，这是甚么事情，你却留住 他在这里混！”狄希陈见狄周把话来激他，又见老鸽子合孙兰姬再 三劝他说：“我不是嫌你。你进了学，也流水该到家，祖宗父母前磕 个头儿。况且家里摆下酒，亲戚们等着贺你，你不去，这事怎么销 494

缴？你听我说，你流水到家。脱不了你是府学，不时可以来往。路又不远，只当走南屋北屋的一样。往后的日子长着哩。你这不去，惹的大的们恼了，这才‘漫墙擦胳膊——丢开手’了。”他摇头不摔脑①的，那里肯听？倒抹②到日头待没的火势，方才同着狄周回到下处；又还待卸了行李住下，要明日走罢。狄周说：“一百里路，明日赶多咱到家，可叫人怎么迎贺？咱出城去，明日好早走。”他才极没奈何的骑上头口。出了东门，依着狄周还要赶到王舍店住宿。他只到了关里，就怕见待走，就寻下处住了。若不是狄周死灵白缠，他还要挨空子待跑。

次早五鼓，狄周起来，点上灯，叫着他，甚么是肯起来？推心忙、推头晕。狄周说：“心忙头晕，情管是饿困了。我打和包鸡子，你起来吃几个，情管就好了，咱早到家。我听说家里叫下的步戏，城里叫了三四个姐儿等待这二日了。”狄周望着牵头口的挤眼。牵头口的道：“可不怎么？新来的几个兖州府姐儿，通似神仙一般，好不标致哩！”狄希陈说：“你哄我哩。那里唱的？在那里住着哩？”牵头口的接着口气说道：“这是狄周说起来，我也多嘴说几句，为甚么哄你？你家去待不见哩？三个姐儿在咱西院里楼上，不是这几日每日合连大爷相舅爷吃酒？”狄希陈听见，方才笑了一笑，说道：“好意思！咱可快着走罢！”

离家五六里地，寻了个所在，狄希陈下了头口，从新梳洗，换上了新衣。又行了二三里，离家不足四五里之程，亲朋都在文昌祠等候，狄希陈换了儒巾，穿了蓝衫。薛教授与他簪上花，披了一匹红罗，把了酒。亲友中又有簪花披红的。前边抬着彩楼，都是轴帐果

① 摇头不摔脑：“不摔”为“摆”的慢读。

② 倒抹：拖延、磨蹭。亦作“倒沫”。

酒。摆着十二对五色彩旗，上面都是连春元做的新艳对联。乐人 鼓手，引导前行。无数亲朋都乘着雕鞍骠马，后边陪从。到了家 中，大吹大打。狄员外合程乐宇、相栋宇俱在门首迎宾，让进客去。

狄希陈天地上拜了四拜，又到后面见了祖先，与他父母都行过了 礼。出到前面，先见过了程先生，才与众亲友行礼。又另与连春元叩 谢，又谢连赵完保结，又另谢薛教授父子，又与他母舅相栋宇又另磕 头。同窗们也都另行了礼。方才狄宾梁逐位递酒，叙齿坐了。

狄希陈两个眼东张西瞭，那里有甚么步戏？连偶戏也是没的！ 还指望有妓者出来，等得吃了五六巡酒，上了两道饭，又没有妓者 踪影，也推故跑下席来，寻着狄周问说：“你说有步戏，又有三四个 妓者，怎么都没见出来？”狄周道：“咱都在府里，我那里见来？我是 听见牵头口的严爽说的。”狄希陈又去寻着严爽问道(4)：“步戏哩？” 严爽说：“你早到好来，步戏被县上今早叫去了。”狄希陈又问：“兗 州府姐儿哩？”严爽说：“呃！我没说象神仙似的么？谁家这神仙也 久在凡间？只一阵风就这去了，等到如今哩！”狄希陈恨的在那严 爽的脸上把拳头晃了两晃，仍回席上去了。到了掌灯以后，众宾都 起席散了，留着相栋宇到后边合他姐姐、狄员外、狄希陈又吃了会 子酒，方才辞去。

且看狄希陈这一回来，未知后日何如？只怕后回还有话说。

【校记】

(1) 何郎粉：刻本原俱作“郎粉粉”。据上下文改。

(2) 银子：B 本作“银了”。

(3) 连赵完：刻本俱作“连完赵”。径改。

(4) 又去寻着严爽问道：B、C 本作“又未寻着严爽问道”。

第三十九回

劣秀才天夺其魄忤逆子孽报于亲

穷奇泼恶，帝远天高恣暴虐。性习苍鹰贪攫搏。话言不省，一味强欺弱。

果然孽贯非天作，诸凡莽闯良心凿。业身一病无灵药。倘生令子，果报应还错。

——右调《醉落魄》

迎贺的次日清早，狄希陈衣巾完毕，先到了程先生家，次到连春元家，又次到相栋字家，又次到汪为露家，又次到薛教授家，然后遍到亲朋邻里门上递帖。汪为露也使三分银子买了一个蓝纸边古色纸心的小轴，写了四句诗，送到狄家作贺。诗曰：

少年才子冠三场，县官宗师共六篇。不是汪生勤教训，如何得到泮池边？

狄员外收了轴子，赏了来人二十文黄边。狄员外也将这幅轴子挂在客厅上面，凡有来拜往的宾客见了，没有人不喜^①的，满镇上

^①喜：乐，好笑。

第三十回 李太白唐诗一般传诵。

却说这汪为露自从听了人家梆声、赖了人家墙脚、写假书 累得宗举人逃避河南、争学生欧打程乐宇这许多有德行的好事，渐致得人象老虎一般怕他，学生是久已没有一个。这明水 虽然不比那往时的古道，那遗风也尚未尽泯，民间也还有那好恶的公道，见了远远的走来，大人们得躲的躲过，撞见的，得 扭脸处扭了脸，连揖也没人合他作一个。有那不知好歹的孩子，见了他都吆喝道：“听梆声的来了！”他虽也站住脚与那孩子的大人寻闹，但不胜其多，自己也觉得没趣。可奈又把一个结发妻来死了，家中没了主人翁。那汤里来的东西繇不得不水里 要去，只得唤了媒婆要娶继室。

有一个乡约魏才的女儿，年方一十六岁，要许聘人家。这魏才 因他是个土豪学霸，家里又有几贯村钱，愿把女儿许他，好借了他的财势做乡约，可以诈人。媒婆题亲，这魏才一说就许，再也不曾作难。择了吉日，娶了过门。虽然没有那沉鱼落雁之姿，却也有几 分颜色。

汪为露乍有了这年小新人，不免弄得象个瑚抓模样：两只眼睛 吊在深深坑里；肾水消竭，弄得一张灯黑的脸皮贴在两边额骨上 面，咯咯叫的咳嗽。狠命怕那新人嫌他衰老，凡是鬓上有了白发、嘴上有了白须，拿了一把鹰嘴镊子，拣着那白的一根一根的拔了。持来持去，持得那个模样通象了那郑州、雄县、献县、阜城京路上那些赶脚讨饭的内官一般。人人也都知道他死期不远，巴了南墙望 他，倘得他一旦无常，可得合村安净。只是他自己不知，作恶为非，甚于平日。见程乐宇四个门生全全的进学，定有好几十金谢礼，他心里就如蛆搅的一般，气他不过，千方百计的寻衅。说狄希陈进学 498

劣秀才天夺其魄忤逆子孽报于亲 全

是他的功劳，狄宾梁不先自上他门去叩谢；又怒狄希陈次早不先到他家，且先往程英才家去，又先往连举人众人家里，许多责备。又说谢礼成个模样便罢，若礼再菲薄，定要先打了学生，然后再打 狄宾梁合程乐宇；连薛如卞、薛如兼也要私下打了，学道攻他冒籍。叫人把话传到各家。

狄员外与薛教授原是老实的人，倒也有几分害怕。连赵完听 见，对那

传话的人说：“你多拜上汪澄宇：他晓得薛如卞是俺家女婿么？曾少欠他甚么，他要打他！他若果然要打，家父举人不好打得秀才，我谅自己也还打得过汪澄宇！秀才打秀才，没有帐算！他若调徒弟上阵，我也敛亲戚对兵！你叫他不如饶了薛如卞弟兄两个，是他便宜！”

那人把这话对他学了，他也不免欺软怕硬，再也不提“薛”字，单单只与程乐宇、狄宾梁说话。狄宾梁平日原是从厚的人，又因他是个歪货，为甚么与他一般见识，遂备了八样荤素的礼、一匹纱、一匹罗、一双云履、一双自己赶的绒袜、四根余东手巾、四把川扇、五两纹银，写了礼帖，叫儿子穿了衣巾，自己领了送到门上。

传进帖去，他里边高声大骂，说：“这贼村光棍奴才！他知道是甚么读书！你问他：自他祖宗三代以来曾摸着个秀才影儿不曾？亏我把了口教，把那吃奶的气力都使尽了，教成了文理。你算计待进了学好赖我的谢礼，故意请了程英才教学，好推说不是我手里进的么？如今拿这点子来戏弄，这还不够赏我的小厮哩！”把帖子叫人撩在门外，把门关上，进去了。

狄员外道：“儿子进学原是为荣，倒惹的叫人这样凌辱！”叫人把那地下的帖子拾起，抬了礼回去，说道：“我礼已送到，便进了御本下来，料也无甚罪过，凭他罢了！”择了吉日，发了请启，专请程乐

499

宇、连春元、连赵完三位正宾，又请薛教授、相栋宇相陪。至日共摆了六席酒，鼓手乐人吹打，一样三分看席，甚是齐整。

这汪为露若不打过程乐宇，经官到府，这两个先生，狄宾梁自是请成一处。既是变过脸的，怎好同请？原是算计两个先生各自请开，只因他吃不得慢酒，所以先送了他礼，再请不迟，不想送出这等一个没意思来。他知道这日如此酒席盛款程乐宇，几乎把那肚皮象吃了苜蓿的牛一般，几次要到狄家掀桌子，门前叫骂。他也不免有些鬼怕恶人，席上有他内侄连赵完在内，那个主子一团性气，料得也不是个善查。又想要还在路上等程英才家去的时节截住打他。他又想道：“前日打了他那一顿，连赵完说打了他的姐夫，发作成酱块一样。若不是县官处得叫他畅快，他毕竟要报仇的。”所以空自

生气，辗转不敢动手。

气到次日，又打听得狄员外备了四币靴袜扇帕之类，二十两书仪，连酒上的看席，连春元、连赵完也是这样两分，一齐都亲自送上门去。程乐宇都尽数收了，家中预备了酒席款待，厚赏了送礼的使人。连春元父子的礼一些不受，再三相让，只是坚却。后来薛、相两家也都大同小异，仿佛了狄家谢那程乐宇，也都不甚淡薄。只是叫汪为露看之气死，叫人传话与狄宾梁知道，叫他照依谢程英才的数目，一些也不许短少，不必请酒，折银二两，图两家便宜。狄员外说：“我为甚么拿了礼走上他家门去领他的辱骂？这礼是送不成了！”

那人回了他。干等了几时，不见狄家这里动静，又只得使了人来催促。见屡催不理，情愿照程乐宇的礼数只要一半；等了几日，又不见说起，使了儿子小献宝来唤狄希陈说话。狄员外恐他难为儿子，不叫他去。他无可奈何，又叫人说，还把那前日送去的原礼补去罢了。狄员外说：“那里还有原礼？四样荤礼，岂是放得一向 500

劣秀才天夺其魄忤逆子孽报于亲 的

东西？四样果品拿到家中，见说汪先生不收，只道是白拾的东西，大家都吃在肚子里了。尺头鞋袜都添送了程先生。他又不肯作一作假，送去就收了。那五两银子回将转来，到了这样‘村光棍奴才’手里，就如冷手抓着热馒头的一般，那里还有放着的哩？多拜上汪相公：叫他略宽心等一等，万一学生再得微幸中了举，叫他象宗相公似的孝顺他罢了。”

那人又一一的回复了。他说那腥素的礼免送，只把那纱罗等物合那五两折仪送去，也就大家不言语了。狄员外道：“此时正当乏手，等到好年成的时候补去罢。”那人道：“你这是不送的话说了，谁着只管叫我来往的走。”狄员外道：“你这倒也猜着了，九分有个不送的光景。”那人回绝了汪为露的话。他着了这个气恼，又着了这个懊悔，夜晚又当差，越发弄得不象个人模样起来。肝火胜了的人，那性气日甚一日的乖方。真是千人唾骂，骨肉畔离。

宗师考完了省下，发牌要到青州，正从他绣江经过。他写了一张呈子，怀在袖中，同众人接了宗师，进到察院作过揖。诸生正待打躬走散，他却跪将过去，掏出一张呈来，上面写道：

绣江县儒学增广生员汪为露，呈为逆徒倍师殴辱事：有徒狄希陈，自幼从生读书。生尽心教诲，业底于成。昨蒙考取第七，拨送府学。希陈不思报本，倚父狄宗禹家富不仁，分文不谢。生与理讲，父子不念师徒名分，拔鬓持须，乡约救证。窃思教徒成器，未免倚靠终身；乃为杀羿逢蒙^①，世风可惧！伏乞仁明宗师法究正罪。恩感上呈。

①杀■羿逢蒙：羿是传说中古穷国的君主，善射。逢蒙是他的学生，跟他学射箭，学尽了羿的本事后，便找机会把羿暗杀了。事见《孟子·离娄下》。

宗师看毕，说道：“这弟子谢师的礼，也要称人家的力量；若他十分来不得，也就罢了。你这为争谢礼厚薄，至于动呈，这也不是雅道。”汪为露道：“生员倒也不为谢礼。那谢礼有无，倒也不放在生员心上；只为他从生员读书十年，教他进了学，连拜也不拜生员一拜。偶然路上撞见，果然说了他两句，父子上前一齐下手，把生员两鬓持得精光，一部长须拔得半根也不剩。市朝之耻，人所难甘，况子弟耻师？望宗师扶持名教！”

宗师问说：“你那鬓发胡须都是他拔去的么？”回说：“都被他拔净了。”宗师问：“是几时拔的？”回说：“是这本月十四日拔了。”宗师说：“我记得省城发落的时候，你这鬓发胡须已是没有的了，怎是十四日拔的？”他说：“一定宗师错记了，不是生员。若是长长的两道水鬓、一部黧黑的长须，那个便是生员。”宗师说：“我记得你这个模样。那时我心里想道：‘这人须鬓俱无，一定是生了杨梅疮的。’我也还待查问，又转念罢了。你这个模样，我也还宛然在目。起去！我批到县里去查，”他禀说：“望宗师批到学里去罢。县官因生员不善逢迎，极不喜生员的。他人是富豪，平日都与官府结识得极好。”宗师说道：“一个提调官，这等胡说，可恶！快扶出

第三十九回

去！”诸生旁边看了，恨不得吐些唾沫 淹死了这个败群畜类。

恰好县官教官都报门进见。掩了门，先待县官茶。宗师问说：“一个秀才汪为露，是个怎模样的人？”县官回说：“平日也不甚端 方，也甚健讼，也还武断。”宗师问道：“他的须鬓怎都没有的？”县官 说：“也不晓是怎样，但也久了。”宗师说：“不然。他方才说是十四日被门人拔去的。”县官说：“从知县到任，见他便是没有须鬓，不系 近日拔去的。”宗师问说：“昨日发落的时候，是没有须鬓的么？”县 502

回说：“是久没有了。”宗师说：“他适间递了一呈，说是一个狄希陈，从他读书十年，昨日新进了学，不惟不谢他，连拜也不拜他一拜；偶然途遇，责备了他两句，父子把他两鬓并须都拔尽了。本道前日发落时，他这个模样宛然在目，正是暗中摸索，也是认得的，他说不是他。他说他是两道长长的水鬓，一部黧黑的美髯。那呈子也只得准了他的，与他查一查上来。”

县官说：“此生向来教书。这狄希陈原从他读书，教了五年，读过的书不惟一字也不记得，连一字也不认得，只得另请了一个先生，是程英才。他怒程英才抢了他的馆，纠领儿子，又雇了两个光棍，路上把程英才截住，殴成重伤。他倒先把程英才告为打夺，使出几个徒弟党羽强和。知县也不曾准他和，也还量处了他一番。一个宗举人是他的门人，他绰揽了公事，强逼叫他出书，不管分上可依不可依，且把银子使了，往往的叫人与宗举人寻闹。后来爽利替宗举人刻了图书，竟自己替宗举人写了假书，每日到县里投递。知县薄这宗举人的为人，有那大不顺理的事，也还把下书的人打了两遭。后来不知怎样，按台老大人也有所闻，宗举人只得避居河南去了，至今不曾回。他不晓得宗举人临去还来辞了知县，他又拿了假书来递。查将出来，方晓得都是他的假书。宗举人不得不与他受过。这也算是学中第一个没行止的。”

宗师说：“把他呈子与他据实问上来，如虚，问他反坐。”县官说：“他的呈子再没个不虚的！但师呈弟子，把师来问了招回，却又分义上不便，老大人只是不准他罢了。”宗师说：“见教的有礼，科考时开了他行劣，留这败群做甚！”县官说：“近来也甚脱形，也不过是游魂了。”

县官辞了出去，又掩门待举人教官的茶。宗师又问：“一个汪

503 为露，是学里秀才么？”教官应说：“是。”宗师问：“他的行止何如？”教官说：“教官到任两年，只除了春秋两丁^①，他自己到学中强要脾肉，到学中一年两次，也只向书办门斗手中强要，也从不曾来见教官一面。只昨日点名发落的时候，方才认得是他。”宗师问道：“是那浓鬓长须的么？”教官说：“没有鬓发，也没有胡须，想是生杨梅疮脱落久了。”宗师问说：“这样的人怎么不送他劣？”教官说：“因他一向也还考起，所以也还怜他的才。”宗师说：“他昨日考在那里？”教官说：“昨日考在二等。”宗师说：“这

第三十九回

样无赖的人，倒不可怜他的才。万一微幸去了，贻害世道不小！这是杀两头蛇一般。出去叫他改过，还可姑容。”教官道：“这人想是顽冥不灵，也不晓得宗师的美意。”教官辞出，宗师掩了门。

次日，起马的时节，把他那呈子上面批道：“须鬓生疮脱落，本道发落时，面记甚真。刁辞诳语，姑免究。不准。”将这张呈子贴在察院前照壁墙上。

他因宗师许他准呈批县，外面对于人造作出宗师的许多说话，学宗师说道：“世间怎有这等忘恩背本的畜物！才方进学，就忘了这等的恩师！我与你批到县去。他若从厚谢你，也还可恕；他若谢礼不成模样，点退他的秀才，把他父亲以殴辱斯文问罪！”对了人佯佯得意，也不管递呈的时候，相于廷、薛如卞、薛如兼都在旁边听见，宗师何尝有此等的胡言？后边待县官、教官的茶，却是沈木匠的儿子沈献古当行司门子，正在那里端茶，宗师与县官、教官与他的这许多奖励，句句听得甚真。他却不捏鼻子，信口胡言。若是果然准到县里，官司赢与不赢，也还好看，这对人对众把一张刁呈贴

①两丁：丁，即“丁祭”。古时每年春秋二季之上丁日，举行祭祀孔子的典礼，称为“丁祭”。

504

劣秀才天夺其魄性逆子孽报于亲 示

照壁，岂不羞死人？又羞又恼，垂了头，骑了一个骡子，心里碌碌动算计：“私下打又不可，当官呈又不行，五两银、两匹纱罗，扯脱了不可复得，怎生是处？”愈思愈恼，只觉得喉咙里面就如被那草叶来往擦得涩疼。待了一会，咳嗽了几声，者的吐了几碗鲜血，从骡子上一个头晕，倒栽葱跌在地上，昏迷不省人事。

牵骡子的小厮守在旁边瞪眼，亏了撞见便人家去，传信到家。他的儿子正拿了几百钱在庙门口与人赌博，听得老子吐了鲜血、昏在路上，他那里放在心上！毕竟倒是他的老婆拿出几百钱来，央了个邻舍，教他迎到那里，雇人用板门抬他回来。及至回家，那贼模样越发不似个人、通似个鬼，只说，

他若死了，别要饶了狄宗禹合程英才两个，叫儿子务必告状。那小献宝背后咽喉，说道：“那狄宗禹合程英才怎么的你来，叫我告状？你是个秀才，告谎状还可；我这光棍告了谎状，叫官再打第二顿，打不出屎来哩！人家好好的尺头鞋袜、金扇手巾、五两银子、两三抬食盒，爷儿两个自己送上门来，就是见在跟你读书，也不过如此。把他一顿光棍奴才，骂得他狗血喷了头的一般，如今可后悔！”

却说汪为露病倒在床，一来他也舍不的钱去取药吃，二则他那小献宝赌钱要紧，也没有工夫与他去取药，那虚病的人渐渐的成了“金枪不倒”，整夜不肯暂停，越发一日重如一日。后来日里都少不得妇人。那十六七岁的少妇，难道就不顾些体面，怎依得他这胡做？胀痛得牛也般的叫唤。只得三钱一日雇那唱插秧歌的老婆坐在上面。据那老婆说道：“起初倒也觉美，渐渐就不甚美，以至于不知美的田地，再后便内中像火烧一般焦痛。”待了~日，第二日便再也不肯复来。只得雇了三个老婆，轮班上去，昼夜不辍。那小献宝又舍不得一日使九钱银，三个人一日吃九顿饭，还要作梗吃肉，终 505

第三十九回

日嚷闹，要打发那老婆出去，说他这后娘闲着戾做甚，不肯救他父亲，却使银子雇用别人！又说他父亲病到这等模样，还一日三四个的老婆日夜嫖耍。这话都也嚷得汪为露句句听得，气的要死不活。

巨耐这汪为露病到这样地位，时时刻刻不肯放松狄宾梁、程乐字两人。每到晚上，便逼住小献宝，叫他拿了麻绳裹脚，到狄家门口上吊，图赖他的人命。小献宝说：“我这样一个精壮小伙子，过好日子正长着哩，为甚么便轻易就吊死了？”汪为露在床上发躁道：“傻砍头的！谁教你真个吊死不成！这是唬虎他的意思，好叫他害怕，送了那礼来与咱。我已是病的待死，这银子要了来，没的我拿了去哩？也脱不了是你使。”小献宝说：“人有了命才好使银子。万一没人来救，一条绳挂拉杀了，连老本拘去了，还得使银子哩！”汪为露说：“你既不肯去，你去雇个人来把我抬到他家，教他发送我，死活由我去！”小献宝说：“你要去自去，我是不敢抬你去的。你没见县里贴的告示？抬尸上门图赖人者，先将尸亲重责四十板才问哩！我没要紧寻这顿板子在屁股上做甚么！”

汪为露上边合小献宝斗嘴，下边那阳物胀得火热，如棒极一般。唱插秧歌的妇人又都被小献宝嚷骂得去了，只得叫小献宝出去强那媳妇魏氏上坐。那魏氏见了这等一个薛敖曹^①的形状，那里还敢招架？你就强死他也不肯应承。汪为露胀疼得杀猪般叫唤，魏氏只得叫他兄弟魏运各处去寻那三个妇人。

找寻了半日，方才寻见。起初哄他，只说是唤他来唱，他不认得魏运，跟了便走。直来到汪家门首，晓得又是干这个营生，摺身就跑。魏运赶上拉住了他再三央恳，那三个老婆是尝过恶味的，怎

^①薛敖曹：小说《如意君传》说他是武则天的男宠，阳物巨大

肯来？魏运说道：“我与你三个一钱银子折饭，你与我另外举荐一人何如？”那老婆们说道：“这还使得。只是有年纪些的也罢。”魏运道：“只是个妇人罢了，还论甚么老少！”那三个人中有一个年少的说道：“我们寻李五去。但只他一个，你要包他三个的钱，每日与九钱银子，三顿与他肉吃。”这魏运只要替下他的姐姐，那论多少，满口就许。

三个同了魏运走到一个酒馆，正在那里扭着屁股、打着锣，唱得发兴。三个等他唱完，要了钱，方合他在一僻静所在，讲这个事情。花言巧语，把个李五说得慨然应允，方来见了魏运。年纪约有五十八九，倒也还白胖的老婆。又与魏运当面讲过了银数，领到汪家。汪为露正在那里要死不活的时候，巴不得有人到，就是他的救命星君。打发了魏运出去，叫那李五赴席。那李五看了这样齐整盛饌，就要变色而作，但又贪图他的重资，舍不得走脱，只得勉强承纳。过了半日，怎生受得，起来就要辞去。又强留他一会，留他不住，去了。

正在苦恼，听得一个摇响环的郎中走过，魏氏叫他兄弟魏运将那郎中唤住，合他讲这个缘故。郎中说：“这除了妇人再没有别的方法。没奈何，寻那样失了时的老娼，或是那没廉耻的媒婆、淫滥的姑子，或是唱插秧歌的妇人，多与他些银子。命是救不得的，且只救日下苦楚而已。”魏运道：“这虽不曾叫那老妓尼姑，这唱插秧歌的已换过四个，每人每日也与他三钱银子，还管他三顿酒饭。他待不多一会，便就不肯在上面了。”那郎中道：“你送我二两银子，我传你一方，救他一时的苦楚。”魏运问他姐姐要了二两银子，央他传方。他说：“这药你也没处去寻，幸喜我还带得有在这里。”他东挝西撮，放在一个小药碾内，碾得为末，使纸包了，叫他用水五碗熬 507

三滚，晾温，将阳物泡在里面。如水冷了，再换温水。每药一贴，可用一日。

魏氏依方煎水，两头使铺盖垫起，居中放了水盆，扶他扑番睡了，将阳物泡在水内，虽也比不得妇人，痛楚也还好禁受。他最苦的是每次小便，那马口里面就如上刀山一般的割痛。那郎中叫他 就在那汤药里边小解，果然就不甚疼。不受了妇人的措勒，又不苦于溺尿。魏氏倒也感激，管待了他的酒饭，与了他那二两银子。他也还留下了两剂药。魏运还要问他多求。他说：“我迟两日再来便是。这药不是多有的。”

但阳物虽是略可，只是一个病重将危的人，怎能终日终夜合转睡得？翻身转动，小献宝是影也不见；只有一个魏氏，年纪又不甚老成，也怪不得他那怨怅。他做闺女时节，闻说愿那病人速死，拿一把箴簪①放在锅下烧了便就快当。那魏氏悄悄的寻了一把箴簪，去了柄，做饭的时节，暗放火里烧去。谁知这魔镇不甚有效。

汪为露只是活受罪，不见爽利就死。奄奄待尽的时候，魏氏要与小献宝商量，与他预备衣衾棺槨。小献宝因输了钱，正极得似贼一般。着人各处寻了他来，与他计议此事。他正发极的时候，乍听了这话，便发起躁来，说道：“一个人谁没有些病，那里病病便就会死？大惊小怪的寻了人来，唬人这样一跳！”随又转念道：“我正赌输了，没有本钱，且只说与他置办后事，借这个银子做做本钱，赢撰些回来，岂不是两美？”转口说道：“你虑得也是。论这虎势，也象似快了，只是我下意不得指望他死。”

魏氏道：“你看谁这里指望着他死哩？只怕与他冲冲喜倒好了

①箴簪：捞物沥水的用具。

不可知的。如今且先买几匹细布与他做寿衣要紧，再先买下木头，其外便临期也还不迟。不知大约得多少银子？”小献宝说：“那布是有模子的营生，只是那板有甚么定价？大人家几千几百也是他。你模量着买甚样的就是。”魏氏说：“我手中无银，刚刚收着一封银子，也不知多少，咱还问他一声，拿出来用罢。”小献宝说：“人也病得这般沉重，还要问他做甚？若是死了，这是不消问了。若是好了时节，布是家中用得着的。木头买下，只有撰钱，没有折本，卖出来还他。”

魏氏走进房去，取出那封银来拆开，只二十二两银子。小献宝道：“这当得什么？他为人挣家一场，难道不用四五十金买付板与他妆裹？这去了买布，只好买个柳木薄皮的材。”魏氏说：“他有银没银，并不在我手里，单单只交了这封银子与我。我连封也不敢动他，连数也不知是多少。”小献宝道：“且不要说别的起，那半月前李指挥还得七十两哩！这是我晓得的。那里去了？”魏氏道：“我连影也不曾看见，那晓得甚么七十两八十两？等他略略醒转，咱再当面问他。”小献宝说：“你且把这二十两银子拿来先买布，好做衣裳，剩下的寻着木头定下，临时再找与他。”魏氏说：“这也是。我叫魏运合你做去，只怕你一个人乱哄不过来。”小献宝把那银子沉沉的放在魏氏面前，说道：“叫俺舅自己买罢；我这不长进的杭子，只怕拐了银子走了。”魏氏见他不是好话，随即改口说道：“我没的是怕你拐了银子不成？只说你自家一个人，顾了这头顾不的那头，好叫他替手垫脚的与你做个走卒，敢说是监你不成？你要拐银子走，就是十个魏运也不敢拦你。这病鬼一口气不来，甚么待不由你哩，希罕这点子就不托你么？连我这身子都要托付给你哩！”一顿抚恤，把个小献宝转怒为喜，拿着银子去了。

第三十九回

魏氏在家等他买了布来，还要趁好日子与他下剪。一日，二日，那有踪影。前日提了一声魏运，惹了个大没意思，这还敢叫魏运寻他？只得呆着脸呆等。阎王又甚不留情，一替①一替的差了牛头马面、急脚无常，拿着花栏印的柬帖，请他到阴司里去，央他做《白玉楼记》②。他也等不得与小献宝作别，洒手佯长去了。魏氏只是极的待死，那里抓将小献宝来？寻到傍晚，并没有小献宝踪迹。魏才只得赊了几匹布，叫了裁缝与他赶做衣裳，各处去寻了一副枣木板，雇人抬了来家，叫了木匠合做。这汪为露一生作恶，更在财上欺心，也无非只为与小献宝作牛作马。谁知那牛马的主人忍心害理到这个地位！正是：恶人魔世虽堪恶，逆子乖伦亦可伤！只怕后回还有话说。

① 一替：一遍，一次。

② 《白玉楼记》：传说唐代诗人李贺将死之时，见一穿红衣的人，自称是上帝的使者，说上帝新盖成一座白玉楼，要立刻请李贺去写一篇《白玉楼记》。

第四十回

义方母督临爱子募铜尼备说前因

情种欢逢，娇娃偶合，岂关人力安排？前缘宿定，赤绳系将来。
不是三生石上⁽¹⁾，相逢处、喜笑盈腮，那有今生乍会，金屋等闲开！
第佳期有限，好事靡常，后约难猜。幸慈帏意转，怜爱金钗。谁
料沙家吒利，闯门关、硬夺章台^①。空归去，雕鞍萧索，那不九肠回？

——右调《满庭芳》

大略人家子弟在那十五六岁之时，正是那可善可恶之际。父亲固是要严，若是那母亲闻葺，再兼溺爱，那儿子百般的作怪，与他遮掩得铁桶一般，父亲虽严何用？反不如得一个有正经的母亲，儿子倒实有益处。

狄希陈那日在孙兰姬家被狄周催促了回来，起初家中贺客匆忙，后来又拜客不暇，这忙中的日月还好过得。后来诸事俱完，程先生又

^① 谁料沙家吒利，闯门关、硬夺章台：沙吒利，唐时番将；章台，即章台柳，唐韩翃妾。沙吒利曾将柳氏夺得，后虞侯许俊设计抢回，复归于翃。事见唐许尧佐《柳氏传》。

从头拘禁，这心猿放了一向，卒急怎易收得回来？况且情欲已开，怎生抑遏得住？心心念念只指望要到济南府去，只苦没个因由。

一日，恰好有个府学的门斗拿了教官的红票下到明水，因本府太守升了河南兵道，要合学做帐词举贺，旧秀才每人五分，新秀才每人分资一钱。狄希陈名字正在票上。门斗走到他家，管待了他酒饭，留他住了一晚。次日吃了早饭，与了他一钱分资，又分与他四十文驴钱。

狄希陈指了这个为由，时刻在薛如卞、相于廷两个面前唆拨。他道：

第 四 十 回

“我们三人都是蒙他取在五名之内，他是我们的知己教师。他如今荣升，我们俱应专去拜贺才是。怎么你们都再没人说起？若你两人不去，我是自己去，不等你了。”

相于廷、薛如卞都回去与父亲说知。相栋宇说：“你只看他众人，若是该去，你也收拾了同行。”薛教授说：“这极该去的。你狄姐夫他是府学，还出过了分资，帐词上也还列有名字。你们连个名字也没得列在上面，怎好不自去一贺？向来凡事都是狄亲家那边照管，把这件事我们做罢。或是裱个手卷，或是册叶，分外再得几样套礼。你三个大些的去，薛如兼不去也罢。你再合狄大叔商议如何？”薛如卞合狄希陈说了。狄希陈回去与他父亲说知，说道：“礼物都是薛大爷家置办。”狄员外道：“既是你丈人说该做的，你就收拾。等住会，我还见见你丈人去。”

薛教授自己到了城里，使了五钱银裱了一个齐整手卷，又用了三钱银央了时山人画了《文经武纬图》。央连春元做了一首引^①，前边题了“文经武纬”四个字；又代薛如卞、薛如兼、狄希陈、相于廷

^①引：即“序”。

了四首诗，连城璧做了后跋。备了八大十二小的套礼，择了日子，跟了狄周、薛三省、尤厨子。正待起身，小冬哥家里叫唤，说道：“俺就不是个人么？只不叫俺去。他三个是秀才，俺没的是白丁么？脱不了都是门生，偏只披砍①俺。我不依，我只是待去。”薛教授正在狄家打发他们起身，薛三槐来学了这话。狄员外笑道：“别要嗔他，他说的委实有理。咱家里有头口，我叫他再备上一个，你叫他都走走去。”薛教授也笑说：“这小厮没家教，只是惯了他。”叫薛三槐说：“也罢。你叫他流水来，替他拿着大衣服去。”待不多会，只见小冬哥一跳八丈的跑了来。狄员外让他吃饭，他也没吃。大家都骑上头口往府进发，仍到原先下处住下。

狄希陈没等卸完行李，一溜烟没了踪影。尤厨子做完饭，那里有处寻他！狄周口里不肯说出，心里明白，晓得他往孙兰姬家去了。直到后晌，挨了城门进来，支调了几句，也没吃饭，睡了。

次早起来，收拾了礼，早吃了饭，拿着手本公服，四个都到了府里，与了听事吏二钱银子。府尊坐过堂，完了堂事，听事吏过去禀了，四个小秀才齐齐过去参见，禀贺禀拜，又递了礼单。府尊甚是喜欢，立着待了一钟茶，分付教他们照常从师读书，不可放荡，还说了好些教诲的言语，叫他们即日辞了回去。点收了一个手卷，回送了二两书资。

依了薛、相两人的主意，除了这一日，第二日再住一日，第三日绝早起身，因天色渐短，要赶一日到家。狄希陈起初口里也只管答应，到了临期，说他还要住得几日，叫他三个先回，他落后自去。见大家强他回去，他爽利躲过一边。那三个寻他不见，只得止带了薛

①披砍：从一把、一缕中分出一部分。

第四十回

三省一人回家，留下尤厨子、狄周在府。他放心大度一连在孙兰姬家住了两日，狄周寻向那里催他起身，他那里肯走？

一日清早，东门里当铺秦家接孙兰姬去游湖。狄希陈就约了孙兰姬，叫他晚夕下船的时节就到他下处甚便。叫狄周买了东西，叫尤厨子做了肴馔，等候孙兰姬来。到了日晚，当铺极要孙兰姬过宿，孙兰姬说：“有个远客特来探望，今日初来，不好孤了他的意思。我们同在一城，相处的日子甚久，你今日且让了生客罢。他的下处就在这鹊华桥上，你着人送我到那边去。”客伙中有作好作歹的，怂恿着放孙兰姬来了。二人乍到了那下处幽静所在，如鱼得水，你恩我爱，乐不可言。

狄周见事体不象，只得悄悄背了他，走到东关雇骡市上，寻见往家去的熟人，烦他捎信到家，说他小官人相处了一个唱的孙兰姬，起先偷往他家里去，如今接来下处，屡次催他不肯起身，千万捎个信与大官人知道。那个人果然与他捎信回去，见了狄员外，把狄周所托的言语，不敢增减，一一上闻。

狄员外倒也有一些不恼，只说了一句道：“小厮这等作业！你可晓得什么是嫖？成精作怪！”谢了那传信的，回去对他的浑家说知其事。他浑家说道：“多大的羔子，就这等可恶！从那一遭去考，我就疑他不停当。你只说他老实，白当叫他做出来才罢。万一长出一身疮来，这辈子还成个人哩！”

狄员外说：“明日起个早，待我自家叫他去；别人去，他也不来。”他母亲说：“你去倒没的替他长志哩！你敢把他当着那老婆着实挺给他一顿，把那老婆也给他的个无体面，叫他再没脸儿去才好。你见了他还放的出个屁来哩！再见了那老婆，越发瘫化了似的，还待动弹么？”狄员外说：“你既说我去不的，你可叫谁去？”他母 514

亲说：“待我明日起个五更，自家征他去。我捞着他不打一个够也 不算！把那老婆，我也捋他半边毛！”狄员外道：“这不是悖晦？你 儿不动弹，那老婆就知道明水有个狄大官待嫖哩，我寻上门去？再 不怨自家的人，只是怨别人！”他母亲说：“你与我夹着那张辰嘴！你要严着些，那孩子敢么？你当世人似的待他，你不知安着什么低 心哩！”叫狄周媳妇子拾掇：“跟我明日五更上府里。”叫李九强拣两 个快头口，好生喂着；又叫煮着块腊肉，烙着几个油饼，拿着路上 吃。睡了半夜，到四更就起来梳洗，吃了饭。

狄员外惟恐他娘子到了府里，没轻没重的打他，又怕他打那老 婆打出事来，絮絮叨叨的只管嘱咐，只叫他：“唬虎着他来罢，休要 当真的打他，别要后悔。”说过又说，嘱咐个不了。他娘说：“你休只 管狂气。我待打杀那后娘孩子，我自家另生哩？厌气杀人！没的 人是傻子么？”狄员外道：“我只怕你尊性发了，合顾大嫂①似的，谁 敢上前哩？”说着，打发婆子上了骡子，给他擦上衣裳，跳上了镜；又 嘱咐李九强好生牵着头口。狄员外说：“我赶明日后晌等你。”他婆 儿道：“你后日等我！我初到府里，我还要上上北极庙合岳庙哩。”狄员外心里想道：“也罢，也罢。宁可叫他上上庙去。既是自己上 庙，也不好十分的打孩子了。”

不说狄员外娘子在路上行走。却说孙兰姬从那日游了湖，一连 三日都在狄希陈下处，两个厮守着顽耍。当铺里每日往他家去接，只 说还在城里未回。那日吃了午饭，狄希陈把那右眼拍了两下，说道：“这只怪员眼，从 头里只管跳！是那个天杀的左道②我哩！我想再没 别人，就是狄周那砍头的！”正说着，只听孙兰姬一连打了几个涕喷，

① 顾大嫂：《水浒》人物，绰号“母大虫”。

② 左道：议论。

说道：“呃，这意思有些话说。你的眼跳，我又打涕喷，这是待怎么？我先

第四十回

合你讲开，要是管家来冲撞你，可不许你合他一般见识。你要合他一般见识，我去再也不来了。”

正说着话，只听得外边乱轰。狄希陈伸出头去看了一看，往里就跑，唬得脸黄菜叶一般，只说：“不好了！不好了！娘来了！”孙兰姬起初见他这个模样，也唬了一跳，后边听说“娘来了”，他说：“呸！我当怎么哩！却是娘来了。一个娘来倒不喜，倒害怕哩！”一边拉过裙子穿着，一边往外跑着迎接。老狄婆子看了他两眼，也还没有做声。孙兰姬替婆子解了眼罩，身上担了尘土，倒身磕了四个头。狄婆子看那孙兰姬的模样：

焕黑一头绿发，髻挽盘龙；雪白两颊红颜，腮凝粉蝶。十步外香气撩人，一室中清扬①夺目。即使市人习见，尚夸为阆苑飞琼②；况当村媪初逢，岂不是瑶台弄玉③④？雄心化为冰雪，可知我见犹怜；刚肠变作恩情，何怪小奴不尔④？

① 清扬：《诗经·郑风·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扬婉兮。”《传》：“清扬，眉目间婉然美也。”

② 阆苑飞琼：阆苑是传说中神仙所居之地；飞琼即许飞琼，传说中的仙女。事见《逸史》。

③ 瑶台弄玉：瑶台是传说中王母娘娘所居之地；弄玉是秦穆公之女，传说乘风升天，变为神仙。事见《列仙传·萧史》。

④ 事见《世说新语·贤媛》和《妒记》。晋桓温平蜀，以李势妹为妾。温妻南康长公主大怒，拔刀要去砍她，见“李在床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婉。主于是掷刃前抱之：‘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第二句“子奴”乃化用“老奴”句。

狄婆子见了孙兰姬如此娇媚，又如此活动，把那一肚皮家里怀来的恶意，如滚汤浇雪一般；又见狄希陈唬得焦黄的脸，躲躲藏藏的不敢前来，心中把那恼怒都又变了可怜，说道：“你既是这们害怕，谁强着叫你们胡做来？你多大点羔子，掐了头没有疤的，知道做这个勾当！你来时合你怎样说来？你汪先生待出殡，你爹说不去与他烧纸，等你去与他上祭。你两个舅子合兄弟都去了，你敢自家在这里住着？”孙兰姬在旁嗤嗤的笑。狄婆子说：“你别笑！我刚才不为你也是个孩子，我连你还打哩！”

正还没发落停当，只见走进一个六十多岁的尼姑，说道：“我是泰安州后石坞奶奶庙的住持，要与奶奶另换金身，妆修圣像。随心布施，不拘多少，不论银钱。福是你的福，贫僧是挑脚汉。你修的比那辈子已是强了十倍，今辈子你为人又好，转辈子就转男身，长享富贵哩。阿弥陀佛，女菩萨，随心舍些，积那好儿好女的。”狄婆子道：“我可是积那好儿好女的？女还不知怎模样，儿已是极好了！从一百里外跑到这里嫖老婆，累的娘母子自己千乡百里的来找他！”

那姑子把狄希陈合孙兰姬上下看了两眼，说道：“他两个是前世少欠下的姻缘，这世里补还。还不够，他也不去；还够了，你扯着他也不住。但凡人世上偷情养汉，总然不是无因，都是前生注定。这二人来路都不远，离这里不上三百里路。这位小相公前世的母亲尚在，正享福哩。这位大姐前世家下没有人了。这小相公睡觉常好落枕，猛回头又好转脖筋。”

说到这两件处，一点不差，狄婆子便也怪异，问道：“这落枕转脖子的筋，可是怎说？”姑子说：“也是为不老实，偷人家的老婆，吃了那本夫的亏了。”狄婆子问说：“怎么吃了亏？是被那汉子杀了？”姑子点了点头。狄婆子指着孙兰姬道：“情管这就是那世里的老 517

第四十回

婆？”姑子说：“不相干。这个大姐，那辈子里也是个姐儿，同在船上，欢喜中订了盟，不曾完得，两个这辈子来还帐哩。”狄婆子道：“他听见你这话，他往后还肯开交哩？”姑子道：“不相干！不相干！只有二日的缘法就尽了，三年后还得见一面，话也不得说一句了。”孙兰姬说：“我那辈子是多大年纪？是怎么死来？”姑子说：“你那辈子活的也不多，只刚刚的二十一岁，跟了人往泰山烧香，路上被冰雹打了一顿，得病身亡。如今但遇着下雹子，你浑身东一块疼，西一块疼，拿手去摸，又象不疼的一般，离了手又似疼的。”孙兰姬道：“你说得是是的，一点不差。那一年夏里下雹了，可不就是这们疼？”

狄婆子指着孙兰姬道：“我看这孩子有些造化似的，不象个门里人^①，我替俺这个种子娶了他罢。”姑子说：“成不上来。小相公自有他的冤家，这位大姐自有他的夫主，待二日各人开交。”狄婆子道：“你说别人是是的，你说说我是怎么？”姑子说：“你这位女菩萨，你的偏性儿我倒难说。大凡女人只是偏向人家的大妇，不向人家的小妻，你却是倒将过来的。”

狄婆子笑道：“可是我实是不平：人家那大婆子作贱小老婆，那没的小婆子不是十个月生的么？”姑子说：“女菩萨，你还有一件站不得的病，略站一会，这腿就要肿了哩。”狄婆子道：“这是怎么说？就没本事站？”姑子说：“这敢是你那一辈子里与人家做妾，整夜的伺候那大老婆，站伤了。因你这般折堕，你从无暴怨之言，你那前世的嫡妻托生，见与你做了女儿，你后来大得他的孝顺哩。你今生享这等富足，又因前生从不抵生盗熟，抛米撒面。你今世为人又好，

^①门里人：门户中人。旧时妓院别名“门户”。

世更往好处去了。”狄婆子问道：“你再说说俺这个种子后来成个什么东西？”姑子说：“那一年发水，已是有人合你说了。”

狄婆子又道：“这眼底下要与他娶媳妇哩，这媳妇后来也孝顺么？”姑子说：“别要指望太过。你这望得太过，你看得就不如你的意了。你淡淡的指望，只是个媳妇罢了。这位小相公，他天不怕、地不怕，他也单单的只怕了他的媳妇。饶他这样害怕，还不得安稳哩。同岁的，也是十六岁了。”狄婆子说：“这话我又信不及了。好不一个安静的女儿哩！知道有句狂言语么。”指着孙兰姬道：“模样生的也合这孩子争不多。”姑子说：“你忙他怎么？进你门来，他自然就不安静，就有了狂言语。”

狄周媳妇问道：“我那辈子是个什么托生的？”姑子笑说：“你拿耳朵来，我与你说。”狄周媳妇果然歪倒头去听。他在耳边悄悄的说了一句，狄周媳妇扯脖子带耳根的通红，跑的去看了。

看看天色将晚，狄婆子说：“你在那里住？”姑子说：“我住的不远，就在这后宰门上娘娘庙里歇脚。”狄婆子道：“既在城里不远，你再会说会子话去。”问说：“做了中饭没？做中了拿来吃。”狄周媳妇拿了四碟小菜、一碗腊肉、一碗煎鱼子捍的油饼、白大米连汤饭，两双乌木箸，摆在桌上。狄婆子说：“你叫我合谁吃？”狄周媳妇说：“合陈哥吃罢。这位师傅合这位大姐一堆儿吃罢。”狄婆子说：“你是有菜么？爽快再添两碗来，再添两双箸来，一处吃罢。”狄周媳妇又忙添了两双箸、两碗饭、一碟子饼，安下坐儿。

狄希陈站在门边，什么是肯动。狄周媳妇说：“等着你吃饭哩，去吃罢！”他把那脚在地上跺两跺又不动；又催了他声，他方咽喉着说道：“我不合那姑子一桌子上吃。”狄周媳妇笑着合狄婆子插插了声。狄婆子说道：“把这饭分开，另添菜，拿到里间里叫他两个吃

去，我合师傅在这里吃。”孙兰姬也巴不得这声，往屋里去了，把个指头放到牙上咬着，摇了摇头，说道：“唬杀我了！这吃了饭不关城 门了，怎么出城哩？”

吃过饭天就着实的黑了。狄婆子道：“师傅，你庙里没有事，在 这里睡罢。脱不了我也是才来。”又向孙兰姬说道：“脱不了这师傅 说你两个只有二日的缘法了，你爽利完成了这缘法罢，省得转辈子 又要找零。两个还往里间里睡去，俺三个在这外间里睡。”狄周媳 妇说道：“东房里极干净，糊得雪洞似的，见成的床，见成的炕，十个 也睡开了。”狄婆子说：“这就极好，我只道没有房了。那屋里点灯， 咱收拾睡觉。”

孙兰姬也跟往那屋里去了，在狄婆子旁里站着，见狄婆子脱衣 裳，流水就接，合狄周媳妇就替狄婆子收拾铺。奶奶长，奶奶短，倒 象是整日守着的也没有这样熟滑^①，就是自己的儿媳妇也没有这样 亲热。狄希陈也到屋里，突突摸摸^②的在他娘跟前转转。狄希陈看 着孙兰姬，那眼睛也不转，拨不出来的一般。姑子说道：“这个缘法 好容易！你要是投不着，说那夫妻生气；若是有那应该的缘法，凭 你隔着多远，绳子扯的一般，你待挣的开哩！”

狄婆子问孙兰姬道：“你两个起为头是怎么就认的了？”孙兰姬说：“俺在跑突泉西那花园子里住着，那园子倒了围墙，我正在那亭 子上栏杆里头。他没看见我，扯下裤子望着我就溺尿。叫我说：‘娘，你看不知谁家的个学生望着我溺尿！’俺娘从里头出来说：‘好 读书的小相公！人家放着这们大的闺女，照着他扯出賸子来溺 尿！’他那尿也也没溺了，夹着半泡，提裤子就跑。俺那里正说着，

① 熟滑：熟悉。亦作“熟化、熟话”。

② 突突摸摸：磨蹭，亦作“突突抹抹”。

他一伙子带他四个学生都来到俺那门上，又不敢进去，你推我、我推你，只是巴着头往里瞧。叫俺娘说：‘照着闺女溺尿罢了，还敢 又来看俺闺女哩！’叫我走到门前把他一把扯着，说：‘你照着我溺尿，我没赶着你，你又来看我。’叫我往里拉，他往外挣，唬的那一位小相公怪吆喝的，叫那管家们上前来夺。管家说：‘他合狄大哥顽哩，进去歇歇凉走。’俺顿的茶，切的瓜，这三位大相公认生不吃，那一位光头小相公老辣，吃了两块。”

狄婆子说：“那小相公就是他的妹夫，那两个大的，一个是他小舅子，一个是他姑表兄弟。一定那三个起身，他就住下了。”孙兰姬说：“这遭他倒没住下哩。他过了两日，不知怎么，一日大清早，我正勒着带子梳头，叫丫头子出去买菜，回来说：那日溺尿的那位相公在咱门间，过去过来的只管走。叫我挽着头发出去，可不是他？我叫过他来，我说：‘看着你这腔儿疼不杀人么！’叫我扯着往家来了，从就这一日走开，除的家白日里去顽会子就来了，那里黑夜住下来？有数的只这才住了够六七夜。”狄婆子说：“天够老咎晚①的了，睡去罢！我也待睡哩。”

狄婆子在上面床上，姑子合狄周媳妇在窗下炕上，收拾着待睡。狄婆子说：“可也怪不的这种子，这们个美女似的，连我见了也爱。我当是个有年纪的老婆来，也是一般大的孩子。我路上算计，进的门，先把这种子打给一顿，再把老婆也打顿给他。见了，他，不知那生的气都往那里去了！”姑子说：“这不是缘法么？若是你老人家生了气，一顿打骂起来，这两日的缘法不又断了？合该有这两日的缘法，神差鬼使的叫你老人家不生气哩。”

①老咎晚：很晚。亦作“那咎晚”。

狄婆子问：“你才说他媳妇不大调贴^①，是怎么？”姑子说：“这机也别要泄他，到其间就罢了。他前辈子已是吃了他的亏来，今辈子又来寻着了。”狄婆子说：“这亲也还退的么？”姑子说：“好女菩萨，说是甚么话？这是劫数造就的，阎王差遣了来脱生的，怎么躲的过？”狄婆子道：“害不了他的命，只是怕他罢了？”姑子说：“命是不伤，只是叫怕的利害些。”狄婆子说：“既不害命，凭他罢。好便好，不么，叫他另娶个妾过日子。”姑子说：“他也有妾，妾也生了，远着哩。这妾也就合他这娘子差不多是一对，够他招架的哩。”狄婆子说：“这可怎么受哩？”姑子说：“这妾的气，女菩萨你受不着他的，受大媳妇几年气罢了。”

狄婆子又问说：“你刚才合媳妇子插插甚么？叫他扯脖子带脸的通红。”姑子道：“我没说他甚么。只合他顽了顽。”待了一会，狄周媳妇出去小解。姑子悄悄的对狄婆子道：“这位嫂子是个羊脱生的，腱尾巴骨梢上还有一根羊尾巴哩。他敢是背人，不叫人知的。”

狄婆子问说：“我那辈子是怎么死来？”姑子说：“是折坠的，小产了死的。”狄婆子道：“你说我今年多大年纪？我的生日是几时？”姑子说：“你今年五十七岁。小员外二岁哩。四月二十辰时是你生日。”狄婆子说：“可不是怎么！你怎么就都晓得？”

又问他来了几时。他说：“不时常来，这一番来够一月了。因后石坞娘娘圣像原是泥胎，今要布施银钱，叫人往杭州府请白檀像，得三百多金，如今也差不多了。如多化的出来，连两位站的女官都请成一样；如化不出来，且只请娘娘圣像。”狄婆子说：“我没拿甚么银子来，你到我家去走走，住会子去，我叫人拿头口来接你。”

^①调贴：温顺、服贴。亦作“条贴”。

姑子说：“若来接我，爽利到十月罢。杨奶奶到那咎许着给我布施，替我做冬衣哩。”狄婆子问那杨奶奶，姑子说：“咱明水街上杨尚书府里。”狄婆子说：“这就越发便了。你看我空合你说了这半宿话，也没问声你姓什么。”姑子说：“我姓李，名字是白云。”

狄婆子道：“咱睡罢，明日早起来吃了饭，李师傅跟着我上庙去。”姑子说：“上那个庙？”狄婆子说：“咱先上北极庙，回来上岳庙。”姑子说：“咱赶早骑着头口上了岳庙回来，咱可到学道门口上了船，坐到北极庙上，再到水面亭上看看湖里，游遭子可回来。”狄婆子说：“这也好，就是这们样。”

各人睡了一宿，清晨起来，孙兰姬要辞了家去。狄婆子说：“你头信再住一日，等我明日起身送你家去罢。”狄希陈听见这话，就是起先报他进学也没这样欢喜。狄婆子叫李九强备三个头口，要往岳庙去。狄希陈主意待叫他娘：“今日先到北极庙上，明日再到岳庙山下院，上千佛山，再到大佛头看看，后日咱可起身。”狄婆子说：“我来时合你爹约下明日赶后晌押解着你到家。明日不到，你爹不放心，只说我这里把你打不中了①。”姑子说：“小相公说的也是。既来到府里，这千佛山大佛头也是个胜景，看看也好。”狄婆子叫狄周：“你就找个便人捎个信回去，省得家里记挂；没有便人，你就只得自己跑一遭，再捎二两银子我使。”狄周备了个走骡，骑得去了。恰好到了东关撞见往家去的人，捎了信回家，狄周依旧回来了。

狄希陈待要合孙兰姬也跟往北极庙去。狄婆子说：“你两个在下处看家罢。我合李师傅、狄周媳妇俺三个去。叫李九强岸上看头口，狄周跟在船上。”狄希陈不依，缠着待去，狄周媳妇又撺掇，狄

①打不中了：打得不行了。

第四十回

婆子说：“您都混帐！叫人看看敢说这是谁家没家教的种子，带着姐儿游船罢了，连老鸨子合烧火的丫头都带出来了！叫他两个看家，苦着他甚来？”没听他往北极庙去。狄婆子在船上说：“这们没主意就听他！他是待教我还住一日，他好合孙兰姬再多混遭子。”姑子说：“只好今日一日的缘法了。你看明日成的成不的就是了！”众人也还不信他的话。晌午以后，上了北极庙回来，留下李姑子又过了一宿。

次日，吃了早饭，正待收拾上岳庙到山上去，却好孙兰姬的母亲寻到下处，知道是狄老婆子，跪下磕了两个头。狄婆子说：“我是来找儿，你来找闺女哩。这两个孩子，不知好歹哩。”鸨子说：“当铺里今日有酒席，定下这几日了，叫他去陪陪，赶后晌用他，再叫他来不迟。”催着孙兰姬收拾去了。

狄婆子上山回来，看着狄希陈没投仰仗的，说：“这可不干我事，我可没撵他呀！”封了三两银子、一匹绵绸，叫狄周送到他家，说：“要后晌回来，头信叫他来再过这一宿也罢。”姑子没做声，掐指寻文的算了一会，点了点头。

谁知那当铺里出了一百两银子，取他做两头大^①，连鸨子也收在家中养活。狄周送银去的时候，孙兰姬正换了红衫上轿，门口鼓乐齐鸣，看见狄周走到，眼里吊下泪来，从头上拔下一枝金耳挖来，叫捎与狄希陈，说：“合前日那枝原是一对，不要撩了，留为思念。”

狄周回去说了。大家敬那姑子就是活佛一般。公道说来，这时节的光景叫狄希陈也实是难过。他还有些不信，自己走到他家，方知是实。过了一晚，跟了母亲回去。姑子也暂且回家，约在十月

^①两头大：指妻、妾不分高低，同样对待。

初四日差人来接他。这真真的是：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校记】

（1）不是三生石上：B本“是三”二字不清，诸印本皆臆测为“不信”。

（2）弄玉：B、C本不清，诸印本皆臆测为“美玉”。

第四十一回

陈哥思妓哭亡师魏氏出丧做新妇(1)

叫皇天，怨皇天。已知不是好姻缘，今方罢却缠。

脱花钿，戴花钿。活人那得伴长眠，琵琶过别船。

----- 右调《长相思》

狄婆子带着狄希陈一行人众从济南府鹊华桥下处起身，路上闲话。狄周说起孙兰姬，道：“昨日我若去得再迟一步，已就不看见他了。他已是穿了衣裳，正待出来上轿哩。我迎到他亭子根前，他见我去就站住了，眼里吊泪，头上拔下这枝金簪子递给我，叫我与陈哥好生收着做思念，说合前日那一枝是一对儿。”

狄婆子说狄希陈道：“你这个扯谎的小厮！前日那枝金耳挖子，我问你，你对我说是二两银子换的，这今日不对出谎来了？”狄希陈说：“谁扯谎来呀？我给了他二两银子，他给了我一枝耳挖，不是二两银子换的可是甚么？”狄婆子说：“你别调嘴①！这府里可也没你那前世的娘子(2)，我可也再不叫你往府里来了！我这一到家，我就叫人爇果子给你下礼，替你娶了媳妇子。你这杭杭子要不

①调嘴：强辩。

陈哥思妓哭亡师魏氏出丧做新妇

着个老婆管着，你就上天！”

狄周媳妇说：“这陈哥，怕不的大嫂也管不下他来哩。这得一位利害嫂子，象娘管爹似的，才管出个好人来哩。”狄希陈说：“他管不下我来，你

替他管我罢么？”狄婆子说：“我管你爹甚么来，好叫你做证见？”狄周媳妇说：“怎么没管？只是娘管的有正经。夜来 北极庙上那个穿茄花色的婆娘，情管也是个会管教汉子的魔王。”狄婆子问：“你怎么知道？”

狄周媳妇说：“娘就没看见么？他在僵礫①子上朝东站着，那 下边请纸马的情管是他汉子，穿着镶青布衫，罗帽子，草镶鞋。那 卖纸马的只顾挑钱。那老婆没吆喝道：‘你换几个好的给他罢。你 看不见我这晒着哩么？’他流水给了那卖纸马的好钱，滴溜着纸马 往这里飞跑。着了忙的人，没看见脚底下一块石头，绊了个翻张跟 斗，把只草镶鞋摔在阳沟里。那老婆瞪着眼，骂说：‘你没带着眼 么？不看着走！这鞋可怎么穿哩？恨杀我！恨杀我！这在家里 可？’这们一个大身量的汉子，叫他唬的只筛糠抖战。”

狄婆子说：“我见来。那汉子情管是他儿。”狄周媳妇说：“这娘 就没看真。那婆娘有二十二三罢了，那汉子浑身也有二十七八。要不就是后娘；要是亲娘，可也舍不的这们降发②那儿，那儿可也不 依那亲娘这们降发。就是前窝里③这们大儿也不依那后娘这们降 发。情管只是汉子！”狄婆子说：“那汉子我没看真，情管是个脓包！ 好汉子也依老婆降发么？”狄周媳妇说：“倒不脓包哩。迭暴着两个

① 磳礫子：房屋或门楼前所筑台阶，其两侧多用条石加砌成斜坡，称之 为磳礫；后来台阶也可泛称为礫礫。亦作“姜礫”。

② 降发：训斥。亦作“降罚”。

③ 前窝里：前妻生的。

眼，黑杀神似的，好不凶恶哩！正那里使低钱，惴那卖纸马的为着人⁽³⁾，听见了媳妇子吆喝了两声，通象老鼠见了猫的一般，不由的就滩化成一堆了。”

原来这走路的道理，若是自己一两个人，心里有不如意的事，家里有放不下的人，口里没有说的话，路费带的短少，天又待中^①下雨，这本等是十里地，就顶二十里走。要是同走着好几个人，心里没事，家里妥贴，路费宽快，口里说着话，眼里看着景致，再走着那铺路，本等是十里，只当得五里地走。到龙山吃了饭，撒喂了头口，不到日落时分，到了明水。

狄员外家里叫人做了饭预备着，从那日西时便就在大门上走进走出，又叫两个觅汉迎将上去等。见婆子领了狄希陈来到门上，看见婆子没甚怒意，见儿子无甚愁容，方才放下了这条肚肠。

狄婆子洗了脸，换了衣裳，正待吃饭，只见薛教授婆子因亲家婆自己去寻女婿，家中也不放心，打听亲家母寻了女婿回来，自己特来看望。留住小坐，把那溺尿相遇，那李姑子说的事情，并孙兰姬叫去嫁与当铺的前后，对着薛亲家婆告诉了一遍，大家又笑又喜。又说姑子有这等的先知。坐到掌灯以后，方送薛亲家母回家。

狄员外催着狄希陈出去见他丈母，那里催得他动，只得叫人合他娘说，叫来唤他出去。娘说：“你也叫他有脸来见丈母！委实的我也替他害羞！”他丈母流水说道：“罢，罢，休要催他。我也改日见姐夫罢。”送得他丈母去了，方才又从新大家吃了晚饭。

再说汪为露自从那日死后，各处去找寻小献宝，再没踪影。还

^①待中：差不多就。

了魏氏的父亲魏才，除了两匹白布与他做了衣裳，又讲就了二两八钱银子，除了一付枣木材板，就唤了三四个木匠合了材，单等小献宝回家入殓。直至次日晚上，他方才从城里赌输了回来。还有两个人押来取稍^①，知他老子死了，方才暂去。

小献宝有叫无泪的假哭了两声，嗔说不买杉木合材，又嗔衣服妆裹得不好，又嗔不着人去寻他回家，一片声发作，只问说是谁的主意，口里胡言乱语的卷骂。唬得魏氏再也不敢出声，只在旁里啼哭。

恰好魏才来到，听见他里边嚷骂，站住了脚，句句闻在耳内，一脚跨进门来，说道：“我把这个忤逆禽兽！你老子病了这两三个月，你是通不到跟前问他一声。病重了，给了你二三十两银子叫你买布妆裹，买板预备，你布也不买，板也不买，连人也不见，弄得你老子死了，连件衣裳也没得穿在身上！偏偏的这两日又热，我与你除了这付板来，寻的匠人做了，这那见得我与你主坏了事？你在背地里骂我，降的娘母子怪哭！如今又不曾妆在里面，你嫌不好，几百几千，你另买好板就是！把这枣木材，我与他银子，留着我用！”叫人要抬到他自己家去。

这小献宝甚么是肯服善，一句句顶撞。那个魏才因彼此嚷闹，魏才又不与他这枣木材使，这晚竟又不曾入殓，胀得那死尸肚子就如个死牛一般。霜降已过了十数多日，将近要立冬的时节，忽然狂风暴雨，大雷霹雳，把个汪为露的尸骸震得烂泥一样。

次日清早，魏才领了四五个人要抬那棺材去庙里寄放，亏不尽徒弟金亮公来奔丧，知道小献宝昨晚方回，汪为露的尸首半夜里被雷震碎，合成的棺材，魏才又要抬去。魏才又告诉这些嚷骂的话

^①稍：赌资。这儿指欠的赌债。

第四十一回

说。金亮公把小献宝着实数落了一顿，又再三向魏才面前委曲解劝，留下这口材，雇了几个土工，把那震烂的尸首收拾在那材里，看了他钉括灰布停当，做了顶三幅布的孝帐挂的材头。依了金亮公主意，教他趁热赶一七出了丧，他又再三不肯，举了五日的幡。倒也还亏魏才家四五个亲戚与几个不记仇恨只为体面的学生，还来吊孝点缀，闭了丧，要收完了秋田出殡。

这小献宝从闭丧以后日夜出去赌钱，输了就来拷逼这个后母。魏氏听了魏才教道，一分也不肯拿出与他，只说：“我与他夫妻不久，他把我事事看做外人，银钱分文也不肯托付。单单的只交付了前日的那封银子，我看不敢看他一眼，原封取与你了，以外还那里再有银子！”小献宝说：“这几年，学生送的束修，进了学送的谢礼，与人扛帮作证、受贿讲和、搀夺经纪、诈骗拿讹，匀扯来，那一日没有两数银子进门？这都不论。只是写了宗昭的假书，得过那总数的银子，难道没有五六百金？一月前那李指挥还的本利七十两、孟长子还的那五十五两、褚南峰还的那四十两，这三宗银子都是经我眼的，这都那里去了？”

魏氏道：“这三宗银子却是都经过你的眼，却是我的耳朵也不曾经过。他断气的时候，谁教你不在跟前？想是他把这银子不知寄在那里，望你不见，极得那眼象牛眼一般，只骂你杂种羔子没有造化，可惜把这银子不知迷失那里去了！你怨的我中甚么用？我如今同了你到我房中，我把随身的衣服与鞋鞋脚脚的收拾出来，另在一间房子住着，你把这原旧的卧房封锁住了。咱此时就把这件事来做完。”

小献宝说：“你不知从几时就估倒干净，交给我这空房做甚么？”魏氏说：“我没了耳报，是你肚子的蛔虫，就知道你要来逼拷 530

的银子？我就预先估倒了不成！我使的是我陪嫁的两个柜，你娘的两个柜，我连看也没看，连钥匙我还没见哩！倒是咱如今同着你进去看看极好。”

小献宝依允，就待进去。魏氏说：“这不好，你去请了金亮公来，咱屋里查点，叫他外头上单子，也是个明府^①。”小献宝果就去请了金亮公来，合他说了所以，窗外与他设了一张桌、一把椅、笔砚纸张。魏氏同小献宝进到房里，将汪为露的衣服，并那两个锁着的柜，都把锁来拧了，脱不了他娘的些簪棒衣裳，里边也还有两三吊钱；并房里的灯台锡盆之类，都一一叫金亮公登在单上。魏氏方把自己的衣裳首饰鞋脚之物另搬到小东屋里居住，汪家的东西尽情交付与小献宝，叫他锁了门，贴了封皮。

小献宝心里，起初也还指望要寻出些银子来，谁知一分银子也不曾寻的出来。刚刚他娘的柜里有三千多钱，小献宝要拿了去做赌博的本钱，魏氏又要留着与汪为露出殡。小献宝说：“就是出殡，没的这两三千钱就够了么？头信我使了，我再另去刷刮。”魏氏说：“要靠着你去刷刮，这殡就出不了！且留这钱，不够，可把我几件首饰添上；再要不够，我问徒弟们家告助，高低赶五七出了这殡，看耽误下了。这钱我也不收，央金大哥收着。”

金亮公：“师娘这主的是，该把先生这殡出了。天下的事定的就么？昨日要入了殓，怎么被雷把先生震的稀烂？师娘也且休要折损首饰，待我合同窗们说去，要敛不上来，师娘再花首饰不迟。听说宗光伯也只这几日回来呀，得他来更好。”魏氏家里料理，金亮公外边传帖，小献宝依旧赌钱。

^① 明府：见证人。亦作“明甫”。

过几日，宗举人从河南回到家来，听知汪为露已死，次日变了服，拿了纸锞，来到灵前吊孝，痛哭了一大场。请见了魏氏，叙说了些正经话。魏氏说：“要赶五七出殡，止有三吊多钱做主，别的要仗赖徒弟们助济。”宗举人说：“这也易处。粮食是家里有的，师娘且把三吊多钱拣要紧的置办，别的到临期待俺们处。开坟也用不多钱，脱不了有前边师娘的见成洞子。可只是先生手里有钱，可往那里去了？只在我手里刷刮了就够三四百两。”

魏氏说：“他怎么没有钱？他也为我才来，又为我年小，凡是银钱出入，拿着我当贼似的防备。瞒着我，爷儿两个估倒。昨日病重了，不知谁家，给了一封银子，从前以往就只递了这封银子到我手里。我见他着实病重了，遥地里寻了他儿来，叫他买几匹布买付板预备他。他儿还说我见神见鬼的，谁家没个病？没的病病就死么？后来不知怎么又转了念头，说我说的。我还待把这封银子，问他声给他，他儿说：‘人已病的这们样了，还问他做甚么？’我原封没动，拿出来给了他，同着拆开秤了，二十二两。他拿了这银子一溜烟去了，布也没买，板也没买，又没处寻他。只得俺爹遥地里赊了两匹布，替他做了两件衣裳，做了这点帐子，赊了这个枣木材。那几日天又倒过来热，等不见他来，又不敢入了殓，发变的满街满巷的气息。等到第二日掌上灯，从那里来了，叫唤了两声，一片声的说不去寻他，做的衣裳又不齐整，买的板又不好，只是问谁主的事。可的俺爹来到，听见了，说了他几句，说：‘嫌材不好，脱不了还没入殓，你另买好材，把这材抬了去，留着我用！’又没入成殓。到了半夜里，促风暴雨，那雷只做了一声的响，把那尸震的稀烂。亏了清早他金大哥来，员成着入了殓。一个老子病的这们样着，你可也守他守，他可也有句话嘱咐你，跑的山南海北的没影子。临那断

等不将他来，只见他极的眼象牛一般，情管待合他说甚么，如今 有点子东西，不知汝唆①在那里迷糊门了。”

宗举人辞了魏氏回家，金亮公拜他，商议问同窗告助的事。宗 光伯说：“这先生待徒弟，也感不出叫人助来。只是当咱两个敛他 们罢了。师娘一个年小的女人，小献宝又当不的人数，咱两个就替 他主丧，把先生这殡出了也好。要蹉跎下了，那小献宝是倚不就 的；看师娘这光景也是不肯守的——其实这们一个小献宝，可也守 不的。把同窗都并出名来，厚薄在人，别要拘住了数。只是举丧的 那日都要齐到，上公祭，送私礼。”算计停妥，也传知了狄宾梁。那 狄宾梁把那送礼被骂、学道递呈的事，对着宗光伯告诉了一遍。宗 光伯说：“昨日会着金亮公，他也说来。先生已是死了，合他计较甚 么？只是存厚道①罢了。”相别回家。

算计到了举丧的那日，宗光伯、金亮公两个学长且先自己代出 银子来办了公祭，写了祭轴，只是空了名字，随到随填。这些徒弟 们虽然名是师徒，生前那一个不受过他的毒害？比束修、比谢礼，狼似学官一般，谁是喜欢他的？只因宗昭是个举人，金亮公平日是 个好人，所以一呼翕应，传帖上面都打了 “知” 字，只等至期举行。

再说魏才自从那日与小献宝嚷闹以后，便再也不来上门，只有 魏氏的弟魏运与魏氏的母亲戴氏时常往来。魏氏手里的东西，其 那细软的物件，都陆续与那戴氏带了回家，其那食康的物件日逐都 与魏运运了家去，有的不过是两件随身衣服留在跟前。

原来那个侯小槐，因向年与汪为露争墙脚结了仇怨，怎还敢与 这个老虎做得紧邻？只得把这住了三世的祖房贱价典了与人，自

①汝唆：塞，藏。汝：“擒”的借字。

已远远的另买了一所房子居住，避了这个恶人开去。后来也还指了清阳沟，讲水流上他门去^①，作贱了几番。一来也亏侯小槐会让得紧，二来也亏了他渐渐的病得恶不将来。这侯小槐可的断了弦，正要续亲。这魏才夫妇背后与女儿商议停妥，出了丧就要嫁人。媒婆来往提说，这魏才因侯小槐为人资本^①，家事也好，主意定了许他。只是侯小槐被汪为露降怕了的，虽是做了鬼，也还怕他活将转来被他打脖，不敢应允。无奈被那媒婆撺掇，说得乱坠天花，便就慨然允诺了，择了个吉日，悄悄的下了些聘礼。原说算计等魏氏出过丧回到娘家，择期嫁娶。谁知这魏家机事不密，传到了小献宝的耳朵。小献宝说道：“继母待嫁，这也是留他不得，但一丝寸缕不许带去。”要收财礼银二十两，又要在汪为露坟上使猪羊大祭，方许他嫁人。谁知这些说话又有人传与魏家，未免就“八仙过海，各使神通。”

看定十二月二十五日是汪为露五七的日子，那一日出殡。十九日开丧受吊，宗光伯、金亮公二人绝早的穿了孝衣，先到汪为露家奔丧，料理丧事。果然预备了一付三牲，齐整祭品，祭轴上写了祭文，空了名字。早饭以后，这些传帖上画了“知”字的门人都也换了素服，除了各自助丧的银子，五钱一两，也还有二两三两的好几人。狄希陈他父亲与他封了八两银子，分外又同众人各出祭资一星^②。宗昭助银六两，金亮公四两。总算不料有五十两出头的银子。宗光伯两人甚是欢喜，将祭摆在灵前。徒弟们序齿排成了班次，学长上了香，献了酒，行了五拜礼，举哀而哭。

哀止起来，看那别人眼内都干号，独宗光伯、狄希陈两个哭得悲

① 资本：本份，老实。亦作“仔本”。

② 星：本指称上标记斤、两、钱的小点，这儿指一钱。

陈哥思妓哭亡师魏氏出丧做新妇 痛，

涕泪滂沱，起来还哭得不止。小献宝出来谢了众人，魏氏又出来 独谢宗、金二人，让众人前边待茶。把众人送的助丧银子，二人照帖 点收，不肯交与小献宝去，恐他又拿去赌博，仍自不成了丧仪。众人 说道：“宗兄哭得这等悲痛，或者为先生成就了他的功名，想起先生 有甚好处，所以悲伤；这狄贤弟辞先生的时节也还甚小，却为何也这 等痛哭？我们非不欲也真哭一场，只因没这副急泪。”

宗举人道：“我忽然想起那一年微幸的时节，蒙宗师作兴了一个秀才。先生替我私自揽了一个人，收了一百二十两银子。我又 不知，又收了人的钱，又使了他一半，先生才说。我单指这银子做 会试的路费，先生给了我个绝命丹。我再三央恳先生，只当借一半 给我，凑着退银子还人，先生一毛不拔。我说：‘玉成学生上京，万 一再有寸进，孝敬先生日子正长。’越发惹出先生不中听的话来，说：‘知道后日事体怎么？知道有你有我？我且挽到篮里是菜。’又 说要合我到礼部门前棋盘街上，拿老秀才搏对我这小举人。人家 嗔怒没给他说成秀才，催还银子如火似的。几亩地又卖不出去，极 的只待上吊，只恨多中了一个举。后来为那写书说分上的事，按院 火绷绷的待要拿问，家父又正害身上不好，顾不的，只得舍了家父 往河南逃避。回想’能几何时，而先生安在哉？’思及于此，不由人 不伤感。”众人说：“宗兄原来为想这个痛哭，这也痛哭的过。”

内中有一个姓纪，名时中，极是个顽皮，说道：“宗兄的哭是感 激先生有这些好处。他见鞍思马、睹物伤人，这哭的有理。这狄贤 弟的哭师也更痛，小子之感也滋甚，请无问其详，愿闻其略。”狄希 陈说：“一个师死了，怎么不哭？甚么详不详、略不略的！”纪时中又 戏道：“先生之死也，冠者童子之门人未有出涕者，而子独为哭失 声，斯子也，必多旷于礼矣夫！”

众人笑向狄希陈道：“他说你合先生 535

第四十一回

有别的勾当，你才是这等痛哭哩。”狄希陈红了脸道：“我辞下去的 时节，

年纪方得十二岁，我就合先生有勾当来？我那一日早到，你在先生里间内计了裤子出来，是做甚么？”纪时中道：“这也不通。我是几时冠巾？难道这么个大汉还有别的勾当么？”狄希陈说：“难道冠了巾就做不得勾当？我见人家女人因做勾当才戴髻髻哩。曾点①还说冠者得五六人才好。”

纪时中拍掌笑道：“这是他自己供的，可见是童子六七人，这十二岁辞去的话说不过了！”众人说：“狄贤弟，你倒把那痛哭的心肠似宗兄一般实落说了，解了众人的疑心便罢。你不肯实说，岂但纪兄，连众人也都要疑的。”狄希陈说：“我哭也有所为。”众人齐道：“这不必说了。你却为何？”狄希陈道：“我因如今程先生恁般琐碎，想起从了汪先生五年不曾叫我背一句书、认一个字、打我一板，神仙一般散诞，因此感激先生，已是要哭了；又想起昨在府城与孙兰姬正顽得热闹，被家母自己赶到城中，把我押将回来，孙兰姬被当铺里蛮子娶了家去，只待要痛哭一场，方才出气。先在府城，后来在路上，守了家母，怎么敢哭？到家一发不敢哭了。不指了哭先生，还待那里哭去？”众人也不管甚么先生灵前，拍手大笑，说完走散。

凡这七日之内，建醮行香、出丧担祭，有了这宗光伯、金亮公两个倡议，这些人也所以都来尽礼。到了(6)二十五日，宗、金两个自己原有体面，又有这五拾两银子，于是凡百都尽象一个丧仪，不必烦说。街坊上人多有看宗、金两人分上，没奈何也有许多人与他送殡的。狄员外也还要来送葬，狄婆子说：“被他村光棍奴才骂不够么？还有嘴脸去与他送殡！不是我看理的分上，连陈儿也不许去

①曾点：春秋时鲁国人，孔子弟子。曾点说过：“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的话，见《论语·先进》。

哩！”狄员外道：“这也说得有理。”送葬的人有送出村去的，有送两步摸回家去的，只有这些徒弟、魏才、魏运、魏氏的母亲戴氏、妯母扶氏，同到坟头。众人只见坟上有一顶四人青轿，又有两个女人，又见有几桌祭品，

又见侯小槐也穿了素衣在那坟上。宗举人对金亮公道：“这是侯小槐，因是处过紧邻，所以还来坟上致祭，这不显得先生越发是个小人了！”一边忙忙的收拾。下完了葬，侯小槐叫人抬过祭(7)去，行了礼，奠过了酒。小献宝谢了他。侯小槐脱了上面素服，两个妇人掇过毡包盒子，取出红衣簪饰，戴氏、扶氏叫魏氏在汪为露坟上哭了一场，拜了四拜，与他换了吉服，叫他将编素衣裳都脱了放在坟上。

小献宝看了，呆呆的站着，一声也做不出来。那些徒弟们从葬毕，辞过了坟，各已走散。止剩得小献宝一人，待了半晌，方问道：“你是嫁与何人，也该先说与我知道，难道一毛不拔就干干的去了不成？在这坟上嫁了人去，连灵也不回，是何道理？”魏才说道：“我女儿年纪太小，在你家里，你又没个媳妇，虽是母子，体面不好看相；我家又难养活，只得嫁与侯小槐了。本该与你先说，因你要留他寸丝不许带去，所以不与你知。你说要财礼二十两，也莫说我当初原不曾收你家的财礼；就原有财礼，你儿子卖不得母亲；况我与你的布共银八钱四分，材板二两八钱，我都与你还了银子，这也只当是你得过财礼了。”

魏才这里与小献宝说话，戴氏们撮拥着魏氏上了轿，轿上结了彩，远处来了八个鼓手，侯小槐一干男妇跟随了家去。魏才然后也自行了。那小献宝垂头搭脑蹭到家中，却好宗金二人先在他家等候，交那同窗们助丧使剩的银子，还有十四两七钱，与了小献宝去。小献宝说他继母坟上就嫁了侯小槐去了，嗔宗金二人来得早了，没

了帮手，只得听他去了。宗金二人方晓得侯小槐坟上设祭原是为 此，说道：“便是我们在那里，师母自己情愿嫁人，我们也不好上前 留得他。前日已自把家资交付与你，还有甚说？只得忍气罢了。 只是先生在日，凡百不留畦步地，尽教没趣在儿孙。只此送师泉下 去，便是吾侪已报恩。”

【校记】

- (1) 做新妇：刻本“回目”皆作“作新妇”。
- (2) 前世的娘子：A 本作“前世的娘了”。
- (3) 为着人：B 本作“为看人”。
- (4) 存厚道：B、C 本作“有厚道”。
- (5) 讲水流上他门去：B、C 本作“沟水流上他门去”。
- (6) 到了：刻本皆误为“到于”。
- (7) 祭：刻本皆误为“发”。

第四十二回

妖狐假恶鬼行凶乡约报村农援例

人死已灯销，无复提傀儡。多少强梁死即休，何得仍有鬼？据屋
搂人妻，疑心怀愧悔。惹得妖精报不平，累着汪生腿①。

——右调《卜算子》

汪为露出殡，狄宾梁叫儿子送了八两银助丧，没有一人不在背后议论狄宾梁用财太多，都说：“汪为露若是生前相处得好，果然教得实有进益^①，这厚赠何妨？读了五六年书，一个瞎字也不曾教会，这功劳是没有的了。起先打程乐字，叫他辱骂得不够，还在学道递呈，这等相处，还合他有甚情分？为宗光伯、金亮公两个的体面不好空了，一两银便是极厚的了。这银子是甚么东西，可轻易八两家与人！且宗光伯一个举人止得六两，金亮公这等世家止于四两。”狄宾梁说：“我果了十二石粮食，方才凑足了这八两银子，岂是容易？但前日儿子进学，送他的那谢礼，原不应与他那许多，我一为实是怕他无赖，二为敬奉先生不嫌过厚，不料被他大骂一顿，将帖擦出门来。我既以礼

①累着……腿：不关某人的事。

待他，他这等非礼加我，我的理直，他的理屈，我所以把原礼收回。后来他使了人三番两次来说，还要那原礼回去，我只不理他。他如今既然死了，我所以借助丧的名色，还是与他那前日的谢礼。为他死了，倒不与他一般见识的，合那死人较量。”于是乡里中有那见识的人都 说狄宾梁不象个村老，行事合于古人。

却说那侯小槐明明白白的墙基被他赖了去，经官断回。我如此有理的事，怕他则甚？返又怕他起来，那墙基毕竟不敢认回。直待了一年后，打了程乐字，去呈告到官，县官想起这事，叫了侯小槐去，问知界墙不曾退还，差人押了立刻拆去厦屋，方才结了前件。这是经官断过的事，又怕他做甚？虽是合他紧邻，我“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他便敢奈得我何？这侯小槐却又没有这一般胆量，急急的把自家祖屋减了贱价出典与人，典的时节还受了他许多勒措。那典屋的人贪价贱便宜，不肯豁脱^①，送了他一分厚礼，他方才不出来作业，许人典了这房。

侯小槐得了典价，另往别处买了一处小房居住。后来汪为露死了，却倒将转来，逢人说起汪为露的名字来，开口就骂。媒婆说起汪为露的老婆嫁人，起初还有良心发见，惟恐汪为露的强魂还会作业，不敢应承。后来媒婆撺掇，魏才慨许，又自己转念说：“汪为露在日，恃了凶暴，又恃了徒弟人多，白白的赖我界墙，经官断了出来，还把我再三打骂；那里晓得自家的个老婆不能自保，就要嫁人！我娶了他老婆来家，足可以泄恨！”[这等发心已是不善。即使] (2) 你就要娶他，必竟也还要叫他送葬完事，回到家中，另择吉日，使他成了礼数，辞了汪为露的坟莹，脱服从吉，有何不可？偏生要在出

^①豁脱：丢落，脱落，放弃。

那日，坟上当了众人取了他来。就是这魏氏，你虽与他夫妻不久，即是娼妇，子弟暂嫖两夜，往往有那心意相投、死生契结的。也不知那汪为露在魏氏身上果否曾有好处，只为(3)汪为露一个蠢胖夜叉身子，不两三个月弄得他似地狱中饿鬼一般的模样；只为要魏氏爱他少年，把那两边的白鬓，一嘴白须，镶拔得象临死的内官一般；感他这两件好处，你也不该这等恩断义绝。他那强盗般打劫来的银子，岂是当真不知去向？你抵盗了个罄尽，这也还该留点情义，怎么好只听了魏才、戴氏的主谋，扶氏、魏运的帮助，把那麻绳孝衣纸匝白鬓摘脱将下来，丢在坟上，戴了竣黑的金线梁冠，穿了血红的妆花红袄，插了花钿，施了脂粉，走到坟上，号了数号，拜了两拜，临去时秋波也不转一转，洋洋得意，上了轿子，鼓乐喧天的导引而去？只怕心里也有些过意不去。

到了侯家，那侯小槐搂了汪为露的老婆，使了汪为露的银子，口里还一回得意，一回畅快，一回恶骂，尽使出那市嚣恶态，日日如此。这其间也还亏了魏氏，说道：“他已死了，你只管对了我这般罗唆，却是为何？你还要如此，我一索吊死，只图(4)耳内不听得这等厌声！”这侯小槐方才不十分絮叨。

过了几日(5)之后，小献宝赌钱日甚，起先把宗金两人交与他的助丧银子，翻来复去，做了赌本，过了几日，渐渐的卖衣裳、卖家伙，还有几亩地也卖与了别人，止剩了那所房子。因与侯小槐紧邻，叫经纪来尽侯小槐买。原价是四十五两，因与汪为露住了几年，不曾修整，减了八两，做了三十七两。脱不了还是魏氏带来的银子兑出来买成了他的。那屋中已是一无所有，真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侯小槐买了这汪为露的房子，却把那见住的房屋卖出银来赎了他的原屋，与汪为露的房子通成一块，搬回来居住。因汪为露原 541 做卧房的三间是纸糊的墙，砖铺的地，木头做的仰尘，方格子的窗牖，侯小槐随同魏氏仍在里边做房。不多两日，或是灯前，或是月下，或黄昏半夜，或风雨连朝，

第四十二回

不是魏氏，就是侯小槐，影影绰绰，看见汪为露的形影。那明间原是停放汪为露所在，恍惚还见一个棺材停在那里。汪为露的尸首被暴雷震碎，久已没了气息，从新又发起臭来。那当面砖上宛然一个人的形迹，天晴这迹是湿的，天雨这迹是干的。

侯小槐与魏氏害怕，不敢在内居住，仍旧那到自己的原房。把这房子只是顿放粮食，安置家伙，无事也没人过去。若是有人过去，定看见汪为露不在那当面地上躺卧，定是从房里走将出来。小胆的唬得丧胆忘魂的乱跑，倒是那大胆的踏住不动，看他的下落，他又三不知没了踪迹。所以连那粮食家伙也都不敢放在那边，腾空了屋，将那新开便门用土坯垒塞坚固，门上贴了帖子，招人赁住。有人传了开去，说汪为露白日出见，所以没人敢来惹那恶鬼。锁了街门，久已闲空。因久没人过去，不见甚么形迹，只闻的作起声来，或猛然听的汪为露咳嗽，或是椎帛的砧声乱响，或是象几把刀剝的砧板乱鸣。魏氏每到茅厕解手，常见汪为露巴了墙头看他，再看又忽不见。

如此待了好几个月。一日，侯小槐正与魏氏在那里吃饭，只见一个整砖劈面飞来⁽⁶⁾，打在桌上，山崩似的响了一声，幸得不曾中人，连那盛菜饭的碗也不曾打破，唬得侯小槐合魏氏魂飞魄散，从此口鼻里边连汪为露的字脚气也不敢吐的。自此以后，丢砖撩瓦，锯房梁、砍门扇，夜夜替你开了街门，夜壶底都替钻了孔洞，饭里边都撒上粪土。侯小槐不免得讨饶祷告、许愿烧钱，一毫不应。魏氏躲去娘家，也还稍稍安静，只是魏氏脚步刚才进门，不知有甚么耳 542

报，即时就发动起来。

一日，魏氏正收拾待往家去，侯小槐正在那边打发他起身，只见魏氏把脸霎时间变的雪白，自己采打，叙说房帏中许多秽褻之语，学他不出口来。又责备他将银子尽数抵盗家去，一宗宗说的款项分明。说玉帝因他做人端正，封他为“天下游奕大将军”，掌管天下善恶，能知世人的过去未来之事。叫魏氏画他的形像，戴金馒头、红蟒衣、玉带，出队入队的仪从，供养在家。叫魏氏擎了他的精魄做了师婆，出往人家去降神说休咎，方准安静饶免。将

他的原屋做了供养他的佛堂，不然，还要把魏氏拿去做“天下游奕夫人”。侯小槐跪在下面祷告哀求。附了魏氏，责备侯小槐许多可恶。又说：“这明水一镇的只有狄宾梁一个君子，其次金亮公还是个好人，宗光伯凡事倒也亏他，只不该对了众人揭我这些短处。”又说：“我且暂退，限你三日(7)画像擎神，我来到任：如违了我的钦限，决不轻饶！”

魏氏方渐渐醒转，还了人色。问他原故，茫然不觉，只苦通身疼痛。请了魏才、戴氏前来商议。魏才因叫他女儿擎神出马做那师婆勾当，怎肯愿意，只说：“等到三日，再作区处。他若再来，我们大家向他再三哀求，只怕他也饶恕。”坐了一歇，议论不定，戴氏领了魏氏同且回家。侯小槐觉得甚是没趣，门也不出，藏在家中。

到了三日，魏氏在娘家不敢回来，只见侯小槐厨房上面坐时(8)火起，照得满天烟火。魏氏听知，只得叫他娘跟了，跑得回来。因水方便，街坊上救得火灭，却不甚利害，刚得烧了个屋角。谢了众人回去，戴氏也还正在，只见魏氏照依前日发作起来，采鬓插毛，揣腮打脸，骂：“大胆的淫妇！负义的私窠！我到说不与你一般见识，姑准你出马擎神，不惟不叫你死，还照顾你撰钱养后汉子，限你三日。你听你魏才老牛主意(9)，不与我画神，不许你出马，如此大胆！**543**我可也不要你出马，也不用你做夫人，我只拿了你去，贬你到十八层地狱，层层受罪，追还抵盗的银钱！”侯小槐合戴氏跪在下面只是磕头。把魏氏作贱一个不住才罢，许神许愿的方才歇手。

歇不得两三日，又是一场。侯小槐情愿许他画像，叫魏氏擎他出马。拣了吉日，请了时山人来，依他画了戴金樸头、红蟒衣、玉带、皂靴，坐着八人轿，打着黄罗三檐凉伞，前后摆着队伍，择了个进神的吉日，唤了几个师婆跳神喜乐，杀了猪羊祭祀，供养他在原住的明间上面，做了红绢帐子。

这侯小槐原是个清门净户的人家，虽然擎了邪神，谁就好来他家求神问卜？他又附魏氏叫他挂出招牌，要与人家报说休咎，也只得依他。挂出招牌，未免也就有问福祸的人至。这魏氏不曾做惯，也还顾那廉耻，先是没有那副口嘴起发的人，有留几十文香钱的，也不晓得嫌低争少，凭人留下，回答的

第四十二回

那话又甚是艰涩。又嫌魏氏 不善擎神，往往作贱。

大凡事体只怕不做，不怕不会。这魏氏一遭生，两遭熟，三遭 就会，四遭也就成了惯家。人有问甚么的，本等神说一句，他就附 会出再三句来。有来问病的，他就说道：“这病有十分难为，阎王那里已是上过牌了。我与你去再三搭救。搭救得转，这是你的造化；搭救不转这也只得信命罢了。”或是来问走失、问失盗的，他说：“这拐带的人、或是这盗物的人，我都晓得，只我不肯与人为仇。你只急急往东南追寻便得；如东南不着，急往西北追寻，再没有不遇之理。若再追寻不着，不是还藏躲未动，就是逃逸无踪。看他造化””。”若有问那怀孕的是男是女，他就说：“是女胎。你多与我这香钱，我与你到子孙娘娘面前说去，叫他与你转女为男。但不知他依与不依，若他果然依了，后来生了儿子，不惟你要谢那娘娘，还要 544 另来谢我。”

凡来问甚么的，大约都是这等活络说话。有那等愚人信他哨哄，一些听他不出。传扬开去，都说是汪相公还魂显圣，做了“天下游奕大将军”，就是他媳妇魏氏擎着，有问祸福的，其应如响。又因魏氏是个少妇人，又有指了问卜，多往他家来的，一日也就有许多香钱。他额定每日要三十个白煮鸡子、一斤极酸的烧酒供献，转眼都不知何处去了。后来在魏氏跟前常常现形，有时是汪为露的形状，有时或是个幡然的老者，有时又是个嫣然的少年。后来不止于见形，渐且至于奸宿。起先也还许侯小槐走到跟前，后来他倒占住，反不许侯小槐摸一摸。

这边侯小槐发话要到城隍手里告他，又算计要央他那些徒弟们来劝他。他说：“我这‘游奕大将军’的官衔，城隍都是听我提调的，那怕你告！那徒弟们没有个长进的人，我先不怕他德来感动，又不怕他势来相挟，我理他们则甚！你倒夺了我的老婆，反要告我！”呵呵的大笑。他或有时不在，魏氏与侯小槐偷做些勾当，他回来偏生晓得，把魏氏下狠的凌虐，后来连话也不敢与侯小槐私说一声。

金亮公与宗光伯、纪时中这伙门人，听说汪为露这般灵异，约齐了同来

到侯家。他对魏氏说道：“学生们要来见我，你先出去迎接他们。”金亮公等先见了魏氏，说道：“闻得先生显魂说话，特来看看先生。”魏氏引他们到神厨边去，都刚才跪下磕头，只听得神厨内说道：“有劳！有劳！前向若非诸贤弟济助，我的骨殖几乎归不成土。幸得诸贤弟的力量，还出了这等一个齐整大殡。只是那不贤之妻，把我的银子尽数都抵盗了回去，又在我坟上嫁人。玉皇说我在阳世为人公平正直，孝弟忠信，利不苟取，色不苟贪，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尊敬长上，不作非为，正要补我做个太子太师；后报说‘天下游奕大将军’缺 545

了官，要选这等一个正人君子没有，只得把我做了 3) 这个官职，不止 管南赡部洲的生死，还兼管那四大部洲的善恶。虽也威风，却只苦忙 冗得紧。因与魏氏前缘未尽，时常暂在人间。”

金亮公道：“先生管摄那四大部洲的事体，有多少侍从？”他说：“掌管三千名纪善灵童，一万名纪恶童子，一百万巡察天兵。”纪时中问道：“先生这天上的衙门，是添设的、是原来有的？”他说：“从天地开辟就有 这个衙门。”纪时中问说：“那个原旧的将军那的去了^①，却又补了先 生？”他说：“那原旧的将军，玉皇怪他旷了职事，罚他下界托生去了。”

纪时中道：“先生既掌管普天下的事体，又掌管这数百万的天兵，怎不见先生暂离这里一时，只时刻与师娘缠帐？”他说：“我神通广大，眼观千万里，日赴九千坛，这法身不消行动，便能照管。”纪时中道：“先生存日见不曾有这等本事，如何死了却又有这等本事起来？”他 说：“神人自是各别。既做了神，自然就有神通。”纪时中道：“既是做了神就有神通，怎么那原旧的将军便又神通不济，旷了职业，贬到下 界托生？”他说：“你依旧还是这等佞嘴^①！我不合你皮缠。”

金亮公道：“先生说玉皇要补先生太子太师，却是怎么样的官 职 3)？”他说：“这太子太师是教太子的先生。”金亮公道：“玉皇也 有太子么？”他说：“玉皇就如下边皇帝一样，怎得没有太子？如今 见有三四个太子哩。”金亮公说：“皇帝的太子后来还做皇帝，这玉 皇又不死，从天地开辟不知多少年代，这些太子，这却做些甚么？ 安放在那里？”他说：“那大太子托生下来做皇帝，其余的都托生下 方来做亲王做郡王。”

宗光伯问说：“这读书的人死了去，这读过的书也还记得么？”

①佞嘴：强嘴，亦指强嘴的人。

说：“怎不记得？若不记得，怎做得太子太师？”宗光伯问道：“如今先生读过的书，难道都还记得不成？”他说：“玉皇因我书熟，故聘我做太子太师。我若记不的了那书，那玉皇还要我做甚？”宗光伯道：“就先生在日曾讲‘鬼神之为德’这章书，讲得极透。学生因日久遗忘了。幸得先生有这等灵响，还望先生再讲一讲。”他寂然再不做声。金亮公道：“先生既不肯赐教这一章书，把‘狐狸食之’的一句讲一讲。”只见帐子里面大喝一声道：“被人看破行藏，不可再住，我去也！”突地跳下一只绝大的狐狸，冲人而去。

魏氏就如久醉方醒，把那“游奕将军”的神像扯去烧了，神厨拆毁，绡帐出洗来做了衣服里子。白日黑夜也绝不见有汪为露的影响，当面砖上也没了汪为露的形迹，也从此不听的再有甚棒槌声、砧板响。只是那房子，侯小槐再也不复敢去居住。

安静过了几时。但这魏氏抵盗了汪为露的几百两银子回去，传将开去，一人吠影，百人吠声，说他不知得了多少。适值朝廷开了事例，叫人纳监。绣江是个大县，额定要十六个监生。县里贴了告示，招人援例。告示贴了一个多月，鬼也没个探头。若是那监生见了官府，待的也有个礼貌，见了秀才贡举，也都入得伙去，杂役差徭，可以免的，这绣江县莫说要十六个，就要一百六十个只怕也还纳不了。无奈那朝廷的事例只管要开，那下边的官府不体朝廷的德意，把那援例的人千方百计的凌辱。做个富民还可躲闪，一做了监生，到象是做了歇案的强盗一样，见了不拘甚人却要怕他。凡遇地方有甚上司经过，就向他请帟屏、借桌椅、借古董、借铺盖，借的不了。借了有还，已是支不住的；说虽借，其实都是“马扁”①，有上

①马扁：“骗”字的拆写。

司自己拿去的，有县官留用的。上司拿剩，县官用剩，又有那工房 礼房催事快手明伙’ (7) 分去，一件也没的剩还与你。或遇甚么军荒 马乱，逼要你’ 的定住的数目出米出豆 3)；遇着荒年，定住数叫他捐 赈；遇有甚么紧急的钱粮，强要向你借贷；遇着打甚么官司，几百几 千的官要诈贿赂、差人要多诈使用，又不与你留些体面，还要比平 人百姓多打板子。这监生不惟遮不得风、避不得雨，且还要招风惹 雨，却那个肯去做此监生？没人肯纳。户部行了布政司，催这纳监 的银子，急如星火，只得叫那各里里长报那富家的俊秀，后来也不 拘俊秀，只论有钱的便报。

但那真正有钱的大户，不是结识的人好、就是人怕他的财势，不敢报他，只是那样二不破①妈妈头主子②，开了名字。若是肯使 几两银子与了里长，他便把你名字去吊，另报一人。直诈到临了一个没有银子使的，方才当真报将上去。昏天黑地，那个官是肯听你 辩的？追赃赎的一般，叫你讨了保，一两限不完，上了比较；再比较 不完，拿来家属寄监。纳银子的时节，加三重的火耗，三四十两的 要纸红。十个纳监的倒有九个监不曾纳完，卖的那房产一些没有，讨饭穷生的苦楚！

这明水镇的里长约诈来诈去，诈到侯小槐的跟前。这侯小 槐得了横财的名望，传布四邻，诈到二十两银不肯住手，坚决要五 十两方罢。这侯小槐那里这一时便有这五十两见成银子？这乡约 见他吝啬，又素知他欺软怕硬，可以降的动他，单单的把他名字报 到县中。差了快手，拿了红票，捉他去上纳监生。

来到侯小槐家，杀鸡置酒，款待差人，临行送了三两纹银，

① 二不破：不成规模，小人家。

② 妈妈头主子：没主意、没用的人。

他投状告辞。侯小槐忙了手脚，拿了几两银子进城，到县门口寻人写了辩状，说他世代务农，眼中不识一字，祖遗地土不上四十亩，无力援例。又先到事例房科打点停当。次日投文，递了辩豁的状态。

县官看了状子，点名唤他上去。他说：“小人是个种田的农夫，一个十字也画不上来；乡约有仇，报小人上来。”县官说：“乡约报你别的事情，这是合你有仇；如今报你纳监，往斯文路上引你，你纳了监就可以戴儒巾、着员领，见了府县院道都是作揖，唤大宗师，这往青云路上引你，怎是乡约合你有仇？”侯小槐说：“小人可以（浏认得个瞎字，好戴那头巾、穿那员领；如今一字不识，似盲牛一般，怎么做得监生？”县官说：“因你不识一字，所以报你纳监；若是认几个字，就该报你做农民了。”侯小槐又说：“小人只有四十亩地，赤历可查。这四十亩地卖不上一百两银子，小人拿什么纳监？”县官说：“谁叫你卖地？你把你媳妇抵盗汪为露的银子纳监还使不尽哩！快出去凑银完纳！纳完了银子，我还与你挂旗扁。若抗拒延捱，打了你自己，还拿你家属送监！”叫原差约下去讨保(2)）。

侯小槐还待要辩，旁边皂隶一顿赶喝出来。他乡间的人，离城四十里路，城中那有熟人保他？差人只得押了出乡，如狼似虎，吃酒饭、诈银子，这都不算，还受许多作贱。毕竟还亏了魏才是个别里的乡约，再三央流那公差容他措手。又与他算计使了六十两银子，寻了县公相处的一个山人说了分上，[亏了县官作主，那乡约只得罢了。魏才与他说道]’”）：“才收了原票，那原报的乡约还有许多话说，道：’那个狗攘的！原要啃你一大块肉，不能遂愿，只得报了官，只指望叫你倾家荡产，你如今又寻分上免了。’他仇恨愈深，这眼下就要举报农民。这监生不止于倾家；若是被他报了农民，就 549

第四十二回

要管库、管仓、管支应、管下程、管铺设、管中火。若赔了，倾家不算，徒罪充军，这是再没有走滚^①。趁个空^a，火速的刷括三十多两银子，跑到布政司里纳了司吏，就可以免纳农民。”

侯小槐听说，又向魏氏抠索出三十多两银子，同了魏才来到省城布政司里递了援例状子，三八日收了银，首领行头正数二十两，明加四两；吏房诸凡使用去了五两；行文本县取结，乡约里排该房书吏去了四两；心红^②去了五两；来往路费，做屯绢大摆、皂靴儒缘，去了二两多；通共也费了四十多银子。那魏氏盗去的银子留给了魏才一百多两，其余带来的也是有数的光景，添着买房子、画神像、还愿、跳神、求分上、纳外郎，差不多那汤里得来的东西将次也就水里去净了。只落了一个老婆，又被假汪为露的鬼魂睡了个心满意足。可见凡事俱有天算，不在人谋。辗转相还，急须从中割断（五）。

【校记】

（1）实有进益：B、C本皆作“那儿子益”。

（2）A本无此十字。

（3）只为：B、C本作“只是”。

（4）只图：B本作“只罢”。

（5）几日：B、C本作“几月”。

（6）魏氏在那里吃饭只见一个整砖劈面飞来：B本缺此面文字，C本作“魏氏有那里吃饭只见那个整砖劈面飞来”。

（7）限你三日：B、C本作“限你二日”。

（8）坐时：B、C本作“登时”。

① 走滚：滑脱，逃脱。

② 心红：朱红色印泥。这里指盖印。

- (9) 你听你魏才老牛主意：B、C本作“你听那魏才老牛主意”。
- (10) 搭救不转：B、C本作“若搭救不转”。
- (11) 看他造化：B、C本作“看你造化”。
- (12) 极酸：B、C本作“极配”。
- (13) 把我做了：B、C本作“把我补了”。
- (14) 那的去了：B、C本作“那里去了”。
- (15) 玉皇要补先生太子太师却是怎样的官职：B、C本作“玉皇要补先生太子太师这太子太师却是怎样的官职”。
- (16) 绢帐：B、C本作“绢帐”。
- (17) 明伙：B、C本作“朋伙”。
- "8) 逼要你：B、C本作“通要你”。
- (19) 出米出豆：A本误作“出来出豆”。
- (20) 以：疑为“也”之误。
- (21) 约下去讨保：B、C本作“押下去讨保”。
- (22) 亏了县官作主那乡约只得罢了魏才与他说道：此十九字为A本所无，B、C本是双行小字。
- (23) 趁个空：B、C本作“你起这个空”。
- (24) 三十多两：A本误作“三个多两气”。
- (25) 只落了：B、C本作“单只落了”。
- (26) B本第四叶B面误为五B的文字。

第四十三回

提牢书办火烧监大辟囚姬蝉脱壳

做官第一是精详，吃紧监牢要紧防。岂止虎犀能出神①？应知驴马惯溜缰②。押衙道士茅山药③，处士仙人海上方。而今更有金蝉计，暗欲偷桃李代僵④。

再说小珍哥从那未嫁晁源之先，在戏班中做正旦的时节，凡是晁源定戏，送戏钱、叫了来家照管饮食，都是晁住经手，所以那全班女子弟，连珍哥倒有一大半是与晁住有手尾⑤的。晁源在京中坐监的时节，瞒了爹娘，偷把他住在下处，偏生留那晁

① 虎犀能出神：《论语·季氏》：“虎兕出于神……是谁之过与？”意为虎犀能从关押槛车的中逃出，责在看守之人。

② 溜缰：脱缰。

③ 押衙道士茅山药：唐王仙客于表妹刘无双相爱，后无双入了宫，侠客古押衙从茅山道士处求得起死回生之药，将无双从宫中赚出，使她与王仙客偕隐终老。事见《无双传》。

④ 偷桃李代僵：乐府诗《鸡鸣》：“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旁；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后形成成语“李代桃僵”。本意是比喻兄弟相爱相助，转喻为互相顶替，或代人受过。

⑤ 有手尾：指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在那里看守，自己却到通州衙内久住。及至珍哥入到监中，自己又往通州随任，又留下晁住两口子在家照管珍哥。那时节 晁源见在，禁卒刑房没有一个不受他的重贿。一个捕官柘典史，又是他的护法喜神。小珍哥名虽是个囚妇，在监里一些不受苦楚。晁住爽利把媳妇做了影身草^①，指称在里面服事珍哥，这晁住也就好在里面连夜住宿。那大丫头小柳青、小丫头小夏景，年纪也都不小，都大家一伙子持了卧单，教那禁子牢头人人都要疆狗尾。只碍着晁源的赏赍，不便下手。至于那刑房书手张瑞凤，时时刻刻的要勾引上手，也只恐晁源手段利害，柘典史扯淡防闲，所以落的叫晁住享用独分东西。及到晁源随了爹娘从任上回家，那监中禁子人等，典史该房，又都送一番重贿，所以只有来奉承的，那有扯淡管闲事的？

虽是晁源在家，这晁住的姻缘依然不断。晁源往雍山收麦，带了晁住的老婆出到庄上，恋了小鸦的妻子两三个月，就似与晁住兑换了一样。这晁住出入监中，无所不至。后来晁源被小鸦儿杀了，小珍哥也就没了香主。晁夫人说道：“他自作自受的罢了，怎么把两个没罪的丫头同被监禁？且小柳青十八九的大妮子了，在你那边也甚是不便。”都尽数唤了出来。晁夫人见两个丫头凸了一个大屁股，高了两个大奶胖，好生气恼，连忙都与他寻了汉子，打发出门。禁住了晁住再也不许进到监中，两口子都撵到乡里管庄。叫珍哥监内雇一个囚妇伏事，每月支与五十斤麦面、一斗大米、三斗小米、十驴柴火、四百五十文买菜钱。家中凡遇有甚么事情，那点心嘎饭，送的不在数内，也冬夏与他添补衣裳。

^①影身草：传说中的一种仙草，拿在手里可以隐住自己的身子。

第四十三回

却说那刑房书手张瑞凤，起先那县官叫他往监里提牢，就是“牵瘸驴上窟窿桥”^①的一样，推故告假、攀扯轮班，再三着极；听得晁源死了，两

个丫头俱已唤回家去，晁住也久不进监，柘典史又升了仓官 离任，他却道指了提牢名色宿在监中，在珍哥面前作威作福，要把来 上樗吊拷，说：“晁相公在日，四时八节的与我送礼，又柘四爷屡屡托 我看顾，凡事从宽罢了。今晁相公不在，四爷已升，这许多时，谁见个 礼的模样！”那禁子们做刚做柔的解劝，说到：“张师傅，你是刑房掌 案，这满监的囚犯俱是你掌着生死簿子，你高抬些手，这就是与人的 活路；你老人家不肯抬起手来，你叫人三更死，俺们也不敢留到四更。 但只是你老人家那里不是积福？ 一来咱也还看晁相公的分上，他活 时没有错待了咱；二来留着 他，往后张师傅进来宿监，除的家替张师 傅缀带子、补补丁，张师傅闷了，可合张师傅说话儿，他屋里热茶热 水，又都方便。”张瑞风道：“我且看你们的分上，姑且宽着他再看。”降 了一顿去，也降得小珍哥擦眼抹泪的哭。

那雇着伏事的囚妇说道：“你哭他怎么？你就听不出那禁子的 话来？这是他给你的下马威，好叫你依他，省得到了跟前扭手扭脚 的。”珍哥说：“什么话？我是个傻瓜，听不出甚么来。”那囚妇说道：“是待合你睡觉！什么话！什么话！你没的真个心昏么？”珍哥说：“就待合我睡觉，可也好讲，这们降发人，还有甚么兴头子合他睡 觉？这们强人似的，也睡不出甚么好来。”囚妇说：“这倒不论哩。 他谁没这们降？他只得了手就好了。俺们都不是样子么？”珍哥 说：“瞎话！我怎么就知不到他合你们睡觉哩？”囚妇说：“那起初进 来，身上也还干净，模样也还看的；如今作索②象鬼似的，他还理你

① 牵枷驴上窟窿桥：歇后语，隐“甚么是肯走”，即不肯走。

② 作索：即，，作索得”，脱“得”字，意为“折腾得”。

提牢书办火烧监大肆囚姬螭脱壳

哩！”珍哥说：“那么①，这们没情的人，我理他么？”囚妇说：“你可比 不得俺。你吃着好的，穿着好的，住着这们干净去处，齐整床铺，他 还摸不着的哩。”珍哥说：“本事何如？”囚妇说：“这有二年没经着 了。

要是那二年前的本事，也够你招架的哩。”

只见掌灯以后，一个禁子走到珍哥门上讨火，那囚妇递火与他，他与那囚妇悄悄的插插两句去了。囚妇自到小厨房炕上睡觉。珍哥在自己房里床上睡觉，因是暖天，不曾关门房门①。囚妇因禁子递了脚线②，不曾门上外门。人多睡得静了，张瑞风下边止穿了一条裤，上边穿了一个小褂，悄悄的推了推门，见门是开的。他走进门来，反把门来关了，走到珍哥床边。月光之下，看见珍哥白羊似的，脱得精光，侧着身，卷着一只腿，伸着一只腿，睡得烂熟。张瑞风把他身上抚摩了一会，又使手往他那所以然处挖了一顿，也还不省。他方脱了衣裳上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待了许久，珍哥方才醒来，说道：“再没有别人，我猜就是张师傅。”张瑞风说：“你倒也神猜。”珍哥使起架势，两个在白沟河大战一场。

天将明的时候，张瑞风方才到他提牢厅上。众禁子们有提壶酒的、煮两个鸡子的，都拿去与张瑞风扶头③，都说：“张师傅，喜你好个杭货④么？”张瑞风道：“实是仗赖。该领工食，我早早的挥掇，一分常例也不要。”清早，那囚妇见着珍哥，问说：“我的话也还不差么？”珍哥点头儿没言语。

这张瑞风从此以后，凡遇值宿即与珍哥相通，论该别人上宿，

① 那么：是吗。

② 递了脚线：打了招呼。

③ 扶头：新婚次日清早请新郎喝酒为贺，也叫“饮扶头酒”。

④ 杭货：隐指男性生殖器。

他每次情愿替人。原来这提牢人役奸淫囚妇，若犯出来是该问死罪的，所以别的同房也还知道畏法，虽也都有这个歹心，只是不敢行这歹事，只有他为了色就不顾命，放胆胡做，不止一日。

十月初一日，晁夫人生日。小珍哥替晁夫人做了一双寿鞋，叫人送了出来。晁夫人看了，倒也牺惶了一会。到了午后，晁夫人叫晁凤媳妇拾了一大盒馍馍、一大盒杂样的果子，又八大碗嘎饭、一只熟鸡、半边熟猪头、大瓶陈酒，叫人送与珍哥。因晁夫人生日，所以晁住夫妇都从庄上进来与晁夫人磕头，听见要送东西进去，他借了这个便差，要进监去看珍哥一面，也不与晁夫人说知，竟自挑得去了。

见了珍哥，这晁住绑袍恋恋^①，尚有故人之情；那知珍哥弃旧迎新，绝无往日之意。不疼不热的话说了几句，把那送的嘎饭拣了两碗，暖了壶酒，让晁住吃了。没及奈何，那晁住也也童麓^②的不肯动身，只得三薄两点，打发了打发，指望叫晁住去了，好叫人去约了张瑞风来同享东道。谁知这晁住还要想那旧梦，要在里边过夜。

这珍哥厌常喜新的心性，看了这晁住，就如芒刺在背的一般，催他说道：“你趁早快些出去！如今比不得往时，有钱送人、有势降人。自从官人没了，就如那出了气的尿泡一般，还有谁理？那典史常来下监，刑房也不时来查夜，好不严紧！你在这里，万一叫他查

① 绑袍恋恋：战国时范雎曾事中大夫须贾，后入秦为相。须贾使秦，范雎故意乔装往见。须贾怜其寒，赠以绑袍。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② 也也检遂：眯眼斜视状，色迷迷状。亦作“也也屑屑”、“也也斜斜”、“也也泄泄”。

甚不稳便，碍了你的路，我又吃了亏。你且暂出去罢。你今日一定也且不住庄去，你明日再来看我不迟。”那个雇的囚妇也解得珍哥的意思，在旁委曲①的撺掇。

这晁住假酒三分醉的罗恩那个囚妇，一边口里说道：“我知道你们有了别人，反多着我哩！要吃烂肉，只怕也不可恼着火头！我把这狗脸放下来，和尚死老婆，咱大家没’！”一边把那囚妇，撮着胸脯的衣裳，往珍哥床上一推。那囚妇只道是打他，怪叫起来。这晁住把那囚妇裤子剥将下来，如此这般，那囚妇方才闭了口嘴，只自家说道：“怨不得别人，该含这私窠子！没要紧的多嘴，就一顿合杀也不亏！”他口里自己骂，身子自己掀。晁住一边捣巢，一边说道：“你还敢多嘴多舌的么？”

这晁住心里只说把这件来买住了那囚妇的口，便可以住下。不想他在房里合那囚妇估捣，小珍哥走出门外与禁子递了局②。那日本不该张瑞风值夜，只因有送进来的肴馔，要他来吃，又要驱遣晁住出去，待不多时，只听得张瑞风汹汹而来。晁住迎将出去，说道：“张师傅，拜揖。这向张师傅好么？”

这张瑞风平日与晁住你兄我弟，极其相厚，这日见了晁住，把脸扬得大高的。晁住作揖，他把手略兜了一兜，说道：“这天是多咱了，你还在这里不出去？”麻犯着那些禁子道：“这如今同不的常时，大爷不是常时的大爷、四爷也不是常时的四爷了，你们还放进闲人来做什？你们再要不听，我明日回封，就禀到大爷手里。”禁子们说：“张师傅，别要计较。俺们叫他出去，再不放他来就是了。”往外就撵。珍哥来到跟前，故意说道：“今日是俺婆婆生日，叫他送了几

① 委曲：婉转。

② 递了局：报了信。

碗菜来与我。要没事的，他来这里做什么？什么好过日子的去处，他恋着哩！叫他去罢，你撵他怎么？”张瑞风说：“你也别要多嘴！送菜给你，外头没放着小方门么？为什么放人进来？”

晁住说：“呃！张师傅，你怎么来？你睁开眼看看，是我呀！”张瑞风睁起眼来道：“我眼花么！我连晁源家里倒包奴才也不认的了？叫我睁开眼来哩！”晁住说：“你骂我罢了，你提名抖姓的叫晁源待怎么？那晁源的银子一五一十的送你的不是了？你做刑房，也许你霸占着囚犯老婆么？你没的绝了人的牢食不成！”张瑞风说：“你见我霸占了那个囚犯老婆？这杂种忘八羔子，合他说甚么！替我把他上了机镣送到神上，明日合他大爷上讲话！你这禁子们都是合他通同①！这不大爷才退了，我也等不到明日！你们要不上他在樨里，我如今就往衙门口传梆禀去！”

八个禁子做好做歹的劝着，打发晁住出去。张瑞风对着众人笑道：“好个札手的人！刚才不是咱，这们些人也撵不动他。”流水的点了风②，封锁了监门，房里点上灯，暖了酒，热了菜，与张瑞风和睦消饮。把那半边猪头、四十个馒头，倒了许多酒，与了那八个禁子。合张瑞风吃剩的东西酒饭，叫那雇的囚妇拿到邻房与那别的囚妇同吃。

珍哥因说：“晁住不识好歹，只是怕见出去，躁的人心里不知怎的。我见你这们降他，我可又心里不忍的慌了。”张瑞风道：“你没的家说！你倒吃着碟子看着碗的罢了。这一个槽上，也拴的两个叫驴么？那贼狗头情管抽了个头儿去了！”珍哥笑说：“他倒没抽着我的头儿，倒把老婆子的头儿抽了下子去了。”

① 通同：串通一起。

② 点了风：即收风，将放风的人犯收入监内。

张瑞风问说：“是怎么？”珍哥说：“我说叫他出去罢，咱如今同不得常时，又没了钱，又没了势，官儿又严紧，专常的下监来查。老张婆子见我说他，也旁边帮着我。他凶神似的跑了来，撮着他胸前的衣裳。我说是怎么，没的是待打他？把他一推，推在我那床沿上，倒了裤就干。”张瑞风笑说：“老张婆子说什么？”珍哥说：“老张婆子自家骂、自家说：‘该合这淡嘴的私窠子！合杀那淡嘴的私窠子也不亏！’”张瑞风呱呱的大笑。那囚妇说：“还笑哩？不是为你，吃人家这们一顿亏么！”张瑞风说：“哟，你听这话呀！怎么得你每日为我吃这们顿亏才好哩！”张瑞风又问珍哥：“他两个干事，你在那里来？”珍哥说：“我可得了这空出来吊兵哩么！”说笑了一会，与珍哥睡了。

再说晁住到了家中，因珍哥碰了情，吃了张瑞风的凌辱，对着晁夫人学舌道：“刚才奶奶叫人送什么与珍姨去，没有人去。我说：‘我走荡去罢。’到了那里，通成不得了，里头乱多着哩！合那刑房张瑞风明铺夜盖的皮缠，敢是那刑房不进去，就合那禁子们鬼混，通身不成道理！”晁夫人问：“你听见谁说？你才进去见来么？”晁住说：“谁没说？只是不好对着奶奶学那话。使匙儿撩的起来么？我正待出来，撞见张瑞风正进去。我说：‘我且站站，看他怎么样着。’他说我看他哩，降了我个眼红，待把我送到桦上。他倒说我是什么人，进来做什么。叫我说：‘怎么不许家里人送饭么？’叫我说：‘你别欺了心！你看看《大明律》！提牢的奸了囚妇，该什么罪哩？’我待合他禀大爷，他才央及了我一顿，出来了。珍姨也央及我，叫我千万别合奶奶说。”晁夫人长吁了口气，说道：“挺着脚子去了，还留下这们个祸害，可怎么处！”

次日，晁住两口子依旧庄上去了。晁夫人叫人送十月的米粮

等物与珍哥，又叫晁凤进去，合他说：“叫他好生安分，不要替死的 妆幌子，我还诸物的照管他。这不我又替他做着冬衣裳哩？我可 为什么来？千万只为着死的！他既不为死的，我因何的为他？我 就从此一粒米、一根柴火、一缙线，也休想我管他，凭他里头合人过 去罢！叫他也不消对人说是晁源的小老婆。他要好么好，再不好， 我等巡按来审录，我锥上一张状，还送了他哩！你合他说去，休要 吊下话。”

晁凤跟着米面进去，把晁夫人的话一句句都说了。珍哥道：“这 再没有别人，这是晁住那砍头的瞎话！奶奶可也查访查访，就听他的 说话？他夜来到了这里，我为奶奶差了他来，我流水的叫张婆子暖了 壶酒，就把那菜——我没动着，拾了两碗，还拾的点心，打发的他吃 了。我说：‘你吃了可早些出去回奶奶的话，看奶奶家里不放心。’他 也也屑屑的不动弹。他看着我：‘珍姨，我有句话合你说：大爷已是 死了，你已是出不去了，你还守那什么贞节哩？这监门口也盖不得那 贞节牌坊。象我这个汉子，也辱没不了你什么。’叫我说：‘你这话 通是反了！我就守你爷一日，也是你个小主人家，你就这们欺心？’他 就待下手强奸我，叫我吆喝说：‘奴才欺心，待强奸主人家哩！’禁子听 说，才跑了来说他。他什么是怕？禁子去请了刑房来到，做刚做柔的 才劝的他去了。他说：‘我叫你由他，只许你养刑房、养禁子，不许你 养我么！’晁凤，你是明白的人。别说不肯养汉，我处心①待与咱晁 家争口气！叫人说：‘你看多少人家名门大族的娘子，汉子方伸了腿 就走作②了。这晁源的小老婆虽是唱的，又问了死罪，你看他这们正 气！’我务必要争这口气！我就不长进，浪的慌了，待要养汉，这里头

① 处心：有心，决意，故意。

② 走作：走样，变心。

汉可怎么养？在那里养？外头守着鼻子摸着腮的都是人，我住的这点去处子连腿也掉不过来，这老张婆子影不离灯的一般，又不是外头宽快去处，支了他那里去？没的好说：‘老张，你且出去，我待养汉哩。’又没的当着人就养？可也详个情，就信他的话？你也把我这话就合奶奶说，我这里过的是甚么日子哩？若奶奶不听人的话，照常的照管我，也在奶奶。万一我还得出去到咱家，我伏事奶奶二年，也是我在晁家一场。若奶奶信人的话，不照管我，我恋什么哩？一条绳子吊杀！”说着，便放声的大哭。

晁凤说：“奶奶也待信不信的，所以叫我来嘱咐珍姨。若奶奶信的真了，如今也就不送供备来了。这如今替珍姨染着绵绸合绢做冬衣。珍姨的话，我到家合奶奶说。珍姨，你也要自己拿出主意来，象刚才说的那话才是。”

晁凤辞了珍哥，回了晁夫人的话。晁夫人问说：“你看那意思，可是他两个的话，那个是真？”晁凤道：“人心隔肚皮的，这怎么定的？依着珍姨说的，像似有理的。据着晁住昨日说的，又象是有理似的。”晁夫人说：“拿饭养活你们，通似世人一般，肯打听点信儿！要是晁住这贼狗头实是欺心，我也不饶他！”晁凤说：“这晁住从珍姨来到咱家，这欺心不欺心，倒知不真；只是珍姨没到咱家时，可一象那班里几个老婆，他没有一个不挂拉①上的。”晁夫人问说：“那老婆们都偏要耍他，是待怎么？”晁凤道：“那咱叫戏、送戏钱、拿东西与他们吃，都是他手里讨缺，敢不依他么？”晁夫人道：“我昨日原没差他，他可钻了进去，这们可恶！”

再说一日冬至，县官拜过牌，往东昌与知府贺冬，留着待饭，晚上

①挂拉：本为“碰触”，引申为男女有肌肤之亲。

第四十三回

没回县来。典史又是一过路运粮把总请在衙门里吃酒。天有一鼓时候，霎时监内火起。人去报了典史，那典史策马回县，进了大门，报说女监失火。典史进入监内，正见刑房书办张瑞风两截子在那里章章 徨徨的督人救火。幸得是西北风往东南刮，是空去处，不曾延烧。典史问：“是怎么起火？”都回说：“是珍哥房内火扑了门，不曾救出，不知 是怎么起火。”不一时，将那珍哥住房烧成灰烬。火灭了，掀开火内，烧死一个妇人，用席遮盖。次日，县官回来，递了失火呈子，把张瑞风打了十五板，禁子每人都是二十，委典史验了尸，准家属领埋。

晁书听见这信，回去与晁夫人说了。晁夫人连吊几点眼泪，说道：“也罢！也罢！死了也完了这股子帐！只是死得苦些。”当即叫晁风：“你到监里看看，该怎么算计，咱好铺排。”晁风进到监内，寻着值日的禁子，说道：“这娘娘子起头进来，俺可也得了他的好处，临了就给了俺这个结果。”晁风问说：“他是怎么起的火来？”禁子说：“他关着门，火起就扑了门，人又进去救不的，谁知他是怎么起的？”晁风揭开席子看了一眼，也认不出一二来，只象个炭将军似的倘在那里。晁风长吁了口气，说道：“这么个画生般的人，弄成这个模样！”托禁子：“好生看着，我到家拿衣裳来装裹他。”

晁风来家回话。晁夫人连夜给他赶的白梭布裤，白梭布着身的布衫、小袄、大衫，白梭布裙、膝裤包头，无一不备。封了五钱银子，叫那四妇们与他穿衣裳。叫晁风也只在旁边看着，不必到跟前。又封出三两二钱银子与禁子们八个暖痛，叫把尸从天秤出来^①，别要从那牢门里拉。再捎床被去裹着好秤。又叫晁书用二十两银买了一副沙木，叫人在真空寺合材，就把尸抬到那寺里入殓，借法严的房停泊，就

^①把尸从天秤出来：把死人用吊杆越墙搭出来

央法严领斋念经，若法严没有房，智虚家也罢。各自分投去了。

晁凤拿着衣裳到了监里，先把那三两二钱银子给了禁子，那禁子感激不尽，事事用心。又与了囚妇们五钱银子，果然与他七手八脚的穿了衣裳。外面使红被紧紧裹住，用布条缚了，用了桔棒秤出墙来。那些囚妇都送到墙下，说：“这些年，自有他进监，都吃他的残茶剩饭，不曾受的饥饿。”都也痛哭。

晁凤叫人把尸板门抬了送到真空寺，借的法严闲房。晁梁也还持了服，到跟前看着入了殓。次日请了十二位和尚与他建醮。停了三日，用三两银买了一亩五分地，给他出殡葬了。晁夫人说是断了这条祸根，虽是惨伤之中，又是欢喜。三日，又叫晁书去他坟上烧纸，按节令也都差人与他上坟。

从古至今，这人死了的，从没有个再活之理。但这等妖精怪物，或与寻常的凡人不同，或者再待几年重新出世，波及无辜，也不可知。再听后回，且看怎生结果。正是：

好人不长寿，祸害几千年。再说还魂日，应知话更长。

【校记】

(1) 珍哥在自己房里床上睡觉因是暖天不曾关门房门：B本作“去了就假睡等他口下睡觉梦寐之中也还不知及门”，C本同。B本不清之字C本作“叫”。

第四十四回

梦换心方成恶妇听撒帐早是痴郎

才子佳人都十七，并蒂芙蓉，着露娇如滴。相携素手花前立，教人莫状丹青笔。

出水鸳鸯相比翼，玉女金童，烛影摇红色。名悬金榜欢何极，相提只愿偕琴瑟。

——右调《蝶恋花》

古人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使其气血充足，然后行其人道，所以古人往往多寿。但古人生在淳庞之世，未凋未凿之时，物诱不牵，情窦不起，这一定的昏娶之期所以行得将去。如今处在这轻儇泄越的世界，生出来的都是些刁钻古怪的人才，这些男女，偏那爱亲敬长的良知与世俱没，偏是这些情欲之窍，十一二岁的时节，都无所不知，便要成精作怪。

即狄希陈，母亲管的也算严紧，年纪方才一十六岁，见了孙兰姬便怎么知道就慕少艾，生出许多计策，钻头觅缝的私通？他母亲自己往府城寻他的初念，原是乍闻了这个信，心中发恨，算计赶到下处，带他连那妓者采拔一顿，与他做个没体面，使他也再不好往那妓者家去，使那妓者也便再不招他。及至过了一夜，又走了一百里路，又因

夫再三的嘱咐，那发恨的心肠十分去了七分，那疼爱他的心肠七分倒添了三分。若使走到下处，或是狄希陈桀骜不驯，或是那妓者虎背熊腰、年纪长大、撇嘴拌唇、撩牙扮齿、黄毛大脚，再若昂昂不采，这又不免“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

怎禁乍时到了，先一个狄希陈唬的鬼也相似，躲躲藏藏，先叫那做娘的可怜而不可怒；一个十六七岁的美女，娇娇滴滴的迎将出来，喜笑花生的连忙与他接衣裳、解眼罩、问安请坐、行礼磕头，这一副笑脸，那严婆的辣手怎忍下的在他脸上？所以不惟不恶，且越可爱起来。又亏不尽适遇一个姑子来到，说：“前世已定的姻缘，割他不断；往后将断的姻缘，留挽不牢。”狄婆子于是把那发恶的排遣⁽¹⁾尽数丢开，算道：“爽利留他两日，等我上完了庙，送他二三两银子，好好送他回去，带了儿子归家，倘或处得过激，孩子生性恼出病来，悔就晚了。”

谁知那姑子说得一些不爽，第二日轻轻省省，不用推辞，自然走散。狄希陈饶是这等开交，还怀了一肚皮怨气，借了哭汪为露的名头，叫唤了个不住。这样作业的孩子，你定要叫他三十而娶，这十四年里头不知作出多少业来，这古礼怎生依的？于是他母亲拿定主意，择在十一月过聘，过年二月十六日完婚。唤了银匠在家中打造首饰，即托薛教授买货的家人往临清顺买尺头等物，自己喂蚕织的绢，发与染坊染着，自己麦子磨的白面、蜂窝里割的蜜、芝麻打的香油，叫厨子煨煤喜果，到府城里买的桂圆⁽²⁾，羊群里拣了两只牝牡大羊，鹅、鸭、鸡、鸽都是乡中自有，唤了乐人鼓手，于十一月初十日备了一个齐整大聘。

管家狄周、媒婆老田，押了礼送到薛家。管待了狄周、老田的酒饭，赏了每人一千钱、一匹大红布。回了两只银镶碗、两双银镶箸、一面银打的庚牌、四副绣枕、四双男鞋、四双女鞋；狄希陈的一项儒巾、一匹青线绢、一匹蓝线绢、一根儒绦、一双皂鞋、一双绒袜、一部《五经》565

第四十四回

旁训》、一部《四书大全》、两封湖笔、两匣徽墨、一对龙尾砚、几样果品，打发回礼来家。两家各往各门亲戚分送喜果。

次日，薛教授亲到狄家来谢，说：“费这许多厚礼，后日我与令爱过聘，怎么照样回得起？”狄宾梁料他要自己来谢，预先叫家中备下肴馔，留他款待。从此狄家每日料理娶亲勾当。嫌那东边一座北房低小，拆了另盖，糊墙铺地，极其齐整。薛家也叫匠人彩漆装奁，打造首饰，裁制衣裳，做刮①锡器。

时光易过，转眼就是明年。霎时交了二月初十日，狄婆子自去上头②，先送了两只活鸡、两尾鲜鱼、一方猪肉、一方羊肉、四盘果子、两尊酒。薛家叫了厨子，置酒相候。狄婆子吃过茶，坐了一会，到了吉时，请素姐出去，穿着大红装花吉服、官绿装花绣裙，环佩七事，恍如仙女临凡。见了婆婆的礼，面向东南，朝了喜神的方位，坐在一只水桶上面。狄婆子把他脸上十字缴了两线③，上了雾髻，戴了排环首饰，又与婆婆四双八拜行礼。

狄婆子看了他那模样，好不温柔雅致、娇媚妖烧，心中暗自欢喜，想道：“这媳妇的标致不在孙兰姬之下，这陈儿的野心定是束缚住了。只是李姑子说这媳妇要改变心肠、夫妇不睦、忤逆公婆，这话我确然信他不过。那里面有这等的美人会这等的歪憋？”薛婆子殷勤让酒，他那心里且碌碌动寻思这个。薛婆子道：“亲家，我见你那意思倒不是怪我，一象心中有甚么事的。”狄婆子笑道：“亲（家），你怎么就看出我来？我心中实是想着件事来。”薛婆子道：“亲家想甚么事？对着我说说。”狄婆子道：“对着亲家说不得的事。”薛婆子取笑道：“说

① 镇刮：打制。

② 上头：女子初婚，将头发在脑后挽成髻，以别于未婚者

③ 十字缴了两线：用细线绞去汗毛，即“开脸”。

得的事，情管就不是好事。亲家且吃酒，有事黑夜做就是了，不消 预先的想。”

两亲家笑了一会，狄婆子要请小亲家婆相会。薛婆子说：“他看 着人做菜待亲家哩。等亲家临行，叫他出来相见。”薛家叫了两个女 瞎子，一个谢先，一个张先，各人唱了几套喜曲。狄婆子吃过了汤饭， 赏赐两个女先并厨子一应下人。

薛婆子说：“闺女有几件不堪的妆奁，有张粗造的床，十五日先送 到府上。”狄婆子道：“那日有几位客下顾？好伺候。”薛婆子道：“这 里别再没有门亲戚，又不好单着，只是里头央连亲家婆，合我是两个；外头也只得央连亲家公，同他爹也是两个。”狄婆子说：“哥哥们闲着 做甚么，不叫他同去走走？二位大哥哥叫他外边随着二位亲家翁，三 哥叫他跟着亲家在后头。一个姐姐的大喜，都叫他们顽糙子去。”

薛如兼光着头，站站着往前，戴着顶方巾，穿了一领紫花布道 袍，出来见他丈母。狄婆子甚是喜悦，拜匣内预备的一方月白丝绸汗 巾，一个酒线荷包，内中箴着五钱银子，送与薛如兼做拜见。薛婆子 道：“你专常的见，专常的叫你娘费礼，这遭不收罢。”薛如兼也没虚让 一让，沉沉的接将过来，放在袖内，朝上又与丈母作了两揖。他娘笑 道：“好脱气的小厮，你倒忒也不做假哩！”狄婆子说：“是别人么？作 假！”薛婆子送出狄婆子去回来，素姐又与他爹娘合他生母从头行礼。薛婆子说：“再待四五日就往人家去，回来就是客了。”

倏忽又是十五，狄家门上结了彩，里外摆下酒席。外头请了相栋 宇、相于廷合狄婆子的妹夫崔近塘四个相陪，里边请的相栋宇婆子、 崔近塘婆子。外头叫的是四个小唱，里头叫的还是张先、谢先。一一 完备，伺候铺床。

这薛家也从清早门上吊了彩，摆设妆奁，虽也不十分齐整，但是

那老教官的力量，也就叫是“竭力无余”的了。将近傍午，叫了许多人，抬了桌子，前边鼓乐引导，家人薛三省、薛三槐压礼，老田夹着一匹红布，吃的憨憨的跟着，送到狄宅。狄家也照依款待，照礼单点查了一应器具，收到房中，赏赐了来人。

连举人娘子合薛婆子两顶轿子先到，狄婆子迎到里面，见过礼，让过了茶。狄希陈出来见丈母，巧姐出来见婆婆，又都见了连亲家母，相婆子崔婆子都相见过了。薛婆子合连婆子都往狄希陈屋里与他铺床摆设。外边薛教授、连春元、薛如卞、薛如兼四位已到。狄宾梁领着狄希陈，同着相栋宇父子、崔近塘，迎接进去，安坐献茶，递酒赴席。鼓乐和鸣，歌讴迭唱；觥筹交错，肴饌丰腴。虽是新亲，都原旧友，开怀畅乐，尽兴而归。

送了客去，狄家又送催妆食盒一盘、粉一盘、面一盘、猪肉一盘、簪髻盖袱，一套过门的礼衣，先送到薛宅，看就十六日卯时过门。狄家的“娶女客”是相栋宇的婆子；四对灯笼、二个披红童子、十二名鼓手、十二名乐人，都伺候临时听用；扎刮了齐整喜轿，结彩挂红，极其鲜艳；与狄希陈做的青线绢圆领、蓝线绢衬摆，打的银花，买的红约，备了鞍马，打点亲迎。

却说十五日晚上，薛教授夫妇从狄家铺床回来，叫人置了一桌酒，要合家大小同女儿团坐一会，说起狄宾梁良善务本，象那还杨春的银、送汪为露的助丧，种种的好事，这都是人所难能的，“狄亲家婆虽是有些辣躁^①，却是个正经的妇人，不是那等没道理的歪憨。女婿虽是气宇殊欠沉潜，文理也大欠通顺，但也年纪还小，尽有变化的时候。狄亲家房中又没有七八小，膝下又没有三窝两块，只有一男一

^①辣躁：泼辣。

两个老人家年纪也都是望七的时候，你过门去，第一要夫妻和睦，这便叫是孝顺。你小两口儿和和气气的似兄妹一般，那翁姑看了，自是喜欢。每日早起，光梳头、净洗面，催着女婿早往书房读书，使那父母宽心，便是做媳妇的孝顺。虽是公婆在上，百凡的也该替公婆照管。小姑的衣裳鞋脚，婆婆有了年纪，你都该照管他的。况且又是你的弟妇，不是别人，你大他小，千万不要合他合气。翁婆有甚言语，务要顺受，不可当面使性、背后咽喉，这都是极罪过的事。

“女婿叫是夫主，就合凡人仰仗天的一般，是做女人的终身倚靠。做丈夫的十分宠爱，那做女人的拿出十分的敬重，两好相合，这等夫妻便是终身到老，再没有那参商的事体。我与母亲便是样子。若是恃了丈夫的恩爱，依了自己的心性，逞了自己的骄嗔，那男子的性格有甚么正经，变了脸就没有体面，一连几次，把心渐渐的就冷了。就是丈夫外边有些胡做，这是做男子的常事。只怕夫妻的情义不深，若夫妻的情义既深，凭他有甚么外遇，被他摇夺不去的。

“往往男子们有那弃妻宠妾的，也都是那做女人们的量窄心偏激出来的，岂是那做男人的没个良心？岂不知有个嫡庶？无奈的做大爷的容不得人，终日里把那妾来打骂，再也没个休止。就是那不相干的邻舍家听了也是厌烦，何况是他妾，难道没些疼爱？况且又不光止打骂那妾，毕竟也还把自己丈夫牵扯在里头；也还不止于牵扯丈夫，还要把那家中使数的人都说他欺心、胆大，抱粗腿、惯炎凉，满河的鱼一网打尽，家反宅乱。既是象了凶神，汉子自然回避；大的屋里没了投奔，自然投奔到小的屋里去了。大的见他往小的屋里去了，越发的日远日疏；小的见他不住大的屋里去，越发日亲日近。那做丈夫的先时还是赌气，中间也还自己不安，后来老羞变成了怒，习为当得的一般。若做大老婆的再往前赶，越发成了寇仇。

第四十四回

“所以那会做女人的，拿出那道理来束缚那丈夫，那丈夫自然心服；若倚了泼悍，那丈夫岂是不会泼悍的么？你还不晓的 那林大舅，就是你娘的弟，娶了你后来这个妗母，拿着当天神一般敬重。怕这个妗母，说那怕，你外婆只好生气罢了，也形容不出那些小心的形状。如此待了这们几年，你妗母陪嫁的一个丫头，叫是小荷香，你大舅就合他偷上了。待了几时，你大妗子打听出来，其实与他做了妾也可，或是嫁了他出去也可，又不与他，又不嫁他，无休无歇的对了他打那丫头。打得手酸了口骂，骂一声‘臭窠子’，就带上一声‘贼忘八’，致的你大舅赔礼告饶，烧香设誓。甚么是肯罢兵！象酗酒的凶徒一般，越扶越醉。你外婆劝劝，连把外婆也顶撞起来。叫你大舅指着顶撞婆婆为名说：‘罢！罢！为甚么因这丫头致得你冲撞娘？我寻个人来把丫头赏了他去，省得你这们作闹！’谁知他另收拾了一所房子，里头收拾的齐齐整整，买了的丫头小厮，家人媳妇，调了个湾子，把小荷香弄到那里，上上头，彻底换了绸帛。乡里的米面柴火只往那里供备，通不往家中送。家中的器皿什物陆续往那头搬运，成几日不来到家。你妗子合他嚷，他说：‘你不许我要丫头罢了，没的也不许我嫖么？’家里人都晓的，只为他性气不好，没一个人敢合他说。后来人都知道他另有个家，那亲戚朋友们都往那里寻他，通也没人再往这里傍影。你大妗子的兄弟 叫你大舅大酒大肉的只合他一条腿，不合你妗子一条腿。

“后来你妗子自己打听出来，赶到那里，你大舅把小荷香藏在一边，说：‘我实是怕你，我情愿打光棍躲出你来了！为娘在上，收拾了这个去处，还没完哩；等收拾完了，请娘来这里住，离了你的眼，省的受你的气，被你顶触。我可也再不寻甚么老婆，你只当是 570

了汉子的寡妇，我只当是没有你的一般！咱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你姁母说：’咱为甚么？我只是为这丫头气他不过；既是丫头没在这里，咱还是咱，咱同的世人么？’你大舅说：’哟，这话么！说那世人，你比仇人还狠哩！请！请！你爱这个去处，我同娘还往那里住去。’你姁母说：’你不家去罢了，好似我不放娘来的一般。’你大舅说：’我待怎么？要是光我可，我死活受你的。我全是为只有一个娘，怕被你气杀了，叫娘躲了你出来。你不放？你不放，咱同着官儿讲，看谁是谁不是！’他可其自数①黄道黑道的哭。叫那邻舍家听了，把他那哭的话采将出来，编了一个《黄莺儿》：

好个狠天杀！数强人，不似他！狼心狗肺真忘八！为着那歪辣，弃了俺结发！你当初说的是甚么话？恼杀咱将头砍吊，碗口大巴拉！

“你大舅凭他哭，只不理他。他待了会子，又只得往那头去了。后来他越发红了眼，到如今合你姁母如世人一般！可也有报应，宠的那小荷香上头铺脸②，叫他象降贼的一般，打了牙肚里咽。”

薛婆子说：“这天够老咎晚的了，叫闺女睡会子好起来，改日说罢。”打发素姐睡了。

一家子俱还没睡觉，各自忙乱，只见素姐从睡梦中高声怪叫，唬得薛婆子流水跑进去。他跳起来，只往他娘的怀里钻，只说是：“唬杀我了！”怪哭的不止。他娘说：“我儿，你是怎么？你是做梦哩。你醒醒儿就好了。”醒了一大会子，才说的出话来。

① 可其自数：放声，尽情。

② 上头铺脸：铺，“扑”的借字。形容不知上下■高低，无法无天。

他娘说：“我儿，你梦见什么来？唬的我这们着。”素姐说：“我梦见一个人，象凶神似的，一只手提着个心，一只手拿着把刀，望着我说：‘你明日待往他家去呀，用不着这好心了，还换给你这心去。’把我胸膛割开，换了我的心去了。”薛婆子说：“梦凶是吉，好梦。我儿，别害怕！”乱轰着也就鸡叫，人便都没睡觉，替他梳头插戴、穿衣裳，伺候待女婿的席席，又伺候娶女客的茶饭，又请连春元的夫人来做“送女客”。

百凡事务，足足忙到五更。只见外边鼓乐到门，薛教授即忙戴了二尺高够低①头的纱帽，穿了粉红色编裂缝的一领屯绢圆领、一条骨镶的玳瑁带、水耳皂靴，出去大门外接了女婿到家。

酒过五巡，肴陈三道，吉辰已到，请催新人上舆。狄希陈簪花挂红，乘马前导，素姐彩轿紧随，连夫人合相栋宇娘子二轿随后。薛如卞、薛如兼都公服乘马，送他姐姐。

新人到门，狄家门上挂彩、地下铺毡。新人到了香案前面，狄婆子用簪揭挑了盖头。那六亲八眷，左右对门，来了多少妇人观看。只见素姐：

柳叶眉弯弯两道，杏子眼炯炯双眸。适短适长体段，不肥不瘦身材。彩罗袂下，烟笼一朵芙蓉；锦绣裙边，地涌两勾莲瓣。若使雄风不露，争夸洛浦明妃②；如能英气终藏，尽道河洲淑女。

那宾相在旁赞着礼，狄希陈与素姐拜了天地，牵了红引进

① 够伧：“鸛鵒”的借字，即八哥。

② 洛浦明妃：洛浦，即洛水之滨。这里指洛神。明妃，王昭君的别称。

房。宾相赞教坐床合资，又赞狄希陈拜床公床母。素姐看那 宾相：

年纪五十之上，短短的竖着几茎黄须；身躯六尺之间，粗粗的张着一双黑手。老人巾插戴绒花，外郎袍拖悬红布。把贼眼上下偷瞧，用狗口高低喝唱。才子闺房之内，原不应非族相参；士女卧室之中，岂可叫野人轻到？

素姐看了这个形状，厌的一肚闷气，只是不好说得。只见那宾相手里拿了个盒底，里面盛了五谷、栗子、枣儿、荔枝、圆眼，口里念道：

阴阳肇位，二仪开天地之机；内外乘时，两姓启夫妻之义。
凤凰且协于雌雄，麒麟占吉于牝牡。兹者：狄郎凤卜，得淑女于河洲；薛姐莺詹，配才人于璧府。庆天缘之凑合，喜月老之奇逢。夫妇登床，宾相撒帐。

将手连果子带五谷抓了满满的一把往东一撒，说道：

撒帐东，新人齐捧合欢钟。才子佳人乘酒力，大家今夜好降龙。

念毕，又抓了果子五谷往南一撒，说道：

撒帐南，从今翠被不生寒。春罗几点桃花雨，携向灯前仔

第四十四回

细看。

念毕，又将果子五谷居中撒，说道：

撒帐中，管教新妇脚朝空。含苞未惯风和雨，且到巫山第一峰。

念毕，又将五谷果子往西一撒，念道：

撒帐西，窃窃淑女出香闺。厮守万年谐白发，狼行狈负不相离。

念毕，又把五谷果子往北一撒，念道：

撒帐北，名花自是开金谷。宾人休得枉垂涎，刺猬想吃天鹅肉。

念毕，又把五谷果子往上撒，念道：

撒帐上，新人莫得妆模样。晚间上得合欢床，老僧就把钟来撞。

念毕，又把五果子往下撒，念道：

撒帐下，新人整顿鲛绡帕。须臾待得雨云收，武陵一树桃

花谢。

那宾相这些撒帐诗，狄希陈那里懂得，倒也凭他胡念罢了；只是那相于廷听了，掩了嘴只是笑；薛如卞听了，气得那脸上红了白、白了红的，只是不好当面发作，勉强的含忍。

原来素姐虽不认的字，那诗中义理到也解得出来，心中甚是恼闷。听他念到“撒帐北”那诗底下那两句，甚是不平，就要思量发作起来，轩①他出去。又想道：“既是撒到北了，这也就是完事，可以不言。”谁知他又撒帐上、下的不了，愈觉取笑起来。素姐怕他还有甚么念将出来，再忍不住，将薛三省娘子跋地瞅了一眼骂道：“你们耳朵不聋，任凭叫这个野牛在我房里胡说白道的，是何道理！替我掐了那野牛的脖子，撵他出去！”薛三省媳妇道：“好姐姐，你从几时来家里要句高声言语也没有，如今做新媳妇，是怎么来这们等的？”

那宾相也甚没意思，丢下盒底，往外就飞跑，说道：“好俺妈！我宾相做到老了，没见过一位烈燥的性子！”薛如卞说：“你别要多话！你那些诗，这也是在新人面前说的么？我慢慢的合你算帐！”宾相说：“好薛相公！我说咱是读书人家，敢把那陈年古代的旧话来搪塞不成？我费了二三日整工夫，从新都编了新诗来这撒帐，好图个主顾，谁知倒惹出不是来了。薛相公，你这眼下不娶连小姐哩？我可也再不另做新诗，我只念那旧的就是。再不，薛相公，你就自己做。”

正说着，只见狄希陈坐完了帐，出来陪他舅子。那宾相吃完酒饭未去，仍把刚才那些话又对了狄希陈辨白。相于廷笑，薛如卞

① 轩：“掀”的方言转音，“撵、轰”的意思。

恼，狄宾梁合薛如兼不理论。狄希陈说：“这也罢了。你那诗上倒也都是些实话，没伤犯着什么，怎么该计较？”相于廷听了，笑的前仰后合；薛如卞气的把狄希陈看了两眼。狄宾梁封了五钱银子，送的宾相去了，方才递酒行礼，让如卞兄弟上坐。家中也摆上酒，款待连春元夫人。

薛家随即送了早饭来到，要就着连夫人在此就充了一次送饭的女客。连夫人叫人把那送来的饭，一桌摆在新人房内，一桌送到上房与公婆同用。连夫人叫人请狄希陈进房吃饭，彼此认生，俱不肯吃。连夫人又再三让他，他只是不用。素姐说：“他吃的那成！这饭难道臭了？叫人收了去罢！”连夫人笑说：“你先不吃，怎么请狄姐夫吃哩？我回去，薛亲家自己来送晌饭，您就吃了。”一边辞了回去。

狄婆子再三谢他有劳，送了上轿回来。薛家两个舅子也起席回去，进房来辞素姐，说道：“姐姐，俺两个家去罢。”素姐说：“没的你也嫁了他罢？不回去！”雌的薛如卞兄弟两个一头灰，往外跑。狄宾梁赶着每位送了一柄真金蜀扇、一枚桂花香牌、一个月白秋罗汗巾、一个白玉巾结，送出大门，看上了马，回家收拾叫狄希陈去薛家谢亲。一对果盒，用彩楼招着；一副桌面、五方定肉，用食盒抬了；先用鼓乐导引，后面狄希陈衣巾乘马，迎到丈人家里。薛教授仍旧穿了那套行头，接进客舍。

狄希陈见过了礼，拜了祖先，上席饮酒。薛夫人一边自己押了食盒来与女儿送午饭，相见了狄婆子，吃完茶，进到女儿房内，悄悄的说道：“你家中的那温克①都往那里去了？谁家一个没折至②的

① 温克：温和，柔顺。

② 没折至：本意为一张平展白纸，没有皱纹；引申比喻少女的纯洁。

媳妇就开口骂人、雌答①女婿？这是你爹那半夜教道你的？快别 如此！看婆婆女婿说什么！”素姐说：“狗！他家有长锅呼吃了我 罢②！我不知怎么，由不的我，只是生气哩！”薛夫人道：“谄③孩子！那里的气？快别要胡说！后晌女婿进屋里来，顺条顺理的，头上抹 下④，要取吉利。”素姐道：“后晌我老早的关了门，不叫进房里来！他要敲门打户的，惹的我不耐烦了，我开了门，爽俐打几下子给 他！”薛夫人道：“胡说的甚么！看人听见！快来吃饭罢。”他守着他 娘吃了两个馒头、一碗大米水饭。

薛夫人还没回去，狄希陈已是谢过了亲回家。回送了一匹红 段、一对银花、~顶方巾、一件银红巴家绢道袍、一双檀鞋、一双绫 袜、一部《文章正宗》、一部《汉书》、两封湖笔、两匣徽墨、一对徽砚、 两副枕顶、男鞋两双、女鞋两双，将这些回礼收到家中。狄婆子再 三谢了薛夫人的重礼，狄希陈也到房里见了丈母，说了几句闲话，辞别家去。

不多一时，又早黄昏时候，差了薛三省娘子送的晚饭，让着狄 希陈吃了两个火烧、一碗水饭，摸摸造子、出去了。薛三省娘子让 素姐吃饭。素姐说：“我黑了不吃饭，你明早煮两个鸡子我吃罢。”薛三省娘子又悄悄对他说道：“娘叫我悄悄的对姐姐说，叫你后晌 和姐夫好好的睡觉，别要扭手扭脚的！头一日，取个和美的意思。 你要听说，咱娘明日早来替你送饭，要姐姐不听说，明日咱娘也不

① 雌答：无礼，羞辱人。

② 他家有长锅呼吃了我罢：撒泼的土话。意思就是”他家要有一个长 锅，把自己放入锅内煮着吃了罢“。

③ 谄：傻，不懂事。

④ 头上抹下：一上来，一开始，初次。

第四十四回

来了，三日可也不来接你。”素姐说：“哟！我是鼓楼上小雀，唬杀了我！”薛三省娘子说：“我是正经话，姐姐，你别当顽耍的。俺待家里去哩。”素姐说：“你去罢，叫娘早来看我。”

那狄希陈眼巴巴的看那天，只愿黑了，好洞房花烛夜、巫峡雨云期。但不知佳期果如愿否？只看下回分解，再看其详。

【校记】

- (1) 把那发恶的排遣：B、C本作“把罪发恶的排遣”。
- (2) 桂圆：刻本皆作“板圆”。

第四十五回

薛素姐酒醉疏防狄希陈乘机取鼎

情知宿恨非良伴，配作夫妻，业报才无限。捫政⁽¹⁾好教严似茧，烦苛束湿无条款。

时有香温如玉软，雨云方罢，放下鸠茶脸。痴汉猩醪挥不断，泉娘厌道丁生眼。

----- 右调《蝶恋花》

却说素姐打发了薛三省娘子家去，渐至掌灯时节，狄希陈还在他娘屋里。他娘说：“这天老咎晚的了，你往屋里去合媳妇做伴去罢。”狄希陈都都摸摸^①的怕见去。他娘又催了他两遍，他说：“我不知怎么，只见了他，身上渗渗^②的。”他娘说：“你既见了他渗渗的，你往屋里去，就且好生睡觉，别要就生生的惹他。你听我说，去罢。”

狄希陈方才回自己房来，推那房门，门是闩的。狄希陈推门，不听得里边动静。狄希陈着实推叫，那陪嫁来丫头小玉兰问说：“姑夫在外头推门叫唤哩，咱开了门放他进来罢。”素姐说：“你仔敢开！放他进来了，我合你算帐！”

① 都都摸摸：磨磨蹭蹭，亦作“都都磨磨”、“都都抹抹”。

② 渗渗的：因害怕而毛发直竖的感觉。

第四十五回

狄希陈听说，越发把那门推幌起来。狄婆子听见，从房里出来，问说：“这深更半夜，你爹在那房里守着近近的，你不进屋里去，在这天井里跳抻①甚么？”狄希陈说：“他把房门关了，不放我进去哩。”狄婆子走到跟前，叫小玉兰：“你过来开了门，放进你姑夫去。这深更半夜的，你关了他外头是怎么说？”小玉兰说：“我待开，俺姑不许我开哩。”狄婆子说：“我在这里哩！你过来开开！由他！”

那小玉兰才待过来开门，素姐跑下床来，把小玉兰一巴掌打到旁边，他依旧又往床上去了。狄婆子说：“他既不放进你去，你就往我屋里睡去。这孩子可不有些攘业②？怎么一个头一日就关了门不叫女婿进去？我从来也没见这们事！你听着我说，过来开开门。”那素姐甚么是理！声也不做，给了婆婆个大没意思，只得叫了儿子往自己外间睡觉去了。

狄婆子到了自家房内，对着丈夫说道：“这媳妇儿有些不调贴，别要叫那姑子说着了可。这是怎么说，把门关得紧紧的？我这们外头站着叫他，里头什么是理！”狄员外说：“家里娇养惯的孩子，知不道好歹，随他罢。”

狄婆子女人见识，说这个成亲的吉日，两口子不在一处，恐有不利市的一般，又走到他那边去，指望叫他开门。谁知狄婆子合狄希陈刚刚转背，他叫小玉兰连那院落的门都关了。狄婆子又只得自己回来，长吁了两口气，吹灯睡了。

到了次日清早，薛三槐的娘子提了一锡罐脸水送来，走到他那院里，只见院子的门尚未开，叫了两声，没人答应。薛三槐娘子恐怕冷了脸水，带罐提到厨房，与他温暖。狄周娘子把那晚上关门不

① 跳抻：蹦跳，亦作“跳蹯”

② 攘业：淘气，整扭。

放陈哥进去；娘自己来说两次，他里边不应；又打丫头，嗔他开门；前前后后告诉了薛三槐娘子。

薛三槐娘子说：“昨日娘怕他这们等的，已是叫薛三省媳妇着实的嘱咐了他。必欲还是这们，这是怎么？不叫狄大娘心里不自在么？我还只说姐夫在屋里，这咎晚还没起来哩，原起是如此！狄大爷合狄大娘起来了没？”狄周媳妇道：“等到如今哩！夜猫子似的，从八秋儿梳了头，爹待中往坡里看着耕回地来，娘待中也络出两个越子①来了。”

薛三槐娘子惊讶道：“好俺小姐！婆婆梳了头这一日，还关着门哩！待我叫他去。”跑到他那门前，又怕狄婆子听见，不敢大叫他。又是那十五黑夜没得睡觉，又净悄悄的没人骚扰，睡熟不醒，睡梦中听得是薛三槐媳妇声音，睡梦中唤起小玉兰出来开了门。

薛三槐娘子骂小玉兰道：“小臭肉！你不老早的请起姑来，你倒扯头的睡！”进去见素姐才挠着头，慢条斯理的缠脚，说道：“好俺姐姐，你家里的那勤力往那里去了？你撵出姐夫去，你可睡到如今还不起来？狄大娘梳完头，已是络出两个越子来了，咱娘也就来了。”素姐说：“怎么？来赶集哩么？起这们五更！”薛三槐媳妇说：“这是五更？待中大饭时了！”说着，只见外头说道：“薛大娘到了。”狄婆子接住，送到素姐门口，站住了，让薛夫人自己到素姐房中。见素姐还挠着头，没缠了脚，心里也还是合女婿同在房中。

薛夫人把薛三槐娘子数说：“叫你先来了这们一日，你可不催着你姐姐起来。如今还没下床，怪道你狄大娘门口就站住了！臊煞我！这是怎么说！”薛三槐娘子说：“我来到，这天井里的门关得紧紧的。

①越子：络丝、线的工具。我只说姐夫还睡着哩，没敢大叫。我到了厨房里，狄周媳妇告诉说：‘昨日后晌，姐姐把姐夫撵出去了，关着门，自家睡

第四十五回

哩。’我问：’狄大爷 合狄大娘哩？’他说：’爹往坡里待中看着耕回地来，娘待中络出两个 越子来了。’叫我慌了，才去叫门，又怕乔声怪气的教狄大娘听见。这 小玉兰甚么是肯开！”薛夫人把手指着小玉兰骂了两句。

薛夫人问说：“狄周媳妇怎么对着你说姐姐撵出姐夫去？”薛三 槐娘子道：“他说姐姐只后晌就把屋门关了，狄大娘催着姐夫来屋 里，姐夫推叫不开门。狄大娘听见了，自己也来叫，姐姐只是不答应。狄大娘叫小玉兰开门，小玉兰才待去开，姐姐又打了他一巴掌。狄大娘又叫了遭子，见只是不开，只得叫了姐夫往狄大娘屋里 去了。狄大娘又复回身来叫门，越发把这天井的也关了。”

薛夫人发躁说：“好闺女！好闺女！我自己合你说了，恐怕你 不依，又叫薛三省媳妇来嘱咐你。必欲不依，我可有甚么颜面见亲 家合姐夫哩！”叫薛三槐娘子：“你去看轿！我也不好在这里的，趁 着没见你姐夫，我家去罢！”薛三槐娘子道：“怕怎么的？姐姐年小，不知好歹，娘教道他。使性子往家去，没的就是了么？”薛夫人道：“你说的是混话！人家娶一个媳妇儿进门，不知指望怎么喜欢哩。 这头一日，就叫个婆婆努着嘴、女婿撅着唇，这是甚么道理？”

适传狄婆子走到，笑说：“亲家，我到没努着嘴，你女婿实有些 撅着唇，大清早起来，不知往那里去了。亲家清外边坐，这里教孩 子梳头。”薛婆子道：“这们样的孩子，我自家悄悄的合他说了，又叫 了薛三省媳妇子来嘱咐他，他必欲不依大的们说。你家里那声说 声应的，不是你来？情管是你爹不该教道那二三更来。亲家请便，待我打发他梳完头出去。”狄婆子又暂且去了。

素姐梳完头，换了衣裳。薛夫人道：“这们个玉天仙似的人，怎

只不听说!”收拾了桌子,摆上饭,叫人去请狄希陈进房吃饭。寻到他园子里头,他正看着人揸椿芽①。人一连请了两遍,他也没理。第三遍又使人请,说薛大娘等着哩。狄希陈说:“怎么?俺家是花子么?没有碗饭吃,单等着吃他的碗饭!我是他甚么人?我吃他的饭!你说俺家有饭,不吃他的饭!”随即看着人提着椿芽回到家里,也没进他媳妇房去,竟到了他娘屋里,要合他爹一处吃饭。

他娘说:“你丈母在屋里摆着饭等着你哩,你往屋里合你媳妇儿吃去。”狄希陈说:“我是他甚么人?连屋里也不叫我进去,我吃他的饭哩!他破着今日再送两顿饭,我这教花子可没的再有指望了!”狄婆子说:“你媳妇儿关你在外头,没的是你丈母教他关你在外头来,你恼你丈母?”狄希陈说:“我不该恼丈母,他不该教道他么?快快的别教巧妹妹往他屋里去,学上了不贤惠不好!”狄婆子道:“我倒教道你来,你听么?”狄希陈说:“娘教道我,甚么我没听来?我正好好的在府里住着,娘只去,我没等的娘张口,我就跟着娘来了,还待怎么才是听说哩?好不好,我到府里递上张呈子,把那当铺里秦蛮子呈着,我还夺回孙兰姬来哩!”狄婆子说:“我教这孩子们笑杀我了!你就递呈子去罢。”这狄希陈百当②不曾进房吃饭。

薛婆子也甚是不好意思,看着素姐吃了两碗面,雌没答样③的家去了。对着薛教授道:“你没事的那后晌教道,教道的孩子这们样的!”把那撵女婿、拒婆婆、不起早,对着薛教授告诉。薛教授长吁子两口气,说道:“他前日黑夜那个梦,我极心影④。他如今似变化了的

① 椿芽:即香椿芽。

② 百当:同“白当”

③ 雌没答样:尴尬,没趣。

④ 心影:心中别扭,不舒畅

一般，这不是着人换了心去么？这合他做闺女通是两个人了！”薛教授的妾龙氏说道：“怕怎么？谁家的坐家闺女起初就怎么样的来？再待几日，熟滑^②下来，只怕你留他住下，他还不住下哩。”

晌午送饭，薛婆子也没自己去，差了薛三槐娘子送去。狄希陈依旧不曾进房去吃。后晌又叫薛三省娘子送去晚饭，狄希陈又不肯进去。薛三省娘子说：“姐夫在那里哩？待我自家请他去。”素姐说：“你不好痒^①！我不要他，你要了他罢！”薛三省娘子说：“姐姐，你只再说，我就要他，怎么辱没了人么？”听见说狄希陈在葡萄架底下石凳上坐着，他跑到那里，说道：“姐夫，姐姐请你吃饭去哩。”狄希陈说：“俺家里有饭，我吃过饭了。看又叫人撵出来，不好看的。”薛三省娘子道：“姐夫，你听我说。你进去吃了饭，坐着，别要出来，他好掐出你来么？”又悄悄的说道：“又是独院落，关上天井的门，黑夜可凭着你摆划，可也没人替的他。”

狄希陈心里想道：“这倒也是个高见。”将计就计的跟了薛三省娘子进房。谁知素姐见了狄希陈进去，那屁股坐在床上，就如生根一般，甚么是肯下来！狄希陈等他不来同吃，心里有了那薛三省娘子的锦囊，想道：“他便一顿不吃饭，也就饿不坏人。我且吃饱，有力气可以制人。他且不吃饭，没气力，教他招不住。”正是得计，把饭吃得饱饱的，叫薛三省娘子收了家伙回去。

薛三省娘子道：“姐姐，我家去哩，你可休再似夜来，我赶五更就来接你。”素姐点了点头，见狄希陈坐着不动，知道他是不肯出去的主意。住了一会，听见狄婆子屋里关的门响。素姐说：“你去关了天井门罢，你还坐着怎么？”狄希陈只道他是真意，果然出去关

^①同“磋”。有“令人恶心，难以言说”等义。

素姐等他前脚出去，就跑下床来，自己把房门闩上，又合小玉兰抬过一张桌子把门紧紧顶住。狄希陈把那门先使手推，后用脚踢，又用砖石打那窗户。

狄婆子听见，又只得开门出来问说：“陈儿，你待怎么？”狄希陈说：“他哄我出来关门，他又把房门闩了！”狄婆子说：“这真也是个怪孩子了，那里有这们样的事！小玉兰，你快起来开门！我明日不起你的皮！”没见动静，又说：“小玉兰，你不开门么？”小玉兰说：“俺姑这里搂着我，我不叫我开哩！”狄婆子说：“这也就琐碎少有的事！陈儿，你还往我屋里睡去罢。他明日情管就合我熟化了。”狄希陈仗着他娘的力量，还待要踢门。狄婆子说：“这半夜三更的，不成道理。你跟着我那屋里去罢。”狄希陈只得跟着他娘去了。

到了五更，薛三省娘子果然就来接他，叫开门，知道狄希陈又没在屋里睡觉。问小玉兰，知道是谁他出去关了门，没教他进来。狄大娘还自己来到叫门，素姐搂着小玉兰不许他去与狄大娘开门。薛三省娘子恼的沉着脸，怱患着。素姐没梳头，5⑧着首帕，小玉兰跟着，待往家去。

依着素姐，要锁上房门，薛三省娘子说：“家里放着姐夫，你可锁门哩！”走到狄婆子窗户底下，说道：“狄大娘，我接了姐姐家去哩，屋门没锁，叫人看门。”狄婆子说：“我知道了，你们去罢。住会有几位客来送他？我好预备。”薛三省娘子说：“脱不了是俺娘合连大娘二位，再那里还有别人。”狄婆子答应：“知道了。”叫起狄希陈来，往他屋里去看家。待不多一会，也就收拾将明，公母两个都起来收拾待客。

却说素姐回家，薛婆子知道他又把女婿撵在门外，婆婆叫门不理，着实的数落着说他。他说：“我不知怎么，见了，他，我那心里的 585

气不知从哪里来，恨不的一口吃了他的火势！”薛婆子说：“你可是 为他那些生气？”素姐说：“我自家也不知道是为甚么恼他。这如今 说起他来，你看我这肚子气得相鼓似的。”薛婆子说：“人生一世，还 再有好似那两口子的么？你以后拿出主意来，见了 他，亲亲热热 的，只是别要生气。”

素姐开了脸，越发标致的异样，连举人娘子来到看见，喜得荒 了，心里想说，自己闺女老姐那赶上他的模样？薛教授外面备了酒 席，邀请女婿。狄希陈使性子，叫他爹娘降发着来了，心里不大喜 欢，吃了没多大会子就辞往家去。薛夫人、连夫人送了素姐回去。狄宅请的他姪母相栋字娘子、姨娘崔近塘娘子、张先、谢先，正在家 唱着吃酒。素姐也在席上坐着，正喜笑的，只看见狄希陈来到，把 那脸来一沉。众人看着，都也诧异的极了。

狄希陈从头作过了揖，回到自己房内静坐。只见薛三省娘子 端着个小盒，提着一尊烧酒送到屋里。狄希陈说：“这是甚么？”薛 三省娘子说：“是鸡蛋合烧酒，姐姐待吃的。”狄希陈说：“他吃酒 么？”薛三省娘子说：“可是这们古怪的事，常时只喝一口黄酒就醉 得不知怎样的，这烧酒是闻也不闻。他虎辣八①的，从前日只待吃 烧酒合白鸡蛋哩，没好送给他吃。他今日到家，吃了够六七个煮的 鸡子，喝了够两碗烧酒，还待吃，怕他醉了。他吃了没试没试的(3)。姐夫，你今日可别叫他再哄出去关了门。凭他怎么样的，你只是别 动。你先铺个铺，早先另睡，让他他那床，哄他睡了，等各处都关 上门，没人听见，你可动手。没的你们个小伙子就治不犯他？你打 哩得空子撞着这们个美人，你就没法处治他罢？”

① 虎辣八：突然，亦作“忽刺八”。

狄希陈说：“怎么处治？叫我动甚么手？我知不道甚么，这里又没人来，你教给我试试。”薛三省娘子说：“府里孙兰姬没教给你？等着我教哩！”狄希陈说：“只怕各人有各人的本事，那本事有不同可哩。”薛三省娘子道：“本事都是一样，没有不同的。”狄希陈起来说道：“你来教我教试试。”薛三省娘子说：“你等着，我看看人来教给你。”哄的狄希陈坐着，他一溜烟去了。

狄希陈等他不来，只见小玉兰进屋里来，狄希陈说：“你叫了薛三省娘子来，把你姑的这些衣裳替他叠叠。”玉兰见了他说道：“省嫂子，姑夫叫你去替姑叠叠衣裳哩。”薛三省娘子道：“你先对姑夫说去，你说：‘他那里看人哩，看了人就来叠。’”混混着天待中黑上来，薛、连二位夫人又到了素姐屋里，大家又劝说了他一会，方才去了。接次着他姨娘姪母也都起身，又打发了两个女先家去，外头乱哄。

狄希陈在屋里摘了巾，脱了道袍子。素姐想道：“这意思可哄不出他去了。”正寻思计策，要脱离他开去，只见他⁽⁴⁾把那张吃饭桌端在那抽斗桌边，帮成一处，开了箱，拿出一副铺盖，下面铺了一床毡，床上掇了一个枕头，把那尊烧酒倒了一茶钟，冷吃在肚里，脱了袜子，脱了裤，脱了衫袄，钻在桌上睡了。素姐见无计可施，喜得他不来缠帐，也便罢了，只得关了门，换了鞋脚，穿了小衣裳。

收拾停当，那月色正照南窗。狄希陈假做睡着，渐渐的打起鼾睡来，其实眯缝了一双眼看他。只见素姐只道狄希陈果真睡着，叫玉兰拿过那尊烧酒，剥着鸡子，喝茶钟酒，吃个鸡蛋，吃的甚是甜美，吃完了那一尊酒，方才和衣钻进被去睡，不多时，鼾鼾的睡着去了。

狄希陈又等了一会，见他睡得更浓，还恐怕他是假妆，扬说道：“这桌上冷，我待要床上睡去。”一谷碌坐起来，也不见他动弹。走下桌来，披了个小袄，趿了鞋，走到床边，闻得满床酒香。他把手伸

587 进被去，在他身上浑身上下无不摸到，就如那温暖的香玉一般。他悄悄

第四十五回

的上了床，把被子轻轻的揭了，慢慢的拨他仰面睡着，与他解了裤带，渐渐的褪了下来，把两只白腿阁在自己的肩上，所以然处多加了那要紧开路的东西，认就了门，猛力往里一闯，直进无余。

素姐梦中醒转，心里晓得着了人手，那身子醉的那里动得？狄希陈见他不能挣扎，放心大战。素姐说：“我自不小心，被你算计了。你只是慢些，我醒来还好将就；你若不肯轻放，我起来也断不饶你。”狄希陈说：“你若后来与我亲热，我这遭便慢慢的施为；你若依旧还是这般生冷，我如今还要加力起来。”一边说，一边直冲直进，甚是勇猛。素姐再三求饶，他方才慢慢的彻了大兵，使那游兵巡徼。直待素姐安定了阵势，方才又两下交兵，毕竟后来把狄希陈战败方歇。两个睡在床上，都如芒刺在背的一般，番来覆去，再睡不熟。狄希陈仍来桌上睡了，素姐就不曾穿衣，又复睡去。

狄希陈打了个盹起来，又走到床上，又从梦中把素姐干了一下。只见素姐醒来，比初次略略的有些温柔，不似前番倔强。事完，又仍各自睡觉，狄希陈方才称心遂意。清早起来，狄希陈看着素姐笑，素姐瞅了狄希陈两眼，说道：“往后要合我说知，才许如此。再要睡梦里罗哩人，我还撵出你去！”

小玉兰往厨房里舀洗面水，狄周媳妇问说：“你姑娘合姑夫一处睡来？”玉兰说：“俺姑夫在桌子上睡，没在床上去。”狄周媳妇又问说：“你就没看见怎么样的么？”玉兰说：“我见来，俺姑可吃大亏了！待我送下水，我可对着你说。”连忙的端进水去，等着素姐洗了脸，又端出盆来与狄希陈舀进水去。

小玉兰出到厨房，对着狄周媳妇，将那夜间干的勾当告讼的一些不差。狄周媳妇说：“他两个干事，你在那里来？看的这们真？” **588**

玉兰说：“那月亮照得屋里合白日的一般，叫我妆睡着了。我可看着，看姑夫慢慢的起来，摸到床上去了。”狄周媳妇问说：“你姑就没醒么？”玉兰说：“待了老大一会子才醒。”狄周媳妇问说：“醒了怎么样着？他说害疼来没？”玉兰说：“我没听的他说害疼，他就只说：‘慢拉！慢拉！消停着！……我就没那好。’”狄周媳妇问说：“弄了多大一会子？”玉兰说：

“弄了够一大会子，姑夫又回到桌上睡了一造子，又到床上，又弄，比那头一遭弄得还久。”狄周媳妇问说：“你见你姑夫的賸子来没？够多大？有毛没毛？”玉兰说：“我怎么没见？他后晌没脱裤么？”玉兰使手比着，也有四五寸长，也有个小鸡蛋粗。狄周媳妇问说：“你没的一宿也没睡觉么？单单的看着他？”玉兰说：“我后晌见姑夫那挺硬的賸子，我这心里痒痒刷刷的，睡不着。看着弄俺姑，我越发这心里不知是怎么样的，也说不上来，只这厩里头象待溺尿似的，只发热。”狄周媳妇问说：“热的流水来没？”玉兰说：“一大些水，这腿上精湿的。”狄周媳妇说：“你多大点子人，知道浪！你实指望叫你姑夫也合你一下子才好！”玉兰说：“是实得合我下子才好。”狄周媳妇说：“小浪货！像你刚才比的这们大小，一下子还合杀你哩！”玉兰说：“怎么没有含杀俺姑哩？”狄周媳妇说：“你姑多大？你多大了？”

正说着，狄婆子来到厨房，小玉兰跑的去。狄婆子问说：“你笑甚么？”狄周媳妇说：“陈哥今日黑夜得了手了！”狄婆子道：“是小玉兰说来？”狄周媳妇把玉兰的话一字不遗对着狄婆子学说。狄婆子道：“这丫头，这们可恶！后晌叫出他外头来睡。你可也好问他？那孩子知道甚么，叫他再休对着人胡说八道的。”

再说薛夫人因素姐跷蹊作怪，又大吃烧酒鸡蛋，心中甚是牵挂，叫了薛三省娘子来，说道：“你梳上头看看姐姐去，看他今日黑 589

夜作怪来没。”薛三省娘子来到狄家，因知狄希陈在房里，没就进去。先到厨房内与狄周媳妇拜了拜，问说：“夜来姐夫往屋里睡来？”狄周媳妇笑说：“你该叫着个拘盆钉碗的来才好。”薛三省媳妇笑道：“怎么？姐姐的家伙没的破了？”狄周媳妇笑说：“打了两下子，有个没打破的么？”薛三省媳妇笑道：“可不知是怎么就依了？”狄周媳妇说：“他两个在两下里睡，大嫂就没提防，吃了那烧酒醉了。陈哥可悄悄的到他床上，替他脱了裤，抗起腿来。依着小玉兰说，弄得四杭多着哩！扯了一大会子才醒。醒是醒了，那身上醉的还动弹不的。”薛三省媳妇笑道：“敢子^①也就顾不得疼了。”狄周媳妇说：“一声的只叫：‘慢拉！慢拉！’一定是疼。”薛三省媳妇说：“俺小哥不知取了喜不曾？”狄周媳妇说：“谁知道。我倒没问小玉兰哩。”薛三省媳妇说：“我来了这一会子，情管也梳上头了，待我进屋里去罢。”

素姐问说：“你来做甚么哩？”薛三省娘子说：“娘怕姐姐还作业，不放心，叫我来看看哩。”一边把素姐的被抖了一抖，三折起来，又刷那绿段褥子，说道：“呀！怎么这门些血在上头？”素姐红了脸，说道：“罢了！替我叠在里头！”薛三省娘子说：“姐姐，可娘给你的那个哩？放着不使，这可怎么收着哩？”薛三省娘子叠着铺盖，适值狄婆子进来。薛三省娘子把那褥子又抖将开来，说道：“狄大娘，你看俺姐姐展污的褥子这们等的！”狄婆子看着，笑说：“罢呀怎么！你还替他叠起来。”留下薛三省娘子吃了饭，可的老田也来打听要喜钱。狄婆子赏了薛三省娘子合老田每人二百钱、三尺红布、一条五柳堂织的大手巾。

①敢子：同“敢情”、“敢是”，亦作“敢仔”、“敢只”。

薛三省娘子谢了回去，把素姐成亲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又说：“把那褥子我都与狄大娘看了。狄大娘喜欢，赏了我二百钱、这布合手巾。老田也到了那里，也赏的合我一样。姐夫见了我，不是那夜来的脸了，满脸的带着那笑。”薛婆子说：“你赶日西些再去走遭，叫你姐姐把小玉兰撵到厨屋里睡去，这们可恶！”薛三省娘子说：“不消去了。狄大娘说，后晌待叫他外头睡哩。”龙氏道：“我说的是甚么话！这也消替他愁么？往后他女婿只怕待往外边睡觉，他还不依哩。”薛夫人方才放了这根肠子。但不知后来何如，且再看后回解说。

【校记】

- (1) 擗政：诸刻本同，印本皆改作“闾政”。
- (2) 熟滑：刻本皆作“热滑”。本书中有多处“熟”刻作“热”。
- (3) 没试：文中只此一见，疑为“没事”的借音。
- (4) 只见他：B、C本作“明见他”。

第四十六回

徐宗师岁考东昌 邢中丞赐环①北部

世路尽茫茫，关河各一方。数封疆、吴楚齐梁。一似别离 难再合，嗟卯酉，叹参商。

恩多偏易见，怨广每相偿。是相遭、都在羊肠。只劝人情 留好处，访故旧，遇他乡。

——右调《唐多令》

却说晁夫人从晁梁七岁的时候，就请武城学的一个名士尹克 任教他开蒙读书，直教到十六岁。那晁梁的资性也不甚聪明，这尹 克任的教法也没有甚么善诱，首尾十年，把晁梁也教了个半瓶醋的 学问。宗师行文岁考，晁梁初次应试，县里也取了名字。府考是他 丈人姜副宪的人情，也取在三四十名之内。

学道将次按临东昌。原来那学道宗师姓徐，名文山，江西吉水县 人，甲戌进士，原任武城县知县，十六年前，打那晁思才与晁无晏、替 晁梁起名字的，都是他。由武城知县行取工科给事中，因谏言削职为

① 赐环：《荀子·大略》：“绝人以玦，反绝以环。”论：“古者臣有罪待放 于境，三年不敢去，与之环则还，与之玦则绝。”后有罪遭遣的官吏赦宥召还 叫作“赐环”。

又丁了两遍艰，奉恩诏起了原官，升了参政兼副使，提督山东学政。他未曾按临，心里也就想道：“那武城晁家的孩子，我与他取名晁梁，今已十六岁矣，那孩子象是有些造化，只怕已是进过学了。”

及到了东昌，看那府里呈送的童生文册，武城县童生第三十八名正是晁梁名字。徐宗师看了，晓得他未曾进学，叹惜时光易过，不觉又是一十六年。又叹：“凡事有数，只知替他保全家事，又替他取名，那知又来与他成就功名。”到了考试的日期，点到晁梁跟前，宗师见是个披发童生，眉清目秀，知是逼真晁梁无疑。宗师问说：“你是那晁乡宦的儿子么？”晁梁应说：“是。”宗师问说：“你的名字是谁起的？”晁梁回答说：“是宗师老爷起的。”宗师又问：“你那嫡母与生母都还在么？”晁梁回答说：“都在。”宗师说：“下去就号，用心做文。”那童生们见宗师问了他这许多家常说话，都说：“这是不消讲得，稳稳的一个秀才了。”出的题目是“故旧不遗”①、“取二三策而已矣”②。

晁梁早早做完，交了卷子，送上宗师面试。宗师问说：“你从的先生是谁？”晁梁回答说：“是尹克任。”宗师问说：“是我行后进的么？”晁梁应说：“是。”宗师说：“这先生不教你做文的法律？你这文字也还未成，我取你进学，你却要用心读书，不可说是进了学就懈了志，便辞了先生，你就终世无成了。那些晁思才这班歪憋族人也还上门来欺侮你家么？”晁梁说：“每人都与他五十亩地、几两银子，又是几石粮食，如今也都相安了。”宗师说：“与他地的时候，我还在那边。你且暂回家去，待四五日来看案。”

晁梁谢了宗师，回到下处，欢欢喜喜，备了头口，晁凤、小宦童——一起名晁鸾、厨子张重仪跟了暂且回家，说：“徐宗师再三致

① 故旧不遗：见《论语·泰伯》。

② 取二三策而已矣：见《孟子·尽心下》。

问，许了进学。”晁夫人甚是喜欢。丈人姜副使也来看望，问晁梁要誉出的文章看了。姜副使说：“这文字就没有情也是进的。”献过茶，欢喜而去。过了四五日，晁梁仍往东昌，等候出案。过了两日，抬出武城县童生卷来，晁梁进了第四。晁夫人赏了报喜的人。晁梁谢了宗师，告辞回家，送学，不必烦言。

再说武城县有个光棍，叫是魏三，年纪约四十上下，专一在县前做保人，替比较。后来撰了些不明白的钱，又在县前开了个酒店，又在间壁开了个小杂粮铺，家中也尽可过得日子。一日，走到晁家门上，撞见晁凤，彼此作了揖。晁凤因常往县前勾当，每次都在他酒店借坐饮酒，彼此也都相识。晁凤问道：“呀！魏明泉，你是个忙人，有甚事到这里？”魏三说：“我特来寻小相公，合他有句话说。”晁凤道：“这事跷蹊！俺家小相公家事是一些不管的，你又不是书铺笔铺，寻他何干？况他正在书房，也没在家里。你合他说甚，你把话留下在这里，即是一般。”魏三说：“这事你也尽是晓得的：小相公是我的儿子，我因贫难度日，悄悄的收了你家三两银子，你家使老娘婆老徐抱了来家。这是我的个头首孩子，那穷就说不得了。我如今也有碗饭吃，怎舍的把个孩子放在人家？我情愿用二十两银赎他回去。我就是来说这个。”

晁凤道：“你胡说甚么哩？小相公是沈奶奶生的，徐大爷还自家看了，叫老娘婆验过，生了还报与大爷知道，大爷起的名字，大爷还送的粥米，这谁是不知道的？如今徐大爷不见做学道哩？到徐爷跟前就知事的真假。”魏三道：“徐大爷只见有个大肚子就是了，没的徐大爷自家使手摸了一摸不成？您家里做的弄儿①，没的徐大

①做的弄儿：做的手脚，玩的花样。

你家灶神么？”晁凤说：“你休胡说！若真个来历不明，还不够 叫俺族里的几个强盗掀腾哩！”魏三说：“你看这话！不是为堵挡那 族里的嘴，要俺这孩子做甚么？要不是有这点绕弯，晁奶奶可不就 轻易的一家给他五六十亩地呀？你到家合奶奶说，奶奶心里明白。奶奶使孩子如今就跟了我家去，极好；要奶奶舍不的，叫他且养活 奶奶老了可。这话合我另讲。要说是合我混赖，倒趁着徐爷在这 里讲个明白倒好。”晁凤道：“你且去着，待我合奶奶说。”魏三道：“我往那去？你进去说声，或长或短的，咱好各人干营生。”晁凤道：“你等等，待我进去说看。”

晁凤对着晁夫人从头说了一遍。晁夫人道：“这奇呀！这话是 那里吊下来的？你去书房里请了你二叔来。”晁凤从便门请了晁梁 来到，晁夫人说：“外头有个人说你是他的儿，他来认你家去哩。”晁 梁说：“真个么？”晁夫人说：“真个，倒不诧异的慌了！”晁梁道：“这 话可是从那里来的哩？”晁夫人叫：“晁凤，你从后门出去，到姜爷家 把前后的事对着姜爷告诉告诉，看姜爷怎么说。”

晁凤见了姜副使，说了前后的事情。姜副使沉吟道：“只怕是 真个！”晁凤道：“甚么真个！不知他待怎么？只自乍听了恶囊的人 荒^①！到其间，这真的事也假得的么？二叔是通州香岩寺梁和尚脱 生的，他那里坐化，这里落草，那模样合梁和尚再无二样，这都是 有 招对的。那咱爷两只手上两道天关文^②，文里头都有一根毛，持了 又长，姜爷计的？如今这二叔的手上合爷一些不差。”姜副使说：“是，你爷那两只手上两道横文，文里头两根 燈黑的毛，拔了待不多 两日，又长得大长的。如今你二叔也是这们的么？”晁凤说：“可不

① 恶囊的人荒：恶心得使人心慌；荒，通“慌”。

② 天关文：手心通贯的横纹。星相家认为主贵。

第四十六回

是怎么？姜爷不信，看看就知道了。”姜副使说：“要是这等，再没的话说了。如今那光棍哩？”晁凤道：“他叫我进去合奶奶说，我从后门来了，他还等着哩。”姜副使说：“待我自己到那里。”叫了轿夫伺候。晁凤仍先从后门到家，回了晁夫人的话，出去见了魏三，说道：“我合奶奶说了，叫你等等，合你说甚么哩。”

不多一会，只见姜副使来到晁家。门上人报知，晁梁接待，献过茶，晁夫人出来相见，诉说了前后事情。姜副使说：“这是那光棍 绰着点口气来 诈银子。这事看来必定得合他到官才好。只是这县 里断事全不在理上，这事都定不的。”说话之间，只见魏三外面吆喝道：“怎么着哩！或长或短，分付我去，叫我把这们一日门，也不当家！”姜副使说：“这就是那人么？”晁凤说：“就是他。”姜副使说：“你叫他进来，我问他。”

晁夫人辞别往后去了，晁凤将他叫到厅前。他待指望姜副使 与他为礼，还让他坐下。那姜副使见他进来，坐在上面不动。他只得说道：“姜爷，我不敢作揖了。”姜副使问说：“你叫甚么名字？”他说：“我没有名字，我是魏三。”姜副使说：“那个孩子是你的？”他说：“就是这新进的小相公是我的儿，那年这宅里因合族里人合气，知道家里怀着肚子，叫徐老娘去合我说：若生的是儿，要买了来当是 自家生的。这宅里女人妆着怀孕等着。后来俺家里果然生了是儿。徐老娘拿了三两银子来，没断脐就抱的去了。”姜副使说：“有 甚么凭据哩？”他说：“徐老娘见在，与我的三两银子也原封没动，这都不是证见么？”姜副使说：“你那孩子是几时生下来的？徐老娘是 几时去抱？”他说：“是景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酉时，徐老娘收了生，接下来就使布子裹着，揣在怀里来了。”

姜副使说：“你知道我就是这小相公的丈人么？我当初原只把 闺女许晁公子；若是你的儿，我没有合你做亲家的理，我只得要退 亲。刚才据你说的，有几分真哩。但这里晁奶奶若使不肯叫你 认回去，你却怎处？”他

说：“我对着姜爷说实话，这里晁奶奶从小儿的雇奶子奶的大了，请先生教他读书，才进了学，合姜爷府上结了亲，压伏的族里人屁也不敢放个！听说晁奶奶又极疼他，我冒冒失失的来认孩子，岂肯善便就教我认了去的？但不瞒姜爷说，尝时是穷光棍，自己吊着锅子底，认他回去，与他甚么吃？如今托赖龙天看顾，卖着几壶酒，扭那壶瓶嘴子；又开着个杂粮铺，日求升合的；如今也颇颇的过得日子。人只是没及奈何才卖孩子，既有碗饭吃，谁肯把孩子卖给人家？看来不是晁奶奶这里送我到官，就是只得我往县里告状，再没别话。”

姜副使说：“看来你晁奶奶也不送你到官，这只是你要告状。如你必欲告状，你把说的那些情节，你就写一个与我。我执了你这个凭据，我好退亲。你兴词告状可不许你带我一个字脚。”他说：“我不会写字，我刚才说的就是了。”

姜副使道：“你口里的话怎当的凭据？你待不告状哩，你就合状一般写一纸与我，我好作据。倒也亏不尽你把这事早掀腾了，要待闺女过了门，可怎么处？这保亲的这们可恶哩！”他说：“我也还等晁奶奶的分付，看晁奶奶与我好讲，我也还且消停。”姜副使说：“你也不消等晁奶奶的话，要做就做！晁奶奶刚才在这里合我说来，没有甚么好话与你说！”

姜副使对着晁凤说道：“你多拜上奶奶，这踏脚的营生①将来哄不住人，我岂肯把一个闺女许与买的小厮？我到这家就着

①踏脚的营生：欺骗人的勾当。

第四十六回

原起保亲的送回聘礼来。合奶奶说，就把我的婚书回礼也都查了回去，再不必又往反多事。”晁凤说：“这事从天上吊下来瞎话！姜爷怎么就听他？”望着晁梁，说：“二叔，你可也把前后的事对着姜爷说说，怎么一声也不言语？”姜副使道：“他那里晓的这个缘故？你叫他说！”一边悻悻的上轿，也没合晁梁拱手作别；一面叫家人跟了魏三，照依他说的话：徐老娘合原银为证，将孩子的生时八字写真；一面着人唤保亲的媒人到宅，着实发作，说他将买的小厮骗他的闺女，叫他拿了原定退与晁家。那媒人指天说地，叫屈称冤。

姜副使说：“他的亲老子，县门口卖酒的魏三，见在这里认他，你倒还替他赖哩！”那媒人说：“魏三是我妹子的外甥，我认的他，我合那砍头的讲！”毡包端着晁家的原定，气狠狠的走到魏三家里。魏三不在，说他在隔壁孙野鸡家写状哩。媒人寻到那里，合他抬头打滚，说他没天理，凭空毁人亲事。魏三也合他嚷了一场。拿着定礼走到晁家，对着晁夫人说了前后，气得春莺并一家大小只是要死。惟晁夫人一些也不发躁，只说：“退亲就退！我有这个学生，怕寻不出这门亲来！”取出定礼来看，虽有几匹尺头钗钏，都不是原物。晁夫人心里明白，晓得姜副使另有主意，也另寻了几匹尺头，当是原礼回去，姜家也就收了。媒人到家，家人同了魏三拿了一个揭帖回来。那揭帖上面写道：

具禀人魏镜，禀为强夺亲子事：已故晁乡宦妻郑氏因恐族人分夺绝产，故使妾假妆怀孕，于景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酉时知镜生有一男，使老婆徐氏付银三两，强夺为子，欺压族人。镜畏势不敢言喘。徐氏原银存证。今镜颇可过活，镜男应断 598

归宗。镜情愿出银二十两为谢。上禀。

姜副使看了，说道：“你这禀帖写的极明白，他自是没说。你要告状就该早告，别要待他告上状，做了被告就不好了。”魏三辞了出去，又到晁家寻见了晁风，说道：“我已写下状子，刚才也递了一个禀帖与了姜爷。你再与奶奶商议，若奶奶必欲舍不得教我领去，与我几百两银子，我明日写个合同，教他就永世千年做晁家的人，奉晁家的香火，我也就割断了这根肠子。要是不依，只是给我孩子将去。再不，我只是告上状，凭大爷断罢。”晁风说：“叫你鬼混的着姜爷家把亲都退了，你还说这个！你等着，我与奶奶讯去。”晁风从里边出来说道：“叫你流水快走，要再上门胡说，叫人把毛捋了，打你个臭死哩！”魏三说：“罢呀怎么！咱待不见哩么？”佯佯的去了。

晁梁问晁夫人道：“娘，我真个是三两银子买的么？”晁夫人说：“谄孩子！要是银子买的，就合晁鸾似的了！他才是买的哩！”

却说次日清晨，魏三持着状，跟进投文的去递在案上，告着徐氏为证。次日准出状来，差了民壮齐人。姜副使差人往进堂房里打听状上的话说，与禀帖上果然一字无差。姜副使说：“这光棍也不知听谁调唆了。我见他说的话离了母^①，我恐怕他后来改了口，所以哄他叫写个禀帖给我做了凭据，叫他改不得口。只这他自己的状上好些别脚^②，‘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哩。他说为穷卖孩子，怎么有原银为证？子时生的，早堂就往县里报喜，徐县公从学里上梁回来，起名晁梁。那梁上见有建造年月日时，他没打听真就

① 母：同“拇”，即“拇量”。或是“谱”的音转。

② 别脚：漏洞，破绽。

第四十六回

说是酉时。只这两三个叉股子①，问不杀他哩！”

晁夫人急着待合他见官，自己用诰封宜人的呈子，徐氏的诉状，姜副使也有公呈，都准了出来，伺候听审。

那县官姓谷，名器，江西新卷(1)人，丙戌(2)进士，坐了，堂，先唤上魏三去。魏三说：“小人那时甚穷，有妻怀孕。这收生婆老徐说道：‘晁乡宦无子，族里人欺他，要当绝产分他的家事，把一个妾装做怀孕，要寻一个孩子当是自己生的。你家又穷，就生个孩子也没得给他吃。若你生的是个儿子，叫他给你三两银子，你把儿子与他罢。’小人因穷，也就应承了。到了临月的时候，这徐氏日夜守着。到景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酉时，果然生的是儿。连脐也没断，徐氏就抱得去了。小人因穷，故卖儿子；如今挣得有碗饭吃，怎么舍的卖孩子？他那原银三两，小人原封见在。小人情愿加上二十两银子谢他养育之恩。”

谷大尹道：“你既受他三两银子，他抚养已成，又教他读书进学，这也难认回去了。我叫他再与你二十两银子罢。”魏三说：“如今小人见在无子，老爷就断二千两与小人也是无用，只断还儿子便是天恩。”

谷县公又叫徐氏问道：“这晁梁果然是你抱去的么？”徐氏道：“我若起先曾看见这魏三，就滴瞎了双眼！若曾到他家，就捷折了双腿！这是晁乡宦妾沈氏所生，因合族人争产，前任徐大爷亲到他家，叫了我来诊脉，果真有胎，就着我等候收生；还说生的是男是女，还报徐大爷知道。等至十二月十六日子时落草，见是个小厮，清早就往县里来报。徐大爷往学里上梁去了，等得徐大爷回来，因

①叉股子；即“岔子”。指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此徐大爷替起的名字是晁梁，还送了两两折粥米银子。何尝是他的儿子！”

谷大尹说：“这是你们做的脚手(3)哄那徐大爷。这也是常事，我那边就极多。只是你不该刚才发那两个咒，该撈一撈子。”叫晁梁：“你明白

是魏三的儿子,你愿回去么?”晁梁说:“生员有嫡母、有生母,俱还见在;若生员果是买的,只嫡母也便罢了,如何生母才十六岁就因生员守节?既说生员是他儿子,他知生员身上有甚暗记?”魏三说:“你方才生下,徐氏就抱得你去了,谁得细看?”徐氏道:“我若从你家抱了他去,把这双手折了!”谷大尹说:“你还要发咒!可恶!”魏三说:“只记得他右臂上有朱砂斑记一块,够折字钱大,合朱砂一般红的。”

晁梁把右手伸将出来说道:“这右臂何尝看甚朱砂斑记?你是那日在我家见我端茶,手臂上因夜间被蝎螫了一口,抹的麝香胭脂,你就当是朱砂斑了。”谷大尹道:“读书人不要忘本。你虽在晁家,一定你那嫡母也恩养得你好,但毕竟不是你真正的根本。况这魏三他说也没儿子,你怎可不归宗去?”魏三也说:“儿,你别要恋着富贵伤了天理,我如今也够你过的哩。”晁凤禀说:“老爷听他的瞎话!他家见放着三个儿子,都叫了他来,与这小主人比一比,看是果否一般不是。”谷大尹道:“又不曾叫你,你却上来多话!”拔了四枝签,把晁凤尖尖的打了二十。叫上一千人来,谷大尹写审单道:

审得晁乡宦于景泰二年身故,族人因其无子,抢夺家财。本官妻宜人郑氏,将妾假妆怀孕,用银三两买魏三之子,于分娩之时,螟蛉诳众。抱去者,蒨妇徐氏也,活口见在。今此子 601

十六岁，进学矣。魏镜欲十倍其价赎回，但魏镜仍有三子，若晁梁断回，则晁宦为若敖①矣。留养养母终身，俟晁梁生子，留一子奉晁氏香火，方许复姓归宗。落房存卷。免供。

谷大尹读了审单。晁梁大哭，说是：“光棍明说诈银，离间母子，望尊师再断！”谷大尹道：“连你自己也不晓得，这也难怪你。我断得不差。”傍边人役不容回话，一顿赶了下来。除了魏三得意，这晁思才、晁无晏甚是猖狂，说：“怪道每人给四五十亩地、四五两银子、几石粮食，原来有这些原故！”算记要从新说话。连那姜副使也垂首丧气。

晁夫人只是叫屈呼天，每日早晚烧了香，祝赞天地，愿求显报。又说：“他爹在华亭时候，曾问这样一件事情，问的与这丝毫不差，后来却是假的，被一个道里问明。这明白是天理不容，现世报应，这也非是县官与我们有仇。”晁夫人要自己出官，赴道告状。只见县里礼房拿了一张纸牌，上面写道：

兵部右侍郎邢，为公务事，票仰武城县官吏照票事理：即将发去官银六两置办单开祭品，听候本部经临之日，亲诣该县已故乡宦晁墓次致祭。事完，开的数报查。须至票者。粘单一纸，计开：汤猪一口，汤羊一腔，神食一卓，祭糖一卓，油果一卓，树果一卓，攒合一卓，汤饭一卓，油烛一对，降香一炷，奠酒一尊，楮锭°

① 复姓。《左传·宣公四年》：楚国令尹若敖子文，担心他的侄儿椒会使若敖氏灭宗，临死时对族人哭着说：“若敖氏的鬼，将因灭宗而无人祭祀。”后来，若敖氏果因椒叛楚而被灭绝。

将牌送到晁家来问：“这邢老爷是与府上致祭不是？恐错了不便。如果与宅上致祭，好预先往坟上伺候。探马来报，明晚座船就到河下。”晁凤进去说了。晁夫人道：“这一定就是河南的邢爷。你问打听邢爷是甚么名字，是那里人？”礼房说：“缙绅上刻的是邢宸号皋门，河南浙川人。”晁凤说：“原来是旧日的西宾邢爷。他来这里做甚么？”礼房说：“他原是湖广巡抚，合陵上太监合气，被太监参了一本。查的太监说谎，把太监处了。邢爷告病回家，没等得回籍，路上闻了报，升了北京兵部侍郎。朝廷差官守催赴任，走的好不紧哩。”晁凤说：“起动到家请坐吃茶。”礼房说：“你认的我不？我是方前山，合咱家都有亲，我是你故了的计大婶表兄哩。”晁凤说：“原来是方大叔，就不得认的。坟上该怎么伺候早说，咱好预备。”方前山说：“您不消费事罢，我叫那里的地方催去。得一座三间的祭棚，一大间与邢老爷更衣的棚，一间伺候大爷，一间伺候邢老爷的中军①。”晁凤说：“若教地方催办，这就越发省事。”因邢皋门将到，忙乱接待，又要坟上伺候，又要河下送下程小饭，又请姜副使到坟庄上陪县官合邢皋门，倒也把官司的事情丢待脑后。

果然次日晚上，邢皋门三只大座船，带着家眷，从湖广上京。晁夫人送的两石大米、四石小米、四石面、一石绿豆、六大坛酒、四个腊腿、油酱等物，不可悉数。晁书领着晁梁，衣巾齐整候见。邢皋门即忙让到船上见了，又喜又悲，感不尽晁夫人数年相待周全，将送的礼尽都收了。天够二更，方送下船来。次早自到晁家回拜，选了两匹南京段子、两匹松绫、两匹乡约纱、两匹生罗、两领嶺簪、两篓糟鱼、六十两银子，又送晁梁书资二十两、贺仪十两，又赏晁书、

①中军：总督、巡抚的卫队长。晁凤、晁鸾向日服事过的旧人，共银十两。

第四十六回

晁夫人也自己出来相见，置酒相待，去请姜副使来陪，已往坟上去了，止晁梁自己陪着吃酒。邢侍郎还要赶到坟上致祭，即日起身，别了上船。晁夫人合晁梁急急的又赶到坟上，好照管迎接。大家忙的恨不得象孙行者一般，一个分为四五个才好。谁知：贵人一到，福曜旋临；多少阴祸，立刻潜消。再听下回接说。(1)

【校记】

- 〔1〕新澄：B、C本作“新涂”。
- 〔2〕丙戌：B、C本作“二甲”。
- 〔3〕脚手：B、C本作“脚子”。
- 〔4〕A本缺第八叶。

第四十七回

因诈钱牛栏认犊为剪恶犀烛降魔

九疑①凶，人更险。方寸区区，层叠皆坑坎。柔舌为锋意 剑惨。一言祸败，几致人宗斩。

鬼难欺，天有眼。宪台犀火明于闪，霹雳当空回梦魇。端 人确证，惊破妖狐胆。

----- 右调《苏幕遮》

接说晁梁被那光棍魏三的搅乱，谷大尹的胡断，致使那晁思 才、晁无晏俱算计要大动干戈，就是晁梁也自生疑虑。晁夫人和春 莺气的只是哭。你说这样光棍，叫他昌盛过好日子，岂不天爷没 眼？晁夫人发恨，要自出去，趁着徐宗师按临夏津，亲自递状申冤，望求明断。适值邢侍郎经过，忙乱了几日。

邢侍郎在城中回拜，匆匆的赴了一席，连忙的上船，要往晁乡 宦坟上致祭，祭完还要连夜开船。到了坟上，武城县官接着，相见 过，辞了开去。却是姜副使迎接入棚，更衣上祭。祭完，让至庄上 筵宴，姜副使备说魏三冒认告状，县官绝不详情②，立了文卷，勒令

① 九疑：山名，亦作九嶷山。

② 详请：审查原委。养母终身，改姓归宗。邢侍郎说：“这事一定

有个因由，不然，这个光棍凭何起这风波？”姜副使又把当日晁知州死后，族人怎样打抢，徐县公经过，怎样问断，亲自叫老婆验看，叫人报喜起名，前后细说了一遍。

邢侍郎说：“这个县官也可谓缜密之极，后来谁知还有此等浮议！”姜副使说：“这徐父母就是如今敝省的见任学道。”邢侍郎说：“原来如此。有他见在，这就是极真的确见了。”姜副使说：“正是，所以晁夫人算要自己出告。不然，留这疑端在后，甚是不妥。魏三的上，他说因贫卖子，又说卖子的原银三两，现在为证。这小婿是十二月十六日子时生，黎明即往县里报徐父母知道。适值那十六日早晨徐父母往儒学上梁回来，还穿着吉服，还说：‘此子定有造化，叫我穿了吉服迎你们的喜信。我上梁回来，就起名晁梁。’如今那光棍打听不真，说是十六日酉时。如此的矛盾，县公也绝不推究，只以光棍之言为主。”

晁凤说道：“俺爷两只手上天关文，文里长的毛。邢爷记得不曾？”邢侍郎说：“这我记的么，我还常对着人说。”晁凤说：“如今俺二叔两只手上合爷的一样。二叔，你伸出手来与邢爷看看。”晁梁伸开手掌。邢侍郎道：“可不奇怪？与尊翁的一些无异！”

晁凤又说：“昔日梁生的模样，邢爷还记得么？”侍郎道：“我记的么。”晁凤说：“俺二叔这模样，邢爷看象似谁？”邢侍郎说：“你说象谁？”晁凤说：“别人没见梁生，邢爷是见过的。这二叔合梁生的模样有二样么？”邢侍郎说：“我昨日相见，就说合梁生一个模样，这却是怎说？”晁凤说：“这二叔可是梁生脱生的。”邢侍郎说：“这奇！你细说说我听。”

晁凤把那晁源从邢侍郎行后，怎么发疟疾，发的怎样见鬼，奶奶

差晁书香岩寺请僧保安，撞见梁生胡旦在寺出家；怎样晁源留他行李，骗他银子，晁夫人替晁源赔了梁生胡旦的六百三十两银；梁生胡旦怎样常来山东看望，梁生发愿要托生与奶奶为子；到了十二月十六夜子时，他那里坐化，这里奶奶做梦，梦见他进屋里来与奶奶叩头，说奶奶没人，他愿来伏侍；奶奶刚醒，沈姨就生二叔，落草也是子时；奶奶说梦见梁和尚生的，算计待起名“晁梁”，可的大爷就起了个名字，[前后细说了一遍]。又说：“梁和尚至今未葬，肉身垒在龕内等他自己葬他。奉敕修建的坟莹，好不齐整。明日邢爷船过，待不见哩？胡和尚知道邢爷船到，他自然来接邢爷的。”邢侍郎着实嗟叹，说：“停一会等县官来送我，叫他把这事断明，立案防后。”

姜副使说：“这个谷父母性极偏执，老先生到这里，他心里必定说是告诉老先生了。若老先生不题还可，若老先生说一说，这事就不可知了。”邢侍郎说：“既晁夫人要往学道告状，学道正在这里送礼，我回书中写与学道罢。”姜副使说：“这舍亲就拨云见日，晚生代舍亲叩谢。”姜副使要出席去叩谢，邢侍郎止住，罢了。

邢侍郎要起席上船，晁夫人又自己出来再三致谢。邢侍郎说去京不远，凡有难处之事，俱许照管。又说：“那光棍诬告，我就有书与学道，老夫人这一状是少不得的，速急该递。”晁夫人说：“这山里荒村，通没有甚么相待，该叫学生到船上送一两程才好。他下一步不肯离我，昨日两次往府里考去，我都跟了他去，通象个吃奶的孩子一般。”邢侍郎说：“这正是见赤子的天性。不劳送，就这边别过。”

邢侍郎上轿到船，放了三个炮，点鼓起身。晁凤、晁书、晁鸾三个伏侍过的，都送到船上，叩别而回。行了数里，县官禀送。邢侍郎叫拢船相见，请到官舱待茶。谷县公必料邢侍郎替晁家讲这件事，心里想道：“若邢侍郎不讲便罢，若是讲时，要着实番起招来，把 607

第四十七回

晁梁立刻断了回去。”幸喜姜副使嘱咐过了，邢侍郎绝口不言，只说：“这晁老先生在日，原是旧东家，极蒙相爱，经临其地，到他墓上一奠。喜得还有一子，也令人悲喜交集。凡他家中之事，望都推分垂青。”谷县公说道：“是。拳拳谨领。”邢侍郎亦再无别言而去。谷县公对着左右说道：“便宜他！我说邢爷一定替他讲这事，谁想一字不题。”县公坐船回去。

邢侍郎把魏三冒认之事，自己晁家相处之情，说晁夫人要自己出官告状，备细写在学道回书之内。徐宗师拆开看书，不胜诧异。过了两日，只见一人跪门递状，徐宗师唤入。方到台口，徐宗师问说：“你是晁乡宦的家人晁凤？告的是甚事？”晁凤说：“告的冤苦事，老爷看呈子就明白了。”呈上写道：

诰封宜人郑氏，系已故原任北直隶通州知州晁思孝妻，呈为积棍冒认孤子吓诈人财事：氏夫于景泰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病故，有妾沈氏怀孕五月，因族人打抢家财，蒙老公祖亲临氏家，即唤摩妇徐氏，公同合族妇女，验导沈氏之孕是真，蒙谕徐氏看守收生。生时驰报，又蒙赐礼赐名。氏上自祖宗感戴延祀，天恩不可名状。今被积恶棍徒魏三突至氏家，称言氏子晁梁系伊亲子，景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酉时，因贫难度，受氏银三两，将子分娩之时即卖与氏，原银与徐氏抱证。谎状告县，县官信以为真，断令氏子晁梁养氏终身，即许改姓回去，止着晁梁留下一子奉晁氏香火。似此以真作假^①，起衅族人，离间母子，斩人血祀，绝鬼蒸尝^①，冤恨难伸，优望神明老公祖详察！

①蒸尝：秋冬二祭，也泛指祭祀。

晁梁生于十六日子时。老公祖儒学上梁回县，时方正卯，氏已差人报闻。今伊言十六日酉时，相去已远。既称因贫卖子，何得又有原银三两存于十六年之久？种种不情，自相矛盾。伏望老公祖少拨片刻之冗⁽²⁾，亲提魏三并徐氏质审，自见真情。投天呼吁上呈。

宗师看了呈子，问道：“你主母在那里？”晁凤说：“见在门外。”宗师说：“请回下处，我提人亲审。”晁夫人合晁梁都回到下处。

徐宗师次早即金了牌，差人提魏三、徐氏、晁思才、晁无晏，限次日投文听审。牌上朱批：“如违限一日，县差与原差各重责二十板革役。”晁夫人又差晁书家去照管徐老婆的头口。

学道文书下在县里，谷县公恨得咬牙切齿，只得与他出了票拘人。这魏三恃着县公问过，倒不放在心上。倒是这晁思才、晁无晏两个是领过徐宗师大教的，倒觉有不胜恐惧之至，都面面相觑，说道：“这可是没要紧！这事与我两个何干？把我们呈在里面。这不有屈难伸么？”晁无晏道：“这再无一话。这一定是七爷，你前日陪着审官司的时候说了那几句闲话，有人传到他耳朵里，所以把咱都呈上了。”晁思才道：“二官儿，你没说么？没的光我说来？”晁无晏道：“你看七爷！我要没说，他到不呈上我了⁽³⁾。”差人拘齐了人，金了批。众人打发了差人的常例，连夜回到夏津，依限次早投了文。挂牌晚堂听审，各人暂回下处。

且说武城县的任直，挟着几匹厂绸在街上卖，撞见晁凤，问说“你在这里做甚？”晁凤将魏三认儿的事情仔细告诉了一遍。任直问说：“这个相公今年十几了？”晁凤说：“十六了。”任直掐着指头算了一算，说道：“景泰三年生的一一是几月？”晁凤说：“是十二月十 609

第四十七回

六日子时。”任直又沉吟了一会，问道：“就是才过去(4)的魏三呀？”晁凤说：“可不就是他么。”任直说：“他如今县门口卖酒，开粮食铺子哩。”晁凤说：“就是。”任直说：“他这一定有人挑唆，不然，就是待 诈钱。我且去卖绸，赶晚堂，我来陪你。问明了就罢，问不明，我叫 这光棍死不难！”晁凤说：“你在这里做甚么？”任直说：“我家里闲 着(5)没的做，顿了几匹厂绸来卖，通卖不出去。我也使性子，正待 回去哩。”晁凤说：“日西没事，仗赖你来陪俺一陪极好，我专候着。”晁凤别了任直，回到下处，吃了饭，都来道前候审。

徐宗师放炮开门，唤进听审人去，头一个就叫徐氏，问说：“我 记得当初曾叫你同了他族里的许多妇人验明，说是有孕，你还说是 已有半肚，是个男胎。这话都是你说的，怎么如今又有这事？”徐氏 说：“从那一年腊月初一日晁奶奶就叫了我去守着，白日黑夜就没 放出我来，怕我去的远了，寻我不见。每日等着，不见动静。直到 十五日饭时，才觉的肚子疼。晁奶奶还叫了个女先等着起八字，等 到十五日的二更天还没生。晁奶奶打盹，我说只怕还早，叫我拉着 个枕头来，我说：‘奶奶，你且在这热炕上睡睡，待俺等着罢。’天打 三更，晁奶奶睡梦中说话，就醒了，说：‘梁和尚那里去了？’俺说：‘没有甚么梁和尚。’晁奶奶说：‘我亲见梁和尚进我房来与我磕头。他说：’奶奶没人伏侍，我特来伺候奶奶。‘我说：’你是个出家人， 怎么好进我卧房？‘他径往里间去了。’晁奶奶正说着，里间里就孩子哭。我接过来看，是个儿子。我说：‘奶奶大喜，是个小相公！’女先刻了八字，正正的子时。十六日清早，晁奶奶就叫我来报与老爷 知道，老爷起的名字是晁梁。晁奶奶说：‘我梦见梁和尚，正算计要 叫他是晁梁，怎么大爷可的起了这个名字！”

徐宗师说：“梦见梁和尚是怎说？”徐氏道：“这梁和尚是晁奶奶

家的门僧，在通州香岩寺出家。那咎被人杀了的晁源曾坑了这梁和尚的六百多银子，晁奶奶知道了，替晁源还了那和尚的银子，后来又从晁源手里要出原银。晁奶奶也没收，就舍在那寺里买谷常平巢余，如今支生的够十万多了。那梁和尚发愿要托生晁家做儿，补报晁奶奶的恩。梁和尚十二月十六日子时那里坐化，这里是十二月十六日子时下地。这事奉过旨，替梁和尚建的塔，修的寺院，差司礼监亲自御祭。梁和尚的真身还不曾葬，留得遗言，等他自去葬他哩。这事这们有凭据的。他说是他的儿，腊月十六日酉时生的，晁奶奶使我拿了三两银子，买了他的来。我说：‘若起初曾见他一面，滴瞎了双眼！曾到他家，跌折了双腿！’县官嗔我说誓。”

宗师说：“过去。”叫魏三。宗师看了他几眼，说道：“你说晁梁是你的儿子，他那些象你？”魏三说：“老爷岂不说‘居移气，养移体’？他住的见是甚么房子？吃的见是甚么东西？穿的见是甚么衣服？这要象小的，怎么得象？若叫他跟着小的过几时穷日子，情管就象小的了。”宗师说：“你却指甚么是你的确证？”魏三说：“交银子与小的，抱孩子去的，都是这徐氏。这徐氏是活证。还有他原银为证。”宗师说：“他因何就问你买？你却因何就肯卖与他？”魏三说：“他家乡宦死了，晁源被人杀了，族里人抢他的家事，这都是老爷问过的。他把个丫头装着怀孕，要寻一个新生的孩子，当是自己亲生的，哄那族人。这徐氏因平日也都认识，他见小的媳妇子怀着孕，他说：‘你穷穷的，养活着孩子，累着手不好挣饭吃。我给你寻一个好主子，替你养活着，就不拘待多少年，脱不了还是你的儿子。我叫他给你三两银子，你又好做生意的本钱。’小的实是穷的慌了，应承了他。及至临月的时候，徐氏白日黑夜守着，等到十二月十六日酉时，果然生的是个儿。徐氏使了块布子裹了裹，揣在怀里，脐也没 611

第四十七回

断，就抱的去了。”

宗师问：“你那孩子身上也有些甚么记色没有？”魏三说：“天已点灯的时候，忙忙的，那里看有甚么记号！”宗师说：“十二月的酉时 也还是大亮有日色的时候，怎就看不见记号？”魏三说：“那腊月短 天，怎么得有日色？”

宗师说：“那三两银子是几时交与你的？”魏三沉吟了片刻，说：“徐氏抱了孩子回来，与了小的三两银子。”宗师说：“给你银子的时候 是几时？”魏三说：“天有起鼓了。”宗师说：“你那原银在那里？”他从 腰里兜肚内取出一封银来。宗师问说：“这是徐氏给你的银子么？”魏 三说：“就是。小的拆也不拆，原封未动。”宗师问说：“你为甚么不 动？”魏三说：“小的料得后来要合气，所以留着原银，好为凭据。”

宗师笑了一笑，说道：“我把你这个光棍奴才！你在我手里支 调！拿夹棍上来夹起！”魏三说：“老爷。县官问得至公至明，徐氏 合晁梁一些也没有闲话，断的叫晁梁待奉他这养母终身才许他改 姓回去，还叫他留下一个儿子奉晁家的香火。老爷若讨与小的这 个儿子，是老爷天恩；若不讨与小的，小的饶不得儿子罢了！难道 还夹小的不成？”宗师说：“快着实夹起来！”

十二个皂隶两边拢起，每边敲了三十狼头。只见一个人跪在 大门外面，宗师看见，一声叫那跪门的进来，却是任直。宗师问说：“你是甚么人？因甚跪门？”任直说：“小的是武城县人，原起先年曾 当乡约，如今顿了几匹厂绸，赶老爷考棚好卖。适遇着这件官司， 小的偶然站住看看，见老爷夹这魏三，已是知道老爷明见万里了。 但证不倒他，明日老爷行后，他据了县里的审单，这事就成了疑案。 老爷只问他景泰三年他在那里，景泰三年十二月他曾否有妻，叫他 回话，小的合他对理。”

魏三套着夹棍，只是磕头，说：“小的该死！”任直说：“你景泰元年十月抢夺韩公子的银子，问了黄山馆驿的三年徒罪；你景泰四年十一月才回武城；景泰六年正月，你才娶了刘游击的使女。这景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酉时，这徐氏抱去的孩子，你是做梦么！”宗师着实的骇然，问道：“魏三，你怎么说？”他只是磕头，说道：“小的没的说，’饭饱弄箸——是死①催的’。”宗师说：“你一定有人主使才做这事！你实说，你的主意为何？”他只磕头，不肯实说。宗师又叫使杠子敲打，打了五十。他方说：“老爷松松夹棍，待我实说就是。”宗师说：“我叫人与你松了夹棍，你却要实说，若不是实话，我再夹起来，一顿就要敲死！”叫人且把夹棍松了。

魏三说道：“因那一日新秀才送学，都先到县里伺候簪花。这晁梁的族人晁无晏、晁思才都在小的酒铺等候吃酒。晁思才说：‘咱给他做满月，分地给咱，这能有几日？如今不觉的十六岁了，进了学，这日子过的好快！’晁无晏说：‘那咎徐大爷说他有些造化，只怕也是不可知的事。’晁思才说：‘咱家多咎给他算算，有些好处，也是咱的光彩。’晁无晏说：‘我就不记的他是甚么时。’晁思才说：‘我记的么。景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酉时生的。’晁无晏说：‘只这三奶奶头里进了学就是造化！要是三奶奶没了，他还是个白丁，我也还有三句话说：如今进了学，这事就做不了的了。又寻了这们一门丈人，越发动不得秤了。’晁思才说：‘他就不进学，这事也说不响了。那咎徐大爷替他铺排的，好不严实哩，你怎么弄他？’晁无晏说：‘那么，我说他那咎是假肚子，抱的人家孩子养活，搅得他醒邓邓的，这家财还得一半子分给咱。’小的掉了这口气，记的他十六岁，十二

①死：“屎”的谐音。月十六日酉时生。小的又问说：‘他是前街上李老

第四十七回

娘收生的？李老 娘是俺亲戚。’晁思才说：’那是？到是那街上徐老娘收生的。’小的 掏换①的真了，想道：’一个女人家有甚么胆气，小的到他门上澎②几句闲话，他怕族人知道，他自然给小的百十两银子，买告小的。‘不料的就弄假成真。小的家也足够过的，神差鬼使的做这没天理的勾当，只望老爷饶这狗命罢！”

宗师说：“你这奴才！不是我问出真情，这一家的祀就被你绝了！”放下夹棍，拔下六根签，三十大板。叫上晁无晏去。他跪在下面，不曾听见魏三说是甚话。宗师也不说甚么，拔了四根签，叫拿下去打。晁无晏极力的辩，宗师说：“打你在魏三酒铺内那些话说得不好！”打过，宗师又向任直说：“你与这魏三有仇么？”任直说：“没有仇。”宗师又问：“你与晁家有亲么？”任直说：“也没有亲。只因受过晁夫人的恩，所以不平这事，故出来证他。”宗师想他：“你是那一年被傅惠、武义打的？买学田的事，就是你么？”任直叩头说：“就是小的。那一个约正是靳时韶。”宗师说：“你如今须发白了，我所以不认得你。晁思才，起来！一干人都在刑厅伺候。徐氏也回去罢。”任直说：“小的哩？”宗师说：“你还得到刑厅走一遭。”

次日，宗师将自己审的口词情节批刑厅成招拟罪。谁知这厅官的要诀：凡奉上司批词，只该立了严限，叫州县解了人来，亲自与他审断，问了上去，切不可又批州县，把出入之权委于别人。万一问得不如自己意思，允了转详，自己的心又过意不去；驳回再问，彼此的体面又甚是无光。

魏三的这件事，徐宗师已问得极是明白，又经这任直证倒，再

① 掏换：打听、询问。

② 澎：随便瞎说。

遁不去的田地。况徐宗师亲笔写的口词，又甚详尽。这批到刑厅，不过是招了口词，具一个招，加一个参语，将魏三拟一个徒罪，晁无晏拟一个杖罪，连人解将上去，定了驿分，这不是剪裁①的营生？谁知这刑厅素性一些也

不肯担事，即针鼻大的事情也都要往州县里推，把魏三这件事仍往武城县批将下去。

那谷大尹听见徐宗师翻了他的案，任直又证出了真情，那执拗的心性，恨不得要一口吞了晁梁合任直下去！见了刑厅的票，佯佯不理，也不说长说短，也不把魏三收监。原差禀说：“这是道里的人犯，还该送监。”谷大尹瞪了一双白眼，望着差人说道：“他有何罪，送他到监？”就要拔签打那差人。差人再三告禀，分付就叫原差保他出去。

徐宗师见三日不成上招去，一张催票行到刑厅。刑厅又行票到武城县来。后来学道一日一催，刑厅极得魂出，谷大尹只当耳边之风。学道又行票来，只要原人缴还上去，不要具招。刑厅愈加着极，只得差了几个快手拿了直行票子，方把魏三提到厅去，连夜具了招详，次早解到道里。

徐宗师把他的详文扯将下来，用了官文封袋封了，批上写道“原详带回”四字，当时打发了差人回去。适值济南府祖刑厅来见，徐宗师把自己审的口词情节连了一干人犯差人守催着，要次日解报。那祖刑厅正在一家乡宦花园赴席，还不曾上坐，拆看了文书，晓得是因东昌刑厅问不上去，宗师计较的事情。又仔细看宗师写的口词情节甚是详悉，原不是难完的事件，借了乡宦的一座亭子上，摆了一张公座，安了提砚，叫过一干人去，先叫上晁梁去问了几

① 剪裁：简洁，直截了当。

声，又叫上任直去问了几声，就叫画供。魏三无力徒，晁无晏稍无力杖；余人免供，伺候明早解道。将口辞传进公馆内叫书办做稿，即刻等完，送到席上呈看。赴席中间，稿已呈到，刑厅叫且住了戏，借过笔砚，就在席上改定了招，做了参语道：

看得魏三智奸过鬼，计毒逾蛇。止因图诈人财，冒认宦家孤子，究及生时不对，驾言原物无伦，本犯自己无说。至于晁梁所生之日，本犯以别罪发配在徒，且是旷夫鰥处之日，未尝得妻，从何有子？任直之证确也。合配冲途之驿，用当郊遂之投。晁无晏圯族凶人，创谋异说，以致旁人窃听，平地兴妖，唯口启辜，亦应杖徽。

刑厅放了衙，仍把稿传到公馆，叫人灯下写出文来，磨对无差。祖刑厅起席回去，书办将真文呈看。次日将一千人犯解上道去。如此迅速，徐宗师已是喜欢，且招参做得甚好。徐宗师晚堂唤审，把魏三疮腿上又是三十大板，发夏津县暂监，取武城县长解到日发界河驿，三年徒罪。解夫不曾取到，魏三报已死在狱中。谷大尹甚是怀恨。

谁知晁梁合任直吉人天相，谷大尹报升了南京刑部主事，一则离任事忙，二则心绪不乐，只得也丢开一边罢了。离了任从兖州经过，徐宗师刚在兖州按临，便道参见。徐宗师留饭，那谷大尹还淳淳讲说晁梁是魏三儿子，魏三不曾冒认。徐宗师说：“只是生晁梁的时节，他还不曾有妻；他有妻的时节，晁梁已三岁矣。”谷大尹方才红了脸不曾做声。可见这做官的人凡事俱要详慎，不可任情。难道谷大尹与魏三有亲不成？只是起先不与他推情细断，据了自

的偏心，后来又不肯认错，文过饰非，几致绝了人家宗祀。挽救回来，倒也还该感激徐宗师才是。但不知他心下如何？

【校记】

- (1) 以真作假：B、C本作“以真符假”。
- (2) 伏望老公祖少拨片刻之冗：B、C本作“伏乞清天爷台暂停片刻之冗”。
- (3) 不呈上我了：B本作“不呈没我了”、C本作“不呈告我了”。
- (4) 才过去：B、C本作“才听审”。
- (5) 闲着：B、C本作“闲空”。

第四十八回

不贤妇逆姑殴婿护短母吃脚遭拳

两曲春山带剑，一湾秋水藏枪。不是孙权阿妹①，无非闵 损亲娘②。

浪说凤速鸾配，空成蝶恋蜂狂。怒则庞涓孙臆，喜时梁鸿孟光。若使嫺于姆训，庶几不坠夫纲。无那③有人护短，致教更 不贤良。

再说薛素姐自到狄家，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就是两月。这六十日里边，不是打骂汉子，就是忤逆公婆。这狄宾梁夫妇，一则为 独儿独妇，百事含忍；二则恐人笑话，打了牙只往肚里咽；又亏不尽那 姑子李白云预先说了那前生的来历，所以绝不怨天尤人，甘心忍受。

狄宾梁家的觅汉李九强，叫他往仓房里量出稻子来晒，因他久 在家中做活，凡事都托他，不甚防备。况那一年得了杨春那二十 两银子买了地，靠了大树，绝不沾霜，耕芸锄种，俱是狄家的力量，

① 孙权阿妹：即孙尚香，小说和戏曲中刘备的夫人。

② 闵损亲娘：孔子的弟子闵损受后母虐待，冬天用芦花做棉衣，被父亲 鞭打时才发现。

③ 无那：无奈。

来的粮食，春放秋收，利中有利，成了个觅汉中的富家。既然富足，也就该生礼义出来，谁知这样小人，越有越贪，抵熟盗生是其素性。量稻子的时候，乘狄宾梁不在跟前，便多量了两袋，寄在房客卖私盐的陈柳家中。

这陈柳若是个好人，拒绝了他，不与他寄放；其次，全全的交还与他；再其次，你便留他一半也可。谁知这陈柳比李九强更狠十倍，更贪几分！

李九强量完了稻子，锁了仓门，交还了匙钥，走到陈柳家取那寄放的稻子。陈柳说：“李哥，你来做甚？”李九强说：“我来抗那稻子哩。”陈柳说：“抗甚么稻子？你多咎买了稻池打出稻子来了？”李九强说：“我没有稻池，这是主人家支与我的工粮。”陈柳说：“你的工粮放在你家罢(1)，寄在我家做甚？你休要弄的来历不明，犯出来，带累我住不成房子。稻子我收着哩！我去问声狄大叔，看该与你。”李九强说：“陈柳子，你就不见人了？这能值几个钱，就昧了心？”陈柳说：“我怎么昧心？我只问声狄大叔，他说该与你，我就与你去了。我待要你的哩！”李九强说：“疣杭杭子的腔！罢！你问甚么问，你可倒那布袋还我。”陈柳说：“我又没替狄大叔抗粮食，布袋怎么到俺家里？我就有布袋，也只交给狄大叔，也没有给你的。”李九强说：“罢呀怎么！你就使铁箍子箍着头？”

李九强敢怒而不敢言，怀着一肚皮仇气去了。陈柳也便没有颜面，另寻了别家的房子，搬开去了。李九强时刻图谋报仇，不得其便。陈柳虽然大卖私盐，谁知这久惯盐徒都与这巡盐的民壮结成一伙，四时八节都与那巡役纳贡称臣，所以任凭那盐徒四处横行，壅阻盐法。

一日，绣江县的典史因盐院按临省城，考察了回来，一条腿捷

跨在那马上，到了狄家客店歇住，下了马，要吃了饭，一瘸一瘸^②的往里走，走到正房坐下。狄宾梁知是本县父母，流水杀鸡备饭，拨了李九强、狄周在那里服事。听见手下人凄凄插插的说：“典史因拿私盐不够起数，蒙盐院戒饬了十板，甚是没有好气。”

李九强打听得陈柳这一日夜间正买了许多私盐藏在家里，尚未曾出去发脱，要得乘机报复，服事中间，说道：“小人闻的四爷因私盐起数不够，受了屈回来。这绣江县要别的没有，若要私盐，休说每月止要四起，就是每月要四十起也是有的。只这明水地方拿的，还用不尽哩。”典史说：“我着实问他们要，他们只说因巡缉的严紧，私盐不敢入境。昨日考察，被盐院戒饬了十板。”李九强说：“小人听见人说道是四爷不教人拿，任人贩卖。”典史说：“你看我是风是傻？我一个巡盐官，我倒教别拿卖私盐的？”

李九强说：“四爷，你要肯拿，这眼皮子底下就有一个卖私盐的都把势^①哩。只是四爷你不敢拿他。”典史说：“他既卖私盐，我怎么不敢拿他？只怕他是连春元家，深宅大院的，我不好进去翻的。除了他家，凭他甚么富豪，我不怕他。如今被火烧着自己的身子，还顾的人哩。你说，是甚么人，我叫人拿去。李九强说：“差人拿不将^②他来。差人都合他是一个人，谁肯拿他？四爷，你肯自己去堵住门子，一拿一个着。”典史说：“这要翻出盐来才是真哩。”李九强说：“你看四爷。要翻不出盐来，这事还好哩！”

典史说：“咱就去，回来吃饭。”骑上马，跟了许多人，叫了地方乡约，李九强引了路，一直奔到陈柳门口。差人堵住门，典史领人进去，何消仔細搜筒，两只大瓮、两个席篓，还有两条布袋、大缸、小

① 都把势：都头，头领。

② 拿不将：拿不了。

瓶，尽都是满满的私盐。

典史叫乡约地方取了抬秤，将盐逐一秤过，记了数，贴了封皮，把陈柳上了锁，带了地方乡约，说他通同容隐，要具文呈堂转申盐院。这伙人慌了手脚，打点弥缝。两个乡约每人送了四两银子，地方送了二两银子，磕了一顿头，做了个开手，放得去了。诈了陈柳二十两银，量责了十板，也放了开去。

陈柳知是李九强害他，纠合了地方乡约，一齐都与李九强为仇。李九强自知寡不敌众，将几亩地仍照了原价卖与别人，把些粮食俱赶集卖了，腰里扁着银子，拿着火种，领了老婆，起了三更，走到陈柳门上，房上放上火，领着婆子一溜烟走了。陈柳房上火乘风势，烧了个精光。众人都疑心是李九强放的，又见李九强走了，这事再无别说。绣江县递了状，坐名告了李九强，出票拘人。幸得狄宾梁为人甚好，乡庄人都敬服他，又且儿子是个秀才，没人敢说他是李九强的主人，向他琐碎，然也不免牵着葛条，草也有些动弹。

薛教授听有此事，特来狄家看望。狄宾梁让过了茶，薛教授往后边看素姐。狄宾梁教人定菜暖酒，要留薛教授吃饭。狄周媳妇领了人在厨房料理，妆了一碗白煮鸡，还待等煎出藕来，两道齐上。及至妆完了藕，那碗里的鸡少了一半，极得狄周媳妇只是暴跳，说道：“这可是谁吃了这半碗？满眼看着，这是件挡俄的东西，这可怎么处？再没见人来，就只是小玉兰来走了一遭，没的就是他？”狄周媳妇正咕嘟着，不料素姐正从厨房窗下走过，听见说是小玉兰偷了鸡吃，素姐扯脖子带脸通红的把小玉兰叫到房中，把衣裳剥脱了个精光，拿着根鞭子，象打春牛①的一般，齐头子的鞭打，打的个小玉兰杀狼地动的叫唤。

①打春牛：《东京梦华录》卷六：“立春前一日……进春牛入禁中鞭春。”这里指打小玉兰象打牛一样。

狄婆子说：“薛亲家外头坐着，家里把丫头打的乔声怪气的叫唤，甚么道理？”叫狄周媳妇：“你到后头看看。有甚么不是，已是打了这一顿，饶了他罢。”狄周媳妇走到跟前，问说：“怎么来，大嫂你这些生气？”素姐说：“怎么来！不长进，不争气，带了这们偷馋抹嘴的丫头来，叫贼淫妇私窠子们质声颗气的！我一顿打杀他，叫他合私窠子们对了！”狄周媳妇说：“大嫂，你好没要紧！厨房里盛就了一碗鸡，我只回了回头就不见了半碗。我说：‘再没人来，只有小玉兰来走了一遭，没的就是他？’我就只多嘴了这句，谁还说第二句来？娘说叫你饶了他罢哩。”

素姐不听便罢，听了越发狠打起来，手里打着丫头，口里骂着道：“贼多嘴的淫妇！贼瞎眼的淫妇！你挽起那眼上的辰毛仔细看看，我的丫头是偷嘴的？贼多管闲事的淫妇！贼扯臭庚淡的淫妇！我打打丫头你也管着？”只管打骂不止。狄周媳妇说：“你打的那成？越扶越醉的使性子往前来了。”那丫头越发怪叫。

老狄婆子自家走到跟前，说道：“素姐，你休这等的。丫头就有不是，已是打这一顿了。我说饶了罢，你越发打的狠了。你二位爹都在外头坐着，是图好听么？”素姐双眉直竖，两眼圆睁，说道：“你没的扯那臭淡！丫头纵着他偷馋抹嘴，没的是好么？忒也！曹州兵备——管的恁宽！打杀了，我替他偿命！没的累着你那腿哩！”老婆子道：“素姐，你醉了么？我是你婆婆呀。你是对婆婆说的话么？”素姐说：“我认的你是婆婆，我没说甚么；我要不认你是婆婆可，我还有三句话哩！”狄婆子折身回去，一边说道：“前生！前生！这是我半辈子积泊①的！”素姐说：“你前生、前生，我待不见你后

① 积泊：亦作“积剥”，指积恶而得报应

世、后世的哩！”依旧把那丫头毒打不止。

狄婆子说：“狄周，你到前头对薛大爷说：大嫂把小玉兰丫头待中打死呀，俺娘说不下他来，请薛大爷进去说声哩。”薛教授道：“我从头里听见人叫唤，原来是他打丫头。”看着狄希陈道：“姐夫，你到后头说声，叫他别要打了。”狄希陈都磨磨，蹭前退后，那里敢进去！狄宾梁笑道：“仗赖亲家进去看看罢。他也不敢去惹他。”

薛教授到了后边，素姐还把那丫头三敲六问的打哩。薛教授见那丫头打的浑身是血，只有一口油气。薛教授连声喝住，素姐甚么是依！薛教授自己拉那丫头起来，那丫头的手脚都是捆绑住的。薛教授一边去拉，素姐一边还打，把薛教授的身上还稍带了两下。薛教授怒道：“这们没家教！公婆在上，丈夫在下，自家的老子在傍，如此放肆！”望着狄周道：“管家，烦你把这丫头送到我家去，已是打的不中了。是为怎么来？”狄周媳妇走到跟前，说道：“俺爹叫留薛大爷吃饭，我妆了一碗鸡，回头少了一半。我说：‘再没人来，就只小玉兰来了一遭，没的就是他？’就只这一句，要第二句话，也不敢说个誓。”把那狄婆子怎样来劝，素姐怎样打骂，告诉了个详细。

薛教授通红了脸说道：“素姐，你休这等的！这们不省事、不贤惠，是替娘老子妆门面么？”素姐说：“嫁出去的女、卖出去的地，不干你事！脱不了一个丫头，你又将的去了！刚才要不是你敦着腿、雌着嘴吃，怎么得少了鸡，起这们祸？”薛教授说：“这有甚么祸？”长吁了两口气，往外走了。到了厅房，狄宾梁留他再坐，他也没肯坐下，送出大门去了。

狄宾梁合狄希陈俱回到后头。狄宾梁说：“孩子不知好歹，理他做什么？叫薛亲家闷闷渴渴的，留他不住，去了。”狄婆子说：“一个丫头，打了一二千鞭子，风了的一般！媳妇子说，骂媳妇子；婆婆说，骂婆婆。薛亲家闷闷渴渴的，是他闺女雌答的；咱怎么的来，他恼咱？”狄希陈都抹了

第四十八回

会子，蹭到房里，素姐说：“我只说你急心疼跌折了腿进不来了，你也还知道有屋子顶么？那老没廉耻的来雌嘴，我叫你留他吃饭来？平白的赖我的丫头偷嘴吃！”狄希陈说：“他怎么就是没廉耻的来雌嘴？明日巧妹妹过了门，咱爹就别去看看，也是雌嘴吃哩？媳妇子又没丁着丫头吃了鸡，不过是说了一声。这有甚么大事，嚷得这们等的？”素姐说：“放你家那狗臭屁！你那没根基、没后跟的老婆生的，没有廉耻！象俺好人家儿女害羞，不叫人说偷嘴！”狄希陈说：“你睁开眼看看！谁是没根基、没后跟的老婆生的？我见那姓龙的撒拉着半片鞋，捷拉着两只蹄膀，倒是没后跟的哩！只怕俺丈母的根基我知不道，要是说那姓龙的根基，笑吊人大牙罢了！”素姐说：“姓龙的怎么？强起①你妈十万八倍子！你妈只好拿着几个臭钱降人罢了！”狄希陈说：“那么俺娘就不拿着一个钱，那姓龙的替俺娘端马子、做奴才还不要他，嫌他低搭哩！”素姐说：“那么你妈替姓龙的熊成聒腱！”狄希陈说：“你达替俺那奴才结腱！你妈替俺那奴才老婆储辰！”

素姐跑上前把狄希陈脸上兜脸两耳拐子②。丢丢秀秀的个美人，谁知那手就合木头一般，打的那狄希陈半边脸就似那猴腱一般通红，发面馍馍一般喧肿。狄希陈着了极，捞了那打玉兰的鞭子待去打他，倒没打的他成，被他夺在手内，一把手采倒在地，使腱坐着头，从上往下鞭打。狄希陈一片声叫爹叫娘的：“来救人！”

两个赛骂的时节，狄宾梁两口子句句听的真切，气的老狄婆子筛糠抖战。狄宾梁只说：“理他做甚么？咱只推没听见罢了。你出

① 强起：强过。

② 耳拐子：耳括子。去，轻了不是、重了不是的，可怎么处？你忘了那李姑子的话了么？”狄婆子说：“这气怎么受？李姑子说小陈哥是他冤仇，没的咱也是他的冤仇么？”狄宾梁说：“看你糊突呀！咱是小陈哥

的娘老子，咱儿是他的冤仇，咱也就是他的冤仇了。这是天意叫咱受他的。你听我说，休合他一般见识。”

狄婆子只得忍耐。后来听的狄希陈叫爹娘救人，狄婆子跑进房去，素姐正坐着狄希陈的头，鹰拿寒雀，鞭子象雨点似的往下乱打。狄婆子把素姐推了个骨碌，夺过鞭子，劈头劈脸摔了几下子，他就手之舞之的照着。狄婆子也象他骑着狄希陈的一般使屁股坐着头，打了四五十鞭子，打的那素姐口里七十三八十四^①无般不骂。狄宾梁只是叫他婆子收声。

到了后晌，狄希陈也没敢往屋里去睡，在他娘的外间里睡了。到了二更天气，狄宾梁从睡梦中被一人推醒，说道：“快起去看火！”狄宾梁睁开眼，看见窗户通红，来开房门，门是锁的，百推晃不开，只得开了后墙吊窗，走到前边，只见窗前门前都竖着秫秸点着火，待着不着的煽，知是素姐因狄婆子打了他，又恨打的狄希陈不曾快畅，所以放火烧害。

狄宾梁连夜差狄周去请薛教授来看。薛教授说：“他活是你家人、死是你家鬼，我没有这们个闺女！我没有脸去看！我从此以后，我家里也不许他进门。”狄周回了话。狄宾梁长吁了两口气，看着人搬秫秸、泼水，乱轰着也没睡觉。

薛教授知道他打女婿、放火，在家里恼得动不的。薛夫人说：“你恼他•怎么？自家的个孩子，你可怎么样的？着人接回他来，慢

^①七十三八十四：民谣有“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一说。这里隐指咒人死。

第四十八回

慢的说他，你没的真个就弃了他不成？”薛教授道：“你再休题他，你只当死了他的一般！”薛夫人也没等的薛教授说肯，使了薛三省媳妇到狄家来接素姐。进来见了老狄婆子，只见一家子都胖唇撅嘴，象那苦主一般。薛三省娘子说要接素姐回去。狄婆子把狄希陈的夹袄一手脱将下来，叫薛三省媳妇：“看看俺那孩子的脊梁！”只见狄希陈脊梁上黄瓜茄子似的，青红柳绿，打的好不可怜。

薛三省娘子进去见了素姐，说是接他回去，叫他梳头，来厨房里替他舀水。狄周娘子一五一十从头至尾告诉个详细，直待素姐梳完了头，穿完了衣裳，薛三省媳妇问说：“狄大娘，俺姐姐家去哩。吩咐叫姐姐住几日来？”狄婆子说：“我用他做甚么哩？叫他家里只管住着。等他消消气，我去接他，叫他来。”薛三省娘子说：“狄大娘，定个日子，好叫姐姐家去，这活络话怎么住的安稳？咱家姐姐待几日不往俺那头去哩么？”狄婆子说：“那么，也敢说的嘴响，俺那闺女不似这等的！要似这们样着，我白日没工夫，黑夜也使黄泥呼吃^①了他！”素姐说：“罢呀，我待不见打你那嘴哩！”狄婆子说：“你休数黄道黑的！待去，夹着腿快去！”

素姐拜也不拜，佯长往家去了。进了家门，薛教授屋里坐着，也没出来理他。薛夫人迎着说道：“你怎么来？你是风是气，还是替娘老子妆门面哩？”素姐说：“我怎么他来？我骂了他两句没根基、没后跟的老婆生的，罢呀怎么！伤着他甚么来？他就把姓龙的长、姓龙的短，提掇了一顿。我又骂了两句，他拿鞭子打我。我不打他，怕他腥么？”薛夫人说：“你通长红了眼，也不是中国人了！婆婆是骂得的？女婿是打得的？这都是犯了那凌迟的罪名哩！”素姐

^①使黄泥呼吃：用黄泥裹了烧烤。

说：“狗！破着一身刖，皇帝也对打，没那燥辰帐！”

龙氏在旁，气的那脸通红，说道：“这也怪不的孩子！他姓龙的长、姓龙的短，难说叫那孩子没点气性？我待不见他那孩子往咱家来哩？我也叫小冬哥提着姓相的骂！”薛夫人说：“这是你贤惠，会教孩子！你那孩子不先骂婆婆，他就提着姓龙的骂来？他饶了没骂我合他丈人，这就是他省事。”

龙氏道：“一个孩子知不道好歹，骂句罢了，也许他回口么？谁知不道我是姓龙的？我等小巧姐过了门，我叫小冬哥一日三场提着姓相的骂！他要不依我，也把小巧姐打顿鞭子！”薛夫人说：“好有本事！会教道！只怕我死了，你打小巧姐；我要不死，你也且打不成哩！”龙氏说：“我不打，叫小冬哥打！”龙氏正在“扬子江心打立水，紧溜子里为着人”，只见薛教授猛熊一般从屋里跑将出来，也没言语，照着龙氏脸上两个酡①巴掌，打的象劈竹似的响；腿上两脚，跺了个趣趟；又在身上踢了顿脚。薛夫人说：“这些年，你从几时动手动脚的，虎拔八的行粗？”薛教授道：“叫我每日心昏，这孩子可是怎么变得这们等的？原来是这奴才把着口教的！你说这不教他害杀人么！要是小素姐骂婆婆打女婿问了凌迟，他在外头刖，我在家里刖你这奴才！”

龙氏乔声怪气的哭叫，薛夫人道：“你不说你不省事，不会教道孩子，自己惹的，还怨人打哩？自己悔不杀么！”龙氏走到自己房里，闩上门，一边哭、一边骂说：“贼老强人割的！贼老强人吃的！你那咎不打我，我生儿长女的你打我！我过你家那辰日子！贼老天杀的！怎么得天爷有眼，死那老砍头的，我要吊眼泪，滴了双眼！从

① 酡：本意为浓，引申为“狠、重”。

第四十八回

今以后，再休指望我替你做活！我抛你家米、撒你家的面！我要不 豁邓①的你七零八落的，我也不是龙家的丫头！”薛教授又从屋里 出来，待去蹉门，薛夫人双手拉住，说道：“你好合他一般见识？”又说：“姓龙的，我劝你是好，别教人拍面皮面，才是会为人的。惹的 人打开了手，只怕收救不住，那巴掌合脚已是揭不下来了。再寻第 二顿不好看相。”龙氏方才见经识经，渐渐的收了法术。

素姐在家住了数日，薛教授话也不合他说句，冷脸墩打②着他。只是薛夫人早起后晌，行起坐卧，再三教训，无般不劝。那被人换 了心的异类，就如对着牛弹琴的一般，他晓的甚么宫商角徵羽③的？他娘说的口干舌涩，他耳朵里一点也没进去。一连住了半月，狄家 也没人说来接他。

薛夫人看了个吉日，备了两架食盒，自己送素姐上门，见了狄 婆子，千赔礼、万服罪，倒也教狄婆子无可无不可的。教素姐与他 婆婆磕头，他扭扎鬼④的，甚么是肯磕。狄婆子道：“亲家，你没了 淘气哩！他知道甚么叫是婆婆，通是个野物！”

薛夫人见他强头别项的，只得说道：“罢！罢！你往屋里去罢。 你爹已是冷透了心，两个大些的兄弟恨的你牙顶儿疼，你要只是这 们等的不改，我也只好从今日卖断这路罢了！”

薛夫人吃过茶，说了几句闲话，就要起身。狄婆子再三苦留，

① 豁邓：扰乱，折腾。也作“豁腾”。

② 墩打：故意冷淡。

③ 宫商角徵羽：中国古代声乐中的五个音阶。见《周礼·春官·大 师》：“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

④ 扭扎鬼：即“油炸鬼”，油条类面食。比喻素姐羣着身子不肯弯腰磕 头的样子。

夫人说：“亲家将心比心，我有甚么颜面坐着扰亲家？就是亲家 宽洪大量不计较，我就没个羞耻么？”狄婆子说：“亲家说那里话！没的为孩子们淘气，咱老姻姓们断了往来罢？”薛夫人道：“我白日 后晌的教道了这半月，实指望他较好些了，谁知他还这们强。没的 说，只是难为亲家，求亲家担待罢了！”

狄婆子叫出巧姐来见薛夫人，留了拜钱，巧姐又从头谢了。薛夫人又请狄希陈相见，回说往书房去了。薛夫人别了回去。狄婆子将那送的两架盒子一点也没收，全全的回还了去。送盒 的人再三苦让，狄婆子道：“看我们好媳妇儿，有脸吃他那东 西？”来人只得将盒子抬回去了。从此素姐也通不出房，婆婆也 绝不到他房里。

小玉兰打的成了创，浑身流浓搭水，动不的，还在薛家养活着。端茶掇饭，都是狄周媳妇伏事。薛三省、薛三槐两个的媳妇，薛教 授都禁止了，不许来看他；凡遇节令，也通不着人接他回去。狄希 陈轻则被骂、重则惹打，浑身上不是绯红、脸弹子就是竣紫。狄宾 梁夫妇空只替他害疼，他本人甘心忍受。那薛如卞、薛如兼与狄希 陈只是同窗来往，因素姐悍恶不良，从不往后边看他姐姐。致的人 人看如臭屎，他却恬不在意，忤逆不贤，日甚一日。后来还有许多 事故，且听逐段说来。

【校记】

〔侦你的工粮放在你家罢：B、C本作“你的工粮不在你家罢”。

〔2〕要吃了饭一瘸一病的往里走：B本作“要吃了饭去病一瘸的往里走”。

第四十九回

小秀才毕姻恋母老夫人含饴弄孙

家庭善事惟和气，和则致祥乖则异。母慈子顺乐融融，诸福备，凡事遂，小往大来都吉利。

义方令子诚佳器，名家淑秀真闺懿。莫言景福①不双临，名花植，麟儿出，堂上老萱应健食。

——右调《天仙子》

再说晁梁进了学，与魏三打过了官司，不觉又过了一年，年已十七岁。晁夫人择了正月初一日子时请了他岳父姜副使与他行冠礼，择二月初二日行聘礼，四月十五日子时与他毕姻。这些烦文琐事都也不必细说。

且说晁梁自从生他落地，虽是雇了奶子看养，时刻都是晁夫人照管。两个里间，沈春莺合两个丫头在重里间居住，外层里间贴后墙一个插火炕与奶子合晁梁睡，贴窗户一个插火炕，晁夫人自己睡。这晁梁虽是吃奶子的奶，一夜倒有大半夜是晁夫人搂着他睡觉。晚间把奶子先打发睡了，暖了被窝，方把晁梁从晁夫人被窝里

① 景福：洪福。《诗经·周颂·潜》：“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抱了过去。清早奶子起来，就把晁梁送到晁夫人被内，叫奶子梳头洗脸。奶子满了年头，他一点也没淘气，就跟着晁夫人睡觉。睡到十三四，晁夫人嫌不方便，才教他在脚头睡，还是一个被窝。渐渐成了学生，做了秀才，后晌守着晁夫人在炕上读书，就似影不离灯的一般。从奶子去了，沈春莺

就搬出外间炕上与晁夫人作伴。

晁梁见说替他下聘娶亲，他甚是欢喜。晁夫人叫了木匠收拾 第三层正房，油洗窗门、方砖铺地，糊墙壁、札仰尘，收拾的极是齐整，要与晁梁作娶亲的洞房。晁梁说：“咱前头住得好好的，又挪到后头待怎么？”晁夫人说：“一个新人进门，谁家住那旧房？你丈人家来的妆奁可也要盛的开。”说着罢了，他也没大理论。

四月十三日姜宅来铺床^①，那衣饰器皿，床帐鲜明，不必絮聒。晚间，俗忌铺过的新床不教空着，量上了一布袋绿豆压在床上。十五日娶了姜小姐过门，晁梁听着晁夫人指教，拜天地、吃交巡酒、拜床公床母、坐帐牵红，一一都依俗礼。拜门回来，姜家三顿送饭。

将次日晚上来，晁梁对晁夫人说道：“这天待黑上来了，屋里摆的满满的，咱在那里铺床？”晁夫人说：“铺甚么床？丫头教他外头来睡，你自己关门闭户的罢。”晁梁说：“娘合我的床、沈姐的床，都铺在那里？”晁夫人道：“我合你沈姐在炕上睡罢。怎么又铺床？”晁梁说：“娘说新人该住新房，怎么又不来住了哩？”晁夫人道：“你合你媳妇儿是新人，谁是新人？”晁梁还不懂的，还只说是教他媳妇自己在新房睡哩。到了后晌，他还在晁夫人炕上磨磨。

晁夫人道：“这咎晚的了，咱各人收拾睡觉。小和尚，你也往你屋里去罢。”晁梁还挣挣的脱衣裳、摘网子，要上炕哩。晁夫人道：

① 铺床：旧婚俗。婚前一、二日请全福妇人为之铺床，以求吉利。

第四十九回

“你往自家屋里去罢。你待怎么？”晁梁说：“娘是待怎么？叫我往那屋里去？”晁夫人道：“你看这傻孩子！你往后头你媳妇儿屋里合你媳妇儿睡去，我从今日不许[你]在我脚头睡了。”晁梁道：“真个么？”晁夫人道：“你看！不是真个，是哄你哩？”晁梁道：“这我不依！每日说要娶媳妇儿，原来是哄我离开娘。这话我不依，这是哄我。”上了炕就往被子里钻。晁夫人道：“好谄孩子，别要睡倒，起来往后头去。”见晁夫人催的他紧了，把眼挤了两挤，呱的一声就哭，把个头拱在晁夫人怀里，甚是拉的他起来！不由的晁夫人口里说着谄孩子，眼里扑簌扑簌的流泪。春莺起先见了只是笑，后来也缩搭缩搭的哭起来了。

轮该晁凤娘子在屋里上宿。晁凤娘子说道：“这可怎么样着？不然，且教叔叔在这炕上睡罢。”晁夫人道：“你就没的家说！可也要取个吉利！好儿，听娘说，你去合媳妇儿睡了，你明日早起来看娘。”晁梁听说，越发的痛[哭]起来了。晁夫人说：“好谄孩子，你是待怎么？”晁梁说：“我不怎么，我只待还合娘睡。”晁夫人说：“你合我睡，你媳妇儿哩？”晁梁说：“俺媳妇儿合沈姐睡，我合娘睡。”晁夫人说：“好谄！你怎么知文解字做秀才来？你见谁娶了媳妇儿还合娘睡的？”晁梁道：“要不合沈姐都往那屋里去，我合娘在大床上，俺媳妇儿合俺姐在那窗户底下炕上。”晁夫人说：“好儿，别要殴气，好！好儿往那屋里睡了，明日早起来看娘。”

晁梁倒沫，晁夫人发燥，春莺合晁凤媳妇怪笑的。晁夫人道：“这是人间的个大礼。你今年十七岁了，进了学，冠了巾，你还小哩？那里一个娘的话也不听？这不眼下考科举哩？你没的往省下进场，京里会试，你也都叫娘跟着你罢？你要做了官，也叫娘跟着你同上堂？这天已是三更了，我害困，你急赶到屋里，打不了个盹 632

就天明了。起来，我送了你屋里去。”扯着晁梁的手往外走，晁梁往后挣，晁夫人说：“好孝顺儿！一个老娘母子，你挣倒了罢？”那个光景，通似逃学的书生不肯赴学的模样。无奈晁夫人拉着往外走，晁梁只得擦眼抹泪的去了。

晁夫人送下他，教他关上门，然后自己回到房中。晁夫人虽是强了他去了，心里也未免热呼辣的。只是晁梁在自家屋里也没睡觉，哭了一大会子。晁夫人也没合眼。撞了明钟，只见晁梁已来门外敲门。晁夫人叫人与他开了门。晁夫人说：“这们早起待怎么？你在我脚头再睡会子。”晁梁放倒头鼾鼾的睡到日头大高的，姜家来送早饭，方才起来。

晁夫人对着姜夫人告诉晁梁夜来淘气，姜夫人说是好，说是天性。到了晚上，又淘了无数的气，他不肯去，晁夫人千哄万哄的去了。从此每日晚间挨抹①到三四更才去，没等到五更就往晁夫人屋里来脚头一觉，成了旧规。晁夫人心里疼的慌，说道：“你听我说，别要这们晚去早来的。我等你媳妇儿过了对月②，我把这重里间替你拾掇拾掇，你合媳妇儿来住，我合你姐可在这外间里守着你。”

晁梁喜的那嘴裂的再合不上来。没等对月，他催着晁夫人把那里间重糊了仰尘，糊了墙，绿纱糊了窗户，支了万字藤簟凉床、天蓝冰纱帐子，单等过了对月就要来住。春莺说：“只怕他娘子嫌不方便，不肯来。”晁夫人道：“咱别管他。他叫咱替他收拾房，咱就替他收拾。等他媳妇儿不肯来，他就没的说了。”谁知他娘子知道收拾了房，更是喜欢，说道：“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娘母子丢在一座房

① 挨抹：亦作“挨摸”、“挨磨”，都是“磨蹭”、“拖延”的意思。

② 对月：满月。

里，自家住着也放心么？清早黑夜守着些儿好。”

到了五月十五，姜小姐回去娘家，只住三四日就来了，与晁梁都搬到

第四十九回

里间里来。早起后晌，都在晁夫人脚头睡会子才去，每宿合 媳妇都还到晁夫人炕前看一两遭。若看外边，真象两个吃奶的孩子，不知背后怎么成精作怪，那姜小姐渐渐的皮困眼涩，手脚懒抬，干呕恶心，怕见吃饭，只好吃酸。晁夫人知道是有喜事，叫了静业 阍陈姑子讽诵五千卷《白衣观音经》，又许与白衣大士挂袍。

光阴迅速，不觉又是次年四月十五日辰时，去去年毕姻的日子 整整一年，生了一个白胖旺跳的娃娃。喜的晁夫人绕屋里打磨 磨^①。姜夫人也喜不自胜。

晁夫人赏了徐老娘一两银，一匹红潞绸；姜夫人也赏了一匹红 刘绢，一两银。那徐老娘把脸沉沉的，让他递酒，也没大肯吃，他要 辞了回去。约他十七日早来洗三，他说：“那咎俺婆婆来收生相公 时，落草头一日，晁奶奶赏的是二两银、一匹红缎，还有一两六的一 对银花。我到十七来与小相公洗三，晁奶奶，你还照着俺婆婆的数 儿赏我。”晁夫人道：“这们十七八年了，亏你还记着，我就不记得 了。”春莺说：“我倒还记的，你说的一点不差。你可不记的那咎没 有姜奶奶的赏哩？”徐老娘说：“你禁的我这点造化么？”晁夫人说：“这是小事。难得姜奶奶得了外孙，我得了孙子。我任从折损了甚 么，我情管打发的你喜欢。”徐老娘方回嗔作喜，去了。

转眼十七，三朝之期，姜夫人带了家人姜朝娘子来与娃娃开 口。徐老娘也老早的来了。姜晁两门亲戚来送粥米的，如流水一 般。晁夫人叫了许多厨子，多设酒席管待内外宾朋；又着各庄上各

①打磨磨：转圈。

馍馍三石，每个用面半斤，舍与僧道贫人。徐老娘将娃娃洗过了三，那堂客们各有添盆喜钱，不必细说。照依晁梁那时旧例，赏了徐老娘五两银子、两匹罗、一连首帕、四条手巾，放在盆里的二两银、三钱金子，姜夫人放在盆里的一两银，两个姣子每人五钱。临后姜夫人又是二两银、两个头机首帕，二位姣子每人又是五钱银。徐老娘抱着孩子，请进姜副使合姜大舅、姜二舅看外甥。姜副使爷儿三个甚是喜欢。姜副使又赏了老娘婆银一两，二位舅各赏了五钱。徐老娘抱了娃娃进去，姜副使请晁夫人相见道喜。晁夫人叫中堂设座，出见献茶，央姜副使与娃娃起名。姜副使命名“全哥”，晁夫人谢了。吃过了茶，晁梁让到前厅上坐。姜副使点的戏是《冯商四德记》。

一个道士领过了斋供，说道：“扰了施主厚斋，无可答报。我有一个好方相送：你可将娃娃断下的脐带，用新瓦两片合住，用炭火煅炼存性，减半加入上好明净朱砂，研为细末，用川芎、当归、甘草各一钱，煎为浓汁，将药末陆续调搽乳上，待小儿咽下，以尽为度。大便黄黑极臭稠尿，浑身发出红点，一生不出痘疹，即出亦至轻。”晁夫人依他修合烂过的脐带，称重三分五厘，加了一分七厘朱砂，都与他陆续吃了，果如道士所言，发了一身红点。后来小全哥生了三个痘儿。这是后话。

再说晁、姜二位夫人差了媒婆各处雇觅奶子，急不能得。姜小姐又不会看孩子，每日都是姜朝媳妇帮贴，又甚不方便。一个媒婆老张领了一个媳妇子来，年纪约有二十多岁，黄白净儿，暴暴的两个眼，模样也不丑，只是带着一段凶相，胸膛上两个鼓膨的奶，身上衣服也不甚褴褛，小小的缠着两只脚儿，怀里抱着个够三四个月的女儿。他说汉子编鬚髻、做梳妆。他与婆婆合气，要与婆婆分开另

第四十九回

住，他汉子又不依他，赌气的要舍了孩子与人家做奶母，就是五年 为满也罢，要等的他婆婆死了方才回去。晁夫人不待家①寻他，将 言语支开他去了。

老张又自家回来说道：“晁奶奶寻奶子这们紧，再有象这婆娘爽俐干净，又年小，又好奶，又不丑，情管奶的哥哥也标致。奶奶不要他，是嫌他怎么？”晁夫人道：“一个躲婆婆的人，这还是人哩！叫孩子吃他奶！这不消提他，你与我快着另寻，我重谢你。”老张去了。

到了次日，姜夫人教人领了两个奶子来与晁夫人看。一个：

婀娜来从道士处，未洗铅妆，绿鬓犹黄，突腮凹脸鼻无梁。问道是何方娇婿？家住前冈，母在邻庄，烂柯人②是妾儿郎。

——右调《丑奴儿令》

那一个：

面傅瓜儿粉，腰悬排草香。洛酥茄挂在胸膛，颈项有悬囊。春山浓似抹，莲瓣不多长。薄情夫婿滞他乡，无那度年荒。

----- 右调《巫山一段云》

晁夫人看得那个黑的虽是颜色不甚白净，也还不似那乌木形

① 不待家：即“不待”，不打算。

② 烂柯人：指樵夫。传说晋朝王质入山采樵，见二仙人下棋，他在一旁看过一盘后，再拿斧时，柄已朽烂，原来仙山一日等于世上千年。见《述异记》。骸：皂角色头发，洼跨脸①，骨挝腮，塌鼻子，半篮脚，是一个山里人家，汉子打

柴为生，因坠崖跌伤了腿，不能度日，老婆情愿舍了孩子 撰月钱养他。那一个白的虽是颜色不甚竣黑，也还不似那霜雪的 形容；玄白相间的双鬓，烧饼脸，扫帚眉，竹节鼻子，倒跟脚，是一个 罪人的妻室，因丈夫充徒去了，不能度日，雇做奶子营生。

晁夫人口里不说，心里注意要那一个山人之妇，但不知他奶的 好歹多寡何如，教他各人都挤出些奶来，用茶钟盛着，使重汤顿过，嗅得那个白净老婆的奶有些膻气，又清光当的；嗅得那个黑色老婆 的奶纯是奶香，顿的似豆腐块相似，且又乳汁甚多。晁夫人已有七 八分定了，又叫他把孩子抱来一看，却原来是个女儿，方有两个月， 燈青的头皮，莹白的脸，通红的唇，不似他娘那俊模样一点。晁夫 人看见，问说：“你要做了奶子，这孩子怎么发付？”他说：“如奶奶留 下我可，这孩子寻给人家养活。”晁夫人又问：“万一没人肯要，你可 怎处？”他说：“若没有人要的，只得舍了。”

晁夫人听见，好生不忍。晁凤两口子四十二三年纪，从无子 女，忽然怀孕七个月，小产了一个丫头。晁夫人道：“晁凤媳妇儿，你把他这孩子养活着罢。”晁凤媳妇说：“这两个月的孩子，又不会 吃东西，我给他甚么吃？”晁夫人说：“你虽是小产，已是七个月了，叫他哏几日，只怕哏下奶来也不可知的。”晁凤媳妇道：“奶奶要留 下他可，我合晁凤商量。”

晁夫人把那一个白净婆娘赏了一钱银子，先自打发去了。春 莺说：“这一个白净，模样又不丑，脚又不大，穿鞋面也省些，奶奶可 不留下他，可留下这个丑的？”晁夫人说：“我也想来：一则是个徒夫

①洼跨脸：鼻眼凹陷。 老婆，提掇着丑听拉拉的；一则甚么模样：青光当的搽着一脸粉，头 上擦着那绵种油，触鼻子的熏人，斩眉多暖眼的，我看不上他。这 一个虽是黑些，也还不什么丑。脱不了是小厮，选那奶子的人材待 怎么？你看他奶的自己的孩子那象他一点儿？”

晁夫人问说：“你汉子姓甚么，叫甚么名字？”他说：“俺当家的 姓吴，

名字叫吴学颜。”晁夫人说：“他已是跌伤了腿，爽俐把你卖几两银子不好么？”回说：“他待不卖我哩么？我说：‘你看我好一表人才哩？就把我卖两两银子，你坐着能吃几日？不如舍了这孩子，替人家做奶子，挣的月钱，娘儿两个还好度日。’”晁夫人问说：“你还有婆婆么？”回说：“可不有婆婆？今年五十九了。”晁夫人问说：“就是你做奶子，这月钱能有多少，够养活两口人的？”回说：“他也还会编席，编盖垫子，也会编囤。”晁夫人问说：“他就会编席编囤的，伤了腿，怎么去卖？”回说：“他那胳膊好，可他也不自家卖，都是俺婆婆赶集去卖。俺婆婆壮实多着哩。”

晁夫人都听在心里，说道：“你且住二日，写文书。这媒婆姓甚么？”回说：“我姓魏；这里沈奶奶不是俺婆婆说的媒么？”晁夫人说：“啊！你是老魏的媳妇儿么？你从多替了你婆婆的职了？”回说：“我只出来够两三个月了，也没大往别处去，就只往姜奶奶宅里走的熟。”晁夫人问说：“你婆婆的眼也还漏明儿①？”回说：“漏明儿倒好了，通常看不见！头年里还看见日头是红的，今年连日头也看不见了，行动都着人领着。亏了大的丫头子今年十二了，下老实②知道好歹，家里合他奶奶做伴儿。”晁夫人道：“我到也想他的，白没个信儿。”回说：“怪得他好不想奶奶哩！可是说不尽那奶奶的好处。”

① 漏明儿：透亮，引申为眼能看见光

② 下老实：极，十分。

晁夫人笑说：“你婆婆是老魏，你又不老，可叫你什么？——叫你小老魏罢。”回说：“俺婆婆是老魏，我就是小魏。”

晁夫人又问：“老邹这向还壮实么？他也久没到这里。”小魏回道：“俺婆婆要不着老邹，那眼也还到不得这们等的，全是为他，一气一个挣。

人旁里劝着，他又不听。”晁夫人问说：“是怎么为他生气？”小魏说：“俺婆婆那咎提下的亲，凡有下礼嫁娶的，他都背着俺婆婆吃独食。俺婆婆央他，教他续上我罢，他刺挠①的不知怎么样，甚么是肯！这里头年里锅市周奶奶家姑姑出嫁，下礼铺床，周奶奶说：‘老魏虽是他眼看不见，这媒原是你两个做的，该与他的礼合布。老邹，你与他捎了去，务必替我捎到，我还要招对哩。’他尽情昧下，一点儿也没给。也是我到了周奶奶家，周奶奶问我，我说：‘谁见他甚么钱、甚么布来？’气的周奶奶不知怎么样的。周奶奶说：‘这们可恶！我着人叫了他来，数落他那脸！’叫我说：‘奶奶要叫他去，趁着我在这里叫他；我要不在跟前，他就说送去了，再紧紧，就说昧心誓。他有点良心儿么？’周奶奶说：‘你说的是。’叫人叫了他来，从外头‘长三丈阔八尺的’的来了。

“我听见进来，我说：‘周奶奶，你且问他，看他怎么说。我且躲在一边去。’他进来，跌倒地替周奶奶磕了头，问说：‘奶奶着人叫我哩？’周奶奶说：‘我待问你句话。我那咎叫你捎与老魏的布和钱，你给过他了没？’他老着脸说：‘你看奶奶！奶奶忘不了他，教我捎与他的东西，我敢昧下他的？即时送给他了。他说眼看不见，不得来谢奶奶。我还替他捎了话来，回过奶奶的话了。没的奶奶忘了么？’周奶奶说：‘可怎么他又指使他媳妇儿来要？’他说：‘我已给过

① 刺挠：皮肤发痒，引申为心里不舒服。他了，他凭甚么来要？’周奶奶说：‘你给他，可他媳妇儿见来没？’他说：‘他怎么没见？老魏炕上坐着，他媳妇在灶火里插①豆腐。我说：“周奶奶家姑姑娶了，这是周奶奶赏你的两匹布，两封钱，共是一千二百。”他娘儿两个喜的象甚么是的。他媳妇儿还说：“周奶奶可是好，谁家肯使这加长衣着布赏人来？”老魏说：“你替我谢谢你邹婶子。”还让我吃了他两碗小豆腐子来了。我又没给他哩？真是长昧心疮，不当家豁拉的！’

“正说着，叫我猛犸丁的走到跟前。我说：‘呃！老邹！你害汗病，汗鳖②的胡说了！你捣的是那哩鬼话？你给的是甚么布？是青的蓝的？是甚么一千二百钱？’他打仔③和我说誓：‘我要没吃了你的豆腐，这颗子眼长碗大的疮；你要让我吃小豆腐，你嘴上也长碗大的疮！’叫我说：‘谁这里说你没吃小豆腐儿么？你可给布给钱来没？’他说：‘你好聒拉④主儿！我不送布合钱给你，你可不就让我吃小豆腐儿？’叫我说：‘俺插着麦仁，你成三四碗家攘颗你，你送的是甚么布合钱？昨日西门里头王奶奶家送的烧酒腊肉合粽子，我见你没送布合钱去，你打脊背里也都吃了去了。但只说你忒狠，周奶奶费了这们一片好心，你昧下一半，给俺一半儿怎么？我把俺那瞎婆婆抬到你家，有本事问你要！’他说：‘你抬了去呀，怎么？我给他面吃。’我说：‘甚么面？是不见面！’周奶奶又是笑，又是恼，可也说了他几句好的，说：‘我知道你那钱一定使了，你那布

① 插豆腐：同67回的“插小豆腐”。小豆腐是一种以剁碎的菜和豆面混合而成的食物。混合的方法或过程叫做“插”，是“掺”或“搀”的音转。

② 汗鳖：亦作“汗邪”。指发高烧神智昏乱，胡言乱语的状态。

③ 打仔：紧着，一个劲地。

④ 聒拉：闲扯，胡说。

还有哩。你快拿了来，我添上钱还与老魏去，我还许你上门。你要这们没德行，明日叔叔下礼，我也不许你来。’他才给了两匹蓝梭布，周奶奶添上一千二百钱，叫我拿了去给与俺婆婆。”

晁夫人说：“这们可恶！不是你自己见了周奶奶，这股财帛不瞎了？你都往厨房里吃饭去，二十四好日子，来写文书罢。可教谁来写哩？”小魏说他汉子走不的，还是叫他婆婆来罢。

过了两日，二十四日早饭以后，小魏将着老吴婆子来了，替晁夫人磕

了头。晁夫人见他：

不黄不白的头发，不大不小的痰养。戴一顶老婆假髻，穿一双汉子翰鞋。拳头似醋盆样大，胳膊如酱瓮般粗。浑身上数道青筋，胸脯前一双黑奶。不是古时节余太君①的先锋，定是近日里秦良玉②的上将。

晁夫人叫小魏合他讲工钱，讲衣服。老吴婆子道：“这就没的家说！有名的晁奶奶是个女菩萨，不相干的人还救活了多少哩，何况媳妇子看着小相公？我说，我敢说多少？奶奶但赏赏就过去界了。”晁夫人道：“休这们说。凡事先小人后君子好，先君子后小人就不好了。还是说个明白，上了文书。我赏是分外赏你的。你要不说个明白，我就给你一千一万也只是该你的。”老吴婆子道：“奶奶这分付的是。奶奶定住数就是了。”晁夫人道：“我每年给你三两六钱银子，三季衣服。孩子生日，四时八节，赏赐在外。满了年头，

① 余太君：戏曲小说中宋初名将杨业的妻子，杨业死后曾挂帅统兵。

② 秦良玉：明末著名女将，原为石砫宣抚使马千乘之妻，马死后，良玉统帅其众，屡立战功。

我替他做套衣裳，打簪环、买柜、做副铺盖，送出他去。就是这们个意思儿，多不将去①。”老吴婆子说：“好奶奶，这还待怎么？问奶奶要多少才是够，可也要命担架呀。”晁夫人给了五十个钱，教晁书将着他寻人写了文书。晁夫人收了，管待了众人的酒饭，先支了一季九钱银子，赏了小魏三百媒钱。老吴婆子千恩万谢的，待抱他那个女儿去寻人抚养。

晁夫人问晁凤媳妇说：“你合晁凤商议的是怎么？”回说：“我教他啞了这二日，可不啞下奶来了。晁凤说：只怕辛辛苦苦的替他养活大了，他认了回去，’乌鸦闪蛋’，闪的慌。”老吴婆子说：“嫂子说那里话！这是小厮么？怕这里便宜杀他，认他回去过好日子寻好亲家哩。”晁夫人说：“这倒不消虑。我下意不的这几个旺跳的俊孩儿舍 To 他就认回去了，您也是他的养身父母，孩子也忘不了你。”老吴婆子说：“阿弥陀佛！我的活千岁上天堂的奶奶！俺山里没香，我早起后晌焚着松柏斗子替奶奶念佛。我还有句话禀奶奶：除的家还许我来看看这媳妇子，浆衣裳、纳鞋底，差不多的小衣小裳，我都拿掇的出去。”晁夫人道：“你没的卖给我哩？你只别嘴大舌长的管闲事、说舌头，那怕你一日一遍看哩。”老吴婆子欢天喜地而去。

这吴奶子虽是个丑妇，后来奶的小全哥甚是白胖标致。又疼爱孩子，又勤力，绝不象人家似的死拍拍的看着个孩子，早眠晏起、饭来开口、箸来伸手的懒货，除了奶小全哥，顶一个雇的老婆子做活。厨房里做饭赶饼、上碾磨、做衣服，这还是小可，最难得的不搬挑舌头，不合人成群打伙、抵熟盗生。只是惯会咬群，是人都与他合不上来，惹得那仆妇养娘、家人婢妾，个个憎嫌。话不投机，便是

①多不将去：多不到哪里去。

晁夫人，他也顶撞几句。后来他的婆婆老吴，晁夫人用他在城里做活。他的汉子吴学颜虽然成了腐子，却也行动得了，晁夫人也留他在乡里编席管园，为人梗直倔强，天生天化，真真是与他老婆一对。后来看小全哥满了五年，晁夫人齐整送他与吴学颜一处，却也还在宅里住的日多，在庄上住的日少。

看雍山庄的管家季春江老病将危，晁夫人自己出到庄上看他。他把庄上一切经管的首尾备细交与了晁夫人，说他儿子赌钱吃酒，近日又添上养了婆娘，凡事经托他不得，极力举荐，说吴学颜是个好人，叫他管雍山庄子，能保他不与人通同作弊。晁夫人果然叫他替了季春江的职掌，却也事事称职。

季春江病了八个月才死，见得吴学颜不负所举，病中甚是喜欢。这也是晁夫人一人有庆，凡事都是好人相逢，恶人回避。又见得晁夫人虽是个妇人，能在那两个奶子之中独拣这个丑妇，在格外识人。后来还有出处，再看后回照应(1)。

评曰：“如登艮岳，如入石季伦金谷园，万紫千红，珍禽奇兽，色色夺目。”

【校记】

(1) B本缺第十五叶，第十四叶B面第10行末尾到“再看后回”即止。C本因是12行一面，故有“照应”二字，但也无“评语”。

第五十回

狄贡士换钱遇旧臧主簿瞎话欺人

花娘莫信已从良，刻刻须防本是娼。休恃新人恩倍厚，直思旧友技偏长。

守宫深恨缘樊缚，出阁惟图翮羽扬。说谎绣江臧主簿，想来前世出平康。

再说狄希陈虽然做了一年多的秀才，文理原不曾通，不过微天之幸，冒滥衣巾。若肯从此攻苦读书，还象小学生一般，受那先生程乐字的教诲，这样小小年纪，资质也算聪明，怕那文理不成？无奈那下愚不移的心性，连自己竟忘记了那秀才是别人与他挣的，居之不疑。兼之程先生又没有甚么超凡远见，学生进了学，得了谢礼，这便是收园结果，还与他做甚么恶人？凭他“五日打鱼，十日晒网。”

不料新宗师行了文书，要案临绣江岁考。他只道幸可屡徼，绝不介意。狄员外夫妇原是务农之家，那晓得儿子的深浅？倒是薛教授替他耽愁，来请狄宾梁商议，说道：“如今同不得往年，行了条边之法^①，一切差徭不来骚扰；如今差徭烦、赋役重，马头库吏，大户

^①条边之法：即“一条鞭法”，明万历年间推行的税法，主要内容是简化税制，将赋、役、土贡、杂税等合并征收。

头，粘着些儿，立见倾家荡产。亲家，你这般家事，必得一个好秀才支持门户。如今女婿出考，甚是耽心，虽也还未及六年，却也可虑，倒不如趁着如今新开了这准贡的恩例，这附学援纳缴缠四百多金，说比监生优选，上好的可以选得通判，与秀才一样优免。这新例之初，正是鼓舞人的时候。依我所见，作急与他干了这事。又在本省布政司纳银，不消径上京去。”

狄宾梁从来无甚高见，又向来自从与薛教授做了亲戚，事事倚薛教授如明杖一般；况且这个算计又未尝不是，狄宾梁深以为然。依其所说，巢粮食、卖棉花，凑了银子，自己同了狄希陈来到省下，先寻拜了学道掌案先生，商确递呈子援例。那掌案先生是黄桂吾。狄宾梁领了狄希陈拜见，先送了一两贄仪。黄桂吾将援例的规矩对他说了仔细，又说：“廩膳纳贡比附学省银一百三十两，科举一次免银十两。这省银子却小事，后来选官写脚色，上司见是廩监，俱肯另眼相待，所以近来纳监的都求了分上，借那廩增名色的甚多，就是我们书吏中也常常的乞恩禀讨。”

狄宾梁问道：“如老哥们替人讨这廩生名色，约要多少谢礼？”黄桂吾说：“把那省下的银子尽数拿出来做了谢礼。本生图名，我们图利。外来的分上多有不效，不着亲切的座师、相厚的同年，当道的势要都有拿不准的。只是我们讨的，一个是一个，再没走滚。”狄宾梁问：“小犬不知也可以仗赖么？”黄桂吾道：“这极做的么！作候廩名色一百三十两，作科举一次银十两，共银一百四十两。”狄宾梁道：“这银子不是叫我又添出来，不过还是援例的银内抽分的。一一奉命，日西即来回话。”

黄桂吾留狄宾梁父子小坐，又说：“如今当十的折子钱通行使不动，奉了旨待收回去。行下文来，用这折子钱援例，咱九十个换；

第五十回

咱上纳时，八十个当一两。”狄宾梁问说：“这折子钱那里有换的？”黄桂吾道：“东门秦敬字家当铺里极多。要是好细丝银子，还一两银子换九十二、三个。”

狄宾梁辞了黄桂吾，回到下处，封了一百四十两银子。掌灯时分，还同狄希陈请出黄桂吾来，送了谢礼。黄桂吾收了，替狄希陈写了援例的呈子，竟作了候廩名色。又说科举一次，将呈也不令狄希陈亲递，替他袖了进去。众书吏明白①向学道乞恩。学道惟命是听，准了呈子，行咨布政司。

狄宾梁同了主人家高没鼻子，预先的与事例房仓库官并库里的吏书都送了常例，打通了关节，专候三八日收银。

狄希陈想起前年娶孙兰姬的当铺，正是那东门里边的秦敬字，浙江义乌人。既说他家有当十的折钱，换钱之际，乘机得与孙兰姬一面，也不可。况且姑子李白云曾说，再待三年，还得一面。只怕这就是个偶凑机缘。

他不等狄宾梁知道，自己走到秦敬字店内，柜台外边坐下，与秦敬字拱了拱手。秦敬字见他少年标致，更兼衣服鲜华，料道不是当甚衣饰的人物。秦敬字问道：“贵姓？有何事下顾？”狄希陈却瞒了他的本姓，回说：“贱姓相，绣江县人，闻得贵铺有当十的折钱，敬来要换些，不知还有否？”秦敬字道：“虽还有些，不知要换多少？”狄希陈说：“约三百两。”秦敬字道：“只怕三百两也还有，便是不够，我替转寻。但这几日折子钱贵了。前向原是朝廷要收折子钱回去，所以一切援纳事例都用折钱。那有折钱的人家听了这个消息，恨不得一时打发干净，恐怕又依旧不使了，一两可换九十文。若换得

①明白：公开，明说。

狄贡士换钱遇旧臧主簿瞎话欺人 多，

银色再高，九十一二个也换。如今折子钱将次没了，官府胶柱鼓瑟不肯收

银，所以这折子钱，一两银子还换不出七十七八个来。”

狄希陈说：“我打听得每两可换九十三文，如何数目便这等差的多了？”秦敬字道：“适间曾告过了。如今就是小铺还有些，别家通长的换尽了。”狄希陈说：“每两九十文何如？”秦敬字道：“这个敢欺么？别人家多不过是七十八文，小铺照依行使钱数，若是足色纹银，每两八十文算。相公再往别家去商量，不要说八十以上，就是与八十个的，相公也不消再来下顾，就近照顾了别人。”狄希陈道：“这是大行大市，你一定不是哄我^①。你且把一錠元宝收下，待我再去取来。”秦敬字放在天平内兑了一兑，足数五十两，写了一个收帖，交与了狄希陈，说道：“钱在家里，不曾放在铺中。如相公用得急，今日日西时到家里去交易；如用得不急，明日早我在家拱候。”狄希陈想了一想，说道：“明早我还有小事，不消在家等我，爽利明日晚上些罢。”与秦敬字约就，分别去了。

回到下处，把折钱腾贵的缘故与狄宾梁说了。狄员外道：“只怕是他哄咱。这一两差十二、三文，三百两差着好些哩。”狄希陈说：“爹再往别处打听，要是他哄咱，咱倒出银子来往多数的去处换去。”

吃了午饭，高没鼻子走到，前来问说：“咱换了折子钱了？可是咱自己有哩？”狄员外说：“咱自己没有，正待换钱哩，不知那里有换的？”高没鼻子说：“十日前换好来，每两换到九十二三文哩。今乃钱贵了，好银子换七十八九个；银色差些，换七十七八个。如今没了钱，还换不出来哩。东门里秦家当铺只怕还有。他还活动些，差不多就罢了。西门外汪家当铺也还有，可是按着葫芦抠子儿，括毒^①多着哩。除了这两家子，别家通没这钱了。”狄狄员外听在肚

①括毒：歹毒，刻薄。

内，同狄希陈将城里城外的铺子排门问去，一概回说没有。直问到西门外剪子巷汪家铺内，问着他，大模大样，不瞅不睬的，问说要换多少。狄希陈见他大意^①，做说要换一千两。

汪朝奉道：“这折子钱不过是纳例事用，如何要换这许多？”狄希陈说：“有两个小价甚是小心，所以每人都要与他纳个监生。”汪朝奉道：“没有这许多了，多不过二、三百两光景。”狄员外说：“就是二、三百两也可，待我零碎再换。每两换多少数？”汪朝奉道：“有带的银子么？取出来看看。看了银色，再讲钱数。”狄员外取出一锭元宝来，汪朝奉接到手，看了一看，问说：“银子都是一样么？”狄员外说：“都是足色纹银。”汪朝奉道：“既是纹银，每一两七十八文。”狄员外道：“八十二文罢。”汪朝奉道：“这银钱交易，那有谎说？”狄员外道：“八十一文何如？”汪朝奉佯佯不理，竟自坐在柜内。狄员外道：“八十个齐头罢。”汪朝奉道：“如今钱贵了，等几时贱些再与盛价纳监罢。”狄希陈道：“既是换不出钱来，且叫他开着当铺，营运着利钱，等候纳监不迟。”彼此看几眼散了。回到下处，方知秦敬宇说得不差，高没鼻子也是实话。

次早，狄希陈又拿了二百两银子，叫狄周跟着，约道秦敬宇已到铺中，狄希陈走到秦敬宇家内，客位里坐起，走出一个十一、二岁的丫头来，说道：“俺爹往当铺去了，家中通没有人，有甚话说请往当铺说去。”狄希陈道：“你到家里说去，我是明水镇的狄相公，你爹约我来家换钱哩。你后头说家里知道。”丫头果然回家去说了。

孙兰姬听说，将信将疑，悄悄的走到客厅后边张了看，一些也不差，真真正正的一个狄希陈，在后边轻轻的咳嗽了一声。狄希陈晓得

^①大意：拿架子，看人不起。

个中机括，把狄周支调了出去。孙兰姬猛然跑到外面，狄希陈连忙作了个揖。孙兰姬拜了一拜，眼内落下泪来。狄希陈问说：“这几年好么？”孙兰姬没答应，把手往后指了两指，忙忙的进去了，教那丫头端出茶来。狄希陈吃过茶，丫头接了茶钟进去。孙兰姬把丫头支在后边，从新走到客厅后头，张看没有别人，探出半截身，去袖里取出一件物事，往狄希陈怀里一擦。狄希陈连忙藏在袖中，看得外面没人进来，速急走到厅后与孙兰姬搂了两搂，亲了两个嘴。

狄希陈仍到前边坐下，取下簪髻的一只玉簪并袖中一个白湖绸汗巾、一副金三事挑牙，都用汗巾包了，也得空撩与孙兰姬怀内。恰好狄周走进门来。狄希陈说：“我们且自回去，等日西再来罢。”孙兰姬在后面张着狄希陈去了。

狄希陈在袖中捏那孙兰姬撩来的物件，里边又有软的、又有硬的，猜不着是甚么东西。回到下处背静处所，取出来看。外面是一个月白细纱汗巾，也是一副金三事挑牙，一个小红绫合包，里边满满的盛着赵府上清丸并湖广香茶，一双穿过的红绸眠鞋。狄希陈见了甚是销魂，把那鞋依旧用原来汗巾包裹，藏裤腰之内，见狄宾梁说：“秦敬宇往店中去了，约在日西再去/

孙兰姬差人替秦敬宇送午饭，教人合他说道：“有一人来家，说是约他来换钱的，回他去了。”秦敬宇说：“原约过日西关了店回去交易，如何便早来了？你叫家中备下一个小酌。也是三、四百两交易，怎好空去得？”送饭的人回去说了。

孙兰姬甚是欢喜，妄想吃酒中间还要乘机相会，将出高邮鸭蛋、金华火腿、湖广糟鱼、宁波淡菜、天津螃蟹、福建龙虱、杭州醉虾、陕西琐琐葡萄、青州蜜钱棠球、天目山笋蕈、登州淡虾米、大同酥花、杭州咸木樨、云南马金囊、北京琥珀糖，摆了一个十五格精致攒盒；又摆了

第五十回

649 四碟剥果：一碟荔枝、一碟风干栗黄、一碟炒熟白果、一碟羊尾笋嵌桃仁；又摆了四碟小菜：一碟醋浸姜芽、一碟十香豆豉、一碟莴笋、一碟椿芽；一一预备完妥。知狄希陈不甚吃酒，开了一瓶窖过的酒浆。实指望要狄希陈早到，秦敬宇迟回，便可再为相会。

谁知这个见面的缘法也是前生注定，一些也教人勉强不得。狄希陈也怀是这个心肠，没等日西，吃了午饭，叫狄周拿了银子，走到秦敬宇家内，以为秦敬宇这赤天大晌午岂有不在铺中、早来家中之理。谁知秦敬宇因要留狄希陈小坐，恐怕家中备办不来，吃了饭，将铺子托了伙计，回家料理。

狄希陈跨进门去，秦敬宇接出门来，与了狄希陈一个闭气。让到客次坐下，吃了两道茶，狄希陈又取出二百两银子兑了。秦敬宇叫人拭桌，端上菜来，狄希陈再三固辞，秦敬宇再三固让。狄希陈还有不死的念头，将计就计，依允坐下。谁知秦敬宇在家，这孙兰姬别要说见他的影响，你就要听他声咳嗽也杳不可闻。狄希陈忖量得无有可乘之机，还不“三十六计”，更待何时？推辞起席。秦敬宇问说：“这钱如何运去？”狄希陈叫狄周回到下处，取两三头骡子、几条布袋，前来驮取。秦敬宇叫人从后边将钱抗了出来，从头一一见了数目，用绳贯住，垛成一堆。待不多时，狄周将了头口，把钱驮得去了。狄希陈也辞谢出门，翘首回环，玉人不见，甚难为情。秦敬宇又再三请他留号。狄希陈说：“我名唤相于廷，府学廩膳，今来府援纳准贡。”秦敬宇必要问他尊号。他说：“号是觐皇。”通是冒了他表弟的履历。

秦敬宇送了狄希陈回去，孙兰姬故意问说：“这个来换钱的，你认得他么？”秦敬宇道：“原不认得他。叙起来，他说是绣江县人，在明水镇住，府学的廩膳生员，名字叫是相于廷，号是相觐皇。”孙兰 **650**

说：“呸！扯淡！我只说你认得他，叫我摆这们齐整攒盒待他！不认得的人，却为甚么留他？”秦敬字说：“休道三百两的交易，也不 可空了他去；这们个少年秀才，又是个富家。人生那里不会相逢， 再见就是相知了。况我常到绣江县讨帐，明水是必由之地，阴天避 雨，也是好处。你那攒盒，他又不曾都拿去了，不过吃了你十来钟 酒，这们小人样！”两个说笑了一会，秦敬字依旧往铺中去讠。狄希 陈只因冒了相于廷，恐怕露了马脚，便不好再到他家，从此一别，便 都彼此茫茫，再难相见。

狄希陈换了折钱回去，心猿意马，甚是难为。等到初三纳银， 布政司因接诰命，改到初八；初八又因右堂到任，彼此拜往吃公宴， 又改至十三，方才收了银子，出了库收，行文本县，取两邻里老并府 学结状。父子在省整整的住了一月，方才回家。

这援例纳监，最是做秀才的下场头；谁知这浑帐秀才援例，却 是出身的阶级。狄希陈纳了准贡回去，离家五里路外，薛教授备了 花红鼓乐，做了青绢圆领，备了果酒，前来迎贺。连春元父子、相栋 宇父子、崔近塘、薛如卞兄弟并庄邻街里都备了贺礼，与狄员外挂 旗悬扁。狄员外家中照依进学的时节设了许多酒席，管待宾朋。坐首席的一位老秀才，号是张云翔，年纪九十一岁，点了一本《五子 登科记》，大吹大擂，作贺了 一日。

次日，往城里见县公，送了八大十二小一分厚礼。点收了绒簪 二床，犀杯一只，姑绒一匹，蜜蜡金念珠一串。檐下留了茶。又送 该房一两银，央他在县公面前撺掇，要与他扯旗挂扁，许过行了旗 扁，还要重谢。该房怂恿，县公起先作难。该房禀说：“这是朝廷开 的新例，急用此项银两充餉。这初时节若不与他个体面，后来便鼓 舞不动。”县公依允，即时分付做“成均升秀”的扁，“贡元”的旗，彩 651

第五十回

亭羊酒，差礼工二房下到明水与狄希陈行贺。狄宾梁预先又央了该房，要请一位佐贰官下乡，好图体面。县尊委了粮衙臧主簿同来。狄宾梁在本家治了酒席⁽³⁾管待主簿，间壁客店设席管待二位该房，前面店房管待行人。主簿该房酒席都有戏子乐人。散席时候，二位该房，每位二两；一切行人俱从厚优谢。

次早，狄希陈仍备了礼谢县公、谢主簿。县公点收了银鼎杯二只、银执壶一把、约纱二匹，主簿收了两匹潞绸、两匹山茧绸、一副杯盘、两床绒簟、十两折席，让坐留茶。

主簿自叙，说也是准贡出身，他也是庠膳援例，科过了三遍举，说他遭际的不偶：“甲子科场里本房已是荐了，只因二场表里多做了两股，大主考就把卷子贴出来了，挂出榜来只中了一个副榜。丁卯那一科，更造化低，已是取中了解元，大主考把卷子密密层层地圈了，白日黑夜拿着我的卷子看，临期把我的卷子袖在袖子里忘了，另中了一个解元。后来我见他那卷子，圈点的那如我的两篇？《孟子》的文章，抹了好几笔，三篇经文章也通没有起讲。叫我说：‘这篇文章怎么中的解元’！”我要合他见代巡。那大主考恐怕皇上知道，再三的央我说：‘前程都有个分定的，留着来科再中解元罢。叫他把牌坊银子让了兄使。’我说：‘岂有此理！既是老大人这等说，生员狗屁也不放了。’我仔细想来：头一科已是中了，神差鬼使的多做上两股，不得中；后一科已是中了解元，被人夺去；这是命里不该有这举人的造化了。遇着这纳贡的新例，所以就了这一途。敝县的县公合宗师都替我赞叹，都说可惜了；也都不称我是甚么‘斋长’^①，都称我是‘俊秀才’。这‘俊秀才’的名色也新呀。

^①斋长：生员中的领班者。斋，指学舍。

“后来上京会试，吏部里又待考哩。其实拿着自己的本事考他 下子好来，吃亏那长班狗攘的撺掇说：‘这准贡的行头，考得好的，该选知州知县推官通判哩。爷不消自己进去，受这辛苦做甚么？有专一替入代考的入，与他几两银子，他就替咱考了。’谁知造化低 的人，撞见了个不通文理的人，《四书》本经都不记的。出了个《孟 子》题是‘政事冉有季路’^①。他做的不知是甚么，高高的考了个主 簿。挂出榜来，气了我个挣！我说：‘罢了，罢了，天杀的杀了我 了！’无可奈何的选了这里来。

“说不尽敝堂尊认的英雄。我头一日到了任，他没等退堂，只 是对着门子书办夸我说：‘你三爷真是一个豪杰，可惜做这们个官，不屈了这们个人品？我必欲扶持他，荐本还教升个知县。’每日准 十张状，倒足足的批八张给我。咱读书的人，心里明白，问的那事，就似见的一般，大小人都称我是‘臧青天咱把那情节叫管稿的 做了招，我自提起笔来写上参语，看得其人怎么长，该依拟问徒；其 人怎么短，该依拟问杖。多多的都是有力，咱不希罕他一点东西，尽情都呈到堂上去。行下发落来，咱收他加二三。堂上又喜咱会 干事，百姓又喜咱清廉。昨日已许过我，升的时节要与我剥靴哩。

“昨日考童生的卷子，二衙里到是个恩贡，只分了三通卷子 与他；四衙里连一通也没有；这七、八百没取的卷子，通常都叫我拆 号。我开了十个童生上去，一个也没遗，都尽取了。就是昨日委我 与兄挂扁，这都是堂尊明明的照顾。这要不是堂尊委了我，兄为 甚送我这礼？瞒不得兄，贵县自从我到，那样的‘国顺天心正，官清 民自安’的。兄这青年就了这一途，省的岁考淘那宗师的气。京里

^① 政事冉有季路：语出《论语·先进》。这里写作《孟子》中语，是形容 臧主簿不学无术。

第五十回

坐了监，就热气考他下子，勤力自己进去；怕是进去，雇个人进去替考。只是要雇的着人才好，象我就是吃了人亏。这要走差了路头，再要走到正路上去就费事了。虽是堂尊许说，待他去了就要保升 我坐转这里知县哩，你知道天老爷是怎么算计？兄临上京的时节，我还到贵庄与兄送行，还有许多死手①都传授给兄。正是‘要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

说完，狄希陈辞了回家，将臧粮衙的话从头学了一遍，说的狄 员外满面生花，薛教授也不甚为异。后来传到连举人耳朵，把个连 举人的大牙几乎笑吊，骂了几声“攘瞎咒的众生”。正是：酒逢知己 千杯少，不遇知音不与谈。狄希陈如何上京、如何坐监，且听下回 再说。(4)

【校记】

(1) 不是哄我：B 本作“不易哄我”，C 本作“不是们我”。

(2) 速急：B 本作“连急”。

(3) 治了酒席：B 本作“办了酒席”。

[4]A 本缺第十二叶。

①死手：窍门

第五十一回

程犯人釜鱼漏网施囚妇狡兔投罗

天地寥寥阔，江湖荡荡空。乾坤广大尽包容。定盘打算、只不漏奸雄。

杀人番脱底，渔色巧成凶。安排凡事听天公。要分孽镜情法、果曾同？

——右调《南柯子》

再说武城县里有一人，姓程，名谟，排行第三，原是市井人氏，弟兄六个，程大、程二俱早年亡故，止剩弟兄四人。独程谟身長八尺，面大身肥，洗补网巾为业，兼做些鼠窃狗盗的营生，为人甚有义气。他那窃取人家物件，也不甚么瞒人。人有可惜他的，不与他一般见识；有怕他凶恶的，又不敢触他的凶锋。大酒块肉，遇着有钱就买，没钱就赊，赊买不来就白白的忍饥。邻舍家，倒是那大人家喜他，只是那同班辈的小户甚是憎恶。

紧邻有个厨子，名唤刘恭，也有八尺身躯，不甚胖壮，一面惨白胡须。三个儿子：大的叫是刘智海，第二的是刘智江，第三的是刘智河。这个刘恭素性原是个歪人，又恃了有三个恶子，硬的妒，软的欺，富的嫉忌，贫的笑话，嘴尖薄舌，谈论人的是非，数说人的家

务，造言生事，眼内无人，手段又甚是不济。人家凡经他做过一遭的，以后再叫别的厨子，别人也不敢去。他就说人抢他的主顾，领了儿子，截打一个臭死。最可恶的，与人家做活，上完了菜，他必定要到席上同了宾客上坐。

一个蔡逢春中了举，请众乡宦举人吃酒。他完了道数，秃了头，止戴了一顶网巾，穿了一件小褂，走到席前朝了上面拱一拱手，道：“列位请了！这菜做的何如？也还吃得么？”众客甚是惊诧。内中有一位孟乡宦，为人甚是洒落，见他这个举动，问说：“你是厨长呀？这菜做的极好。请坐吃三钟，如何？”刘恭道：“这个使的么？”孟乡宦道：“这有何伤？咱都是乡亲，怕什么的？”他便自己拉了一把椅子，照席坐下。众人愕然。孟乡宦道：“管家，拿副钟箸儿与厨长。”他便坦然竟吃。恨的蔡举人牙顶生疼。客人散了酒席，一个帖子送到武城县，二十个大板，一面大枷枷在十字街上，足足的枷了二十个日头，从此才把他这坐席的旧规坏了。

他的儿子都是另住，他与他的老婆另在一个路东朝西的门面房内，与程谟紧紧间壁。这个老婆天生天化，与刘恭放在天平秤兑，一些也没有轻重。两口子妄自尊大，把那条巷里的人家，他不论大家小户，看得都是他的子辈孙辈。

他门前路西墙根底下，扫除了一搭子^①净地，每日日西时分，放了一张矮桌，两根脚凳，设在上下，精精致致的两碟小菜，两碗熟菜，鲜红绿豆水饭，雪白的面饼，两双乌木箸，两口子对坐了享用。临晚，又是两碟小菜，或是肉鲜、或是养鱼、或是咸鸭蛋，一壶烧酒，二人对饮，日以为常。夏月的衣服，还也照常；惟是冬年的时候，他

^①一搭子：一块。

一顶绒帽、一顶狐狸皮帽套，一领插青布蓝布里绵道袍，一双皂靴，撞了人，趾高气扬，作揖拱手，绝无上下。所以但是晓得他的、见了他的，再没有一个不厌恶痛绝。

这程谟做些不明白的事件，他对了人败坏他行止。人家不见些甚么，本等不与程谟相干，那失盗之人也不疑到程谟身上，偏他对人对众倡说，必定是程谟偷盗。程谟一时没有饭吃，要赊取些米面，不是汉子、就是老婆，只除他两口子不见就罢，教他看见，他必定要千方百计破了开去。

一日，一个泉米豆的过来，程谟叫住，与他讲定了价钱，说过次日取钱。那泉粮的人已是应允。程谟往里面取升，这刘恭的老婆对了那巢粮的人把嘴扭两扭，把眼挤一挤，悄悄说：“他惯赊人的东西，不肯还人的钱价；要得紧了，还要打人。”程谟取出升来，那泉米豆的人变了卦，挑了担子一溜风走了。程谟晓得是他破去，已是怀恨在心。过了半日，又有一个卖面的过来，程谟叫住，又与他讲过要赊。那卖面的满口应承。程谟进房取秤，又喜刘恭两口子都又不在跟前，满望赊成了面，要烙饼充饥。谁知那刘恭好好在屋里坐着，听见程谟赊面，走出门前，正在那里指手画脚的破败，程谟取秤出来，撞了个满面。卖面的挑了担就走。程谟叫他转来，他说：“小本生意，自来不赊。”头也不回的去。

程谟向刘恭说道：“你这两个老畜生也可恶之极！我合你往日无仇、今世无冤，我合你是隔着一堵墙的紧邻。我没生意，一日不得饭吃，你升合不肯借我也自罢了，我向人赊升米吃，你老婆破了；我等了半日，再向人赊斤面吃，你这贼老忘八羔子又破了我的！”

看官听说：你想这刘恭两个雌雄大虫，岂是叫人数落、受人骂老忘八羔子的人？遂说：“没廉耻的强贼！有本事的吃饭，为甚么 657 要赊人的东西，又不还人的钱价？叫人上门上户的嚷叫，搅扰我紧邻没有体面！是我明白叫他不赊与你，你敢咬了我的鸡巴！我还要撵了你去，不许你在我左边居住哩！”程谟不忿，捏起盆大的拳头，照着刘恭带眼睛鼻

子只一拳。谁知这刘恭甚不禁打，把个鼻子打偏在一边，一只眼睛乌珠打出吊在地上，鲜血迸流。刘恭的老婆上前救护，被程谟在膀子上一脚，拐的跌了够一丈多远，睡在地上。哼哼。程谟把刘恭象拖狗的一般拉到路西墙根底下，拾起一块棒椎样的瓮边，劈头乱打，打得脑盖五花迸裂、骨髓横流。众街坊一来惧程谟的凶势，实是喜欢这两个歪人一个打死、一个偿命，清静了这条街道。

程谟见刘恭死停当了，对着众人说道：“列位高邻，我程谟偿了刘恭的命，刘恭被我送了命，一霎时替列位除了这两害，何如？”众人说道：“你既一时性气做了这事，你放心打官司。你的盘缠、我程嫂子的过活，你都别管，都在俺街里身上。”程谟趴倒地，替众人磕了顿头，佯长跟了地方总甲去了。众人感他除了这刘恭的大害，审录解审，每次都是街里上与他攒钱使用。还有常送东西与他监里吃的。他的媳妇子虽是丑陋，却不曾嫁人，亦不曾养汉，与人家看磨做活，受穷苦过。程谟驳了三招，问了死罪，坐在监中，成了监霸，倒比做光棍的时候好过。

一年，巡按按临东昌，武城县将监内重犯金了长解，押往东昌审录。别个囚犯的长解偏偏都好，只有这程谟的长解叫是张云、一个赵禄，在路上把这程谟千方百计的凌辱。一日五六顿吃饭，遇酒就饮、遇肉就吃，都叫程谟认钱。晚间宿下，把程谟绳缠锁绑，脚链手扭，不肯放松。程谟说道：“我又不是反贼强盗，不过是打杀了人，问了抵偿，我待逃走不成？你一路吃酒吃肉、雇头口、认宿钱，**658**

我绝不吝惜，你二位还待如何，只这般凌虐？我程谟遇文王施礼乐，遇桀纣动干戈，你休要赶尽杀绝了！”张云、赵禄说道：“俺就将你赶尽杀绝，你敢怎么样的？”程谟说道：“谁敢怎么样的？只是合二位没有仇，为甚么二位合我做对的紧？”张云对赵禄道：“且别与他说话，等审了录回来，路上合他算帐。”鼻涕往上流，倒发落起咱来了！”

到了东昌，按院挂了牌，定了日子审录。张云、赵禄把程谟带到察院前伺候。程谟当着众人就要脱了裤子局尿。众人说：“好不省事！这是甚么所在，你就这里局尿！叫人怎么存站？”程谟说：“你看爷们！我没的不是个人么？这二位公差，他不依我往背净处解手，我可怎么样的？”别的解子们都说张云、赵禄的不是：“这是人命的犯人，你没的不叫他局尿？这叫他属在这里，甚么道理？”张云见众人不然^①，同了赵禄押了程谟到一个空阔所在解手。

程谟看得旁边没有别人，止有二人在侧，央张云解了裤，墩下屑完了尿，又央张云与他结裤带。他将长枷梢望着张云鼻梁上尽力一砍，砍深二寸，鲜血上流，昏倒在地。赵禄上前扯他的铁锁，程谟就势赶上，将手扭在赵禄太阳穴上一捣，捣上了个碗大的窟窿，晕倒在地。程谟在牌坊石坐上将扭磕开，褪出手来，将脚上的铁镣拧成两截，提起扭来望着张云、赵禄头上每人狠力一下，脑髓流了一地，魂也没还一还，竟洒手佯长往鲫都去了！程谟手里拿着磕下来的手扭做了兵器，又把那断了的脚镣开了出来，放开脚飞跑出城。

有人见两个公差打死在地，一片长板丢弃在旁，报知了武城知县。差人察验，知是走了程谟，四下差人跟捉，那有程谟的踪影？只

^①不然：不以为然。

第五十一回

得禀知了按院，勒了严限拿人，番役都上了比较，搜捕的万分严紧。

有人说，程谟的那个老婆在刑房书手张瑞风家管碾子，只怕他 知情也未见得。三四个公人寻到那里。其实张瑞风家把程谟的老 婆叫将出来，众人见了这个蓝缕丑鬼的模样，自然罢了。谁知合该 有事，天意巧于弄人。张瑞风家抵死赖说没有程谟的老婆在家。 这些差人越发疑心起来。又兼这张瑞风衙门里起他的绰号叫是 “臭虫”，人人都恼他的。众人齐声说道：“这是奉上司明文，怕他做 甚？到他里面翻去！”

倒不曾搜着程谟的老婆，不端不正刚刚撞见一个三十以下(1) 的妇人，恰原来是那一年女监里烧杀的小珍哥。众人看见，你看 我、我看你，都说：“这不是晁源的小老婆小珍哥是谁？没的咱见鬼 了！”小珍哥一头钻进屋去，甚么是肯出来。众人围住了房门说道：“刚才进去的那位嫂子，俺好面善，请出来俺见一见。”

张瑞风的老婆在帘子里面说道：“这是俺家的二房，临清娶的， 谁家的少女嫩妇许你这些汉子看？你拿程谟，没的叫你看人家 老婆来么？”众人道：“这说话的是张嫂子呀？俺刚才见的那妇人， 是监里晁监生的娘子，众人都认的是真。你叫他出来，俺再仔细认 认。要果然不是他，等张师傅来家，俺众人替他磕头陪礼。他要再 不饶，俺凭他禀了大爷，俺情愿甘罪。你必欲不叫他出来，俺别的 这里守着，俺着一个去禀了大爷来要他。”张瑞风娘子道：“小珍哥 托生了这八九年哩，如今又从新钻出他来了？你列位好没要紧！ 你不过说当家的没在家，得空子看人家老婆呀！”众人说：“这意思 不好！. 私下干不的！俺这里守着，着一个禀大爷去。”

果然着了一个姓于名桂的番役，跑到县里禀说：“小的们打听 得程谟的老婆在刑房书办张寿山家支使，小的们扑到那里，张书办 660

在家。他家回说：程谟的老婆没在他家。小的们竟到他里边翻去，没翻见程谟，只见一个媳妇子，通似那一年监里烧杀的施氏。小的们待认他认，他钻在房里，必不肯出来。张书办媳妇子发话，说小的们因他汉子不在家，乘空子看他老婆哩。”

县公问说：“这施氏是怎么的？”于桂禀说：“这施氏是个娼妇，名叫小珍哥，从良嫁了晁乡宦的公子晁监生，诬枉他嫡妻与僧道有奸，逼的嫡妻吊死了，问成绞罪。九年前女监里失火，说是烧死了。如今撞见了这妇人通是他。小的们一个错认罢了，没的小的们四五个都眼离①了不成？”县公问说：“那时烧死了有尸没有？”于桂说：“有尸。”县公说：“尸放了几日才领出去？只怕尸领得早，到外边又活了。”于桂道：“若是那个尸，没有活的理，烧得通成灰了。”县官问：“尸后来怎么下落了？”于桂说：“晁乡宦家领出去埋了。”县官说：“晁乡宦家见烧得这等，也不认得了。叫张寿山来！”同房说：“他今日不曾来。”

县官拔了两枝签，差了两名快手，从院里娼妇家寻得他来。快手也只说县官叫他，不曾说因此事。张瑞凤来到，县官问说：“晁监生的妾小珍哥说是烧死了，如何见在你家？”张瑞凤神色俱变，语言恍惚，左看右看，回说：“小珍哥烧杀了九年多了，没的鬼在小的家里？”县官说：“奴才！你莫强辩！”差了于桂，叫拿了他来，叫张寿山跪在一傍伺候。待不多一会，将珍哥拿到。

县官问说：“这果然是小珍哥么？”小珍哥不答应，只管看张寿山。张寿山说：“这是小的临清娶的妾，姓李，怎是小珍哥？这人模样相似的也多，就果真是小珍哥，这又过了九年，没的还没改了模

①眼离：看错。

样？就认得这们真？”于桂等众人说道：“就只老相了些，模样一些也没改。”县官就拿夹棍夹起。珍哥说：“你夹我怎么呀？我说就是 To 那年烧杀的不是我，是另一个老婆。我趁着失火，我就出去了。”县官说：“你怎么样就得出去？”珍哥指着张瑞风道：“你只问他就是了。”

这县官是个有见识的，只在珍哥口里取了口辞，岂不真切？果被他哄了。叫上张瑞风审问，他支吾不说，套上夹棍，招称：“九年前一个季典史，叫是季逢春，每日下监，见珍哥标致，叫出他一个门馆先生沈相公到监里与小珍哥宿歇，又叫出一个家人媳妇到监伏事。一日，女监里失了火，那家人媳妇烧杀了，小珍哥趁着救火人乱，季典史就乘空把他转出去了。那烧杀的家人媳妇就顶了小珍哥的尸首，尸亲领出去埋了。后来季典史没了官回家，小珍哥不肯同去，留下小的家里。这是实情。”小珍哥掉了张瑞风的口气，跟了回话，再不倒口。

县官据了口辞，申了合干上司，行文到季典史原籍陕西宝鸡县，提取季典史并沈相公、烧死媳妇子的本夫。这季典史家事极贫，年也甚老。那有甚么沈相公、家人娘子的夫主？本处官府追求不出，只得将季典史解到山东。

季典史极力辩洗，经了多少问官，后经了一个本府军厅同知，才问出真情，方与这季典史申了冤枉。审得张瑞风自从珍哥进监，他倚恃刑房书办，垂涎珍哥姿色，便要谋奸。只因晁源见在，一惧晁源势力，不敢下手；一因晁源馈送甚厚，不好负心。后晁源已死，又因晁源家人晁住时常进监与珍哥奸宿，张瑞风将晁住挟制殴打，将珍哥上神凌虐，珍哥随与张瑞风通奸情厚。珍哥在监内，晁源在日，原有两个丫头并晁住媳妇在监伏事。晁源死了，晁源母晁宜人 662

丫头媳妇俱叫出监去。张瑞风随买了一个算卦的程捉鳖老婆在 内与珍哥支使，买通了监里的禁子刘思长、吴秀、何鲸，哄的程捉鳖 老婆吃醉了酒，睡熟在珍哥炕上，放起火来，将程捉鳖老婆烧死在 内。珍哥戴了帽子，穿了坐马，着了快鞋，张瑞风合三个禁子做了 一路，羽翼了珍哥，趁着救火走出，藏在张瑞风家内。张瑞风要瞒 人耳目，故意往临清走了一遭，只说娶了一个妾。报了珍哥烧死，尸亲领出葬埋。天网不疏，致被捉获。申明了上司。

季典史完得官司，因年老辛苦，又缺盘费，又少人服事，衣食不 敷，得病身死。还亏了几个旧时衙役攒了几两银子与他盛殓，送了他棺木还乡。张瑞风问了斩罪，三个禁子都问了徒罪，程捉鳖坐了 知情^①，也问了绞罪，由县解府，由府解道。张瑞风合珍哥各人六十 板，程捉鳖合三个禁子每人四十板。过了两日，张瑞风棒血攻心死 了。又过了一日，程捉鳖也死了。那日珍哥打得只剩了一口由气，万无生理，谁知他过了一月，复旧如初。

晁夫人闻知此事，不胜骇异，也绝没人去管他。有人叫晁夫人 把程捉鳖的老婆掘了出来。晁夫人道：“人家多有舍义冢舍棺木 的，既是埋了，况又不在自己地内，掘他怎么。”

珍哥这事传了开去，做了山东的一件奇闻。珍哥此番入监，晁 家断了供给，张瑞风又被打死，只得仰给囚粮，苟延残命，衣服蓝 缕，形容枯槁。谁知这八百两银子聘的美人狼籍得也只合寻常囚 犯一般！第二年，按院按监本县，报了文册，临期送审。珍哥身边 一文也无，又没有了往时的姿色可以动人怜受，这路上的饭食头口 何以支持？审录必定要打，打了如何将养？把一个生龙活虎倚了

^①坐了知情：知情不报，按律要连坐

家主欺凌嫡室的心性也消磨得尽净。无计可施，只得央了一个禁子走到晁家门上，寻见了晁凤，叫他转央晁夫人看晁源的情分，着个人照管审录。

晁夫人道：“我也只说这块臭肉，天老爷已是消灭了，谁想过了这几年，从新又钻出来臭这世界！我不往家里揽这堆臭屎！我已是他出过殡埋过他了，他又出世待怎么！谁去照管他！晁凤，你要房钱去，凑二两银子你送给他，叫他拿着来回盘缠。你再问他：‘这往后也过不出好日子来了，还活着指望甚么呢？趁着有奶奶，只怕还有X妆裹你；若再没了奶奶，谁还认的你哩？这去审录，说甚么不打四五十板子，这是活着好么？’”

晁凤问住房子的人家要了二两银，到了监里。见了珍哥，穿着一条半新不旧的蓝布裤，白布膝裤子，象地皮似的两根泥条裹脚，青布鞋，上穿着一领蓝补丁小布衫，黄瘦的脸，蓬着头，见了晁凤，哭的不知怎么样的，说：“我待怎么，可也看死的你大爷分上！奶奶就下的这们狠，通也就不理我一理儿！”

晁凤说：“你别怪奶奶。你干出甚么好事替奶奶挂牌扁哩，指望奶奶理你？那年烧杀的说是你，奶奶买的杉木合的材，买的坟地，请了僧人念的经，二叔还持服领斋，谁都想便宜了别人！后来又钻出这们等的！这是二两银子，奶奶叫送与你来回盘缠。奶奶说：往后的日子也没有甚么好过的了，叫你自己想哩。”珍哥接了银子只是哭，又问：“晁住这贼忘恩负义的强人在那里哩？”晁凤说：“管坟上庄子的不是他么？吃的象个肥贼是的！”珍哥哭着骂道：“我待不见那忘八羔子哩！事到其间，我也不昧阴了。你大爷在日，我就合他好。如今就一点情分儿也没了，影儿也不来傍傍！怕牢瘟染上他呀？”

晁凤道：“你可别怪他。从那一年惹了祸出来，奶奶许过，他再 到这监里来，奶奶待拧折他腿哩！”珍哥说：“他就这们听奶奶说？ 奶奶就每日的跟着他哩？你替我上覆奶奶：你说我只没的甚么补 报奶奶，明日不解，后日准起解呀！要是审录打不杀回来，这天 渐渐的冷上来了，是百的望奶奶扎刮扎刮我的衣裳，好歹只看着你 大爷分上罢！”晁凤长吁口气道：“我说可，只是你也看看大爷的分 上才好哩！”珍哥说：“我怎么不看大爷的分上？”晁凤说：“你坐监坐 牢的已是不看分上了，又在监里养汉，又弄出这们事来！你亲口说 养着晁住哩！这是你看分上呀？”珍哥道：“这倒无伤。谁家娶娼的 有不养汉的来？”

晁凤到家回了前后的话。果然次日武城县将监内重囚逐名解 出。小珍哥有了这二两银子，再搭上这随身的宝货，轻省到了东 昌，伺候按院审录。长解与他算计，把查盘推官的皂隶都使了银 子，批打时，好叫他用情。不料按院审到珍哥跟前，二目暴睁，双眉 直竖，把几根黄须扎煞起来，用惊堂木在案上拍了两下，怪声叫道：“怎么天下有这等尤物！还要留他！”拔下八枝签，拿到丹墀下面， 鸳鸯大板共是四十，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汪洋，止剩一口微气。原 差背了出来，与他贴了膏药，雇了人夫，使门板拍了他回去。离县 还有五里，珍哥恶血攻心，发昏致命，顷刻身亡。差人禀了县官，差 捕衙相验明白，取了无碍回文，准令尸亲领葬。晁夫人闻知，差了 晁凤晁书依还抬到真空寺里，仍借了僧房，与他做衣裳，合棺木，念 经发送，埋在程捉鳖老婆身傍。

却说珍哥自从晁源买到家中，前后里外整整作业了一十四年， 方才这块臭痞割得干净。可见为人切忌不可取那娼妇：不止丧了 家私，还要污了名节，遗害无穷！晁源只知道挺了脚不管去了，还 665

亏不尽送在这等一个严密所在，还作的那业，无所不为；若不是天公收捕了他去，还不知作出甚么希奇古怪事来！真正丑是家中宝，俊的惹烦恼。再要娶娼根，必定做八老^①！这晁源与珍哥的公案至此方休，后面再无别说。

【校记】

（1）三十以下：A本作“二十以下”。

^①八老：乌龟，王八。

第五十二回

名御史旌贤风世悍妒妇怙恶乖伦

芝草何尝有种？甘泉从古无源。灵秀偏生白屋，凶顽多出朱轩。

名曰妇姑夫妇，实为寇敌仇冤。请看薛家素姐，再观张氏双媛。

再说狄希陈自从与孙兰姬相会之后，将丢吊之相思从新拾起。若是少年夫妇，琴瑟调和，女貌郎才，如鱼得水，那孙兰姬就镇日矗在面前，也未免日疏日远。争奈那薛素姐虽有观音之貌，一团罗刹之心。狄希陈虽有丈夫之名，时怀鬼见阎王之惧，遇着孙兰姬这等一个窈窕佳人，留连爱惜，怎怪得他不拔肚牵肠！将他送的那双眠鞋，叫裁缝做了一个小小白绫面月白绢里包袱，将鞋包了，每日或放在袖内、或藏在腰间，但遇闲暇之时、无人之所，就拿出来，再三把玩，必定就要短叹长吁，再略紧紧，就要腮边落泪。

那孙兰姬送的汗巾合那挑牙，狄希陈每日袖着。一日，素姐看见，说道：“你这是谁的汗巾？拿来我看！”狄希陈连忙把汗巾藏放袖内，说道：“脱不了是我每日使的个旧汗巾，你看他则甚？”素姐说：“怎么？我看你一块子去了么？我只是要看！”狄希陈没可奈 667

何，只得从袖中取将出来。素姐接到手内，把汗巾展开，将那金挑牙也拿在手内看了一看，说道：“你实说，这是谁的？你要拿瞎话支吾，我搅乱的你狄家九祖不得升天！我情知合你活不成！”

狄希陈唬的那脸蜡淬似的焦黄，战战的打牙巴骨，回不上话来。素姐见他这等腔巴骨子①，动了疑心，越发逼拷。狄希陈回说：“我的汗巾放在娘的屋里，娘把我的不见了，这是咱娘的汗巾，赔了我的，你查考待怎么？”素姐说：“你多咎不见汗巾？多咎赔你的？我怎么就不知道？你怎么就不合我说？你这瞎话哄我！”把那汗巾卷了一卷，就待往火炉里丢。狄希陈说道：“这是娘的汗巾子，等寻着了你的，还要换回去哩，你别要烧了！”向素姐手内去夺。素姐伸出那尖刀兽爪，在狄希陈脖子上挝了三道二分深、五寸长的血口，鲜血淋漓。狄希陈忍了疼，幸得把那汗巾夺到手内。素姐将狄希陈扭肩膀、拧大腿、掐胳膊、打嘴巴，七十二般非刑，般般演试，拷逼得狄希陈叫菩萨、叫亲娘。

哄动了老狄婆子，听得甚详，知得甚切，料透了其中情节，外边叫道：“小陈哥，你拿我的汗巾子来！我叫你不见了汗巾子，拿了我的去，叫人胡说白道的！”素姐屋里说道：“好！该替他承认！我没见娘母子的汗巾送给儿做表记！”狄婆子道：“你休要撒骚放屁的寻我第二顿鞭子！”狄婆子发起狠来。这素姐虽是口里还强，说到那鞭子的跟前，追想那遭的滋味，也未免软了一半。这狄希陈亏不尽母亲出了一股救兵，不致陷在柳州城里。

谁知狄希陈脱了天雷，又遭霹雳。老狄婆子悄悄的背后审问他的真情。他只伸着头，甚是答应。气的老狄婆子说道：“这

① 腔巴骨子：神态，神情。们皮贼①是的，怎么怪的媳妇子打！”狠的把手在狄希陈脸上指了两指，说道：“这要是你爹这们也谢地宁头②，我也要打！”狄希陈站了会子，始终没说，去了。素姐在屋里家反宅乱的

鬼吵。

狄希陈又要收拾上京坐监，置办衣裳，整顿行李。狄员外不放心，教他自去，要自己同他上京。选定了日子，要同狄希陈往关帝君庙许一愿心，望路上往回保护。狄员外起来梳洗已毕，去唤狄希陈，还正在南柯做梦，听见父亲唤他，想起要到庙中许愿，匆匆起来，连忙穿衣梳洗，跟了父亲同往关庙，许了愿心。忽然想起孙兰姬的眠鞋，因起来忙迫，遗在床里边褥子底下，不曾带在身边，恐怕被素姐简搜得着，这与那汗巾又不相同，无可推托，其祸不小。面上失了颜色，身上吊了魂灵，两步趋成一步，撇了父亲，一头奔到房内。

谁知素姐到还不曾搜得，正在那里洗脸。狄希陈止该相机而行，待时而动，等他或是回头、或是转背，有多少的东西弄不到腰里？谁知那心慌胆怯了的人，另是一个张智^③。人都不晓得这个诀窍，只说那番子手惯会拿贼，却不知那番子手拿贼的声名久闻于外，那贼一见了他，自己先失魂丧智，举止獐徨，这有甚么难认？那狄希陈心里先有了这件亏心的事，日夜怀着鬼胎，惟恐素姐得了真赃，祸机不测，他就合那“失了元宝在冯商客店里”^④的一般，没魂失措，也不管素姐见与不见，跑进房来，走到床上，从床里褥子底下见了那个白绫小包依旧还在，就如得了命的一般，也不管素姐停住了洗脸，呆呆的站住了看他，他却将那包儿填在裤裆里面，夺门而出。

① 皮贼：指性格软弱，无血性。

② 乜谢地宁头：乜谢，亦作“乜斜”；宁头，即拧头，形容重、固执的人。

③ 张智：神态，举止。

④ 失了元宝在冯商客店里：出于沈受先《三元记》，可见《六十种曲》。

素姐拦住房门，举起右手望着狄希陈左边腮颊尽力一掌，打了呼饼^①似的一个灯紫带青的伤痕；又将左手在狄希陈脖子上一叉，把狄希陈仰面

朝天，叉了个“东床坦腹”②；口里还说：“你是甚么？你敢不与我看！我敢这一会子立劈了你！”狄希陈还待支吾，素姐，跑到跟前，从腰间抽开他的裤子，掏出那个包来。素姐手里捏了两捏，说道：“古怪！这软骨农③的是甚么东西？”旋即解将开来，却是一件物事。有首《西江月》单道这件东西：

绛色红绸作面，里加白段为帮。绒毡裁底软如棉，锁口翠蓝丝线。

猛着莲弯窄短，细观笋末尖纤。嫦娥换着晚登坛，阁在吴刚肩上。

素姐紫涨了面皮，睁圆了怪眼，称说：“怪道你撞见了番子手似的！原来又把你娘的睡鞋拿得来了！这要你娘知道，说甚么？不合那汗巾子似的，又说是他的！小玉兰，你把这鞋拿给他的娘看去，你说：“你多咎不见了他的鞋，又赔了他这鞋了？”你要不这们说，我打歪你那嘴！”小玉兰道：“我咱们说，奶奶打我可哩。”素姐叫唤着说道：“他为甚么就打你？他使了几个钱买的你，他打你！”小

① 呼饼：用手拍捏而成的一种扁圆状食品。

② 东床坦腹：据《晋书》载，晋朝郡鉴派门生到王导家择婿，回来说王家子弟个个矜持，独王羲之在东厢上坦腹卧食，若无其事。都鉴认为这样才是好女婿，便将女儿嫁给王羲之。后人因之称女婿为“东床”。这里是双关语，形容狄希陈被叉得仰面朝天。

③ 软骨农：绵软无筋骨。

玉兰说：“姑娘哄我哩，奶奶没打姑娘呀？”素姐自己拿着那鞋，挠着头，叉着裤，走到狄婆子门口，把鞋往屋里一撩，口里说道：“这又是你赔他的鞋？这不是？你看！一定是合汗巾子一日赔的！”狄婆子叫丫头拾起来，接在手里，仔细看了看，说道：“这不知是那个养汉老婆的鞋，你叫他休胡说！”素姐道：“汗巾子说是你的，鞋又是养汉老婆的了！一件虚，百件虚；一件实，百件实！是养汉老婆的，都是养汉老婆的；是你的，都是你的！这鞋又不认了？”

素姐这高声发落，虽是隔着一个院落，狄婆子句句听得甚真。他又口里骂着婆婆，比较那狄希陈，就象禁子临晚点贼的一般，逼拷的鬼哭狼号。狄婆子听见，疼的那柔肠象刀搅一样，说道：“小陈哥，他没了的捆着你哩？你夺门跑不出来么？”狄希陈说：“娘来看看不的么？我怎么跑呀？”狄员外道：“你看他看去，把个孩子怎么样处制着哩。有这们混帐孩子，死心蹋地的受他折堕哩！”老狄婆子悄悄说道：“你知不道：我也就数是天下第一第二的老婆子，天下没有该我怕的；或只见了，他，口里妆做好汉，强着说话，这身上不由的寒毛支煞①，心里怯怯的。”

正说着，又听见狄希陈怪叫唤说：“娘！你不快来救我么？”老狄婆子只得走进房去，只见一根桃红鸾带，一头拴着床脚，一头拴着狄希陈的腿；素姐拿着两个纳鞋底的大针，望着狄希陈审问一会，使针扎刺一会，叫他招称。狄婆子见了，望着狄希陈脸上使唾沫呼了一口，说道：“呸！见世报忘八羔子！做了强盗么？受人这们逼拷！嫖来！是养汉老婆的鞋！汉子嫖老婆犯法么？”一边拿过桌上的剪子，把那根鸾带拦腰剪断，往外推着狄希陈说道：“没帐！”

①支煞：同“扎煞”咱还有几顷地哩，我卖两顷你嫖，问不出这针踪的罪

来！”素姐指着狄希陈道：“你只敢出去！你要挪一步儿，我改了姓薛，不是薛振桶下①来的闺女！”

狄希陈站着，甚么是敢动！气的狄婆子挣挣的，掐着脖子，往外只一操。素姐还连声说道：“你敢去！你敢去，你就再不消进来！”狄希陈虽被他娘推在房门之外，靠了门框，就如使了定身法的一般，敢移一步么？狄婆子拉着他的手说道：“你去！由他！破着我的老命合他对了！活到一百待杀肉吃哩！”这狄希陈走一步，回一回头，恋恋不舍，甚么是肯与他娘争点气儿！

素姐见狄希陈教他娘拉的了，也不免的“张天师忘了咒——符也不灵了”，骂道：“这样有老子生没老子管的东西，我待不见哩！一个孩子，任着他养女吊妇的，弄的那鬼，说那踢天弄井待怎么！又没瞎了眼，又没聋着耳朵，凭着他，不管一管儿！别人看拉不上，管管儿，还说不是！要是那会做大的们的，还该说：‘这儿大不由爷的种，子，亏不尽得了这媳妇子的济。这要不是他，谁是管得他的？’说这们句公道话，人也甘心。是不是护在头里！生生的②拿着养汉老婆的汗巾子，我查考查考，认了说是他的，连个养汉老婆也就情愿认在自家身上哩！这要不是双小鞋，他要只穿的下大拇指头去，他待不说是他的哩么？儿干的这歪营生，都揽在身上；到明日，闺女屋里拿出孤老来，待不也说是自家哩！’槽头买马看母子’，这们娘母子也生的出好东西来哩？’我还有好几顷地哩，卖两顷给他嫖！’你能有好几顷地？能卖几个两顷？只怕没了卖了，这两把老骨抬还叫他撒了哩！小冬子要不早娶了巧妮子去，只怕卖了妹子嫖了也是不可知的！你夺了

① 桶下：同“捅下”，粗话。

② 生生的：明白，确凿。

他去呀怎么？日子树叶儿似的，多哩！只别撞在我手里！我可不还 零碎使针搓他哩，我可一下子是一下子的！我没见天下饿杀了多少 寡妇老婆，我还不守他娘那厌寡哩！”

素姐这大发小发，老狄婆子那一句不曾听见？气的象癞哈蟆 一般，咽咽儿的咽气，只说：“我要这命换盐吃么？我合他对了罢！” 狄员外只说：“你好鞋不踏臭屎，你只当他心风了，你理他做甚么？亏了李姑子亲口对着你说的，这要对着别人说，你也不信。你气的 这们等的，咱可怎么样？” 狄婆子道：“咱千万是为孩子。看来这孩子在他手里象后娘似的，也逃不出命来！” 狄员外道：“这眼下待不 往京去哩？且教他躲一日是一日的。打哩天老爷可怜见小陈哥，还完了他那些棒债，他好了也不可知的。”

从此一日狄希陈就没敢往他屋里去，都在他娘的外间里睡。 只恐怕素姐还象那一遭似的暗来放火，爷儿三个轮替着醒了防他。还怕他等爷儿去了有甚恶意，狄员外又到关帝庙里求了一签。 那签上说道：

忆昔兰房分半钗，而今忽把信音乖。痴心指望成连理，到底 谁知事不谐。

狄员外虽是求了圣签，又解不出是甚意味，好生按捺不下。素 姐又在屋里不住口的咒念，狄员外两口子只推不曾听见，收拾行李 停妥，单等吉日起身。薛教授先两日前治了肴馔，摆了桌盒，同了两个儿子来与狄员外爷儿两个送行。素姐知道，就骂他爹，说他爹 是老忘八，老烧骨拾的，把个女儿推在火坑里，瞎了眼，寻这们个女婿，还亏他有脸往这里来。狄员外又只推听不见，慌忙叫人扫地，**673** 摆桌子，定菜接待。薛教授爷儿三个吃过茶，薛如兼进去后边见了 丈母，都没往后边去看素姐，外边上了坐，坐到掌灯时分，散了。

次日，狄员外还叫狄希陈去辞他丈母丈人。狄希陈到了薛家， 薛教授

第五十二回

会里去了，止见了薛夫人，叫薛如卞弟兄两个留狄希陈吃饭。狄希陈把汗巾睡鞋的事从头对着两个舅子告诉，把素姐打骂的事情也对两个舅子说了。薛如卞说：“这是你前生遭际，没奈何，忍受罢了。昨日送盒子的去，说他连爹都骂了，这不待中心风么？不然，俺为甚么不到后头看看？”你说我应的，吃了酒饭，狄希陈辞了回家。

过了一宿，清早起来，吃了饭，备完了行李，同了狄员外，辞了家堂合老狄婆子，待要起身。狄员外叫狄希陈：“进屋里与你媳妇儿说声。”狄希陈果然往屋里对素姐作了一个揖，说道：“我合爹起身哩。”素姐身也没动，说道：“你这是辞了路，再不回头了！要是撞见强人，割了一千块子，你必的托个连梦与我，我好穿着大红嫁人家！”狄希陈听他咒骂，眉也没敢皱一皱，出来了。却好薛教授爷儿们都来看送起身，又送了三两赈仪，作别起身。同去的是狄宾梁、狄希陈、狄周、尤厨子四个。

不说狄希陈上京坐监。却说薛夫人次日要接素姐回家，薛教授道：“你接这祸害来家待怎么？”薛夫人道：“你好平心！既知他是祸害，只该教别人受他的么？女婿又没在家里，接了他回来好。”薛教授道：“你教他回来，只别教他见我！”龙氏听见，骂说：“贼老狠天杀的！我待不看他哩！”薛教授问说：“姓龙的说甚么？”薛夫人道：“他没说甚么。”混过去了。差了薛三槐娘子接了素姐，跟了小玉兰回家。到了背地里，小玉兰把狄希陈那汗巾子合鞋的事从头告诉，又说素姐拿着纳底的针浑身躁他姑夫，拿带子拴着腿，又不许他跑 674

了。又说俺奶奶到明日闺女屋里拿出孤老来也认是自家的。薛夫人听的气的要死火势，只不教薛教授知道。

过了两日，薛夫人因狄员外合女婿不在，治了酒席，去看望狄婆子，只自己去了，也没教素姐同去。两亲家婆合巧姐，请了妹子崔近塘娘子来陪，倒喜欢说笑了一日。狄婆子也没对着提素姐一个字，管待的薛夫人去了。崔近塘娘子没往家去。

再说这明水村里有一个老学究，号是张养冲，两个儿子，两房媳妇，家中也聊且过的，儿子合媳妇都肯孝顺，乡里中也甚是称扬。张养冲得病卧床，两个儿子外边迎医问卜，许愿求神。两个媳妇在家煎茶熬药，递饭烹汤，服事了两三个月，绝无抱怨之心。张养冲死了，尽了贫家的力量，备了丧仪，出过了殡。这两个儿子，一个在家中照管个客店，一个在田中照管几亩庄田，单着两个媳妇在家管顾婆婆。

若是这姻姓两个也象别人家唆汉子纂舌头，搅家合气，你就每日三牲五鼎，锦绣绫罗，供养那婆婆，那老人家心里不自在，说那衣裳齐整，饮食丰腴，成何事干？偏是这姑姓两个，一个叫是杨四姑，一个叫是王三姐，本是两家异姓，偶合将来，说那一奶同胞的姊妹，更是不同，你恭我敬，戮力同心，立纪把家，守苦做活，已是叫公婆甚为欢喜；再兼之儿子孝顺，这公婆岂不就是神仙？

因公公亡故，婆婆剩下孤身，这两房媳妇轮流在婆婆房中作伴，每人十日，周而复始。冬里与婆婆烘被窝、烤衣服、篦头修脚、拿虱子、捉臭虫，走动搀扶，坐卧看视；夏里抹席扫床，驱蚊打扇，曲尽其诚。自己也有二亩多的稻地，遇着收成，一年也有二石大米。两个媳妇自己上碾，碾得那米极其精细，单与翁婆食用。稻池有鱼，每年园里也养三四个猪，冬里做了腌腊。自己腌的鸭蛋，抱的 675

鸡雏。两个老人家虽是贫生夫妇，竟是文王手下食肉的耆民。凡遇磨麦，先将上号的白面起来，另与公婆食用。姻姓两个，每人偷了工夫喂蚕，每年或伙织生绢三匹，或各织两匹，穿着得公婆虽无纱罗绸段穿在身上，又通似文王手里衣帛的老人。后来两个媳妇侍奉婆婆更是用心加意。后来婆婆得了老病，不能动履，穿衣喂饭、缠脚洗脸、梳头解手，通是这两个媳妇料理婴儿的一般。婆婆的老病渐次沉重，饭食减少。她姓两个商议，说要割股疗亲，可以回生起死。如姓两个吃了素，祷告了天地，许了冬日穿单，长斋念佛，每人俱在左股上割下一块肉来，合拢作了一碗羹汤，瞒了婆婆，只说是猪肉。婆婆吃在肚内，觉得鲜美有味，开了胃口，渐渐吃得饭下。虽然不能起床，从新又活了一年零八个月，直至七十八岁身亡。这儿子媳妇倒不象婆婆是寿命考终，恰象是谁屈死了他的一般，哭得个发昏致命。

一个按院姓冯名礼会，巡历将完，例应保举那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他说这四样人原是天地间的灵根正气，复命表扬，原为扶植纲常，振起名教，鼓舞庸愚。近来世道没有了清议，人心没有了是非，把这四样真人都被那些无非无刺的乡愿、有钱有力的势要、作奸犯法的衙胥、骂街撒泼的撞拉占定了朝廷的懿典，玷辱了朝廷的名器。他行了文书下去，他说：“这四样人不要在势宦富贵之家寻觅。一来这富贵的人凡百俱求无不得，只少一个美名，极力黄缘，不难幸致；第二件，这富贵之家，孝顺节义，处在这等顺境，这四件是他应为之事，行得这四件方才叫得是人，这四件事做不来，便不是人了。惟是那耳目不曾闻见诗书，处的俱是那穷愁拂郁的逆境，不为习俗所移，不为贫穷所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有能孝亲顺祖，易色殉夫，这方是真正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方可上疏举他。”

既是一个按院要着实举行，这诸司也不敢不奉行惟力，节次行将下来。当不得那末流之会，也无甚奇节异行之人。这张大、张二也将就当得起个孝子，这杨氏、王氏也庶几称得起个孝妇。街邻公举，里约咸推，开报了上去。考察(1)了下来，再那里还有出其右者！县里具文回府，府里具文回道，学道详了按台，按台上了本。旨意下了礼部，礼部覆过了疏，奉了旨，将张大名唤张其猷并妻杨氏，张二名唤张其美并妻王氏，俱着抚按建坊旌表，每人岁给谷三石、布二匹、绵花六斤为常，直待终身而后已。

按院奉了旨意勘合，行到绣江县来。依了旨意，原该建两个牌坊才是。县里说张其猷、张其美原是同胞兄弟，这杨氏、王氏又是嫡亲她姓，希图省事，只盖一座牌坊，列了男妇四个的名字。不料按院郑重其事，复行该县，务要遵旨各自建坊，兴工动土，竖柱上梁，俱要县官自己亲临，不得止令衙役苟且完事。于是县官仰承上司的美意，在通衢闹市所在，选择了地基，备办砖石，采取木料，鸠拨匠人，择了吉日起工。县官亲来破土，又亲自上梁。这明水离县治四十里路，一个县官亲临其地，就如天神下降一般，轰动了阖镇士夫，奔走尽满村百姓，地方除道搭棚，乡约铺毡结彩。

明水镇住的乡绅、举监、秀才、耆老都穿了吉服衣巾，先在兴工处所迎接，陪奉县官。张其猷、张其美都奉旨给了孝子衣巾，儒巾皂服，甚是轩昂。须臾，县官将到，鼓乐齐鸣，彩旗扬拽。县官下了轿，就了拜毡，礼生赞拜行礼；礼毕，移就棚内，与众绅衿士民相见。张其猷兄弟庭参致谢，县官相待殊优。此日不特本镇的男女倾国而观，就是一二十里邻庄妇女，没有一个不蹦蹦跳跳、短短长长，都来聚观盛事。真是致得那些汉子老婆，有平日不孝忤逆父母顶撞公婆的，鼓动善心，立心更要学好；就是有那不听父母教训、私妻向

第五十二回

子的顽民，不知公姑名分、殴公骂婆的悍妇，再没有不思痛改前非，立心学好。所以这做官的人要百姓移风易俗，去恶归良，合在那鼓舞感化。

薛教授那日，虽是个流寓乡宦，也穿了吉服，俱在有事之中，看得这般盛举，又见没有不来看的妇人，且是这建坊的所在，正是相栋宇的门前，连忙差薛三省回家，叫请薛夫人同了素姐同薛如卞娘子连氏，都到相家看那建坊的齐整。薛夫人道：“这人家盖座牌坊，有甚好看？却教带了少女嫩妇的往人家去呢！盖什么牌坊，轰动得这们等的？”薛三省说：“是张相公的两个儿举了孝子；两个媳妇为他婆婆病割股救治，都举了孝妇；奉了朝廷旨意，叫官与他盖造牌坊哩。”薛夫人会得薛教授的主意，遂改口说道：“素姐，你快收拾。咱娘儿三个都看看来。”素姐说：“你两个去，我是不去的。”薛夫人道：“你爹敬意教人来接咱，咱为甚么不去？”素姐说：“这意思来混我么！我伶俐多着哩！我也做不成那孝妇，我也看不的那牌坊，我就有肉，情知割给狗吃，我也做不成那股汤！精扯燥淡！”佯佯不理，走开去了。

薛教授回家，问那不去的缘故，薛夫人把素姐的话学了一遍。薛教授长叹一声，点了两点头，往屋里去了。龙氏在傍说道：“这没要紧的话，不对他学也罢了，紧仔暖拉他不上，又挑头子。”薛夫人道：“这怎么是挑头子？暖拉他不上，谁怎么他来？怪不的说你教坏了孩子呢！”薛教授正没好气，瞪着一双眼，走出房来。龙氏抬头看了一眼，见不是风犯①，低着头，想着肩膀②，往厨屋只一钻。薛教授瞪了一会子眼，说道：“便宜这私窠子！踢顿脚给他好来！”

①不是风犯：犹如说“苗头不好”。

如此看将起来，素姐明知故为，逆姑殴婿，显是前生冤业。只怕后来还不止此，且等别回再说。

【校记】

〔1〕考察：刻本皆作“没察”。

〔2〕起着肩膀：C本作“缩着脖子”。

第五十三回

欺绝户本妇盗财逞英雄遭人捆打

凶德几多般，更是慳贪。欺人寡妇夺田园。谁料水来汤里去，典了河滩^①。

跨上宝雕鞍，追赶戎蛮。被他骡上采将翻。手脚用绳齐缚住，打得蹒跚。

----- 右调《浪淘沙》

再说这晁家七个族人，单只有一个晁近仁为人也还忠厚，行事也有些良心。当初众人打抢晁夫人的家事时候，惟他不甚作业；无奈众人强他上道，他只得也跟了众人一同乱哄。后来便不能洗出青红皂白，被徐县公拿到街上，也与众人一般重责三十。为这件事，人多有替他称屈，议论这徐县公这样一个好官，也有问屈了事的。

看官听说：若当日众人要去打抢的时候，这晁近仁能拿出一段天理人心的议论，止住了众人的邪谋，这是第一等好人了。约料说他不听，任凭他们去做，你静坐在家，看他们象螃蟹一般的横跑，这是第二等好人了。再其次，你看他们鹬蚌相持，争得来时，怕没有

^①水来汤里去，典了河滩：整个歇后语是“卖豆腐点了河滩地，汤里来水里去”。“点”谐“典”，典卖。意思是怎么得来的东西怎么失去。

了你的一分么？这虽不是甚么好人，也还强如众人毒狠。既众人去打，你也跟在里头；众人去抢，你也都在事内；你虽口里不曾说甚主谋，心里也有些忸怩，县官只见你同在那里抢劫，焉得不与众人同打？这教是县官屈打了他？这样没主意、随波逐浪的人，不打他便打那个？

只是他另有一段好处。那七个族人，晁夫人都分了五十亩地，五两银子，五石粮食。那六个人起初乍闻了，也未免有些感激；渐渐过了些时，看得就如他应得的一般；再过几时，那蛆心狡肚、嫉妒肺肠依然不改。那魏三出名冒认，岂曰无因？恨不得晁夫人家生出甚么事来，幸灾乐祸，冷眼溜冰^①。但只这些歪憋心肠，晁近仁一些也没有。但是晁夫人托他做些事件，竭力尽心，绝不肯有甚苟且。那一年托他煮粥余米，赈济贫人，他没有一毫欺瞒夹帐。若数晁家的好人，也便只有他一个。

他原起自己也有十来亩地，衣食也是不缺的，这样一个小主，怎禁得这五十亩地的接济？若止有了五十亩地，没有本钱去种，这也是“拿了银碗讨饭”。晁夫人除了这地土以外，要工钱有了五两的银，要吃饭有了五石粮食。那为人又是好些的，老天又肯暗中保护，地亩都有收成，这几年来成了一个小小的富家，收拾了一所不大的洁净房，紧用的家生什物都也粗备。虽然粗布，却也丰衣；虽不罗列，却也足食。只是年过四十，膝下却无男女。

一日，对他老婆说道：“咱当初也生过几个孩儿，因你无有乳食，不过三朝都把与人家养活，如今都也长成。咱看人家有了儿子的，将咱的儿子要回一个来罢。”老婆接道：“你就说的不是了。人

^①冷眼溜冰：冷眼旁观，看笑话。亦作“冷眼溜宾”。

第五十三回

家从三朝养活起来，费了多少心勤哩。你白白夺来，心上也过去的么？我想给你娶个妾也罢。”晁近仁道：“娶妾可是容易的事？一来，恐怕言差语错，伤了咱夫妻和气；二来，咱老了，丢下少女嫩妇哩，谁照管他？不如将兄弟晁为仁的儿子过继一个罢。”犹子比儿，这能差甚么？”定了这个主意，把那娶妾生子的事都撩在一边去了。

谁知好人不长寿，这晁近仁刚刚活到四十九岁，得了个暴病身亡。那晁为仁是他的嫡堂之弟，平素也不是甚么好人，撒刁放泼，也算得个无所不为。晁近仁生前说要过他的儿子，岂不是名正言顺的事？谁知晁思才合晁无晏这两个歪人，他也不合你论支派的远近，也不合你论事的应该，晁无晏依恃了自己的泼恶，仗托了晁思才是个族尊，如狼负狈，倡言晁近仁没有儿子，遗下的产业应该合族均分。晁为仁到了这个田地，小歪人怕了大歪人，便也不敢在晁无晏、晁思才的手里展爪，请了晁夫人来到。

晁夫人主意要将晁为仁第二的儿子小长住过嗣与晁近仁为子。晁无晏唆调晁思才出来嚷闹，不许小长住过继，必要分他的绝产，狠命与晁夫人顶触。晁夫人道：“老七，论此时，你是晁家的叔，我不是晁家的大娘婶子么？事只许你主，不许我主么？这晁近仁的家事是谁家的？我的地与晁近仁，若晁近仁活着，晁近仁承管；晁近仁死了，没有儿，我与晁近仁的老婆种。既是你们不教晁近仁的老婆种了，我该收了这地回去。你们凭着甚么分得这地？就使这地不干我事，都是晁近仁自己的地，放着晁为仁亲叔伯兄弟，你们山核桃差着一格子”哩！老七，我再问你：你今年七十多的人了，你有几个儿，你有几个闺女？你是个有意思的人，见了这们的事，该回头，该赞叹，可该拿出那做

大的体段来给人干好事，才是你做族长的道理；没要紧听人挑挑，出来做硬挣子①待怎么？依着我说，你只保守着，没人分你的就好了，再别要指望分别人的。”

晁思才听说完了，痛哭起来：“嫂子说的好话！我真扯淡！我是为儿、是为女，干这们营生，替人做鼻子头②！列位，我待家去哩！这晁近仁的家当您待分与不分、嗣过与不过，我从此不管，再别要向着我提一个字！”又望着晁夫人作了两个揖，说道：“嫂子在上，多谢良言教诲，我晁思才如梦初醒。”说完，抽身回去。

这其余的族人，见晁思才去了，“稍瓜打驴——去了半截”*十分里头败了九分九厘的高兴。晁无晏起初还是挑出晁思才来做恶人，他于中取事。今晁思才叫晁夫人一顿楚歌，吹得去了。众人没了晁思才，也就行不将去③了，陆续溜抽④了开交。晁无晏只得拿出自己的本领，单刀直入，千里独行，明说不许过继。若必欲过嗣，也要把自己的一个独子小玗哥同小长住并过。若只过小长住，叫把晁近仁的地与他二十亩，城里的住房都腾出与他。番江搅海的作乱。

晁思才已是去了，其余的族人都退了邪神。晁为仁也不敢把儿子出嗣，独自鳖了晁近仁的二十五亩地，占住了两座房，抢了许多家伙，洋洋得意。添了地土，多打了粮食，鲜衣美饌，看得那八洞神仙，也不似他守妻抱子的快活。那晁近仁的老婆，一个寡妇，种那三十多亩地，便是有人照管、没人琐碎，这过日子也是难的。

这晁为仁平素原不是个轻财好义之士，一些也不曾得了晁近

① 硬挣子：出头为首的好汉。

② 做鼻子头：亦是出头为首的意思。

③ 行不将去：做不下去。

④溜抽：溜走，抽身。

仁的利路，为甚么还肯替他照管？一来怕曹无晏计较，不敢替他照管；二来晁无晏也不许他去照管，要坐看晁近仁娘子守寡不住，望他嫁人，希图全得他的家产。合他紧邻了地段，耕种的时候，把晁近仁的地土一步一步的侵占了开去。遇凡有水，把他的地掘了沟，把水放将过去。遇着旱，把自己的地掘了沟，把水引将过来。遇着蝗虫，俱赶在他的地内。自己地内的古路都挑掘断了，改在晁近仁地内行走。又将自己地内凡是晁近仁必由之处，或密种了树、或深掘了壕，叫他远远的绕转。通同了里老书手，与他增上钱粮，金拨马户，审派收头。别要说这寡妇，就是铜头铁脑、虎眼金睛，也当不起这八卦炉中的烂炼。今日二亩，明日三亩。或是几斗杂粮，高抬时价；或是几钱银子，多算了利钱。不上二年，把一个晁寡妇弄得精光！亏了一个好人，起先原养活晁近仁的儿子，后来自己又生两个儿子，此时怜念晁寡妇孤苦无依，遂养活了这个老者。

这晁无晏在顺风顺水的所在，扯了满篷，行得如飞的一般快跑。家中有个绝大的犍牛，正在那里耕地，倒下不肯起来，打了几鞭，当时绝气。抬到家中，剥了皮，煮熟了肉，家里也吃，外边也卖。别个吃肉的都也不见利害，偏他的媳妇孙氏左手心里长起一个疮，百方救治，刚得三日，呜呼尚飨了！草草的出了殡，刚过了三七，另娶了一个郭氏。这郭氏年纪三十以上，是一个京军奚笃的老婆。汉子上班赴京，死在京里。这郭氏领了九岁的一个儿子小葛条、一个七岁女儿小娇姐，还夹了一个屁股、搭拉着两个腌奶头，嫁了晁无晏。

这晁无晏只见他冬瓜似的搽了一脸土粉，抹了一嘴红土胭脂，漓漓拉拉①的使了一头棉种油，散披倒挂的梳了个雁尾，使青棉花

①漓漓拉拉：不断滴滴。

撩着。缠了一双长长大小脚儿，扭着一个摇摇颤颤的狗骨颅。晁无晏“饿眼见了瓜皮，扑着就啃”①。眼看着晁无晏上眼皮不离开了下眼皮打盹磕睡，渐渐的加上打呵欠，又渐加上颜色青黄，再渐加上形容黑瘦，加上吐痰，加上咳嗽。渐渐的痰变为血，嗽变成喘。起先好坐怕走，渐渐的好睡怕坐，后来睡的不肯起来。起初怕见吃饭、只好吃药，后来连药也怕见吃了。秧秧跼跼②的也还待了几个月，一交放倒，睡在床上，从此便再扶不起，吃药不效，祷告无灵。阎王差人下了速帖，又差人邀了一遭。他料得这席酒辞他不脱，打点了要去赴席。这时小玓哥才待八岁，晓得甚么事体？

这郭氏见了晁无晏，故意的把眼揉两揉，揉得两眼通红，说道：“天地间的人，谁就没个病痛？时来暂去，自然是没事的。但我疼爱的你紧，不由的这心里只是害怕。”

晁无晏道：“‘瘫劳气蛊噎，阎王请到的客。’这劳疾甚么指望有好的日子？只怕一时间捱挠不及，甚么衣裳之类，你替我怎么算计；甚么木头，也该替我预备。你别要忽略了。我活了四十多年纪，一生也没有受冻受饿的事，这二年得了晁近仁的这些产业，越发手里方便，过的是自在日子，又取了你一表的人材的个人，没得多受用几年，气他不过。最放不下的七爷，七八十了，待得几时老头子伸了腿，他那家事，十停得的八停子给我，我要没了，这股财帛是瞎了的。你孤儿寡妇的，谁还作你？只是可惜了！我合你做夫妇虽是不久，那恩爱比几十年的还自不同。我这病也生生是爱你爱出来的。咱虽无千万贯的家财，你要肯守着吃，也还够你娘儿

① 饿眼见了瓜皮扑着就啃：下文作“饿眼见了瓜皮就当一景”。饥不择食之意。

② 秧秧跼跼：亦作“央央跼跼”，病病歪歪、委靡不振的样子。

四五个吃的哩。你看着我的平日的恩情，你将这几个孩子过罢，也不消另嫁人了。我还有句话合你说，不知你听我不听。”

郭氏道：“你休说是嘱咐的话我没有不听的，你就是放下个屁在这里，我也使手拿着你的。你但说我听。”晁无晏道：“我一生只有这点子儿，你是自然看顾他的，我是不消嘱咐。我意思待把小娇姐与小琏哥做了媳妇，你娘儿们一窝儿一块的好过，我也放心。不知你意下如何？”郭氏道：“这事极好。人家多有做的，我就依你这几做。小琏哥今年不八岁了？只等他交了十六岁，我就叫小娇姐合他圆房；小葛条打发他回奚家去。”晁无晏道：“你说的是甚么话？你的儿就是我的儿，我的儿就是你的儿，咱养活。养多少哩？休叫他回去，替他娶亲守着你住，没有多了的。”郭氏道：“哎！说那里话！他小，我没奈何的带了他来。他是咱晁家甚么人，叫他在晁家住着？咱晁家的人也不是好惹的。”

晁无晏道：“这倒没帐。老七虽是有些扎手，这七十六七岁的老头子，也’老和尚丢了拐一一能说不行了’了。我倒还有句话嘱咐你：若老七还得几年，这小琏哥不又大些了？我的儿也不赖的，他自然会去抢东西、分绝产，这是不消说了。要是老七死的早，小琏哥还小，你可将着他到那里，抢就合他们抢，分就合他们分，打就合他们打。这族里头一个数我，第二个才数老七。没了我合老七，别的那几个残溜汉子老婆都是几个假浓喱血①的攘包②，不消怕他的。其次就是宅里三奶奶，这不也往八十里数的人了？要是老人家没了(1)，这也是咱的一大股子买卖。只是他丈人姜乡宦扎手，就是姜乡宦没了，他那两个儿也不是好惹的；这个你别要冒失，

① 假浓喱血：性格软弱，没有血性。亦作“软脓喱血”、“软脓匝血”。

② 攘包：饭桶。

景生情的。晁邦邦那一年借了赵平阳的二十两银子，本利都已完了，我是中人，文书我收着在皮匣子里头哩。他问我要，我说：‘赵平阳把你的文书不见了。’我另教人写了个收帖给他，没给他文书。待我没了，你先去和晁邦邦说，你说：‘赵平阳着人来，说你取了他二十两本钱，这六七年本利没还一个，说俺是中人，他待告状哩。你要肯给俺几两银子，俺到官只推不知；你要不给俺几两银子，俺就证着，说取银子是实，俺汉子是中人，他为俺汉子没了，要赖他的。’晁邦邦是个小胆的，他一定害怕，极少也给咱十来两银。若是晁邦邦唬他不动，你可到赵平阳家，你说：‘晁邦邦那年取银子的文书，俺家收着哩，你有本事问他要的出来，俺和你平使，四六也罢。’你休要忘了。”

晁无晏正说着，把手推了两下子床，说道：“老天，老天！只叫我晁二再活五年，还干多少的要紧事，替小玳哥还挣好些家当！天老爷不肯看顾眼儿，罢了，罢了！”郭氏道：“你有话再陆续说罢，看使着你。你说的话，我牢牢的记着，要违背了一点儿，只叫碗口大的冰雹打破脑袋！”晁无晏果然也就不说了。过了一宿，睡到天明，就哑了喉咙，一日甚于一日，后来说的一个字也听不出了。睡了几日，阎王又差了人来敦请。晁无晏象牛似的件了几声，跟的差人去了。郭氏也免不的号叫了一场。与他穿了几件随身的粗布衣裳，新做了一件紫花道袍、月白布棉裤、蓝梭布袄都不曾与他装裹。使了二两一钱银买了二块松木，使了五百工钱包做了一口薄薄棺材。放了三日，穿心杠子抬到坟上葬埋。合族的男妇都因晁夫人自来送殡，别人都不好不来。

晁思才见得出殡甚是苟简，棺木甚是不堪，抱了不平，说道：“小二官也为了了一场人，家里也尽成个家事，连十来两银的棺材也买不 687

第五十三回

起，一个经也不念，纸播也不做几首，鼓吹也不叫几名，拉死狗的一般！这姓郭的双才安着甚么心肠？好不好，我持顿毛给你！俺孙子儿没了，连说也不合众人说声，顶门子就出，有这等的事？我就滴溜脚子卖这奴才！小玓哥我养活着他！”在坟上发的象酱块似的。

这郭氏不慌不忙走向前来，向着众人⁽²⁾问道：“这发话的老头子 是咱家甚么人？”众人说道：“是七爷，咱户里的族长。”郭氏道：“我嫁了晁二也将及一年，我也没见这位七爷往俺家来，我也没见俺往七爷家去，我自来没听见有甚么七爷、七奶奶的！嫌材不好，这是死才^①活着可自己买的！嫌出的殡不齐整，穷人家手里没钱！我也知不知道咱户族里还有这几位，也不知是大爷、叔叔、哥哥、兄弟的，我只当就止一位三奶奶，来送了一两银子，我换了钱搅缠的抬出材来！我也⁽³⁾早知道咱户里还有七爷这几位，我不排门去告助？也象三奶奶似的，一家一两，总上来七八两银子，甚么殡出不的？甚么经念不的？我肯把汉子这们等的拉出来了么？”

晁思才说：“你这话也没理！你家死人，教俺助你？”郭氏道：“俺家死人罢呀，累着你那腿哩，你奴才长、奴才短的骂我？你凭着甚么提溜着腿卖？你一个低钱没有济助的，一张纸也割舍不的烧给那孙子，责备出的殡不齐整哩，又是不念经哩，撒骚放屁的不差么？我劝你差不多罢！俺那个没了，没人帮着你咬人，人也待中不怕你了！你别嫌俺的殡不齐整，只怕你明日还不如俺哩！”

晁思才气的暴跳，说道：“气杀我！气杀我！我从几时受人的这们气？他说我明日出殡不如他，我高低要强似他！”郭氏道：“你怎么强似俺呀？你会做踩塑像拿泥捏出俺这们个八九岁的儿来

^①死才：即“死鬼”，骂人话。么？”晁思才道：“你说我没儿呀？我用不着儿！我自己打下坟，合下棺材，做下纸扎！”郭氏道：“你打下坟，

合下材，可也得人抬到你 这里头。你没的死了还会自己爬！”

晁思才道：“怎么？没的俺那老婆就不抬我抬罢？”郭氏道：“看 你糊涂么！你拿着生死簿子哩？打哩你那老婆先没了可，这不闪 下你了？就算着你先没了，你这一生惯好打抢人家的绝产、卖人家 的老婆，那会子你那老婆不是叫人提溜着卖了、就是叫人抢绝产唬 的走了，他还敢抬你哩！”

晁思才道：“这是怎么说？没要紧扯闲淡！可是齐整不齐整，该我腿事么？惹的这老婆撒骚放屁的骂我这一顿！”望着众人 道：“咱都散了，不消这里管他，我待不见老婆有本事哩么？”又走到 晁夫人轿前说道：“既送到坟上了，嫂子也请回去罢。”晁夫人道：“你们先走着，我也就走了。”晁思才就替晁夫人雇了轿夫，郭氏将 着小琏哥到轿前谢了晁夫人，然后晁夫人起轿前行。晁梁同着族 人，三个家人跟着，步行了走进城内。止有郭氏在坟看着与晁无晏 下葬完了，同了小琏哥回家。

郭氏将晁无晏的衣裳，单夹的叠起放在箱中，棉衣拆了絮套一 同收起；粮食留够吃的，其余的都巢了银钱，贬在腰里；锡器化成锭 块，桌椅木器之类，只说家中没的搅用，都变卖了钱来收起；还说家 无食用，把乡间的地每亩一两银，典了五十亩与人，将银扣在手内。过了几时，又说没有饭吃，将城里房子又作了五十两银典与别人居 住。刷括得家中干干净净，串通了个媒婆，两下说合，嫁了一个卖 葛布的江西客人，挟了银子，卷了衣裳，也有三百金之数，一道风走 了。小琏哥哄出外去，及至回家，止剩了几件破床破桌破瓮破瓶，小葛条、小娇姐、郭氏，绝无影响。

小琏哥等到日落时分，不见郭氏娘儿三个回来，走到门口盼 望，只是悲啼。隔壁一个开胭脂粉铺的老朱，问其所以，知道郭氏 已经跟人逃走，与小琏哥些饭吃，合小琏哥到了家中，前后看了一遍，一无所有，冷灶清锅，好不凄惨。老朱问他：“你户族里合谁 人相近？我与你看了家，你可到那里报他知道，教他与你寻人，又好照管你。”小琏哥说：“我不晓得合谁相近，

第五十三回

我只时常往俺老三奶家去。”老朱问说：“是大宅里老三奶奶么？”小琏哥回说：“就是。”老朱说：“我着俺小木谨子送你去，看你迷糊了。”

将了小琏哥到宅里，见了晁夫人，他也知道与晁夫人磕了两个头，哭的一泪千行，告诉说，他娘将小葛条、小娇姐去的没影了。晁夫人问道：“他没有拿甚东西去么？”小琏哥哭说：“拿的净净的，还有甚么哩！”晁夫人又问他：“你往哪里去了？他走，你就不知道？”小琏哥说：“他说：‘你到隅头上去看看，有卖桃的，你教叫了来，咱买几个钱的吃。’我看了会子，没有卖桃的，我就往家去，他就不见了。”晁夫人说：“这天多咎了，那有卖桃的？这是好哄孩子去呆呆的看着，他可好慢慢的收拾了走。我看你那老婆斩眉多梭眼的，象个杀人的刽子手一般。那日在坟上那一荡^①说，说的老七这们主子还说不过他，投降书降表跑了。这可怎么处？还得请了老七来怎么算计。”一边差了晁鸾去请晁思才来商议，一边叫晁书娘子拿点甚么子来与小琏哥吃。

不多时，晁鸾请晁思才来到。晁思才见了晁夫人，没作揖，说道：“晁无晏的老婆跟的人走了？”晁夫人道：“据小琏哥子说，象走了一般。”晁思才道：“这贼老婆！狗受不得的气，我受了他的！他走了，只

^①一荡：同“一趟”，一通。

怕他走到天上，我晁老七有本事拿他回来！放心，没帐，都在我身上！说是跟了个卖葛布的蛮子去了；别说是一个蛮子，就是十个蛮子到的我那里！嫂子，你叫人把咱那黄骠骡备上我骑骑，我连夜赶他去；你再把咱的那链给我，我伴怕①好走。”晁夫人都打发给他。

晁思才又问晁凤借了银顶大帽子、插盛合坐马子穿上，系着鞋带，跨着链，骑着骡，一直去了。赶到五更天气，约有八十里路，只见一伙江西客人，都骑着长骡，郭氏戴着幅巾，穿着白毡套袜、乌青布大棉袄、蓝梭布裙，骡上坐着一个大搭连，小葛条、小娇姐共坐着一个驮篓，一个骡子驮着。晁思才从二、三十步外看得真切，吆喝一声，说道：“拐带了人的老婆那走！”郭氏说道：“俺家晁老七来了。”

这些江西人知是郭氏夫家有人赶来，一齐大喊，叫：“地方保甲救人，有响马截劫！”把晁思才团团围住在当中。那旷野之间那有甚么地方保甲？反把晁思才拿下骡来，打了个七八将死，解下骡上的缰绳，捆缚了手脚，叫他睡在地下。骡子也绊了四足，合那插盛铁链，都放在他的身旁。拾起一块石灰，在那路旁大石板上写道：“响马劫人，已被拿获。赶路匆忙，不暇送官正法，姑量责捆缚示众。”写完，撩下晁思才，众人加鞭飞奔去了。

把个晁老七打的哼哼的象狗嗑黄一般，又捆缚的手脚不能动弹。那骡又只来嗅他的脸合鼻子嘴，偏偏的又再没个行人来往，可以望他解救。直捆缚到日出时候，只见几个行客经过，见他捆缚在地，向前问他，说其所以。那些人见了墙上的粉字，说道：“你别要说瞎话！他说你是响马，只怕到是真。”晁思才道：“响马！响马！没的是响骡不成？”内中有的说道：“这是个混帐人，做甚么响马？”

①伴怕：壮胆。替他解开罢。咱待不往县里去哩么？”方都下了头口，替他解了绳，也把骡腿解开，扶他上了骡子，同了众人回来。到了县前，让

第五十三回

那些 解放他的人到酒店款待他们。

正吃酒中间，两个人也进店吃酒，原与晁思才相识，拱了拱手。晁思才让他同坐。那两人道：“老七，你昨日西骑着骡子，跨着链，带着插盛，走的那凶势，你今日怎么来这们秧秧踉踉的？”晁思才道：“休说，说了笑话！要不亏了这几位朋友，如今还捆着哩！”那几个人听他说这话，又知他实是武城县人，方才信他不是个响马，吃完散去。

晁思才依旧骑了骡子，回到晁夫人家内，诉说了前事。晁夫人道：“你每常说会拳棒，十来个人到不得你跟前，我当是真来，谁知几个蛮子就被他打得这们等的。早知道你是瞎话，我不叫几个小厮合你去？快暖上酒，外头看坐。快往书房里请你二叔去，来给你七爷暖痛。”晁思才道：“我不好多着哩，不消去请学生。嫂子有酒，你叫人送瓶我家去吃罢。这老婆的事，咱也改日商量，我断乎不饶他。他就再走十日，咱有本事拿他回来！”晁书娘子旁边插口道：“七爷拿他，可捎把刀去。”晁思才道：“捎刀去怎么说？”晁书娘子道：“拿着把刀，要再捆着，好割断了绳起来跑。”晁思才合晁夫人都笑。晁夫人道：“臭老婆！七爷着人打的雌牙扭嘴的，你可不落落他怎么？快装一大瓶酒，叫人送给你七爷去。”

这晁无晏的下落还未说尽，且看后回，或有结局。

【校记】

- (1) 要是老人家没了：B、C本作“要见老人家没了”。
- (2) 向着众人：B、C本作“到着众人”。
- (3) 也：疑为“要”之误。

第五十四回

狄生客中遇贤主天爷秋里殛凶人

吉人合与吉人逢，千里崎岖路不穷。地隔燕齐称异域，谁知佳客遇贤东。

天不爽，鬼神公，分疏报善与遭凶。尤厨恃恶无人问，霆击头颅顷刻中。

——右调《鹅捣天》

再说狄希陈跟了狄员外，带了狄周、尤厨子，四个上京，一路平安。到了北京，进了沙窝门，在一庙中暂住，以便找寻下处。寻到国子监东边路北里一个所在，进去一座三间北房，两间东房，一间西房，两间南房，一间过道，每月三两房钱。床凳桌椅器皿之类，凡物俱全。西房南头一个小角门通着房主住宅。那房主姓童，排行第七，京师通称都叫他是“童七爷”，年纪还在三十以下，守着一妻，十岁的个女儿叫是寄姐，四岁的个儿子叫是虎哥，使着个丫头叫是玉儿。这童七在顺城门外与陈内官合伙开着乌银铺，家中甚是过的。狄员外交了一个月房钱，着人把行李搬到童家房内。童七的媳妇，人都称为“童奶奶”。那童奶奶使玉儿送过两杯茶来，朱红小盘，细磁茶钟，乌银茶匙，羊尾笋夹核桃仁茶果。狄员外父子吃过 693

第五十四回

茶，玉儿接下钟去，又送过两钟茶来与狄周、尤厨子吃。童奶奶在前、寄姐在后，半开着西边角门，倚着门框站着。

狄宾梁见那童奶奶戴着金线七梁雾髻，勒着镜面乌绫包头，穿着明油绿对襟潞绸夹袄、白细花松绫裙子、玄色段扣雪花白绫高底弓鞋、白绫挑绣膝裤，不高不矮身材，不白不黑的颜色，不丑不俊的仪容，不村不俗的态度。那个女儿寄姐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穿着红裙绿袄、青段女靴。

这童奶奶见了狄员外，问道：“这是狄爷么？”狄员外道：“不敢。这一定是童奶奶，请作揖。诸凡仗赖，只是搅扰不安。”童奶奶道：“狄爷好说。既来下顾，我们就是自家人一般。今日不知爷到，我们家爷就没得伺候，只得改日与爷温居哩。听见说还有大相公，在那里哩？请来见见儿。”

狄员外叫出狄希陈来作揖，童奶奶问说：“这是爷第几的相公？”狄员外道：“就只这一个小儿，今年十九岁了。”童奶奶道：“好位齐整相公！就是大奶奶生的么？”狄员外笑道：“也止有一个贱累。”童奶奶道：“这好，足见爷的盛德。这一窝一块省多少口面哩。我家的爷只是待要娶个，只是说没人服事，怕做活使着我。叫我说：‘你是少儿呀、少女呀，你堕这个业？有活我情愿自己做，使的慌不使的慌你别要管我。’狄爷，你这们便家①也只一位奶奶，可见我妇女人家说的不是么？”狄员外问道：“童奶奶有几位姑娘、几位公子？”童奶奶指着寄姐道：“这是小女，今年十岁了。快过来拜拜狄爷。”

寄姐走过门来，端端正正的拜了两拜。狄员外道：“好位齐整姑娘！有了婆婆家不曾？”童奶奶道：“还没有接茶②哩。算命的只

① 便家：富家。

② 接茶：受聘，订婚。旧时订婚，男方要送茶礼给女方。

说他婚姻迟着些好，不要急了。”狄员外道：“守着皇帝爷的脚底下，这们个姑娘，怕选不中贵妃皇后么？公子今年几岁了？”童奶奶道：“四岁了。才往姥姥家去，在家里可不叫他见狄爷么？”又说：“但用的甚么家伙，都问声儿。但是家里有的，就取过来使；没有的，再买不迟。要是出去做甚么，没有人，过那边说声，我叫人问过门去。”站着合狄员外家长里短说了个不耐烦，方大家散了。

将晚，童七爷从铺子里回来。童奶奶说：“咱东院里的房子有人住了，是山东绣江县人，姓狄，来送他儿子坐监的。爷儿两个，跟着一个管家、一个厨子。老爷子有六十岁年纪了。小相公才十九，好不标致。我刚才合他说了半日话，好不和气的人。咱说了三两房钱，他一分也不下咱的就送了一月的房钱过来。”童七道：“这天忒晚了，我爽利明日早起来过去拜他罢。”

童七睡过了夜，起来梳洗完了，换上朗素帽子、天蓝乡纱道袍、绫袜襕鞋，过来拜狄宾梁父子，相见甚是亲热。待过了茶，送出大门。这童七没到家，就往铺子里去了。狄宾梁将着儿过去回拜。玉儿出来说：“俺爷拜了狄爷，没回到家就往铺子里去了。”狄宾梁说：“我还到厅请奶奶见。”玉儿进去说了，将狄宾梁父子请进客位坐下。待了一会，童奶奶另换了一身衣裳出来与狄宾梁父子相见，分宾主坐下，吃了两道茶，说了许多家常话，送到大门里边，作别而散。

狄宾梁料童七必定接风⁽¹⁾，又见童奶奶甚是亲热，随收拾了自己织的一匹绵绸、一斤棉花线、四条五柳堂出的大花手巾、刘伶桥出的十副细棉线带子、四瓶绣江县自己做的羊羔酒，差狄周送了过去。童奶奶甚是喜欢，叫进狄周去，说：“只怕没有这理。狄爷来到我家，一钟水也不曾致敬，倒先收狄爷的这们厚礼。只怕不好收，

第五十四回

我暂留下，等我们爷来再商议。”狄周道：“不消等童爷回来，童奶奶就收了罢。这不过是自己家里的土产，成甚么礼？”童奶奶然后把礼收了，赏了狄周八十文成化钱，千谢万谢的说了许多话。

过了两日，童七送了一大方肉，两只汤鸡，一盒澄沙馅蒸饼，一盒蒸糕，一锡瓶葱酒，说：“这几日合老公算帐，不得点空儿，太迟了又不安，先送了这些小嘎饭孝敬狄爷合狄大叔，略待两日再专请狄爷合狄大叔吃饭哩。”狄宾梁也赏了来人八十文钱，再三说了上覆。算计要添些别样蔬菜叫尤厨子做了，晚上等童七回家，请来同坐。把肉做了四样，鸡做了两样，又叫狄周买了两尾鱼，六个螃蟹，面筋，片笋之类，也有二十碗⁽²⁾，请过童七来坐。又送了六碗菜，一碟甑糕蒸饼，一瓶羊羔酒与童奶奶。

从此两家相处，真是至亲一般。狄宾梁合狄希陈浆衣服、缀带子，都是童奶奶照管。寄姐合虎哥时常过这边来顽耍。寄姐看的好纸牌，常与狄希陈看牌耍子，有时赌栗子^①，或时赢钱，或时赢打瓜子^②，待半日家不过去，童奶奶自己来到角门口叫他。童七又在家中治了肴馔，请待狄宾梁父子；童奶奶也出来陪着吃酒，通象了童奶奶的兄弟一般。

渐渐的狄希陈专常往他家去，让到他的卧房炕上，童奶奶合寄姐三个看牌。又教给狄希陈看骨牌、下别棋^③，指着寄姐叫狄希陈是“你哥哥”，指着狄希陈叫寄姐是“你妹妹”，自己合狄希陈说话“咱娘儿们”。就是童七来家，也绝不嗔怪。间或狄宾梁去，也让到后边去坐，通不象待那外人。房钱等不到日子，狄宾梁都预先送了

① 栗子：即“栗暴、栗凿”。

② 瓜子：以手指击打胳膊而发声的动作。

③ 别棋：“别”同“弩”。弩棋即以迫使对方无路可走为胜的棋戏。过去，每次俱还尽让，说道：“狄爷离家又远，只怕别处用银子使，忙忙的待怎么？俺又且没处使银子哩。”

日子甚快，狄希陈坐监看看将满，打点收拾回家。

且按下这边，再说厨子尤聪履历。这尤聪原是盐院承差尤一聘的个小

厮，从小使大，与他娶了媳妇。禁不得那媳妇原是人家的使女，用了五两财礼，两抬食盒，娶到家来。那新媳妇自然也有三日勤，又未免穿件新衣、缠缚脚手，少不得也洗洗脸、搽些胭粉，也未免使些油梳个光头。尤聪看了已说道是个观音，就是主父主母见了这乍来的光景，也都道是个成材。谁知一日两、两日三，渐渐的露出那做丫头的材料。女人“七出”①之条，第一是“盗”，他就犯了这第一件的条款。若是止在(3)厨房里面撩锅里的肉、攒盆头的米合面、偷烧哺剂、切鸡藏起大腿，这都是那些管家娘子旧规，人人如此，个个一般，何足为异？惟独这尤聪令正，他除那旧规的勾当干尽不算，常把囤里的粮食，不拘大米、小麦、绿豆、秫黍、黄豆、白豆，得空就偷，得偷就是一、二斗，偷去换簪换针、换糕换饼、换铜钱、卖银子，日以为常。整腿子腊肉(4)、整坛的糟鱼、整几十的腌蛋(5)、整斤的虾米，他偷盗如探囊取寄。遇着偷(6)，偷不着就是衣裳也偷几件；衣裳防备的紧了，就是摆褶也扯你两幅，裙褶也扯你两条。没有真赃，尤聪只是不信，说他媳妇是个天下第一的好人，无奈众人做弄，致他抱屈无伸。及至屡次有了真赃，再也没得展辩，尤聪说他媳妇不愿在里边做家人娘子，殴打②出去：“因我不肯，故意这般作孽，希图赶他出门”。尤一聘的夫妇说道：“既是如

① 七出：封建社会丈夫可以休妻的七个条件。据《仪礼疏》记载，“七出”是：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六、妒忌；七、恶疾。

② 殴打：即“枢作”，故意闹事。

此存心，还留何用？枉做恶人，不如好好发送他出去。”

那时尤聪积攒得几两银子在手，绝不留恋，领了媳妇欣然长往。赁了人家两间房子，每月二百房钱。八钱银买了一盘早磨，一两二钱银买了一头草驴，五钱(7)银买了一石白麦，一钱银张了两面绢罗，一百二十文钱买了个孽梦，三十五文钱买了个簸箕，二十五文钱做了个罗床，十八文钱买

第五十四回

了个驴套，一百六十文钱买了两个簰子^①，四十文钱买了副铁勾担仗，三十六文钱钉了一连盘秤。银钱合算，共用了三两五钱四分本钱。一日磨麦二斗，尤聪挑了上街，除撰吃了黑面，每斗还撰银三分，还撰魏子。

若是两口子一心做去，岂不是个养家过活的营生？不料卖到第三日上，尤聪的老婆便渐渐拿出手段，拣那头拦的白面才偷；市价一分一斤，只做了半分就卖。尤聪卖到后边，不惟不撰了钱，越发反折了本，只得折了二钱原价，卖了那盘早磨，另买了一副筐担，改了行卖大米豆汁。那老婆就偷大米绿豆。禁不起这漏卮，待不得几日，又改了行卖凉粉碁子。那老婆又偷那凉粉的材料与那切就的碁子。三日以后，只得又要改行往那官盐店里顿了盐来，用袋装盛，背在肩上，串长街、过短巷，死声淘气，吆喝“盐哩”。卖到临了，原数半斤，只有六两，莫说撰钱，大是折本，又只得改行卖炭。这卖炭的本主从山里驮炭上城，用十七两秤秤了炭，个半钱买的，使那十五两秤零卖出去，卖两个半钱，岂不也是个撰钱生意？况又不比那麦面大米可以自己做吃，又可卖与别人，这又是个不怕穿窃的宝货。谁知天下没有弃物，贼星照命的自有飞计。左邻住着个裁缝生熨斗，买的都是这老婆的贱炭；那对门住的打烧饼老梁，都

^①簰子：用柳条编成的一种提篮，用以盛物。

是他受炭的窝主。十七两秤总秤的二百斤，十五两秤合来少了许多，算起本钱，还差四五十个。

这尤聪再不说是老婆抵盗，只说是自己命运不好。柴不见烧就了，米不见吃就无，掠剩使^①不离他的门户，神偏会吞他的东西。每日怨天骂地，说天爷没眼，某人又怎么过的，某人又怎么撰钱，某人做生意又怎么顺利，“偏老天爷不肯看顾俺两口子一眼，左做左不着，右做右不着，空放着这几个勤力俭用能干家的婆娘，只是强不过命、做不过天！天老爷！你看顾

我一眼，只教我堵堵主人家的嘴，这也不枉了赌气将出老婆来一场！这如今弄的精手摩诃萨②，受穷罢了，甚么脸见主人家？”再要改行，没了资本。往衙门里与人替差使、做倒包，也没有工钱，也不管饭食，只靠了自己的造化，诈骗得着就是工钱。

这尤聪倒也不是不肯诈骗的人，只是初入其内，拿不住卯窍③，却往那里去撰钱？把自己的一件青布夹袄当了二百五十文钱。家里余米自己盘缠，不惟捞不上本钱到手，失误了掌轿，唤到堂上，十大敲，也还扎挣着行动；次日又失误了公馆里铺设，疮腿上又是十五，便就没本事扎挣。当夹袄的钱又使得没了，家中余了一斗米，老婆又偷案了三升，只得又当了衣裳，在家养病。坐食了一月，衣服将次典完，再无门路可走，两口子雇与人家种园，吃了主人家的饭，每年还共有三石杂粮。

这老婆偷惯了的手，没得甚么可偷；换东西吃惯了了的嘴，没得

① 掠剩使：俗谓阴司有专责掠去世人所得中不应得的东西之鬼。见《幽怪录·陇石山川掠剩史》。

② 精手摩诃萨：借喻贫困。精手，手里空；摩诃萨为梵语菩萨的别称。

③ 卯窍：诀窍。

第五十四回

东西可换，手闲嘴空，怎坐得过？随背了尤聪，与那同班种园的寮友干那不可教人知道的丑事，不图重价，或是几文钱，或是些微吃食，就奉让成交，也多有賒去不还帐的。尤聪也都晓得，只是要做家翁的人，妆聋妆痴罢了。

一日，五更起来浇水，尤聪在北头开沟，老婆在南头汲水，那黑暗的时节，一个相知的朋友乘着那桔棒起落的身势，两个无所不为。忽然又来了两个，彼此相争起来，打成一块，惊动了主人，轰动邻舍。尤聪做人不过，只得卖了老婆，离了这个去处，与人做短工生活。龙山镇上与一个胡举人割麦，一连割了四日。

一日(8)天雨，尤聪就在胡春元车房(9)避雨。胡春元因请了先生教儿子读书，要寻一个人在书房做饭，要动得手起，又要工钱减省，只是个“半瓶醋”厨子的光景就罢了。尤聪一向跟随尤一聘经南过北，所以这煮饭做菜之事也有几分通路，所以卖凉粉、切碁子都是他的所长。他自己学那毛遂，又学那伊尹要汤^①，说合的人遂把他荐到那胡春元门下。试了试手段，煎豆腐也有滋味，擀薄饼也能圆泛，做水饭、插粘粥、烙火烧都也通路。讲过每年四石工粮，专管书房做饭答应。虽说人是旧的好，不知那新人乍到，他也要卖精神、显手段、立行止、固根基，便也不肯就使出那旧日性，被他骗了个虚名。

天下的事大约只在起头时节若立就了一个好名，你连连不好，将来这个“好”字也便急卒去不了的；若起初出了一个不好的名，你就连连改得好了，这个“好”字也便急卒来不到的。况且他拿了别人的物料，演习自己的手段，酸咸苦辣，试停当了滋味，便也可以将

^① 伊尹要汤：语出《孟子·万章》：“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

第五十四回

700

就。又是只在书房鬼混，在上的只管有饭吃就罢了，在下的和光同 尘①，成群打伙，他就有甚么不好，狐兔相为，怎得吹到主人耳朵？

一连待了三年，胡举人中了进士，选了河南杞县知县，挈家赴 任，带了尤聪同往任所。到了官衙里，里边有了奶奶当家，米面肉 菜都有奶奶掌管，谁敢偷吃？都有奶奶主张箸），不许洒泼了东西，不许狼藉了米面，不许做坏了饭食。他不说是奶奶正经，他怨奶奶 琐碎；不说他在书房答应时放肆 g 是他的徽幸，他说是主人改 常’ (2)。做的菜嫌他淡了，他再来不管长短，加上大把的盐，人猛吃 一口 哮喘半日；说他咸了，以后不拘甚物，一些盐也不着，淡得 你恶心。

一日，叫他煮腿腊肉。他预先泡了三日，泡得那腊肉一些咸味 也没有了。说他腊肉煮得不好，他再来不泡便已好了，他又加上一 把盐’ (4)。煮豆腐自然该加盐的，他却一些盐也不加。问他所以，他 说：“昨日腊肉里加了些盐嫌说不好，如今豆腐不曾加盐又说不是，这也甚难服事！”

最可恨的，不论猪肉、羊肉、鸡肉、鸭肉，一应鲜茶干菜，都要使滚 汤爇过，去了原汤，把来侵在冷水里面；就是鲜鱼、鲜笋，都是如此。若不是见了本形，只论口中的味道，凭你是谁，你也辨不出是甚么东 西 3）。且是与主人拗别，分付叫白煮，他必定就是醋烧；叫他烧，他 却是白煮。还有最可恨的，定要使那圆圈花椒，叫人吃在口内，麻辣 得喉咙半日出不出气来。把海参汤做得竣黑，嫌他的不好，他说黑海 参如何不黑？把腌肉煮成焯炭，把鸭子煮成了疆粘。常常的把大锅 子的饭捣了锅底倾在灶内，成盆的剩饭倒在汨•水瓮里。养活的鸡鸭，

①和光同尘：语出《老子》：“和其光，同其尘。”谓与世俗混合而不立异。这里是指仆役们结成一党，互相包庇。

也不请问主人，任意宰杀。干笋成四五斤泡在水缸里面，吃不了的都 臭烂丢掉。背了人传桶里偷买酒吃，吃得稀醉。他私定了一连前重 后轻的秤，

第五十四回

与外边买办的通同作弊。衙里几个小童，他个个打转。买办簿上一日一斤香油，支派买到厨房，他一些也不与众人食用，自己调菜、爇火烧、煎豆腐，不胜受用；再有多多的，夜间点了灯与人赌博。春月买得韭菜来，将那韭菜上截白头尽数切下，用麻汁香油加上蒜醋，自己受享，止将那韭叶定小菜媪豆腐。每顿三四升的落米，从传桶里边央那把衙门的人卖钱换酒。

一日，有个同年王知县经过，要来回拜时，在衙内书房留他一饭，与尤聪算计治办，约得荤素二十器、两道汤饭。尤聪问道：“这王爷是个官么？”胡知县道：“这就是中牟县王大爷，怎么不是个官？”尤聪道：“这个我定是耽误了。”胡知县问他怎说，“旧规官酒每一桌必用厨子八名。止我一个，如何做的来？只得不留他罢了。”

胡知县素性好吃羊肉，送的就收，没有就买，交与尤聪去做。他绝不管天热天冷，成了旧规：头一日先煮一滚，撩将出来泡在冷水盆内，次日然后下锅，直待晌午方才与吃。他那拗性歪憋，说的话又甚是可恶，胡知县受他不得，打发他出来。腰里缠着十数两银子，搭连里装着许多衣裳，预先剝落的腊肉、海参、燕窝、鱼翅、虾米之类，累累许多。行了数程，走到高唐地方，四顾无人，撞见了两个响马，拽满了弓，搭上箭，斜跨在那马上，做出那强盗的威势来，吓得那尤聪跳下驴来，跪在地上，口口声声只叫“大王爷饶命”。全副行李搭上腰里的银钱、上盖衣裳，都剥脱了精光。响马得了财物去了，尤聪弄得囊空身罄，只得乞丐回家。到了明水，还东奔西撞的讨饭，适值狄员外家请了程乐宇教书，馆中要个厨子答应，仍讲了每年四石杂粮，专在书房使^[17]。

这尤聪素性原是个至可恶的歪人，又兼之在胡家养惯了骄性，通忘了那外边日子难过，比在胡家更甚作恶，开口就说：“我在胡进士家许多年，没人敢说我一言不好。你这不过庄农小户，晓得吃甚东西？吃在口中，也辨不出甚么好歹！”眯了眼的抛米撒面，作的那孽罄竹难书！年前两次跟

了师生们到省城，听他做得那茶饭，撒拉溜侈^①，淘了他多少的气。只因狄员外是个盛德的人，不肯轻意与人绝交。因陪儿子坐监，只得又带了他上京。途中这样贵饭，他把整碗的面退还店家；恐怕便宜了主人的钱钞，哄得狄周回头转背，成两三碗的整面、整盘的肉包，都倾吊在泔水桶内。店中有看见的人，没有一个不诧异赞叹。及至到了京师，这米珠薪桂之地，数米秤柴，还怕支持不起；他没有老狄婆子跟前查考，通象心风了的一般，狠命洒泼。连那奢侈惯了的童奶奶也时常的劝他，说他碎米不该播吊，嫩黄牙菜边不该劈坏，饭该够数做，剩饭不可倒在沟中。他不惟不听，声声的在背后骂那童奶奶是个淡质。因狄周不管他的闲帐、不说他的短长，只是狄周是个好人，二人甚是相厚。

狄员外因一向尝扰童家，又因监满在即，又因九月重阳，要叫尤聪治酒一桌，抬过童家厅上，好同童奶奶合家小坐。一来回席，二来作别，三来过节。预先与童七夫妇说了，叫狄周买办了鸡、鱼、肉、菜之类。尤聪大烹小割，正做中间，只见西北起了一朵灯黑的乌云，白云拢了乌云的四面，云里边一声霹雳，把那朵乌云震开，满天灯黑，连打了几声雷，亮了几个闪，连雨夹雹倾将下来。那雷就似天崩地裂，做了一声的响；闪电就似几千根火把的烁亮，围住了那间厨房不散。尤聪他还说道：“这样混帐的天！谁家一个九月，

①撒拉溜侈：饭菜过多过满以至于溢出

将好立冬的时节，打这们大雷、下这们冰雹！”狄周也说：“真是反常！往时过了秋分，再那里还有打雷的事！”

二人说论，那雷电越发紧将上来。只听得天塌的一声响，狄宾梁合狄希陈震得昏去。苏醒转来，只见院子里被雷击死了一个人，上下无衣，浑身发黑，须发俱焦，身上一行朱字，上书“欺主凌人，暴殄天物”。仔细辨认，知是尤聪被雷击死。进到厨房里面，只见狄周也烧得发黑卧在地上，还在那里掇气，身上也有四个朱字：“助恶庇凶。”

狄员外见狄周不曾断气，将带的“琥珀镇心丸”研了一服，温水灌下，慢慢的醒了转来。问他所以，他说：“只见一个尖嘴象鬼的人，两个大翅，飞进厨房，将尤聪掇出门外，我也便不知人事。”方知尤聪因他欺心胆大，撒泼米面，所以干天之怒，特遣雷部诛他。狄周只该凡事救正，岂可与这样凶人结了一党，凡事与他遮盖？所以也与尤聪同遭雷殛但毕竟也有首从，所以只教他震倒房中，聊以示儆，还许他活转。这天老爷处制，岂不甚是公平？

狄员外只得报了兵马司，转申了察院，题知了本，下了旨意，相验明白，方才买了棺材，抬出义冢上埋了。这日酒也不曾吃得，童七夫妇都过来慰唁。把这事都传布了京城。那闲的们把本来都刊到了⁽¹⁾，在棋盘街上货卖，吆喝叫道：“九月重阳，国子监门口，冰雹霹雳劈死抛撒米面厨子尤聪的报儿哩！”走路的听得这异事，两个钱买一本，倒教人做了一个月极好的生意。这正是那两句成语合得着：

万事劝人休碌碌，举头三尺有神明。

再续两句道：

请观作孽尤厨子，九月雷诛不顺情。

【校记】

(1) 必定接风：B、C本作“必定还要接风”。

- (2) 也有二十碗：B、C本作“也够二十碗”。
- (3) 止在：A本误作“正在”。
- (4) 整腿子腊肉：B、C本作“整腿的腊肉”。
- (5) 整几十的腌蛋：B、C本作“整几十个的腌蛋”。
- (6) 遇着偷：B、C本作“遇着布绢偷”。
- (7) 五钱：B、C本作“九钱”。
- (8) 一日：A本无此二字，B、C本是双行小字。
- (9) 车房：诸刻本同。疑为“书房”之误。
- (10) 谁敢偷吃都有奶奶主张：B、C本作“谁该吃谁不该吃都有奶奶主张”。
- (11) 答应时放肆：B、C本作“答应时节放肆”。
- (12) 主人改常：B、C本作“如今改常”。
- (13) 人猛吃一口：B、C本作“教人猛可的误吃一口”。
- (14) 一把盐：B、C本作“一大把盐”。
- (15) 辨不出是甚么东西：B、C本作“辨不出口中的滋味是甚么东西”。
- (16) 还东奔西撞：B、C本作“也还东奔西撞”。
- (17) 专在书房使：B、C本作“专在书房指使气”。
- (18) 同遭雷殛：A本误作“用遭雷殛”。
- (19) 刊到了：B、C本作“刊到了”。

第五十五回

狄员外甕殍食店辩童奶奶怂恿庖人

凡事非容易，尤称行路难。严霜凋容鬓，苦雨湿征鞍。野饭如冰冷，村醪若醋酸。店婆凶万状，过卖恶千端。泥灯浑是垢，漆箸尽成瘢。臭虫沿榻走，毒蝎绕墙盘。若逢佳馆主，逆旅作家看。

尤厨子作恶欺人、暴殄天物，被那天雷殛死。狄周瞒了主人，反与歹人合成一股，撒泼主人的东西，也被天雷震的七死八活，虽然救得回头，还是发昏致命。

这狄员外父子一连五、六日都是童奶奶那边请过去吃饭。狄员外甚是不安，每日晌午同狄希陈多往食店铺里吃饭。童奶奶道：“狄爷这们多计较。能费甚么大事哩？只不肯来家吃饭！这食店里的东西岂是干净的？离家在外的人，万一屈持在心，这当顽的哩！况又待不的一个月就好满了监起身哩。”

狄员外道：“时来暂去的就罢了，怎好扯长的扰起来？况且童奶奶你家里也没有人，凡事也都是童奶奶你自己下手，叫我心里何安？算着也还得一个多月的住，不然，还仗赖童爷替俺且寻个做饭的罢。”童奶奶道：“我听见大相公说，家里也没有甚么人做活，听说 706

大婶是不上厨房的，有些甚么事件，也还都是狄奶奶上前。狄爷，你寻个全灶罢。”狄员外道：“怎么叫是全灶？”童奶奶道：“就是人家会做菜的丫头。象狄爷你这们人家该寻一个。好客的人常好留人吃饭，就是差不多的两三席酒，都将就拿掇的出来了，省了叫厨子，咱早晚那样方便哩。”

狄员外道：“买了来家，可怎么方略他？”童奶奶道：“狄爷，你自己照管着更好；要不，配给个家人，当家人娘子支使也好。只是这个不大稳当。一个全灶使好些银子哩，拐的走了，可惜了银子。”狄员外道：“也大约得多少银可以买的？”童奶奶道：“要是手段拿的出去，能摆上两三席酒来，再有几分颜色，得三十两往下、二十五两往上的数儿。若只做出家常饭来，再人材不济，十来两、十二三两就买一个。”狄员外道：“不然，没人做饭，咱寻他一个罢。只是没得合家里商议商议。”童奶奶道：“这却我不得晓的，狄爷你自己掂量着。要是狄奶奶难说话，快着别要做，好叫狄奶奶骂我么？”狄员外道：“这骂倒是不敢的。只是怎么童奶奶你家不买一个？”

童奶奶道：“我家有来，刚子赶狄爷到半月前边，叫我打发了。十八两银子寻的，使了八年，今年二十六岁了。人材儿也不丑，脚也不甚么大，生的也白净，象留爷坐这们寻常的一桌酒儿都也摆出来。那几年好不老实的孩子，如今，一来这臭肉的年纪也忒大了，二来也禁不的我们爷和他挤眉弄眼的，我看拉不上。那一日赶着他往铺子里去，做了八两银子，嫁与个屠子去了。我们爷后晌从铺子里回来，叫我也没合他说。我们小姑娘端了酒菜来。他爹说：‘灶上的那里去了？叫姑娘端菜哩！’我说：‘灶上的跟了个宰猪的走了。’我们爷说：‘有这等的事！怎么不早合我铺子里说去？’叫我707说：‘人已去了，合你说待怎么？’我们爷说：‘没拐甚么去么’？，我说：‘没拐甚么。那屠子倒撩下八两银子去了。’我们爷说：‘呵！你可不说卖了？叫我还瞎乱。其实留着指使也罢了。’叫我说：‘一个丫头指使到二十六岁，你待指使他到老么？’他说：‘我有甚么指使？只怕没人替你上灶。’叫我说：‘你别要管，我情愿做，不难。’虽这们说，可不也忙手忙脚的？我家也还要寻一个哩。狄爷，你寻一个，且别要动手，等到家里可，狄奶奶许了，你就收他；要是狄奶奶不许，使他七八年，寻个汉子给他，也折不多钱。那

尤厨子也是雇 的么？”

狄员外道：“可不是雇的？一年四石粮哩。那几年粮食贱，四石粮食值二两银子罢了；这二年，四石粮食值五六两银子哩。这还是小事。这一年受他的那气、叫他洒泼的那东西！虽是雷劈了他，咱容他这们的，也是咱的罪过。看不见狄周公？与他甚么相干？只为他合尤厨子拧成一股，看他洒泼不管他，也就差一点没劈杀了哩！”童奶奶道：“可又来！狄爷，你听我主张，买一个不差。你只原封不动的交付与狄奶奶，那狄奶奶赏赐了，这是天恩；要不赏赐，别要只管絮絮叨叨的胡缠，这便一点帐也没有。我们爷要不是眉来眼去、兴的那心不好，我也舍不的卖他。好不替手垫脚的个丫头哩么！”狄员外道：“主意定了罢。仰仗童奶奶就速着些寻，好叫他做饭吃。”童奶奶道：“只怕做媒的马嫂儿待来呀，要不来，我着人叫他去。狄爷，你寻个中等的罢。”狄员外道：“要寻人，爽利寻个好的罢，要叫他做菜哩！若齷齪齷齪的，走到跟前，看了那脏模样，也吃不下他那东西去。”

童奶奶正站在角门口合狄员外说话，寄姐走来说：“妈妈呀，俺舅舅来了。”童奶奶随关过门去，与他哥哥骆校尉说了会话，又吃了 708 些点心，别得去了。童奶奶道：“忘了一件要紧的事！玉儿，你快着赶上舅爷！你说住房子的马嫂儿，叫他快来。你说俺奶奶待他说说甚么哩。多上覆舅爷，千万别要忘了。”玉儿跑到外头，正好骆校尉没曾去远，还合一个人站着说话哩。小玉儿一一的说了。骆校尉道：“你上覆奶奶，你说道：舅爷知道了，到家就叫他来。”

事有凑巧，骆校尉转了条胡同，恰好马嫂儿骑着个驴子过来，看见骆校尉，连忙跳下驴来，说道：“爷，往那里去？怎么不骑马，自家步行！”骆校尉道：“我从姑奶奶那里来。不远，走走罢。你来的正好，姑奶奶有要紧事合你说，叫你就去哩。”马嫂儿道：“我且不到家，先往姑奶奶家去罢。”骆校尉道：“这好。”替他打发了两个驴钱，叫他还骑上那驴，改路竟到童

家，见了说道：“舅爷说姑奶奶叫我，是与姑娘题亲哩？”

童奶奶道：“不是价，另有话说。我待叫你还寻两个灶上的丫头，要好的，那捶辣脏丫头不消题。”马嫂儿道：“姑奶奶，你要好的，只怕卒急寻不着。你怎么又要两个呀？”童奶奶道：“我自家要一个，你山东狄爷也要一个。”马嫂儿道：“狄爷还没去哩么？他有带的厨子，怎么又寻上灶的？这是待两当一房里指使么？”童奶奶道：“你只管替他寻灶上的，他房里不房里，咱别管他。他那里尤厨子昨日九月九下那雹子，叫雷劈杀了，如今通没人做饭。我这里管待他，又嫌不方便。”马嫂儿道：“哎哟！这九月里的雷还劈杀人？我听见人说，只当是说谎来，原是真个么！雷劈的身上红字，写他那行的罪恶。这尤厨子可是为甚么就雷诛了？”童奶奶道：“可不有红字怎么！我还过男K边看了看，烧的象个乌木鬼似的，雌着一口白牙，好不怪疣的！那批的字说他抛米洒面，作贱主人家的东西。”

马嫂儿道：“可惜了，好个活动人儿！那日我从这边过去看看，

第五十五回

狄爷合相公都没在家，锅里熬着京米粥儿。叫我说：‘怎么荒的年成 这们等的了，大锅里熬着粥儿，也不让人让儿。’他说：‘要不嫌，可任 凭请用，没吃了我的。’拿过个碗来，没好吃，足足的吃了他五碗。我 说：‘可吃的叫你们不够了？’他说：‘你只顾吃，由他，多着哩！’

童奶奶道：“只这就不是个好人，怎么拿着主人家的贵米，多多 的做下粥，给不相干的人吃？你说他那低心，天爷为甚么不劈他？”马嫂儿道：“好奶奶，他这不是积福么？”童奶奶道：“我只说这是堕 孽！要把自家的米粮口里挪、肚里攒的，舍些儿给那看看饿杀的人 吃，这才叫是积福哩！他这明是蛆心狡肚，故意的要洒泼主人家东 西哩！你快听我说，好好的替你狄爷寻个好灶上的，补报他那儿碗 粥，要不然，这教是‘无功受禄’，你就那世里也要填还哩！”马嫂儿 道：“我这就往门外头去，只怕那里有。我就去罢。”童奶奶道：“这 天多咎了，你去？等着吃晌午饭。”

马嫂儿果然等吃了饭，去了。到日西时分回来说：“我到了门外 头，周嫂儿那老蹄子又出去了。他媳妇儿，那淫妇，通是个傻瓜！问 着他，连东南西北也不晓的！问说：‘你妈哩？’他说：‘俺妈不知往那 里去了。’叫我呆呆的坐着等他，等到那咎晚才来，说有几个哩，他明 日清早叫我在家里等他罢。我趁明快往家去，明日来回姑奶奶的 话。”童奶奶道：“你替狄爷打听要紧！他又不肯来咱家吃饭，只买饭 吃，岂是常远的么？我且有要没紧，慢慢的仔细寻罢了。”

马嫂儿去了。明日晌午，同了周嫂儿来到。童奶奶问说：“寻 的有了？”周嫂儿道：“有两三个哩。一个是海岱门①里头卖布的冉 家，一个是金猪蹄子家的，还有一个是留守卫李镇抚家的。”童奶奶问

①海岱门：当年又叫哈德门，今崇文门。

狄员外赛殖食店辩童奶奶怱患痼人 说：

“这三家子的，那家子的出色？”周嫂儿说道：“这手段，咱可知不知道他的好歹。要只据着他口里说，他谁肯说手段不济？要看中了，只得要试他。”童奶奶道：“这手段要好，是不消说第一件了；可也还要快性①，又要干净，要空做的中吃。半日做不出一样子来，诋的客 们冷板凳上坐着，这也是做哩？再要不趑趄趑趄的，这也叫是做 哩？”周嫂儿道：“奶奶说的可是哩。但这个毕竟是咱守着看见的孩 子们才好。这生帐子②货，咱可不知他的手段快性不快性。他既叫 咱发脱，岂有个不梳梳头、不洗洗脸的？也定不住他是趑趄不趑趄 来。难为这三家子都不是俺两个的主顾。”

童奶奶道：“这三个，你两个都见过了没？”马嫂儿道：“我都没见。周嫂儿都见来。”周嫂儿道：“要看外相儿倒都不丑。冉家的那个还算是俊模样子，脚也不是那十分大脚，还小如我的好些。白净，细皮薄肉儿的。他说是十七(1)，象十八九二十的年纪。要图人材，单讲这一个罢。”童奶奶道：“还是看本事要紧。咱光选人材，娶 看娘子哩么？咱要成，务必领了他来，待我看看，留他两日，叫他做 菜做饭试试，交银子不迟。”周嫂儿道：“待我合他说去。只怕他说 丫头大了，不教领出来也不可知的。”

童奶奶数了二十个黄钱，催他快去，来回骑了驴来。周嫂儿飞 也似去了。马嫂儿没去，在这里等他。周嫂儿去不多时，领了那丫头来到，还有一个老妈妈子跟着。那丫头怎生样的？有《西江月》一首：

厚脸丰颐塌鼻，浓眉阔口粗腰。脚穿高底甚妖烧，青褂蓝

① 快性：快捷，利索。

② 生帐子：陌生，不了解其脾气习性。

裙颇俏。

前看胸间乳大，后观腿上臀高。力强气猛耐锄劳，正好登厨上灶。

童奶奶看那丫头粗粗蠢蠢，到不是雕儿豹儿的人，说道：“这孩子倒茁壮，有十几了？”那丫头说：“今年十八了。”童奶奶问说：“这寻你专是为炒菜做饭，你都去的①么？”那丫头道：“小人家的饭食，我到都做过来；只怕大人家的食性不同，又大人家的事多，一顿摆上许多菜，我只怕挝挠不上来。”童奶奶道：“不是我要，是山东的一个狄爷同他大相公来坐监，带着个厨子，昨日九月九下雹子的那一日叫雷劈死了，急忙里要寻个人做饭。要回到家时，或是留客吃饭、或是一两席酒，这值不的叫厨子的事，都要叫你做做。自己掂量，可做的来做不来？”那丫头道：“我刚才不说过了？两席酒，我自己也曾做来，可只是人家有大小不等，看将就不将就哩。就是一碗肉罢，也有几样的做、也有几样的吃哩。”

童奶奶道：“你这前后的话说的倒都是哩。你住两日儿，主人家试试你的手段，你也试试主人家的性格，看那缘法对与不对。”那跟的老妈妈子道：“住两日只管住，这倒不碍哩。要说做甚么，这位姐姐可是去的。家里有这们四个哩，都是调理着卖这个的。家里奶奶子说：‘老爷子，你要留下指使就留下，既不留，就趁早儿给了人家，耽误了人家待怎么？’打发了这一个，还要打发两个出去哩。”

童奶奶道：“那两个比这个哩？”老妈妈子道：“那三个里头，有

①去的：能做。

个的模样比这个好，白净，脚也小；要论手段，都不如这一个。”童奶奶道：“这说，要多少银子？”老妈妈子说：“要三十两银子哩。”童奶奶道：“你说的就是那顶尖全灶的价了。手段还且不知道，他这人才，已就不是那全灶的人才。待两日试得果然是那全灶的本事，也不肯少与你，足足的兑上二十四两老银。若本事不济，再往下讲。玉儿，你到那边看看狄爷合狄大叔，在家请过来。你说奶奶请狄爷你合狄大叔说话哩。”

玉儿开了门，请过狄员外爷儿两个过来。作了揖，童奶奶道：“清早我们爷出门的时节，就分付伺候爷吃饭，叫我紧着出去，爷合大叔已是吃过饭了。”狄员外道：“这每日扰奶奶已是不安，又劳奶奶自己下厨房，这怎么当的起？”童奶奶道：“这是刚才领到来的个孩子⁽²⁾，爷，你看看好么？咱留下他试他两日，合他讲钱成事。”狄员外上下看了两眼，说道：“倒也是个壮实孩子。童奶奶看中了可，咱留下他罢。这马嫂儿，我认的。这二位媒妈妈高姓呀？”童奶奶指着说：“这一个是媒人，姓周；那一个老妈妈是跟这孩子来的，我也还没问姓甚么哩。”那老妈妈说：“奶奶，我姓吕。”狄员外道：“就是老吕。你们都到我那边去。”童奶奶说：“你们说停当了，都过这边来吃饭。”狄员外说：“童奶奶，你不费心罢。我叫人买几个子儿火烧，买几块豆腐，就试试这孩子的本事。要是媪的豆腐好可，这就有了八分的手段了。咱这小人儿勾当，待逐日吃肉哩？”说着，三个妈妈子合那丫头都过去了。狄员外道：“童奶奶也到那边坐会子去，咱好大家合他说。”童奶奶道：“爷先请着，我就过去。”

狄员外叫人拾的火烧，买的豆腐合熟肉，黄芽白菜。那丫头没等分付，进到厨房，卷起胳膊，刷了吊锅，媪上豆腐合黄芽白菜，切

切那肉，共盛了六垫浅^①，两盘火烧，搬到厨房炕矮桌上与众人吃。又盛了一垫浅豆腐，一垫浅黄芽菜，一碟子四个火烧，端到上房与狄员外、狄希陈吃。狄员外尝那做的菜，咸淡的滋味甚是可口；又叫他切碗肉来，又切的甚是方正。刚吃着，童奶奶过来了，笑道：“由咱试手段了。”看着那肉说道：“这孩子到动的手，我只见他这切的肉就看出好几分来了。”媒婆们吃了饭，每人与了二十四驴钱，叫他后日来定夺。众人辞的去了。

狄员外合童奶奶说了一会子话，起来回去。狄员外叫那丫头：“你跟童奶奶过去。”丫头果然跟过去了。童奶奶又合他说了前后的话，又问说：“你那家子曾收用过的不曾？”丫头道：“收过久了。”童奶奶问：“没生下甚么？”丫头说：“也只稀哩麻哩的勾当，生下甚么！”

狄员外叫狄周买办肴品，要试全灶的手段，摆酒请童爷童奶奶。那丫头说着，写了单帐，买了物件。那丫头不慌不忙一顿割切停当，该煨的煨，该炒的炒，到了晌午，置办的一切完备。从铺子里请了童七回家，将酒席搬到童家那院，按道数上来，只见做的颜色鲜明，滋味甚美。狄员外那心里极喜，童七合童奶奶都齐称赞。童奶奶道：“这手段倒也罢了，还没试家常饭的手段哩。”童七道：“家常饭只比酒席少做了几样，有两样么？”童七、童奶奶、狄员外、狄希陈、寄姐五个围着八仙方桌，传杯弄盏，吃至一更多天，方从角门散的去。次日进来，叫那丫头做了早饭，接连做了午夜两餐，又甚爽快，又极洁净。这狄员外定了主意要寻。

第三日清早，马嫂儿、周嫂儿齐来讨下落。童奶奶一口价许定二十四两。周嫂儿道：“奶奶，你许的这是中等的价钱。这孩子可

^①垫浅：据黄肃秋先生所言，应为“垫浅”，是一种高脚浅口的菜碟。

上等的手段哩。”童奶奶道：“你合狄爷这们说罢了，你这话说合我说哩？再要手段不济，可拿着这们些银子，是买他人才哩、是买他的真女儿哩？”周嫂儿道：“奶奶，你主张个二十七两银子罢。要是二十四两，这丫头成不下来。”童奶奶道：“一分银子添不上去。我的性儿你是知道的，我是合你磨牙费嘴的人么？”周嫂儿道：“我的奶奶！呀定你就这们执古性儿，就真个一口价儿？俺两个的媒钱，奶奶，你可赏俺多少哩？”童奶奶道：“你两个我也不少，圆成了，我叫狄爷共称一两细丝银子给你。”周嫂儿道：“走，咱拿着银子合他说着去。合谁去哩？”童奶奶道：“狄爷，你就拿着银子自己去。”狄员外走过自己那边，兑足了二十四两文银，又封了一两媒钱，雇了四个驴，合狄周骑着。

周嫂儿见狄员外要的外甜^①，故意说道：“你老人家只怕还是空走这遭。童奶奶许了这一口价儿，分文不肯添。他老人家性儿乔乔的，俺们又不敢合他多说话，只得来了。那家子定是不依。”狄员外道：“什么不依？我不知道你京里的浅深罢了，你童奶奶甚么是不晓的，肯少还了你们价儿？你要掂量着，这事成不的，我就不消去了，别说那瞎谁着我空走一遭的话。你要就是这们成了，我分外你每人再加二钱银子，你两个吃酒；要是不成，这驴钱我认。你休想干那岐瞒夹帐的营生！”两个媒人道：“爷哟，怪道童奶奶合爷说的上话来，都是一样性儿！”

说着，将次走到。狄员外下了驴，说道：“你两个先去，说妥了，来叫我；要不妥，我好往家走。若进他家里，要说不上来，羞羞的不好出来。我在这香铺里坐坐，等着你。”马、周两个媒人道：“你老人

^①外甜：殷切。

家怕到了那家子当面不好阻却的，又叫你老人家添银子的意思？”狄员外

道：“神猜！就是为这个。我在这里等着你。叫他写了文书，定了银子数儿，看了，我才到那里交银子哩。”马、周两人道：“爷呀，人还说我们京师人乖哩，这把京师人当炒豆儿罢了。”笑的去 了，通常说了前后的话。

原来两个媒婆已是先与冉家讲定了是二十四两，分外多少的，都是两个媒人的偏手。这童奶奶还了个一定的价钱，再还那里腾 那？若是跳蹬去了，卖与本地的人，也是不过如此，还没人肯出这 门些媒钱，所以也就不做张智，写了二十四两的文书，拿到间壁狄 员外看了。狄员外方辞了香铺，同到冉家布铺后边。三间齐整客 舍，摆设的当的着实华丽。献过了茶，问了些来历，取出天秤，足足 的兑了二十四两财礼，双手交将过去。那冉老头把文书画了押，叫 两个媒人都画十字，交付狄员外收了。狄员外取出一两银来，又叫 狄周数上四钱银子的黄钱与了两个媒人。那个端茶的管家，趴倒 地替狄员外磕了头。狄员外知是讨赏之情，忙叫狄周数上二钱银 子的黄钱与管家买酒。冉老头再三要留坐，狄员外苦辞，方肯送了 出门。

狄员外袖了文书，同狄周回到下处，往那院里谢了童奶奶费 心。又叫过那丫头替童奶奶磕了头。又与狄员外、狄希陈都磕头 相见。童奶奶道：“爷还替他起个名字，好叫他。”狄员外道：“你家里叫你甚么？”他说：“我家里叫是调羹。”童奶奶笑道：“这到也名称 其实的哩。”狄员外道：“这’调羹’就好，不消又另起名字。”狄员外 又与他扎刮衣裳，到估衣铺内与他买了一付没大旧的布铺陈，问童 七换了一付乌银耳坠、四个乌银戒指。把狄周移在北房西间宿卧，将厨房挪与调羹居住。

京中妇人是少不得要人照管的，况调羹又是经主人照管过的。到了这边，狄员外不曾奉过内旨，怎敢矫诏胡行？这调羹虽是有童奶奶开说得明白，说过“老爷子是个数一数二的元帅，断是不敢欺心。直待回家，毕竟奶奶许了，方敢合你成事。你也不可冒失，休说在千里之外奶奶不晓的。但是做女人的那心窍极灵，不消私行，也不消叫番子手蹒访，凡汉子们有甚么亏心的事，一拿一个着。休要大家没了主意，叫狄奶奶怨我。”又背地里嘱咐狄希陈道：“狄大叔，我有件事合你说。这灶上的调羹，是狄爷算计要留着房里使用的，这却不可合他凄凄离离的。”狄希陈皱着牙笑。童奶奶道：“我 说的是好话。你可不笑甚么？”说的调羹心里甚是明白，虽是孤栖冷净，枕冷衾寒，但有了盼头，却也死心蹋地的做饭。

自从有了调羹，这狄员外下处饮食甚是方便，比那有尤厨子的时节⁽³⁾受他那拗东别西的诚气甚觉不同。住的坐满了监，辞了童奶奶，跟了狄员外要回山东。童奶奶又教导了他许多服事主母的道理，说道：“你要肯听我的话，你自有好处。”说完话，方才大家作别。童七又递了几盏⁽¹⁾上马杯，拱手而散。调羹后来结局、狄员外到家怎么光景，再等后回接说。

【校记】

- (1) 十七：B本作“十化”。
- (2) 刚才领到来的个孩子：B、C本作“刚才领来的一个孩子”。
- (3) 比那有尤厨子的时节：B、C本作“比那做厨子的时节”。A本“有尤”为双行小字。
- (4) 又递了几盏：B、C本作“又吃了几盏”。

第五十六回

狄员外纳妾代庖薛素姐殴夫生气

妒妇寻常行处有，狠毒同狮吼。击残溺器碎揉花，即使恁般奇绝，不如他。

此是峨眉争爱宠，不觉心情懂。最奇吃醋到公房，抵死怕添丁分产，狠分张。

----- 右调《虞美人》

狄员外陪着狄希陈坐完了监，看定了日子起身。童七家预先摆酒送行，借了调羹做菜。狄员外将前后房钱都一一找算清结。将合用的家伙、借用的，都一一交还，并无失损。将自己买添的并多余的煤米，都送了童奶奶用。童七回送了三两眼仪、两匹京绿布、一千(1)沉速香、二百个角子肥皂、四斤福建饴糖。狄员外返璧了那眼仪，止收了那四样的礼。狄员外又与玉儿二钱银子，一条半大的手巾。狄希陈梯己送了寄姐一对玉瓶花、两个丝绸汗巾。寄姐回送了狄希陈一枝乌银古折簪。童奶奶赏了狄周三钱银，赏了调羹一双红段子裤腿、三尺青布鞋面。

狄员外雇了四个长骡。那时太平年景，北京到绣江明水镇止九百八十里路，那骡子的脚价每头不过八钱，路上饭食，白日的饭 **718**

狄员外纳妾代庖薛素姐殴夫生气是照数打发，不过一分银吃的响饱，晚间至贵不过二分。夜住晓行，绝无阻滞。若是短盘驴子，长天时节，多不过六日就到；因是长生口，所以走了十日方才到家。

狄员外合狄希陈在前，调羹在后，狄周还在外边看卸行李。进到中门里边，不见狄老婆子的模样，只有狄周媳妇接着出来。狄员外爷儿两个一

齐问说：“娘哩？”狄周媳妇回说：“在屋里哩。”狄员外心里想道：“不好，这是知道调羹的事了。”口里问说：“怎么在屋里？身上不自在么？”一边随即进去。只见老狄婆子也没梳头，围着被在床上坐的，说道：“来了罢？盼望杀人！路上不十分冷么？”狄员外朝着床作了个揖，狄希陈磕了头，然后调羹叩见。狄员外说：“这是咱买的个做饭的，叫是调羹。”老狄婆子把脸沉了一沉，旋即就喜欢了。

狄员外问说：“你是怎么身上不自在？从几时没起来？”狄婆子道：“我没有甚么不自在，就只这边的胳膊合腿动不的。”狄员外说：“这是受了气了，为甚么不早捎个信去？京里还有明医，好问他求方，或是请了他来。这可怎么处哩？”狄婆子道：“你躁他怎么？只怕待些时好了。”狄员外坐在床沿上，说不了的家长里短。

狄希陈到了自己那院，见门是锁的，知道素姐往娘家去了。恰好狄周媳妇走过，狄希陈问说：“你大嫂从多咎家去了？”狄周媳妇道：“从你起身的那一日就接了家去，到今九个多月，就只来住了一夜半日，把娘气的风瘫了，就回去再也没来。”狄希陈跺了两跺脚，叫：了两声“皇天”，又仍往狄婆子屋里去了。狄周收了行李，也进屋里与主母磕了头。

狄婆子问说：“尤厨子怎么不见他哩？”爷儿两个齐把那九月九下雹子雷劈的事说了一遍。狄婆子诧异的极了，说道：“天老爷，这 719

小人们知道甚么好歹，合他一般见识？有多少那大人物，该劈不劈的哩。叫我这心里想：’有个尤厨子做饭吃罢，又买个老婆待怎么？’缘来有这们的古怪事！雷劈的身上有字，他有字没有？”狄员外说：“有八个大红字。陈儿，你念念与你娘听。”狄希陈道：“尤厨子的字是’欺主凌人，暴殄天物’，狄周的字是’助恶庇凶’。”狄婆子惊问道：“怎么狄周的身上也有字哩？”狄员外说：“狄周也着雷劈杀了，是还省过来的。尤厨子劈在天井里，狄周劈在厨房里。”狄婆子说：“你把他那字讲讲我听。”狄希陈道：“欺主凌人，是因他欺主人家，又眼里没有别人；暴殄天物，是说他作贱东西，抛撒米面。狄周的字是说他助着尤厨子为恶，合他一溜子①，庇护他。”狄婆子说：“这天矮矮的，唬杀我了！”狄员外合狄希陈到家不提。

再说素姐自从狄希陈上京那日，薛夫人怕他在家合婆婆殴气，接了他回家。薛教授因他不听教训，也甚是不喜欢他。他自从梦中被人换了心去，虽在自己家中，爹娘身上，比那做女儿的时节着实那强头别脑，甚是不同；吃鸡蛋，攘烧酒，也绝不象个少年美妇的家风。

明水镇东头有三官大帝的庙宇，往时遇着上、中、下三元②的日子，不过是各庄的男子打醮祭赛、享福受昨而已。近来有了两个邪说诬民的村妇，一个叫是侯老道，一个叫是张老道。这两个老捷辣专一哄骗人家妇女上庙烧香、吃斋念佛，他在里边赖佛穿衣、指佛吃饭，乘机还干那不公不法的营生。除了几家有正经的宅眷禁绝了不许他上门，他便也无计可施，其余那混帐妇人，瞒了公婆，背了

① 一溜子：一路，一起。亦作“一溜”。

② 上中下三元：旧时以阴历正月十五为上元，七月十五为中元，十月十五为下元，总称三元。

汉子，偷粮食作斋粮，捐簪环作布施。渐哄得那些混帐妇人瞒了人⁽²⁾成群排队，认娘女、拜姊妹，举国若狂。这七月十五日是中元 圣节、地官大帝的生辰，这老侯、老张又敛了人家布施，除剋落了剩 的，在那三官庙里打三昼夜兰盆大醮^①；十五日夜里，在白云湖内放 一千盏河灯。不惟哄得那本村的妇女个个出头露面，就是那一二 十里外的邻庄都挈男拖女来观胜会。

素姐住在娘家，那侯道、张道怕那薛教授的执板，倒也不敢上 门去寻他，他却反要来寻那二位老道，恨命的缠薛夫人要往三官庙 里看会、白云湖里看放河灯。薛夫人道：“这些上庙看会的都不是 那守闺门有正经的妇人。况你一个年小女人，岂可轻往庙里去？”素姐说：“娘陪了我去，怕怎的？”薛夫人道：“我虽是七八十的老 婆子，我害羞，我是不去的！再要撞见你婆婆，叫他说道：‘好呀！接了闺女家去是图好上庙么？’你婆婆那嘴，可是说不出来的人？”素姐说：“娘不合我去，罢，我自己合俺爹说去。”薛夫人道：“你说 去，且看你爹叫你去呀不。就是你爹叫你去，我也说他老没正经，不许你去！”

素姐撅着那嘴好拴驴的一般。姓龙的说道：“怕怎的？孩子 闷的慌，叫他出去散散心。在婆婆家又行动不的，来到娘家又不叫 他动弹，你别死他罢！那人山人海的女人，不知多少乡宦人家的奶 奶、官儿人家的小姐哩。走走没帐，待我合他说去。”薛夫人道：“极 好！只怕你说，他就叫他去也不可知的。”龙氏叫小玉兰：“你到铺

①兰盆大醮：一种佛教仪式，又叫孟兰盆会。孟兰盆为梵文“救倒悬”泛意。《孟兰盆经》称目莲之母堕入饿鬼道中，目莲求救于佛，佛教其于七月 十五中元节时作孟兰盆会，以救其母。后世习俗遂在此日请僧诵经，向饿鬼施 食。

第五十六回

子里请爷进来。”玉兰出去说道：“后头请爷哩。”薛教授只道是薛夫人说甚么要紧的话，慌忙进来问薛夫人：“你待说甚么？”薛夫人道：“我没请你。谁请你去来？”玉兰道：“俺龙姨待合爷说句话。”薛夫人晓得是说这个，口里没曾言语。薛教授道：“他待说甚么？他有甚么好话说！”薛夫人道：“他打哩有好话说可哩！你到后头看他说甚么。”

薛教授走到后边，龙氏不慌不忙从厨房里迎将出来，笑容可掬的说道：“我有句话合你说：素姐姐这几日通吃不动饭，你可也寻个人看他看。他嫌闷的慌，他待往三官庙里看看打醮的哩。你叫他走走罢。”薛教授道：“你娘必定不合他去，可叫谁合他去哩？”龙氏道：“叫两个媳妇子跟了他去。你要不放心，我合他去也罢。”薛教授道：“还是你合他去好。”

龙氏喜得那心里不由的抓抓耳朵、挠挠腮的。素姐在后门外逼着听，也甚是喜欢。薛教授说龙氏道：“你看，那脸上的灰也不擦擦。”龙氏拿着袖子擦那脸上。薛教授道：“你靠这些，我替你擦擦。”龙氏得意的把头摇了两摇，仰着脸走向前来等着擦灰。薛教授就着势、迎着脸，括辣一个巴掌，一连又是两个，骂说：“我把你这个贼臭奴才！甚么不是你鼓令的！小女嫩妇的，你挑唆他上庙！你合他去罢！”龙氏道：“你不叫去，罢呀，打我怎么？娘叫我合你说。我待合你说来么？”薛教授道：“贼嘴的奴才！该说的，你娘岂有不说，叫你来说哩！”

薛夫人听见后头嚷乱，走到后边。薛教授道：“这贼嘴臭奴才，他待合小素姐往庙里看打醮的，说是你叫他合我说来！”薛夫人道：“是我叫他合你说来。素姐合我说待往庙里去，我没许他。素姐待自家合你说去。我说：’就是你爹老没正经许你去，我也不许你 722

去！’姓龙的说：‘走走没帐，待我合他说去！’我说：‘极好！只怕你说，他就叫他去也不可知的事。’他就支使小玉兰往外头叫你去了。你听不听罢了，打他做甚么？他也好大的年纪了，为这孩子开手打 过三遭了可。也没见你这们个老婆，一点道理不知，又不知道甚么 眉眼高低，还站着不往后去哩！”

素姐见看打了龙氏，知道往庙里去不成的，眉头一蹙，计上心来，说道：“俺爹暖拉我不上，我也没脸在家住着，我待回去看看俺婆婆 哩。”薛夫人道：“你听他哩！他可不是想婆婆的人。怎么？这到家不 知算计待作甚么孽哩！别要叫他家去。”薛教授道：“他说出这们冠冕 的题目来，怎么好拦他？也只是待跟了他婆婆往庙里去。他到了他 家，叫去不叫去，咱可别要管他。”叫了薛三省娘子送到家中。薛三省 娘子再三挥掇着到了婆婆屋里，使性蹦气的磕了两个头，回自己的房 里来了，吃了晚饭，睡了一夜。

明日起来，正是七月十五，素姐梳洗已毕，吃了早饭，打扮的甚 是风流。叫玉兰跟着，顺路一边走，一边使玉兰对狄婆子道：“俺姑 待往三官庙去看打醮哩。”狄婆子说：“少女嫩妇的，无此理，别要 去。”素姐扬扬不采，竟自出门，同玉兰步行而往。又叫狄周媳妇赶 上拦阻。他不惟不肯回来，且说：“你叫他休要扯淡，情管替他儿生 不下私孩子！”狄周媳妇回来说了，把狄婆子已是气的发昏。

他在庙里寻见了候、张二位老道，送了些布施，夹在那些柴头棒 仗的老婆队里，坐着春凳，靠着条桌，吃着麻花、馓子、卷煎、馍馍，喝 着那川芎茶，掏着那没影子的话。无千大万①的丑老婆队里，突有一 个妖魔佳丽的姑娘在内，引惹的那人就如蚁羊②一般。他旁若无人，

① 无千大万：成千上万。亦作“无千带万”。

② 蚁羊：蚂蚁。直到后晌，又跟了那伙婆娘，前边导引了无数的和尚道士，鼓铙喧天，往湖里看灯，约有二更天气，一直竟回娘家，还说：“你

第五十六回

们不许我去，我 怎么也自己去了！”

狄婆子、薛教授两下里气的一齐中痰，两家各自乱哄，灌救转 来，都风瘫了左边的手腿。薛教授与狄婆子同是七月十五日起，半 夜得病，从此都不起床。婆婆因他气成了瘫症，他也从不曾回去看 婆婆。只有薛夫人和两个管家娘子时常来往问候。

直至狄希陈这日从京中回家，薛夫人使了薛三省媳妇送他 来到，好歹劝着见了见狄员外合狄婆子。也不问声安否，也不 说句家常话，竟回自家房内。狄希陈就象戏铁石引针的一般， 跟到房中。久别乍逢，狄希陈不胜缱恋，素姐虽还不照往时严 声厉色，却也毫无软款温柔。狄希陈尽把京中买了来的连裙绣 袄、乌绫首帕、蒙纱膝裤、玉结玉花、珠子宝石、扣线皮金、京针 京剪，摆在素奶跟前进贡。素姐着尽收了，也并不曾有个温旨，只是这一晚上不曾赶逐，好好的容在房中睡了。狄希陈也并不 敢提问娘是因甚得病。

薛教授是不能起床，薛夫人是个不戴巾的汉子，薛如卞又 是个少年老成，媳妇连氏又甚是驯顺，龙氏也不甚跳梁，薛三省 合薛三槐两个也都还有良心，布铺的货又都是直头布袋，倒也 还不十分觉苦。只是狄员外是个庄户人家，别人又无甚生意， 间壁的客店不过戏而已矣。狄希陈是个不知世务的顽童，这当 家理纪，随人待客，做庄农、把家事都靠定了这狄婆子是个泰山，狄员外倒做了个上八洞的纯阳仙子。这狄婆子睡在床上， 动弹不得，就如塌了天的一般。

狄周是尤厨子的合伙，教天雷劈死的人，岂是个忠臣？他那娘 子虽也凡百倚他，但不知其妇者视其夫，这等一个狄周“刑于”^①出 甚么好妻子来？只是当初有这样一个雷厉风行的主母，他还不 敢 妄为；如今主母行动不得，他还怕惧何人？

幸得这个调羹绝不象那京师妇人的常态。第一不 馋，第二不 盗，第三

不淫，第四爱惜物件，第五勤事主母，第六不说舌头，第七 不里应外合，第八不倚势作娇，第九不偷闲懒惰，第十不百拙无能。起先初到的时节，狄婆子也不免有些拈酸吃醋之情，虽是勉强，心 里终是不大快活。密问狄希陈，知道狄员外与他一毫没帐。又闻 得童奶奶许多的好言，又因他有这十件好处。起先这狄婆子病了， 上前伏事，都是巧姐应承，自从有了调羹，就替了巧姐一半，除做了 大家的饭食，这狄婆子的茶水都是调羹照管。狄婆子故意试他，把 那银钱付托与他收管。过十朝半月，算那总撒，分文不差。故意寻 他不是，伤筋动骨的骂他，他也绝无使性。这等寒夜深更，半宿的 伺候，夜间起来一两次的点灯，扶着解手，顿茶煎药，与巧姐争着向 前，也绝不抱怨。狄婆子不止一日，屡屡试得他是真心，主意要狄 员外收他为妾。狄员外略略的谦了一谦，也再拜登受。狄婆子叫 人在重里间与他收拾卧房，打了煤火热炕，另做了铺陈，新制了红 绢袄裤，又做了大红上盖衣裳，择了吉日，上头成亲。

狄希陈倒也似有如无的不理，只是素姐放下脸来，发作说道：“没廉耻老儿无德！骨毛也都白了，干这样老无廉耻的事！爷儿两 个伙着买了个老婆，乱穿靴②这们几个月，从新又自己占护着做小 老婆！桶下个孩子来，我看怎么认！要是俺的孩子，分俺的家事，

① 刑于：隐“寡妻”二字。语出《诗经·大雅·思齐》。刑，通“型”，示范的意思。

② 乱穿靴：家庭成员之间性关系混乱。

这也还气的过；就是老没廉耻的也还可说，只怕还是狄周的哩！”

这话都句句的听在狄员外耳朵，狄员外只叫别使狄婆子知道，恐他生气着恼。又亏不尽调羹有个大人的度量，只当是耳边风一 般。狄周娘子故意把话激他，他说：“凭他！有气力只管说，理他做 甚么？你知道有孩子没有

孩子？待桶下孩子来再辨也不迟。”

只素姐惟恐调羹生了儿子，夺了他的家私，昼夜只是算计，几次乘公公睡着时，暗自拿了刀要把公公的鸡巴割了，叫他绝了欲不生儿子，免夺他的产业，又好做了内官，再挣家事与他。亏得天不 从人，狄员外每次都有救星，不得下手。又千方百计处置调羹。狄 员外惟恐家丑外扬，千万只有一个独子，屈心忍耐。

这狄婆子平日性子真是雷厉风行、斩钉截铁的果断，叫他得了 这动弹不得的病，连自己溺泡尿、局泡尿都非人不行。狄员外不 曾回来的时节，嫌那丫头不中用，巧姐又还身小人薄，狄周媳妇一 来又要抱怨，二来又要回避他，怕他对了汉子败坏，媳妇素姐这通 是不消提起的了，所以也甚是苦恼。自从有了这调羹进门，这些一 应服侍全俱倚仗他。他起五更睡半夜，与主母梳头、缠脚、洗面、穿 衣、端茶、掇饭，再也沒些怨声，说道：“娘，你身上又没甚别的病，不 过是这半边的手脚不能动弹。我当面明间安了一把醉翁椅，上面 厚铺了褥子。”每日替他光梳净洗，穿着了上盖衣裳。他的身量又 大，气力又强，清晨后晌，轻轻的就似抱孩子一般。三顿吃饭，把桌 子凑在椅前，就象常时一样与狄员外、狄希陈同吃。外边的事，狄 婆子也可以管得着，也可以看得见，去了许多闷气，便就添了许多 饭食。狄婆子说：“千亏万亏，亏不尽寻了这个人，只怕也还可以活 得几年。若不是这等体贴，就生生的叫人别变死了！”

又待了许久，狄婆子见的调羹至诚忠厚，可以相托，随把家事与房中箱柜的钥匙尽数都交付他掌管。他虽也不能如主母一了百 当，却也不甚决裂。凡事俱先到主母前禀过了命，他依了商议行 去，也算妥贴。且是薛如兼一过新年，与巧姐俱交十六岁，薛夫人 恐怕巧姐跟着素姐学了不好，狄婆子又因自己有病，一家要急着取 亲，一家要紧着嫁女。狄婆子自己不能动手，全付都是调羹料理。

家中有了这等一个得用的人，狄婆子也不甚觉苦，狄员外也不甚着极。只是素姐气得腹胀如鼓，每日间，奴才老婆，即是称呼；歪辣淫妇，只当平话。且说：“把我的家财都抵盗贴了汉子。”又说：“公公宠爱了他，纵容他，把我个强盗般的婆婆生生被他气成瘫痪，与我百世之仇；我不是将他杀害，我定是将他药死！”又说：“他挑唆那病老婆把家财都赔嫁了那个小淫妇，到后来养活发送，我都要与那小窠子均出，偏了一些，我也不依！”与巧姐做的八步大床、描金衣柜、雕花斗桌，都用强将自己赔嫁的旧物换了他新的。狄员外都瞒了婆子，只得与巧姐另做。因那大床无处另买，别了二十两银子，问他回了出来。

一日，调羹在房里与狄员外商议，说他夺换巧姐的妆奁：“如今要打首饰、做衣裳，他若都夺得去了，一来力量不能另制，二则日期也迫。不如悄悄合娘说声，或在相家舅舅那边、或在崔姨娘那里，托他置办停当。等铺床的吉日，不消取到里边，就在外边摆设了去。”狄员外道：“这也却好。不然，那得这许多淘气。”不料房中密语，窗外有人，句句都被他听得去了，不消等得转背，就在窗外发作起来，骂说：“扯灰淡的臭淫妇！臭捷辣骨私窠子！不知那里拾了个坐崖豆①顶棚子的滥货来家，’野鸡戴皮帽儿一一充鹰’哩！我

①坐崖豆：即“坐崖头”，骂人卖淫。

换不换，累着那臭窠子的大屁事！你挑唆拿到别处去做去，你就拿到甚么相家、骆驼家，我就跑不将去拿了来么？我倒一个眼睁着、一个眼闭着，容过你去罢了，你到来寻我！我要看体面，等着老没廉耻的挺了脚，我卖你这淫妇！我要不看体面，我如今提留着脚叫个花子来赏了他去！”

狄员外合狄婆子，一个气的说不出话来，一个气得抬不起头来。这调羹欢喜乐笑的道：“这娘不是没要紧，生那闲气做甚么？这风子的话也入得人耳朵么？为甚么合风子一般见识？有爹有娘的，这嫁妆还说是换；你公母两个气的没了，可说连换也不消换了。”狄婆子听了调羹这话，倒也消了许多的气。素姐在窗外站着，大骂小骂，站的害腿疼了，回到自己屋里，坐在椅上，数落着找零。

却说狄希陈真是个不识眉眼高低、不知避凶趋吉的呆货！那母虎正在那里剪尾发威、张爪扑人的时候，你躲藏着还怕他寻着你哩，他却自家寻进房内！一只腿刚刚跨进房门，这素姐起的身，一个搜风巴掌打在狄希陈脸上。外边的人都道是天上打了个霹雳，都仰着脸看天。听见素姐骂说：“你这贼杂种羔子！你就实说，你或是拾、或是买的？或是从觅汉短工罗①的？你就实说，我就安分罢了；你要不实说，我不依！”

狄希陈忍着疼，擦着眼，倡在那门后头墙上，听着素姐骂，一声也不敢言语。素姐又一连两个巴掌，骂说：“我把你这秦贼忘八羔子！蒜疙瘩堵住你嗓子了？问着你不言语！你要是自己桶答下来的，拿着你就当个儿，拿着我就当个媳妇儿。为甚么倒把家事不交给你，倒交与个杂毛贼淫妇掌管，叫他妆人？你那种子不真正罢

①罗：骂词，性交

了，可为甚么骗了好人家的闺女来做老婆？俺薛家那些儿辱没你？你没娶过我们来，俺兄弟就送了你儿的一个秀才。你那儿戴着头巾，穿着蓝衫，摇摆着支架子，可也该寻思寻思，这荣耀从那里来的！如今倒恩将仇报，我换件把嫁妆，我就有不是了？我听说寻个秀才分上得二百两银子哩！贼忘八羔子！你就好好的问你爹要二百两银子给我才罢！要不，照着小巧妮子的嫁妆，有一件也给我一件！再不，叫你爹也给俺小再冬子个秀才，我就罢了！”狄希陈赵想着脚才待往外走，素姐说：“贼忘八羔子！你敢往那去！”狄希陈揉着眼道：“我可问爹要银子给你去。”素姐说：“你且站着，我气还没出尽哩！等我消了气，你就把二百两银子交到我跟前。少我个字脚儿，我合你到学道跟前讲讲！”

却说素姐的言语，又不是轻低言悄语说的，那一句不到狄员外两口子的耳内？就是泥塑木雕的人也要有些显应，况且要好的人家，有气只是暗忍，不肯外扬。狄老头也就将次生病，狄婆子越发添灾。后来还不知怎生结局，再看后来衍说。

【校记】

(1) 一千：B、C本作“一十”。

(2) 瞒了人：B本作“聚了人”。

第五十七回

孤儿将死遇恩人凶老祷神逢恶报

善恶从来显报真。影随身，鬼无亲。来今去往，直捷不因循。
巧令足恭愚耳目，天有眼，暗生嗔。

众生造孽彻苍旻。祸相侵⁽¹⁾，自有神。谁教济类，手斧拨同
根？剩得身亡财复散，妻落莫，妾逃奔。

----- 右调《江神子》

再说晁思才是晁家第一个的歪人，第一件可恶处：凡是那族人中有死了去的，也不论自己是近枝远枝，也不论那人有子无子，倚了自己的泼恶，平白地要强分人的东西。那人家善善的肯分与他便罢，若稍有些作难，他便拿了把刀要与人斫杀拚命。若遇着那不怕拚命的人，他又有一个妙计：把自己的老婆厚厚的涂了一脸蚌粉，使墨浓浓的画了两道眉，把那红土阔阔的搽了两片嘴，穿了那片长片短的衫裙，背了一面破烂的琵琶，自己也就扮了个盖老^①的模样，领了老婆在闹市街头撞来撞去胡唱讨钱，自己称说是晁某的或叔或祖，不能度日，只得将着老婆干这营生。那族里人恐怕坏了

^①盖老：市语“丈夫”。又同“孤老”。

己的体面，没奈何只得分几亩地或是分两间房与他。后来又有 了晁无晏这个歪货，拧成了一股，彼此都有了羽翼，但凡族里没有 儿子的人家，连那“分”之一字也不提了，只是霸住了，不许你讲甚 么过嗣，两个全得了才罢。所以这晁思才与晁无晏都有许些的家 事。晁近仁无子，他明白有堂侄应该继嗣，两个利他的家产，不许 他过继侄儿，将他的庄田房舍都叫晁无晏掐了个精光，逼得个半伙 子老婆从新嫁了人去。

晁无晏并吞了晁近仁的家财，正当快活得意的时节，那晓得钻 出一个奚笃的老婆郭氏来，不惟抵盗的他财物精光，且把个性命拐 得了去。这真是“螳螂捕蝉，黄雀随后”。这晁思才若是有些知 识的人，看了这等的报应，岂不该把这没天理的心肠快忙改过、把 这贪馐的算计一旦冰冷才是？谁知那糊涂心性就如那做强盗响马 的一样，你割头只管割头，我做贼只管做贼，那得有些悔悟。

那日赶郭氏不转，被那蛮子捆打了回来，到家呷了晁夫人送的 一大瓶酒，烧了个热坑，烙了一夜。次早仍到晁夫人家，说道：“天 地间的人只该行些好事，做个好人，天老爷自然看顾看顾。这小二 官子半世地里，嫂子，你想想他干了那点好事，怎么不积剥得这们 等的！一个老婆跟的人走了，家里的些东西拐的没了。这老天爷 往下看着，分明是为晁近仁的现报。我那日若不是听了嫂子的 好话，几乎叫他鼓令的没了主意，却不也就伤了天理？”看官，你听他 这些话，若是心口如一，这晁思才却不是个好人？谁知道口里只管 是这般说，他心里另是一副肚肠。因晁无晏城里的房子、乡里的地 土，虽被郭氏典了与人，不过半价，或找或卖，还有许多所入，故捏 出这片瞎话，好哄骗晁夫人。

不料晁夫人信以为真，回说：“老七，你终是有年纪老练的人，

可不这天爷近来更矮，汤汤儿就是现报。”晁思才道：“这小玓哥，得一个可托的人抚养他成立，照管他那房产，庶不绝了小二官这一枝。嫂子一像避不得这劳苦似的。”晁夫人道：“我这往八十里数的人了，小和尚自己还得别人照管哩，怎么照管的他？放着晁无逸不是他亲叔伯大爷么？他就该照管哩，怎么不照管？”晁思才道：“哎哟！哎哟！这晁无逸两口子，没的嫂子你知不道他为人？两口子都成个人么？这孩子到他手里，不消一个月，打的象鬼似的；再待一个月，情管周了生①！典出去的几亩地、几间房子，找上二两银子扁在腰里。这小二官儿可只是孤魂壇享祭去了。没奈何，只得做我不着，这义气的事，除了我别人不肯做，还得我领了这孩子去照管。我倒也不专为小二官儿，千万只是为咱晁家人少，将帮②起一个来是一个的。”晁夫人道：“你养活他也罢。况且你又没个孩子，叫这孩子合你做伴也极好。你叫了晁无逸来，同着他交付给你将了去。”晁思才道：“我不好叫他，这事该是他赶着我的。嫂子，你差个人叫他声罢。”晁夫人说：“我待使人叫他去。”随即差了晁鸾去。

不多时，把晁无逸请了来到。大家把那照管小玓哥的事与他说知，他说：“俺自己几口子还把牙叉骨吊得高高的打梆子哩！招呼他家去，可也算计与他甚么吃？”晁夫人道：“他几个哩么？脱不过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城里放着房，乡里放着地，待干吃你的哩？”晁无逸道：“三奶奶，你不知道么？他那里还有甚么地、还有甚么房哩！叫那贼老婆都卖了钱，扁在腰里走了！”晁夫人道：“他也没卖，是半价子典了。乡里也还有三十多亩没典出去的地哩。”晁无逸说：“他有地没地，我不敢招架他；第二的那是个好人？他的儿有好

① 周了生：丧了命。

② 将帮：将养，扶持。

么？养活一造子，落出个好来哩？三奶奶，你养活着他罢。”晁夫人道：“你是他叔伯大爷，不养活他，叫我养活哩！”晁思才道：“嫂子，我说的何如？这尚义气的事，还是我晁老七，别人干不的！小珪哥，过来，跟了我家去！”晁无逸道：“七爷，你待养活他极好。你可把他的房子合地可也同着俺众人立个帖儿，待孩子大了，或是怎么交给他才是。这等不明不白的就罢了？”晁思才道：“你看么！你说他没一指地、没一间房，你不养活他；及至我看拉不上，将了他去，你又说他有地有房了！”晁夫人说：“有合设，待瞒得住谁哩？老七，你且将了他去，看怎么的同着众人立个字儿也不差。”

那小珪哥听见晁思才待将了他去，扯着晁夫人叫唤；他说：“只跟着老三奶奶罢，我不往老七爷家去。他恶眉恶眼的，我害怕他！”越发抱住了晁夫人的腿，甚么是肯走。晁夫人说：“你且叫他这里住些时再去。可怜人拉拉的，你看他的腔儿！”晁思才说：“孩子这里住着罢了，他那地土房子可该趁早合人说说明白，或是转换了咱的文书。既说是孩子我养活，这就以我为主了。况我又是咱家的个族长。嫂子上，没的我说得不是？”晁夫人道：“是不是我管不的，恁们自己讲去。孩子叫他待几日，慢慢的哄着叫他去，守着他那地合房子去。”留晁思才、晁无逸两个都吃了饭。晁思才回到家中，老婆子问说：“事体怎样的了？”晁思才道：“小珪哥甚么是肯来，抱着他老三奶奶的腿乔叫唤，他说我恶模恶样的害怕。”老婆子说：“可也没见你这老砍头的！你既是要哄那孩子来家，你可别要瞪着那个辰窟窿好哩！这孩子不肯来，咱可拿甚么名色承揽他的房产？”晁思才道：“房子合地，我已是都揽来了。三嫂合晁无逸都说同着众人立个字儿，王皮！我不理他，立甚么字儿！”老婆说：“不是家。你养活着孩子，承受他的产业，这可有名： 733

第五十七回

如今孩子叫别人家养活，他的地土你可揽了来？晁无逸可是个说不出话来主子？你就是个爷爷人家，也要不越过理字才好。”晁思才道：“你说的是呀！我过两日再去叫他。他来便罢；他要不来，我门口蕉着，等他出来，我拉着他就跑。”老婆子说：“休惯了他，投信打己他两个巴掌，叫他有怕惧。”

晁思才果然一连去晁夫人门上等了好几日。一日，小玳哥恰好走到外边，看见晁思才，擦着趂子往后飞跑，说道：“那日瞪着眼的那恶人又来了！”晁夫人道：“是那个瞪着眼的人？”玳哥说：“他那日没待将了我去么？”晁夫人道：“呵！是你老七爷么？他来罢呀，你唬的这们等的是怎么？”玳哥说：“他瞪着眼往前凑呀凑的，是待拉我的火势哩。”晁夫人道：“你往后见了，他可别要害怕，他还待养活你哩。”玳哥说：“我在老三奶奶这里罢，我不叫他养活。”

又过了几日，忽然一伙说因果的和尚敲着鼓钱击子经过。晁思才料得玳哥必定要出来看，故意躲过一边。只见小玳哥果然跑在门外，把一双小眼东一张、西一望，没见晁思才在跟前，放开心走在街上。正待听那和尚衍说，只见晁思才从背后掐着玳哥的脖子就走。玳哥回头，见是他那个有仁有义的老七爷，倒下就打滚，那里肯跟着走？晁思才狠狠的在脊梁上几个巴掌，提留着顶搭①飞跑。

小玳哥似杀狼地动的叫唤，走路撞见的，都道是老子管教儿哩，说道：“多大点孩子，看提留吊了他的顶脖揪！”不由分说，采到家里，叫他跪着。小玳哥唬的象鬼呀似的跪在地下。晁思才说：“我把这不识抬举、不上芦苇的忘八羔子！你那老子挺了脚，你妈跟的人走了，我倒看拉不上，将了你来养活，你扯般不来，说我恶眉

①顶搭：即下文所说的“顶脖揪”，男孩头顶所留的头发。

眼的！我恶杀了你娘老子来？”那老婆子道：“哎！可是个不知好歹、没造化的孩子羔子！你还摸不着哩，叫着还不肯来。也罢，我说个分上，叫他起来罢。他要再不知好歹，可凭你怎么打，我一劝也不劝。”晁思才道：“既是你老七奶奶说，我且饶你起去。”

琏哥眼里噙着泪，口里又不敢哭，起来站着。晁思才老婆说：“你不该与老七爷磕头么？就起去了？过来磕头！”琏哥也只得过来与晁思才磕了两个头。晁思才吆喝道：“怎么？不该与老七奶奶磕头么？”琏哥又跪下磕头。这时可怜小琏哥：本是娇生惯养子，做了奴颜婢膝人！日间直等吃剩的饭与他两碗，也不管甚么冷热；晚间叫他在厨房炕上睡觉，也没床被盖。六七岁的个孩子，叫他大块地扫地，提夜壶，倒尿盆子。牵了个驴子沿了城墙放驴，作贱的三分似人、七分似鬼，打骂的肚里有了积气。晁思才把他那房子合乡间典出去的地都向典主找了银子，将那不曾典的地都卖吊了与人，把银子都扣在手内。两口子齐心算计，要把小琏哥致死，叫是斩草除根，免得后来说话。

再说晁思才那日揪把了小琏哥来家，晁夫人绝不晓得。不见了小琏哥到家，人只知道他出来看那些和尚就不曾回去，大家都说那和尚必定是放花打细泊的①，看得孩子伶俐，拐的去了。晁书、晁凤、晁奉山、晁鸾又叫了许多住房的佃户，四散开寻那些僧人。寻到次日，方才寻见，逼住了问他们要人。哄了地方总甲，拿出绳来，正要拴锁。毕竟晁凤有些主意的人，说道：“事还没见的实，且休卒急。但这孩子看你说因果，人所共见，今不见了，你岂不知？”

那些和尚道：“那日我们曾见一个孩子，约有七八岁的模样，穿

①放花打细泊的：旧时专拐卖儿童的人，亦称“拍花”。

着对衿白布褂子，蓝单裤，白靸鞋，正在那里站着，有一个长长大大 六十多岁的个老头子，掐着脖子，往东行走。那孩子喊叫，地下打滚。那老头儿提留着那孩子的顶脖揪去了。”众人问说：“那老头子 怎么个模样？穿甚么衣裳？”那些和尚说道：“那人惨白胡须，打着 辫子，寡骨瘦脸，凸暴着两个眼 个眼是瞎的，穿着海蓝布挂 肩，白毡帽，破快鞋。”晁凤道：“说的这不象七爷么？您在这里守 着，我到那里看看去。”

晁凤跑到那里，正见晁思才手拿着一根条子，喝神断鬼的看着 小斑哥拔那天井里的草。晁凤道：“七爷将了他来，可也说声！叫 俺那里没寻！要不是我拦着，地方把那些说因果的和尚拿到县里 问他要人，这不是屈杀人的事么！”小斑哥认得晁凤，跟着晁凤就跑。晁思才将小斑哥拉夺回去，把手里拿的条子劈头劈脸的乱打， 打的那小斑哥待往地下钻的火势。晁凤将那条子劈手夺下，说道：“多大的孩子，这们下狠的打他！你待叫他住下，还是哄着他；打的 他害怕，越发不肯住了。”晁凤跑到那里，掣回了众人，对晁夫人说 To 又说那晁思才将小斑哥怎么打。说的晁夫人眼中落泪。

后来晁思才两口子消不的半年期程，你一顿、我一顿，作祟的 孩子看看至死，止有一口油气，又提留着个痞包肚子。大凡人该死 不该死，都有个天命主宰，绝不在人算计。若那命不该死，他自然 神差鬼使，必有救星。小斑哥已是将死的时候，晁思才两口子还撵 他在门外街上看着摊晒烧酒的酵子，恰好晁梁往他大舅子的连衿 家吊孝回来，骑着马，跟着晁奉山两三个人。小斑哥这个模样，晁 梁合晁奉山也都认不得了，他却认得晁梁，唤道：“二爷呀！你往那 里去？”晁梁勒住马，认了一认，说：“你是小斑哥么？你怎么这等模 样了？”小斑哥痛哭。晁梁叫晁奉山数十个钱给他，好买甚么吃。

他说：“我不要钱，我心里只怪想老三奶奶的，我只待看看老三奶奶去。”晁梁说：“你原来想老三奶奶么？这有甚么难，你就跟了我去。晁奉山，你合七爷说声。”晁奉山道：“待去就合他去罢，说他怎么！他将了来时，他也没合咱说！”晁梁道：“你将着他慢慢的走，不消跟着马。看他没本事跟。”

晁梁先到家，合晁夫人说了。小玳哥待他不多一会，也就进去，看见晁夫人怪哭。晁夫人不由的甚是恹惶，说：“我儿，你怎么来？”小玳哥只说：“老三奶奶，你藏着我去，再别叫我往他家去了。”晁夫人道：“怪孩子，我叫你去来么？谁叫你专一往街上跑，叫他擦着了？你肚子大大的是有病么？你这央央跄跄的是怎么？”他说：“也是为病，也是饿的。”晁夫人说：“你拿肚子来我摸摸。”晁夫人摸他的肚子，说道：“可不是积气怎么！亏了还不动弹，还好治哩。”晁梁娘子道：“俺那头有极好的狗皮膏药，要一帖来与他贴上，情管好了。”晁夫人叫晁书娘子说：“你看着去替他洗刮洗刮。”又叫春莺说：“你去寻寻，也许有他二爷小时家穿的裤子合布衫子，寻件给他换上。”晁书娘子看着他洗了澡，替他梳了头，换上了晁梁穿旧的一条青布单裤，一件大襟蓝布衫；晁书娘子又把他自己儿子小二存的一双鞋叫他穿上，登时把个小玳哥改换得又似七分人了。晚间也叫他在厨房炕上睡卧，只是有得铺盖，又有上宿的管家娘子照管。

次日，姜小姐叫人家去要狗皮膏药。姜乡宦与膏药一个，又与丸药一丸，名为“烂积丸”，是个海藏里边的神方。用芦荟一钱五分，天竹黄三钱，穿山甲面炒黄三钱，白砒七分，巴豆霜去油六钱，硼砂一钱，真番硃一钱，共为细末。明净黄蜡一两四钱，化开，将药末投入蜡内，搅匀作一大块，油纸包裹。用时为丸，绿豆大。每服五丸，温烧酒送下。忌葱韭，发物不食。晁夫人看着，叫人与他将 737

肚子使皮硝水洗了，用生姜擦过，然后将膏药贴上。每日又服那“烂积丸”。不上五日，肚腹渐次消软，脸上的颜色也都变得没了青黄。又过了几时，发变得红白烂绽的个学生，送到学堂读书。十八岁上，还低低进了学，靠了晁梁过日。此是后事，不必说他。

且说那日晁思才叫小玓哥在街上看那晒的酒酵，不料他跟得晁梁去了。晁思才偶然出来，只见许多叫化子在那里把酵糖一边吃、一边装。晁思才气了个挣，一顿喝打的了，回进家里前后找寻小玓哥，那有踪影？老婆子说：“这一定倒在那里睡觉，被人把酵都拿将去了。寻着他老实打他几下，也叫他知有怕惧。”两口子齐寻，只寻他不见。晁思才说：“一定跑到他老三奶奶家去了。”老婆道：“他不认的路，断乎不去。他若去时，三嫂见他待死象鬼一般，也定是不留他的。”晁思才道：“只怕他不认得路，去不的；若是他能到那里，三嫂不嫌他，还拿药治他哩。我说紧紧儿断送了罢，只这么歇淡留下这条根，后来叫他说话。待我往那里看他看去。”一直跑到晁夫人家内。

那小玓哥已是洗面梳头，换了衣服鞋脚，另是一个模样了。晁思才狠命的要领他回去，说：“管教得才收了些心，不要叫他再放荡了。”晁夫人道：“这孩子脱不了一肚子痞，也活不久，教他在这里住几日罢，可怜人拉拉的。”晁夫人拿定了主意，凭晁思才怎说，只是不与他将了回去。晁思才只得回家去了。后来打听得小玓哥病都好了，人也胖了，晁思才把这条肠子越发吊紧，日日来门前蕉等，还要指望他出来，捉他回去。谁料小玓哥自己也再不敢出门外；晁夫人又送他到了书房，都从仪门里便门出入。晁思才极的那一个眼越发凸暴出来，几次家叫人魔镇，又绝无灵验。

一日，六月初一，早去城隍庙内烧纸祷告，若把小玓哥拿得死了，许下猪羊还愿。出得庙门，刚到文庙门首，扑的绊了一交，即时直蹬了眼，

口中说不出话来。有熟人说与他老婆知道。那老婆来到跟前，见他挺在地，上流沫，搀扶不起。雇了一个花子，拉狗的一般，背在家内，灌滚水，极脊梁，使鸡翎子往喉咙里探，那得一些转头，哮喘得如“吴牛向日”一般。明间安了一叶门板，挺放了三四日，断气呜呼！

一个小老婆，乘着人乱，卷了些衣裳，并卖小玓哥的地价，一溜烟走了。这几家人，恨他在世的时节专要绝人的嗣、分人的房产，只因他是个无赖的族长，敢怒而不敢言；乍闻得他死了，都说：“我们今日到他家分绝产！”大家男男女女，都蜂拥一般赶去，将他家中的衣裳器皿，分抢一空，只剩了停他的一叶门板，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婆。

大暑天气，看看的那尸首发变起来。众人分了东西，各自散去，也没人替他料理个棺木。老婆子待要把那住房当了与人，人都知他是个绝户老婆，他那些族人不可轻惹，没人敢来拢帐①②。渐渐的那尸首臭街烂巷，走路的人合那四邻八舍，薰得恶心掩鼻，无般不咒骂的。后来直待传到晁夫人耳内，叫晁凤与他三两二钱银，买了一个松板棺材，里外都替他灰布得坚固，叫人替他入了殓，挂了桶门幡，叫了六个和尚念了一日经，停放了三日，仍邀了合族的人与他送殡。那抬材掘墓、上下使用，都是晁夫人，也大约费了七两银子。

出殡回来，众人又要分他的房屋地土。议将晁夫人原先的五

① 拢帐：认帐，接待。

第五十七回

十亩地仍归还晁夫人管业，将晁思才自己置添的地与那城里宅都卖了，众人均分；还坐①那出殡买材的七两银子，补还晁夫人原数。

晁夫人道：“你们都分的净了，这个老婆子放在那里安插？”众人齐说：“老七在世，专好主张卖人的老婆。晁近仁的媳妇子也是半世的人了，也逼着他改嫁。虽是晁无晏顶了缸②，那个不是他的主意？他又没有儿女，又没有着己的亲人，就使有地有房，也是不能守的，叫他寻一个老头子跟了人去。”晁思才老婆道：“我今年六七十的人，两根毛也都白了，谁家少人发送，叫我去挡凶哩？你众人既是分了我的房产，说不得众人轮流养活着我。”晁夫人道：“这几个待死的老婆子，谁肯寻他？你们叫他嫁人！你们既要分了他的房业，说不得要轮流替着养活。”

晁无逸道：“俺众人分了他这点子，就要养活他；他得了晁无晏的全分家事，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他还要摆制③杀他哩！这养活他还是小事，谁家那不出两碗稀饭与他吃？这几个搅家不良、挑三豁四④、丈二长的舌头，谁家着的他罢？三奶奶，你是个极好的善人，人都说你是成佛作祖的，再有待族人厚的似你老人家么？你说你敢招架他不？家有贤妻，男儿不遭横祸哩。汉子们外头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做家里老婆的人清早后晌的劝着些，难道说不听？老七还没等怎么样的，挑唆到头里！可说我也不是个好人，亏不尽俺那老婆肯苦口的劝我。那会子听着也难受，过后寻思着，有意思多着哩。这养活的话，在别人跟前说，我是断不依的！”

① 坐：预留。

② 顶了缸：代人受过。刻本原作“顶了刚”。

③ 摆制：摆布、处置。

740④ 挑三豁四：亦作“挑三活四”，两头挑拨，搬弄是非。豁，同“惑”

晁夫人笑道：“打仔你媳妇儿教你养活他可哩，你没的也不听？”晁无逸道：“他劝的有理才听；要没有理可，难道也听他罢？”

后来晁思才这老婆无处投奔，人人都不敢招架他。晁夫人想那晁无逸评论的一点不差；若叫他到家，不消几日便搬挑的叫你嫡庶不和、母子相怨、上下离心、家翻宅乱。又不忍教他恁般流落，只得叫看雍山庄的吴学颜与他收拾了一座独院的房，每月与他一斗五升米、五升绿豆、一斗麦子，按月支給；园里的菜，场里的柴火，任他足用。吴学颜一一遵命，不敢怠慢。晁夫人合该少欠他的恩债，足足的养了十二年。他还对着雍山庄上的人说道：他的地土连晁夫人也分了他的五十亩，他吃的都是他自己的东西。后来老病善终，晁梁都遵了母命以礼殓埋，开了晁思才的坟莹合葬。这许多年来方结局了晁无逸的孽帐，族人已觉得有好几分清静安宁，谁知待不多时又有晁思才朝露之庆^①。当是晁家应转运，天教族蠹一时亡。

【校记】

〔1〕祸相侵：B本作“祸相浸”。

〔2〕没人敢来拢帐：B、C本作“没人来拢帐”，A本“人敢”为双行小字。

^①朝露之庆：朝露喻人生短暂。晁思才为祸一族，其死所以称“庆”。

第五十八回

多心妇属垣着耳淡嘴汉圈眼游营

南园红瘦绿肥时，风乍暖，晚霞垂。鱼鲜蟹热酒初酬，招
剧饮，把尊移。

传杯直到醉如泥，相浪谑，怕谁知？不料美人窗外听，来梦里，
画双眉。

——右调《醉红妆》

再说薛家小冬哥看定了日子，要娶狄家巧姐过门。狄员外紧着制办妆奁散碎物件。巧姐自己也会动手，调羹又极是体贴，老狄婆子不过是使口而已，倒也不甚操心。其余衣服首饰之类，听了调羹的条陈，俱托了舅舅相栋宇家打造裁制。相栋宇的夫人又都是大意思的人，免了狄员外许多的照管。

一日，相栋宇使了儿子相于廷来与他姑娘商量事体。又因薛素姐合了两场大气，每日吵闹不止，狄婆子不由得别着暗恼，手脚一日重如t日。相于廷因此也要来看望姑娘。来到，见了狄员外夫妇，说完了正经的话，相于廷要别了回去。狄员外道：“你且别去。你哥我指使做甚么去了，也待回来的时节。今日咱家烧新烧酒哩，我今又买了几个螃蟹，又买了两个新到的活洛鱼，咱再叫他 742

拍椿芽、畦里寻蒜苔去，再着人去请了你爹来，咱爷儿四个在葡萄架底下尝酒。再把你姑娘也抬了他去，叫他听着咱说话，看着咱可吃酒。”相于廷说：“俺爹还等着我回话哩。我到家再来罢。”老狄婆子道：“你姑夫留你，住下罢。你爹待不来哩么？”相于廷便就住下。狄希陈也回来了。狄员外叫他到园内葡萄架下看着叫人收拾，又叫调羹做鱼炒蟹、理料晌饭，又着人去请相栋宇。

将次近午，调羹的鱼也做完，螃蟹都剁成了块，使油酱豆粉拿了①，等吃时现炒；又剁下馅子等着烙盒子饼，煮了绿豆撩水饭。诸事完备，小菜果碟都已摆在石桌上面，只单等相栋宇不来，一连请了好几遍。狄周回说：“大舅家里陪着学里门子吃酒哩，打发门子去了才来。”相于廷说：“门子下来是有甚事？待我回家看看去。”狄员外道：“不消去，情管是往那里做甚么，顺路访访你，好扰你的酒饭。要有甚要紧的事，愁你爹不来叫你？”

直待了晌午大转，相栋宇吃的脸红馥馥的从外来了，见了老狄婆子，说了话，才到后边园内合狄员外、狄希陈相见了。相于廷问说：“门子来做甚么？”相栋宇道：“门子来说，廩缺出来了，叫你明日到学哩。”相于廷道：“这一定是沈太字的缺；但这缺该算是薛大哥补，还到不的我跟前哩。”相栋宇道：“门子说，不是沈太字的缺；沈太字的缺已是薛大哥补了，文书也待中下来。这又另是个飞缺，他说是谁的来，我就想不起来了。是荆甚么的缺。”相于廷道：“阿！是了！是荆在都保举了。”狄员外问说：“沈太字是怎么出了缺？”相栋宇道：“沈太字贡了。”狄员外道：“他多咎贡了？我通不晓的，失了他的礼。昨日陈哥进了学，他出了人情，还自家又另贺。这失节

① 拿了：腌渍了。了是什么道理？小陈哥想着些儿，别要再忘了。”

说着，一边斟酒上菜。头一道端上活洛鱼来。狄婆子坐在旁边一把学士椅上，另放着一张半桌，也上了一块鱼尝新。都说是几年的新活洛，通不似往年的肉松，甜淡好吃，新到的就苦咸，肉就实拍拍的，通不象似新鱼。狄婆子道：“我村，我吃不惯这海鱼，我只说咱这湖里的鲜鱼中吃。”狄员外道：“人是这们羊性。他那里看着咱这里的湖鱼，也是一般希罕。”

第二道端上炒螃蟹来。相栋宇说：“咱每日吃那炉的螃蟹，乍吃这炒的，怪中吃。我叫家里也这们炒，只是不好。”狄员外道：“这炒螃蟹只是他京里人炒的得法，咱这里人让他⁽¹⁾。京里还把螃蟹外头的那壳儿都剥去了，全全的一个囫圇螃蟹肉，连小腿儿都有，做汤吃，一碗两个。”相栋宇道：“这可是怎么剥？他刘姐也会不？”狄员外道：“怕不也会哩。叫人往厨房里看还有蟹没；要有，叫他做两个来。”丫头子说道：“没有蟹了。他刚才说炒还不够哩。”狄员外说：“想着买了蟹可，叫他做给你舅看。”

接连着都吃了饭，狄婆子先着人抬得前边房里去了。又吃了一会子酒，相栋宇辞了回去，狄员外也在前边住下了。狄希陈说：“大舅合爹都去了，咱可没拘束的顽会子。”狄希陈说：“昨日打涿州过来，叫我背着爹买了一大些炮炫，放了一年下没放了，还剩下有好几个哩，咱拿来放了罢。”相于廷说：“极好！你取了来咱放。”狄希陈取出那炮炫来，有一札长，小鸡蛋子粗，扎着头子，放的就似铙那一般怪响。狄希陈说：“咱把这炮奴：绑在狗头上，拿着他点上，可放了他去，响了可不知怎么样着？”相于廷道：“咱试试。咱可拣一个可恶的狗来叫他试，要是好狗，万一震杀了可惜的。”狄希陈说：“有理。咱叫了那灰包母狗来。极可恶他，只看见我就咬。”相于廷道：“这咬主人家的狗极该叫他试，就是震杀了也不亏他。没的雷不该劈他么？”随叫觅汉哄了那灰包狗来，先拿了一根带子把他嘴来捆住，然后拣了一个大炮炫，缚在那狗头上，用火点上信子，猛可里将

狗放了开去，跑不上几步，砰的一声，把个狗震的四脚拉叉，倒在地下。二人拍手大笑，替他解了嘴上的带子。那狗死过去了半日，蹬捶蹬捷的渐渐的还性过来，趴起一冲一跌的走了。

相于廷道：“我夜来拿了个老瓜①，捆着翅子哩，咱拿了来，头上也绑个炮炫，点上撒了他去，看震得怎么样的。”狄希陈喜道：“极妙！在那里放着哩？叫觅汉取去。”相于廷嘱咐那差去的觅汉道：“你到家寻着小随童问他要。”觅汉去不一会，从外边拿着一个 燈黑傻大的铁嘴老瓜往后来。狄希陈道：“好大东西！你怎么拿住了？”相于廷道：“他可恶多着哩！在那树上清早后晌的，对着我那 书房窗户，乔声怪气的叫唤。叫小随童撵的去了，待不的一屁脂拉子②又来了。叫我弄了个番弓③下上，快多着哩，当时就拿住了。”觅汉使两只手掐着他的身子，狄希陈拿着头，相于廷绑炮炫，用火 点上药线，把手往上一撒，老瓜飞在半空，就如霹雳一声，震的那老瓜从空坠地。看那脑袋，震的两半个，脑子也都空了。那老瓜大不如那灰包狗有些耐性。

相于廷说：“谁知这炮蚊这们利害！我想嫂子这们不贤惠、搅家不良的，咱拿个炮烦，绑在他头上，点了药线，与他一下子，看他 还敢不敢！”狄希陈道：“你说不该么？只是咱不敢轻易惹他。狗合

① 老瓜：即“老鸹”，乌鸦的俗称。

② 一屁脂拉子：比喻时间短促。

③ 番弓：一种猎鸟兽的夹具，形似弓，动饵食就翻转夹住猎物。老瓜不会回椎①，只怕他会回椎哩。倒是他婶子仔本，咱把他绑上个炮仗震他下子试试，看怎么着。”相于廷道：“为甚么？他又不气婆婆，又不打汉子，又温柔，又标致，我割舍不的震他。”狄希陈道：“你割舍不的，敢仔我也割舍不的。”相于廷道：“你割舍不的震俺嫂子，我也割舍不得气俺姑娘、打俺表兄哩。”

狄希陈道：“他嫂子倒也是个没毒的，不大计恨人。我要有甚么惹着

他，我到了黑夜陪陪礼，他就罢了。他就只是翻脸的快，脑后帐②又倒沫③起来。”相于廷说：“这怎么是脑后帐？这叫是‘抽了鸡巴变了脸’。我教你一个妙法，你就完了事，你也别拿出来，只是放着。他浑深且不变脸哩。”狄希陈道：“不由的睡着了，就要吊出来。”相于廷道：“你搂着脖子，漂的腿紧紧的，再也吊不出来。不止于他不变脸，你还可乘机变脸哩。还有个风流报复的妙法，只怕你没这们的本事，可惜了瞎头子传己你。”狄希陈说：“我有本事哩！你传己我罢。”

相于廷道：“他倒沫寻趁你，你白日里躲着些儿，别大往屋里去，象那死蛇似的缠腿。你要在家，他着丫头叫你，你不敢不来。你只别要在家，往那头寻我去不的么？后晌来家，到姑娘屋里挨摸会子，掂量着中睡觉的时节才进屋里去，看那风犯儿的紧慢。要不大紧，他没大发恶，流水的脱了衣裳，进到被窝子里头去；要是他发恶的紧了，这就等不的上床，按在床沿上，流水抗起腿来，挺硬的攘进去，且堵住了他的嗓子，叫他且骂不的；再流水的从根拔稍一二十扯，且叫他软了手打不的。他只口合手先动不的了，你可投信给

① 回椎：还手，报复。

② 脑后帐：事过即忘。

③ 倒沫：纠缠，找事。

他一顿。你一边干着，一边替他脱了衣裳，剥掉了裤，解了膝裤子，换上睡鞋，他还下的来哩？要再治的他丢两遭，叫他软瘫热化，象死狗似的，你这一宿没的还怕他哩？岂不睡一夜平安觉？”

狄希陈道：“这法倒也好。只是天长地久的日子，怎么是长法？”相于廷说：“怎么不是长法？这苦着你甚么来？这白日就躲，黑夜就干，他还有点空儿哩？”狄希陈说：“这法也不好。我听说女人的身子比金子还贵哩，丢一遭，待好些时保养不过来。会丢的女人，那脸是焦黄的，劳病了，极是难治哩。叫他一宿丢两遭，他万一死了，怎么样着？”相于廷道：“我说你干不的么！这们不贤惠的人，你留着他做甚么？不合死他呀！”狄希陈说：“这法只是不好。罢了，就不为他，可没的咱每日黑夜淘碌，死不了人么？”相于廷道：“看俺这混帐哥么！你可过的是甚么日子？恋着你那疼你的老婆哩！你可说怕死，这下地狱似的，早死了早托生，不俐亮么？”狄希陈笑说：“砍头的！我碍着你吃屎来？你送我这们绝命丹！”

相于廷道：“要不，我再与哥画一策。嫂子鸡猫狗不是的①，无非只为你不听说。你以后顺脑顺头的，不要扭别。你凡事都顺从着，别要违悖了他的意旨。他说待上庙，你就替他收拾轿，或是备下马；待叫你跟着，你就随着旅旅道道②的走；待不用你跟着，你就墩着屁股，家里坐着等。他待那庙里住下，你就别要催他家来；他待说那个和尚好，你就别要强犟给他道士；他待爱那个道士，你就别要强犟给他和尚。你叫他凡事都遂了心，你看他喜你不。”狄希陈笑道：“你合他婶子这么好，原来都有这等的妙法！我就不能如此，所以致的你嫂子不自在。”

① 鸡猫狗不是的：看什么都不顺眼。

② 旅旅道道：亦作“缕缕道道”，顺从服贴的意思。

相于廷笑道：“是呀。你兄弟媳妇儿待怎么样着就怎么样着，我敢扭

别一点儿么？头年七月十五待往三官庙看打醮，我就依着他往三官庙去，跟着老侯婆合老张婆子坐着连椅，靠着条桌，吃着那杂油煤的果子，一栏面的馍馍，对着那人千人万的扑答①那没影子的瞎话，气的你在旁里低着头逃跑，气的俺娘合俺丈人都风瘫了，我再不生一点气。到了后晌，又待看放河灯哩，前头道士和尚领着，后头无千带万的汉子追着，那脚又小，跟着一大些瘸瞎的婆娘捷呀撞的。这许多婆娘们，就只俺媳妇儿又年少，又脚小，又标致，万人称赞，千人喝彩。”

狄希陈笑道：“你说的狗屁！”相于廷笑道：“咱这寡烧酒怎么吃？我兼着说书你听，倒不好来？”狄希陈笑道：“那么，你只造化，没撞着哩，可不叫你说嘴说舌的怎么？你要撞见这们个辣拐子，你还不似我哩。”相于廷笑道：“是实，我不如你有好性子，会挨。”

狄希陈道：“好生吃酒，另说别的罢，再不许提这个了。咱行个令吃，堵住你那口。再提这个，拿酒罚你。”相于廷道：“咱就行个令，咱今日不都吃个醉不许家去。”狄希陈说：“这新烧酒利害，咱打黄酒吃罢。”相于廷道：“吃酒不论烧、黄才是量哩。咱既吃了这半日的烧酒，又吃黄酒，风搅雪不好，爽俐吃烧酒到底罢。”

狄希陈催着相于廷行令。相于廷道：“脱不了咱两个人，怎么行令？咱打虎②罢。我说你打，你说我打，咱一递一个家说。我先说起：‘遍游净土访闾黎，常言四字。’”狄希陈道：“你说的这番语，我先不省的。可怎么打？”相于廷道：“凡庵观寺院俱是‘净土’，‘土’字念‘度’字，‘周黎’就是‘和尚’，‘遍游’是各处都要游到。”

① 扑答：形容嘴巴开合，即讲说。亦作“铺搭”。

② 打虎：猜谜。

希陈说：“这是‘串寺寻僧’。”相于廷道：“就是只四个字。该你出，我打你的。”狄希陈道：“‘鸡屁股拴线’，常言两字打。”相于廷笑道：“这有甚难解？是‘扯淡’二字。我再出你打：‘惧内掌团营’，人物七字打。”狄希陈想了一会，说道：“我没处去打，我吃钟，你说了罢。”相于廷道：“是‘怕老婆的都元帅’。”狄希陈笑说：“我也出与你打：‘孩子跑在哥前面’，《四书》五字打。”相于廷道：“这是‘幼而不逊弟’。”

狄希陈说：“我不合你打虎。你哨起我来了！我合你顶真续麻^①，顶不上来的一钟。”相于廷道：“这也好，你就先说。”狄希陈道：“你是客，你还先说。”相于廷道：“我就起：‘两好合一好。’”狄希陈道：“好教贤圣打。”相于廷说：“打翁骂婆。”狄希陈道：“胡谰！甚么‘打翁骂婆’，这是你杜撰的！何不说‘打爷骂娘’？”相于廷道：“你没打爷骂娘，我为甚么屈说你？”狄希陈说：“不准，罚一钟，另说。”相于廷吃了一杯酒，另说道：“打了牙，肚里咽。”狄希陈说：“验实放行。”相于廷说：“念出路引来了！这不是那个‘咽’字。该罚一杯。”狄希陈道：“咱说过也许续麻，音同字不同的，也算罢了。”相于廷道：“阿，咱就算了。我也说个：‘刑于寡妻’。”狄希陈道：“妻贤夫祸少。”相于廷道：“正是！哥知道就好讲话了。”

狄希陈道：“你行动就是哨我，我也不合你做这个，咱一递一个说笑话儿，咱使一个钟儿轮着吃。”相于廷道：“就依着哥说，咱就说笑话儿。我就先说：咱这绣江里有几个惧内的人，要随一道会，算计要足十个人，已是有了九个，只少一个，再寻不着，只得往各乡里去寻。寻到咱明水地方，只见一个二十岁年纪的人，拿着一双女人

^①顶真续麻：一种酒令，亦作“顶针续麻”。第一人念一句古语，第二人把这句话的末尾一字做为第一字，再念一句古语，如此接下去，续不上者罚酒。

的裹脚、一双膝裤子，在湖边上洗。那人说：‘这人肯替老婆洗裹脚 合裤腿子的，必定惧内，何不请他入会，以足十人之数？’向前说道：‘俺城中齐了一道怕老婆的会，得十个人，已是有了九人，单少一个。今见老兄替令正洗裹脚，必定是惧内，敬请老哥入会，以足十人之数。’那人说：‘我不往城里去。我为甚不在明水做第一个惧内的，倒往城里去做第十？’

狄希陈道：“我说你没有好话，果不然！咱只夸吃，不话多话。我合你说：你嫂子惯会背地里听人，这天黑了，只怕他来偷听。万一被他听见了，这是惹天祸。你么跑了，可拿着我受罪哩。”相于廷道：“那么跑一步的也不是人！咱拿出陈阁老打高夫人^①的手段来，替哥教诲教诲，兜奶一椎，抵定两脚，脊梁一顿拳头，我要不治的他赶着我叫亲亲的不饶他！”

狄希陈道：“小爷，你住了嘴，不狂气罢，这他是待中出来的时候了。”相于廷道：“你唬虎谁哩？我是你么？谁家嫂子也降伏小叔儿来？他不出来寻我，是他造化；他要造化低，叫他……”这句话没说了，只见素姐一大瓢泪水，猛可的走来，照着相于廷劈头劈脸一泼，泼的个相于廷没头没脸的那泪水往下淌。相于廷把脸抹了抹，蹬开椅子，往外就赶。素姐撩着蹶子就跑，相于廷直赶到素姐天井门口。素姐把门砰的声闼了进去，相于廷方才站住，说道：“好汉子，你出来么！我没了的似俺哥，你掐把我？”素姐说：“小砍头的！我叫你这一日嘴相 没了皮的一般，一些正经话也不说，只讲说的是我！你有这们本事，家去管自家老婆不的。这天多咎了还不家去，在人家攘血刀子叨瞎话！我不合你这小砍头的说话，我只合你哥算帐！”相于廷道：“你撵

^①陈阁老打高夫人：明冯梦龙著戏曲《万事足》中故事，其情节见本书 六十二回正文。

我偏不去；我吃到明日，明日又吃到后晌，只是说你。我得空子赶上，浑深与你个没体面！你只开门试试！我这里除着一木掀屎等着你哩！”狄希陈说：“他已是关上门了，你待怎么？你到后头脱了这湿衣裳，擦刮擦刮，吃咱那酒去罢。”

二人从新又到后边吃酒。狄希陈说：“何如？我说你再不听，这当面领过教了。你道是替我降祸，我要吃了亏，你看我背地里咒你呀不。”相于廷道：“他要难为你，你快去请我，等我与你出气。那安南国一伙回子往北京，进了一个大象。那象行至半路，口吐人言，说：‘我是个象王，我不愿往京里去，只待在这里叫土人替我建祠立庙，我能叫风调雨顺，扶善罚恶。’土人们见他能说话，知他不是个凡物，果然攒了钱替他盖了极齐整的大庙，人山人海的都来进香。果然是好人就有好处，恶人就拿着、就教他自己通说。一日，有夫妻二人同来进香。这个女人，谁知平日异常的凌虐丈夫，开手就打，绝不留情。刚才进的殿门，只见那女人唇青脸白，通说他平日打汉子的过恶，捆得象四马攒蹄一般。他汉子再三与他祷告，方才放他回来。他汉子说道：‘你刚才不着我再三哀恳，你必定是死，你以后再不可打我。你若再要打我，我就叫象爷哩。’”狄希陈笑着，在相于廷胳膊上扭了两把。说说笑笑，二人不觉吃的烂醉，就倒在葡萄架下芦席上面。相于廷枕着个盒盖，狄希陈枕着相于廷的腿，呼呼的睡熟，如泥块一般。

素姐待了一更多时候，不听见后边动静，又开出门来，悄悄的乘着月色走来张探，只见二人都睡倒席上，细听鼻息如雷。又走到跟前，低下头细看了详细，知道不是假妆睡着。回到房内，将狄希陈的砚池浓浓的磨了些墨，又拿了一盏胭脂，翻身走到那里，先在相于廷脸上左眼污了个黑圈，右眼将胭脂涂了个红圈，又把他头发

上一般图画。都把他各人的衫襟扯起来，替他盖了面孔，然后 悄悄的自己回去，关上房门睡了。

相于廷睡到黎明时候，方才醒转，知道昨晚酒醉不曾回去，恐 被爹娘嗔怪，趁天未大明，连忙起来，回家梳洗。狄家此时已经开 了前门。相于廷出门家去，路上也还不大有人行走，就有一二人撞 见的，扬起头来看笑着，一面就过去了。相于廷走回家内，恰好爹 娘已经开了房门，正要梳洗，猛然看见，着实唬了一惊。相于廷见 了父母惊惶，自也不知所以。相栋宇道：“因甚将脸涂得这等模样？ 亏你怎在街上走得回家？”相于廷连忙取镜来照，也只道是狄希陈 捉弄。

再说狄希陈醒了转来，天已大亮，不见了相于廷，知道 he 已回 家去。恰好园里又再无别人经过，自己天井门口门尚未开，要且往 爹娘房去，撞见调羹出来，又见狄周媳妇走过，二人拍手大笑。狄 希陈挣挣的不知二人大笑是何缘故？狄员外听见窗外喧嚷，也慌 跑了出来，见了狄希陈这个形状，不胜诧异。狄希陈取出他娘的镜 来照了一照，说道：“再不必提，这一定是相于廷干的勾当，涂抹了 我的脸，偷走回家去了。”

狄婆子说：“是甚么东西抹的？你近前来，待我看看。”狄希陈 走到面前，狄婆子道：“瞎话！这黑的是墨，红的是胭脂，相于廷在 后边园内，那讨有这两件东西？”狄希陈道：“他吃酒不肯家去，是待 算计捉弄我了，家中预先 了来的。”狄婆子道：“这也或者有的，亏 了没往外去，若叫外人撞见，成甚么模样！这孩子这等刁钻可恶！”狄员外道：“昨日我合他大舅散了，弟兄两个吃到那咎晚，我倒怪喜 欢的。这们顽起来了！虽是也不该，可也顽的聪明，好笑人的。”狄 752

婆子道：“把人的脸抹的神头鬼脸是聪明？还好笑哩！我只说是小 孩儿促恰，你看等他来说他不！”

狄希陈吃过饭，只见相于廷从外边走来，刚作完揖，对狄婆子道：“姑娘，你看俺哥干的好事！哄得我醉睡着了，替我污了红眼黑眼，把头发握了两个髮髻，插上两杆白纸旗。叫我不知道往家里跑，街上人看着我乱笑，到家把爹合娘都唬的不认得我。这们促恰，姑夫合姑娘不说他说么？”狄希陈说：“亏了爹合娘看着，我还没得合你说话哩，他倒给人个翻戴网子①。你是个人！嗔道你突突抹抹的不家去，是待哄我睡着了干这个！”相于廷道：“干甚么？你说的是那里话？”狄婆子道：“你哥污的两眼，神头鬼脑的打着两个纂②，插着白纸旗，是你干的营生，你还敢说哩？”相于廷道：“姑娘，是真个么？”狄婆子道：“可不是真个怎么？我正待要上落你哩！”相于廷道：“这不消说，必定是俺嫂子干的营生。”把昨日后晌泼水赶打的事详细说了。

狄员外只是笑。狄婆子说：“你爹合你姑夫来了，你两个这们作了一顿业，我这前头似作梦的一般。”素姐外头说道：“不干我事，我没污你两个的眼，是天为你两个欺心，待污了眼，插上旗，伺候着叫雷劈哩！还敢再欺心么？”二人方知真是素姐所为，笑了一阵开手。这虽也没甚要紧，也是素姐小试行道之端。至于大行得志之事，再看后回续说。

【校记】

（1）咱这里人让他：B、C本作“咱这里人说他”。

① 翻戴网子：倒打一耙。

② 纂：指女性头上的发髻

第五十九回

孝女于归全四德悍妻逞毒害双亲

男子生当室，娇娃合有家。惟愿三从贤淑女，蘋蔡瓜瓞始堪夸
①，钟鼓乐无涯。

特色狮豪掇采，骄顽雌唱椎挝。岂若内官荣且乐，守甚么豺
虎凶蛇，赌气割鸡巴！

——右调《破阵子》

再说薛教授家择了四月初三日过聘，五月十二日娶亲。狄家择于五月初十日铺床，一切床桌厨柜、粗直器皿都在本家收拾停当。至于衣裳、首饰、锡器之类，都在相栋宇家安排。狄员外夫妇只愁铺床的吉日，恐怕素姐跑将出来，行出些歪憋的事、说出些不省事的话，便不吉利，正在愁烦。

可说薛夫人在家要着人接了素姐回去，看着铺床。薛教授道：“虽是咱家闺女，却是他家的媳妇。他家一个小姑儿今日铺床，做嫂子正该忙的时候，如何反接他回家？”薛夫人道：“你也是病的糊

① 蘋繁瓜瓞始堪夸：蘋、繁，二种水草名。《诗经·召南》有《采蘋》、《采繁》二诗，歌颂女子美德。瓞，小瓜。《诗经·大雅·绵》：“绵绵瓜瓞”，比喻子孙昌盛。

涂，忘了闺女的为人。他那里铺床图个吉庆，叫他在那里不省事起来，亲家婆病病的，恼的越发不好；不如接他来家，自己家里，凭他不省事罢了。”薛教授道：“你说的极是。快叫个媳妇子接他去！”薛夫人随叫了薛三槐娘子，先见狄婆子、狄员外。狄婆子道：“你家今日正忙哩，怎还有工夫到这里？”薛三槐娘子道：“俺娘多拜上狄大娘，叫接姐姐家去哩。”狄员外道：“他不给他小姑儿铺床么？”薛三槐娘子走到狄婆子跟前，悄悄说道：“俺娘说：今日是这里姐姐的喜事，恐怕他韶韶摆摆①的不省事，叫接他且往家去。”狄婆子道：“你叫他收拾了去，脱不了这里也没有他的事。”

薛三槐媳妇看着素姐收拾，梳了头，换了鞋脚，一脚蹬在尿盆子里头，把一只大红高底鞋、一只白纱洒线裤腿、一根漂白布裹脚，都着臭尿泡的精湿，躁得青了个面孔。正在发极，狄希陈一脚跨进门去。素姐骂道：“你是瞎眼呀，是折了手呀？清早起来，这尿盆子不该就顺着手捎出去么？这弄我一脚，可怎样的？倒不如你叫强人卸割了，我做了寡妇，就没了指望！你又好矗在我的跟前！”薛三槐娘子道：“姐姐，你怎么来？姐夫越发该替你端起这尿盆子来了？”

只见小玉兰走进房来。薛三槐娘子道：“小臭肉！姑的尿盆子，你不该端出动？放到这咎，叫姑趯这们一脚！你看我到家说了，奶奶打你不！”素姐道：“我叫他把个丫头捻出外头睡来么？既是捻出丫头去了，这丫头的活路就该他做。”薛三槐娘子道：“什么好人！叫他在屋里睡，是图他到外头好扬名哩！”素姐抖搜着尿裹脚发恨。狄希陈唬的个脸蜡渣黄，倡在墙上。薛三槐娘子道：“姐夫，你且替我出去，叫姐姐看着你生气待怎么？这里姐姐待不眼下

①韶韶摆摆：傻呼呼的。下文还有“韶道”、“发韶”，意思相近。

就过门了？要这们降罚二哥，我看你疼不疼。”素姐道：“那么，要是小巧妮子敢象我似的降俺兄弟，他不休了他，我也替他休了！”薛三槐娘子道：“极好！谁似俺姐姐这等公道！”

狄希陈得了这薛三槐娘子的话，拿眼看着素姐的脸色，慢慢的往外溜了出去，擦眼抹泪的进到他娘屋里。老狄婆子说道：“俺小老子！你一定又惹下祸了！今日是妹妹的喜事，你躲着他些怎么？”狄希陈道：“谁敢惹他来？他自家一脚插在尿盆子里，嗔我不端出去，骂我瞎眼折手哩。”狄员外道：“你可也是个不肯动手的人！两口子论的甚么？你问娘，我不知替他端了少溺盆子哩。你要早替他端端，为甚么惹他咒这们一顿？”

正说着，薛三槐媳妇说道：“姐姐待往家去哩，爽利等娶过这里姐姐可来罢。”又问：“今日去那头铺床的都是谁们？”狄婆子道：“相家他妗子，崔家他姨，相家他嫂子，算计着你姐姐共四位；如今你家姐姐去了，正愁单着一位哩。算计请他程师娘，他不知去呀不。”薛三槐娘子道：“狄大娘不去么？”狄婆子道：“我动的到去了。这怎么去？”薛三槐媳妇道：“狄大娘，你还自家去走走。这是姐姐的喜事，还有甚么大起这个的哩！叫刘姐替狄大娘梳了头，穿上衣裳，坐着椅子轿儿抬到那里，也不消行礼。一来看着与这里姐姐铺床，一来也走走散闷。怕怎么的？是别人家么？”狄婆子道：“什么模样？往那椅子上拉把，抬着街上游营似的，亲家不笑话，俺那媳妇儿也笑话。”素姐在门外说道：“你去，由他！我不招你做女婿，我不笑话！”

狄婆子也没理论，打发薛素姐们去了。薛三槐娘子把那几位客合与狄婆子说的话都对着薛夫人说了。薛夫人道：“你说的极是。你流水快着回去，好歹请了狄大娘来走走。”薛三槐娘子复回 756

去，再三恳请，狄婆子再三推辞。只见请程师娘的人回来说道：“程师娘说：‘多拜上哩，家里有要紧的事，脱不的身，要早说还好腾那，这促忙促急的，可怎么样着？’叫另请人罢。”薛三槐娘子道：“这不是程师娘又不得来？还是狄大娘你自家去好。铺床是大事，狄大娘，你不去，就是那头姘子和姨去；狄大娘，你不自家经经眼，不怕闷的慌么？”

狄婆子见程师娘又请不来，薛三槐娘子又请的恳切，转过念来，也便允了同去。喜的薛三槐娘子飞跑的回话去了。从厨房里叫将调羹来到。狄婆子说：“你扎括我起来，我也待往你姐姐家铺床去哩。”调羹说：“真个么？是哄我哩。”狄婆子道：“可不真个！请程师娘又不来，亲家那头又请的紧，我又想趁着我还有口气儿，到那里看看。”调羹说道：“娘说的极是。我替娘收拾，头上也不消多戴甚么，就只戴一对鬓钗、两对簪子，也不消戴环子，就是家常带的丁香罢；也不消穿大袖衫子，寻出那月白合天蓝冰纱小袖衫子来，配着蜜合罗裙子。”狄婆子道：“这就好。”调羹又问：“是坐轿去么？”狄婆子道：“薛三槐媳妇也说来，我就坐了椅子去罢。到那里，抽了杠，就着那椅子往里抬，省的又拉把造子。”

正算计着，相大姘子、崔三姨、相于廷娘子都一齐的到了，都问说：“外甥娘子哩？”狄婆子说：“家里接回去了。”相于廷娘子道：“不在这头做嫂子去铺床，可往那头充大姑子做陪客哩！”崔三姨说：“这单着一位怎么样着？”调羹说：“俺娘也待去哩。”众人都说：“该去走走，怕什么的？这们一场大事，你自家不到那里看看，你不冤屈么？”又问：“巧姐呢？怎么没见他？”狄婆子说：“怪孩子多着哩！这两三日饭也不吃，头也没梳，只是哭，恐怕他去了，没人守着我，又怕我受他嫂子的气。叫我说：‘你守着我待一辈子罢？你守 757’

着我，你嫂子就没了怕我，不叫我受气了？’”他姨说：“这是孝顺孩子不放心的意思。在他屋里哩？俺去看他看去。”相于廷娘子道：“我也去看看巧姑，回来合刘姐替姑娘扎括。”三人都往巧姐屋里去了。调羹替狄婆子梳头穿衣，收拾齐整。若不是手脚不能动弹，倒也还是个苗实婆娘。

狄员外合相栋宇、相于廷、狄希陈爷儿四个在外边收拾妆奁。将近晌午，一切完备，鼓乐引导，前往薛宅铺床。狄婆子合四位堂客都也坐轿随行。惟有狄婆子抬到街上，那孩子与那婆娘们有叫大娘的，有叫婶子的，都大惊小怪的道：“嗟呀！怎么坐着明轿哩！”

薛家请的是连春元夫人、连赵完娘子。薛夫人、薛如卞娘子连氏并素姐共五位，迎接堂客进去。薛三槐媳妇、狄周娘子接过狄婆子的轿来往里就抬。狄婆子道：“这五积六受①的甚么模样！可是叫亲家笑话。”众人都说：“狄亲家说的是甚么话！这贵样只有怜恤的，敢有笑话亲家的理？”薛三槐娘子就要把狄婆子抬到当中。狄婆子说：“休，休！你抬到我靠一边去，这里还要行礼哩。”薛夫人道：“这里就好，背脂拉子待亲家的。”狄婆子对薛三槐娘子道：“你们休要躁我。下边行礼，我象个泥佛似的，上头猴着，好看么？”崔三姨说：“是呀，你依着狄大娘，临坐再抬不迟。”然后抬到东山墙下，朝西坐着。众人都行过礼，就着狄婆子东边暂坐吃茶，等着巧姐屋里支完了床，然后大家进房摆设。惟连夫人不曾进去，陪着狄婆子在外边坐的。收拾完了，然后抬了狄婆子进房一看。

收拾停妥，方待递酒上座，众人又都要请龙氏相见。薛夫人道：“只怕他使着手哩，少衣没裳的，怎么见人？你去叫他出来么。”

①五积六受：语本作“五脊六兽”。《临麝续志》（民国二十四年）卷十七：“五脊六兽，谓人好弄乖也”。

众人且不递酒，等了一会，龙氏穿着油绿绉纱衫、月白湖罗裙、白纱花

膝裤、沙蓝绸扣的满面花弯弓似的鞋，从里边羞羞涩涩的走出来 与众人相会。薛夫人又叫他走到狄亲家跟前叙了些寒温，然后大 家告坐上席，俱让狄婆子首坐。他因身上有病，又说客都是为他来 的，让了相栋字娘子一席，崔三姨二席，狄婆子三席，连春元夫人四 席，相于廷媳妇、连赵完娘子都是旁坐。相于廷的媳妇、连赵完的 娘子、薛如卞的娘子都与婆婆告座。相于廷娘子又先与狄、崔两个 姑娘告坐。惟素姐直拍拍的站着，薛夫人逼着，方与狄婆子合他大 妗子三姨磕了几个头，俱都坐下。龙氏告辞，说后边没人照管，遍 拜了几拜，去了。

上完三、四道汤饭，素姐起来往后边去，相于廷娘子也即起来 跟着素姐同走。素姐说：“我害坐的慌，进来走走，你也跟的我来 了！”相于廷娘子道：“你害坐的慌，我就不害坐的慌么？又没的话 说，坐的只打盹。”素姐说：“咱往新人屋里坐会子罢。”两个把着手 在那新支的床沿上坐下。素姐坐在左首，相于廷娘子把他挤到右 边，说道：“我是客，我该在左手坐。”坐下说道：“快取交巡酒来吃！”素姐说：“嗔道你挤过我来，你待占这点子便宜哩。”相于廷娘子道：“这床明日过一日，后日就有人睡觉了。”素姐坐着，把床使屁股晃 了一晃，说道：“我看这床响呀不，我好来听帮声。”

相于廷娘子道：“你听他待怎么？你与其好听人，你家去干不 的么？谁管着你哩？”素姐说：“我是你么？只想着干！”相于廷娘子 道：“我好干，你是不好干的？”素姐道：“我实是不好干。我只见了 他，那气不知从那里来，有甚么闲心想着这个！”相于廷娘子道：“可 是，我正没个空儿问你。你合狄大哥相乌眼鸡似的是怎么说？他 又极疼你，又极爱你，你只暖拉他不上，却是怎么？一个女人，在家 759

靠爷娘，嫁了靠夫主哩。就是俺姑娘，我见他也绝不琐碎，俺姑夫是不消说的了，你也都合不来？”素姐说：“这却连我也自己不省的。其实俺公公、婆婆极不琐碎，且极疼我，就是他也极不敢冲犯着我，饶我这般难为了他，他也绝没有丝毫怨我之意。我也极知道公婆是该孝顺的、丈夫是该爱敬的，但我不知怎样，一见了，他，不由自己，就象不是我一般，一似他们就合我有世仇一般，恨不得不与他们俱生的虎势。即是刚才人家的媳妇都与婆婆告坐，我那时心里竟不知道是我婆婆。他如今不在跟前，我却明白又悔，再三发狠要改；及至见了，依旧又还如此。我想起必定前世里与他家有甚冤仇，所以神差鬼使，也由不得我自己。”

相于廷娘子道：“只怕是那娶的日子不好，触犯了甚么凶星！人家多有如此的，看了吉日，从新另娶。再不叫个阴阳生回背回背^①。若只管参辰卯酉^②的，成甚么模样？”素姐说：“我娶的那一日，明白梦见一个人把我胸膛开剥了，把我的心提溜出来，另换了一个心在内，我从此自己的心就做不了的主了。要论我这一时，心里极明白，知道是公婆丈夫的，只绰见他的影儿，即时就迷糊了。”相于廷娘子道：“狄大哥合你有仇罢了，你小叔儿合你怎么来？你污了他的眼，叫他大街上游营，你是个人？”素姐笑说：“我倒忘了，亏你自家想着！你是个人？惯的个汉子那嘴就象扇车似的，象汗鳖似的胡铺搭，叫他甚么言语没纂着我。纂作的还说不够，编虎儿，编笑话儿，这不可恶么？我待对着你学学，我嫌口疣，说不出来。”相于廷娘子道：“你小叔儿对着我学来，也没说错了你甚么。”

① 回背：“回避”的音转，躲避。

② 参辰卯酉：意为见不得面，不能在一起，喻不和。参、辰，即参星和商星（又名辰星），此出彼没；卯、酉，时辰。日出卯时，日落酉时。

素姐说：“他胡说罢么！我见他说的可恶极了，叫我舀了一瓢臭消水劈

脸一泼。他夺门就赶。不是我跑的快，问了门，他不知待 怎么的我哩。”相于廷娘子道：“我没问他么？我说：‘你待赶上，你敢把嫂子怎么样的？’他说：‘我要赶上，我照着他奶膀结结实实的 挺顿拳头给他。’”素姐说：“你当是瞎话么？他要赶上，实干出来。 你没见他那一日的凶势哩！”相于廷娘子道：“我还问你。他巧姑不是你兄弟媳妇儿么？你见了他，也象有仇的一般，换他的妆奁，千， 般的琐碎，这是怎么主意？”素姐说：“也是胡涂意思。我来到家里， 我就想起他是俺兄弟媳妇；我在那头，也是看见他就生气。”她姓二人说话中间，薛夫人差人请他们入席。素姐正喜喜欢欢的，只看见 狄婆子就把脸瓜搭住下一放。

稍坐了一会，狄婆子不能久坐，要先起席，薛夫人苦留。崔家 三姨合相大妗子都撺掇叫狄婆子仍坐了椅子抬回家。又约说在家 等他两个明日助忙，后日又要伴送巧姐。两人都允了，说：“去呀， 去呀。”狄婆子抬回家内，脱不迭的衣裳，调羹抱他在马桶上溺了一大泡尿，方才摘裁髻，卸簪环，与狄员外说铺床酒席的事件。相大 妗子、崔三姨都已回了，相于廷娘子竟回他自己家中去讫。

十二日打发巧姐出门，这些婚娶礼节脱不过是依风俗常规，不必 烦琐。起初巧姐不曾过门之先，薛家的人都恐怕他学了素姐的好样 来到婆婆家作业。不料这巧姐在家极是孝顺，母亲的教诲声说声听； 又兼素性极是温柔，举止又甚端正，凭那嫂子恁般欺侮，绝不合他一般见识；又怕母亲生气，都瞒了不使母知。及至过了门，事奉翁姑即 如自己的父母，待那她姓即如待自己的嫂嫂一般；夫妻和睦，真是“如 鼓瑟琴”。薛教授夫妻娶了连氏过来，叫自己的女儿素姐形容的甚是 贤惠，已是喜不自胜；今又得巧姐恁般贤淑，好生快乐。

大凡人家兄弟从一个娘的肚里分将开来，岂有不亲爱的？无 奈先是那姻姓不和，枕边架说了瞎话，以致做男子的妻子为重，兄 弟为轻，变脸伤情。

做父母的看了，断没有个喜欢的光景。连氏虽也是个贤妇，起先还未免恃了父亲是个举人，又自恃了是个长嫂，也还有些作态；禁不起那巧姐为人贤良得异样，感化得连氏待那小婢竟成了嫡亲姊妹一般。外面弟兄们有些口过，当不得各人的妻子也在枕头边一顿劝解⁽¹⁾，凭你甚么的气恼也都消了。这薛教授两老夫妻，倒真是佳儿佳妇。薛夫人又甚是体贴巧姐的心，三日两头叫他回来看看母。薛如兼也甚驯顺，尽那半子的职分。

狄员外与婆子两个见巧姐能尽妇道，又是良公善婆、纯良佳婿，倒也放吊了这片心肠。只是儿妇薛素姐年纪渐渐长了，胆也愈渐渐的大了，日子渐渐久了，恶也愈渐渐的多了，日甚一日，无恶不作。往时狄婆子不病，人虽是怕虎，那虎也不免怕人；如今狄婆子不能动履，他便毫无拘束，目中绝不知有公婆，大放肆、无忌惮的横行。晓得婆婆这病最怕的是那气恼，他愈要使那婆婆生气，口出乱言，故意当面的胡说；身又乱动，故意当面的胡行。

那狄婆子起初病了，还该有几年活的时候，自己也有主意，凭他作业，只是不恼。旁人把好话劝他，一说就听。他合该晦气上来：那素姐的歪憋，别人还没听见，偏偏的先钻到他的耳朵；别人还没看见，偏偏的先钻到他的眼孔；没要紧自己勃勃动生气，有人解劝，越发加恼，一气一个发昏，旧病日加沉重。素姐甚是得计，反说调羹恃了公公的宠爱，凌辱他的婆婆，气得他婆婆病重。算计要等他婆婆死了，务要调羹偿命。又说调羹将他婆婆柜内的银钱首饰都估倒与了狄周媳妇。

调羹平日也还算有涵养，被人赶到这极头田地，便觉也就难受，背地里也不免得珠泪偷弹。狄希陈一日在房檐底下，看见调羹揉的眼红红的，从那里走来。狄希陈道：“刘姐，你又怎么来？你凡事都只看爹娘合我的面上，那风老婆，你理他做甚？往时还有巧妹妹在家，如今单只仗赖你照管我娘，你要冤屈得身上不好，叫我娘倚靠何人？他的不是，我只与刘姐陪礼。”调羹道：“这也是二年多的光景，何尝我与他一般见识？他如今说

我估倒东西与狄周媳妇，这个舌头，难道压不死人么？这话听到娘的耳朵，信与不信，都是生气的。”狄希陈道：“咱只不教娘知道便了。”

谁知他二人立在檐下说话，人来人往，那个不曾看见，却有甚么私情？不料素姐正待出来，看见二人站着说话，随即缩住了脚，看他们动静。说了许久，狄周媳妇走来问调羹量米，三人又接合着说了些话。素姐走到跟前，唬的众人都各自走开。素姐发作道：“两个老婆守着一个汉子，也争扯得过来么？没廉耻的忘八淫妇！大白日里没个廉耻！狄周媳妇子，替我即时往外去，再不许进来！这贼淫妇，快着提溜脚子卖了！我眼里着不得沙子的人，您要我的汉子……”狄希陈见不是话，撒开脚就往外跑。素姐震天的一声喊道：“你只敢出去！跟我往屋里来！”狄希陈停住脚，唬得脸上没了人色，左顾右盼，谁是他的个救星？只得象猪羊见了屠子，又不敢不跟他进去。

素姐先将狄希陈的方巾一把揪将下来，扯得粉碎，骂道：“我自来不曾见那禽兽也敢戴方巾！你快快的实说，那两个婆娘，那个在先、那个在后？你实说了便罢，你若隐瞒了半个字，合你赌一个你死我生！”可恨这个狄希陈，你就分辩几句，他便怎么置你死地？他却使那扁担也压不出他屁来，被他拿过一把铁钳，拧得那通身上下就是生了无数灯紫葡萄，哭叫“救人”，令人不忍闻之于耳。

这般声势，怎瞒得住那狄婆子？狄婆子听得狄希陈号啕叫唤，对狄员外道：“陈儿断乎被这恶妇打死，你还不快去救他一救！”狄员外道：“一个儿媳妇房内，我怎好去得？待我往他门外叫他出来罢。”及至狄员外走到那里呼唤，狄希陈道：“他不分付，我敢出去么？”狄员外道：“我又不好进屋里拉你，干疼杀我了！”只得跑去回狄婆子的话。

狄婆子不由的发起躁来，嚷道：“我好不容易的儿，还有第二个不成！你们快抬我往他屋里去！”两个丫头把狄婆子坐了椅轿，抬到素姐房中。狄婆子道：“你别要打他，你宁可打我罢！”素姐见婆婆进到房中，一边说：“我放着年小力壮的不打，我打你这死不残的！”一边将狄希陈东一钳、西一钳，一下一个紫泡。狄婆子看见，只叫唤了一声：“罢了！我儿！”再也没说第二句，直瞪了眼，瞪青了嘴唇，呼呼的痰壅上来。

素姐到这其间，还把狄希陈拧了两下。抬轿的丫头飞也似报与狄员外知道。狄员外也顾不得嫌疑，跑进屋里去，看了狄婆子这个模样，只是双脚齐跳，说道：“好媳妇！好媳妇！可杀了俺一家子了！”煎了姜汤，研了牛黄丸，那牙关紧闭，那里灌得下一些？流水差人往薛家去唤巧姐，刚还未曾进门，狄婆子已即完事。

巧姐拉了素姐抬头⁽²⁾，只说：“你还我娘的命来！我今日务不与你俱生！”素姐还把巧姐一推一攘的，说道：“自有替他偿命的，没我的帐！”他绝没一些慌猝。薛教授听见素姐拷打丈夫、气死婆婆，刚对了薛夫人说道：“这个冤孽，可惹下了弥天大罪，这凌迟是脱不过的！只怕还连累娘家不少哩！”往上翻了翻眼，不消一个时辰，赶上亲家婆，都往阴司去了。

薛如兼正在丈母那里奔丧，听说父亲死了，飞似跑了回家。素

姐乘着人乱，一溜烟走回娘家。薛夫人看见，哭着骂道：“作孽万刮的禽兽！一霎时致死了婆婆，又致死了亲父！只怕你也活不成了！”龙氏道：“没帐！一命填一命。小素姐要偿了婆婆的命，小巧姐也说不的替公公偿命！”

薛夫人正皇天爷娘的哭着，望着龙氏啜了一口，道：“呸！小巧姐打婆婆骂翁的来？叫他替公公偿命！”龙氏道：“这是咱的个拿手，没的真个孩子偿了命罢？”薛夫人道：“你就不叫他偿命，可也情讲，难道合人歪缠？缠的人动了气才不好哩！累不着娘家罢了，要累着娘家，我只把你一盘献出去！”素姐到了这个地位，方才略略有些怕惧。各家都忙忙的置办后事。狄员外催着女儿巧姐回家与公公奔丧，薛夫人也再三催逼了素姐回去。至于丧间素姐怎生踢蹬、相家怎生说话、事体怎样消缴，再听后回接说。

【校记】

(1) 枕头边一顿劝解：B、C本作“枕头这一顿劝解”。

(2) 抬头：B本作“抬頭”。

第六十回

相妗子痛打甥妇薛素姐监禁夫君

琴瑟静，藁砧柔。三生石上，一笑定河州。此言契合两相投。
姻缘不偶，恩爱总成仇。

心似虎，性如牛。春山两叶，一蹙有吴钩。杀机枕上冷飕飕。
才郎囚系，令正做牢头。

----- 右调《苏幕遮》

狄员外将狄婆子抬回正寝，一面合材人殓，一面收拾丧仪。狄希陈被素姐用铁钳拧得通身肿痛，不能走动，里外只有一个狄员外奔驰。调羹披了头，嚎啕痛哭，只叫“闪杀人的亲娘”。相家大舅合大妗子、相于廷娘子都一齐来到，痛哭了 [一] 场。

相大妗子问说：“巧外甥没来么？外甥媳妇都往那去了？”调羹道：“巧姐姐刚才往他家去了。他公公也是今日没了。他爹催他家有奔丧。”大妗子说：“可也奇怪！怎么也就是这一会子没了？”调羹说：“也是为他闺女。听说他闺女气杀了婆婆，只说了两句话，就直蹬了眼，再没还魂。”相大妗子说：“怎么？咱家的闺女知道奔他公公的丧，他就不知道与婆婆奔丧么？见婆婆倒下头，倒跑的家去了！”

小随童此时已经长成，起名“相旺”。相大妗子叫到跟前，分付说道：“你到薛家，你就说是我说，薛大爷没了，俺连忙打发姐姐家去奔丧，怎么把俺大嫂拦在家里，不叫回来与俺姑主丧？薛大娘怎么空活这们大年纪，不省的一分事！叫他即忙打发回来！”

相旺出门走不上数步，恰好素姐被他母亲催赶的来了，此时头上还戴着花朵，身上还穿着色衣，进的门看见相大妗子，也不由的跪下磕了两个头。相大妗子骂道：“不吃人饭的畜生！你就不为婆婆，可也为你的爹！还亏你戴着一头花，穿着上下色衣！你合你家那小老婆不省事罢了？你那娘母子眼看往八十里数的人了，也还不省事？你这贼野婆娘！你还我大姑子的命来！我不叫你上了木驴、戴上长板，我也不算！叫小陈哥来，脱了衣裳我看！我把你这狠奴才！我要不替狄家除了这一害，你那软脓匝血的公公汉子，他也没本事处治你！”

素姐说：“大妗子，你好没要紧！各人家里的事情，累着你老人家腿慌哩！没的是我打杀俺婆婆了，用着我戴长板、上木驴？他冤有头、债有主的，他放着屋里小老婆争风吃醋的生气，你不寻着他替你大姑子报仇雪恨的，来寻着我！我可不是那鼓楼上小雀，耐惊耐怕的哩！脱不了你是待倒俺婆婆的几件妆奁，已是叫那贼老婆估倒⁽¹⁾的净了，剩下点子，大妗子你要，可尽着拿了去！俺待希罕哩么！”

相大妗子道：“你看这贼臭老婆！我倒看外甥分上，且不打你罢了，你倒拿这话来压伏我！你婆婆放着大儿大女的，我来倒妆奁！我只问你：俺家人头里还好好的，怎么没多会子就会死在你的屋里？”素姐说：“大妗子，你也是那没要紧扯淡！谁家婆婆是不到媳妇儿屋里的？没的是我打杀他来？你告到官，叫作卒行⁽²⁾刷洗 767

第 六 十 回

了，你检检尸不的么？”

相大妗子道：“我把你这贼佞嘴小私科子①！人家的婆婆都象活跳的进去，当时直挺挺的抬出来么？我不叫人检你婆婆，我只叫人验验你汉子的伤！”素姐说：“没的扯那精臭淡！俺两口子争锋打仗，累的那做妗子的腿疼么？可说我让你骂了好几句了，你再骂，我不依了！半截汉子不做，你待逼的人反了是好么？”相大妗子道：“我岂止骂你，我还待打你哩！”一把手采了他的最髻，握过头发来，腰里拿出一个预备的棒椎就打。

相于廷娘子合相旺媳妇见相大妗子有些招架不住，假说解劝，上前封住素姐的手。相大妗子拿着棒椎，从上往下的打个不数②。素姐起初还强，渐次的嘴软，后来叫那妗子象救月儿一般。自从进门这几年也并不知道唤那公婆一声，直待此时被相大妗子打的极了，满口叫道：“爹，快来救我！刘姐，你快来拉拉！狄周媳妇儿，你是好嫂子人家，你来劝劝！妗子，你不认的我了么？我是你亲亲的外甥媳妇儿，我是你外甥闺女的大姑子。妗子，你忘了么？”又叫狄希陈道：“你好狠人呀！你过来跪着咱妗子罢！”又对着相于廷娘子道：“你婶子，咱姑姓两个可好来，你就这们狠么？”

素姐口里一边救掳③，相大妗子一边打，也足足打够二百多棒椎，打的两条胳膊肿的瓦罐般粗，抬也抬不起来。这当家子那一个不恨他痛如蛇蝎，从天降下这们一个妗子，不惟报了大姑子的仇，且兼泄了众人的恨。

见打的够了，狄员外远远的站着说：“你妗子，看我的分上，你且饶他罢。”狄希陈又久已跪在跟前，声声只说：“妗子，你只可怜见

① 私科子：同“私窠子”

② 不数：不住，无数。我罢！俺娘只我一个儿，妗子也只我一个外甥。妗子去了，我这只 是死了！”相大妗子道：“没帐！我还待叫他活哩么？我也不合他到官，叫他丢你们的丑。我只自家一顿儿打杀他！他娘家不说话便罢，但要说话，我把他这打翁骂婆、非刑拷打汉子、治杀了婆婆合他自己的爹，我叫他娘母子合两个兄弟都一体连坐哩！”

狄员外合狄希陈又再三讨饶。相于廷娘子见他打的够了，方才也妆说分上。相大妗子也便说道：“贼小私窠子！你说我是不打了么？我是胳膊使酸了，抬不起来。我到你婆婆的一七，我拿到你婆婆的灵前，又是这们一顿，出出俺大姑子的气！你说往你娘家躲着，你薛家有几个人？俺相家人多多着哩！我杖把扫帚的领上二三十个老婆寻上你门去，我把那姓龙的贼臭小妇也打个肯心！”

素姐见住了手，那嘴又晓晓的硬将上来，说道：“我从来听见人说打杀人偿命，气杀人不偿命。我就算着是气杀了婆婆，也到不得偿命的田地；只怕你平白的打杀我，你替我偿命哩！”相大妗子道：“他既是叫我偿命，我为甚么叫他自家好死？我不如一顿打杀他，合他对了不好么？”提了棒椎，又待赶去持采。相于廷娘子推着素姐道：“嫂子，你还不住屋里去哩？”他才喃喃喏喏的口里咽啜，喇喇叭叭^①的腿里走着。走到房里，使了小玉兰来叫狄希陈往房里去。

狄希陈听见来叫，就似牵瘸驴上窟窿桥一般，甚么是敢动？相大妗子道：“还敢不省事！他不在外头守灵，往屋里守着你罢！不许进去！谁敢来叫！小奴才快走！我拧你的狗腿！”玉兰回去，素姐也只得敢怒而不敢言。狄员外合家大小没有一个不感激相大妗子替他家降妖捉怪。相大妗子理料着，调羹收拾衣衾与狄婆子装

①喇喇叭叭：即“拉拉巴巴”，形容两脚劈开，挪步前行的样子。

第六十回

裏，狄员外同相栋宇外边看着合材，相于廷陪着狄希陈守灵回礼。直乱到四更天气，方才将狄婆子入在材内。相大娘子婆媳大哭了一场，回去自己家内，约道明日绝早再来；又再三的嘱付狄希陈，叫他别进自己房去，防备素姐报仇。

再说素姐被他妗母痛打了一顿，回到自己房中，这样恶人凶性，岂有肯自家懊悔？又岂是肯甘心忍受？原算计叫狄希陈进去，把那一肚皮的恶气尽数倾泄在他身上。不料得了妗母的大力，救了这一个难星。待要自己赶来擒捉，一来也被打得着实有些狼狈，二来也被这个母大虫打得狠了。他虽前世是个狐精转化，狐狸毕竟也还怕那老虎。但只那狐狸的凶性，岂有肯甘吃人亏的？见那狄希陈叫不进去，自己且又不敢出来，差了小玉兰回家，要吊了龙氏统领了薛三槐、薛三省两个的娘子，并薛如卞媳妇连氏，齐来与相栋宇婆子报仇；若再得薛夫人肯来，将那老母图赖，更是得胜的善策。

玉兰回家，不敢对了薛夫人直道，悄悄的与龙氏说了。龙氏知道相栋宇的婆子把素姐下狠的打了一顿棒椎，且不去哭那薛教授，狠命的强逼薛夫人，又催促薛如卞媳妇并两个家人娘子，连自己五人，都要拿了柴头棒杖，赶来狄家回打相栋宇娘子。薛夫人道：“要去，你们自去，我是断不去的！我怕巧姐看了样，呕气杀我，我还没个娘家的兄弟媳妇与我出气哩！平白地当时气死婆婆，又搭上自家一个老子，叫他一些无事，只怕也没有这般天理！打顿儿也畅快人心！”龙氏道：“娘既不去，我四个自去。好歹我替闺女报了仇来。”薛夫人道：“极好！极好！我不拦你。”

龙氏当真叫连氏点起丫头仆妇，就此兴兵。连氏道：“我这不敢从命。公公热丧在身，不便出门。别说娘不去，就是娘去，我也 770

相妗子痛打甥妇薛素姐监禁夫君是

要拦的。”龙氏道：“你不去，罢！我希罕你去！你那摇头扭脑、扭扭捏捏的，也只好充数罢了！薛三槐媳妇合薛三省媳妇子，咱三个去！——你弟兄三个跟着我同走。”薛三省娘子道：“龙姨，你自己去罢，俺两个势力不济，打不起那相大娘。要是相大娘中打，可俺素姐姐一定也就自己回过椎了，还

等着你哩？”

龙氏哭道：“你好苦呀！婆婆家人合你为冤结仇，连娘家的人也都恨不的叫你吃了亏！你可怎么来？只怕你抱了人家孩子掠在井里了！”嚎天震地的哭了一阵，嚙着泪缩嗒着向着薛如卞、薛如兼道：“你两个看你爹的分上，你跟着我，咱到那里合他说三句话。你一个一奶同胞的姐姐叫人打她们一顿，你没的体面好看么？我一个老婆家待怎么？我全是为两个怕人笑话。一个姐姐叫人打得恁样的，你要不出头说两句话，你到明日还有脸往学里去见人么？”薛如卞道：“他要不是我的姐姐，他把我一个旺跳的爹两场气杀了，我没的就不该打他么？这是俺不好打他，天教别人打他哩！”龙氏道：“哎哟！你小人儿家只这们悖晦哩！你爹八十的人了，你待叫他活到多咎？开口只说是他气杀了他；要不气杀他，没的就活到一百？”薛如兼道：“你们望俺爹死，亏他气杀了；他要不气杀爹，你也一定就烧个箆篱头子了！”

龙氏见央人不动，只得又大哭起来，哭道：“不睁眼的皇天！为甚么把孩子们都投在我那肚子里头？叫人冷眼溜宾的！我又是女流之辈，三缙梳头、两截穿衣的，能说不能行了！皇天呀！我要是个人家的正头妻可，放出个屁也是香的，谁敢违悖我！皇天呀(4)！”

再说薛夫人合薛如卞弟兄三个，并家中一切上下的人，各人忙乱正经的事，凭那龙氏数黄道黑的嚎丧。小玉兰等得龙氏住了喉咙，问道：“怎么样着？去呀不去？我来了这们一日，去的迟了，俺 771 姑又打我呀。”龙氏道：“你去罢，合你姑说，你说娘家的人俱死绝了，没有个人肯出头的，叫他死心塌地别要指望了。”

小玉兰回家，把前后的话通长学了，给了素姐一个闭气，挣挣的待了半会子，骂道：“他们既死绝不来罢了，没的你也使钉子钉住了，待这们一日？我拿着你这淫妇出出气罢！”跳起来，那身上害疼，怎么行动；扎挣着去取鞭子，那两只胳膊甚么是抬得起来，只得发恨了一造罢了。那小玉兰没口的只替相老娘念佛。

第六十回

素姐心里还指望狄希陈晚上进房，寻思不能动手打他，那牙口 还是好的，借他的皮肉咬他两口，权当那相大妗子的心肝。不料狄 员外同了他在那里守灵，连相于廷也不曾家去，陪伴宿歇。等到灯 后，不见狄希陈进房，使了小玉兰出来叫他。狄希陈道：“我在此守 灵哩。爷爷与相大叔俱在这里，我怎好去的？等有点空儿，我就进 去。”玉兰回去学说了。素姐骂道：“我叫你这没用淫妇总里死在我 手！难道我的胳膊就整辈子抬不起了！你拉了他来不的么？”小玉 兰道：“俺爷爷合相大叔都在那里，我敢拉他么？”素姐说：“我叫你 由他！我只叫你死不难！”随自己出去，悄悄叫道：“你来，我合你说 甚么。”狄希陈听得是素姐来叫，即刻去了三魂，软化了动弹不得。相于廷黑地里摸将出来，对了素姐的脸，悄悄说道：“孝子是不敢进 房的，你自己往屋里挨疼去罢。”素姐方知不是狄希陈，骂了几句“砍头的”，去了。

次日清早，相大妗子合相于廷娘子又都早来奔丧。相大妗子 问狄希陈道：“你媳妇儿怎么不来接我？嗔我打他么？着人叫他 去！”狄周媳妇连忙答应说：“是害身上疼，还没起来哩。”相大妗子 混混着也就罢了。相于廷娘子悄悄问他婆婆说：“我只说娘不知 道，往屋里偷看他看去？”相大妗子答应了。

相于廷娘子进到房里，望着素姐道：“怎么还不起来？打的伤了么？”素姐说：“你是好人么！叫人这们打我，你拉也不拉拉儿！”相于廷娘子说：“我拉你做甚么？累你气杀俺姑娘的好情哩？”素姐说：“连你也糊涂了！他屋里放着小老婆^①，他每日争风生气的，你不寻他，拿着我顶缸！你们也把那淫妇打给他这们一顿，我也不恼。”相于廷娘子道：“那么，他只没敢气着俺姑娘哩。他要欺心，怕他腥么，不打他？嫂子，你别怪我说，你作的业忒大，你该知感俺娘打你几下子给你消灾，要不，天雷必定要劈。”素姐道：“狗！天雷劈杀了几个呀？你见劈的怎么模样？”相于廷娘子道：“你说没有劈的，咱家的尤厨子是怎么来？”素姐说：“你知道他是劈来没？只怕是爷儿们把他打杀了，怕他家要人，只说是雷劈了，也不可知的事哩！”相于廷娘子道：“你说的是甚么话！他合他有仇么？打杀他！亏了没有巡视的在跟前！”素姐说：“怎么？巡视的在跟前才好哩，叫他替尤厨子偿了命，我才喜欢哩！”相于廷娘子道：“你休胡说！扎挣着起来替娘陪个礼，我劝着娘万事俱休的。姑娘已是没了，打造子没的还会活哩？”

素姐伸出胳膊，露出腿来，打的象紫茄子一般肿的滴溜着，说道：“你看，可怜杀人的，这怎么起的去？”相于廷娘子道：“罢盼！你就起不去哩！象狄大哥叫你使铁钳子拧的遍身的血铺潦^①，他怎么受来？”素姐道：“你见来么？”相于廷娘子道：“我没见，你小叔儿没见么？”素姐说：“好贼欺心大胆砍头的！从几时敢给人看来！我这真是势欺奴欺主的！罢呀怎么！浑深我还死不的，等我起来看手段！”相于廷娘子也只当顽说了这几句，原来替狄希陈降了无穷的

①血铺潦：血泡。大祸。那一遭被素姐使鞭子打的浑身紫肿，脱与他娘

第 六 十 回

看了一眼，素姐知道了，夜间又另打了够三百，发放过，再要叫人看见伤痕，许说要新另打。

却说狄希陈自从娶了这素姐的难星进宫，生出个吉凶的先兆，屡试屡应，分毫不爽。若是素姐一两日喜欢，寻衅不到他身上，他便浑身通畅；若是无故心惊，浑身肉跳，再没二话，多则一日，少则当时，就是拳头种火，再没有不着手的。一日，身上不觉怎么，止觉膝盖上的肉战，果不然一错二误的把素姐的脚趄了一下，嘴象念豆儿佛的一样告饶，方才饶了打，罚跪了一宿。恰好这一日身上的肉倒不跳，止那右眼梭梭的跳得有二指高。他心里害怕，说道：“这只贼眼这们的跳，没的是待捱眼不成！”怀着鬼胎害怕。到了黄昏，灵前上过了供，烧过了纸，又同他父亲表弟睡了。相大妗子娘媳两个已早回去了。狄希陈心中暗喜，说道：“阿弥陀佛！微幸过了一日！怎么得脱的过，叫这眼跳的不灵也罢。”

次早三日，请了和尚念经，各门亲戚都陆续到来。狄希陈收着几尺白素杭绸，要与和尚裁制魂幡，只得自己往房中去取。素姐一见汉子进去，通似饥虎扑食一般，抓到怀里，口咬牙撕了一顿，幸得身子还甚狼狈，加不得猛力。他那床头边有半步宽的个空处，叫狄希陈进到那个所在，门口横拦了一根线带，挂了一幅门帘，骂道：“我只道一世的死在外边，永世不进房来了！谁知你还也脱离不得这条路！这却是你自己进来，我又不曾使丫头去请，我又不曾自己叫你，这却是天理报应！我今把你监在里边，你只敢出我绳界，我有本事叫你立刻即死！打的有伤痕，你好给你表弟看；这坐监坐牢的，又坐不出伤来！”

狄希陈条条贴贴的坐在地上，就如被张天师的符咒禁住了的

一般，气也不敢声喘。狄员外等他拿不出绢去，自己走到门外催取，直着喉咙相叫。狄希陈声也不应。狄员外只得嚷将起来。素姐说：“不消再指望他出去，我送他监里头去了。”狄员外随即抽身回去，心里致疑道：“陈儿却往何处去了？这等唤他不应？媳妇又说把他送在监里去了，那里有甚么监？这话也令人难解。”一面将自己收的白绢取出来用了，也且把那送监的话丢在一边。

住了一大会，和尚们请孝子去榜上金押、佛前参见，那里寻得见那孝子？又歇了一会，亲戚街邻络绎的都来吊孝，要那孝子回礼，那里有那孝子的踪影？到他房里找寻，并不见有去向。狄员外着急起来，又叫人去问。素姐回说道：“我已说过，不消指望他出去，我已送他在监里了。只管来皮缠则甚？”狄员外纳闷不已，等到天晚，僧人散了，掌灯已后，亦不见狄希陈出来烧纸哭临。相家一户人等都已回家去讫。

且莫说狄员外儿子不知下落，这一晚眼不合，足足的醒了一宵。却说狄希陈在那监里坐了一日，素姐将他那吃剩的饭叫小玉兰送进两碗与他吃了。那原是他放马桶的所在，那狄希陈的拉屎溺尿倒是有处去的。到了临睡的时节，狄希陈问说：“这天已夜深了，放我出去睡罢！”素姐骂道：“作死的囚徒(6)！你曾见监里的犯人，夜间有出去睡的么(7)？我还要将你上神哩！”叫小玉兰掇了一根凳子进去。叫狄希陈仰面睡在上头，将两只手反背抄了，用麻绳线带胸前腰里脚上三道绳带连凳捆住。狄希陈蚊虫声也不敢做，凭他象缚死猪的一般，缚得坚坚固固的。然后叫玉兰暖了一壶烧酒，厨房里要了一碗稀烂白顿猪蹄，大嚼了一顿，然后脱衣就寝。狄希陈一夜虽比不得那当真的樗床，在这根窄凳上捆得住住的，也甚是苦楚了一夜。到第二日清早，方才放了他起来。恰好相 775

第六十回

大舅、相于廷、相大妗子、相于廷媳妇并崔家三姨都接次来到。狄员外说不见了狄希陈，个个惊异，人人乱猜。相于廷道：“他既说送在监中，就问他监在那里。这有甚难处的事？待我去问他。我又不是大伯，他的房里，我又是进得去的。”

相于廷凶凶的走到他房门口连叫着：“狄大哥哩？”不见答应，又进到他房中。素姐还挠着头，叉着裤。相于廷问说：“俺哥在那里？没见他的影儿。”素姐说：“贼砍头的！你昨日后晌唬我这一跳，我还没合你算帐；你哥合你一处守灵，倒来问我要人？”相于廷道：“你说是送他在监，那监在那里？外边急等他做甚么哩。监在何处？快快的放他出来。”

素姐说：“他监与不监，你管他做甚？你也要陪他坐监么？你娘打了我，你又来上门寻事！我’揉不得东瓜，揉你这马勃’^①罢！”看了一看，旁里绰过一根门拴，举起来就扞^②。唬的相于廷连声说道：“好嫂子，你怎么来，这们等的？”唬的脸焦黄的去，对着众人学他那凶势，众人又哄又笑。

相大妗子道：“‘船不漏针’，一个男子人，地神就会吞了？拚我不着，恶人做到底罢！等我问他要去！”仍带着相于廷娘子、相旺媳妇走进素姐房内，向他问道：“你把我的外甥弄到那里去了？快叫他出来！你不奔你婆婆丧罢了，你又把他的个孝子藏了！”素姐说：“你老人家可是没的家扯淡！你的外甥亲，如俺两口子亲么？他肚子底下两条腿，他东跑西跑的，我知他往那里去了，你问我要！”

相大妗子说：“你自己对着公公说，已是把他送在监里了。你

① 马勃：一种菌类，状如球，生于腐朽林木下的荒草中，成熟后内部组织干枯崩坏，极易破碎。

② 扞：抡打。

快说，是甚么监？是那儿的监？”素姐说：“他只来这屋里寻。我说：‘我监着他哩！’这是句堵气的话，没的是真么？”相大娘子道：“怎么不是真？人都看着他进屋里来，都没见他出去，就不见了。他可往那里去？你们别要当顽，莫不他把这孩子弄把杀了，藏在那床底下柜里也不可知的！”将那床身的三个大抽斗扯出来，抽斗里没有；床底点灯照着，又没看见；开了他四个大柜里边，又没影响。

相于廷娘子取笑道：“只怕狄大哥在这里头坐马子哩！我掀开帘子看看。”揭起帘来，恰好一个端端正正的狄希陈，弄得乌毛黑嘴的坐在地上。相于廷娘子劈面撞见了姑表大伯，羞的满面通红，也没做声，抽身出房去了。

相大娘子晓的狄希陈在这里面，掀帘见了，相大娘子点头不住，长叹数声，连说：“前生！前生！”又说：“天底下怎么就生这们个恶妇！又生这们个五脓①！”又照着狄希陈脸上啜了一大口，道：“他就似阎王，你就是小鬼，你可也要弹挣②弹挣！怎么就这们等的？你如今还不出来，等甚么哩？”相大娘子见他不动，说道：“怎么？你是等他发放呀？”扯着他手往外拉，他扳着床头往里挣。

相大娘子喝道：“你出来！由他！他要再处制你，我合他对了！”狄希陈说：“大娘子且消停着，他没分付哩。”相大娘子没理他，拉着往外去讠。气的个素姐挣挣的，一声也没言语。这也是古今天地的奇闻，出于这般恶妇，只当寻常的小事。以后不知还有多少希奇，再看后回演说。

① 五脓：不济事的废物，不中用的人。亦作“伍脓、偎依、污脓”

② 弹挣：挣扎。

第 六 十 回

【校记】

- 〔1〕估倒：A 本作“占倒”。
- 〔2〕件卒行：B、C 本作“件作行”。
- 〔3〕救掳：B、C 本作“叫救”。
- 〔4〕皇天呀：B、C 本在此后加“哭个不了”四字。
- 〔5〕屋里放着小老婆：A 本作“屋里叫着小老婆”。
- 〔6〕囚徒：A 本作“囚牢”。
- 〔7〕夜间有出去睡的么：A 本作“夜间又出去睡的么”。

第六十一回

狄希陈飞星①算命邓蒲风设计谁财

崔生抱虎②却安眠，人类于归反不贤。日里怒时挥玉臂，夜间恼处跺金莲。

呼父母，叫皇天，可怜鸡肋饱尊拳③！谁知法术全无济，受苦依然枉费钱！

——右调《鹧鸪天》

却说相大妗子把狄希陈拉着往外拖，狄希陈回头看着素姐，把身子往后褪。素姐到此也便不敢怎么，只说得几声：“你去！你去！浑深你的妗子管不得你一生，你将来还落在我手里！”相大妗子毕竟把狄希陈拉出来了。狄员外是不消说得，相大舅终是老成，见了狄希陈也只是把头来点了几点，叹息了几声，惟有相于廷取笑不

① 飞星：星命术语。九宫术中，各星分别飞于九宫，称“九宫飞星”。凶星飞临，当有厄运。

② 崔生抱虎：即崔韬游学滁州，夜宿仁义馆，见一虎人，脱去虎皮变成一个女子，遂相寝处，后娶虎为妻。见唐代薛用弱所著《集异记》。

③ 鸡肋饱尊拳：《晋书·刘伶传》说刘伶酒后和俗人争吵，该人欲奋拳相向，刘伶说：“鸡肋不足以安尊拳。”该人乃笑而止。了，一见便说：“哥好？恭喜！

第六十一回

几时出了狱门？是热审①恩例、还是 恤刑②减等？哥，你真是个良民。如今这样年成，儿子不怕爹娘、百姓不怕官府的时候，亏你心悦诚服的坐在监里，狱也不反一反！我 昨日进去寻你的时候，你在那监里分明听见，何不乘我的势力，里 应起来(1)，我在外面救援，岂不就打出来了？为甚却多受这一夜的 苦！”狄希陈道：“毕竟我还老成有主意，若换了第二个没主意的人，见你进去，仗了你的势，动一动身，反又反不出狱来，这死倒是稳的！看你那嘴巴骨策应得别人，没曾等人拿起门拴，脚后跟打着屁股飞跑，口里叫不迭的‘嫂子’。这样的本事，还要替别人做主哩！”

二人正斗嘴顽耍，灵前因成服行礼，方才歇了口。素姐自此也 晓得这几日相大娘子日日要来，碍他帮手，也便放松了，不来搜索。过了一七，又做了一个道场，落了幡闭丧在家。

薛教授平日的遗言，叫说他故后，不要将丧久停，也不要呼 僧唤道的念经，买一块平阳高厂的地，就把材来抬出葬了。薛如卞 兄弟遵了父命，托连春元合狄员外两个寻了几亩地，看了吉日出 丧。狄员外与狄希陈俱一的致敬尽礼，不必细说。

出丧第三日，狄希陈也同了薛如卞他们早往坟上复三，烧了纸 回家，从那龙王庙门口经过。那庙门口揭一张招子道：

新到江右邓蒲风飞星演禽③，寓本庙东廊即是。

狄希陈心里想道：“人生在世，虽是父母兄弟叫是天亲，但有多

① 热审：古时惯例，每年小满后十日起，到立秋前一日止，为热审期。在 期内犯有杖罪以下犯人，可以减刑或宽免。

② 恤刑：明代设有恤刑之官，每五年由御史份赴各省审问在押囚犯，各 种罪犯均可减等发落。

③ 演禽：用禽星推算人的命禄吉凶。

事情，对那父母兄弟说不得、见不得的事，只有那夫妇之间可以不消避讳，岂不是夫妇是最亲爱的？如何偏是我的妻房，我又不肯 拗别触了他的性子，胡做犯了他的条教，懒惰误了他的使令，吝惜 缺了他的衣食，贪睡误了他的欢娱？我影影绰绰的记得《论语》里 有两句说道：‘我竭力耕田，供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 何哉？’^①如此看将起来，这分明是前生注定，命合使然。这既是江 右的高人，我烦他与我推算一推算。若是命官注定如此，我只得顺 受罢了，连背地里抱怨也是不该的了。”于是邀了薛如卞兄弟同 进庙去算命，说道：“我们这里打路庄板的先生真是瞎帐，这是江右 来的，必定是有些意思的高人。我曾听说禽堂五星^②又且极准。我们大家叫他推算一推算。”

薛如卞起先已是应允了同去，转了念说道：“我还早到家去打 点拜帖，好早出去谢纸，你自去叫他算罢。”果然作别散了。薛如兼 在路上说道：“我们死了父亲，遭了这般大故，倒也该叫他算算休 咎，哥哥，你又不算来了。”薛如卞道：“我初念原要叫他算算。我忽 然想道，那外方的术士，必定有些意思的人，算出他妻宫这些恶状，我们当面听了，甚么好看？所以我就转念回来。”

狄希陈见薛如卞两个回去，只得自己进去，寻见了邓蒲风，让 坐了吃茶。邓蒲风请问八字。狄希陈说：“是壬申正月二十日亥时 生，男命。”邓蒲风铺了纸，从申上定了库、贯、文、福、禄、紫、虚、贵、印、寿、空、红；又从子、午、卯、酉上定了杖、异、毛、刃，本生月上安

① 原文出于《孟子·万章上》，狄希陈误为《论语》里的话，暗示狄希陈的无学。

② 禽堂五星：亦称“翻禽演宿”，用五行及各禽与二十八宿相配，以占卜吉凶。

了刑、姚、哭三星。壬属阳，身宫从杖上逆起，初一安在巳上；命宫从杖上起，本生时顺数至卯时安于辰宫；然后把这财帛、兄弟、田宅、男女、奴仆、妻妾、疾厄、迁移、官禄、福德、相貌都照宫安得停当；又定了大限、小限。

邓蒲风方才逐宫讲说：

“你这命宫里边，禄星入了庙，只吃亏了没有三台凤阁、八座龙楼⁽²⁾的好星扶佐，有官不大，不过是佐贰首领而已。财帛宫库星入垣，又别无凶星打搅。书上说道：‘库曜单行命定丰。’兄弟宫天虚不得地，兄弟寡招。田宅宫贵星入垣，田宅即是父母，主父母成家，立守祖业。男女宫印星不入垣，天异作祟，子孙庶出。奴仆宫寿星得旺地，大得婢仆之力。夫妻宫天空失陷，天毛、天姚会合，主妻妾当权，夫纲失坠。书上说道：‘夫妻宫里落天空，静户清门起女戎；再合天姚并毛宿，打夫搅舍骂公公。’据这书内的言语，这尊夫人倒是着实难讲。疾厄宫红鸾失陷，一生常有泡肿溃烂之灾。迁移宫内紫微旺相，八座龙楼辅佐，宜于出外。这也是书上有的：‘行走宫中遇紫微，喜事相逢恶事稀，祸患灾星皆退舍，暂时亮翅贴天飞。’这十二宫里边，第一是这迁移宫好。你这一身的枷锁，着骨的疔疮，‘吊在灰窝里的豆腐’，缠缚的你动也动不得；你只一出了外，你那枷锁就似遇着那救八难的观音，立时叫你枷开锁解；那着骨的疔疮就似遇着那华陀神医，手到病除，刮骨去毒；那豆腐上的灰土就似遇着仙风佛气，吹洗的洁白如故，这一宫妙得紧。官禄宫贯星失陷，幸得有三台星在旁，官虽不显，不愁不是朝廷的命官。福德宫文星得乐地，一生安足，只吃了天哭作祟。书上也有四句：‘天哭遇文昌，强徒入绣房，福禄难消受，平空有祸殃。’外人只见你穿的是鲜衣，吃的是美食，住的是华屋，乘的是骏马，倒象你似神仙一般。

谁知你这衣食房屋都被那天哭星浓浓的煎了几十瓮的黄柏水泡过，叫你自苦自知的，可惜了这文昌得地！相貌宫福星居旺地，这眉清目秀是不必说的。从这小限起月令，今年止有此月(3)晦气，尊制一定是新丧了，丁的是内艰么？”

狄希陈不晓得甚么叫是内艰，睁了眼，答应不来。邓蒲风问道：“这持的服是令堂的么？”狄希陈方才省的，答应说：“是。”邓蒲风又算道：“古怪！怎么当了这样大故，又有牢狱之灾？亏不尽有解神在宫，对宫又有龙德相临，遇过了，如今难星出度。”说得狄希陈毛骨悚然，一声也不敢强辨，只说道：“还有个女命，并烦与他算算。”邓蒲风道：“一定是令夫人的了。说来，待我仔细与你合一合。”狄希陈说道：“也是壬申，二月十六日，丑时。”

邓蒲风也照常安了宫分从头解说：“命宫天贵星入垣，这是不消说有娘家(1)的造化。财帛宫印星届佳，千斛金珠。兄弟宫寿星得旺，随肩兄弟多招。田宅宫天空失陷，父母不得欢心。男女宫红鸾失陷，子女艰难。奴仆宫天刃失垣，主仆离心。夫主宫贯星失地，杖星天毛、天姚俱聚在一处，原来天生地设的降老公的尊造。据在下看，这个星宫，贯星是天上的贯索，就是人间的牢狱。算相公的尊造有几日的牢狱之灾。我心里也不信，这等一位青年富贵的人，怎会到得牢狱里边？一定是被令夫人监禁了几日，这是有的么？”

狄希陈红了脸，不肯招认。邓蒲风说道：“相公不要瞒我，杖星儿又不曾入庙，只怕这打两下儿，这是常常有的，脱他不过。毛、姚两个孽星合了一处，平地风波，你就‘闭口深藏舌’，叫你‘祸从天上来’，好不利害哩！疾厄宫文昌居旺，一生无病，健饭有力，好一段降汉子的精神！迁移宫天异失陷，不利出行，路逢贼盗或遇恶人。

官禄、福德两宫都也平稳。相貌宫天虚入庙，主先美后陋，还有残 疾。”狄希陈道：“据老丈这算说起来，在下的妻妾宫合该惧内、荆人 的夫主宫应合欺夫，难道是天意凑合的？也偕得老么？”邓蒲风道：“如胶似漆，拆也是拆不开的。祸害一千年，正好厮守哩。”狄希陈 道：“我可以逃得去么？”邓蒲风道：“天生天合的一对，五百年撞着 的冤家，饶你走到焰摩天①，他也脚下腾云须赶上。”狄希陈道：“这 飞星如此，不知俺两个八字合与不合？”

邓蒲风掐算了一会，说道：“你二人俱是金命。这五行里面，只 喜相生、不喜相剋。这虽然都是金命，二命相同，必然相妒。即如 一个槽上拴两个叫驴，都是一般的驴子，便该和好才是，他却要相 踢相咬(1)。他那两雄就便较个强弱，或是平和了便罢。你是一雄 一雌的相斗，天下自人及物，那有个雌败雄胜的理？所以自然是你 吃亏。相公，你听我劝你：你的五星已注定，是该惧内的。今看两 个的八字，又是个元帅的职分。你安分守命，别要再生妄想了。”

狄希陈道：“老丈原说是禽堂五星，烦你再与我两人看看禽是 甚么？只怕禽还合的上来也不可知。”邓蒲风又掐指寻文了一会，说道：“了不得，了不得！这你二人的禽星更自利害！你这男命，倒 是个‘井木开这井木开是个野狗，那性儿狠的异常，入山擒虎 豹，下海吃蛟龙，所以如今这监牢都叫是‘歼狸’。你是个恶毒的主 禽，凭你是甚么别的龙虎狼虫，尽都是怕你的。谁想你这个令正，不当不正，偏生是一个‘心月狐’。这井木正在那里咆哮作威，只 消心月狐放一个屁，那井木歼俯伏在地，骨软肉酥，夹着尾巴淋醋 的一般溺尿，唬这们一遭，淹头搭脑，没魂少识的，待四五日还过不

第六十回

①焰摩天：佛经中的天名。亦作“炎摩天”。

来。请问是这等不是？若是这等的，这八字时辰便不差了；若不如 此，便是时辰不正，待我另算。”

狄希陈也不答应，只是点头自叹而已。邓蒲风道：“何必嗟叹？这是前生造就，腾那不得的。除非只是休了，打了光棍，这便爽 利。”狄希陈道：“我几番受不过，也要如此。只是他又甚是标致，他 与我好的时候也甚是有情，只是好过便改换了，所以又舍不得休 他。”邓蒲风道：“你又舍不得休他，又不能受这苦恼，只有‘回背’的 一法，便好夫妻和睦，再没有变脸的事了。”狄希陈道：“怎么叫是回 背？既有这法，何不做他一做？但不知那里有会这法术的？”

邓蒲风道：“在下就会。只是烦难费事，要用许多银钱，住许多 日子，方才做得这个法灵。在下所以不敢轻许。”狄希陈道：“这约 得多少日子，若干银两，便可做得？”邓蒲风道：“这事烦难多着哩， 做不来的。”狄希陈道：“老丈，你试说一说我听，万一我的力量做得 来也不可知。”邓蒲风道：“这第一件最要避人，防人漏泄，相公自己 忖度得能与不能？第二要一个洁静严密的处所，你有么？第三得 六七十金之费还不止，你有么？第四得令正我见一见，好寻替身演 法，你能令我见么？第五要你两人的头发、可体大小衣裳，你能弄 得出来么？第六我见过了令正，要寻这样一个仿佛的女人来做替 身，你那里去寻？”

狄希陈想了一歇，说道：“别的我倒也都不为难，只这个女人的 替身，这却那里去寻？谁家的女人肯往这里来依你行法？”邓蒲风 道：“这几件事惟独这女替身的事容易，只消包一个妓者就是了。只是适间说令正生得 标致，这便得一个标致替身，务必要聘那名妓 了，这包钱使用多了。若是那丑货的人，便能用得多少？倒只有一 件至难的事，是得六十日工夫，这却万万不能的。”狄希陈道：“这六 785

十日不过两个月期程，怎么倒不容易？”邓蒲风道：“我一个单身人，又不曾跟得小价，同一个女人静坐了行法，却是谁与我饭吃？拚着 饿了六日罢了，六十日怎么饿得过？”狄希陈道：“这饭食不难，要肯 做时，在下自然供备了。”

邓蒲风道：“我一个行术的人，逐日要寻银钱养家，一日或撰一 两二两、五钱七钱，阴雨风晴、截长补短的算来，每日一两是稳稳有 的；若静坐这六十日，我倒有饭吃了，家中妻妾子女、父母兄弟吸这 六十日风，不饿杀了？”狄希陈说：“这个我只得按了日子包你的罢 了。”邓蒲风道：“若果能如此，这法便好做了。只是这包我的银子 却要预先三日一送，不可爽约。那妓者的包钱，你自己支与他，这 我却不管。”

狄希陈俱一一应允，商议道：“就是你住的这个去处，又是个独 院，住持的刘道士，我又与他相知，就借他的这房，不知可住得么？”邓蒲风道：“只要把门关闭的严密，也便罢了。”狄希陈道：“既是有 了所在，别的挨次了做去便是。妓者这本镇上也有好的，寻也容易；要看荆人的时节，我等他回娘家去，约你去乘便一看；别的合用 之物，你细细的开出单来，我好预备。”

狄希陈就邀了邓蒲风回家待饭，吃完了，仍回下处，开出要用的物件，写道：“计开新巾一项、新网巾一项并金圈、小白布衫一件、大白布衫一件、紫花布道袍一件、绰蓝布单裤一腰、白布裙一腰、夹 布袜一双、厢履一双、线带一副、红布棉被一床、青布棉褥红毡各一 床、新枕一个、新铜面盆一个、新手巾一条、新梳栳一副、抿刷全、贝 母人参黄连各四两、明净朱砂八两。每日三餐酒肉，足用。其余易 得之物，随取随应，不可有误。”狄希陈俱一一应承。

次日恰好素姐要回家去，狄希陈预先来与邓蒲风说了，约邓蒲风先在总裁路口等候。邓蒲风果然从头至尾看了个透彻。邓蒲风 肚中喝采，

暗说：“怎么如此一个美人，藏蓄恁般的狠恶？”看过，回 了下处，适值狄希陈也来问信。邓蒲风道：“令正我倒看过了，只是 这般一个美女，务必也要寻个象些模样的替身才好。这明水镇上，那有这样人？”狄希陈说：“这邪街上有一个魁姐，生的人才有八九 分姿色，我去合他讲一讲，包他两个月；只不可说是用他演法，只合 他讲包宿钱罢了。”大家都商议停当，狄希陈照单备完了衣巾等物，用十八两银、两套衣服，包了魁姐两个月。

邓蒲风择看了“天德合”的吉日，结坛行法，七七四十九日，圆 满法成。豫先送魁姐到坛与邓蒲风扮演夫妇替身。邓蒲风的包 钱，狄希陈十日一送。教狄希陈托了事故不回家中，每七日一到房 内，晚入早出，入则就寝，起即外出。若素姐有时性起，只是忍受，切不可硬嘴触犯，便一七和如一七，七七则和睦美好。狄希陈一一 听信。

恰好庄间狄员外大兴土木，创起两座三起高楼，狄希陈托了管 理为名，陪伴父亲在庄居住，依了邓蒲风的指教，七日一回看望。庄上离家十五里路，每次等至日色将落的时候，方才起身，到家之 时，已是一更天气。素姐虽然凶暴，毕竟是个少妇，到了七日不见 男子，也未免就有人欲之思。况且素姐每与狄希陈行事之时，也照 依似常人一般好的，只是有那“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的僻性，这 是与人相殊的去处。又且庄上有的是那鸡蛋，多的是那烧酒，每次 回家，狄希陈必定白煮十数个鸡蛋，携带一大瓶浓醞的烧酒。进到 房中，看见素姐，一个丘头①大葱，两只眼睛涎瞪将起来，也也屑屑

①丘头：男性生殖器，“丘”同“屎”。

的在跟前献那殷勤，把那鸡子一个个自己亲手剥去了外边的硬皮，就如那粉团玉块一般，盛在那碗碟之内，豫先叫小玉兰筛热了烧酒，拿到跟前。素姐被那酒香触鼻、欲火攻心，明知与狄希陈是前世冤仇，到此田地，不得不用他一用。既要用他，便也只得假他个颜色。吃完了酒，解衣宽带，素姐露出七日久渴的情怀，狄希陈使尽七日养蓄的本事，一夜之间，大约三次。这夜间快活也还没有工夫，那有闲空且与狄希陈寻闹？黎明起来，素姐方待放下脸来，狄希陈已是抽头出去。狄希陈不知内中诀窍，只道当真法术灵奇，敬得那邓蒲风即如重生父母、再长爷娘。

再说这个邓蒲风生得人物颇颇清秀，白脸黄须，一双好手，又穿着了狄家的一套新制的衣巾，打扮的更加清楚。那个魁姐在风尘之中，怎得这样标致帮衬的孤老？每日三钱宿钱，衣服在外，饮食丰腴，有甚不足？又兼邓蒲风走方上的人，有两个上好奇妙的春方。

一个膏药方，用蛇床子、墓麻仁、谷精草、肉茄容、兔丝子、川山甲、大附子、紫稍花、麦门冬、肉桂、厚朴、木鳖、白芍药、白芷、杜仲、当归、玄参、生地、续断、黄苗、杏仁、防风、远志、虎骨、熟地、天门冬、地龙、鹿茸、马兰花，以上二十九味各五钱；甘草一两；真香油二斤；黄蜡六钱；赤石脂（醋淬）、龙骨（煨）、倭硫（煨）、阳起石（煨）各三钱，明雄黄四钱（水飞），共一处为细末；沉香、木香、母丁香各五钱，共为末；乳香（去油）、没药（去油）、血竭各五钱，共为末；蟾酥（乳浸）、鸦片（乳浸）各三钱，射香三钱，共为末；飞净黄丹一斤。用惯手老医熬炼得法，地埋七日(6)。每用七钱，摊于大红缎上，命门、肾俞各一贴。如觉痒，用花椒煎汤洗之，不可强忍。每两个月一换。此药增精和血，固肾壮阳，助神力，强筋骨，暖腰膝，润肌肤，华颜色，乌须发，扶衰老，治梦遗、滑精、白浊、白淋、手足痿痹、气结不开、隔食吞酸、风湿麻木、腰膝疼痛、妇人赤白带下、经脉不调，无不奇效。

还有一个龟头搽的秘宝奇方(7)：急性子一钱二分，红仁栀子六分，蟾酥一钱，用人乳浸三日，以上陈老葱白劈破包固，漫灰火煨七次；真正鸦片一钱，制法与蟾酥同；当门麝五分。先将前药四味研细如尘，用醇黄酒半

茶盅调匀，以重汤煮成为膏，方加麝香在内，丸如黍米大，金箔为衣。先半日将龟头洗净，用唾津研涂。龟头热，以温水洗去入炉。少停俟药力透彻，然后行事，行止任意，不必用解。一药可耐三日。

魁姐模样算得标致，却是个十分的淫货，明水镇上若大若少的人物没有管起他一遭快活的。邓蒲风恃了这两件兵器，又兼没一些正经事干，在这空庙里与魁姐日夜干弄，把个魁姐制伏得即如孟获被孔明七擒七纵，倒心贴服。邓蒲风想得七七四十九日，渐次将满，又恐狄希陈的父亲知觉，与魁姐商议停妥，雇了两个驴儿，即如李靖携了红拂，一溜烟走了。走到王家营黄河崖上，恰好遇着他的江西乡里邹太常的三只大座船，搭在船里。忘八同了狄周空赶了一路，明知邓蒲风在那船上，问也不敢问一声，干看了一歇，回来了。忘八要兴词告状，只问狄希陈要人。张扬开去，传到狄员外耳中，一镇上的人只有向狄员外的，那有向忘八的？讲说着，狄员外赔了他一百二十两银子，打发忘八去了。幸得还瞒过了素姐，不使他知。

狄希陈也还妄想素姐还要似那几日绸缪，也不枉丢了许多银子。谁知素姐淫兴已阑，欲火已灭，仍旧拿出那平日的威风，使出那习成的手段，竖了两道双舞剑的蛾眉，突了两只张翼德的暴眼，伸出那巨五霸①的拳头，变成那卢丞相②的面色，依然打骂得狄希

① 巨五霸：即“巨毋霸”，传说为王莽时人，身高一丈，大十围，有勇力。

② 卢丞相：即唐朝奸臣卢杞。史书上说他“体陋甚，鬼貌蓝色”。

第六十一回

陈仍旧受罪。狄希陈又恼又悔。

后来邓蒲风浪游到四川省城，却好狄希陈正署县印，街上适然撞见，差人捉拿。邓蒲风脱命逃走，遗下了些行李。差人交到，当官打开验看，不想这两个秘方用一锦囊包裹。狄希陈起先再三求他不与，一旦得入手中，甚是庆幸。方内药料俱是川中所有，依方修制，大有奇效。

再说狄婆子临死头一年，分给了狄希陈十封银子，共五百两。狄希陈央邓蒲风行“回背法”，不算打发忘八的一百二十两，自己偷用过了一百五十两之数。狄希陈虽是个富家子弟，但不曾掌管银钱，那有这许多银子使用？却是倾了锡锭，将他母亲所分的银子，每封拆开，抵换了出来，封得如旧，素姐也不曾看出。但事终无不败之理，再听后回衍说。

【校记】

(1) 里应起来：B、C本作“里应外合起来”。

(2) 龙楼：A本作“龙池”。

(3) 此月：A本作“此日”。

(4) 娘家：A本作“娘子”。

(5) 相踢相咬：刻本作“相踢相唆”。

(6) 地理七日：B本作“地理七日”。

(7) 秘宝奇方：B本作“秘实奇方”。

第六十二回

狄希陈诳语辱身张茂实信嘲殴妇

群居戏谑总非宜，弄假成真动杀机。捏造谎言图得胜，几教夫妻蛇影殒娇姿！

话入耳中应细想，再三沉潜据理好寻思。多少仓皇为孟浪，酿成一天奇祸悔难追！

一右调《定风波》(1)

天地间的恶物，若没有制伏他的东西，这恶兽逼人，岂还成个世界？猛恶莫如虎豹，谁知天生一种六驳出来。那六驳生的不大，相亦不凶，偏是那虎豹正在那里剪尾作威，一听见了他的声音，唬得俯伏在地，垂头闭眼，抵耳攢蹄，直待那六驳劈开胸脯，取出心肝嚼吃。那龙蛇蛟蜃只略略翻一翻身，那几千百顷的高岸，登时成了江湖，几千百万人家葬于鱼鳖。他只见了寸把长的蜈蚣，就如那蜥蜴见了鸡群的一样。那赖象就如山大的一般凶物，撞着不可意的人，把鼻子伸将开来，一卷往上，下丢跌成肉酱(2)。偏是那小小的老鼠惯钳制他(3)，从他那鼻孔中走到他脑袋里面，叨吃他的脑髓。于是凡见了地上有个小小窟窿，把那蹄来踏住了窟窿，动也不敢一动。蝎子是至毒的东西，那蝎虎在他身边周围走过一圈，那蝎子走

第六十二回

到圈边，即忙退缩回去，登时就枯干得成了空壳。坚硬如铁的磁石，被那米星大的金刚钻，钻得飕飕的风响。天下那不怕天不怕地的汉子，朝廷的法度丢在脑后边，父母的深恩撇在九霄云外，那公论清议只当耳边之风，雷电鬼神等于弁髦之弃，惟独一个二不棱登①的妇人制伏得你狗鬼听提②，先意承志，百顺百从。待要指出两个(1)证来，挂一漏万，说不尽这许多，且只说一两个大来历的：

汉高祖是个皇帝老官，那样的英雄豪杰，在芒质山中连一个白帝子③都拦腰斩断，那个老婆吕雉便有多大的神通，在他手内，就如齐天大圣在如来手掌之中，千百个跟斗只是打不出去。象这样的皇帝车载斗量，也不止汉高祖一个。

我朝戚太师④降得那南倭北虏(3)望影惊魂，任凭他几千万鎗子犯边(6)，只远远听见他的炮声，遥望见他的传风号带，便即抱头鼠窜，远走高飞。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怎样只见了一个言不出众、貌不惊人的令正就魂也不附体了？象这样的大将军，也不止戚太师一个。

有一个高谷相公往省城去科举，从一个村中经过。天色已晚，要寻一个下处，再四没处可寻。只见那合村男女忙劫的不了。问其所以，都说：“这村中有一个乌大王的庙。这乌大王极有灵圣，每年今月今日要合村的人选一个美貌女子，穿着的甚是齐整，用笙箫细乐、彩轿花红送到庙里，与那乌大王为妻。那时正是乌大王成亲的吉日，所以合村之人，是男是女，俱要到庙中供应，所以没有工夫

① 二不棱登：缺心眼儿，傻乎乎。

② 听提：听话。

③ 白帝子：白蛇。

④ 戚太师：即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下客。”这相公闻知此事，说道：

“待我也到庙中观看。”背了行李，走进庙中，只见庙中灯烛辉煌，酒筵齐备，一个十六七岁的美貌佳人先在那庙中伺候。

大约有一更时候，乌大王将到的时节，众人俱渐渐的回避尽。高相公自己一个走进廊下睡卧，且看果然有甚么乌大王走来。须臾，鼓打三更，只听得飒飒风响，自远至近，渐到庙来。只见前边摆列着许多头踏^①，又有许多火把纱灯；临后方是那乌大王，坐着八轿，穿着红袍玉带，戴着金幔头，由中门而入，大声喝道：“怎得庙中有生人气？必有奸细潜藏，与我细加搜简！”只见一个鬼怪，一脚跨进廊内，旋即缩退出来，禀道：“有相公在内。”乌大王佯然不睬，竟到殿上。

高相公也随即走到堂中，说：“高某一介贫儒，赴省科举，路由于此。知大王今夕成亲，愿效真相之力，以成佳礼。”那乌大王喜道：“既是文人，愿藉为礼。”高相公将那赞拜、合餐、牵红、撒帐之仪⁽⁸⁾，甚是闲雅。礼成之后，乌大王与新夫人次序坐定，便让高相公隅坐俯觞。酒至半酣，高相公道：“小生携有鹿脯，可以下酒，愿献之大王。”乌大王喜允。高相公从廊下取出鹿脯，携了匕首，席上大刀阔斧，将鹿脯披切开来，与乌大王随切随吃。高相公用心得久，眼看得专，趁乌大王取脯之时，将那匕首照着乌大王的手尽力使那匕首一刺，正中右手。乌大王噙得一声，一阵狂风，不知所往。

高相公见乌大王与那班群妖诸怪绝无踪影，挑明了灯烛，将那余剩的杯盘从新的大嚼，一面问那女子的来历。他说是邻村庄户之家，一来也是轮该到他身上合做乌大王的夫人，二则也因是继母

①头踏：仪仗

贪图众家的六十两财礼，情愿卖到死地。“今得相公救了性命，真是重生再长，感激不尽！”

高相公吃到五更将尽，只见合庄的男子妇人，都顶了香烛纸马，来与乌大王庆贺新婚。进得殿上，那还有甚么乌大王？单只有一个乌大王的夫人坐在上面，高相公坐在旁边。那新夫人⁽⁹⁾的父母亲戚也都在内，问那乌大王的去向。那新夫人备细将那夜来之事告诉了众人。众人都一齐抱怨起来，说道：“这乌大王是我这几庄的福德正神，保护我们庄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你怎将我们的尊神杀害？”且是那新夫人的父母埋怨道：“我的女儿已是嫁了乌大王，这乌大王即是我的女婿，你如何将我女婿杀了？况且这六十两聘礼，我已使去许多，那里得来赔补？”众人都要打。那高相公道：“你这些愚人，我且不与你讲理。你们汹汹的要来打我，你们试想，那个乌大王，你们怕他如虎，情愿一年一个把自己的女儿都送了他，我连一个乌大王都把他拿来杀了，叫他把这个女子都不敢领去，我岂是怕你们这些人的？你们快快的收了兵，不要惹我性起！我们大家跟了这条血迹去寻那乌大王，看他死与不曾。死了便罢；不曾死，爽利结果了他！”

内中有几个省事的老人家说道：“这乌大王在我们这几个村中，轮流了每年要一个夫人，也有了十多年了。看来也不是个正神，必定是个妖怪。只是我们奈何不得他，只得受他的罢了。今得这位相公替地方除了这害，你们倒不知感，还要无礼起来，却是何道理！况且看这血迹，想是也伤得重了，我们作急的各人持了兵器，跟了这位相公，顺了血迹，自然寻着他的所在。”

那新夫人的爹叫是郎德新，母亲暴氏，一齐说道：“你们要寻乌大王，与我女儿同去。如乌大王尚在，还把女儿送了他，这 794

六十两财礼，是不必提了；如没有了乌大王，等我另自嫁了女儿，接了财礼，尽多尽少，任凭你们拿去，千万不可逼我赔你们的银子H”。”又是那几个老人家，一个叫是任通，一个叫是曾学礼，一个叫是倪于仕，三个都说那新夫人父母的不是，说道：“你收了六十两银子，卖那女儿，你原也不是人了。幸得你女儿不曾被乌大王拿得去，你该千欢万喜才是。你倒狠命的还要把女儿送到妖精手里，你也不叫是郎德新，你真是‘狼的心’了！”

但这个婆子古怪得紧：人间做母亲3）再没有不疼女儿的，怎么这个狠婆娘，只是挑唆汉子卖弃了儿女，是何主意？那新夫人郎氏一边啼哭，一边对众人哭道：“他若是我的亲娘，你们便与他六百两、六千两，他也舍不得卖我到妖精手里；他是我的个后娘，恨不得叫我死了，省了他的陪送，他如何肯不撺掇？”众人道：“原来如此！真真是有了后母就有了后父！”任通等道：“你女儿不消同去，你只管使那六十两银子。这女儿我们另自有处，叫他得所；但与你恩断义绝，你两口子不要再来闲管！如今且不可误了正事，我们都去寻那大王，再作计较。”

众人也不下千数多人，都拿了长枪朴刀、朽弓败箭、短棍长镰、双叉扁斧。高相公寄放了行李，手执了匕刀。行了二十多里，寻到一座山上，深洞之中，里边睡着一个极大的雄猪，正在那里鼾鼾的掇气，见了一群人赶到，并了力猛然扑将出来。终是受伤太重，力量不加，被人一顿刺斫，登时死在地上。

众人进他洞内搜寻，只是人骨如山，骷髅堆积。那连年取去的夫人，并无影响。那红袍是一领红草蓑衣，金樸头是一顶黄叶簪帽，白玉带是一条白草粗绳。众人放了一把火，烧了他的妖洞。把那口死乌大王八个人抬回庄上，用扛秤足足秤了三百六十斤，剥了 795

第六十二回

皮，把肉来煮得稀烂，攒出钱来沽了许多酒，做的馍馍，请高相公坐了首位。倪于仕先开口说道：“郎德新受了银子，这女子已不姓郎，是姓‘猪’了。高相公从猪手里夺了回来，这女子也不姓‘猪’，却姓高了。我们主张众人做媒，就与高相公作妾何如？”众人都说：“极是！”那郎氏随即倒身下拜，称说：“若得相公收留，感恩不尽！”高相公说道：“我一贫如洗，尚无妻室，且说那纳妾的话？这不过是我无意中救人，何足挂意！”众人又再三撺掇，女子又再三不肯回他家去，高相公又不便带他同行。倪于仕家有寡母，将郎氏寄养倪于仕家，高相公中举回来，带了郎氏回去，成了夫妻。

谁知这郎氏见了乌大王，唬得魂不附体；见了高相公，就如阎王降小鬼一样。高相公当了乌大王，偏会一刀刺死；当了那乌大王降伏的夫人，抖搜成一块，唬得只溺醋不溺尿。若不是后来撞见了个吃生铁的陈循阁老替高相公把那夫人教诲了一顿，高相公几乎绝了血祀。但这样惧内的相公也比皆是，不止高相公一人。从贵至贱、从上至下，可见天下那些红头野人，别再无人可伏，只有一个老婆可以相制。

却说那狄希陈的为人也刁钻古怪的异样、顽皮挑达①的倍常，若不是这个老婆的金箍儿拘系，只怕比孙行者还要成精。饶你这般管教，他真是没有一刻的闲空工夫，没有一些快乐的肠肚。他还要忙里偷闲、苦中作乐，使促招、弄低心，无所不至。观他做小学生时节连先生还要捉弄他跌在茅坑，这旧性怎生改得？年纪渐渐大了，越发机械变诈，无所不为。做秀才的时候，同了学官出到五里铺上迎接宗师，都在一个大寺等候，他

①挑达：同“挑达”，轻薄，戏谑。

地的把教官的马一蹬一蹬的牵到那极高的一座钟楼上面。宗师将近，教官正待乘马前迎，再四找寻，不见了那马。门斗寻到钟楼之上，那马正好站在那里。谁知那马上楼还见易，下楼却难，只得费了许多的事，雇了许多的人，方才把那匹马捆缚了四脚，扛抬得下来。那马又捆得麻木了四足，不能即时行动，宗师又来得至近，教官只得步行了数里。遍查不着这个牵马的人，谁知是这狄希陈的作用。

一日，往学里去，撞见一个人拿了一篮鸡蛋卖。他叫住，商定了价钱，要把那鸡蛋见一个清数，没处可放。他叫那卖蛋的人把两只手臂抄了一个圈，安在马台石顶上，他自己把那鸡蛋从篮中一五一十的数出在那人手抄的圈内。他却说道：“你在此略等一等，我进去取一个篮来盛在里面，就取钱出来还你。”他却从东边学门进去，由西边棋星门出来，一直回到家中。哄得那卖鸡蛋的人蹲在那里，坐又坐不下，起又起不得，手又不敢开，叫那些孩子们你拿一个飞跑、我拿一个飞跑，渐渐的引得那教花子都来抢夺。只待得有一个好人走来，方替他拾到篮内。

城里边有一座极高的高桥，一个半老的人，挑了一担黄呼呼稀流薄荡的一担大粪，要过桥来。他走到跟前，一把手将那挑粪的人扯住，再三叫他放了粪担，说道：“我见你也有年纪了，怎挑得这重担，过得这等的石桥！你扯出担子来，我与你逐头抬了过去。”那人道：“相公真是个好心的人，甚是难为。但我这桥上寻常行走的，不劳相公垂念。”狄希陈说：“我不遇见就罢了，我既是遇见了，我这不忍之心，怎生过得去？若不遂了我这个心，我觉也是睡不着的。’老者安之’，我与你抬一抬，有何妨碍？”不由那人不肯，替他扯出扁担，安在筐上。那人只得合他抬了一筐过那桥去。他却说道：

第六十二回

“你在此略等一时，我做一点小事便来。”抽身而去。哄得那人久候不至，弄得两筐大粪，一在桥南、一在桥北。这样臭货，别又没人肯抬，只得来回七八里路，叫了他的婆子来抬过那一筐去，方才挑了回家。

夏月间，一个走路乏了的人睡在他门口的树下。他见那人睡得浓酣，轻轻的使那小棒抹了稠稠的人屎，塞在那人的鼻内。那人从梦中被那大粪熏醒转来，东看西看，南嗅北嗅，愈抽愈臭，那晓得人屎却在他鼻孔之中！

学里先生鼻尖上生了个石市，肿痛难忍。他看见说道：“这鼻上的市子，有一样草药，捣烂了，敷在上面，立刻取效的，如何不治他一治？”学师道：“草药是甚名字？好叫人寻来。”他说：“门生家极多，门生就合了送来。”走回家去，把那凤仙花，恐怕那红的令他致疑，故意寻那白的，加了些白矾在内，捣烂了叫他敷在上头，就如那做弄程乐宇故智，染得个学师的鼻子紫胀得那象个准头，通似人腰间的卵头一样。晓得是被他将凤仙花来哄了，学师差了门斗与他说道：“狄相公送的敷药敷上，甚是清凉得紧，肿也消了十分之七，疼也止了。还求些须，爽利除了根，设酒总谢相公哩。”狄希陈口里答应，手里捣那凤仙花，心里想道：“人说凤仙花不论红白，俱能染上红色，原来却是瞎话。”捣完，交付门斗去了。次日，学师又差了门斗说道：“第二剂药贴上，即时全愈，师爷甚是知感，特备了一个小酌，请相公过去一坐。”狄希陈心中暗道：“虽然不曾捉弄得他，吃他一席酒，又得了这个单方，也不枉费心一场。”

那门斗的“请”字儿刚才出声，狄希陈的“去”字儿连忙答应。换了一件新衣，即随了门斗前去。到了明伦堂上，门子说 798 道：“相公在此略候一候，待我传请师爷出来。”须臾，门子从里出去，又叫两三个门子进来，把仪门、两角门都紧紧的关了。狄希陈也便有些疑心，问道：“如何大白日里关了门则甚？”门子道：“师爷的席面是看得见的东西，再要来个撞墙的，便就‘僧多粥薄’，相公就吃不够了。”说话中间，学师从里面走将出来，狄希陈看见那学师的脸上血红的一个鼻子，情知这番

捉弄不着，惹出事来了。学师道：“你这禽兽畜生！一个师长是你戏弄的！这却拿凤仙花染红了我的鼻子，我却如何出去见人？你生生亩断送了我的官，我务要与你对命！”叫门子抬过凳来，按翻凳上。时在初秋天气，还穿夏裤的时候，二十五个毛竹大板，即如打光屁股一般。打完，分付书办，做文书申报学道。狄希陈方才害怕，苦死央求。学师只是不允。直待狄员外备了一分极厚的重礼，自己跪央，方才歇手。虽然使肥皂擦洗，胰子退磨，也还告了两个多月的假，不敢出门。既是吃了这们一场大亏，也该把那捉弄人的旧性改了才是；谁知那山难改、性难移，外甥点灯，还是照舅。

却说狄希陈有一个同窗叫是张茂实，素日与狄希陈彼此相戏。张茂实的妻家与狄希陈是往来相厚的邻居，没有丈人，止有丈母。张茂实的媳妇叫是智姐，狄希陈从小原是见过的。张茂实不曾娶智姐过门的时候，狄希陈时常与张茂实取笑，说与智姐常常苟且。虽是相戏，也未免说得张茂实将信将疑。及至智姐过了门，成亲之夜，确然处子，张茂实倒也解了这狐疑。

一日，夜间大雨，清早开门，智姐的母亲在大门上，看了人疏通阳沟。狄希陈也站在自家门口，相对了智姐的母亲说话，彼此说起夜间的大雨。智姐的母亲说道：“后晌还是晴天，半夜里骤然下这 799

第六十二回

等大雨，下得满屋里上边又漏，下边又有水流进来。闺女接在家中，漏得睡觉的所在也没有，只得在一合糜案^①上边睡了，上边与他放了一把雨伞过了半夜，方才送他回家去了。”狄希陈听在肚里，恰好风波将起，事有因由。天晴了，狄希陈往园里去，劈头撞见张茂实走过，两个相唤了，也说下了这般骤雨。狄希陈随口应道：“正是，我与你媳妇刚刚睡下，还不曾完事，上面漏将下来，下边水又流到床下。你丈母替我们支了一合糜案，上边张了一把雨伞，权睡了半夜，送你媳妇去了。”张茂实想道：“媳妇果然是昨日娘家接去，今早送回，一定是他看见了，故意取笑。”也不放在心上。

及至回去，智姐张牙暴口的呵欠，张茂实道：“你夜间难道不曾睡着？这样的瞌睡困倦。”智姐道：“谁睡觉来？上面又漏，下边流进满地的水来，娘只得支了一合糜案，上边放了一把雨伞，蹲踞了半夜，谁再合眼来？”张茂实这个蠢材，你却也该忖量一忖量：妻子平日果否是这样人，再备问个详悉，动粗也不迟。他却不察来由，只听见这上漏下水、糜案打伞，合着了狄希陈的瞎话，不由分说，采将翻，拳春脚踢，声声只叫他招承。

这智姐从小娇生惯养，嫁与张茂实，拿着当刘瑾的帽顶一般看待，一霎间，这等摧残起来。张茂实惟恐当做了忘八看看打成人命。张茂实的母亲说道：“拿贼拿赃，拿奸拿双。”你又不曾捉住他的孤老，你活活的打杀了媳妇，这是要偿命的！”张茂实把狄希陈与智姐两个的话告诉得分明，智姐方晓得是这个缘故。张茂实母亲道：“既然事有实据，你越不消打了，快着人去唤了你丈母来，三对六面的审问，叫他没有话说。”张茂实方才歇手，哄了智姐的母亲来到。跨进门

^①糜案：案板。

来，看见智姐打得三分似人、七分是鬼，皇天爷娘的叫唤起来。

张茂实骂道：“老没廉耻！老捶拉！你叫闺女养汉挣钱，你也替他盖间房屋、收拾个床铺，却如何上边打着伞、下边支着糜案就要接客？孤老也尽多，怎么偏要接我的同窗？”那丈母照着张茂实的脸“嘣”的一声，吐了一口道：“见鬼的小忘八羔子！这一定是狄家小陈子的枉口嚼舌！这是我清早看着人通阳沟，他在他门口站着，我对他告诉的。他就绰了这个口气来起这风波。你且消停，我合那短命的算了帐，再来与你说话不迟。我叫你这贼杂种一家子与我女儿偿命不过！”他连忙回到家中，寻下了一根不大不小、又坚又硬的榆棍安在手边，叫人只说是要与人成一宗地，央狄相公过去看看文书。狄希陈原是平日走惯的，绝不想到这里。

这小智姐的母亲把狄希陈让到里面，关了中门，埋伏下女兵，棒椎一响，伏兵齐出，一边省问，一边捶楚。狄希陈自知罪过，满口求饶。打得“不亦乐乎”，方才放了他回去。狄员外问他所以，他回说：“我与同窗张茂实顽了两句，他护他的女婿，他把我哄到他家，一大些老婆齐上，打得我甚是狼狈。”狄员外虽是疼护儿子，想道：“断乎有因，待我自己到他家里问他个始末根由。”方到门口，只见张茂实的丈母怒狠狠的出来，要往女婿家去相打，见了狄员外，站住，一一告诉。狄员外只是满口陪情⁽⁶⁾，并没有护短之意。

却说智姐的母亲复翻身跑到张家，扯住张茂实，碰头磕脑，挝脸挠腮，要扯他同到狄家对命。当不得张茂实的母亲贤惠，满口说他儿子的不是，再三向了亲家母面前伏礼，智姐的娘也便纳住了气，同了张茂实来到狄家。狄员外恐怕张茂实又来相打，藏住了狄希陈不叫出来，只是自家认罪。张茂实道：“我与狄大哥相好的同窗，原是顽戏惯的，只是他说的甚有的据；媳妇无心说出话来，又一 801

第六十二回

一相同。你只叫出狄大哥来，同了我丈母叫他自己说是怎的。”狄员外只得把狄希陈叫得出来。

张茂实见狄希陈被他丈母打得鼻青眼肿、手折腿瘸，从里捷拉 着走出来。见了张茂实，骂道：“你这疣杭杭子！你无般不识的 雌着牙好与人顽，人也合你顽顽，你就做弄我捱这一顿打！你不是 个人！”张茂实道：“我到 做弄你？你几乎做弄我打死媳妇，这人命 也还定不得是有是无哩！”狄员外道：“你这畜生！合人顽也要差不多的就罢，岂可顽得这般着相？你既说得 甚有凭据，张大嫂无意中 说得与你的话又相投，怎怪得张大哥疑心？只是张大哥该察一个 详细，不该冒冒失失的就行起凶来。这再没有别说，只是我与 林嫂 子再三陪礼，央林嫂子转劝令爱，不要着恼。陈儿也被林嫂子打了 这 等一顿，也偿得令爱的恨了。趁我在此，张大哥过来，你也与令 岳母陪个礼，大家和好如初，别要芥蒂。”

张茂实果然与他丈母磕头礼拜了一顿。他的丈母倒也罢了，只是智姐嚎 天痛哭，上吊抹头，饭也不吃。自己的母亲与婆婆再三 劝解，同张茂实三个 轮流昼夜看守，直足足的奈何了二十多日，方 才渐渐的转头。张茂实还齐整 摆了酒与他丈母媳妇递酒赔话。亏 不尽打的那日，张茂实的母亲只是说儿子的 孟浪不是，并不曾挑唆 起事，所以智姐也还可忍耐。但吃了狄希陈这场大 亏，后来曾否报 复？且再看后回结束。

【校记】

(1) A 本词后有“浪酿成西恶兽奇人”八字，居左行，与“浪酿成一天奇祸 悔” 齐平。或是手稿上拟改字，误刻上板。

(2) 下丢跌成肉酱：B、C 本作“一丢跌成肉酱”。

(3) 惯钳制他：B、C 本作“惯会制他”。

〔4〕两个：B、C本作“几个”。

〔5〕南倭北虏：B、C本作“南倭北敌”。

〔6〕几千万馱子犯边：B、C本作“几千几万来犯边”。

〔7〕喝道：B、C本作“说道”。

〔8〕多有印本于此处补“一一行过”四字，是不知“将”字有“做、行”的意思七

〔9〕新夫人：A本作“新人”。

〔10〕新夫人：A本作“夫人”。

〔11〕赔你们的银子：A本作“赔你的银子”。

〔12〕母亲：A本作“父母”。

〔13〕观他做小学生时节：A本作“现在做小学生时节”。

〔14〕放了一把雨伞：B、C本作“打了一把雨伞”。

〔15〕当做了忘八：B、C本作“当真做了忘八”。

〔16〕满口陪情：B、C本作“满口感情”。

第六十三回

智姐假手报冤仇如卞托鹰⁽¹⁾恁悍泼

世路原宽，恶趣偏逢狭道。无那伤心图必报，谁知软里^①人来到。借他刚剑，洒却吾怀抱。

正得意徜徉，灾星突照。刑具备尝仍比较。幸有旁人相借箸，得脱解图圈，有绣房飞鹤。

——右调《锦缠头》

狄希陈被智姐的母亲林嫂子痛打了一顿，头一日还扎挣得起，到了第二三日，那被伤的所在发起肿来，甚是苦楚，不能行动。素姐着实畅快，说道：“这伙尖嘴薄舌专好讲人闺门是非的汉子，怎得俱撞着这样一个林嫂子见教一场才好！相于廷专好使嘴使舌的说我，不知几时着了我手，也是这般一顿，方才解我积恨！”

于是狄希陈睡在床，素姐不惟不为看顾，那打骂也还时常不断。智姐也被张茂实打得狼狈，卧床不起。幸有张茂实再三认错，满口陪礼，加意奉承，用心将养，智姐倒只有三分恼那老公，却有十二分恨狄希陈的做弄，千刀万剐，咒死骂生，茶饭中不住口，睡梦中

^①说里：地名，战国时著名侠士聂政的故乡。不歇声，咒得那狄希陈满身肉跳，

整日心惊，面热耳红，不住涕喷：那知都是智姐作念。过了几时，智姐当不起那丈夫自怨自艾，请罪负荆，渐渐消了积怒。世人曾有四句口号说得好：

夫妻没有隔宿怨，只因腰带金刚钻。走到身上三扑辣，杀人冤仇解一半。

所以夫妻和睦如初。狄希陈也久已平复，与张茂实两个依旧相好。

再说张茂实读书不成，收拾了本钱要做生意，见得有一个亲眷，叫宋明吾，原是卖水笔宋结巴的儿子。穷得度日不过，宋明吾的媳妇却卖了与人为妾。买他媳妇的那人，姓孟，号赵吾，邻邦新泰县人，是个纳级的挥使^①。这宋明吾挟制那孟指挥是个有禄人员，等他娶过门去，晚间孟指挥正待成亲，这明吾骑了孟指挥的大门，一片声的村骂。这孟指挥若是个有见识的人，为甚么拿了钱娶这活汉妻做妾？即是前边失了主意，待他来的时候，舍吊了这几两财礼，把这个老婆白叫他将了回去，这也就消弭了祸端。不意又被那宋明吾的一班伙党作刚作柔的撮合，故意讲和，又与了他四两银子。刚刚睡得两夜，十六日放告的日子，叫他在巡道手里尖尖的告上一状，说他奸霸良人妇女⁽²⁾。巡道准了状，批在县里。那县官甚是明白，审出真情，把宋明吾问了招回徒罪，解道覆审。

^①纳级的挥使：纳级，用钱捐官；挥使，即“指挥使”。明代制度，除京师置有指挥、副指挥，掌管街巷治安外，并根据“军卫法”在全国要害之地设立“卫”，驻兵维持治安，其带兵官统称“指挥使”，为中、下级武官。

第六十三回

这孟指挥晦气已来⁽³⁾，宋明吾邪运将到。孟赵吾道自己是个指挥，又道是供明无罪之人，戴着罗帽，穿了屯绢摆衣，着了皂靴。那巡道是个少年甲科，散馆的给事中转外，正是一团火烈的性子，见了这样妆扮，怒发冲冠，叫人扯毁衣裳，剥脱靴帽，把一部黑燈的胡子持个干净，问了先奸后娶。除断还了那老婆，又断了三十两的宿钱给主，问革了指挥，重责了四十大板，登时弄得身败名灭，家破人亡，仅能不死。

宋明吾把老婆叫人睡了几日，通常得了三十八两老银，依然还得了个残剩的淫妇⁽¹⁾。把这断来的银两拿了，竟到南京，顿了几件漆盒、台盘、铜镜、铁锁、头绳、线带、徽扇、苏壶、相思套、角先生之类，出了滩，摆在那不用房钱的城门底下。这样南京的杂货原是没有行款的东西，一倍两倍，若是撞见一个利巴^①，就是三倍也是不可知的。又兼他财乡兴旺的时候，不上几年，在西门里开了一座南京大店，撰得钱来，买房置地，好不兴喧。这张茂实每日在那铺中闲坐，百物的行情都被看在眼里，所以也要做这一行生理。收拾了几百银子，独上南京，回来开张贸易，不必细言。

且只说南京有一个姓顾的人家，挑绣的那洒线颜色极是鲜明，针莆甚是细密，比别人家卖的东西着实起眼。张茂实托了在行的店主，买了一套鲜明出色的裙衫，带了回家进奉那细君，做远回的人事，寻了善手裁缝做制精洁。次年元宵佳节，智姐穿了那套得意的衣裳，在那莲华庵烧香。恰好素姐不因不由^②的也到庵中，因是紧邻之女，又是契友之妻，都认识的熟，二人欢喜相见。住持的白

① 利巴：即“力巴”，外行。

② 不因不由：无故，碰巧。

姑子让二人方丈吃茶。

素姐看见智姐的顾绣衫裙，甚是羡慕。智姐想起去年被狄希陈做弄，

打了一顿，怀恨在心，正苦无路可报，眉头一蹙，计上心来，说道：“狄大嫂，你的衫裙做出不曾？怎还不见穿着？”素姐道：“这一定是张大哥自己到南京定做的。我那得有这等的衣服！”智姐道：“我家又素不出门，那晓得有这华丽的衣服？这还是狄大哥说起南京有这新兴的顾绣，与了八两银子，叫我家与他捎了一套，与这是一样花头，一般颜色。到家之时，把这两套裙衫都送与狄大哥验看，这是狄大哥拣剩的。狄大嫂，你如何说是没有？”素姐不听便罢，听得这话，真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不肯久坐，辞了智姐回家。智姐知他中计，也便辞了白姑子回去，只是“眼观旌旗捷，耳听好消息”。

却说素姐回到房中，叫小玉兰各处寻那狄希陈不着。素姐自己走到他的书房，翻箱倒柜，无所不搜。幸得不曾搜出甚么细密东西，只拿了几封湖笔，要去画样描鞋；又将那大部的《太平广记》拿了几本，算计插针夹线。房中寻下一切刑具，专候一个受苦受难的陈哥到家，便要三推六问。狄希陈正从外面回来，浑身肉颤，两眼如梭；刚刚跨进大门，一个铁嘴老瓜飞在上面，连叫数声，一泡大屎拉在头上，淋漓了一巾；进到自己院内，一个蜘蛛大网，不端不正，罩在面上；他也晓得是要晦气临头。及至进房，那个女阎王已是在那里磨拳擦掌，专等施行。狄希陈看见娘子的气色不善，三魂去了六魂，五魄去了十魄。素姐说道：“你南京捎来的顾绣衣裳，放在何处？你不与我，更与何人？你快快拿出来便罢！可是孙行者说的有理：‘你若牙崩半个不字，我叫你立刻化为脓血！’

狄希陈虽是生长富家，却是三家村的农户，除了银钱，晓得甚么叫是顾绣，三头不辨两①，说得象个挣头鸭子一般。素姐将狄希陈肩膀上两三棍，骂道：“你还不快快的与我？还要故意妆这忘八腔儿！”狄希陈道：“甚么叫是顾绣？可是甚么东西？你详细说个来历，好叫我照了路分寻思。你这凭空打个霹雳，我还不知是那里响哩！”素姐着实又是几下，骂说：

第六十三回

“你’蛇钻的窟窿蛇知道’，叫我说个来历！你那八两银子可是原与了何人？你央何人买来？两套之内你拣的那一套？你或见放在何处，或是与你娘，或是与你那个奶奶，或是姑姑、妹妹、姐姐、姨姨、大娘、婶子，你可也说个下落。象个秦贼似的，没的我就罢了？你要不说，我还铁钳子拧下你的肉来^⑤！你一日不拿出来，我监你一日；你十日不拿出来，我监你十日！你那姘子又一时到不得跟前，没人救你。”

狄希陈道：“你是奶奶人家，你只可怜见，明白的说了，我照样买给你罢。”素姐道：“我只要那南京捎来的原物，我不要另买的！”一边把那书房里拿来的湖笔，拣了五枝厚管的，用火箸烧红，钻了上下的眼，穿上一根绳做成拶指，把狄希陈的双手拶上，叫他供招。拶得狄希陈乔声怪气的叫唤。又使界尺把拶子两边敲将起来。狄希陈道：“是我买得来了，我放在一个所在，你放了我，待我自己去取来与你。”素姐道：“你是哄我放你！你说在那里，我叫玉兰去取。如果见在，我放你不迟；你若是谎话，我又另用刑法。”

狄希陈本等不曾买甚么顾绣，你叫他从哪里说来？可怜诸般的刑具受过，无可招成，果然晚间依旧送在那前日的监内，晚夜捆在那凳上^⑥，权当褥床。那正月中旬的天气，尚在七九的时节，寒

①三头不辨两：摸不着头脑。

是不消说的。前次尚半饥六饿的与他饭吃，这番连牢食也断了 他的。狄员外只是极得碰头磕脑的空躁，外边嚷叫，他只当是不 闻。这般一个泼妇，又不敢进他房去。调羹是他降怕了的败将，只 看见他就夹了尾巴逃跑。这素姐又甚是恶毒，一日一比，也就打得 身无完肤。狄员外着了极，只得去央薛夫人来解救。薛夫人听见 诧异，不敢深信，只得自来狄家看望。进他房去，果然狄希陈蓬了 头、垢了面，真象个死罪重囚一般。薛夫人见了好生不忍，连忙叫 狄希陈出来。谁知这个软监，虽没有甚么虎头门^①，谁知比那虎头 门更自严谨，不奉了这个女禁子素姐的监牌，一步也是不敢动的。

先时薛夫人也还壮健，又有薛教授这个老板，他还有些怕惧；如今薛夫人老憋了(7)，话也说不明白，又没了薛教授；那龙氏亦因 没了薛教授的禁持，信口的把个女儿教道，教得个女儿如虎添翼一 般，那里听薛夫人的解劝！还拿那言语冲撞薛夫人，说道：“人家两 口子的事，那要做丈母的闲管！早是你这般护他，何不当初你嫁了 他不好！”把个薛夫人气的只要昏去，使性回家对了薛如卞兄弟并 龙氏三个告诉素姐这些恶行。薛如卞与薛如兼只是低了头(8)不 应，只有龙氏晓晓的说道：“他小两口合气，你老人家原不该管他。 使十来两家银子捎了衣裳来，不给媳妇儿，给了别人，这还怪媳妇 儿打么？”薛夫人瞅了他两眼，也没理他罢了。

却说薛如卞低了个头，在他那房门口走来走去的不住，象心里 想甚么的一般。原来素姐从小只怕鸷鹰，但凡行走，必定先要在那 头上看得四下里没有鸷鹰飞过，方敢走动。如正走中间，猛然一个 济鹰飞过，便就双目暴痛，满体骨苏，就要大病几日。薛如卞密密

①虎头门：即饰有狸狎之形的狱门。因狸肝形似虎，俗称老虎门

第六十三回

的寻了一只极大的苍鹰，悄悄拿到狄家，背地后交与狄周媳妇，叫他不要与人看见，只等素姐与玉兰不在房里，将这鹞鹰暗自放在他的房中，不可令人知道。狄周媳妇岂是喜他的人，果然将那鹞鹰藏过，也与调羹说了，只不晓得薛如卞是何作为。

等了一会，素姐果然叫玉兰拿着草纸跟了去上茅厕。狄周媳妇慌忙将那鹞鹰使衣服遮了，走到素姐门口，只见门是掩的。狄周媳妇把他房门推了一条缝，将衣裳遮的鹞鹰从门缝里放在他那房内，仍旧把房门与他关得严紧，真是神鬼不知。须臾，素姐解手回来，小玉兰推进门去，只见一个簸箕大的鹞鹰在房里乱飞。玉兰才叫得一声，，哎哟”，素姐也刚跨进门去，那鹞鹰照着素姐劈脸一翅，飞出门去，唬的素姐锥的一声酥倒在地，去了三魂，散了九魄，一些不省人事。

玉兰喊叫起来，狄周媳妇合调羹都连忙跑来，见素姐焦黄了脸，睡在地上，做声不出，问是怎么缘故。玉兰说：“我跟了姑茅厕回来，一个鹞鹰在屋里乱跳，我唬得叫唤了一声。俺姑才待进去，那鹞鹰照着俺姑的脸一翅子，飞出去了。”狄周媳妇道：“鹞鹰见开着门，屋里没有人，是待进屋里偷东西吃。怕他怎么？就唬的这们样着！”玉兰道：“那里开着门来！关得紧紧的。”狄周媳妇道：“你回时，这门还是关紧的么？”玉兰道：“可不这门还是关的哩。”狄周媳妇合调羹道：“这也古怪！若是个小雀儿，或者是打窗户棋子或是门槛子底下进去的；这鹞鹰比鹅还大，可是从那里进去的哩？就是个鹞鹰罢呀，怕他怎的？”玉兰道：“俺姑极怕鹞鹰，只见他一遭，眼珠子疼好几日，身上也不好一大场哩。”正乱哄着，素姐才还省过来。狄周媳妇扶他上在床上，只是叫头疼眼痛，身上酥麻。到了这等乱轰，狄希陈坐在那床头的监里，声也不敢做，张也不敢探出头 810

来张一张

次日，素姐越发病得沉重，卧房里边平日害怕的一个鸛鹰飞 出，也自觉甚是害怕。狄家叫人去请薛夫人来看他，薛夫人道：“我 还少欠他的顶撞，再自家寻上门去？任他怎病，我是再不上他门 的！”龙氏道：“既是娘不肯去，我去看他看罢。”薛夫人道：“小老婆 上亲家门去，你不怕人轻慢，只管请行，我不管你！”龙氏喃喃呐呐 的道：“怎么？大老婆头上有角，肚下有鳞么？脱不了小老婆长着 个庆，没的那大老婆另长的是吊！开口就是小老婆长小老婆短的 哩！不叫我去，罢！我叫他弟兄们去看他！”着人唤了薛如卞三弟 兄来到，说叫他去看素姐。薛如卞道：“甚么贤惠姐姐，公爱婆怜，丈夫尊敬，我们做兄弟的走到那里，大家都见了欢喜，我们去的也 有光彩；如今把一个丈夫囚禁在房，致得那公公在愁城里边过活，我是没有面目去的！”薛夫人道：“你们小伙子的脸厚，怕怎么的？你们看他看去。”

薛如卞依了母命，走到素姐房中，只见素姐奄奄一息，病卧床 中。问素姐道：“姐姐是因怎的就害起病来？”素姐把那房中飞出鸛 鹰劈脸打了一翅的事告诉了一遍。薛如卞大惊诧异道：“怎便有如 此等事！”着实嗟叹起来，意要流出几点眼泪，方可感动得他，心生 一计，把他父亲想了一想，不觉伤痛悲酸。素姐问道：“你听见鸛鹰 飞进房来，就这样恹惶，是为怎么？”薛如卞道：“我不为怎么。”口里 说着，眼里还流痛泪。素姐说：“你一定有话说。你好歹与我说了 便罢。”薛如卞只是待言不言的，薛素姐又只管催逼。薛如卞道：“我不忍合姐姐说。我只见古本正传上说：‘凡濟鹰进房，俱是家亲 引领外鬼，要来捉人魂灵，不出一月，便有死亡。’我因此痛忍不过，所以心酸。”素姐害怕道：“那书上曾说也还可救么？”

薛如卞道：“那书上记的极多。只有一个唐肃宗的皇后，叫是 张良姊①，曾有鹤鹰飞进他宫去。叫钦天监占验是何吉凶，那钦天 监奏道：‘这是先皇合皇太后因娘娘欺凌皇上，不孝祖宗，所以带领 急脚鹰神，来取娘娘的魂魄。’张娘娘着实悔过，追思从前的过恶，在宫中佛阁前观音大士脚下忏悔罪愆，再也不敢欺凌夫主，许诵一 万卷《药师佛经》。当晚得了一梦，说这欺凌丈夫合这不孝的大罪 终不可赦，姑念改悔自新，彻回急脚鹰神，姑迟十年，再差内臣李显 忠行刑显戮。就只这张娘娘还活了十年。别再没有活的之理。”

素姐道：“虽是你姐夫我管教的略也严些，也还不算甚么难为 他；就是公公婆婆，我骂几句也是有的，我也并没曾动手；倒是俺婆 婆还打了我一顿鞭子，我不过咒了他些(9)，我连手也没敢回。似我 这样的媳妇儿也就罢了，没的就叫是堕业？”薛如卞道：“那神灵看 的真，咱自家做的不觉。姐姐，你快快祷告忏悔，务要挽回过来！咱姐弟四个人，若姐姐有些好歹，叫俺们怎么过？”素姐说：“俺公公 是不敢惹我的，我倒合他平似交儿；俺婆婆又没了，这是越发清净 的；只是你姐夫，我不知怎么，只是恼他！”

薛如卞故意说道：“俺姐夫已就不是人了，你只合他一般见识，是待怎么？这鹤鹰飞进卧房，我曾合他在书房里看那书上，他岂不 知是极凶极怪的事？你是个人，可也该急速祈祷才是。怎么姐姐 这们病着，他连守也不守，竟往别处去顽？这还有人气哩！姐姐，你只管合他一般见识哩！”素姐道：“他倒也没往别处去顽，我监着 他哩。”薛如卞道：“怎么监着他？监在那里？”素姐道：“我这床脚头

①张良姊：应为“张良娣”，唐肃宗为太子时入东宫，封为“良娣”，故后 人习惯称为“张良娣”。肃宗继位后，立为皇后，专断宫闱。肃宗死后，她与内 官等谋立越王为帝，未逞，被废为庶人。

帘子里不是监么？”薛如卞一边说道：“瞎话！待我看看。”一手揭开 门帘，只见狄希陈蓬头垢面，真象个活囚相似，坐在地下。

薛如卞认了一歇，道：“呀！原来果真是俺姐夫！怎么这般模 样？”叫他出来。他那里敢动，使手只指素姐。薛如卞问素姐道：“这是怎么话说？”素姐说：“这就是我监禁他的牢。也罢，既是神灵 替你做主，你且出来罢。”

狄希陈得了这句分付，方才敢从床脚后挪出帘来。到了亮处，薛如卞看了甚是惨人。又见他双眼血红，问说：“是害眼么？”狄希 陈不敢答应。素姐说：“是我使烟薰的。”薛如卞问道：“夜间还放出来睡觉么？”素姐说：“你见那监里的犯人放出家里去睡觉来？我每 夜把他上在桦上。”薛如卞问说：“桦在那里？”素姐说：“就是这天井 里那条板凳，叫他仰在上面，把手反绑在板凳底下，再用三道绳子 紧紧的捆住。他还敢动得哩！”薛如卞问说：“他却怎么吃饭？”素姐 说：“每日给他两碗饭吃，搭拉①着他的命儿。”薛如卞问说：“却怎 么解手？”素姐说：“递个破盆子与他，叫小玉兰替他端。”薛如卞问 说：“这监够几日了？”素姐道：“怕不也有十来个日子。”薛如卞又 问：“狄大叔就不寻他么？”素姐说：“他只好干疼罢了，他也不敢来 我这太岁头上动土。”

薛如卞想到狄希陈这等受苦的田地，不由得当真哭道：“姐姐 没怪。我看你如此狠恶，天地鬼神都是震怒，特遣鹰神拿你，这断 然忏悔不得的了！我合你姊弟分离只在目下。疼死我也！”素姐 道：“好贤弟！我与你同父一母所生，你千万寻法救我！我自此以 后，我也不骂公公、我不要再凌虐丈夫，你只是与我忏悔。”薛如卞

①搭拉着：本指对家畜家禽等不当回事的喂养，顺便喂养着。此处为嘲 骂。

道：“这只得请了三官庙陈道士来，叫他替姐念《药师经》，再三祈祷，央姐夫也替姐姐告饶。”素姐道：“三官庙陈道士一个男人家，我怎么自己参佛拜忏的？咱请了莲华庵白姑子来，一个女僧，我好守着他念经，倒甚方便。”薛如卞道：“白姑子不知会念《药师经》不会？”素姐道：“这《药师经》是他久惯念的，他怎么会？”薛如卞道：“既是白姑子会念，倒也甚便。”

素姐道：“兄弟，你就合他去讲讲：得多少日子，用甚么供献，咱好预备。”薛如卞道：“姐姐，你另叫人合他说罢，我合白姑子极划不来。年时，我往他庵里走，他往外捻我，叫我臭骂了一顿，到如今我见了他连话也不合他说句。”素姐道：“你不去，罢，我着薛三省媳妇子请他去，你到家就叫他来。”一边叫小玉兰舀水来与狄希陈洗脸，又叫他梳头，戴了巾幘，穿了道袍，穿着齐整，从新与薛如卞作揖。

素姐又告诉狄希陈偷叫人往南京捎买顾绣衣裳，不拿到家来，不知与了谁去。“我倒也不图穿那件花皮，只怕他养女吊妇的，不成了人，所以只得管教他过来。那里知道这偏心的神灵爷，倒说我有不是了。象这们使十来两银子，不给自己媳妇穿，给了婊子，就不是我这们性子，换了别人，就是监不成，只怕也要打几下子哩。”

薛如卞勉强为救狄希陈，合素姐说了些由衷的假话。调羹合狄周媳妇方知薛如卞叫他送鸱鹰进去，原是为这个缘故；见果然放了狄希陈出监，又要请姑子念经忏悔，说报与狄员外知道。狄员外感之不尽、谢之有余，叫厨房快整杯盘，留薛如卞吃酒待饭，搬在素姐卧房桌上，狄希陈主席陪坐。

狄希陈见素姐与了一二分温柔颜色，就如当初安禄山在杨贵妃宫中洗儿的一般的荣耀，不惟绝无愁怨之言，且并无惨沮之色。这岂不是前生应受的灾愆！薛如卞口中不言，心里想道：“一个男

第六十三回

814

子，到这等没志气的田地，真也是顽顿无耻！死狗扶不到墙上的 人，怎怪得那老婆恁般凌辱！”倒替他坐卧不安，勉强吃了些酒饭，辞了素姐起身。

狄希陈送他出来，请见了狄员外，狄员外谢那薛如卞千万不 尽。见了狄希陈，狄员外就如重生再见的一般欢喜，狄希陈却恬不 介意。薛如卞仍到客位里坐了一会，献过了茶，方与狄员外作别回 家，果然叫了薛三省媳妇来见。素姐叫去莲华庵请白师傅到家，有 要紧事与他商量。薛三省娘子不敢怠慢，随即到了莲华庵中。恰 好白姑子不在家里，往杨乡宦宅里宣卷去了。薛三省娘子来家回 话。素姐见白姑子不曾请来，发了一顿暴躁，说薛三省娘子没用，该到杨家请他，赌气的叫狄希陈自去敦请。狄希陈道：“他在杨家 内宅里边宣卷①，我如何好进得去？我又合他家不甚熟识，这天已 将晚，不如等他晚上回庵的时节，我自去请他来罢。”

素姐大怒，一谷碌爬将起来，掐着狄希陈的脖子，就往那床脚 后监里边推，骂道：“我要你这攘包杂种做甚！你不如还往监里坐 着，免得我象眼中丁一般生气！”薛三省娘子道：“姐姐！快休如此！你想请姑子念经，是为甚么来？你还是这般性子！”素姐听说，方渐 渐的消下气去，免了狄希陈坐监。看天色也将次晚上来了，薛三省 娘子仍往莲华庵去请那白尼姑。至于来与不来、如何念经、如何忏 悔，素姐果否改恶从善，俱在下回再为接说。

【校记】

（1）托鹰：刻本“回目”皆作“託鹰”。

①宣卷：“宣讲宝卷”的略称。宝卷是一种说唱文学，内容多为宣扬因果报应、劝人为善的故事。

第六十三回

- (2) 良人妇女：A 本作“良人妇”。
- (3) 晦气已来：A 本作“晦气未来”。
- (4) 残剩的淫妇：B、C 本作“残生的淫妇”。
- (5) 铁钳子拧下你的肉来：B、C 本作“使铁钳子拧下你的肉来”。
- (6) 晚夜搁在那凳上：B、C 本作“晓夜细在那凳上”。
- (7) 老憋了：B、C 本作“老憋的”。
- (8) 只是低了头：B 本作“只见低了头”。
- (9) 我不过咒了他些：A 本脱“咒”字。
- (10) 我往他庵里走：B、C 本作“我往他庵里走走”。

第六十四回

薛素姐延僧忏罪白姑子造孽渔财

恶人造孽眼无天，贯满灾生法网悬。展转脱身逃不去， 馈央乡宦许多钱。屈作直、白为玄，是非淆混倒成颠。竿牍一函才递进，问官情面自周旋。菩萨持公道，阎王秉大权， 虚灵正直无私曲，那个奸僧敢乱传？若使牒文通得到，发 断阿犁一万鞭！

薛三省娘子复到莲华庵中，待了不多一会，只见白姑子领着徒弟冰轮合杨家一个觅汉，挟着一大篮馍馍、蒸饼同到庵中。见了薛三省娘子，打问讯行礼。薛三省娘子道了来意。白姑子道：“若说狄大嫂请我，我极该就去。前向同张大嫂来庵里与菩萨烧香，好个活动的人，见了人又喜洽、又谦和，可是一位好善的女人。但他的兄弟薛相公，我合他有个嫌疑，只怕到那里撞见，不好意思。你到家问声，有甚么分咐，差人来庵里说罢。”薛三省娘子道：“这是俺姐姐请你，各门另户的，有甚么碍处？你只管去，不妨。俺家三位哥哥，不知是那一个得罪与你？是为甚么起的？”

白姑子道：“是你家的大相公，还合一位朋友，到我庵中。我正

第六十四回

叫了个待诏剃头，我流水叫徒弟看茶与他吃了。我才剃完头，叫那剃头的与我取取耳^①。正取着，他一声骂那剃头的：‘贼光棍！贼奴才！这们可恶！你快快的住了饶打！’把个剃头的骂的挣挣的说：‘我怎么得罪来，相公就这们破口的骂我？’他说：‘可恶！你还强嘴！我平生最恼的是那按着葫芦抠子儿的人。你为甚么拿着把小杓子掏那葫芦？’叫我又是那笑，又是那恼，说：‘该他甚么事？我为这两个耳朵聋聋的，叫他替我掏掏，又是按着葫芦抠子儿哩！’我就只说了这两句，没说完，他就秃淫秃捶的掘^②了我一顿好的。亏不尽那位同来的相公劝得他去了。从这一遭，他再也没来。我路上撞见，通常没合他作揖。”

薛三省娘子道：“原来为这没要紧的事！你只管到那头，由他。他不往那头去，撞不见；就撞见，可这本乡本土的人，说开了话罢，这是甚么深仇么？咱同走罢。”白姑子道：“我本待不去，难为你这等请得紧。你先去着，我等明早自家到那里合狄大嫂说话罢。”薛三省娘子道：“这能几步子地哩？咱如今去走遭罢。”白姑子道：“好嫂子！这天多咎了？你俗人家黑晚的街上走就罢了，象俺这出家的女僧，夜晚还在街上，叫那光棍挟制着，不说是养和尚、就说是养道士，降着，依了他，还挤你个精光哩！如今咱这明水镇上还成个世界哩！”薛三省娘子道：“不怕！你跟着我走，没帐，没帐！撞见光棍，有我照着他哩。我要不使的他发昏致命、软瘫热化的不算！”白姑子被薛三省媳妇缠绕不过，只得叫徒弟看了家，两人同往狄家前进。

来到门口，将好掌灯时候，进到素姐房中，见素姐云鬓蓬松，香腮消减，伏枕卧床，不能强起。相见让坐，不必细说。白姑子开口先问：

① 取耳：掏耳朵

② 掘：骂。

“狄大嫂呼唤的恁紧，有甚么分付？”素姐说：“有一件事，我待问你一声，看人说的是真是假。要是有人家卧房里头，又没见怎么进去，开开门，从里边飞出个鸱鹰来，这是吉是凶？”白姑子惊异道：“好天爷！是谁家有这般事？”素姐道：“这事不远，咱这镇上就有。”白姑子道：“是咱们的亲戚么？”素姐道：“不是亲戚，只是也认得(1)的。”

白姑子道：“鸱鹰进入人房，流水抬灵床。不出三十日，就去见阎王。”那佛经上说道：‘阴司阳世(2)，原无二理。’阳间有甚么三司两院、府县都司，那阴间有阎王小鬼、马面牛头。那阳间的人或是被人告发，或是被官访拿，看那事的重轻；如系些微小事，不过差一个青夫甲皂；再稍大些的事，差那民壮快手；再大的事，差那探马；如遇那强盗响马，便就点差应捕番役，私下拷打的服了，方才见官，问那凌迟砍剐的大罪。那阴司的阎王，如遇那阳世间有等忠臣孝子、义夫烈妇、尚义有德的好人，敬①差金童玉女，持了幢幡宝盖，沙泥铺路，金玉搭桥(3)，就如阳世间府县正官备了官衔名启，自己登门请那有德的大宾赴那乡饮酒礼的一样。拘那无善无恶的平人，不过差个阳间过阴的无常到他家叫他一声，他自然依限来见，不消费力。如拘唤那等差不多的恶人，便要使那牛头马面，如阳间差探马的一般。若是那一样打爷骂娘的逆子、打翁骂婆的恶妇、欺君盗国的奸臣、凌虐丈夫的妻妾、忘恩背主的奴婢、恃宠欺嫡的小老婆、倚官害民的衙役、使凉水拔②肉菜的厨子，这几样人，阴间看他就如阳世间的响马强盗一样，方才差了神鹰急脚，带了本家的家亲，下了天罗地网，取了本宅的宅神土地甘结，预先着落停当，再行年月日時功曹，复将他恶迹申报，方才拿到鄧都，硝捣磨研，油爇锯解，

① 敬：同“竟”、“竟意”，俱是“特意”的意思。

② 拔：原指把热的东西放入冷水降温，这里指故意把肉菜的原味泡去。遍下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人身。所以这神鹰急脚，不到那一万分 恶贯满

第六十四回

盈，不轻易差遣。这是人世间几可里^①没有的事。咱明水镇 这家子，却是怎么来，就致的阎王这们大怒哩？”

素姐听说，把这样一个曹操般的恶物，唬得溺了一被褥的骚 尿，问说：“不知犯了这们大罪，尚有甚么本事可以救的？”白姑子 道：“这除非是观音菩萨的力量，将了药师王佛的宝经，与阎王面前 极力申救，或者也还可救度。但只要那本人在菩萨面前，着实的忏悔，虔诚立誓，改革前非，自己料得是那一件得罪，便在那一件上痛 改，以后再不要重犯，这才做得那忏悔罪消灭的功德哩。”

白姑子一边说，一边要起来回去。素姐道：“你且请坐，还有话 哩。你头里说的那些罪恶，不知也有轻重么？难道都是一样的？”白姑子道：“我说的那许多罪恶，原不是说一个人身上的；若是一个 人身上犯这们些天条，还等到如今哩！像那为子的单重在那打爹 骂娘、为媳妇的单重在打翁骂婆、为妻的单重在凌虐丈夫、为臣的 单重在欺君盗国，只犯此一件，那阴司便不相饶。”

素姐又问：“人犯了这等大罪，必定要差神鹰，却是怎说？”白姑子 道：“那阳间的强贼恶盗，必定差那应捕番役，却是那应捕番役惯 能降那强贼恶盗；那强贼恶盗到了应捕番役的手里，他使那铁棍，一顿把那强贼恶盗的两个臂膀打却折了，方才叫他动不得手，然后 拷问。这强魂恶鬼，那牛头见了，那牛头跪着，只递降书；那马面 见了，那马面倒头就递降表；因那牛头马面不敢拿他，所以专差 那神鹰急脚擒拿。那神鹰急脚只在 那强魂恶鬼的头上旋绕着飞，得空先把那强眼用那鹰嘴啄瞎，临时叫他一点不能看见，方叫那牛

^①几可里：平常

马面一齐上前，套枷上肘，才得拿他到阴司受罪。情管那家子必定有一个
人害眼疼的，这拿的就是他；但只是咱这地方没有这们恶人。狄大嫂，你
实合我说，是谁家？”

素姐唬得战兢兢的道：“实不敢相瞒，就是俺这家里。昨日清早，我
到后边解手，门已关了；及至回来，开进门去，从房里一个大们子①鸥鹰
照着我劈面一翅膀，飞了出去，我如今这两个眼珠子就象被人挖去的一般
疼。白师父，你好歹快寻门路救我，我恩有重报。”白姑子道：“好俺嫂子！
你不早合我说，哄的我把话都说尽了，可是叫你见怪。这事也不一律，若是
大嫂，情管没帐。久闻的狄大嫂甚是贤德，孝顺翁婆，爱敬丈夫，和睦乡
里，怎么得遭这们显报？只怕还为别人。”

素姐说道：“我自己忖量，也不该遭这等的事，我又没甚么不孝顺公
婆。那咎俺婆婆没了，瞒不的你，我没替他戴白卷髻、穿孝衣么？就是在
汉子身上有些差池(1)，也不过是管教他管教，这没的就是甚么大罪不成？
既是天老爷没眼偏心，可是说那庙里没有屈死的鬼哩？白师父，你只是寻
法救我便是。”白姑子道：“你既是叫我救你，我也不敢虚套子哄你。你
这罪过犯的较大些，光止念经拜忏当不的甚么事。就象阳间的人犯下那死
罪不赦的天条，那差不多的分上按捺不下来，务必要寻那当道显要的分上
才好。你这个得请十位尼僧(5)，七昼夜捧诵药师佛老爷的宝经一万卷。你
自己心里一些的恶念不生，斋戒沐浴，不住声昼夜七日念‘救苦救难观世
音菩萨’，念一声佛，磕一个头。完了七昼夜功德，还得请下观音奶奶来，
面问他讨个下

①大们子：硕大

落，阎王依与不依，再好安插。”

素姐说：“就依白师父所说。可在那里设坛？”白姑子道：“只得就在咱家设坛才好，或在前边厅房里边，或就在这天井里搭棚也可，却早起后晌吃斋吃茶，添香点烛的多也方便。”素姐说：“在我家里倒也便易，只是俺公公那老獐叨的咕咕哝哝，我受不的他琐碎。不然就在那莲华庵倒也方便，就在佛爷殿上，那样省事。”白姑子道：“这也可以。你再自己算计。我且回庵去，明日再来合你商量建醮的日子、请的师父、定的经数。”说着，作别起身。素姐仍叫薛三省媳妇跟了白姑子，又叫了个觅汉点着火把，狄希陈也同着送了白姑子家去。

白姑子夜间一宿不曾合眼，碌碌动算计起发骗钱。次早起来，净洗了面，细细的搽了粉，用靛花擦了头，绵胭脂擦了嘴，戴了一顶青绦罗瓢帽，穿了一件栗色春罗道袍，天蓝乡土丝鞭鞋，白绒袜，跟了徒弟冰轮，早来到素姐房内。素姐叫厨房预备斋饭管待。白师父师徒一面同素姐合狄希陈打单建醮⁽⁶⁾，算计是白姑子合冰轮、水月庵秦姑子超凡、傅姑子妙莲、观音堂任姑子水云、惠姑子尧仁、祁姑子善瑞、刘姑子白水、地藏庵楚姑子阳台、管姑子宝僧，共是十位尼姑。就在莲华庵殿上启建道场，一连七个昼夜，齐诵一万一千遍《药师王佛真经》。素姐说：“怎么又添一千卷？有这个零头，却是怎说？”白姑子道：“你昨日对着我骂了你公公一声‘老獐叨的’。这一句，不得一千卷经，怎么忏悔得过来？”素姐说：“爷哟！这是我的口头语儿，没的也是罪过么？”白姑子道：“这个我不强你。你要自己打得过心去，不消念得一千卷也就罢了。”

素姐说：“我是这般问声，怎么不念？”白姑子道：“这鑊钱要是论经数也可，或是包日子也可。斋是你管。忏钱，灯斗，供 822 献，香烛茶酒，拜忏，一条新手巾，一条新红毡，撇铉，六尺新布，画字的礼儿，发七遍文书的利市，迎佛送佛的喜钱，取回佛旨来的谢礼，这都

在外。”

素姐道：“这先明后不争的，极好。论经数是怎么算、包日子是怎么包，你先说说我听。”白姑子道：“这《药师经》可长，同不得《心经》短，一个人尽力诵，一日诵不得十卷，诵这一卷，要一分五厘，十卷一钱五分，一百卷一两五钱，一千卷十五两，一万卷一百五十两银，又是一千卷，共该经钱一百六十五两。别项使用，就只取回佛旨来的谢礼，得四两也罢，五两更好看些。别的都厚薄随人，没有一定的数儿。狄大嫂，没的你是别人？这几位师父们没的是世人么？他们也不好按着数儿要的，我住持着，每卷只做一分。俺师徒两个替狄大嫂赠二千卷，不敢领经钱，这不又去了二十两？叫他们把那一千卷零头儿搭上别要算钱，这不又去十两？共是八十两银子的经钱够了。”素姐道：“这八十两银子也不打紧，俺婆婆死后留下几两银子，我且拿出来买命，我留下待怎么？只是你师徒二人，怎好〔有〕叫你干念了经的理？我也还照数送上。就是那一千卷也仍要算钱。”白姑子道：“俺师徒两个断不可算上，就没个厚薄了？”

素姐道：“你只虔诚建醮，救了我的命，我愁没钱使么？俺公公六七十的人了，能待几日？只天老爷看一眼儿，叫他早挺些时脚，那个不是我的？要是我不得这命，就是俺婆婆留下的这几两银子，我不豁撒他个精光，我待开交哩？”白姑子道：“狄大嫂，你说的极是。你这们好心，其实也不必念经，佛爷也是该保护你的。但请的这几位师父，他各人家都顶着火烟，靠着身子养家的。既是要建七昼夜道场，可就要占住了他们的身子哩。他们家里都有徒弟合支 823

使的人，却也都要吃饭。把这经资先与他们一半，好叫他们余米买柴的安了家，才好一盼心^①的念经。这日用的斋供，可是家里做了送去？可就在庵里叫人做罢？要是叫人在庵里做倒也方便。有庵里使熟的个女厨老翟就好，他又不肯拨撒人家的东西。”

素姐问道：“就是咱这明水人家么？”白姑子道：“可不怎么？这就是翟福的媳妇子。”素姐道：“原来是他！他常往俺家做菜。他娘姓强，俺只叫他‘老强婆子’，他又吃斋，又叫他‘老强道’。要是他倒也罢了，我每日供备着，那里做斋方便。得那庵里没有闲杂人才好，我好在那里住的。”白姑子道：“我那坐禅的屋里，那咎你没合张大嫂在里头吃茶么？那里头甚么闲人进得去？常年永智寺的和尚天空，俺这尼僧们不会写字，只得央他替俺写写榜合吊挂子，如今有了观音堂任师父会写了字，这男僧们影也不上门了。”素姐道：“得似这般清静，我在那里住着也极稳便。我如今先付你银五十两，每位师父且先付银五两安了家，好择日建醮。我这里收拾着往那里运米面食物。”

素姐开了箱，将他婆婆留下的银子，取了一封出来，说是五十两，交付白姑子收去。白姑子道：“也待我打开这封，当了狄大嫂的面看一看。这是众人众事的事，万一有甚差池，他众人们只说我里头有甚么欺瞒夹帐的勾当。”一边将封拆开见数，是十个锞子，内中明白显着有四个黑锞，与那六锞迥然不同。素姐自幼不曾大见过甚么银子，倒没曾理论；这白姑子串百家门，见得多、知得广，单单的拿起一锞黑的来看：平扑塌燈黑的面子^②，死绉绉^③没个蜂眼的

① 一盼心：专心致意。

② 平扑塌燈黑的面子：B本作“平扑扑燈黑的面子”

③ 死绉绉：死板板。底儿。白姑子放在牙上啃了一啃，啃着软呼呼的，说道：“这不是银子，象是锡蜡似的。”素姐挣挣的说道：“你再看别

的何如。”拣了六 锭真银，四个锡锞。素姐倒也还疑是狄婆子放上的。

谁知这狄希陈是被唬破胆的人，白姑子只说了一句是锡蜡，素姐 只接过来看了一眼，他就焦黄了个脸，通没了人色，从裤裆里滴滴 拉拉的流尿，打的那牙巴骨瓜搭瓜搭的怪响。素姐看了他一眼，说 道：“了不得！这情管又是你这忘八羔子干的营生！我再看看别的，要是都换了假的，我还念你娘那质经哩！”怒狠狠的又取了两封出来，一连拆开了封皮，每封里边都是四个锡锭。再把那七封取出，照例一 般，那有二样！狄希陈不及防备，被素姐颺的一个漏风巴掌，兜定一 脚，踢了一个嘴抢地。白姑子手里流水拉扯，口里连忙念着佛道：“阿 弥陀佛！不当家。狄大嫂，快休如此。你今请僧建醮，却是为何？银 钱小事，夫者妇之天哩！打夫就是打天一般。原来你是如此利害，所 以动了阎王怒(7)哩。乡里人家多有倾下白铁鏢子，防那歹人的打劫。 这只怕是常时收拾下的，老施主不曾知道，当了真的留下也不可，怎么就知道是狄大哥干的事？”素姐道：“这要不是他干的营生，他为 甚么唬的那尿！这分明是贼人胆虚。这闷气，我受不的！我要不打 他几下子，这暗气就整杀我了！白师父，你且暂回庵去，待我发落了 这事，消消气，我再使人请你去。”

白姑子就待走，狄希陈望着白姑子挤眼扭嘴，叫他别要回去，劝解素姐，替他做个救命星君。白姑子会意，道：“狄大哥，这银子 或者是你不是你，你可也说说是怎么。你这们涎不痴的①，别说狄 大嫂是个快性人，受不的这们顿碌②，就是我也受不的。饶我那咎

① 涎不痴的：吞吞吐吐，不爽快说话

② 顿碌：慢慢腾腾。拿着汉子象吸石铁一般，要似这们个象生①，我也打他几下子。”素 姐道：“有话只该合明白人说，叫人心里自在。这不是白师父你亲眼看着？你不相干的人也说是受不的，也说是该打。只有旁边的人说这几句公道话，咱本等有气，也就消了许多。常时但是合他 合气，他本人倒还没怎么的，那旁里的人有多少说长道短，扯那 臭辰淡的！

第六十四回

我本等待要少打，激得我偏打得多了。”

白姑子道：“正是如此。人没得合他有仇，好意打他么？那银子其实不干狄大哥事，但只为甚么妆这腔儿？倒象是狄大嫂平日不知怎么利害，唬的人这们等的。狄大嫂，你当着我在这里把话说开，你也再休絮叨，把这银子的事丢开手罢。”素姐叫那白姑子顺着毛`顿扑撒②，渐渐回嗔作喜。狄希陈也渐渐转魄还魂。素姐拣了十个雪白银锞，用纸包了，交付白姑子拿去散与众人，作一半经资。这白姑子把这五十两经钱拿回庵去，那里分与甚么众人！拣了个建醮的良辰，请了那别庵的八位秃妇，连自己师徒共是十人，启建法事。素姐动用米面柴薪，送去庵内。

狄员外明知是薛如卞要使那神道设教，劝化那姐姐回心，与白姑子先说道了主意⁽⁸⁾，做成圈套，想说：“倘得因此果得回心转意，便得清门净户，宅安家稳，儿子不受折，老身有了倚靠。”这等有财之家，使得几两银子，有甚希罕。闻知素姐要建醮忏悔，甚是喜欢，叫狄周媳妇与素姐说道，凡是道场所用之物，都问狄员外要，俱当一一应承。又与了三十两银子，叫他做经钱。又说如要自到庵中，可请薛亲家婆合薛如卞娘子连氏、薛如兼娘子巧姐同去相陪。

⑧象生：即“象人”，古时陪葬的俑人，后亦指墓前的石人、送丧时的纸人。

②扑撒：抚慰。

素姐自从进了狄家的门这几年，没得他一口好气，止有这遭搔着他的痒处，笑了一面(9)，说了一声“难为爹”的良心好话。狄员外就差了狄希陈往薛家请他丈母合连氏巧姐，先到家中，同了素姐好到庵去。薛夫人因是狄员外专意相请，也要指望这遭叫女儿改行从善，满口应承。至期，娘儿三个先到了狄家，吃了早饭，四人同到莲华庵中，还有狄周媳妇合小玉兰、薛三省薛三槐两个的娘子跟随。外面薛如卞兄弟三个，狄希陈又请了相于廷，共是五人，同在庵中监醮。另叫了厨子在那里整备素筵。

一连七日，薛夫人合素姐四位，每日早去拈香，晚上辞佛回家。薛如卞合相于廷都每晚各回家中宿歇。惟狄希陈恐怕素姐见怪，只说晚间替素姐佛前拜忏，不回家去。众姑子们每日掌灯时分关闭了庵门，故意把那响器敲动，鼓铙齐鸣，梵咒经声，彻于远近，却一面在那白姑子的禅房里面置备了荤品，沽了醇醪，整了精洁的饭食，轮流着几个在佛殿宣经，着几个洞房花烛，逐日周而复始、始而复周。狄希陈虽是个精壮后生，也禁不起群羊攒虎，应接不暇，未免弄得个嘴脸丰韵全消，骨高肉减。白姑子对着素姐说道：“常言说得好：‘满堂儿女，当不得半席夫妻。’这一连几夜，倒是我们也还有轮替打盹的时节。这狄大哥真是那至诚君子，从晚跪在佛前磕头礼拜，不肯住一住儿，真是夫妻情重！若是人间子女为父母的肯是如此，这也真是大舜复生、闵曾再出！如今把人也累得憔悴不堪观了！”素姐道：“他若果真如此，这也还不象个畜生。”心里也未免暂时有些喜悦。

到第七日道场圆满，设了一个监牢，把素姐洗换了浓妆，脱了艳服，妆了一个囚犯坐在牢中。白姑子穿了五彩袈裟，戴了毗卢九 827

莲僧帽，执了意旨疏文，在佛前伏章上表。疏曰：

南赡部洲大明国山东布政使司济南府绣江县明水镇莲花庵奉佛秉教沙门，伏以乾坤肇位，分剂健顺之仪；夫妇宜家，允著刚柔之匹。惟兹妇德无愆，方见夫纲莫教①。今为狄门薛氏，本以儒宗之女，僕为胄监之妻②。河洲原是好逑，鸾占有素；葡架本非恶趣，狮吼无声。恃娇挟宠，未常乏衾枕之缘；怙恶逞凶，巨真有刀俎之毒。纵干妇人反目之条，宁犯神明杀身之律？不谓六庚妄报，兼之三尸谬陈。触天廷之峻怒，丑鬼奉符；打冥室之严威，神鹰受敕。追悔何从，愿茹灰而涌胃；省愆曷既，徒饮泣以摧心。切思苦海茫茫，殊难挽救；仰仗慈航泛泛，猊易援拯。敢用敬求佛力，于焉普度人天，牒文到日，如敕奉行。

白姑子伏俯在地，过了半日，故妆醒了转来，望着素姐问信，说道：“施主万千大喜！适间章奏天廷，俯候许久，不见天旨颁行。又过了一时，只见值日功曹，押着重大的杠，两个黄巾力士，还扛抬那杠不动。取开看时，都是下界诸神报你那忤逆公婆、监打丈夫的过恶，叠成文卷，满满的积有一箱。注该十八重地狱，重重游遍，满日托生猪狗骡驴，轮回无已。今奉佛旨救度，已准暂彻神鹰，听从省改；如再不俊，仍行擒捉。”众尼僧都穿了法衣，拿了法器，从狱中将素姐迎将出来，从新打扮得浓妆艳抹，锦袄绣裙，众尼作乐称贺，名为“报喜”。素姐取出五两纹银相谢。这个当面送的，白姑子

① 教：败坏。

② 4 宾为胄监之妻：嫁给读书人为妻。億，礼，指嫁娶；胄监，泛指读书人。

又不好打得夹帐，每人足分五钱，一会众人各甚欢喜。法事已完，白姑子等送佛烧榜，两边条桌摆开，盛筵打散，先送得薛夫人娘儿四个回去，又次打发薛相公四个先回。狄希陈托名看人收拾，落在后面与众尼姑吃酒取笑。

原来这个醮事，白姑子在素姐面前只说是请僧建醮，计卷还钱；他在那众姑子面前，只说是包做道场七昼夜，完日讲送经资十两。先拿回来那五十两银，从里边称出八金，除了他师徒二位，其余的八众尼僧，每人一两，俱先分散。后来这六十两俱已一一收完，只不令众人知道。这一件事，白姑子净净的得了一百两花银，米面柴炭、酱醋油盐，不计其数。却也着实感激薛如卞的作成，买了两匹加长重大秋罗，两匹新兴金甲绫机，使毡包端了，去谢薛如卞。原来白姑子骗他这许多银子，素姐是着实瞒人，再三嘱咐白姑子，千万叫他不可与人知道，所以这白姑子放手大骗，绝无忌惮。倒也还亏他稍有良心，买了这四匹尺头作谢薛如卞。薛如卞也还不肯收他，白姑子再三苦让，止收了他一匹天蓝秋罗。

但素姐费了这许多银物，对了佛前发了这如许的大咒，不知果然回转身来孝顺公婆爱敬丈夫不曾？白姑子得了这许多横财，不知能安稳享用与否？只怕又有别的事生出来，且看后回接说。

评曰：“和尚、尼姑白手骗人财物，应犯鬼神之怒而鬼神不怒，而反若呵护之者，亦自有说。狄希陈抵换真银，按闰法必无生理，得白姑子一片言语，不激不随，便能消释弥天罪过，不啻起白骨而肉之。百金之入，谓之买命钱亦可。姑子使人买命钱，鬼神如何致怒、如何不加呵护⁽¹²⁾？”

又评：“白姑子如必要一百五十两，又恐素姐妇人水性，嫌

第六十四回

多变卦，旋即自评自减，不致打脱主顾，真强盗！其强盗！使过素姐许多银子，不肯阿谀逢迎，妆出许多乔态，以明挽回天意之难，使素姐改恶从善，真菩萨！白姑子说神鹰一段，不啻地藏王说法，使素姐心胆赫碎。”

【校记】

- (1) 只是也认得：B、C本作“只是他认得”。
- (2) 阴司阳世：A本作“阴同阳世”。
- (3) 金玉搭桥：B、C本作“金玉打桥”。
- (4) 有些差池：A本作“有些差他”。
- (5) 十位尼僧：B、C本作“十位女僧”。
- (6) 打单建醮：B、C本作“打算建醮”。第三十回有“打单”一词。
- (7) 动了阎王怒：B、C本作“动了天王怒”。
- (8) 说道了主意：B、C本作“说通了主意”。
- (9) 笑了一面：B本作“笑了一回”。第六十五回还有“笑了一面”工本不误。
- (10) 轮回无已今奉佛旨：B、C本作“轮回然已今奉佛旨”。
- (II) 千万叫他不可与人知道：B、C本作“千万叫声不可与人知道”。印本多作“叫声千万不可与人知道”。
- (12) 如何不加呵护：A本作“如何反加呵护”。

第六十五回

狄生遭打又赔钱张子报仇兼射利

雪恨不烦刀剑，翻冤何用戈矛？欢洽尊前称好会，割胸不觉中吴钩，妙计可封留。

比较监牢不算，延僧建醮钱丢。一顿门拴相毒打，再三下气苦央求，三倍价高酬。

——右调《破阵子》

却说素姐自从鹰神下降、白尼姑建斋忏悔之后，待那丈夫狄希陈果然就好了十分三四。一时间性气起来，或是瞪起眼睛，或是抬起手脚，有时自己忽然想起那鹰神的利害，或是狄希陈微微的说道：“你忘记了那莲花庵打醮了么？”素姐便也渐渐的按下火去，缩转了手脚，丢下了棍子，止于臭骂几句，便也罢了。这狄希陈毕竟是有根器的人，不等素姐与他几分颜色，便就要染大红，时时如临深渊，刻刻如履薄冰，听于无声，视于无形，先意承志，依旧奉承⁽¹⁾。

一日，素姐见狄希陈坐在房中，素姐说道：“我看你这个东西，待要说你不是个人，你又轩眉多梭眼的说话吃饭，穿着件人皮妆人；待要说你是个人，你又一点儿心眼也都没了。似这几日，我看菩萨的面上，不合你一般见识；谁想娇养生惯了，你通常不像样了。

第六十五回

这顾绣衣裳，你要是没曾与人，还在那里放着，你就该流水的取了来与我；你要是与了壤子去了，你是个有怕惧的，你就该钻头觅缝的另寻一套与我。我这几日，我说我不言语，看你怎么样的。你把个贼头缩着，妆那忘八腔儿，我依么？两好合一好，你要似这们等的，我管那甚么鸢鹰野鹊的，我还拿出那本事来罢！”狄希陈听见这素姐的发作，唬得三魂去了六魂，说道：“这顾绣衣裳，我实不曾叫人去买，我连这顾绣两个字听也不曾听见。你只说是那里见来，或是听见谁说，我好到那里刨着根子，就使一百千钱，我高低买一套与你。”素姐说：“你’蛇钻的窟窿蛇知道’，你叫我说？我限你三日就要！”

狄希陈戴了这顶愁帽，只是没有头发的瑩儿，却往那里钻研？再三向狄周媳妇合调羹手里打听。调羹说道：“我们每日见他打你，恨不得替你钻到那地缝里去！若是我们知甚么风信，岂有不替你遮瞒的？他自正月十六日莲花庵里回来就合你闹起，情管是那里受的病根。你还到那里仔细打听。”狄希陈道：“我若果真叫人买甚么顾绣，我可往那根子上去安插；我影儿也没有，我可往那里去打听？”调羹道：“他既是从莲花庵回家就发作起头，这事白姑子一定晓的就里的始末，你还到他那里刨黄①。”狄希陈道：“刘姐，你指教的极是，待我到 he 那里问他的详细。”

狄希陈穿了道袍，走到莲花庵外，两扇庵门牢牢的紧闭。敲了半日，走出一个半老的妇人来，开了门，认得是狄希陈，让进庵内坐地。狄希陈问说：“白师傅何在？我要请见，问他句说话。”那妇人道：“白师傅是我的妹子，我是他的寡妇姐姐，久在这庵中帮他们做

①刨黄：刨根究底

饭。白师傅从今日五更，因有点官事，合他徒弟冰轮都上城去了。”狄希陈道：“一个出家的女僧有甚么官司口舌，却师徒都上城去？”那妇人，人都称他是“老白”。那老白道：“因庵里失了些盗，往捕衙递呈哩。”

原来这白姑子与素姐建这忏悔道场，磕了一百多银子的拐^①。天下的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为”。况且那小器量的人，一旦得了横财，那样足高气扬的态度，自己不觉，旁边的人看得甚是分明。因此轰动了镇上的一个偷儿。醮完第三日的晚上，拿出飞墙走壁的本事，进到庵中，正见白姑子与徒弟冰轮在禅房里上下两张床上睡觉，老白自己在厨房炕上安歇。那偷儿取出两枝安息香来，在佛前琉璃灯上点着，一枝插在厨房，一枝插在白姑子卧房里面。这香原是蒙汗药做的，人的鼻孔内闻了这个气味即便鼾鼾睡去，手脚难抬，口眼紧闭。

偷儿又在佛前琉璃灯内点起烛来，只见香案上安着一个课筒。那偷儿即在观音菩萨面前跪下，叩了四叩，祝赞：“僧家的财物，本等不该偷盗他的；但他只该谨守菩萨的戒行，不该起这等的贪心。人家夫妇不和，你用智慧与他调停和睦，些微得他些经忏银钱便是，如何乘机设智，骗他这如许的资财？路见不平，旁人许蹊。弟子起心不平，今日要来偷他的回去。如果弟子该偷他的，望菩萨赐一上上之课；如果不该偷他的财物，只许他骗害平人，赐弟子一个下下之课。”把课筒在香烟⁽²⁾上薰了两薰，拿在手中晃了几晃，倒出那三个钱来，铺在桌上，查看课簿，真真“上上”两个大字。

偷儿喜不自胜，又磕了四个狗头相谢，走进房内，翻砖倒瓦。

①磕拐：同“打偏手”、“做夹帐”、“落背弓”，都是“从中克落”的意思。

第六十五回

两个姑子睡得烂熟如泥，一个老白睡得象个醉猪死狗。揭开他的箱子，止有衣裳鞋袜、汗巾手帕之类，并没有那诋骗的百两多银。偷儿先把那精美的物件卷了一包，又在房内遍寻那银子不见，放出那两只贼眼的神光，在白姑子床上席背后揭开一看，只见墙上三个抽斗，都用小镀银锁锁住，外用床席遮严。偷儿喜道：“这个秃科子，倒也收藏的妙！”扭开第一个抽斗，里面止有千把散钱。偷儿又把第二个抽斗扭开，却好端端正正那百十两银子，还有别的小包，也不下二三十两。偷儿叫了声“惭愧”，尽数拿将出来。衣架上搭着一条月白丝绸搭膊，扯将下来，将那银子尽情装在里面。又将那第三个抽斗扭开，里面两三根“明角先生”，又有两三根“广东人事”，两块“陈妈妈”，一个白绫合包，扯开里面，盛着一个大指顶样的缅铃，余无别物。

偷儿将那先生人事丢下，把缅铃藏在袖中。又见山墙下桌上放着一个雪白的锡尊，揭开，喷鼻的陈酒馨香。偷儿动了馋兴，扯开抽斗，桌子里面大碗的盛着通红的腊肉。偷儿暗道：“这等美酒佳肴，若不受用一番，却也被那观音老母笑话。”只怕药气将尽，醒将转来，不当稳便，再取出两枝香来，从新点上。走到厨房，通开煤火炉子，暖上了那一尊陈酒，又寻出几个冷饼烤在炉口，就着腊肉，吃得酒醉饭饱。心内却又想道：“佛家戒的是酒、色、财、气。如今我既得了‘财’，吃了‘酒’，有了财酒，便可以‘不消生’气’，所少的是‘色’。白姑子虽然日逐家装乔作媚，毕竟有了年纪；那老白更是不消提起；何不将那小尼姑冰轮幸他一幸，完了这四件的前程？”

将冰轮的被子揭起，拿烛照了一照，只见两个盆大的奶头，黑墨般的个大屁股。偷儿看了，不能起兴。再把白姑子验看一番，奶头不甚饱满，身上倒还白胖。半老佳人可共，何必要那年少的冰 834

轮？偷儿抖搜那强盗的威风，脱了裤子，爬在白姑子身上，二十四解之中卖了个“老汉推车”之解。完事下来，把那壁上抽斗内的角先生拣那第一号的取了三根，先把白姑子的腿拍开，把一个先生塞在里面，又把冰轮与老白都

叫开了产门，每家俱荐一先生在内处馆。然后卷了细软，大踏步从里而出(3)。

到了五更天气，三人俱各醒来，家中都有一个先生在内，都寻思不出是谁荐来的。白姑子疑是冰轮干的勾当，冰轮又道是白姑子做的营生，老白猜不出是那里的症候。白姑子扳倒席摸那个先生抽屉，锁已无存，内中恰少了三个师傅；又摸了那盛银子抽斗，里边空空如也。心里慌道：“徒弟！你醒了不曾？床头边的抽斗是谁开了？”冰轮梦中答道：“这再没有别人！师傅捉弄我，还要问人！”白姑子道：“你是几时干的营生？我梦中也微有知觉，只是睡得太浓，动弹不得。那猛骨，你拿在那边去了？”冰轮道：“我不曾动甚么猛骨。师傅，你倒估精，反来问我！”白姑子道：“我估精甚么来？这角先生是你放在我那里面的。”冰轮道：“师傅，你又来了，你倒把角先生放在我的里头，倒还问我！”白姑子道：“倒是好话，不是与你作耍。”冰轮道：“我也是好话，何尝作耍？”把那角先生在床边边磕得梆梆的响，说道：“师傅，你听！这是甚么东西响？天空只两宿不来，你就极的成精作怪的！”白姑子道：“谁合你且在这里雌牙扮齿！猛骨你收过了么？”冰轮道：“你好好的放着罢了，我为甚又另收他？”白姑子道：“抽斗上的锁已没了，内中空空的没了银子。待我再摸摸那盛钱的抽斗，看是如何。呀！这抽斗也没锁了，内中钱还不曾失去。你快起来点灯照看！”

冰轮一谷碌爬起，穿了衣裳，登上裤子，佛前琉璃灯上点着了火，在厨房门口经过。老白问道：“你又点灯做甚？你进来，我合你 **835**

算账！”说道：“你年纪小，会浪，要不着和尚就要角先生。我半世的老人家，守了这几年的真寡，亏你拿这东西来戏弄我！这一定是你这小窠子干这促恰短命的事！难道你师傅是我妹子，好来做这个事不成？”冰轮说道：

“师姨，你说是甚话？我何尝敢合师姨顽来？我合师傅的被里边都有这件物事。床里边那几两银子都扯开抽斗没了，我来点灯照看哩。”老白怪道：“有这等的事？”一边也就起来。房中照看，见两只箱子都把箱盖靠在墙上，内中凡是起眼的东西，尽情没了；又见炉台上面放着盛酒的空尊，吃剩的腊

肉皮骨，佛前的烛台也没了，方才知是被盗。又各面面相觑，想那角先生怎生放在里面，三个人没有一个觉得的。白姑子又说睡中明明觉道有人云雨，也觉得甚是快活，只是困倦不能醒来。三个人拿了灯，前后照看，并无踪迹，门户照旧关严，不曾开动。

这白姑子费了多少心思，得了这些外物，把他一棒敲得干净，岂有轻饶宽放之理？所以师徒两人同进城去，在捕衙递呈。后来呈虽递准，这贼始终不曾拿住。白姑子凑处那应捕的盘缠、管待那番役的饭食、伺候那捕衙的比较，足足的忙乱了两个月，当不起这拖累，只得苦央了连春元的分上与典史，方才把番捕掣了回去。直待偷儿三四年后别案事发，方知偷儿姓梁名尚仁。他才把当日的事情细细对人告诉。

那日狄希陈去莲花庵寻他说话，他所以果然不曾在家。老白也只大概说了个失盗的纲领，不曾说到其中旨趣之妙。狄希陈因白姑子不曾在家，遂与老白叙说闲话，因问老白从几时到庵。老白回说怎么夫亡守寡⁽⁴⁾，与白姑子同胞姊妹，三年前来到庵中，与他管家做饭。这些烦言碎语，不必细叨。狄希陈知老白不是时来暂去的人，这素姐正月十六日来庵中烧香，曾撞见何人，事中的原故，

或者一定晓得，遂问他道：“昨日正月十六日，家中曾来这庵中烧香⁽⁵⁾，你可记得么？”老白道：“这能几日，就不记得了？那日还有西街上张大嫂哩。”狄希陈道：“那个张大嫂？南头是张茂实家，北头是张子虚家，这张大嫂却是谁的娘子？”老白道：“我也不知他男人的名号，是新开南京铺的。”狄希陈晓得是张茂实娘子智姐，心里也明白，晓得是中他的毒了。又故意问道：“你怎知他开南京铺？”老白道：“我听见狄大嫂问他身上穿的洒线衣裳怎有这般做手，花样又佳，尺头又好。他说丈夫往南京买货捎来的新兴顾绣，所以知他是开南京铺的。”

狄希陈〔心里〕道：“苦哉！’狭路相逢，冤家路窄！’原来吃的是这里亏！若不是老白透漏消息，就是纯阳老祖也参不透这个玄机。只是这个歪拉骨也恶毒得紧。我不过在口之言⁽⁶⁾顽得一顽，你丈夫虽把你打了几下，你的母亲已即时齐齐整整把我回了一席，你却又这等盛设先施，我却那里寻个母亲与我报冤泄恨？况且正在这里比较衣裳，后患还不知有多少！”前思后想，没办法。“只得还去求他，问他回得这般一套衣裳，家中挡得限过，便是祖宗保护，先母有灵了。但不知他还多余不曾？若没有副余，止他老婆的一件，好问他回买，他故意要我受苦，断是不肯回与我的，我却何处去寻这个盗狐白裘的穿寄，偷了他老婆的那件衣服来才好？但只怎能到手？无可奈何，只得到他那里淘一淘金。”

竟到他那铺中，可的张茂实又不在铺内，止有他的伙计李旺在那里管店，让狄希陈店前凳上坐了。狄希陈问说：“张大哥怎不在店中做生意，却往何处去了？”李旺道：“适才往家中去取货物，想也不久就来，你寻他说甚么？”狄希陈道：“我要问他买套顾绣衣裳。”李旺道：“那讨顾绣来？这顾家的洒线是如今的时兴，每套比

第六十五回

寻常的洒线衣服贵着二两多银哩。用了这贵贵的本钱，拿到这里 卖给老鬼么？”狄希陈道：“若是好货，难道没人买？”李旺道：“咱这 明水镇上的人肯拿着七八两银子买套衣裳穿在身上？要是大红 的，就是十两来出头的银子哩。只这十来年，咱这里人们还知道穿 件器绢片子。当时象杨尚书老爷做到宫保，还只穿着领漂白布衫。几个挑货郎担子的，就是希奇物了，那有甚么开南京铺的？到有仇 家洒线，也合顾家比个左不多。用甚么颜色，你要一套罢。价钱少 着二两多银子哩。”

狄希陈道：“只得差不多才好；要是身分相去悬绝了，入不得眼。”李旺道：“你只不要合顾家的生活比看，这也就好；你要是拿着比看， 那就差远着哩。就是地子的身分颜色，也与寻常的不同。”狄希陈道：“这顾绣衣裳只怕你有捎来自己用的，凭你要多少银回一套与我，你 买货再捎不迟。”李旺道：“这东西那得来？昨日张大哥定做了两套， 是天蓝丝 绉纱地子，淘了多少气，费了多少事，还为此多住了好几日， 才得了两套。别再那得有来？”狄希陈道：“〔既是张大哥有两套〕(7)， 你叫他回一套给我，我多与他些银子。”李旺道：“他为合他婆子合了 气，敬意寻了这两套衣裳与他婆子赔礼的，只怕他不回给你。你拿两 套仇家的洒线往家里看去，女人知道甚么〔仇家顾家？你只说是顾 家，谁合你招对么〕(8)？”狄希陈道：“也罢，你拣两套好的，我拿到家且 挡一水去。”李旺拣了一件天蓝绉纱圈金衫，白秋罗洒线裙，一件天蓝 秋罗地洒线衫，白绫连裙，用纸包裹。

狄希陈拿了这两套衣裳往家行走，心中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是有了这套衣服拿到家中，但得看验中意，完了一天大事，是诚 可喜；惧是素姐一双贼眼，就如水晶琥珀一样，凡百物件，经了他眼 中一过，你就千年古代，休想混得他过，若是被他认出假的，这场晦 838

气怎生吃受？一边袖着行走，一边心中千回万转，就如赴枉死愁城一般。

却好路口一个先生，正在那里出了地摊，挂了一副关圣帝画像⁽⁷⁾，与人在那里起课。狄希陈挨在人丛里面，央烦占验目下的灾祥。那先生占得狄希陈主有阴人作祟，灾祸只在目前。狄希陈唬得面无人色，说道：“这灾祸可有路逃躲么？”先生道：“没处逃躲。就如有根绳子将你的腿脚拴住了的一般，任你绕圈走十万八千里路，也只好走个对头。”狄希陈道：“你既能起课，说我目下就有灾祸，你一定也就知那逃避之方。”那先生又替他起了一课，掐指寻文了一会，说：“这课象似你在那女人身上要做一件瞒心昧己的勾当，必定瞒他不过，还要吃场好亏；要是你不要瞒他，虽然这祸也是脱不过的，还觉轻些。”狄希陈袖中取出二十文钱来，还了课资，怀着一肚子鬼胎家去。

进入房门，素姐正怒狠狠的坐在那里。狄希陈从袖中取出那两套衣服，两只眼睛看了素姐睡醒稍稍^①的说道：“我寻了许多去处，方才寻得这两套洒线衣裳，他说是真真顾绣，每套九两银，分文不肯短少。”一边将纸解开，双手递将过去。素姐何消细看，只把两只眼睛略略的瞟了一瞟，说道：“你的双眼珠子已是滴在地下，看不出好歹；我还有两个好好的清白眼睛，认的好歹！你把捎来的好货送了你前世的娘，故意寻这粗恶的东西来哄我！”拿起那衣裳，照着狄希陈的脸摔将过来，旁边靠着一根窗栓，跳起身，绰在手里，说道：“甚么鹰神狗神！我那怕即时就拘了我去，我且出出我心里的怒气！”手里使那窗栓，肩臂上煞实乱打。

① 旺睡稍稍：心虚胆怯的样子

可怪这狄希陈且莫说大杖则走，就是在严父跟前尚且如此，他却牢实的站定，等他打得手酸。亏不尽狄周媳妇听得房中声势凶恶，赶了进去，只见素姐手中栓如雨下。狄周媳妇把头一低，从素姐手下钻将过去，双关

第六十五回

①把素姐抱住，说道：“大嫂，你才忏悔了几日，象打世人的一般狠毒！你嫌不好，叫大哥与你另买就是，何必恁样的？”又说狄希陈道：“这大哥可也怪人不得。你岂不知道大嫂的性子？你就使一百银子，典二十亩地，也与他寻一件应心的与他；你却这‘撩蜂吃螫’，干挨了打，又当不得甚事。还不快快的拿了个去问他换好的来哩！”素姐说：“他叫南京捎了顾家的酒线送了他亲娘，他不知那里拾了这人家丢吊的东西拿来给我！我合你们说，往后再别要提那打醮忏悔的旧帐，我如今正悔哩！过这们不出气的日子，活一百年待怎么？我且‘有尺水行尺船’，等甚么鹰神再来，我再做道理’。’。寒号虫②还说是‘得过且过’哩。”狄周媳妇挥掇着叫狄希陈拿了看不中意的衣裳快去换那真正的顾家绣作。狄希陈见素姐渐渐的下怒去，方敢慢慢的挪出房门。

素姐与狄周媳妇说道：“刚才若不是你抱住了我，我不打他个八分死不算！”狄周媳妇道：“你打他个八分死，你就不耽心么？”素姐说：“我耽那心待怎么？我要耽心，我倒不打他了！”狄周媳妇道：“你打杀了他，没的有不偿命么？他爹不言语，他妗子也合你说三句话。”素姐道：“说起他爹来，我倒不作他③；说他妗子，我还有二

① 双关：两臂分抱。

② 寒号虫：明陶宗仪《辍耕录》：“五台山有鸟名寒号虫，四足，有肉翅，不能飞。当盛暑，文采绚烂，乃自鸣曰：凤凰不如我。比冬严寒，毛脱如壳，遂自鸣曰：得过且过。”

③ 不作他：不把他当回事。

三分的惧却。”狄周媳妇劝了素姐，自往厨房去了。

狄希陈拿了这两件看过的衣服去寻李旺。张茂实来店中走了一遭，仍旧回家去了。那素姐勒问狄希陈要顾绣的缘故，李旺不曾晓得，见了张茂实，把狄希陈来访问的详细一对张茂实说了。张茂实心里喜道：“妙哉

此人！回他的话正合我心。”留下话与李旺：“如他要了这拿去的，一天的事便罢了；若拿回来还了，必定要买顾绣，你可这等等、如何如何，将话来随机应变的答对。”

狄希陈店中坐下，拿出取去的衣裙，说：“家中看不中意，央说 务必即回一套真正顾绣裙衫。”李旺见狄希陈满面愁容，泪痕在眼，知是吃了亏的。正在白话，只见张茂实从家中走来，见了狄希陈，作了揖，说道：“狄大哥好贵步，怎得来小铺闲坐？”狄希陈道：“每日忙乱的不知是甚事，算计邀了薛家弟兄合相家表弟，再约几位相厚的同窗来与哥暖铺，一日一日的蹉脱过了。容日，容日。”张茂实道：“我不才，读书无成，做了生意，若得有同窗光降，我也不敢辞，只求狄大哥预先说声，我预备根小菜，叫两个娼妇陪酒。”

李旺道：“张大哥，你前日捎的那两套顾绣，你都做穿了不曾？”张茂实道：“荆人早先已做了一套，还有一套没做哩。”李旺道：“有一个相厚的弟兄要问你回一套，你要不回一套与他，叫他给咱的原价。待咱几日不往南京买货去哩？咱另捎新的家来。”张茂实道：“这留下的一套，是待与舍弟下聘的衣裳。不然，为甚么捎一样的？好叫姻姓们穿出去一般颜色，一般花样哩。”李旺道：“令弟下礼，也还早哩，咱再捎也还不迟。这是咱的至厚弟兄，济他些急(1)，也是好事。”张茂实道：“要是相厚的人，才是不好与他的：这二十多两银子的东西，咱好合他争么？咱只说没有，回绝了他罢。”李旺道：“张大哥，你说是谁？就是狄大哥。为回这衣裳，一连来了两遭，你没

在铺里。”张茂实道：“咱铺里有时兴仇家洒线，比顾家的更强，拿几套家里拣去。”李旺道：“要仇家的倒好了，看不中。狄大嫂只待要顾家的哩。”张茂实道：“狄大嫂曾见过顾家的么？”狄希陈道：“我不知他见与不见，他只说这仇家的生活地子不好，拿上手就看出来了。”张茂实道：“狄大嫂好眼力，我甚伏他。既是狄大嫂要，这是别人么？休说还有一套整的，就是荆人做起的，狄大嫂要，也就奉承。狄大哥，你略坐坐，我即时家去取来与你。”

张茂实家去取衣，狄希陈向李旺请问价钱。李旺说：“这是他自己的银子买的，我不晓的多少，听见他说，一衫一裙足要二十一两五钱银子哩。他这里有原来使用的底帐，待我查出你看。”从柜里边取出一本旧纸帐簿，掀开寻看，上面一行写道：“顾绣二套，银四十三两。”狄希陈只愿有了就好，那还敢论甚么贵贱。

待了一会，张茂实取了这套衣裳在柜上，取开来看，拿出那仇家的洒线相比，就似天渊一般。狄希陈得了这套衣裳，就如拾了万锭元宝，再三问张茂实请价。张茂实道：“狄大哥，你说是那里话？这套衣裳，能值几哥两银子，我就送不起？只谆谆的讲钱，这通不象同窗兄弟，倒与世人一般。要是世人，就与我一百两银子，我也不回与他去。”狄希陈道：“若不肯说价，我又不好拿去，我又实用得紧，你这倒不是爱我了。哥只济我这一时之急，我给哥银子，另捎来还哥，这就是莫大之恩。”

李旺又在旁说道：“若狄大哥不上门来回，你知不道，送狄大哥就罢了。狄大哥寻上门来，你不收价，狄大哥怎好意思的？你依我说：你送另送，这个你还说了原价，好叫狄大哥安心的用。”张茂实道：“这其实一个同窗家，没点情分，些微的东西，就收钱，甚么道理？也罢，我也不记的真了，两套只四十一二两银子的光景，有上的帐来，不知 842

一时放在那里。你只管拿去，不拘怎么的罢了。”李旺道：“原帐在柜里不是？刚才我给狄大哥看来，两套共是四十三两银子，敢是二十一两五钱一套。”狄希陈道：“我即如数奉上，不敢久迟。”千恩万谢，拿到家中，有了真货，胆就略觉壮些，取出献与素姐。

素姐接到手略瞧得一瞧，笑了一面道：“人是苦虫！要不给他两下子，他肯善便拿出来么？我猜你这衣裳情管是放在张茂实家，我若要的大不上紧，你一定就与了别人。论起这情来，也甚恼人，我还看菩萨分上罢了。你看个好日子，叫裁缝与我做了，我穿着好赶四月八上奶奶庙去。”狄希陈只因作戏捉弄智姐打了一顿，却自己受了无限的苦楚，丢坏了许多的银钱，到此还不知可以结束得这段报应否。其余别事，再演后回。

【校记】

(1) 依旧奉承：B本作“依传奉承”。

(2) 香烟：B本作“香案”。

(3) 从里而出：B、C本作“从容而出”。

(4) 老白回说怎么夫亡守寡：B、C本作“老白回说自因夫亡守寡”。

(5) 家中曾来这庵中烧香：B、C本作“我家的那一个曾来这庵中烧香”。“家中”指代老婆的用法下文有，如“家中看不中意”。

(6) 在口之言：信口说出的话。B、C本作“带口之言”。

(7) 此句为A本所无，据B、C本加。

(8) 此16字为A本所无，据B、C本加。

(9) 关圣帝画像：B、C本作“关圣的画像”。

(10) 再做道理：B本作“且做道理”。

(11) 济他些急：B、C本作“济他的急”。

第六十六回

尖嘴监打还伤臂狠心赔酒又捱椎(1)

事凡已甚，便不可为；可为已甚，仲尼其谁？希陈已甚，明苦暗亏；茂实已甚，一顿奉椎。事凡已甚，故不可为；必为已甚，后悔难追。

却说狄希陈得了那套顾绣衣裳，献与素姐，看得中意，严厉中寓着温旨，狄希陈就如奉了钦奖也没有这般荣耀，感激那张茂实不啻重生父母，再养爷娘！心里想道：“张茂实娘子智姐真真的天下也没有这样好人！前日吃了我的捉弄，受了一场横亏，没奈何往他手里‘饭店回葱’，若是换了第二个不好的人，乘着这个机会正好报仇个不了，他却一些也不记恨，将自己捎来下礼(2)的衣裳慨然回了与我。这段高情真是感深肺腑！”火急般案了十六石绝细的稻米，得了三十二两银子，足数足色，高高的兑了二十二两纹银，用纸包了，自己拿到张茂实南京铺内。张茂实和李旺都作了揖，让狄希陈在店前凳上坐了。

张茂实问道：“前日那套衣服中得狄大嫂意么？狄大嫂性儿可是有些难招架哩！”狄希陈道：“说不尽！得了张大哥的玉成，李哥的撺掇，完了这件事，可是感激不尽！若不是以心相照的兄弟，谁

李旺端过天平。狄希陈将二十两合二两的两个法马放在天平一头，从袖中取出那封银来，解开，放在天平一头，将天平两头稳了一稳，用小牛角椎敲了两敲，高高的银比法马还偏的一针，将银倒在纸上，双手递到张茂实跟前。

张茂实道：“狄大哥，你原来为人这们小气。这能有多大点子东西，我就送不起这套衣裳与大嫂穿么？那里放着我收这银子？你就要还我，迟十朝半月何妨，为甚么这们忙劫劫还不及的？这银子也还多着五钱哩。我收了原价也还不该哩，没的好收利钱么？”狄希陈道：“这衣裳会自家走？不用盘缠么？这五钱银只当是加上的盘缠。”李旺道：“相厚的弟兄，那论的这个？若要丁一卯二的算计起来，这二十一两多的本儿，待了这两个月，走了这二千里路，极少也撰他八九两银子哩，没的这也好合狄大哥说？”狄希陈道：“是呀！我就没想到这里，我还补上。”张茂实道：“你别听李哥的话。这原本我还不肯收哩，再讲利钱！”李旺道：“狄大哥他也不消再补利钱，看来张大哥也不好收。张大哥正拿银子余不出大米来哩，狄大哥府上极细的大米，也照着下来的数儿，巢几石与张大哥，就彼此都有情了。”狄希陈道：“李哥说的有理。我——”

三人说了一大会话，狄希陈辞了回家。果然送了大斗两石细米驮到张茂实家，张茂实称了三两六钱银子，虚点了一枪，狄希陈再三不受，止说的一声“多谢，容补”，罢了。张茂实合李旺做了一路，将五六两的一套裙衫，多得三四倍的利息，你不感激他，倒骂了许多“呆戾养的”。

再说素姐，忏悔了鹰神以后，又得了一套心满意足的衣裳，果

第六十六回

然看待那狄希陈十分里面好了有一二分的光景，平日间那许多的 非刑也都不大用了。这狄希陈若从此自己拿出那做男子的体段，不要在他面前放僻邪侈，却不也就渐次收了他的野心？争奈这样 混帐戴绿头巾的汉子，没等那老婆与他一点好气，便就在他面前争 妍取怜，外边行事渐次就要放肆。

张茂实将一套衣裳用计多卖了二十两银，他又为这件衣裳吃了无限的大亏，其实也该将就他罢了；只为他令正吃了亏，报怨不 了，在那白云湖岸亭子里边设了一席齐整酒肴，请狄希陈吃酒，说 是为他送了大米，谢他的厚情，叫了一个美妓小娇春陪酒。

这狄希陈若是知回背的人，晓的自己娘子的心性——凡在人 家吃酒，惟恐有妓女引诱他的丈夫，把那跟随的人问了又问，还要 不信，必竟还差了那小玉兰假说送衣裳、要钥匙，连看一两次方 罢——你看见有妓女在坐，你只该慌忙领他两杯，托了事故走得回 家。他若不肯放你，你得空子逃席，也是该的。谁知这狄希陈的流 和心性，一见个油木梳红裙粉面的东西，就如蚂蝗见血相似，甚么 是肯开交？张茂实合李旺更又有心捉弄，把小娇春故意的让在上 面，与狄希陈并肩坐了。狄希陈不知张茂实用的是计，合小娇春手 舞足蹈，不亦乐乎。

饮到酣畅时节，素姐晓得酒席在湖亭，张茂实平素又是个风飘 子弟，必定席上有妓，差了小玉兰，只说家中寻衣橱的钥匙不见，叫 他去寻。小玉兰走到席间，正见狄希陈在那里与小娇春猜拳赌酒。 狄希陈抬起头来，看见小玉兰来到，就似那贼徒见了番快，也不似 如此着忙⁽³⁾。不由出席⁽⁴⁾前问道：“你因甚事寻到这里？”小玉兰 道：“姑娘要紧开那衣橱，寻不见了钥匙，特差我来要哩。”

狄希陈道：“总里钥匙都在一个包内，放在抽斗里边，你回去说

就是。”又把小玉兰拉到个背净去处，再三嘱咐：“你到家中，对了 姑娘切忌不可说这里有个女人！你如不说，我任凭你做下甚么不是，我自己也不打你，我也不合你姑娘说。我分付狄周媳妇厨房与 你肉菜吃。你长大出嫁的时节，我与你打簪环，做铺盖，买梳头匣子，我当自家闺女一般，接三换九。养活了孩子(1)，我当自家外甥 似的疼他，与你送粥(6)，替你孩子做毛衫。你要不听我说，学的叫 你姑娘知道，他要打我一下子，我背地里必定打你两下。我死，你也活不成！我就叫你姑一顿打杀了，还有你爷爷问你讨命哩！再不，我合那头薛奶奶说。你忘了那一遭为你说舌头差一点儿没打 杀呀？”

狄希陈合小玉兰说话，不防张茂实逼在墙角里听，猛可的说 道：“狄大哥，你既叫这孩子替你瞒藏，你陪个软儿央及他才是，你可降着唬虎他！”又说：“你到家对你姑说，这是我的孀子，与你姑夫 不相干。休要叫你姑吃醋。”狄希陈道：“你张大爷哄你哩，你到家 连你张大爷的这话也别说。”又自己到席上取了些果子点心，放在 玉兰袖内。

小素姐的家法，只是狄希陈没有耳性，好了创口忘了疼的；那 小玉兰是领熟了他大教的，敢在他手里支吾么？你就响许他万两 黄金，他也只是性命要紧。你就唬他，背后要打他，也只怕那现打 不赎，落得骗了些果子吃在肚里，且又做了行财买免的供招。

进的门，见了素姐，学说：“我到了那里，亭子上摆着一桌酒，张大 爷还合一个大高鼻梁的汉子——我不认的他，又有一个穿水红衫子 老婆，合俺姑夫在上面一溜子(7)坐着，合姑夫猜枚。姑夫见我进去，问我是做甚么。我说：‘俺姑待开衣厨，寻不见钥匙，叫我来要哩。’姑 夫说：‘钥匙包子在抽斗里，不是么？’把我叫到背地里嘱咐，叫别合姑 847 说有老婆。”将那狄希陈分付的话学了个通前彻后，一字不留。把个 素姐气的捱耳挠腮、椎胸跺脚，发放小玉兰，叫他疾忙回去，叫狄希陈 即刻流水回来：“若稍迟一刻的工夫，我自己跑到那里砸了家伙、掀了 桌子不算，我把一伙子忘八淫妇，我叫他都活不成！”

第六十六回

小玉兰哭丧着脸，走到湖亭席上。狄希陈唬得魂飞天外，张茂实以为中计欢欣。小玉兰说道：“抽斗里没有钥匙，叫姑夫快往家里自己寻去哩。”狄希陈唬的个脸弹子莹白的通长没了人色，忘了作别，披着衣裳，往外飞跑。张茂实赶上，死拖活拽的说道：“好狄大哥，怎么就上门子怪人？虽是做的菜不中吃，酒又不好，可也是小弟的一点敬心。粗饭也没上了，这粗妓也还没奉陪一陪。”李旺又在旁着实挽留。

狄希陈在外一边挣、一边说道：“二位哥体量我，到家就来。要扯了谎，就是个禽兽畜生！”张茂实只是扯住不放。狄希陈道：“张大哥，你请我是好，你这不是安心害我哩！”惹的那妓者小娇春呱呱的大笑，说道：“你二位叫我都不省的。那客极的这们等的，放他去也罢了，主人家只是不放。其实主人家既是这们苦留，做客的就住下再吃三钟，这都没有妨碍。不知怎么客只待去、主人家只待留，这就叫我不省的了。”

小玉兰见张茂实只是拉着狄希陈不放，就擦眼抹泪的哭道：“你放了俺姑夫去罢，是你的便宜。俺姑说来，要去的迟了，俺姑自己来哩，打了家伙，掀了桌子，还叫你淫妇忘八都活不成哩！”狄希陈听见这话，越发往外死挣，口里只说：“你是张叔！张大爷！张爷爷！张祖宗！可怜见，你只当放生罢！你就不怕伤阴鹭么？”张茂实还扯着胳膊不放。狄希陈看见旁里一个割草的小厮，腰里插着一张镰，拱倒腰，绰在手里，口里说：“罢，罢！我卸下这只胳膊给 **848**

你，我去罢！”拿起来只一割。亏不尽穿着一领白绸褂子，袖子虚空着，没曾着肉，止割破了袖子，胳膊割了一道深口，没曾卸的下来，从袖中鲜血直流。张茂实方才放手。

狄希陈及至到家，浑身上下通是染了个血人。素姐见了这等形状，也把(8)那算计酷打的心肠去了一半。小玉兰又把那狄希陈这样往外挣，张茂实怎样拉着不放，狄希陈着极夺镰砍胳膊说了一遍。素姐不听便罢，听了，“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拉过一条裙子穿上，腰里拽着个棒椎，就往外跑。小玉兰后头跟着也跑。调羹从厨房里看见素姐凶凶的往外去，正不知是何头路，急着人寻了狄员外来家，说知素姐飞奔往外去了，不知何故。又到狄希陈房里，见狄希陈使血染了个红人，知是胳膊受伤，慌乱着寻陈石灰合柳絮、明府骨头①与他搽敷。

再说张茂实放的狄希陈去了，合李旺、小娇春笑说：“这计何如？尖嘴小厮，做弄的我差一点儿没把俺婆子打杀，叫我丈母当日打了一顿。做弄叫他婆子打了第二顿，坐软牢，丢了百五十两银子不算，这会说书，浑深又是一顿好打。”小娇春道：“嗔道叫我说，怎么来，极的他这们等的，你只是不放。原来是用的什么？”张茂实道：“不是为计，我舍钱请他哩！且叫他这会子家里受罪，咱三个且这里自在吃酒。”

正在得意之际，只见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少妇，穿着家常衣服，雄赳赳的走进亭来。众人也不料就是素姐，各人彼此相看。素姐走到跟前，把桌子一掀，连碗掀在地上，跌得稀泥烂酱，一只手扯住张茂实的裤腰，从自己腰里扯出那拽着的棒椎，照张茂实身上，你

① 明府骨头：即中药中的乌贼骨，有止血功能。明府，蜈蚣的谐音。乌贼去骨和内脏进行干制后，称为蜈蚣。

看那雨点儿似的打。张茂实使手招了一招，劈指头一下，打的五个指头即时肿的象了鼓椎。

张茂实道：“了不的！通没王法了！你是谁家的老婆，平白来这里打人？”素姐再不应，只是轮椎。李旺起先还向前来劝，后来说道：“这不是别人，一定就是狄大嫂。”素姐才说：“忘八淫妇们！你早认的我好来！你攒谋杀了我汉子，还敢在这里吃酒！俺汉子已是断了气了！”张茂实死挣不脱，李旺合小娇春听见狄希陈死了，只道是真，夺门就跑。素姐拦着门，说：“忘八淫妇！谋杀了人，你往那去！我待饶那一个哩！”李旺空大着个鼻子，雄赳赳的个歪人，见了素姐这几个丢丢秀秀的美妇，李旺，李旺，把那平日的旺气不知往那里去了！东看西看，无门可出，只有亭后一个开窗，得了个空子，猛可的一跳，金命水命，就跳在湖中，踏猛子①赴水逃走。小娇春也只得跳在湖里逃命，可只不会赴水，汨没得象个凫雏一般。

张茂实挨着打，口里只管说道：“好狄大嫂！你怎么来？你打世人哩么，打的没点情分？”素姐说：“贼砍头的！我合你不是世人，是甚？”张茂实道：“好狄大嫂！咱倒的同不的世人，我千山万水捎的心爱衣裳，狄大哥说声嫂子要，我双手就送；我将酒请人，并无恶意；这小娇春是我相处的，你那里放着只管打我？我合狄大哥是同窗，我大起他，还是你大伯人家哩。”

张茂实口里似救月一般，素姐那里肯放！张茂实左架右招，素姐东打西椎。幸得李旺赴水上岸，湿的身上就如冒雨寒鸡，跑到张茂实家怪叫喊的道：“张大嫂，你还不快着去哩！狄大官娘子待中把张大哥使棒椎打杀呀！我赴水逃命来了！”

①踏猛子：扎猛子。

智姐听说丈夫被人使棒椎痛打，还那里顾的甚么体面，飞奔也似的奔到湖亭，正见素姐行凶、张茂实受痛。智姐骂道：“贼砍头的！我说的话

你白当不听！我咱们再三的说，凡事别要太过，已是够他的了，你拿着我的话当狗臭屁，可吃他咱们场亏！这可是为甚么，使了钱又受疼呀？没的一个老婆，你就招架不住他么？叫他象拿鸡似的！”智姐往素姐手里夺那棒椎，那里夺的下！拍他那扯着裤腰的手，那里拍得开！智姐极了，把张茂实的一条白绸单裤尽力往下一顿，从腰扯将下来，露出那一根三寸长、虎口粗、软丢玲一根大吊，东摇西摆。素姐只得放了手，用袖遮了脸，一直的才出湖亭去了。

张茂实见素姐去的渐远，方敢骂道：“你看这恶私科子浪淫妇么！打我咱们一顿！这不是你这妙计，我还挨他的哩。”智姐说道：“该！该！你往后我凡说甚么，你还敢不听么？”替张茂实戴上巾帽，穿了衣裳。叫人拍了打毁存剩的器皿，央央踉踉的同智姐走了回去。

素姐到家，只见狄希陈正上完了刀创药，用绢帕裹着，肿的一只胳膊瓦罐般红紫。素姐自己把汉子拷贼的一般毒打，他就罢了；见了别人把他的胳膊致得这样，心中也有些疼痛。家下的都料得他猛熊一般，出去打骂了别人，将这一肚皮恶气必定要出在狄希陈身上。谁知他便也不曾敲打，只骂道：“你这污脓头忘八羔子！有本事养老婆，就别要咱们害怕，你就来家，我有长锅呼吃了不成？为甚么对着人家自砍自家的胳膊？你是待形容我那恶处，你做春梦哩！我薛老素不怕人败坏，我不图盖甚么贤孝牌坊！你问声，那年张家盖牌坊，老婆汉子的挤着看，我眼角儿也不看他！你背着我养老婆，天也不容你，神差鬼使的叫你自家砍那手！”

第六十六回

素姐每日嘱咐带骂絮叨个不了，狄希陈疮口发的又昼夜叫唤。狄员外寻人看视，百不见好。有人说府城西门外有个艾回子，是极好有名的外科。狄员外封了三两白金，差人牵了骡子，径上济南接他。艾回子推着一把拉着一把的骑着骡子来了，看的狄希陈是房事冲坏了疮，外头不收口，只往里套，务要将外边死皮用药蚀去，然后再上细药生肌。要不早治，这只胳膊都要烂吊。“你没听府里南门上杨参将家一个家人媳妇，原是黄举人家的丫头。黄举人的娘子，病的临终嘱咐：‘这丫头服侍了这几年，好生替我寻主嫁他。’黄举人依他嘱咐，许了杨参将的家人，发了他五两财礼，倒赔送了有十两多银子的东西。他嗔黄举人不留他在房里，来到杨家，百口良舌①，咒骂旧主人家，忽然长起蜈蚣疮②来，消不的两个月，长对了头，只是往里蚀。请我去看。我认的是报应疮，治不好的，我没下药来。果不其然，不消十日，齐割扎的③把个头来烂吊一边。

”西门里头马义斋长了对口④，也是请我去治。我看了看，我说：‘这声势大难治呀！我只是破着⑤治治，好了，你是另拾的命；你要不好，也别怨我，另托生托生新鲜。’旁边火盆上顿着翻滚的水，使筷子夹着棉花，把滚水往上撩，他觉也没觉。我日夜陪着他，费了有一百日的工夫，已是待中长平口了。

“那一日家中有件要紧事，我待到家走走。我千万的嘱咐，我

① 百口良舌：用各种话无休止地骂。

② 喽姑疮：生于头部的多发性疮病。

③ 齐割扎的：齐齐的。

④ 对口：即“对口疽”，生于脑后颈部正中的疽病。

852⑤ 破着：豁出去，不计成败。

说：‘这疮只待的半个月就通好了。我的功劳已是有了九分九厘，再得一厘，就是十全的大事完了。我去后，千万不可行房。要是发了，这疮就是神仙也救不活了。’我刚只来后，家里支使着一群大髻丫头，搽胭抹粉，就是一伙子妖精，见我来了，书房里没了别人，没事到那里晃三回，不送茶也去送茶、不送水也去送水，在那跟前也斜斜的引逗他。

”一个少年人，一百多日没有闲事，又是疮的火气助着，把我嘱咐的话忘在九霄云外去了，合一个丫头小玉杏在床沿上正干。谁知一个小迎春就是一个刘六刘七的老婆，把那帏屏使簪子扎了眼，看了个真实不虚，猛可丁的吆喝了一声：‘小玉杏！娘叫你来与爹送茶，叫你来要爹里么？’马义斋没由分说，上前一手把小迎春拉到床沿上，复翻身又是一下子。那消一大半会子，当时气喘咳嗽，即时黑了疮口，到点灯的时候，长的嫩肉都化了清水，唬的可一替两替的使人寻我。

“我那日偏偏的又吃两杯酒。我只听见说了一声叫我，跺了跺脚，说：‘可罢了！’正一头酒的人着了这唬，酒都唬的醒了。流水跑到那里看了一眼，疮口象螃蟹似的往外让沫哩。裂着瓢那大嘴怪哭：‘艾哥，你好生救我！我恩有重报！’叫我说：‘别说我艾前川手段不济，只怕就是吕洞宾也要皱眉。我救不得你了，你快着叫人替你预备后事罢！’

”我只刚到家，他那里张了张口，完事了。我别说费了多少的药材，只这陪着你待了一百多日，把四下里的主顾都耽误了。他那没天理的老婆，不说自己管家不严，叫丫头送了汉子的命，倒说是我勒措要钱，不与他汉子下药，耽误了他汉子的命了！将着一家大小，穿着孝，往我的铺子门首震天震地的哭(9)，一日三遍到铺子门 853

第 六 十 六 回

口烧纸送浆水。你说，这恼不杀人么？

“你的这疮明白是刀砍的，敷上刀疮药，这们少年血气旺的人，破着一■个月，长得好好的，谁叫你自不谨慎，行了房，把疮弄得顽 T?这要不费百日工夫，这条胳膊就要不姓狄了！”

狄员外听说，甚是耽心，送了一两开箱喜钱。那艾前川将疮用水洗净，说：“要上加蚀药，将丁皮腐肉尽数蚀去，方好另上细药，才好生肌。这败肉得四五日的工夫方可蚀尽，可是要忍些疼儿。我今日住下，晚上替你敷上蚀药，再留下两帖膏药与你。我明日起早，你着人且送我家去。我安一安家，收拾些药。这药都是贵物，还得到家折损些甚么才好修合哩。”

狄员外道：“这往返一百四五十里地哩，好辛苦走路呀。该用什么药，你开出单来，咱叫人府里买去，家里我也叫人送粮米去安家。”艾前川道：

“这必定还得自己到家。一应珍珠、冰片、牛黄、狗宝、朝脑、麝香，都是我自己收着，没教别人经手；这升轻粉、打灵药、切人参、蒸天麻，都要一副应用的器具哩，这都要费措处；我自己不到家，怎么成得？脱不了这蚀败肉还是四五日的工夫。这四五日里边，我到家不都俱各完了？”

狄员外见留他不住，只得许他次早家去。明早起来，打发他吃了饭，备了骡子，叫了觅汉跟着，称了三两银子，叫他自家随便买药。他又不肯直捷收去，说道：“不消银子。这药就只珍珠是贵药，我家里有收着的。新近一个贩珍珠的客人来，我换了他有半斤，都是豌豆大滚圆的珠子。这药使不的二两多银就够了。冰片，咱家里也有。除了这两件，别的甚么黄茂、甘草、芍药、当归，那能使几个钱？咱是一家人，何必论这个？”狄员外道：“虽是家里有，可也要使钱买，把这银子收了倒好。”

854 这艾前川口里说着推辞的话，已是把银子袖到袖中去了。狄员外送他上了头口，说道：“第四日准准的望你来到。”千叮万嘱而别。

狄希陈那日临睡的时节，艾前川与他洗净了疮，上了蚀药，贴了五虎膏。睡到五更，这疮一步步疼得紧将上来。狄希陈叫他父亲与艾前川说知。艾前川道：“这要蚀去败肉，怎得不疼？我昨日已是说了，这坏了的疮，叫他起死回生哩。要一点苦也不受，你倒肯呀？”

及至艾前川行后，这疮一时疼似一时，一刻难挨一刻，疼的发昏致命，恶心眼花，只是愿死，再不求生。再要问他声所以，那里得个艾前川捱到跟前！

疼到半夜，一阵阵只要发昏死去，狄员外只得替他揭了膏药，用温汤洗净，只见那疮都变了灯黑的颜色，蚀有一指多深，把肉都翻出朝外，渐觉疼稍可忍。

却说艾前川到得家内，那里什么合药！拿着那狄家的四两花银余米称面的快活。跟去的觅汉见他第四日不肯起身，再三央请，他甚么是肯动！见觅汉催得紧了，方说：“那疮是个治不好的低物件，我看你家又是个舍不得钱的人家，这疮难治！我不去了！你牵了骡子去罢。”觅汉道：“好你呀，这是说的甚么话！你不治，可也早说，怎么耽搁这几日？你怎么就知道俺主人家是个舍不得钱的？俺主人家七十的人了，只有这一个小主人家，甚么是大事？你要钱，明讲！怎么耽误着人家的病哩！”

艾前川道：“你要叫我治这个疮，你流水家去与我二十两银！先与我十两，其余的十两立个帖儿，待我治好了谢我。要依我如此等），你到家拿了十两银和立的帖子来，我就去！要不依我，我就不消来！-我待往泰安州烧香去哩！”

第六十六回

觅汉无可奈何，只得牵了骡子独自回家，将艾前川的说话一对狄员外说了。不知狄员外如何措处，其说甚长，再听后回衍说。

【校记】

- (1) 尖嘴、狠心：刻本“回目”皆作“嘴尖、心狠”。
- (2) 捎来下礼：A本作“来捎下礼”。
- (3) 不似如此着忙：B、C本作“不必如此着忙”。
- (4) 不由出席：B、C本作“不由得迎出席”。
- (5) 养活了孩子：B、C本作“养活下孩子”。
- (6) 与你送粥：B、C本作“与你送粥米”。
- (7) 一溜子：B、C本作“一溜家”。
- (8) 也把：B、C本作“也未免把”。
- (9) 的哭：此二字A本无，据B、C本补。
- (10) 要依我如此：刻本皆作“要你我如此”。

第六十七回

艾回子打脱主顾 陈少潭举荐良医

一膏能值几，末药岂钱多。贪心如壑是疮科，惟愿将人全产、往家驮。

细君心亦恨，干仆怨难磨。毁伤厨柜与炉锅，准①去紫花皮袄、没腾那。

----- 右调《南柯子》

自从艾前川去后，狄希陈那疮疼的见鬼见神，杀狼地动的叫唤。只得将膏药揭去，末药洗净。虽然痛觉少止，那疮受了那毒药的气味，黧黑的锁住了口，只往里蚀。等那艾前川到，一日即同一年，极的个狄员外眼里插柴。等到第四日，狄员外就象卧不定的兔儿一般，走进走出，甚是心焦。等到午转时候，远远的不见艾前川，只见跟他去的那个觅汉骑了骡子回来。狄员外不见艾前川来到，问了一声，给了个闭气。觅汉把自己那怎样央他，与他那要银子立文书怎样刁蹬②的情节，一一说了。

狄员外乍然听见，那痛儿子的心盛，也不免躁极了一会，随即

① 准：抵赔。

② 刁蹬：刁难，拿捏。同“勒措”。转念，说道：“罢，罢！这是用他救命哩，合他赌的气么？甚么是先与十两、后与十两，又好立张文书！我

第六十七回

爽利就把这二十两银一总与了他。他若有本事一日治好了，也是这二十两谢礼。你去吃了饭，我设处了银子，你把咱那黄骡合那青骡喂上，你骑着一个、牵着一个，快些回去接了他来。就今日赶不进城去，你就在东关里宿了，明日早进城。我赶日西专等你到。这骡只怕乏了，留下他罢。”狄员外合觅汉正在大门外说话，一个后街上住的陈少谭走来。狄员外迎到街房，作了揖。狄员外道：“陈老哥，你待往那去？家里坐坐吃茶。”陈少谭道：“我还有点小事儿待做哩，改日扰茶罢。你脸上忙忙的是怎么？”狄员外道：“我心里不自在。陈老哥，你就看出来么？学生砍着胳膊，不知怎么把疮就发了。请了府里的艾回回来治，他说回家去配药，临去上了些细药面子，贴上一帖膏药，疼的个孩子杀毛树恐①(1)的叫唤。我从新叫他揭了膏药，把那面子药洗了，疼觉住了些，把那疮弄的燈黑，只往里蚀。他倒挨磨了今日四日，他爽利不来了。他说：‘你要叫我治这个疮，你与我二十两银；先给我十两，再立十两的帖儿与我，好了再与我那十两。’你要钱可也自家来，你一边治着一边要不迟。这是甚么事？你且高枝儿上站着勒措哩！”陈少谭道：“他既是这么等的，你可怎处？”狄员外道：“咱用他救孩子的命哩，咱说的么！什么先十两后十两哩，我爽利一总给他二十两去。他满了心，他可来呀。前日他来，送了一两开药箱的喜钱，临去又与了他三两药钱(2)。”陈少谭说：“咱到里头坐坐。”

狄员外让到客位，拱手坐下，叫人家去看茶。陈少谭道：“这艾

①杀毛树恐：形容叫声凄惨，令人汗毛直竖。

满辣号是艾前川呀。狄哥，你素日合他相厚么？”狄员外道：“那哩？也是听见人说，平日不认的他。”陈少谭道：“你不认的，你就冒冒失失的请他？这外科十个倒有十一个是低人，这艾满辣是那低人之中更是最低无比的东西，你就合他打结交？他自来治人，必定使毒药把疮治的坏了，他才合人讲钱，一五一十的抠着要。他治坏了的疮，别人又治不好了，他’蛇钻的窟窿蛇知道’。”

历城县裴大爷臆亮骨①使手蒯了个疮，疼的穿不得靴，叫他治治，他就使上毒药，差一点儿没把裴大爷疼杀。差了两个快手鹰左脚(3)锁了去，裴大爷没由他开口，就套夹棍。他那片嘴就象救月儿一般，说：‘老爷，这虽

是个伤手疮，长的去处子不好，汤汤儿就成了臃疮，叫那皮靴熏坏了，要不把那丁住的坏皮蚀的净了，这光骨头上怎么生肌？凡百的疮，疼的容易治。这疼一定是蚀净了败肉，医生能叫老爷即时就止了疼，次日就干了脓，第二日就收口，第三日就好。如再治不好，领老爷的打亦不迟(4)。”老裴说：‘且放起他来。三日治不好，叫他死不难！’他弄上点子的药，熬了些水替他洗了，上了些面子，换上了帖膏药，那疼就似捱了去也没有这们快，可不只三日就好了！老裴说：‘你在本县身上还这们大胆，你在平人手里还不知怎么可恶哩！你只别治杀了人，犯在我手里，我可叫你活不成！赏他一两银子去罢！’

“他的丈母也是长了个市子，问他要了帖膏药，他也把那起疼坏疮的膏药与了他一帖，把个老婆子也只差了一点儿没疼杀。老婆子上门来发作，他可雌着嘴笑，叫他老婆兜脸打了几个嘴巴。他说：‘我知道真个是他用来么？我当是他要给别人贴来。另拿帖膏

①臃亮骨：外踝骨。

药贴上，罢呀什么？

只是马又斋家好哩，马又斋可别屈了他，他倒没治杀他。马又斋死了，他全家大小穿着孝，一日三遍往他铺子门口烧纸哭叫，作践了个臭死。捏着头皮儿，只怕老裴知道他治杀了人，合他算帐。论他实是有几个极好的方，手段也极去的，只是为人又歪又低。

“你昨日只该请南门外岳庙后的赵杏川好来。是王府的医官，为人忠诚，可是外科的那些歪憋他没有一些儿——但这外科们可也怪不的他，不肯使手段，人可也就不肯给钱——本事尽好，家里可穷。你这去要是艾满辣再勒措不来，你就请了赵杏川来。你说是我荐的(3)。治好了，你有四五两银子

谢他，他就知感不尽的，不照依那尻养的又歪又吃大食。”

狄员外道：“他既是这们歪憋，咱不请他，咱就请赵杏川罢仔么？”陈少潭道：“你已是叫他治了会子，又与了他三四两银子买药去了，怎么又好换的？爽快叫他治罢。”狄员外道：“要是再没有别的好人，咱只得求他；既是有赵杏川这好相处的人，咱放着不合他相处，可合这歪人皮缠为甚么？万一来到，咱一错二误的管待不周，或是他再另起甚么念头，他再使出甚么低手段来，这孩子可是难搭救了。咱就象马又斋家往他铺子门口烧纸哭叫，就叫他偿了命，济的甚么事？陈老哥，就央你写个字儿，封二两银子，叫他家里安排安排，咱请了赵杏川来罢。”陈少潭道：“咱改了请赵杏川，那艾前川买药的三两银子只怕倒不出来呀。”狄员外道：“那买药的三两银子是咱不消提的了。”陈少潭道：“这也罢了。你取个封套合个折柬儿来，我就在这里写个字罢。”狄员外叫人取过文房四宝。陈少潭研墨舒纸，写道：

侍教生陈治道拜上杏川赵兄门下：久违大教，渴想！渴想！有舍亲狄宾梁令郎长一创，生盛夸赵兄妙手，舍亲敬差人骠薄礼，专迎尊驾，幸即亲临敝镇。倘得痊愈，恩有重谢，不敢有违。速速！专候。治道再叩。

将书递与狄员外看了，封口严密，封了二两书仪，差了觅汉，星飞前去迎接赵杏川前来治疮。觅汉骑着一个骡子，牵着一个骡子，飞奔而去。

却说艾前川料的狄家父子是个庄户人家，只晓得有个艾满辣是个明医，那里还晓得别有甚人；且是那三两买药的银子是个管头，怕他再往那去？单单等那觅汉回来，不怕他不先送这十两银子合那十两的文书。只见呆老婆等汉的一般，等了一日不到，已甚觉心慌；等了二日不束，看看的知道有些豁脱；等到三日不见狄家人到，艾前川自己已是又焦又悔，怎又当得个老婆走在耳朵边唧唧唧个不了，千声骂是“贪心的狼忘八”，万声骂是“喂不饱

的狠强人”！“这们一个有体面大手段的人家，不会拿着体面去使他的钱，小 见薄德的按着葫芦抠子儿！你既是显了手段，叫人受着苦，你可还 快去治他呀！你可又勒措不去！人受一口气，宁喂狼不喂狗的人，要是给人个好手段，别人叫他疼，你能叫他别疼，你可回家不去 了，人还有想你的。你把人治的叫苦连天的，你可勒措着人家不 去，人可为着甚么想头还想你么？捎来买药的三两银子，你使了他 的。他说不请你看疮了，也没有不来要这银子的(6)。咱先讲开：我 的几件绢片子，我可不许你当我的，你就别处流水刷括了给他。县 上老裴张着网儿等你哩！要是嚷到他耳朵里，只怕你不死也去层 皮！”翻来覆去，这老婆的舌头絮叨个不了。

这艾回子平日是个惧内的人，如今吊了一股大财，且又要倒出 那三两银去，已是一肚子闷火；再搭上一个回回婆琅玲①着个东瓜 青白脸，翻撇着个赤剥紫红唇，高着个羊鼻梁，凸着两个狗颌骨，三 声紧、两声慢，数说个无了无休，着极的人激出一段火性，把那柜上 使手尽力一拍，嚷道：“没眼色的淡嘴贼私窠子！你劈拉着腿去坐 崖头挣不的钱么？只在那人耳旁里放那狗臭屁不了！我使那叫驴 鸡巴捣瞎你妈那眼好来！”

看官听说：那回回婆毒似金刚、狠如罗刹，是受老公这样骂的？登时竖起双眉，瞪了两眼，吼的一声，伸过手去，把一顶八钱银子新 买的马尾登云方巾捐将下来，扯的粉碎，上边使那紫茄子般的拳头 就抵，下边使那两只稍瓜长的大脚就踢，口里那说出口、听不入 耳的那话就骂。这艾前川既是惹发了他的性子，你爽俐与他反乱 一场，出出你那闷恼，却不也好？谁知见他咆哮起来，回嗔作喜，赔 礼不迭。那回回婆既是开了手脚，甚么是再收救得住，声声只说：“千刀万剐(7)的死强人！从几时敢这们欺心！我合你过你娘的甚 么臭尻日子！”把一个药箱，拿起那压药侧的石狮子来一顿砸的稀 烂，将一把药侧在门槛底下别成两截；走到后面，把一个做饭的小 锅、一个插小

第六十七回

豆腐的大锅，打的粉碎；又待打那盆罐碗盏缸瓮瓶坛，艾回子只得跪了拉他。那回子平日是晓得些把势的人，谁知触怒了凶神，甚么把势还待使得出来，叫他就象驱羊遣狗相似。

正在那里夫妻相打，觅汉请到了赵杏川，送了书礼，许了即时收拾药料衣装，时下就要起身。觅汉想道：“赵医官收拾行李，必定也还有一会工夫。艾回子既然勒措不去，另请了别人，他前日那买

①琅玲：搭拉

药的三两银子，主人家说舍吊不问他要，我如今到他那里问他要那银来。陈爷说他怕的是那历城县裴大爷。他若不与我时，我拾他两头，拉了合他往历城县门口声冤。他总不肯全付还我，就是二两一两也好。”凶凶的走到那边。艾回子正与老婆合着气，看见那觅汉手里不曾拿着甚么书礼，又不曾牵着甚么马骡，满面怒容，料得不是甚么好的光景，勉强说道：“管家，你此来是接我哩么？”

觅汉道：“不用你了。你说的那话，我尽都与主人家说了。主人家说：你若用心看得好了，莫说二十两半现半赎，就是预先全送也有，就是再添十两，三十两也有。你把人使了毒药，叫人要死不活，你却支调来家，勒措不去，情上恼人，赌气不叫你治，差了人往临清另请人去了。叫我来要那买药的三两银子哩。那一两原是送你开箱的喜钱，免追罢了。”

艾回子道：“好管家，那一日我吃了几钟烧酒，空心头①就醉了，你又催逼着我起身，我酒醉中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臭屁，谁料你就认了真，对着狄员外说。狄员外是错待了人的？可不叫他怪么？我见你去了又不回来，叫我想道：只怕是我那清早醉了，说了甚么不中听的话。叫你去了，俺婆子才一五一十的学给我。俺婆子抱怨，说我把财神使脚踢。我又后悔，没要紧大

清早神差鬼使的吃了这血条子②，甚么脸儿见你员外？羞杀人！管家，你牵的是甚头口？我即时就合你去，一切用的药，我都收拾停当了。”

觅汉道：“俺员外没说接你去，只说：‘你问他要了那三两买药的银子来。你若要不将来，我坐你的工价。’”艾回子道：“那银子我已尽数买过药了，那里还有银子？这是员外不耐烦我的话。你没

① 空心头：空腹。

② 血条子：烧酒。

有生口，咱走到东关春牛庙门口，我自己雇上个驴去。我尽着力量 治。治好了，我也不敢望谢，只结个相识。”觅汉道：“俺往临清另请 好明医去了，不用你治。你只把那银子给我拿了去。”艾前川道：“银子使了，你改日来取罢。”

觅汉道：“改日取罢！你只再说不给，你试试！”艾前川道：“有 银子肯不给你么？实是买药使了。要不，你拿了药去。再不，你等 着使了药，另撰了钱给你。”觅汉照着艾前川的胸膛猛割丁拾了一 头，扯着就往县门口吆喝道：“你骗了人家的钱来，勒措着不替人治 疮，把人的疮使低心弄的恶发了，误了人的性命，咱往县里禀裴大 爷去！”

艾前川口里强着，身子往后倒退。那回回婆从里头提溜着艾 前川一领花布表月白绫吊边的一领羊皮袄子，丢给那觅汉道：“那 银子他已使的没了，你拿了这皮袄子去。他有银子，你赎与他；他 没银子赎，你怕卖不出三两银子来么？”

觅汉道：“要不将银子去，员外坐我的工食哩。我要这穷嫌富 不要的杭杭子做甚么？”回回婆道：“你拿了去，由他！这皮袄子是 他的命，他出不去三日，情管就赎。我是恨他心狠，打脱了主顾，正 合他为这个合气哩。你听着我说，你拿了他，好多着哩。”觅汉道：“既是你这娘子(8)说，我就依着，破着不赎，算了我的工食，我穿着 放牛看坡，也是值他的。”拿着去了。

艾前川无可奈何，极的只干瞪眼，三两银子换去了五两银子的 一件皮袄，家里打了够五六两银子的器皿，受了老婆的够一布袋 气，受了觅汉的许多数说，受那街上围着看的人说了多少不是。

觅汉拿着皮袄回到赵杏川家，恰好赵杏川收拾完备，留觅汉吃 了饭，将两个骡子撒喂了草料。觅汉把那皮袄垫在自己骑的那头

骡上，同着赵杏川加鞭前进，没到日西，到了明水家里。狄员外豫备下的酒饭，又着人去请了陈少潭来相陪。

那赵杏川大大法法①的个身材，紫膛色，有几个麻子，三花黑须，方面皮，寡言和色，看那模样就是个忠厚人。吃了不多两杯酒，用过了饭，同着陈少潭、狄员外去看狄希陈。解开缚胳膊的绢帕，揭了膏药，赵杏川端详了一会，说道：“这不是刀斧伤的创么？”狄员外道：“果是刀砍的来。”赵杏川道：“起先不谨慎，把创来坏了。叫谁看来？又叫人用了手脚，所以把创弄的恶发了。”狄员外道：“这创也还治的么？若治好了，恩有重谢，不敢有忘。”赵杏川道：“这又不是从里边发的毒创，不过是皮肤受伤，只是叫人受了些苦，无妨的。这创容易治。”

寻下药吊子②，赵杏川开了药箱，攒了一帖煎药，用黄酒煎服。狄希陈服下，当时止住了疼。又攒了一服药，煎汤把疮来洗净，敷上末药，贴上膏药。次日揭开看，把那些败肉渐次化动。又用汤药洗净，从新上了药。次日，败肉都已化尽。又用药汤洗净，另上生肌散，另换膏药。三日以后，沿边渐渐的生出新肉，红馥馥的就如石榴子儿一般。十日以外，渐渐平复。赵杏川时刻将他守住，不许他私进家去。刚得二十日就收了平口。赵杏川仍旧陪了他十日，足待了一个月。叫他服了二十剂十全大补汤，终是少年血气旺的人，调养得壮壮实实的个人。

赵杏川要辞了回家。狄员外除这一月之内，叫人往他家里送了六斗绿豆，一石麦子，一石小米，四斗大米，两千钱，不在谢礼之内；又送了十二两银，两匹绵绸，一双自己赶的绒袜，一双镶鞋，二

① 大大法法：魁梧富态。法，通“发”，肥胖，发福。

② 药吊子：即“药桃子”，煎中药用的锅。

第六十七回

斤棉花线，十条五柳堂大手巾。赵杏川收了那四样礼，抵死的不收。那十二两银，狄员外再三固让。赵杏川道：“适间若是二三两、至多四两，我也就收的去了，送这许多，我到不好收得。原不是甚么难治的创，不过费了这一个月的工夫，屡蒙厚赐，太过于厚。”狄员外见他坚意不收，只得收回那十二两的原封，另送了四两腰敬。赵杏川方无可不可的收讫。狄员外又盛设送行，请了陈少潭、相栋宇、崔近塘一伙亲友奉陪，尽欢而散。后来狄员外合赵杏川结成相知，遇麦送麦、遇米送米，连年不断，比那不收的十二两银过去了几倍。这些后来没要紧的事不必烦琐。

却说那个觅汉叫是常功，诈了艾前川那件皮袄，也还指望他拿银子来赎去，不敢轻动他的。等到十月，过了小雪，及至十二月，到了小寒，不见他来赎取。凡遇赶集，瞒了狄员外，把这皮袄插了草标去卖。这件东西，那有钱富家的人，一来谁家没有自己的羔皮，去买这见成来历不明的物事？那没钱的穷人，谁家有这三四两银子买这件皮道袍？穿在身上，又打不得柴，耕不得地。所以每集去卖，每集都卖不去。

到了次年正月初一日，常功想道：“这有幅子大袖的衣裳，那里见得只许有钱的人穿？那穷人不穿，只因没有。我既有这道袍，那见的穿他不得？”年前集上二十四个钱买了一顶黑色的羊毛毡帽，老婆亲手自做的一双明青布面沙绿丝线锁的云头鞋，将那帽戴在头上，把鞋穿在脚下，身上穿了那艾前川的紫花布面月白绫吊边的羔皮道袍。艾前川身瘦却长，常功身肥却短，穿在身上，半截拖在地中。初一五更起来，装扮齐整，先到了龙王庙叩头，祝赞龙王叫他风调雨顺；又到三官庙叩头，祝赞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又到莲花庵观音菩萨面前叩 **866**

头，祝赞救苦救难。同班等辈之家，凡有一面相识之处，与夫狄家的亲友，只为穿了这件衣裳，要得衣锦夸耀，都去拜节。致得(7)家家惊怪，人人笑谈，都猜不着他这件衣裳从何而得。又到狄家与狄员外、狄希陈拜年。

狄员外出来见了，正在诧异，问道：“你那里这们件衣裳？古怪的紧！”谁知这穿了道袍的人，他便不肯照平时一样行礼，一连两三拱，拱到客位里边，将狄员外拉到左手站住，说道：“讨个毡来，这新节必要拜一拜才是。”狄员外忍不住大笑，说道：“你是醉了？”叫狄周好生打发他吃饭。狄员外抽身走进家去。常功拣了头一把交椅朝南坐下，只见众人都齐齐的看了笑话。他自己也觉得没有兴头，说道：“人说‘只敬衣衫不敬人’。偏我的衣衫也没人敬了。”

狄员外到家，对了调羹合狄希陈告诉了，大笑，又说：“他却是那里得来的？我绰见里边一似有月白绫做里的。”狄周道：“他穿的是件羔儿皮袄子，还新新的没曾旧哩。从头年夏里接赵医官来家就有了这袄子。问他，他说是买的。每日赶集去卖，没有人买他，爽利自家穿了。”狄员外道：“这事跷蹊！他那里买的？别要有甚么来历不明带累着咱可，再不怕把赵杏川皮袄偷了来，也是有的。”狄周道：“不相干！他背在他骑的骡上，赵医官见来。怎么听他那口气，一似鳖的艾回子的。”狄员外道：“那艾回子好寡拉主儿①，叫他鳖这们件皮袄来？这事别当小可。要从咱这冤汉们弄出事来，咱担不起。你叫他来，咱查考他查考。”

狄周寻到他家，那里有他的踪影！寻到三官庙里，正穿着那件皮袄，嗑着瓜子，坐着板凳，听着人说书哩。狄周走到跟前，常功说

①寡拉主儿：厉害角色，不吃亏的人。

第六十七回

道：“你来听说话哩？这书说的好，你在这里坐着。”狄周道：“员外 叫你说甚么哩，你流水的去。”常功道：“我清早赶头水去与员外拜 节，不瞅不采的，又叫人说甚么的？”狄周道：“为你清早去拜节，没 的待你，请你去待你待哩的

常功只得跟狄周到家。狄员外问道：“常功，你这穿的皮袄子 是那里的？”常功道：“是我府里买的。”狄员外道：“你使了几多银钱 买的？”常功道：〔“我使了一两银买的。”狄员外道：“那里的一两 银？你买的谁的？你买这待怎么？”常功道：〕箠〕“头年里我去接赵 医官，到了南门里头，撞见个人，拿着这皮袄卖。他说了二两，我还 了他一两。我也只当合他顽顽，他就卖了。我只有六钱银子，还问 赵医官借了四钱银，添上买了。”

狄员外道：“你这瞎话哄我！你才认的赵医官，怎么好问他借 银子？他甚么方便主儿，有四五钱银子借给你？”常功道：“谁问他 借来？他见我商量，他说：‘这皮袄便宜，该买他的。’我说：‘只有六 钱银子，不够买的呢。’他说：‘你差多少，我借给你。’我说：‘我只有 六钱。’他就借了四钱给我，我就买了。”狄员外道：“这又是买的了？ 你偷的那艾回子的皮袄呢？”常功道：“那里的瞎话！我偷甚么艾回 子的皮袄？”狄周道：“你别要合员外强了。近里艾回子捎了字与员 外，说他的皮袄被他眼不见就偷来了，叫员外快快的追了还他，要 不，连员外都要告着哩。员外不信，只说是为咱没请他，他刁骂你 哩。谁知他说的是实。”

狄员外绰着狄周的口气，说道：“你且别说给他实话好来，看他 再支吾甚么。你既是说了，把他的皮袄剥下，连人带袄押到府里，交给他去。”常功道：“员外，你听那烂舌根的骚狗头瞎话。”——怎 么长，怎么短——“他老婆怎么给我，我不要他的。他老婆怎么说，**868**

我才拿的来了。他老婆不是证见么？说我偷他的呢！”狄员外道：“这就是了。我没去叫你要，你怎么去诈他？这们可恶！我给你一 两银子，你好把这皮袄脱下，我叫人送还他去。你穿着又不厮称①，还叫番子手当贼拿哩！”常功使性傍气，一边脱那皮袄、一边喃喃的 说道：“撞见番子手，可也要失主认赃，没的凭空就当贼拿么？这是 员外舍过的财了，我的本事降了来的，干员外甚么事？他那使毒药 恶发了创，腾的声往家跑的去，叫人再三央及着，勒措不来，二三十的鳖银子！这不是陈大爷举荐了赵杏川来，这大哥的命都还叫 他耽误杀了哩！送给他去也只是’驴臆子②上画墨线——没处显 这道黑’，只怕惹的他还辰声噪气的哩！”狄员外道：“咱只将好心到 人。他低心不低心，自有老天爷看着哩。狄周，你到明日拿两银子的钱给他。今日大初一的，且迟这一日。”常功将这皮袄留下。狄 员外叫狄周收了。

正月初十，狄员外叫狄周到府里买纱灯，叫把这皮袄捎还艾回子，说道：“那买药的三两银子，员外已是不不要了，觅汉背着员外要 了这皮袄去，不是见他初一穿着，也还不知道哩。”艾回子道：“我正 待穿着往外去，他不由分说，夺了就跑，袖子里还有汗巾包着三四 两银子。这一向蒙军门老爷取在标下听用，一日两遍家进衙去，有 病看病，不看病合军门老爷说会话儿，通没一点空儿去要。这两日 正等合军门老爷讲了，差家丁问你家要去哩。”故意的掏掏袖子，就 道：“汗巾包的四两银子哩？”又提起上下一看，说道：“你看！穿的 我这二十两银子的衣裳有皮没毛的！”

狄周见他说话不中听，气的挣挣的站着，只见一个穿青的

① 厮称：相宜，合适。

② 瞭子：雄性生殖器官。人走来，一屁股坐在店前的凳上，袖中取出一张罍来，说道：“巡 道行到县里，军门老爷怒你治坏了管家的创，革退听用，追你领 过的廩粮，限即日交哩。”艾回子听见，失了颜色，半日

第六十七回

做声不出。才待要收那皮袄，狄周将那皮袄仍自抱在怀内，说道：“你既是与军门老爷讲不的了可，也不怕你再差家丁去要，我还把这皮袄拿回去罢。你有三两银子去赎；你没三两银子，我把这皮袄给俺那驴穿、给俺那狗披着！你害汗病发疟子来？五荒六月里穿了皮袄往外走，他夺了你的！”

狄周拿着就走。艾回子就赶，说道：“管家们怎么都不识顽，顽顽就快恼了？”那个差人也随即赶到，说道：“艾老爹，你别妆这腔款’(2)哄人，你得空子好跑，咱到县里见见大爷，就完我的事了。”艾回子道：“我是一筐一担的人家么？这能有多少东西，我就走了不成？”差人道：“你这回子们转眼溜睛的，有个信行么？你要不去，我就与你个没体面。”一边就往腰里取绳，要往脖子上套。

狄周见那差人合他缠帐，拿着皮袄佯长来了。到下处，叫人挑着纱灯，把皮袄叠了一叠，杀①在骡上，骑着家来。见了狄员外，把那艾回子可恶的腔款学说了一遍。狄员外道：“这回人可也不省事，你们可也好合他一般见识。他撒骚放屁，理他做甚么？把这件衣裳丢给他就完事了。这可那里消缴哩？”狄周道：“放着，由他！我到冬里换个蓝布边，吊上个插青布面子，做出来我穿。等他再合军门老爷讲，可再处。”

这可见小人情状，只宜恶人行起粗来，他便惧怕；若是有好到他，他便越起波澜。这艾回子就是个犹样3)。狄员外终不失个好

①杀：同“煞”，捆绑。

人。再有甚事，另有后回分解

【校记】

- (1) 杀毛树恐：A本作“杀毛恐”。
- (2) 三两药钱：B、C本作“三两银配药钱”。
- (3) 鹰左脚：文中此词B、C本皆作“鹰撮脚”
- (4) 领老爷的打亦不迟：B、C本作“领老爷的夹打不迟”。
- (5) 你说是我荐的：A本作“你既是我荐的”。
- (6) 也没有不来要这银子的：B、C本作“他没有不来要这银子的”。
- (7) 千刀万刖：B、C本作“该千刀万刖”。
- (8) 你这娘子：B、C本作“你这娘娘子”。
- (9) 致得：A本作“到得”。
- (10) 这一段为A本所无。B本有，但缺“常功道”三字。据C本补。
- (11) 五荒六月：B、C本作“五黄六月”。“五荒六月”本书共三见。
- (12) 腔款：B本误作“腔疑”。
- (13) 彼样：B、C本作“式样”。

第六十八回

侯道婆伙倡邪教狄监生自控妻驴

父慈子孝庭帏肃，夫义妻贤恩爱笃。积庆福来多，门中杜六婆①。

六婆心最毒，不令家和睦。希陈富且儒，为妻自控驴。

——右调《菩萨蛮》

再说明水镇上那两个道婆老侯老张，他的丈夫儿子没有别的一些营运，专靠定这两个老捶辣，指了东庄建庙、西庄铸钟，那里铸甚么菩萨的金身，那里启甚么圣诞的大醮。肯布施的，积得今生见受荣华，来世还要无穷富贵。那样慳啬不肯布施的，不惟来世就不如人，今世且要转贵为贱、转富为贫。且是那怕老公的媳妇、受嫡妻气的小老婆(1)，若肯随心大大的布施，能致得他丈夫回心向善，不惟不作贱那媳妇，且更要惧内起来。那做妾的人肯布施，成了善果，致得那夫主见了就似见了西天活佛一般，偏他放个臭屁也香，那大老婆说的话也臭，任那小老婆放僻邪侈，无所不为，佛力护持着，赐了一根影身草，做夫主的一些也看不见。……大约都是此等

①六婆：据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六婆即牙婆（买卖人口作居间人的婆子）、媒婆、师婆（巫婆）、虔婆（贼婆）、药婆、稳婆（收生婆）的总称。

语，哄那些呆呆的老婆，哄得那些呆呆老婆如拨龟相似，跟了他 团团的转。

那一等自己当家、银钱方便的女人，就自由自在，成几两几钱 的舍与他。那一等公婆管家，丈夫拘束，银钱不得凑手，粮食不能 抵盗，便就瞒了公婆，背了丈夫，将自己的簪环首饰，或是甚么衣 裳，都抵盗了与他。至于人家的小妇，越发又多了一个大老婆碍 眼，若说有光明正大的布施与他，这是确然没有这事，只是偷偷伴 伴、掩掩藏藏，或偷主母的东西，或盗夫主的粮食，填这两上盗婆的 溪壑。

妇女们有那堂堂正正的布施，这是不怕公婆知道，不怕丈夫拘 管。那铸象铸钟的所在，建庙建醮的处所，自己的身子便也就到那 里，在那万人碑上、缘簿里边还有个查考，这两个盗婆于十分之中 也还只可剋落得六七分，还有三四分安在里面。惟这瞒了公婆、背 了夫主的妾妇们，你就有成百成千的东西布施了去，他“生受”也不 道你一声。布施的银钱，攒着买地盖房；布施的米粮麦豆，大布袋 抗到家去，噍他一家的屁股眼子；布施的衣裳，或改与丈夫儿子穿 着，或披在自己身上。

两个盗婆合成了个和合二圣一般，你倡我和，两家过得甚 是快活日子。自从那一年七月十五在三官庙与素姐相识以后， 看得素姐极是一个好起发、容易设骗的妈妈头主子。但只是打 听是狄员外的儿妇，这狄员外的为人还也忠厚，凡事也还与人 留些体面；那狄员外的婆子相氏，好不辣燥的性子，这明水的人，谁是敢在他头上动土的？所以千思万想，无处入脚。再想 等素姐回去娘家时，引他入门，也是妙着。谁知这素姐偏生不 是别人家的女儿，却是那执鼓掌板道学薛先生的小姐。这个迂 873

第六十八回

板老头巾家里，是叫这两个盗婆进得去的？所以两下张望，只 是无门可入。后来，老狄婆子故后，这两个婆娘伙买了一盘纸， 齐去吊孝。狄家照了堂客一例相待。那时又有相家大妗子合 崔家三姨相陪，况且素姐叫相大妗子打得雌牙扭嘴的，就有话 也便没空说得。

过日，两个又到狄家，恰好不端正跨进门去，劈头与狄员 外撞了个

满怀，待进又不好直进，待退又不好直退，那时的赵赵的光景也甚可怜。

狄员外说：“侯老道合张老道，有甚么事齐来下顾哩？”两个道：“有句话来见见狄大嫂。”狄员外道：“那孩子家合他说甚么话，有话咱大人们说。”没叫他家去，把他一顿固让，让到客位里边，与他宾主坐下，叫家人去看茶，问说：“二位有话请说。是待怎么见教哩？”两个盗婆说：“这二月十九日是咱这白衣庵白衣奶奶的圣诞，要建三昼夜祝圣的道场，是咱这镇上杨尚书府里奶奶为首。这白衣奶奶极有灵圣，出过布施的，祈男得男，祈女得女，再没有不感应的。俺曾会过狄大嫂，叫他舍助些甚么，生好儿好女的。”狄员外道：“原来是说这个。极好。多谢挈带。”从袖中掏出一块钱来，说道：“这刚才卖麻的一百二十文整钱，二位就捎了去罢。省的我又着人送。”两个接了那钱，没颜落色的去了。

过了一向，两个又走到狄家。那时狄家还该兴旺的时节，家宅六神都是保护的，有这样怪物进门，自然惊动家堂，轰传土地，使出狄员外，不因不由，复又撞了个满面。狄员外问道：“二位又到寒家，一定又是那位菩萨圣诞了？”两个道：“这四月十八日泰山奶奶的圣诞，没的就忘记了？”狄员外道：“正是，你看我就忘了。”从袖中取出一块钱来，说：“这是五十文钱，拿出来待使还没使哩，且做了 **874**

醮资罢。”两个道：“俺还到后头请声狄大嫂，到那一日早到那里参佛。”狄员外道：“二位不消合他说罢。孩子们没有主意，万一说的叫他当真要去，少女嫩妇，不成个道理。以后二位有话只合我说，再别要合孩子们说话，伤了咱的体面。”把两个盗婆雌得一头灰，夹着两片淹压跑了。

一连这两遭，把那骗素姐的心肠吊起了一半，计无可施。幸得薛教授那老头子没了，等素姐回娘家的时候，这也有隙可乘。也一连撞了两次，谁知这薛教授的夫人更是个难捉鼻的人，石头上踏了两个猛子，百当踏不进去。

恰好薛夫人老病没了，知道素姐在娘家奔丧，这个机会万万不可错过。这两个盗婆算计素姐也还不十分着极，只是闻得白姑子起发那许多银钱，

料定素姐是个肯撒漫的女人，紧走紧跟，慢走慢跟，就如那九江府吊黄鱼的渔父一样，睡里饭里，何尝有一刻放松？也又合买了一分冥钱锞子与薛夫人吊孝⁽²⁾。走到薛家，薛如卞兄弟虽然是有正经，但是为他母亲烧纸，难道好拒绝他不成？待他到了灵前，叫孝妇孝女答礼叩谢。

这素姐见了这两个道婆，就是见了前世的亲娘也没有这般的亲热，让进密室献茶。这两个道婆见得素姐这等殷勤，他反故意做势，说道：“俺忙得异常，要料理社中的女菩萨们往泰山顶上烧香，没有工夫，不扰茶罢。”素姐那里肯放，狠命的让进龙氏卧房，摆了茶果吃茶，仍要摆菜留饭。

素姐叙说前年七月建斋放灯，甚感他两个的挈带。两个亦说：“两次曾到府上，都撞见了员外外边截住，不放我们进内。那二月十九白衣菩萨的圣诞，建三昼夜道场，真是人山人海，只济南府城里的乡宦奶奶，举人秀才娘子，那轿马挨挤的有点缝儿么。狄大 875

嫂，你该到那里走走好来。员外不叫俺到后边说去，给了俺百十个 钱的布施，撵出俺来了。四月十八顶上奶奶①的圣诞，比这白衣奶奶的圣诞更自齐整，这是哄动三十合属③的人烟，天下的货物都来赶会，卖的衣服首饰、玛瑙珍珠，甚么是没有的？奶奶们都到庙上，自己拣着相应的买。”

素姐没等他两个说了，截着说道：“这们好事，你二位不该合我说声，挈带我出去走走么？”他两个道：“还说哩！俺可是没到那里呀？偏生的又撞见员外，又没叫俺进去，给了俺四五十个钱，立断②出来了。员外那意思，一似俺两个不是甚么好人，见了大嫂就哄骗大嫂似的。这各人积福是各人的，替白衣奶奶打醮，就指望生好儿好女的；替顶上奶奶打醮，就指望增福增寿的哩。员外他知道甚么？”素姐怒道：“好贼老砍头的！他怕我使了他的家当，格住你不叫见我，难为俺那贼强人杀的也拧成一股子，瞒得我住住的，不叫我知道！由他！我合俺这贼割的算帐！”

说着，那两个道婆一齐都要起身。素姐道：“我难得见你二位，你再坐坐吃了饭①，合我再说会话儿你去。”两个道婆说：“要没有紧要的事，俺也不肯就去，实是这十五日会友们待起身上泰山烧香，俺两个是会首，这些会友们眼罩子、蓝丝绸汗巾子都还没做哩，生口讲着也还没定下来哩，帐也都还没算清哩，这只四五日期程了。等俺烧香回来，俺也不敢再上那头去，只打听得大嫂往这头来可，俺就来合大嫂说话；还只怕这里相公嗔俺来的勤哩。”素姐道：“怎么会里不着男人作会首，倒叫你两个女人做会首呢？”两个道婆说：“这会里没有汉子们，都是女人，差不多够八十位人哩。”素姐

① 顶上奶奶：即泰山奶奶

② 断：赶。道：“这会里的女人也有象模样的人家么？”两个道婆说：“你看大嫂说的好话呀！要是上不得抬盘的，他也敢往俺这会里来么？杨尚书宅里娘儿们够五六位，北街上孟奶奶娘们，东街上洪奶奶、汪

奶 奶、耿奶奶，大街上张奶奶，南街汪奶奶，后街上刘奶奶娘儿们：都是这些大人家的奶奶。那小主儿也插的上么？”

素姐道：“咱这里到太安州有多少路？”道婆道：“人说有二 百九十里路。这路好走，顶不上别的路二百里走。沿路都是大 庙大寺，一路的景致，满路的来往香客、香车宝马、士女才郎，看 不了的好处，只恨那路不长哩。”素姐问道：“那山上有景致 么？”道婆道：“好大嫂，你看天下有两个泰山么？上头把普天地 下的国度，龙宫海藏，佛殿仙宫，一眼看得真真的哩。要没有好 处，为甚么那云南贵州、川湖两广的男人妇女，不远几万里家都 来烧香^③做甚么？且是这泰山奶奶掌管天下人的生死福禄。人 要虔诚上顶烧香，从天上挂下红来，披在人的身上，笙箫细乐 的往顶上迎哩！要不虔诚的，王灵官^①就把人当时捆住，待动的 一点儿哩？心虔的人，见那奶奶就是真人的肉脸；要不虔诚，看 那奶奶的脸是金面。增福赦罪，好不灵验哩。山上说不尽的景 致，象那朝阳洞、三天门、黄花峪、舍身台、晒经石、无字碑、秦松 汉柏、金简玉书，通是神仙住的所在。凡人缘法浅的，也到得那 里么？”

一席话，说的个素姐心痒难挠，神情飞越，问道：“那些会里 去的道友，都坐的是轿、骑的是马？得用多少路费？路上有主 人家没有？”两个道婆说：“这烧香一为积福、一为看景逍遥，要

①王灵官：道教的护法神。

第六十八回

死拍拍猴着顶轿，那就俗杀人罢了，都骑的通是骡马。会里雇 的长驴，来回是八钱银子。要是骑自己的头口，坐八钱银子给 他。起初随会是三两银子的本儿，这整三年，支生本利够十两 了。雇驴下店报名，五两银子抛满使不尽的，还剩五两买人事 用的哩。”

素姐说：“象不是会里的人也好搭上去不？”两个道婆说：“这可 看是甚么人哩。要是咱相厚的人，叫他照着众人本利找上银子，咱 就合众人说着，就带挈的他去了；要是不相干的人，平白的咱就不 叫他去。”素姐说：“我待跟了去看看，与奶奶烧炷香，保护我来生不 照这世里不如人，受汉子气。不知你二位肯叫我去不？”两个道婆 说：“得你去，俺巴不能够的哩。咱路上打伙子说说笑笑的顽，不好 呀？只是狄员外乔乔的，你三层大、两层小，只怕自家主不下来。”素姐说：“不怕！我待去就去，他们主不得我的事。他们也都有家 里正经人跟着么？”两个道婆说：“怎么没有？有丈夫跟着的，有儿 的，有女婿侄儿的，家人的，随人所便。可只是使的是各人自己的 盘缠。”素姐道：“仗赖二位带挈我，着上十两银子，我也同去走走。”两个道婆说：“你要去，我好添你这一分的行装合头口，十三日同往 娘娘庙烧香演社，你可别要误了。银子也就叫人送了去，好添备着 做甚么。”

素姐合两个道婆都约定去了。这是八月初十的时候。素姐一 心只在烧香上面，也甚是无心替他母亲奔丧，即刻把狄希陈叫到跟 前，说道：“我待往泰安州替顶上奶奶烧烧香，你合我去呀？你要合 我去，我好替你扎括衣裳。”狄希陈若是个有正经的人，把那义正词 严有纲纪的话拦阻他，难道他会插翅飞去不成？争奈这狄希陈少 年流荡心性，便也说道：“这倒也好。有人同去么？”素姐说：“刚才 878

老侯老张说来，他会里女人们这十三日烧信香演社，十五日起身。叫我找入十两银子，一切裹裹都使不尽，还有五两银子分哩；要不 骑雇的驴，还坐八钱银子给咱。”狄希陈道：“只怕咱爹不叫咱去，可 怎么样的？”素

姐道：“你去对爹说，你说下来了，我有好到你；你要 说不下这事来，你浑深也过不出好日子来。”狄希陈道：“咱爹极是疼我，待我告说(6)，只怕依了也不可知。”素姐催着狄希陈回家去说。“我立刻等着你来回话。”

狄希陈不敢稽迟，回到家去，见了他爹，把他媳妇要去随会烧香，说了详细。狄员外道：“咱常时罢了，你如今做着个监生，也算 是诗礼人家了，怎好叫年小的女人随会烧香的？你就没见那随会 社演会的女人们？头上戴着个青屯绢眼罩子，蓝丝绸裹着束香，捆 在肩膀上面，男女混杂的沿街上跑，甚么模样？他既发心待去，咱 等收完了秋，头口闲了去，收拾盘缠，你两口儿可去不迟。别要跟着那老侯婆子，他两个不是好人。他两个连往咱家来了两次，我都没叫他进去，给了他百十个钱，打发的他去了。”

狄希陈即刻往素姐那里，把他爹的话对素姐说了。素姐不听 便罢，听了不由怒起，即时紫胀了面皮，说道：“我只是如今就去！我必欲去！我主意待合老侯老张去！怎么这一点事儿我就主不的 呢？你快早依随着我，是你便宜！你只休要后悔！”觉的狄希陈这 会子好不作难，垂首丧气，没了主意。

素姐也没等到黑，回到家去取了十两花银，次早仍回母家， 合龙氏说了。龙氏瞒着薛如卞兄弟，使人悄悄的唤了两个道婆 来家，交与他那十两银子，要赌气不骑家里的骡子，叫他雇了驴 儿，约定十三日清早到老张家取齐。分派已定，也不再与狄员 外狄希陈商量。十三日起了个早，梳光了头，搽白了粉，戴了满 879

头珠翠，也不管甚么母亲的热孝，穿了那套顾绣裙衫，不由分 说，叫小玉兰跟了，伴长出门而去。狄员外合狄希陈站在一旁 干瞪着眼，没敢言说(7)一声。那随行逐队跟了众人烧信香演圣 驾的，那百般丑态，不必细说。

事完回到房中，脱剥了那首饰衣服，怒狠狠坐在房中。狄希陈 不及防备，一脚踏到房门。素姐骂道：“我当你跌开了脑袋，跌折了 双腿，走不动了，没跟了我，叫我自己去了！谁知还有你么？你 没跟了我，怎么

也烧回信香来了，也没人敢把我掐了块子去呢？”狄希陈道：“你待去，你自家去罢呀。我戴着顶方巾，跟着你沿街上演社，成个道理么？”素姐怒道：“阿！你不跟了我去，你是怕我玷辱了你的体面么？我可偏要坏你的体面哩！我十五日起身，我叫你戴着方巾，穿着道袍子，路上替我牵着驴，上山替我掌着轿，你只敢离我一步儿，我不立劈了你成两半(8)，我改了不姓薛！我叫你挽起那两根狗厌眉毛认我认，叫你有这造化！你若跟我，谁不说你：‘看这们鬼头蛤蟆眼的小厮，有这们等个媳妇！’我只说是替你妆门面，这那里放著坏了你的面皮哩？我倒心里算计，你要跟我去科(1)，我把那匹蓝丝绸替你做个夹袄，剩下的替你做条夹裤，再做个绶背心子，好穿着上山朝奶奶。你倒乔起腔来了！我想来：那太山娘娘脱不了也是做女人，赌不信那太山爷爷要像你这们拗别扭手，那太山奶奶也没有饶了那太山爷爷的。王皮好来！我且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狄希陈背地里与他爹商量。狄员外道：“他的主意定了，你待拗别的过他哩？你就强留下他，他也作蹬的叫你不肯安生。咱说得苦么？我叫人替你收拾，你和他只得走遭去”’。’”狄员外叫人收拾行李，稍的米面、腊肉糟鱼、酱瓜豆豉之类，预先料理。

再说到了十四日早晨，龙氏合薛如卞的娘子说道：“你大姑子 往太安州烧香，你姻姓们不该置桌酒与他钱钱顶①么？”连氏道：“真个么！几时起身？俺怎么通不见说起呢？”龙氏道：“你是甚么 大的们，凡事该先禀你知道！他说了这两三日了，你不理论他，又 说你不知道哩。”

连氏即忙进房合丈夫说知此事，要与素姐钱顶。薛如卞听知 素姐要去烧香，他只说是自己同狄希陈自去，还把双眉紧蹙，说道：“再没见过狄大叔合这个狄姐夫没有正经，少女嫩妇的上甚么顶！你 没见过坐着那山轿，往上上还好，只是往下下可是倒坐着轿子，女人 就合那抬轿的人紧对着脸，女人仰拍着，那脚差不多就在那轿夫肩膀上。那轿夫们，贼狗头，又极可恶，故意的趁和着那轿子，一颠一 颠的，怎么怪不好看的哩！这是读书人家干的营生么？这顶我劝 你替他钱不成’(1)，叫他怪些也罢。”及至听见入在老侯婆的社里，已是十三日烧过信香，薛如卞道：“这成甚么道理！”叫人快接了素 姐来家，也请狄希陈说话。

素姐也还道是与他钱顶，慨然而回。狄希陈又是不敢不同来 的，一同前后进门。薛如卞问道：“姐姐待往太安州烧香去哩？多 答起身？合谁同去？”素姐把找银入会，十五日起身，老侯老张是会 首[的话说了一遍]。薛如卞道：“依我说，姐姐你去不的。这有好 人家的妇女也合人随社烧香的么？狄姐夫他已是出了学，上了监 生，不顾人笑话罢了，俺弟兄们正大够膨②也还要去学里去见人哩！这在家门子上沿街跑着烧信香，往太安州路上摇旗打鼓，出 头露面的，人说这狄友苏的婆子，倒也罢了；只怕说这是薛如卞合

① 钱顶：为去泰山进香的人钱行。

② 膨膨：无此字，疑为“怦怦”的借字。正大曜够：忠谨的样子 薛如兼的姐姐，他爹做了场老教官，两个兄弟拣①着面，戴着顶头 巾，积泊的个姐姐这们等！”

素姐已是大怒，还没发作，龙氏大怒道：“放的是狗臭大屁！你姐姐怎么来，就叫你为不的人了？他嫁出去的人，你好哩，认他是姐姐；你要不好哩，别认他是姐姐，别叫他上门。他狄家浑深也有碗饭吃，累不着你甚么！”薛如卞道：“我说的好话，倒麻犯我起来！这不姐夫这里听着，我说的有不是么？”龙氏一声大哭：“我的皇天呵！我怎么就这们不气长！有汉子，汉子管着；等这汉子死了，那大老婆又象蚂蛆丁腿似的；巴着南墙望的大老婆没了，落在儿们的手里，还一点儿由不的我呀！皇天呀¹¹⁴¹！”

薛如卞凭他哭，也没理论，让出狄希陈客位坐去了。薛如卞道：“姐姐待去烧香，料道姐夫你是不敢拦阻的。但你合他自家去不的么？怎么偏只要人在那两个老歪辣的社里去，是待怎么？”狄希陈把狄员外的话合素姐怎样发作，对着薛如卞告诉。不料素姐倡在门外头听，猛虎般跑进门来。狄希陈扑门逃去，不曾捞着，扭住薛如卞的衣领，口里骂、手里打。薛如卞把衣裳褪下³⁾，一溜风走了。素姐也没回到后去，竟往狄门来了。狄希陈知道自己有了不是，在家替素姐寻褥套、找搭连、缝袷肚、买簪头、装酱斗，色色完备，单候素姐起马。

睡到次日五鼓，素姐起来梳洗完备，穿了一件白丝绸小褂，一件水红绫小夹袄，一件天蓝绫机小绸衫，白秋罗素裙，白洒线秋罗膝裤，大红连面的缎子翰鞋，脊梁背着蓝丝绸汗巾包的香，头上顶着甲马，必欲骑着社里雇的长驴。狄员外差的觅汉上前替他那驴

① 拣：同“舰”，不知羞耻。

牵了一牵，他把那觅汉兜脖子一鞭打开吊远的，叫狄希陈与他牵了头口行走，致一街两岸的老婆汉子，又贪着看素姐风流、又看着狄希陈的丢丑。狄希陈也甚是害羞，只是怕那素姐如虎，说不得他那苦恼，只得与他牵了驴儿，夹在人队里行走。

偏偏的事不凑巧，走不二里多路，劈头撞见相于廷从后庄上回来。狄希陈只道他还不曾看见，连忙把只袖子把脸遮住。谁知相于廷已经看得分明，越发在路旁站住。等狄希陈走到跟前，相于廷道：“狄大哥，你拿了袖子罢，看着路好牵驴子走。带着袖子，看抢了脸。”素姐看见是相于廷说他，还拿起鞭子望着相于廷指了几指，然后一群婆娘，豺狗阵一般，把那驴子乱撞乱跑。有时你前我后，有时你后我前。有的在驴子上抱着孩子，有的在驴子上墩掉髻髻，有的偏了鞍子坠下驴来，有的跑了头口乔声怪气的叫唤，有的走不上几里说肚腹不大调和，要下驴来寻空地局屎，有的说身上不便，要从被套内寻布子夹尻，有的要叫孩儿吃乳，叫掌鞭来牵着缰绳，有的说麻木了腿骨，叫人从镜里与他取出脚去，有的掉了丁香，叫人沿地找寻，有的忘了梳匣，叫人回家去取。珊蹬的尘土扛天，臊气满地。这是起身光景，已是大不堪观。及至烧了香来，更不知还多少把戏，还得一回再说这进香的结束。

【校记】

(1) 受嫡妻气的小老婆：A本作“受嫡妻的气小老婆”。

(2) 买了一分冥钱铖子与薛夫人吊孝：B、C本作“买了一分冥钱指了与薛夫人吊孝”。

(3) 三十合属：B、C本作“二十合属”。

(4) 你再坐坐吃了饭：A本作“你再坐了吃了饭”。

(5) 不远几万里家都来烧香：B、C本作“都从几千几万里家都来烧香”。

〔6〕待我告说：B、C本作“待我去说”。

〔7〕干瞪着眼没敢言说：B、C本作“干瞪着眼看没敢言语”。

〔8〕两半：B、C本作“两半个”。

〔9〕你要跟我去科：B、C本作“你要跟我去呵”。本书中“科”通语尾词“可”的例子多有。

〔10〕走遭去：B、C本作“走一遭去”。

〔11〕这是读书人家干的营生么这顶我劝你替他钱不成：A本作“这是读书人家干的行生这等我劝你替他钱不成气”

〔12〕正大。O：B、C本作“火大”

〔13〕大老婆：A本作“大婆”。

〔14〕皇天呀：B、C本作“皇天呵”。

〔15〕褪下：A本作“腿了”。

第六十九回

招商店素姐投师蒿里山希陈哭母

露面出头，女男浑杂(1)，轻自出闺门。招摇闹市，托宿荒郊，走镇又经村。

长职老嫗求妙诀，贴廿两花银。敬奉师尊，嗔夫哭母，放火禁挑灯。

——右调《少年游》

狄希陈戴着巾，穿着长衣，在那许多妇人之中与素姐控驴而行。富家子弟，又是娇生豢养的儿郎，那里走得惯路？走的不上二十里，只得把那道袍脱了(2)，卷作一团，一只胳膊里夹住，又渐次双足走出泡来，疼不可忍，伸了个脖项向前，两只腿又只管坠后。素姐越把那驴子打的飞跑。那觅汉常功在狄希陈身旁空赶着个骡子，原是问候狄希陈骑坐的。常功见狄希陈走的甚是狼狈，气息奄奄，脚力不加，走向前把素姐驴子的辔首一手扯住，说道：“大嫂，你大哥已是走不动了，待我替大嫂牵着驴，叫大哥骑上骡子走罢。”素姐在那常功的肩上一连两鞭，骂道：“他走动走不动，累你腿事！我倒不疼，要你献浅！你好好与我快走开去！”狄希陈只得仍旧牵着驴子往前苦挣。

第六十九回

内中有一个四十多年纪，穿着油绿还复过的丝绸夹袄紫花布笔衣的个女人，在素姐后边同走，揭起眼罩，问那常功道：“前边这位嫂子是谁家的？”常功道：“是大街上狄相公的娘子。”那妇人道：“那替他牵驴的是谁？”常功道：“就是狄相公。”妇人道：“你看那相公牵着驴，累的这们等的，是怎么的？他就不疼么？”常功道：“敢是两口子家里合了气来，因此这是罚他的哩。”那妇人道：“我就没见这个刑法。”把自己的驴打了一下，追上素姐，叫道：“前边是狄嫂子呀？”素姐回过头来应道：“是呀。”那妇人问道：“那戴着巾的替你牵驴的小伙子是谁呢？”素姐道：“是俺当家的。”那妇人又问：“这旁里牵着骡的也是跟你的呀？”素姐道：“是俺的觅汉。”那妇人道：“你放着觅汉不叫他给你牵驴，可拿着丈夫替你牵驴！我见他腐那痢的，已是走不动了。既是戴着顶巾子，一定是个相公呀。这使不的，你休叫他牵驴。咱来烧香是问奶奶求福，没的倒来堕业哩？”素姐道：“我待来随着社里烧烧香，他合他老子拧成一股，别变着不叫我来。我烧信香演社，他跟也不跟我一跟儿，合俺那不争气的兄弟，姐夫小舅儿背地里数说我败坏了他的体面了。我如今可叫他替我牵着驴跑，闲着那骡，我叫觅汉骑。”

那妇人道：“狄嫂子，你听我说，这使不的。丈夫就是天哩！痴男惧妇，贤女敬夫，折堕汉子的有好人么？你听我这分上，请相公骑上骡子，叫这觅汉给你牵驴。”素姐说：“也罢。要不是这位嫂子说，我足足叫你替我牵着头口走个来回哩！我还没敢问这们嫂子，你姓甚么？”那妇人道：“我姓刘。俺儿是刘尚仁，县里的礼房。我在东头住，咱是〔一〕条街上人家。我虽是小家子人家，没事我也不出到街上，所以也不认的狄相公。”

两个成了 886

熟识，一路叙话不提。

这狄希陈一别气①跑了二十七八里路，跑的筋软骨折，得刘嫂子说了分上，骑着骡，就是那八人轿也没有这般受用，感激那刘嫂子就如生身父母也还不同。这日尽力走了七十里③，宿了济南府东关周少冈的店内。素姐虽与许多人同走，未免多是人生面不熟的。那老侯老张又是两个会首，又少专功走来照管。喂贴了刘嫂子做了一处，又兼狄希陈是感激他的人，于是这几个的行李安放一处。

老侯老张看着正面，安下圣母的大驾，一群妇女跪在地下，一个宣唱佛偈，众人齐声高叫：“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齐叫一声，声闻数里。号佛已完，主人家端水洗脸，摆上菜子油爇的徽枝②、毛耳朵③，煮的熟红枣、软枣，四碟茶果吃茶。讲定饭钱每人二分，赶油饼，豆腐汤，大米连汤水饭管饱。众人吃完饭，漱口溺尿，铺床睡觉。

老侯老张因素姐是个新入会的好主顾，也寻成一堆，合刘嫂子四个一处安宿。狄希陈合别家的男子另在一处宿歇。老侯老张合素姐众人睡在炕上，成夜说的是那怎么吃斋念佛、怎么拜斗看经。这样修行的人，在阳世之间，任你堕罪作孽，那牛头不敢拿，马面不敢问，阎王正眼也不敢看他，任他拣着富贵的所在托生。素姐问道：“说阴间有甚么神鹰急脚，任凭甚么强魂恶鬼，再没有拿不去的？”老侯婆道：“狗！甚么神鹰急脚！要入在俺这教里，休说是甚么神鹰，你就是神

① 一别气：一口气。

② 徽枝：即“馓子”，一种油炸的细丝状面食。

③ 毛耳朵：即“猫耳朵”，一种面食。

虎神龙也不敢来傍傍影儿^①。你待活着，千年古代的只管长生；你怕见活了，自家投到阎王那里，另托生托生新鲜。”

素姐说：“你这教里是怎么样的？”侯婆子道：“俺教里凡有来入教的，先着上二十两银子，把这二十两银支生着利钱，修桥补路、养老济贫。遇着三十诸天的生辰、八金刚四菩萨的圣诞、诸神巡察的日期，建醮念经，夜聚晓散。只是如此，再没别的功课。又无忌荤酒、也不戒房事，就合俗人一般。”素姐问道：“这教里师傅是谁？”老侯婆道：“就是我和张师父俺两个。我是师正，他是师副。”

素姐问道：“我也待入这教里，不知也许我入么？”老侯道：“你这们年小小的，及时正好修行。那有了年纪的人，日子短了，修行也不中用，只是免些罪业罢了，成不得甚么正果。只是你公公难说话，你那兄弟薛相公更是毁僧谤佛的。顶上奶奶托梦给我，说为你来烧香，你那兄弟背地好不抱怨哩。”素姐道：“我的事他也管不的。俺汉子还管不的，休说娘家的兄弟呀。我只为他拦我拦，我罚他替我牵着驴跑够三十里地。要不是刘嫂子的话紧^②，我足足的叫他跑个来回，只管叫他跑细了腿。”老侯两个道：“可也怪不得呢。人家的汉子，你要不给他个利害，致的他怕了咱，只针鼻子点事儿，他就里头把拦住不叫咱做。为甚么我见他跑得可怜拉拉的，我只不替他说呢？后来我见他骑上骡子，原来是刘嫂替他说了分上。”素姐道：“我五更起来梳了头，央刘嫂子做个明府，我就拜二位为师。我只一到家就送上二十两银子，一分也不敢短少。”老侯两个唯唯从命。

素姐睡到五更，他比众人更是早起。狄希陈已先伺候。素姐梳洗已完，老侯婆两个也都收拾完备。把老侯两个让到上

① 傍傍影儿：靠近，现现身儿。

② 话紧：紧地说情。

两把椅子坐着，素姐在下面四双八拜，叩了一十六个响头。老侯两个端然生受^①。与众人叙了师弟师兄，大家叙了年齿，行礼相见。

狄希陈在旁呆呆的看，不知是甚么原故。素姐道：“我已拜了二位师父，做了徒弟，我的师父就是你的师父一般，你也该过来与二位师父磕个头儿。”老侯两个道：「要不是教中的人，这可不敢受礼。」狄希陈本待不过来磕头，只因不敢违拗了素姐，只得走到下面磕了四个头。这两个老歪辣半拉半受的罢了。素姐从此赶着老侯叫“侯师父”，老张叫“张师父”。这两个道婆当面叫素姐是“徒弟”，对着人叫是“狄家的徒弟”；赶着狄希陈当面叫“狄相公”，对着人称他“狄徒弟的女婿”。

素姐因与那些会友认了同门，又同走了许多路，渐渐熟识。也没有甚么杨尚书宅里的奶奶，都是杨尚书家的佃户客家^①；也没有甚么孟奶奶、耿奶奶，或原是孟家满出的奶子^②与或是耿家嫁出去的丫头；倒只有素姐是人家的个正气娘子。素姐甘心为伍，倒也绝无鄙薄之心。

又行了一日，走了一百里路，宿在弯德地方。脱不了还是下店安驾、宣偈号佛，不必絮烦。再说又走了数十里，经过火炉地方。这火炉街上排门挨户都是卖油爇果子的人家。大凡香客经过，各店里的过卖都乱烘烘跑到街心，把那香头的驴子狠命的拉住，往里让吃果子，希图卖钱。那可厌的情状，就如北京东江米巷那些卖褐子毡条的陕西人一般，又象北京西瓦厂墙底下的妓者一般，往街里死活拖人。素姐这一伙人刚从那里走过，一伙走塘的过卖，虎也似

① 客家：租房的住户。

② 满出的奶子：雇佣到期而放出的奶妈

第六十九回

跑将出来，不当不正把老侯两道的驴子，许多人拉住，乱往家里争夺，都说：“新出锅滚热的果子，纯香油媒的，又香又脆，请到里边用一个儿。这到店里还有老大一日哩，看饿着了身子。”老侯两道说：“多谢罢。俺才从弯德吃了饭起身，还要赶早到店里报名雇轿子哩。”再三不住，只得放行去了。

素姐初次烧香，不知但凡过客都是这等强拉，拉的你吃了他的，按着数儿别钱。素姐只见各店里的人都攥拢了拉那老侯两道⁽⁵⁾，只道都是认得他的，问道：“这些开店的都与二位师傅相识么？怎么这等固让哩？”老侯两个顺口应道：“这些人家都是俺两个的徒弟，大家这等争着请我进去，我们怎能遍到？只得都不进去罢了。”

行到太安州教场内，有旧时下过的熟店宋魁吾家差得人在那里等候香客。看见老侯两个领了许多社友来到，宋魁吾差的人远远认得，欢天喜地的飞跑迎将上来，拉住老侯两个的头口，说道：“主人家差俺等了几日了，只不见来，想是十五日起身呀？路上没着雨么？你老人家这向身上安呀？”一直牵了他驴，众人跟着到了店里。宋魁吾看见，拿出店家胁肩谄笑的态度迎将出来，说些不由衷的寒温说话。洗脸吃茶，报名雇驴轿，号佛宣经。先都到天齐庙游玩参拜，回店吃了晚饭。睡到三更，大家起来梳洗完毕，烧香号佛⁽⁶⁾过了，然后大众一齐吃饭。老侯两个看着一行人众各各的上了山轿，老侯两人方才上轿押后。那一路讨钱的、拨龟的、舍路灯的，都有灯火，所以沿路如同白昼。^{ittn.}

~0

素姐生在薛教授深润之内、嫁在狄门富厚之家，起晚睡早，出入暖轿安车，如今乍跟了这一群坐不得筵席打得柴的婆娘，起了半 **890**

夜，眼还不曾醒的伶俐，饱饱的吃那一肚割生割硬的大米干饭、半生半熟的咸面馍馍、不干不净的兀秃^①素菜，坐着抖成一块半截没踏脚的柳木椅子的山轿，抬不到红门，头晕的眼花撩乱，恶心呕吐。起先吐的，不过是那半夜起来吃的那些羹饌佳肴；后来吐的，都是那焦黄的尿水，臭气熏人。抖的那光头蓬松四垂，吐的那粉面菜叶般青黄二色。

老侯与众人道：“这是年小的人心不虔诚，奶奶拿着了。”那刘嫂子道：“我前日见他降那汉子，叫他汉子替他牵着驴跑，我就说他不是个良才。果不其然，惹的奶奶计较。咱这些人只有这一个叫奶奶心里不受用，咱大家脸上都没光采。”老侯两个说：“他既是不知道好歹，惹得奶奶心里不自在，咱没的看得上么？说不得咱大家替他告饶。”那别会里烧香的人成千成万，围的封皮不透，乱说奶奶捆住人了，乱问道：“这是那里的香头？为怎么来，奶奶就下狠的计较呢？”又有的说：“看这位香头还年小着哩，看身上穿的这们齐整，一定是个大主子。”同会的人答应道：“这是明水狄家媳妇，狄贡生娘子。这旁里跟着的不是狄相公么？”围看的人你一言、我一语，都乱讲说。

素姐焦黄的个脸，搭拉着头，坐在地上。一来听人讲说得紧，二来下了轿子，坐在地上歇了一会，那头晕恶心渐渐止了许多。素姐听不上那厌声噪气，咄的一声喝道：“一个人晕轿子，恶心头晕的呕吐，坐着歇歇，有那些死声淘气！甚么是奶奶捆着我！我抱着你们的孩子擦在井里了么？打伙子咒念我！还不散开走哩！我没那好，挝起土来照着那淡嘴庆养的脸撒倒好

^①兀秃：半凉不热。

来！”一边站起来道：“我且不坐轿，我待自家走糙子哩。”放开脚就往上走。众人见他走的有力，同会的人方都上轿行走。

素姐既是步行，狄希陈岂敢坐轿？紧紧跟随，在旁扶掖。素姐原是狐狸托生，太山元是他的熟路，故是上那高山就如履那平地的一般容易，走那周折的山径就如走那行惯的熟路一般，不以为苦。把个狄希陈倒累得通身是汗，喘的如使乏的疲牛，渐渐后脚跟不上前脚，只是打软腿。又亏那刘嫂子道：“狄嫂子，你不害走的慌么？你合狄相公都坐会子轿，等要头晕，再下来走不迟。”

果然那两顶轿歇下，素姐合狄希陈方才坐轿⁽⁷⁾。抬得不上十来步，狄希陈才坐得自在，素姐叫声“不好”，脸又焦黄，依旧恶心，仍是头晕。只得又叫人放下了轿，自己步行，狄希陈又只得扶着素姐行走。渐次走到顶上。那管香税的是历城县的县丞，将逐位的香客单名点进，方到圣母殿前⁽⁸⁾。殿门是封锁的。因里边有施舍的银钱袍服、金银娃娃之类，所以人是进不去的。要看娘娘金面的人，都垫了甚么，从殿门格子眼里往里观看。素姐踩着狄希陈的两个肩膀，狄希陈两只手攥着素姐两只脚，倒也看得真实，也往殿里边舍了些银子。

烧香已毕，各人又都到各处游观一会，方才各人上轿下山。素姐依旧不敢上轿，叫狄希陈搀了，走下山来。走到红庙，宋魁吾治了盒酒。预先在那里等候与众人接顶^①。这些妇女一齐下了轿子，男女混杂的，把那混帐攒盒、酸薄时酒登时吃的风卷残云，从新坐了轿回店。素姐骑着自家的骡子同行，方才也许狄

^①接顶：迎接从泰山顶上下来的人吃饭，有“接风、洗尘”之意。参见上回“钱顶”。

希陈随众坐轿。到了店家，把这一日本店下顶的香头，在厂棚 里面，男女各席，满满的坐定，摆酒唱戏，公同饯行。当中坐首席的点了一本《荆钗》，找①了一出《月下斩貂蝉》、一出《独行 千里》，方各散席回房。

素姐问道：“侯师傅，刚才唱的是甚么故事？怎么钱玉莲② 刚从江里捞得出来，又被关老爷杀了？关老爷杀了他罢，怎么 领了两个媳妇逃走？想是怕他叫偿命么？”众人都道：“正是呢。 这们个好人，关老爷不保护他，倒把来杀了，可见事不公道哩！”说着，睡了觉。明早吃了饭，收拾起身。宋魁吾送了老侯老张 每人一把伞，一把藤蔑子扇，一块腌的死猪子肉，一个十二两重 的小杂铜盆。都收拾了，上头口回程，还要顺路到蒿里山烧纸。

这蒿里山离太安州有六七里远，山不甚高，也是个大庙。 两廊塑的是十殿阎君，那十八层地狱的苦楚无所不有。传说普 天地下，凡是死的人，没有不到那里的。所以凡是香客，定到那 里，或是打醮超度、或是烧纸化钱。看庙的和尚道士，又巧于起 发人财，置了签筒，签上写了某司某阎王位下的字样。烧纸的 人预先讨了签寻到那里，看得那司里是个好所在，没有甚么受罪苦恼，那儿孙们便就喜欢。若是甚么上刀山、下苦海、碓捣、磨研的恶趣，当真就象那亡过的人在那里受苦一般，哭声震地， 好不凄惨！天象起于人心。这般一个鬼哭神嚎的所在，你要他 天晴气朗、日亮风和，怎么能勾？自然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阴风飒飒，冷气飕飕。这是自然之理。人又愈加附会起来，把

① 找：同“饶”、“饶头”，另外添的。

② 钱玉莲：《荆钗记》里的女主角。下文被斩的是貂蝉。领两个媳 妇逃走是《独行千里》的情节。素姐等人把他们混成了一片，显示没看懂。

这蒿里山通成当真的鄧都世界。

却说那狄希陈母亲老狄婆子在世之时，又不打公骂婆，又不怨天恨地(9)，又不虐婢凌奴，又不抛米撒面，又不调长唆短，又不偷东摸西，表里如一■，心口一般，这样人死去，也是天地间妇人中的正气。若没甚么阎王，他那正气不散，必定往那正大光明的所在托生。若是果有甚么阎王，那阎王见了这般好人，一定是起敬致恭，差金童玉女导引他过那金桥，转世去了，岂有死去三四年还在那蒿里山的理？但为人子的，宁可信其有、岂可信其无？也在佛前求了一签，注的分明，却在那五阎王的司里。这五阎王在那十个阎王之中是有名的利害主儿。

狄希陈抽着这签，心中已是凄惨的紧；及至买了纸w¹⁰，提了浆酒，走到那个司里，只见塑的那泥像，一个女人，绑在一根桩上，一个使一把铁钩，把妇人(1)的舌头钩将出来，使刀就割。狄希陈见了，不由放声大哭，就象当真割他娘的舌头一般，抱住了那个受罪泥身把那鬼手里的钩刀都弄断了。真是哭的石人堕泪，人人伤心。同会的人也都劝道：“这不过是塑的泥像，儆戒世人的意思，你甚么认做了当真一般？闻得你母在世的时，为人甚好，怎么得受这般重罪？”素姐插口道：“这也倒定不得哩(E。俺婆婆在世时，嘴头子可是不达时务，好枉口拨舌的说作人。别说别人，止我不知叫他数说了多少。声声口口的谤说我不贤良，又说我打公骂婆、欺侮汉子。只这屈说了好人，没的不该割舌头么？”刘嫂子道：“没的家说！要冲撞了媳妇儿就割舌头，要冲撞了婆婆可该割甚么的是呢？”

众人说话，狄希陈还哭。素姐道：“你管嚎到多咎3)？没的那阎王为你哭就饶了他不割舌头罢？我待走路哩，你等着你爹死了再来哭不迟3)！”众人也都恼那素姐不是((6)。狄希陈也就再不敢 894

哭了，跟了素姐出庙，骑上头口。走了七日，八月二十一日日西的时分回到家中。他也不说请公公相见，一头钻在房里。调羹和狄周媳妇倒往房里去见他。

龙氏收拾了一桌酒菜，叫巧姐与他大姑子接顶。次日，仍打扮穿了色衣，戴了珠翠，叫狄希陈合小玉兰跟随，同着众人⁽⁷⁾往娘娘庙烧回香。家中带了二十两银子，暗送与侯张两个师傅做入会的公费。‘脾、侯张两个道：“这是随心的喜愿³⁾。你的银子没有甚么低假，都分两足数么？你既入了会，以后还有甚么善事，一传你要即刻就到；若有一次失误，可惜的就前功尽弃了可。只你公公不许我们进去，怎么传到你的耳朵？”素姐道：“以后凡有该做的善事，你只到俺娘家去说，自然有人说知与我。”侯张二人各自会意。

大凡事体，只怕起初难做。素姐自从往太安州走了一遭，放荡了心性，又有了这两个盗婆引诱，所以凡有甚么烧香上庙的事件，素姐都做了个药中的甘草，偏生少他不得。只看后回不一而足，再看接说便知。

【校记】

- (1) 浑杂：\$、C本作“混杂”。
- (2) 脱了：B、C本作“脱下”。
- (3) 七十里：B、C本作“一百里”。
- (4) 端然生受：B、C本作“端然坐受”。
- (5) 这一段中的三个“拉”字B、C本俱作“抗”。
- (6) 烧香号佛：A本作“烧香等佛”。
- (7) 坐轿：B、C本作“坐上”。
- (8) 方到圣母殿前：A本无“殿”字。
- (9) 怨天恨地：A本作“愁天恨地”。

- (1。)买了纸鏢：A本作“买了纸
- (11) 妇人：B、C本作“鬼妇人”。
- (12] 受罪泥身：B、C本作“受罪的泥身”。
- (13) 这也倒定不得哩：B、C本作“这倒也定不得哩”。
- (14) 你管嚎到多咎：B、C本作“你只管嚎嚎到多咎”。
- (15) 你等着你爹死了再来哭不迟：B、C本作“你等着你爹死了可你再来哭不迟”。
- (16) 恼那素姐不是：B、C本作“恼那素姐的不是”。
- (17) 叫狄希陈合小玉兰跟随同着众人：A本作“叫狄希陈小玉兰跟随着众人”。
- (18) 家中带了二十两银暗自送与侯张两个师傅做入会的公费：A本作“家中带了二十两银子暗送与侯张两个师傅做会的费。”
- (19) 喜愿：B、C本作“善愿”。